

整 理 说 明

本书为《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以下简称《全文》)之一集。《全文》清严可均辑,共分十五集:《全上古三代文》《全秦文》《全汉文》《全后汉文》《全三国文》《全晋文》《全宋文》《全齐文》《全梁文》《全陈文》《全后魏文》《全北齐文》《全后周文》《全隋文》《先唐文》,共收录唐以前作者三千四百九十七人(或作三千五百二十人),每人附有小传,是迄今为止收录唐以前文章最全的一部总集,对唐以前历史、文学、宗教、语言等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涵盖时间最长的一部文学总集。

《全文》的辑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它集中了自有文字以来直至唐代,除史传、诸子、诗赋、专书以外的所有文字,举凡硕学鸿儒、大师巨匠、佛道伎工乃至名媛淑女的长篇巨制、片言只字,无不穷蒐毕讨,加以见存。此书第一次汇辑唐以前的文章,是对先唐文献典籍具有总结性的一件伟业,对学术界、文化界功不可没,称得上是一部功业甚伟的宏篇巨制。

《全文》所辑文字,均注明出处,有利于重检、核校。有多处收录者,备载之,并且甄录异文。这与前代所编的《全唐诗》《全唐文》相比,有很大的差异,从而大大提高了《全文》的学术价值和使用价值,这也是清代辑佚学的一种反映。

此外,严可均在蒐罗文献、考辨真伪、排比文字等方面,费力良多。就当时学术而言,其善于利用文献,检校文献范围较广。严氏不仅从大量的史传中爬梳出先唐人的文字,而且遍检金石碑版、杂记、

类书、笔记、古注、经疏乃至佛道两典等相关文献，尤其是佛道两大丛集の利用，对以后总集的编纂有一定的启发作用。

当然，作为这样一件宏大的工程，以一人之力，又限以当时条件，必然存在诸多瑕纇，如失收、误收、重出、误注，张冠李戴，往往而在，但是瑕不掩瑜。这次校点，我们在适当的范围内进行指正、查实、辨别，或许可以大大减少其中的错误。

《全文》在严氏生前并未付刊，一是因为财力，一是因为兹事体大，校刊不易。书成之时虽有人愿刻此书，但并未果。光绪初年，蒋整曾将此书目录及所撰小传刊行，学者难以见到全书。后来，爱文嗜史的张之洞主持粤政，命其属吏王毓藻董理此事。王毓藻因感此书价值重大，聚集二十位文士，耗时八年，校勘数载，终成完书，人称王刻本。因刻于广州，又称粤刻本。一九五八年，中华书局以此本影印，请童第德先生施以断句，并校正了一些原书的错误，附在书眉之上。后来又编有索引，学术界所见大多即此影印本。

这次标点，以王刻本为底本，参校了有关古籍成果，如唐以前正史标点本、《通典》王文锦校本、《文选》及诸家文集、类书，乃至诸子百家、佛道文献、出土文字，童第德先生眉批及断句也大多斟取。

为便于阅读，这次整理将全书分集分册出版。

整理审订者

一九九九年九月

全隋文目录

文帝 (卷一至卷三)	1	韦世康 (已上并仕魏入隋)	
炀帝 (卷四至卷七)	40	100
恭帝 (越王侗诏书编入薛德音		王元规 (已上卷九)	101
文)	80	江总 (卷十卷十一)	102
杨萧后	81	庾季才	121
废太子勇	83	裴政	122
秦王俊	83	徐孝克	125
蜀王秀	85	何妥	127
汉王谅	86	戴逵	131
观王雄	86	刘行本	133
齐王暕 (已上卷八)	87	柳晋 (已上卷十二)	133
阳休之	89	颜之推	139
崔猷	90	姚察	146
崔仲方	91	蔡徵	147
崔躋	92	萧大圜	148
袁聿修	93	萧圆肃	149
斛斯徵	94	萧吉	150
李士谦	95	萧愨 (自王元规至萧愨并仕梁入	
李穆	95	隋。已上卷十三)	
李询	96	152
梁睿	97	虞世基	153
窦荣定	98	虞绰	158
赵昺	99	王胄	159
杨尚希	99	陆知命	160

潘徽 (已上卷十四)	160	韩凤	230
许善心	162	潘子义 (已上卷二十)	
袁充	168	231
毛爽	170	王劭	231
陈伯礼	172	房彦谦	252
陈伯智	172	刘子翊	254
陈叔怀	174	张公礼 (自卢思道至张公礼并任	
陈叔文	175	北齐入隋。已上卷二十一	
陈渊 (自虞世基至陈渊并任陈入		至卷二十二)	
隋。已上卷十五)		256
.....	175	宇文恺	259
卢思道	176	宇文庆	263
卢賁 (已上卷十六)	191	王谊	264
李德林 (卷十七卷十八)		来和	264
.....	192	元寿	265
薛道衡	208	皇甫绩	266
薛潜	216	卫玄	267
薛德音 (已上卷十九)		高颀	267
.....	217	宇文述	268
高勗	220	段文振	268
高构	221	令狐熙	270
辛德源	222	郑译 (已上卷二十三)	
崔德	222	270
魏澹	223	牛弘 (卷二十四)	271
杜台卿	226	杨素	283
李行之	227	杨玄感	285
李元操	227	柳彧	286
郎茂	228	达奚震	288
李谔	228	苏威	289

柳昂	290	向居士	321
柳庄	290	陈子秀	321
梁毗	291	费长房	322
乐运 (已上卷二十五)		刘凭	324
.....	292	赵绚	324
长孙平	294	周彪	325
长孙晟	295	皇甫毗	326
贺娄子幹	296	郑辨志	328
贺若弼	297	严德盛	331
于仲文	298	耿询	332
于宣敏	299	云定兴	332
裴肃	300	仲孝俊	332
史祥	300	格谦	334
郑善果	301	宦 官	
刘暉 (已上卷二十六)		王义	334
.....	302	列 女	
刘炫	305	兰陵公主	336
刘焯(自宇文愷至刘焯并任周入		谯国夫人洗氏 (已上卷二十八)	
隋)	307	336
王贞	310	阙 名	
刘孝孙	311	奏	336
张胄玄	313	议	337
颜敏楚	314	铭	337
陆法言	314	墓志铭	340
苏夔	315	碑 (已上卷二十九卷三十)	
常得志 (已上卷二十七)		341
.....	316	外 国	
王孝籍	319	倭国王多利思北孤	354
杨孝政	320	高昌王鞠伯雅	354

突厥沙钵略可汗	355	释惠岳	406
突厥莫何可汗	356	释保恭	407
突厥启民可汗 (已上卷三十一)	356	释吉藏	408
释 氏		释智越	409
释智颢 (卷三十二)	357	释智瓌	412
释彦琮 (卷三十三)	373	释灌顶	413
释僧灿	392	释法经	413
那连提黎邪舍	393	释海顺	415
释宝贵	393	释道杰	415
释智永	394	释氏阙名 (已上卷三十一)	416
释智果	395	仙 道	
释真观	395	李播	418
释道林	403	鬼 神	
释智诜	403	天台佛垄山神 (已上卷三十六)	419
释昙迁 (已上卷三十四)	404	大凡《全隋文》一百六十八人。	
释昙延	405	大凡《全隋文》三十六卷。	
释法藏	405		
释慧文	405		
释昙暹	406		

谨案：隋末有李密、祖君彦、萧铣、萧瑀、陈叔达、宇文歆、傅仁均、傅奕、杜正伦、杜淹、杜之松、褚亮、裴俭、裴矩、房彦藻、陈子良、张公谨、高俭、高冯、崔仁师、孙伏伽、孔德绍、韦云起、郑善果、王孝通、王度，以及释行友、释智首、释慧斌诸人，皆当入《全唐文》，可均记。

先唐文目录

余辑唐已前文，得三千四百许家，分代编次，唯胡安道等及《释藏》所载胜军王等，未详时代，但知在唐已前耳。昔河间献王得先秦旧书，先秦谓秦未火之先，故仿先秦之目，编《先唐文》一卷。嘉庆丁丑六月，严可均记。

胡安道	421	张丘建	429
董子晓	421	冯植	429
朱彦时	422	萧翊	430
刘思真	422	壶居士	430
吴氏	423	列 女	
臧彦（字道颜）	423	汲太子妻李氏	430
宋韬	424	阙 名	
卫歆	424	书仪	431
王著	424	帖	431
孔珠	425	序	431
王佐	425	赞	433
被徒元	425	铭	433
王乐道	425	墓铭	433
綦毋氏	426	释 氏	
朱元微	426	胜光王	434
柴子大	427	胜音城仙道王	434
卫洪	427	摩羯陀国影胜王	435
孔炜〔一作“伟”〕	427	桥闪毗国说忧事人	435
夏侯阳	428	嗚逝尼城猛光王	436

飞鸟	436	迦湿弥罗国众贤论师	439
侍缚迦	436	毗末罗蜜多罗论师	439
嘤逝尼城长者	436	南印度德慧菩萨	440
得叉尸罗圆胜王	437	僧伽罗国王	440
鞞提醯国臣大药	437	瞿萨旦那国大臣	440
半遮罗国王	437	释氏闍名	440
健陀罗国药叉半遮罗	437	摩揭陀国无忧王石柱记	
娑多药叉	438	440
欢喜弟	438	摩诃菩提僧迦蓝铜记 ..	440
舍卫国大臣	438		
瞻波城诸人	438	大凡《先唐文》一卷，五十	
中印度秣菟罗国王	438	四人。	

全隋文卷一

文 帝（一）

帝姓杨，讳坚，弘农华阴人，周大司空隋国公忠子。西魏恭帝时，辟京兆功曹，以父勋授散骑常侍、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成纪县公。迁骠骑大将军，加开府。周初，授右小宫伯，进封大兴郡公。保定初，迁左小宫伯，出为隋州刺史，进位大将军，袭父爵隋国公。建德中，加柱国，除定州总管，转亳州总管。宣帝即位，以后父征拜上柱国大司马。大象初，迁太后丞右司武，转大前疑。及崩，入总朝政，都督内外诸军事。静帝即位，拜假黄钺左大丞相。寻授大丞相，进相国，总百揆，封隋王，加九锡。大定元年二月受禅，改元二：开皇、仁寿。在位二十四年，谥曰文皇帝，庙号高祖。

相州战地立佛寺制（开皇元年八月）

门下：昔岁周道既衰，群凶鼎沸，邺城之地，实为祸始。或驱逼良善，或同恶相济。四海之大〔“大”，《广弘明集》作“内”〕，过半豺狼；兆庶之广，咸忧吞噬。朕出车练卒，荡涤妖丑，诚有倒戈，不无困兽〔“兽”，《广弘明集》作“战”〕。将士奋发，肆其威武，如火燎毛，殆亡〔“亡”，《广弘明集》作“无”〕遗烬。于时朕在廊庙，任当朝宰，德惭动物，民陷网罗，空切罪己之诚，惟增见辜之泣。然兵者凶器，战实危机。节义之徒，轻生忘死，干戈之下，又闻徂〔“徂”，《广弘明集》作“殂”〕落。兴言震悼，日久逾深。永念群生，蹈兵刃之苦；有怀至道，兴度脱之业。物我同观，愚智俱愍，思建福田，神功祐助。庶望死事之臣，菩提增长；悖逆之侣，从暗入明；并究苦空，咸拔生死。鲸鲵之观，化为微妙之台；龙蛇之野，永

作玻璃之镜。无边有性，尽入法门。可于相州战地，建伽蓝一所，立碑纪事。（《历代三宝记》十二，《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答牛弘制（开皇九年）

制礼作乐，圣人之事也，功成化洽，方可议之。今宇内初平，政化未洽。遽有变革，我则未暇。（《隋书·音乐志下》）

营建功德制（开皇十一年）

门下：如来设教，义存平等，菩萨用心，本无差别，故能津梁庶品，济度群生。朕位在人王，绍隆三宝，永言至理，弘阐大乘。诸法豁然，体无彼我，况于福业，乃有公私。自今已后，凡是营建功德，普天之内，混同施造，随其意愿，勿生分别。庶一切法门，同归不二，十方世界，俱至菩提。（《释藏》云二，《历代三宝记》十二）

鹿祥制（开皇十五年六月）

朕比临朝听政，乃有群鹿来游，驯扰宫门，前后非一，逼近人众，安然不惊。但往经离乱，年世久远，圣人之法，败绝不行，习俗生常，专事杀害。朕自受灵命，抚临天下，遵行圣教，务存爱育，由王公等用心，助朕宣扬圣法，所以山野之鹿，今遂来驯。官人等但□至诚，化导民俗，自可编户之人，皆□□□。宜存心仁善，副此休祥。（同上）

制

诸州岁贡三人。（开皇七年正月乙未。《隋书·文帝纪上》）

五百家为乡，正一人；百家为里，长一人。（九年二月丙申）

人年五十，免役收庸。（十年六月辛酉）

天下死罪，诸州不得便决，皆令大理覆治。（十二年八月甲戌）

坐事去官者，配流一年。（十三年二月己丑）

私家不得隐藏纬候图讖。（十三年二月丁酉）

战亡之家，给复一年。（十三年四月癸未）

外官九品已上，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十四年闰十月乙卯）

州县佐吏，三年一代，不得重任。（十四年十一月壬戌）

京官五品已上，佩铜鱼符。（十五年五月丁亥）

九品已上官，以理去职者，听并执笏。（十五年七月辛巳）

工商不得进仕。（十六年六月甲午。已上并《隋书·文帝纪下》）

劳豆卢勳诏（大象二年七月）

勳器识优长，气调英远，总馭藩部，风化已行。巴、蜀称兵，奄来围逼，入守出战，大摧凶丑。贞节雄规，厥功甚茂，可使持节、上柱国。赐一子爵中山县公。（《隋书·豆卢勳传》，王谦作乱，勳嬰城固守，高祖遣开府赵仲卿劳之，诏云云。）

允李穆劝进诏

公既旧德，且又父党，敬惠来旨，义无有违。便以今日十三日恭膺天命。（《隋书·李穆传》）

前代品爵依旧诏（开皇元年二月〔“二月”，《隋书》作“三月”〕庚子）

自古帝王受终革代，建侯锡爵，多与运迁。朕应策受图，君临海内，载怀沿革，事有不同。然则前帝后王，俱在兼济，立功立事，爵赏仍行。苟利于时，其致一揆，何谓物我之异，无计今古之殊。其前代品爵，悉可依旧。（《隋书·文帝纪上》）

诏答李穆（初受禅）

朕初临宇内，方藉嘉猷，养老乞言，实怀虚想。七十致仕，本为常人。至若吕尚以期颐佐周，张苍以华皓相汉，高才命世，不拘恒礼，迟得此心，留情规训。公年既耆旧，筋力难烦，今勒所司，敬蠲朝集。如有大事，须共谋谟，别遣侍臣，就第询访。（《隋书·李穆传》）

追赠周柱国独孤信诏（初践祚）

褒德累行，往代通规；追远慎终，前王盛典。故使持节、柱国、河内郡开国公信，风宇高旷，独秀生民，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谋长策，道著于弼谐，纬义经仁，事深于拯济。方当宣风廊庙，亮采台阶，而世属艰危，功高弗赏，眷言令范，事切于心。今景运初

开，椒闱肃建，载怀涂山之义，无忘褒、纪之典。可赠太师，上柱国，冀、定、相、沧、瀛、赵、恒、洛、贝十州诸军事，冀州刺史，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景。追赠信父庠者使持节、太尉、上柱国，定、恒、沧、瀛、平、燕六州诸军事、定州刺史，封赵国公，邑一万户，谥曰恭。信母费连氏赠太尉恭公夫人。（《周书·独孤信传》，《隋书·独孤罗传》）

追封苏绰为邳国公诏（开皇初）

昔汉高钦无忌之义，魏武挹子幹之风，前代名贤，后王斯重。魏故度支尚书、美阳伯苏绰，文雅政事，遗迹可称。展力前王，垂声著绩。宜开土宇，用旌善人。（《周书·苏绰传》）

诏苏威（开皇元年）

舟大者任重，马骏者远驰。以公有兼人之才，无辞多务也。（《隋书·苏威传》）

五岳各置僧寺诏（开皇元年闰三月）

门下：法无内外，万善同归；教有浅深，殊途共致。朕伏膺道化，念存清静，慕释氏不贰之门，贵老生得一之义，总齐区有，思至无为。若能高蹈清虚，勤求出世，咸可奖劝，贻训垂范。山谷闲远，含灵韞异，幽隐所好，仙圣攸居。学道之人，趣向者广。石泉栖息，岩藪去来，形骸所待，有须资给。其五岳之下，宜各置僧寺一所。（《释藏》云二，《历代三宝记》十二）

改服色诏（开皇元年六月癸未）

初受天命，赤雀降祥，五德相生，赤为火色。其郊及社庙，衣服冕之仪，如朝会之服，旗帜牺牲，尽令尚赤。戎服以黄。（《隋书·文帝纪上》）

宣尼制法，云行夏之时，乘殷之辂。奕叶共遵，理无可革。然三代所尚，众论多端，或以为所建之时，或以为所感之瑞，或当其行色，因以从之。今虽夏数得天，历代通用，汉尚于赤，魏尚于黄，骊马玄牲，已弗相踵，明不可改，建寅岁首，常服于黑。朕初受天命，赤雀来仪，兼姬周已还，于兹六代。三正回复，五德相生，总

以言之，并宜火色。垂衣已降，损益可知，尚色虽殊，常兼前代。其郊丘庙社，可依袞冕之仪，朝会衣裳，宜尽用赤。昔丹乌木运，姬有大白之旂，黄星土德，曹乘黑首之马，在祀与戎，其尚恒异。今之戎服，皆可尚黄，在外常所著者，通用杂色。祭祀之服，须合礼经，宜集通儒，更可详议。（《隋书·礼仪志七》，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又见《通典》六十一。）

赏元谐诏（开皇元年八月）

褒善畴庸，有闻前载，谐识用明达，神情警悟，文规武略，誉流朝野。申威拓土，功成疆场，深谋大节，实简朕心。加礼延代，宜隆赏典。可柱国，别封一子县公。（《隋书·元谐传》，吐谷浑名王十七人、公侯十三人，各率所部来降，上大悦，下诏。）

颁行新律诏（开皇元年）

帝王作法，沿革不同，取适于时，故有损益。夫绞以致毙，斩则殊形，除恶之体，于斯已极。梟首轘身，义无所取，不益惩肃之理，徒表安忍之怀。鞭之为用，残剥肤体，彻骨侵肌，酷均齧切。虽云远古之式，事乖仁者之刑，梟轘及鞭，并令去也。贵砺带之书，不当徒罚，广轩冕之荫，旁及诸亲。流役六年，改为五载，刑徒五岁，变从三祀。其馀以轻代重，化死为生，条目甚多，备于简策。宜班诸海内，为时轨范，杂格严科，并宜除削。先施法令，欲人无犯之心，国有常刑，诛而不怒之义。措而不用，庶或非远，万方百辟，知吾此怀。（《隋书·刑法志》）

答梁睿诏（开皇初）

公英风震动，妙算纵横，清荡江南，宛然可见。循环三复，但以欣然。公既上才，若总〔“总”，《隋书》作“管”〕戎律，一举大定，固在不疑。但朕初临天下，政道未洽，恐先穷武事，未为尽善。昔公孙述、隗嚣，汉之贼也，光武与其通和，称为皇帝。尉佗之于高祖，初犹不臣。孙皓之答晋文，书尚云白。或寻款服，或即灭亡。王者体大，义存遵养，虽陈国来朝，未尽藩节，如公大略，诚须责罪。尚欲且缓其诛，宜知此意。淮海未灭，必兴师旅，若命永

〔“永”，《隋书》作“水”〕袭，终当相屈。想以身许国，无足致辞也。（《隋书·梁睿传》，高祖受禅，睿上平陈之策，上善之，下诏。）

郑译除名诏（开皇初）

译嘉谋良策，寂尔无闻，鬻狱卖官，沸腾盈耳。若留之于世，在人为不道之臣，戮之于朝，入地为不孝之鬼。有累幽显，无以置之，宜赐以《孝经》，令其熟读。（《隋书·郑译传》，其婢奏译厌蛊左道，译又与母别居，为宪司所劾，由是除名，下诏。）

诏靺鞨使（开皇初）

朕闻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来相见，实副朕怀。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隋书·靺鞨传》）

营建新都诏（开皇二年六月丙申）

朕祇奉上玄，君临万国，属生人之敝，处前代之宫。常以为作之者劳，居之者逸，改创之事，志〔“志”，《隋书》作“心”〕未遑也。而王公大臣陈谋献策，咸云羲、农以降，至于姬、刘，有当代而屡迁，无革命而不徙。曹、马之后，时见因循，乃末代之晏安，非往圣之宏义。此城从汉，雕残日久，屡为战场，旧经丧乱。今之宫室，事近权宜，又非谋筮从龟，瞻星揆日，不足建皇王之邑，合大众所聚。论变通之数，具幽显之情，同心固请，词情深切。然则京师百官之府，四海归向，非朕一人之所独有。苟利于物，其可违乎！且殷之五迁，恐人尽怨〔“怨”，《隋书》作“死”〕，是则以吉凶之土，制长短之命。谋新去故，如农望秋，虽暂劬劳，其究安宅。今区宇宁一，阴阳顺序，安安以迁，勿怀胥怨。龙首山川原秀丽，卉物滋阜，卜食相土，宜建都邑，定鼎之基永固，无穷之业在斯。公私府宅，规模远近，营构资费，随事条奏。（《隋书·文帝纪上》，《北史》十一）

恕李穆百死诏（开皇二年）

礼制凡品，不拘上智，法备小人，不防君子。太师、上柱国、申国公，器宇弘深，风猷遐旷，社稷佐命，公为称首，位极帅臣，才为人杰，万顷不测，百炼弥精。乃无伯玉之非，岂有颜回之贰，故

以自居寥廓，弗关宪网。然王者作教，惟旌善人，去法弘道，示崇年德。自今以〔“以”，《隋书》作“已”〕后，虽有愆罪，但非谋逆，纵有百死，终不推问。（《隋书·李穆传》）

下达奚长儒诏（开皇二年）

突厥猖狂，辄犯边塞，犬羊之众，弥亘山原。而长儒受任北鄙，式遏寇贼，所部之内，少将百倍。以昼通宵，四面抗敌，凡十有四战，所向必摧。凶徒就戮，过半不反，锋刃之馀，亡魂窜迹。自非英威奋发，奉国情深，抚御有方，士卒用命，岂能以少破众，若斯之伟？言念勋庸，宜隆名器，可上柱国，馀勋回授一子。其战亡将士，皆赠官三转，子孙袭之。（《隋书·达奚长儒传》）

赐梁彦光诏（开皇二年）

赏以劝善，义兼训物。彦光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誉，闻于天下。三载之后，自当迁陟，恐其匮乏，且宜旌善。可赐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伞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隋书·梁彦光传》，上幸岐州，悦其能，乃下诏。）

劝学行礼诏（开皇三年四月丙戌）

建国重道，莫先于学，尊主庇民，莫先于礼。自魏氏不竞，周、齐抗衡，分四海之民，斗二邦之力，递为强弱，多历年所。务权诈而薄儒雅，重干戈而轻俎豆，民不见德，惟争是闻。朝野以机巧为师，文吏用深刻为务〔“务”，《隋书》作“法”〕，风浇俗敝〔“敝”，《隋书》作“弊”〕，化之然也。虽复建立庠序，兼启黉塾，业非时贵，道亦不行。其间服膺儒术，盖有之矣，彼众我寡，未能移俗。然其维持名教，奖饰彝伦，微相弘益，赖斯而已。王者承天，休咎随化，有礼则祥瑞必降，无礼则妖孽兴起。人禀五常，性灵不一，有礼则阴阳合德，无礼则禽兽其心。治国立身，非礼不可。朕受命于天，财成万物，去华夷之乱，求风化之宜。戒奢崇俭，率先百辟，轻徭薄赋，冀以宽弘。而积习生常，未能惩革，闾阎士庶，吉凶之礼，动悉乖方，不依制度。执宪之职，似塞耳而无闻，莅民之

官，犹蔽目而不察。宣扬朝化，其若是乎？古人之学，且耕且养。今者民丁非役之日，农亩时候之馀，若敦以学业，劝以经礼，自可家慕大道，人希至德。岂止知礼节，识廉耻，父慈子孝，兄恭弟顺者乎？始自京师，爰及州郡，宜祇朕意，劝学行礼。（《隋书·柳昂传》）

超授范台攻大都督假湘州刺史诏（开皇三年七月壬戌）

行仁蹈义，名教所先，厉俗敦风，宜见褒奖。往者，山东、河表，经此妖乱，孤城远守，多不自全。济阴太守杜猷身陷贼徒，命悬寇手。郡省事范台攻倾产营护，免其戮辱。眷言诚节，实有可嘉，宜超恒赏，用明沮劝。台攻可大都督、假湘州刺史。（《隋书·文帝纪上》）

下诏伐突厥（开皇三年八月）

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虜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万方，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馀。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朕分置军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举灭之。而远镇偏师，逢而摧剪，未及南上，遽已奔北，应弦染镞，过半不归。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槃，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

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圆首方足，皆人类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怀。彼地咎征妖作，年将一纪，乃兽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讫而不见。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故选将治兵，赢粮聚甲，义士奋发，壮夫肆愤，愿取名王之首，思挾单于之背，云归雾集，不可数也。东极沧海，西尽流沙，纵百胜之兵，横万里之众，亘朔野之追蹶，望天崖而一扫。此则王恢所说，其犹射痛，何敌能当，何远不服！但皇王旧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杀，无劳兵革，远规溟海。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异域殊方，被其拥抑，放听复旧，广辟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隋书·突厥传》，《北史》九十九）

发使巡省风俗因下诏（开皇三年十一月己酉）

朕君临区宇，深思治术，欲使生人从化，以德代刑，求草莱之善，旌闾里之行。民间情伪，咸欲备闻。已诏使人，所在赈恤，扬镳分路，将遍四海，必令为朕耳目。如有文武才用，未为时知，宜以礼发遣，朕将铨擢。其有志节高妙，越等超伦，亦仰使人就加旌异，令一行一善奖劝于人。远近官司，遐迹风俗，巨细必纪，还日奏闻。庶使不出户庭，坐知万里。（《隋书·文帝纪上》）

颁用张宾新历诏（开皇四年正月壬辰）

张宾等存心算数，通洽古今，每有陈闻，多所启沃。毕功表奏，具已披览。使后月复育，不出前晦之宵，前月之馀，罕留后朔之旦。减朏就朏，悬殊旧准。月行表里，厥途乃异，日交弗食，由循阳道。验时转算不越纤毫，逖听前修，斯秘未启。有一于此，实为精密，宜颁天下，依法施用。（《隋书·律历志中》）

开凿广通渠诏（开皇四年六月）

京邑所居，五方辐凑，重关四塞，水陆艰难。大河之流，波澜东注，百川海渎，万里交通。虽三门之下，或有危虑，但发自小平，陆运至陕，还从河水，入于渭川，兼及上流，控引汾、晋，舟车来去，为益殊广。而渭川水力，大小无常，流浅沙深，即成阻阨。计其途路，数百而已，动移气序，不能往复，泛舟之役，人亦劳止。朕君临区宇，兴利除害，公私之弊，情实愍之。故东发潼关，西引渭水，因藉人力，开通漕渠，量事计功，易可成就。已令工匠，巡历渠道，观地理之宜，审终久之义，一得开凿，万代无毁。可使官及私家，方舟巨舫，晨昏漕运，沿溯不停，旬日之功，堪省亿万。诚知时当炎暑，动致疲勤，然不有暂劳，安能永逸。宣告人庶，知朕意焉。（《隋书·食货志》）

复以十二月为腊诏（开皇四年十一月）

古称腊者，接也。取新故交接。前周岁首，今之仲冬，建亥〔“亥”，《隋书》作“冬”〕之月，称腊可也。后周用夏后之时，行姬氏之腊。考诸先代，于义有违。其十月行腊者停，可以十二月为腊。（《隋书·礼仪志二》，《通典》四十四）

诏赐王谊死（开皇五年四月）

谊，有周之世，早豫人伦，朕共游庠序，遂相亲好。然性怀险薄，巫覡盈门，鬼言怪语，称神道圣。朕受命之初，深存诚约，口云改悔，心实不悛。乃说四天王神道，谊应受命，书有谊谶，天有谊星，桃、鹿二川，岐州之下，岁在辰巳，兴帝王之业。密令卜问，伺殿省之灾。又说其身是明王，信用左道，所在诳误，自言相表当王不疑。此而赦之，将或为乱，禁暴除恶，宜伏国刑。（《隋书·王谊传》）

因突厥称臣下诏（开皇五年七月壬午）

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意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岂朕薄德所能致此！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

使知闻。（《隋书·突厥传》）

停废律官诏（开皇五年）

人命之重，悬在律文，刊定科条，俾令易晓。分官命职，恒选循吏，小大之狱，理无疑舛。而因袭往代，别置律官，报判之人，推其为首。杀生之柄，常委小人，刑罚所以未清，威福所以妄作。为政之失，莫大于斯。其大理律博士、尚书刑部曹明法、州县律生，并可停废。（《隋书·刑法志》，侍官慕容天远，纠都督田元，冒请义仓，事实而始平县律生辅恩，舞文陷天远，遂更反坐。帝闻之，乃下诏。）

诏豆卢勳（开皇六年）

上柱国、楚国公勳，蜀人寇乱之日，称兵犯顺，固守金汤，隐如敌国。嘉猷大节，其劳已多，可食始州临津县邑千户。（《隋书·豆卢勳传》）

诛梁士彦、宇文忻、刘昉等诏（开皇六年八月）

朕君临四海，慈爱为心。加以起自布衣，入升皇极，公卿之内，非亲则友，位虽差等，情皆旧人。护短全长，恒思覆育，每殷勤戒约，言无不尽。天之历数，定于杳冥，岂虑苞藏之心，能为国家之害？欲使其长守富贵，不触刑书故也。上柱国、郿国公梁士彦，上柱国、杞国公宇文忻，柱国、舒国公刘昉等，朕受命之初，并展勤力，酬勋报效，荣高禄重。待之既厚，爱之实隆，朝夕宴言，备知朕意。但心如溪壑，志等豺狼，不荷朝恩，忽谋逆乱。士彦爰始幼来，恒自诬罔，称有相者，云其应策，年过六十，必据九五。初平尉迥，暂临相州，已有反心，彰于行路。朕即遣人代之，不声其罪。入京之后，逆意转深。忻、昉之徒，言相扶助。士彦许率僮仆，克期不远，欲于蒲州起事。即断河桥，捉黎阳之关，塞河阳之路，劫调布以为牟甲，募盗贼而为战士，就食之人，亦云易集。轻忽朝廷，嗤笑官人，自谓一朝奋发，无人当者。其第二子刚，每常苦谏，第三子叔谐，固深劝奖。朕既闻知，犹恐枉滥，乃授晋部之任，欲验蒲州之情。士彦得以欣然，云是天赞，忻及昉等，皆贺时来。忻往

定邺城，自矜不已，位极人臣，犹恨赏薄。云我欲反，何虑不成。怒色忿言，所在流布。朕深念其功，不计其礼，任以武侯，授以领军，寄之爪牙，委之心腹。忻密为异计，树党宫闈，多奏亲友，入参宿卫。朕推心待物，言必依许。为而弗止，心迹渐彰，仍解禁兵，令其改悔。而志规不逞，愈结于怀，乃与士彦情意偏厚，要请神明，誓不负约。俱营贼逆，逢则交谋，委彦河东，自许关右，蒲津之事，即望从征，两军结东西之旅，一举合连横之势，然后北破晋阳，还图宗社。昉入佐相府，便为非法，三度事发，二度其妇自论。常云姓是“卯金刀”，名是“一万日”，刘氏应王，为万日天子。朕训之导之，示其利害，每加宽宥，望其修改。口请自新，志存如旧，亦与士彦情好深重，逆节奸心，尽探肝鬲。尝共士彦论太白所犯，问东井之间，思秦地之乱，访轩辕之里，愿宫掖之灾。唯待蒲坂事兴，欲在关内应接。残贼之策，千端万绪。唯忻及昉，名位并高，宁肯北面曲躬，臣于士彦，乃是各怀不逊，图成乱阶，一得扰攘之基，方逞吞并之事。人之奸诈，一至于此！虽国有常刑，罪在不赦，朕载思草创，咸著厥诚，情用愍然，未忍极法。士彦、忻、昉，身为谋首，叔谐赞成父意，义实难容，并已处尽。士彦、忻、昉兄弟叔侄，特恕其命，有官者除名。士彦小男女、忻母妻女及小男并放。士彦叔谐妻妾及资财田宅，忻、昉妻妾及资财田宅，悉没官。士彦、昉几年十五以上远配。上仪同薛摩儿，是士彦交旧，上柱国府户曹参军〔事〕〔原脱“事”，据《隋书》补〕裴石达，是士彦府僚，反状逆心，巨细皆委。薛摩儿闻语，仍相应和，俱不申陈，宜从大辟。问即承引，颇是恕心，可除名免死。朕握图当策，六载于斯，政事徒勤，淳化未洽，兴言轸念，良深叹愤！（《隋书·刘昉传》）

全隋文卷二

文帝(二)

劳李安诏(开皇七年)

陈贼之意，自言水战为长，险隘之间，弥谓官军所惮。开府亲将所部，夜动舟师，摧破贼徒，生擒虏众，益官军之气，破贼人之胆，副朕所委，闻以欣然。(《隋书·李安传》)

检括破故佛像诏

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检括，运送随近寺内。(《续高僧·昙迁传》。文帝幸岐州，敕蜀王行猎，逐一兽入故窰，既失踪迹，但满窰破落佛像，具以事闻。迁因奏，帝怅然，下诏。)

报赵绰诏

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于炎阳之时，震其威怒，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通典》□□□帝常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遂杀之。)

诏延释昙迁(开皇七年)

皇帝敬问徐州昙迁法师，承修叙妙因，勤精道教，护持正法，利益无边，诚释氏之栋梁，即人伦之龙象也。深愿巡历所在，承风餐德，限以朝务，实怀虚想。当即来仪，以沃劳望。弟子之内，间解法相能转梵音者十人，并将入京，当与师崇建正法，刊定经典。且道法初兴，触途草创，弘奖建立，终藉通人。京邑之间，远近所凑，宣扬法事，为慧殊广，想振锡拂衣，勿辞劳也。寻望见师，不复多及。(《续高僧传》)

伐陈诏(开皇八年三月戊寅)

昔有苗不宾，唐尧薄伐，孙皓僭虐，晋武行诛。有陈窃据江表，

逆天暴物。朕初受命，陈頊尚存，思欲教之以道，不以龚行为令，往来修睦，望其迁善。时日无几，衅恶已闻。厚纳叛亡，侵犯城戍，句吴、闽越，肆厥残忍。于时王师大举，将一车书，陈頊反地收兵，深怀震惧，责躬请约，俄而致殒。矜其丧祸，仍诏班师。叔宝承风，因求继好，载仁克念，共敦行李。每见珪璋入朝，辎轩出使，何尝不殷勤晓喻，戒以维新。而狼子之心，出而弥野，威侮五行，怠弃三正，诛剪骨肉，夷灭才良。据手掌之地，恣溪壑之险，劫夺闾阎，资产俱竭，驱蹙内外，劳役弗已。征责女子，擅造宫室，日增月益，止足无期，帷薄嫔嫱，有逾万数。宝衣玉食，穷奢极侈，淫声乐饮，俾昼作夜。斩直言之客，灭无罪之家，剖人之肝，分人之血。欺天造恶，祭鬼求恩，歌舞衢路，酣醉宫闱。盛粉黛而执干戈，曳罗绮而呼警蹕，跃马振策，从旦至昏，无所经营，驰走不息。负甲持杖，随逐徒行，追而不及，即加罪谴。自古昏乱，罕或能比。介士武夫，饥寒力役，筋髓罄于土木，性命俟于沟渠。君子潜逃，小人得志，家家隐杀戮，各各任聚敛。天灾地孽，物怪人妖，衣冠钳口，道路以目。倾心翘足，誓告于我，日月以冀，文奏相寻。重以背德违言，摇荡疆场，巴峡之下，海澨已西，江北、江南，为鬼为蜮。死徙穷发掘之酷，生居极攘夺之苦，钞掠人畜，断截樵苏，市井不立，农事废寝。历阳、广陵，窥觐相继，或谋图城邑，或劫剥吏人，昼伏夜游，鼠窜狗盗。彼则羸兵敝卒，来必就擒，此则重门设险，有劳藩捍。天之所覆，无非朕臣，每关听览，有怀伤恻。有梁之国，我南藩也，其君入朝，潜相招诱，不顾朕恩。士女深迫胁之悲，城府致空虚之叹。非直朕居人上，怀此无忘，既而百辟屡以为言，兆庶不堪其请，岂容对而不诛，忍而不救！近日秋始，谋欲吊人。益部楼船，尽令东骛，便有神龙数十，腾跃江流，引伐罪之师，向金陵之路，船住则龙止，船行则龙去，四日之内，三军皆睹，岂非苍旻爱人，幽明展事，降神先路，协赞军威！以上天之灵，助勘定之力，便可出师授律，应机诛殄，在斯举也，永清吴、越。其将士粮仗，水陆资须，期会进止，一准别敕。（《隋书·文帝纪下》）

下史祥诏（开皇九年正月）

朕以陈叔宝世为僭逆，挺〔“挺”，《隋书》作“挺”〕虐生民，故命诸军救彼涂炭。小寇狼狽，顾恃江湖之险，遂敢泛舟楫，拟抗王师。公亲率所部，应机奋击，沉溺俘获，厥功甚茂。又闻帅旅进取江州。行军总管、襄邑公贺若弼既获京口，新义公韩擒虎寻克姑熟。骠骑既度江岸，所在横行。晋王兵马即入建业，清荡吴、越，旦夕非远。骠骑高才壮志，是朕所知，善为经略，以取大赏，使富贵功名永垂竹帛也。（《隋书·史祥传》）

平陈下晋王广诏（开皇九年）

此二公者，深谋大略，东南逋寇，朕本委之，静地恤民，悉如朕意。九州不一，已数百年，以名臣之功，成太平之业，天下盛事，何用过此！闻以欣然，实深庆快。平定江表，二人之力也。（《隋书·韩擒虎传》，《北史》六十八）

下韩擒虎、贺若弼优诏

申国威于万里，宣朝化于一隅，使东南之民俱出汤火，数百年寇旬日廓清，专是公之功也。高名塞于宇宙，盛业光于天壤，逃听前古，罕闻其匹。班师凯入，诚知非远，相思之甚，寸阴若岁。（《隋书·韩擒虎传》）

劝学求言诏（开皇九年四月壬戌）

往以吴、越之事〔“事”，《隋书》作“野”〕，群黎涂炭，干戈方用，积习未宁。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僚，澡身浴德，开通耳目，宜从兹始。丧乱以来，緬将十载，君无君德，臣失臣道，父有不慈，子有不孝，兄弟之情或薄，夫妇之义或违，长幼失序，尊卑错乱。朕为帝王，志存爱养，时有臻道，不敢宁息。内外职位，遐迩黎人，家家自修，人人克念，使不轨不法，荡然俱尽。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余，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伐〔“伐”，《隋书》作“代”〕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文，人间甲仗，悉皆除毁。有功之臣，降情文艺，家门子侄，各守一经，令海内翕然，高

山仰止。京邑庠序，爰及州县，生徒受业，升进于朝，未有灼然明经高第。此则教训不笃，考课未精，明勒所由，隆兹儒训。官府从宦，丘园素士，心迹相表，宽弘为念，勿为局促，乖我皇猷。朕君临区宇，于兹九载，间〔“间”，《隋书》作“开”〕直言之路，披不讳之心，形于颜色，劳于兴寝。自顷逞艺论功，昌言乃众，推诚切谏，其事甚疏。公卿士庶，非所望也，各启至诚，匡兹不逮。见善必进，有才必举，无或噤默，退有后言。颁告天下，咸悉此意。（《隋书·文帝纪下》）

止高颍逊位诏（开皇九年）

公识鉴通远，器略优深，出参戎律，廓清淮海，入司禁旅，实委心腹。自朕受命，常典机衡，竭诚陈力，心迹俱尽。此则天降良辅，翊赞朕躬，幸无词费也。（《隋书·高颍传》）

下宇文述诏（开皇九年）

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奉国之诚，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荡，而吴、会之地，东略〔“略”，《隋书》作“路”〕为遥，萧岩、萧璠，并在其处。公率将戎旅，抚慰彼方，振扬国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胜而往，风行电扫，自当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获安，方副朕怀，公之力也。（《隋书·宇文述传》）

禁绝言封禅表（开皇九年七月丙午）

岂可命一将军，除一小国，遐迩注意，便谓太平。以薄德而封名山，用虚言而干上帝，非朕攸闻。而今以后，言及封禅，宜即禁绝。（《隋书·文帝纪下》）

下百济王馀昌诏（开皇九年）

百济王既闻平陈，远令奉表，往复至难，若逢风浪，便致伤损。百济王心迹淳至，朕已悉〔“悉”，《隋书》作“委”〕知。相去虽远，事同言面，何必数遣使来相体悉。自今以后，不须年例〔“例”，《隋书》作“别”〕入贡，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隋书·百济传》）

搜访知音律人诏（开皇九年十二月甲子）

朕祇承天命，清荡万方。百王衰敝之后，兆庶浇浮之日，圣人遗训，扫地俱尽，制礼作乐，今也其时。朕情存古乐，深思雅道。郑、卫淫声，鱼龙杂戏，乐府之内，尽以除之。今欲更调律吕，改张琴瑟。且妙术精微，非因教习，工人代掌，止传糟粕，不足达神明之德，论天地之和。区域之间，奇才异议，天知神授，何代无哉！盖晦迹于非时，俟昌言于所好，宜可搜访，速以奏闻，庶睹一艺之能，共就九成之业。（《隋书·文帝纪下》）

令军人悉属州县诏（开皇十年五月乙未）

魏末丧乱，宇县瓜分，役车岁动，未遑休息。兵士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包桑，恒为流寓之人，竟无乡里之号。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隋书·文帝纪下》）

下杨素诏（开皇十年）

朕忧劳百姓，日旰忘食，一物失所，情深纳隍。江外狂狡，妄构妖逆，虽经殄除，民未安堵。犹有贼首凶魁，逃亡山洞，恐其聚结，重扰苍生。内史令、上柱国、越国公素，识达古今，经谋长远，比曾推轂，旧著威名，宜任以大兵，总为元帅。宣布朝风，振扬威武，擒剪叛亡，慰劳黎庶，军民事务，一以委之。（《隋书·杨素传》）

诏释智舜（开皇十年）

皇帝敬问赵州房子界嶂洪山南谷旧禅房寺智舜禅师：冬日极寒，禅师道体清胜，教导苍生，使早成就，朕甚嘉焉。朕统在兆民之上，弘护正法，夙夜无息。今遣开府卢元寿指宣往意，并送香物如别。（《续高僧传》）

诏释灵裕（开皇十一年）

敬问相州大慈寺灵裕法师：朕遵崇三宝，归向情深，恒愿阐扬大乘，护持正法。法师梵行精淳，理义渊远，弘通圣教，开导聋瞽。

道俗钦仰，思作福田。京师天下具瞻，四方辐凑，故远召法师，共营功业。宜知朕意，早入京也。（《续高僧传》）

又 诏

敬问演空寺大德灵裕法师：朕遵仰圣教，重兴三宝，欲使生灵，咸蒙福力。法师舍离尘俗，投旨法门，精诚若此，深副朕怀。（《续高僧传》）

减免租调诏（开皇十二年）

既富而教，方知廉耻，宁积于人，无藏府库。河北、河东今年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隋书·食货志》）

禁私撰国史诏（开皇十三年五月癸亥）

人间有撰集国史、臧否人物者，皆令禁绝。（《隋书·文帝纪下》）

施用雅乐诏（开皇十四年四月乙丑）

在昔圣人，作乐崇德，移风易俗，于斯为大。自晋氏播迁，兵戈不息，雅乐流散，年代已多，四方未一，无由辨正。赖上天鉴临，明神降福，拯兹涂炭，安息苍生，天下大同，归于治理，遗文旧物，皆为国有。比命所司，总令研究，正乐雅声，详考已讫，宜即施用，见行者停。人间音乐，流僻日久，弃其旧体，竞造繁声，浮宕不归，遂以成俗。宜加禁约，务存其本。（《隋书·文帝纪下》）

给公廩田诏（开皇十四年六月丁丑）

省府州县，皆给公廩田，不得治生，与人争利。（《隋书·文帝纪下》）

时修齐、梁、陈祭祀诏（开皇十四年闰十月甲寅）

齐、梁、陈往皆创业一方，绵历年代。既宗祀废绝，祭奠无主，兴言矜念，良以怆然。莒国公萧琮及高仁英、陈叔宝等，宜令以时修其祭祀。所须器物，有司给之。（《隋书·文帝纪下》）

令北境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诏（开皇十五年二月）

本置义仓，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计，轻尔费损，于后乏绝。又北境诸州，异于馀处，云、夏、长、灵、盐、兰、丰、鄯、

凉、甘、瓜等州，所有义仓杂种，并纳本州。若人有旱俭少粮，先给杂种及远年粟。（《隋书·食货志》，《通典》十二）

以公孙景茂为伊州刺史诏（开皇十五年）

景茂修身洁己，耆宿不亏，作牧化人，声绩显著。年终考校，独为称首，宜升戎秩，兼进藩条。可上仪同三司、伊州刺史。（《隋书·公孙景茂传》）

普祠山川诏（开皇十五年六月辛丑）

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祠之。（《隋书·文帝纪下》）

社仓诏（开皇十六年正月）

秦、叠、成、康、武、文、芳、宕、旭、洮、岷、渭、纪、河、廓、幽、陇、泾、宁、原、敷、丹、延、绥、银、扶等州社仓，并于当县安置。（《隋书·食货志》，《通典》十二）

又 诏（开皇十六年二月）

社仓，准上中下三等税，上户不过一石，中户不过七斗，下户不过四斗。（《隋书·食货志》，《通典》十二）

禁命官妻妾改嫁诏（开皇十六年六月辛丑）

九品已上妻，五品已上妾，夫亡不得改嫁。（《隋书·文帝纪下》）

慎刑诏（开皇十六年八月丙戌）

决死罪者，三奏而后行刑。（《隋书·文帝纪下》）

听诸司于律外决杖属官诏（开皇十七年三月丙辰）

分职设官，共理时务，班位高下，各有等差。若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论属官，若有愆犯，听于律外斟酌决杖。（《隋书·文帝纪下》，又见《刑法志》）

刘晖等除名诏（开皇十七年四月戊寅）

朕应运受图，君临万宇，思欲兴复圣教，恢弘令典，上顺天道，下授人时，搜扬海内，广延术士。旅骑尉张胄玄，理思沉敏，术艺宏深，怀道白首，来上历法。今与太史旧历，并加勘审。仰观玄象，

参验璿机〔“机”，《隋书》作“玑”〕，胄玄历数与七曜符合，太史所行，乃多疏舛，群官傅〔“傅”，《隋书》作“博”〕议，咸以胄玄为密。太史令刘暉，司历郭翟、刘宣，骁骑尉任悦，往经修造，致此乖谬。通直散骑常侍、领太史令庾季才，太史丞邢隽，司历郭远，历博士苏粲，历助教傅隽、成珍等，既是职司，须审疏密。遂虚行此历，无所发明。论暉等情状，已合科罪，方共饰非护短，不从正法。季才等，附下罔上，义实难容。（《隋书·律历志中》）

升用功臣子孙诏（开皇十七年四月壬午）

周历告终，群凶作乱，衅起蕃服，毒被生人。朕受命上玄，廓清区宇，圣灵垂佑，文武同心。申明公穆、郟襄公孝宽、广平王雄、蒋国公睿、楚国公勣、齐国公颍、越国公素、鲁国公庆则、新宁公长又〔“又”，《隋书》作“叉”〕、宜阳公世积、赵国公罗云、陇西公询、广业公景、真昌公振、沛国公译、项城公子相、钜鹿公子幹等，登庸纳揆之时，草昧经纶之日，丹诚大节，心尽帝图，茂绩殊勋，力宣王府。宜弘其门绪，与国同休。其世子世孙未经州任者，宜量才升用，庶享荣位，世禄无穷。（《隋书·文帝纪下》）

享庙日不设鼓吹诏（开皇十七年十月庚午）

昔五帝异乐，三王殊礼，皆随事而有损益，因情而立节文。仰惟祭享宗庙，瞻敬如在，罔极之感，情深兹日。而礼毕升路，鼓吹发音，还入宫门，金石振响。斯则哀乐同日，心事相违，情所不安，理实未允。宜改兹往式，用弘礼教。自今以后，享庙日不须设鼓吹，殿庭勿设乐悬。在庙内及诸祭，并依旧。其王公已下，祭私庙日，不得作音乐。（《隋书·音乐志下》，又见《文帝纪下》，少二十四字。）

听公廨回易诏（开皇十七年十一月）

在京及在外诸司公廨，在市回易，及诸处兴生，并听之。（《隋书·食货志》）

禁江南造大船诏（开皇十八年正月辛丑）

吴、越之人，往承敝〔“敝”，《隋书》作“弊”〕俗，所在之处，私造大船，因相聚结，致有侵害。其江南诸州，人间有船长三丈已

上，悉括入官。（《隋书·文帝纪下》）

蔡厌蛊诏（开皇十八年五月辛亥）

畜猫鬼、虫〔“虫”，《隋书》作“蛊”〕毒、厥〔“厥”，《隋书》作“厌”〕魅、野道之家，投于四裔。（《隋书·文帝纪下》）

二科举人诏（开皇十八年七月丙子）

京官五品已上，总管、刺史，以志行修谨、清平幹济二科举人。（《隋书·文帝纪下》）

下百济王馀昌诏（开皇十八年）

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隋书·百济传》，辽东之役，遣使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

停百官朝贡东宫诏（开皇十八年十一月）

礼有等差，君臣不杂，爰自近代，圣教渐亏，俯仰逐情，因循成俗。皇太子虽居上嗣，义兼臣子，而诸方岳牧，正冬朝贺，任土作贡，别上东宫。事非典则，宜悉停断。（《隋书·房陵王勇传》）

废皇太子勇为庶人诏（开皇二十年十月乙丑）

太子之位，实为国本，苟非其人，不可虚立。自古储副，或有不才，长恶不悛，仍令守器，皆由情溺宠爱，失于至理，致使宗社倾亡，苍生涂地。由此言之，天下安危，系乎上嗣，大业传世，岂不重哉！皇太子勇，地则居长，情所钟爱，初登大位，即建春宫，冀德业日新，隆兹负荷。而性识庸暗，仁孝无闻，昵近小人，委任奸佞，前后愆衅，难以具纪。但百姓者，天之百姓，朕恭天命，属当安育，虽欲爱子，实畏上灵，岂敢以不肖之子，而乱天下。勇及其男女为王、公主者，并可废为庶人。顾惟兆庶，事不获已，兴言及此，良深愧叹！（《隋书·房陵王勇传》）

处治废太子党与诏（开皇二十年十月乙丑）

自古以来，朝危国乱，皆邪臣佞媚，凶党扇惑，致使祸及宗社，毒流兆庶。若不标明典宪，何以肃清天下！左卫大将军、五原郡公元旻，任掌兵卫，委以心膂，陪侍左右，恩宠隆渥；乃包藏奸伏，离

间君亲，崇长厉阶，最为魁首。太子左庶子唐令则，策名储贰，位长官僚，谄曲取容，音技自进，躬执乐器，亲教内人，赞成骄侈，导引非法。太子〔家〕〔原脱“家”，据《隋书》补〕令邹文腾，专行左道，偏被亲昵，心腹委付，巨细关知，占问国家，希覬灾祸。左卫率司马夏侯福，内事谄谀，外作威势，陵〔“陵”，《隋书》作“凌”〕侮上下，亵渎宫闱。典膳监元淹，谬陈爱憎，开示怨隙，妄起讪谤，潜行离阻，进引妖巫，营事厌祷。前吏部侍郎萧子宝，往居省阁，旧非宫臣，禀性浮躁，用怀轻险，进画奸谋，要射荣利，经营间构，开造祸端。前主玺下士何竦，假托玄象，妄说妖怪，志图祸乱，心在速发，兼制奇器异服，皆竦规摹，增长骄奢，糜费百姓。凡此七人，为害乃甚，并处斩，妻妾子孙皆悉没官。车骑将军阎毗、东郡公崔君绰、游骑尉沈福宝、瀛州民章仇太翼等四人，所为之事，皆是悖恶，论其状迹，罪合极刑。但朕情存好生，未能尽戮，可并特免死，各决杖一百，身及妻子资财田宅，悉可没官。副将作大匠高龙义，豫迫番丁，辄配东宫使役，营造亭舍，进入春坊。率更令晋文建，通直散骑侍郎、判司农少卿事元衡，料度之外，私自出给，虚破丁功，擅割园池。并处自尽。（《隋书·房陵王勇传》，《北史》七十一）

下诏罪史万岁（开皇二十年十月乙丑）

柱国、太平公万岁，拔擢委任，每总戎机。往以南宁逆乱，令其出讨。而昆州刺史龔玩包藏逆心，为民兴患。朕备有成敕，令将入朝。万岁乃多受金银，违敕令住，致龔玩寻为反逆，更劳师旅，方始平定。所司检校，罪合极刑，舍过念功，恕其性命，年月未久，即复本官。近复总戎，进讨蕃裔。突厥达头可汗领其凶众，欲相拒抗，既见军威，便即奔退，兵不血刃，贼徒瓦解。如此称捷，国家盛事，朕欲成其勋庸，复加褒赏。而万岁、定和通簿之日，乃怀奸诈，妄称逆面交兵，不以实际，怀反覆之方，弄国家之法。若竭诚立节，心无虚罔者，乃为良将，至如万岁，怀诈要功，便是国贼，朝宪难亏，不可再舍。（《隋书·史万岁传》）

禁毁盗佛道神像诏（开皇二十年十二月辛巳）

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济度群品，凡在含识，皆蒙覆护。所以雕铸灵相，图写真形，率土瞻仰，用申诚敬。其五岳四镇，节宣云雨，江、河、淮、海，浸润区域，并生养万物，利益兆人，故建庙立祀，以时恭敬。敢有毁坏偷盗佛及天尊像、岳镇海渎神形者，以不道论。沙门坏佛像，道士坏天尊者，以恶逆论。（《隋书·文帝纪下》）

尉义臣赐姓杨氏诏（开皇中）

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识之士，有足可怀。尉义臣与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乱邺城，其父崇时在常山，典司兵甲，与迥邻接，又是至亲。知逆顺之理，识天人之意，即陈丹款，虑染恶徒，自执有司，请归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敌，轻生重义，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贯幽显，虽高官大赏，延及于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节义之门。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编之属籍，为皇从孙。（《隋书·杨义臣传》）

答宇文庆诏（开皇中）

朕之与公，本来亲密，怀抱委曲，无所不尽。话言岁久，尚能记忆，今览表奏，方悟昔谈。何谓此言，遂成实录。古人之先知祸福，明可信也，朕言之验，自是偶然。公乃不忘，弥表诚节，深感至意，嘉尚无已。（《隋书·宇文庆传》）

夺情起韦冲诏（开皇中）

西南夷裔，屡有生梗，每相残贼，朕甚愍之。已命戎徒，清抚边服。以开府器干堪济，识略英远，军旅事重，故以相任。知在艰疚，日月未多，金革夺情，盖有通式，宜自抑割，即膺往旨。（《隋书·韦世康附传》）

以房恭懿为海州刺史诏（开皇中）

德州司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赞二藩，善政能官，标映伦伍。班条案部，实允金属，委以方岳，声实俱美。可使持节、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隋书·房恭懿传》）

战亡者入墓域诏（仁寿元年正月辛丑）

君子立身，虽云百行，唯诚与孝，最为其首。故投主殉节，自古称难，殉身王事，礼加二等。而代俗之徒，不达大义，至于致命戎旅，不入兆域。亏孝子之意，伤人臣之心，兴言念此，每深愍叹！且入庙祭祀，并不废阙，何止坟茔，独在其外。自今已后，战亡之徒，宜入墓域。（《隋书·文帝纪下》）

简励学徒诏（仁寿元年六月乙丑）

儒学之道，训教生人，识父子君臣之义，知尊卑长幼之序，升之于朝，任之以职，故能赞理时务，弘益风范。朕抚临天下，思弘德教，延集学徒，崇建庠序，开进仕之路，仁贤俊之人。而国学胄子，垂将千数，州县诸生，咸亦不少。徒有名录，空度岁时，未有德为代范，才任国用。良由设学之理，多而未精。今宜简省，明加奖励。（《隋书·文帝纪下》）

立舍利塔诏（仁寿元年六月乙丑）

门下：仰惟正觉，大慈大悲，救护群生，津梁庶品。朕归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并修福业。使当今现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宜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薰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前件诸州起塔，其未注寺者，就有山水寺，所起塔依前山。旧无山者，于当州内，清静寺处，建立其塔。所司造样，送往当州。僧多者三百六十人，其次二百四十人，其次一百二十人。若僧少者，尽见在僧。为朕、皇后、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止十文以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营塔，若少不充役正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普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副朕意焉。主者施行。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内史令豫章王臣曠宣。（《广弘明集》□□□□《金陵梵刹志》“分道

送舍利”下云，先往蒋州栖霞寺，洎三十州次五十三州等寺起塔。）

追录李安、李愬旧勋诏（仁寿元年）

先王立教，以义断恩，割亲爱之情，尽事君之道，用能弘奖大节，体此至公。往者周历既穷，天命将及，朕登庸惟始，王业初基，承此浇季，实繁奸宄。上大将军、宁州刺史、赵郡公李安，其叔璋潜结藩枝，扇惑犹子，包藏不逞，祸机将发。安与弟开府仪同三司、卫州刺史、黄台县男愬，深知逆顺，披露丹心，凶谋既彰，罪人斯得。朕每念诚节，嘉之无已，懋〔“懋”，《隋书》作“畴”〕庸册赏，宜不逾时。但以事涉其亲，犹有疑惑，欲使安等名教之方，自处有地，朕常为思审，遂致淹年。今更详案圣典，求诸往事，父子天性，诚孝犹不并立，况复叔侄恩轻，情礼本有差降，忘私奉国，深得正理，宜禄旧勋，重弘赏命。（《隋书·李安传》）

诏答安德王雄（仁寿元年）

门下：仰惟正觉，覆护群品，济生灵于苦海，救愚迷于火宅。朕所以至心回向，结念归依，思与率土臣民，爰及幽显，同崇胜业，共为善因，故分布舍利，营建神塔。而大圣慈愍，频示光相，宫殿之内，舍利降灵，莫测来由，自然变现，欢喜顶戴，得未曾有。斯实群生多幸，延此嘉福，岂朕微诚，所能致感。览王公等表，悚敬弥深。朕与王公等，及一切民庶，宜更加克励，兴隆三宝。今舍利真形，犹有五十，所司可依前式，分送海内，庶三涂六道，俱免盖缠，稟识含灵，同登妙果。主者施行。（《广弘明集》）

再立舍利塔诏（仁寿元年十二月）

朕祇受肇命，抚育生民，遵奉圣教，重兴像法。而如来大慈，覆护群品，感见舍利，开导含生。朕已分布远近，皆起灵塔，其间诸州，犹有未遍。今更请大德，奉送舍利，各往诸州，依前造塔。所请之僧，必须德行可表，善解法相，使能宣扬佛教，感悟愚迷。宜集诸寺三纲，详共推择，录以奏闻，当与一切苍生，同斯福业。（《广弘明集》）

褒赏杨素营太陵诏（仁寿二年）

君为元首，臣则股肱，共治万姓，义同一体。上柱国、尚书左仆射、仁寿宫大监、越国公素，志度恢弘，机鉴明远，怀佐时之略，包经国之才。王业初基，霸图肇建，策名委质，受脤出师，擒剪凶魁，克平虢、郑。频承庙算，扬旂江表，每稟戎律，长驱塞阴，南指而吴、越肃清，北临而獯、豷摧服。自居端揆，参赞机衡，当朝正色，真言无隐。论文则辞（“辞”，《隋书》作“词”）藻纵横，语武则权奇间出，既文且武，唯朕所命，任使之处，夙夜无怠。献皇后奄离六宫，远日云及，茔兆安厝，委素经营。然葬事依礼，唯卜泉石，至如吉凶，不由于此。素义存奉上，情深体国，欲使幽明俱泰，宝祚无穷。以为阴阳之书，圣人所作，祸福之理，特须审慎。乃遍历川原，亲自占择，纤介不善，即更寻求，志图元吉，孜孜不已。心力备尽，人灵协赞，遂得神皋福壤，营建山陵。论素此心，事极诚孝，岂与夫平戎定寇，比其功业？非唯廊庙之器，实是社稷之臣，若不加褒赏，何以申兹劝励？可别封一子义康郡公，邑万户，子子孙孙，承袭不绝。馀如故。并赐田三十顷，绢万段，米万石，金钵一，实以金，银钵一，实以珠，并绫锦五百段。（《隋书·杨素传》）

修定五礼诏（仁寿二年闰十月己丑）

礼之为用，时义大矣。黄琮苍璧，降天地之神，粢盛牲食，展宗庙之敬，正父子君臣之序，明婚姻丧纪之节。故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安上治人，莫善于礼。自区宇乱离，绵历年代，王道衰而变风作，微言绝而大义乖，与代推移，其弊日甚。至于四时郊祀之节文，五服麻葛之隆杀，是非异说，踳驳殊涂，致使圣教凋讹，轻重无准。朕祗承天命，抚临生人，当洗涤之时，属干戈之代。克定祸乱，先运武功，删正彝典，日不暇给。今四海义安，五戎勿用，理宜弘风训俗，导德齐礼，缀往圣之旧章，兴先王之茂则。尚书左仆射、越国公杨素，尚书右仆射、邳国公苏威，吏部尚书、奇章公牛弘，内史侍郎薛道衡，秘书丞许善心，内史舍人虞世基，著作郎王劼，或任居端揆，博达古今，或器推令望，学综经史。委以裁缉，实

允金议。可并修定五礼。（《隋书·文帝纪下》，案：《初学记》十三以此诏为李德林作，恐误，德林死于开皇十九年。见《唐书·李百药传》。）

下诏数蜀王秀罪（仁寿二年十二月）

汝地居臣子，情兼家国，庸、蜀要重，委以镇之。汝乃干纪乱常，怀恶乐祸，睚眦二宫，仁望〔“望”，《隋书》作“迟”〕灾衅，容纳不逞，结构异端。我有不和，汝便规候，望我不起，便有异心。皇太子，汝兄也，次当建立，汝假托妖言，乃云不终其位。妄称鬼怪，又道不得入宫，自言骨相非人臣，德业堪承重器。妄道青城出圣，欲以己当之，诈称益州龙见，托言吉兆。重述木易之姓，更治成都之宫，妄说禾乃之名，以当八千之运。横生京师妖异，以证父兄之灾，妄造蜀地征祥，以符己身之策。汝岂不欲得国家恶也，天下乱也？辄造白玉之珽，又为白羽之箭，文物服饰，岂似有君？鳩集左道，符书厌镇。汉王于汝，亲则弟也，乃画其形像，书其姓名，缚手钉心，枷锁钮械。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神兵九亿万骑，收杨谅魂神，闭在华山下，勿令散荡。我之于汝，亲则父也，复云请西岳华山慈父圣母，赐为开化杨坚夫妻，回心欢喜。又画我形仪〔“仪”，《隋书》作“像”〕，缚手撮头，仍云请西岳神兵收杨坚魂神。如此形状，我今不知杨谅、杨坚是汝何亲也？包〔“包”，《隋书》作“苞”〕藏凶慝，图谋不轨，逆臣之迹也。希父之灾，以为身幸，贼子之心也。怀非分之望，肆毒心于兄，悖弟之行也。嫉妒于弟，无恶不为，无孔怀之情也。违犯制度，坏乱之极也。多杀不辜，豺狼之暴也。剥削民庶，酷虐之甚也。唯求财货，市井之业也。专事妖邪，顽黠之性也。弗克负荷，不材之器也。凡此十者，灭天理，逆人伦，汝皆为之，不祥之甚也，欲免祸患，长守富贵，其可得乎！（《隋书·庶人秀传》，《北史》七十一）

夺情起姚察诏（仁寿二年）

前秘书丞北绛郡开国公姚察，强学待问，博极群典，修身立德，白首不渝，虽在哀疾，宜夺情礼，可员外散骑常侍，封如故。（《陈

书·姚察传》，察丁后母杜氏丧，解职。在服制之中，有白鸠巢于户上。仁寿二年，诏云云。）

全隋文卷三

文帝（三）

生日海内断屠诏（仁寿三年五月癸卯）

哀哀父母，生我劬劳，欲报之德，昊天罔极。但风树不静，严敬莫追，霜露既降，感思空切。六月十三日，是朕生日，宜令海内为武元皇帝、元明皇后断屠。（《隋书·文帝纪下》）

父存丧母不宜有练诏（仁寿三年六月甲午）

《礼》云：“至亲以期断。”盖以四时之变易，万物之更始，故圣人象之。其有三年，加隆尔也。但家无二尊，母为厌降，是以父存丧母，还服于期者，服之正也。岂容期内而更小祥！然三年之丧而有小祥者，《礼》云：“期祭，礼也。期而除丧，道也。”以是之故，虽未再期，而天地一变，不可不祭，不可不除。故有练焉，以存丧祭之本。然期丧有练，于理未安。虽云十一月而练，乃无所法象，非期非时，岂可除祭。而儒者徒拟三年之丧，立练禫之节，可谓苟存其变，而失其本，欲渐于夺，乃薄于丧。致使子则冠练去经，黄里缟缘，经则布葛在躬，粗服未改。岂非经衰尚存，子情已夺，亲疏失伦，轻重颠倒！乃不顺人情，岂圣人之意也！故知先圣之礼废于人邪，三年之丧尚有不行之者，至于祥练之节，安能不坠者乎！《礼》云：“父母之丧，无贵贱一也。”而大夫士之丧父母，乃贵贱异服。然则礼坏乐崩，由来渐矣。所以晏平仲之斩粗练，其老谓之非礼，滕文公之服三年，其臣咸所不欲。盖由王道既衰，诸侯异政，将逾越于法度，恶礼制之害己，乃灭去篇籍，自制其宜。遂至骨肉之恩，轻重从俗，无易之道，隆杀任情。况孔子没而微言隐，秦灭学而经籍

焚者乎！有汉之兴，虽求儒雅，人皆异说，义非一贯。又（况）〔《隋书》无“况”〕近代乱离，唯务兵革，其于典礼，时所未遑。夫礼不从天降，不从地出，乃人心而已者，谓情缘于恩也。故恩厚者其礼隆，情轻者其礼杀。圣人以是称情立文，别亲疏贵贱之节。自臣子道消，上下失序，莫大之恩，逐情而薄，莫重之礼，与时而杀。此乃服不称丧，容不称服，非所谓圣人缘恩表情，制礼之义也。然丧与易也，宁在于戚，则礼之本也。礼有其馀，未若于哀，则情之实也。今十一月而练者，非礼之本，非情之实。由是言之，父存丧母，不宜有练。但依礼十三月而祥，中月而禫。庶以合圣人之意，达孝子之心。（《隋书·文帝纪下》）

搜扬贤哲诏（仁寿三年七月丁卯）

日往月来，唯天所以运序，山镇川流，唯地所以宣气。运序则寒暑无差，宣气则云雨有作，故能成天地之大德，育万物而为功。况（以）〔“以”，《隋书》无〕一人君于四海，睹物欲运，独见致治，不藉群才，未之有也。是以唐尧钦明，命羲、和以居岳，虞舜睿德，升元、凯而作相。伊尹鼎俎之媵，为殷之阿衡，吕望渔钓之夫，为周之尚父。此则鸣鹤在阴，其子必和，风云之从龙虎，贤哲之应圣明，君德不回，臣道以正，故能通天地之和，顺阴阳之序，岂不由元首而有股肱乎？自王道衰，人风薄，居上莫能公道以御物，为下必踵私法以希时。上下相蒙，君臣义失，义失则政乖，政乖则人困。盖同德之风难嗣，离德之轨易追，则任者不休，休者不任，则众口铄金，戮辱之祸不测。是以行歌避代，辞位灌园，卷而可怀，黜而无愠，放逐江湖之上，沈赴河海之流，所以自洁而不悔者也。至于闾阎秀异之士，乡曲博雅之儒，言足以佐时，行足以厉俗，遗弃于草野，堙灭而无闻，岂胜道哉！所以览古而叹息者也。方今区宇一家，烟火万里，百姓乂安，四夷宾服，岂是人功，实乃天意。朕惟夙夜祗惧，将所以上嗣明灵，是以小心励己，日慎一日。以黎元在念，忧兆庶未康，以庶政为怀，虑一物失所。虽求傅岩，莫见幽人，徒想崆峒，未闻至道。唯恐商歌于长夜，抱关于夷门，远迹犬羊之间，屈

身僮仆之伍。其令州县搜扬贤哲，皆取明知今古，通识治乱，究政教之本，达礼乐之源。不限多少，不得不举。限以三旬，咸令进路。征召将送，必须以礼。（《隋书·文帝纪下》，《文苑英华》四百六十二）

赐宴王伽及流人诏（仁寿中）

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治。朕受命上天，安养万姓，思遵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于此。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悟，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良是官人不加晓示，致令陷罪，无由自新。若使官尽王伽之侍，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隋书·王伽传》）

宣诏减陆让死（仁寿中）

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范，慈爱之道，义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奖风俗。让可减死，除名为民。（《隋书·陆让母冯氏传》）

复下诏赐陆让母冯氏

冯氏体备仁慈，夙闲礼度。孽让非其所生，往犯宪章，宜从极法，躬自诣阙，为之请命，匍匐顿颡。朕哀其义，特免死辜。使天下妇人皆如冯者，岂不闺门雍睦，风俗和平！朕每嘉叹不能已。宜标〔“标”，《隋书》作“擿”〕扬优赏，用彰有德。可赐帛五百段。集诸命妇，与妇〔“妇”，《隋书》作“冯”〕相识，以宠异之。（同上）

下诏释僧照（年月未详）

禅师德居物表，道映邃初，穷处岩阿，养素崇业，朕甚嘉焉。今送供奉，用展翘敬。（《续高僧传》）

幸仁寿宫令皇太子监国诏（仁寿四年正月乙丑）

赏罚支度，事无巨细，并付皇太子。（《隋书·文帝纪下》）

遣 诏（仁寿四年七月）

嗟乎！自昔晋室播迁，天下丧乱，四海不一，以至周、齐，战

争相寻，年将三百。故割疆土者非一所，称帝王者非一人，书轨不同，生人涂炭。上天降鉴，爰命于朕，用登大位，岂关人力！故得拨乱反正，偃武修文，天下大同，声教远被，此又是天意欲宁区夏。所以昧旦临朝，不敢逸豫，一日万幾〔“幾”，《隋书》作“机”〕，留心亲览，晦朔〔“朔”，《隋书》作“明”〕寒暑，不惮劬劳，匪曰朕身〔“身”，《隋书》作“躬”〕，盖为百姓故也。王公卿士，每日阙庭，刺史以下，三时朝集，何尝不罄竭心府，诚教殷勤。义乃君臣，情兼父子。庶藉百僚智力，万国欢心，欲令率土之人，永得安乐，不谓遘疾弥留，至于大渐。此乃人生常分，何足言及！但四海百姓，衣食不丰，教化政刑，犹未尽善，兴言念此，唯以留恨。朕今年逾六十，不复称天，但筋力精神，一时劳竭。如此之事，本非为身，止欲安养百姓，所以致此。人生子孙，谁不爱念，既为天下，事须割情。勇及秀等，并怀悖恶，既知无臣子之心，所以废黜。古人有言：“知臣莫若于君，知子莫若于父。”若令勇、秀得志，共治家国，必当戮辱遍于公卿，酷毒流于人庶。今恶子孙已为百姓黜屏，好子孙足堪负荷大业。此虽朕家事，理不容隐，前对文武侍卫，具已论述。皇太子广，地居上嗣，仁孝著闻，以其行业，堪成朕志。但令内外群官，同心戮力，以此共治天下，朕虽瞑目，何所复恨。但国家事大，不可限以常礼。既葬公除，行之自昔，今宜遵用，不劳改定。凶礼所须，才令周事。务从节俭，不得劳人。诸州总管、刺史已下，宜各率其职，不须奔赴。自古哲王，因人作法，前帝后帝，沿革随时。律令格式，或有不便于事者，宜依前式〔“式”，《隋书》作“敕”〕修改，务当政要。呜呼，敬之哉！无坠朕命！（《隋书·文帝纪下》）

册贺娄子幹为上大将军（开皇二年）

於戏！敬听朕命。唯尔器量闲明，志情强果，任经武将，勤绩有闻。往岁凶丑未宁，屡惊疆场，拓土静乱，殊有厥劳。是用崇兹赏典，加此车服，往钦哉！祇承荣册，可不慎欤！（《隋书·贺娄子幹传》）

伐陈下源雄册书（开皇八年）

於戏！唯尔上大将军、朔方公雄，识悟明允，风神果毅。往牧徐方，时逢寇逆，建旄马邑，抚安〔“抚安”，《隋书》作“安抚”〕北蕃。嘉谋绝外境之虞，挺剑息韦搆之望。沙漠以北，俱荷威恩，吕梁之间，罔不怀惠。但江淮蕞尔，有陈僭逆，今将董率戎旅，清彼东南，是用命尔为行军总管。往钦哉！（《隋书·源雄传》）

册广平王雄为司空（开皇九年）

维开皇九年八月朔壬戌，皇帝若曰：於戏！唯尔上柱国、左卫大将军、宗正卿、广平王，风度宽弘，位望隆显，爰司禁旅，绵历十载。入当心腹，外任爪牙，驱驰轩陛，勤劳著绩。念旧庸勋，礼秩加等。公辅之寄，民具尔瞻，宜竭乃诚，副兹名实。是用命尔为司空。往钦哉！光应宠命，得不慎欤！（《隋书·观德王雄传》）

吊祭薛濬册书（开皇中）

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戏！惟尔操履贞和，器业详敏，允膺列宿，勤睿克彰。及遭私艰，奄从毁灭。嘉尔诚孝，感于朕怀，奠醑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灵，歆兹荣渥。呜呼哀哉！（《隋书·薛濬传》）

手敕释灵藏

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师是道人天子。有欲离俗者，任师度之。〔《佛祖统纪》，《佛祖历代通载》，“有欲”作“有能”。〕

敕元谐（开皇元年八月）

公受朝寄，总兵西下，本欲自宁疆境，保全黎庶，非是贪无用之地，害荒服之民。王者之师，意在仁义。浑贼若至界首者，公宜晓示以德，临之以教，谁敢不服也！（《隋书·元谐传》，吐谷浑寇凉州，诏谐为行军元帅击之，上敕谐。）

敕佛寺行道日断杀（开皇三年）

好生恶杀，王政之本。佛道垂教，善业可凭。禀气含灵，唯命为重。宜劝励天下，同心救护。其京城及诸州官立寺之所，每年正月、五月、九月，恒起八日至十五日，当寺行道。其行道之日，远

近民庶，凡是有生之类，悉不得杀。（《释藏》云二，《历代三宝记》十二）

敕复佛像（开皇四年）

周武之时，毁灭佛法。凡诸形像，悉遣除之。号令一行，多皆毁坏。其金铜等或时为官物，如有现在，并可付随近寺观安置，不得辄有损伤。（同上）

敕总管、刺史（开皇四年四月己亥）

总管、刺史父母及子年十五已上，不得将之官。（《隋书·文帝纪上》）

敕虞庆则（开皇五年）

我欲存立突厥，彼送公马，但取五三匹。（《隋书·虞庆则传》）

敕释曇迁为禅定寺主

自稠师灭后，禅门不开。虽戒慧仍弘，而行仪攸阙。今所立寺，既名禅定，望嗣前尘。宜于海内，召名德禅师百二十人，各二侍者，并委迁禅师搜扬。有司具礼，即以迁为寺主。（《续高僧传》）

敕李德林（开皇八年）

伐陈事意，宜自随。（《隋书·李德林传》，车驾幸同州，德林以疾不从。敕书追之，书后御笔注，云云。）

伐陈敕有司（开皇八年）

亡国物，我一不以入府，可于苑内筑五塚，当悉赐文武百官大射以取之。（《北史·六十八·韩禽传》）

敕苏威（开皇九年）

公德行高人，情寄殊重，大孝之道，盖同俯就。必须抑割，为国惜身。朕之于公，为君为父，宜依朕旨，以礼自存。（《隋书·苏威传》）

宣敕岭南（开皇九年）

若岭南平定，留勇与丰州刺史郑万顷，且依旧职。（《陈书·南康愍王昙朗附传》。子方庆，为广州刺史。隋师渡江，衡州刺史王勇遣迎方庆，欲令承制。是时隋行军总管韦洸，帅兵度岭。宣隋文帝

敕云云，方庆闻之，乃不从。）

下谯国夫人敕书（开皇十年）

朕抚育苍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静，兆庶安乐。而王仲宣等辄相聚结，扰乱彼民，所以遣往诛剪，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国，深识正理，遂令孙盎斩获佛智，竟破群贼，甚有大功。今赐夫人帛五千段，喧不进愆，诚合罪责，以夫人立此诚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隋书·谯国夫人传》）

敕释智颢（开皇十年）

皇帝敬问光宅寺智颢禅师：朕于佛教，敬信情重。往者周武之时，毁坏佛法，发心立愿，必许护持。及受命于天，仍即兴复。仰凭神力，法轮重转，十方众生，俱获利益。比以有陈虐乱，残暴东南，百姓劳役，不胜其苦。故命将出师，为民除害，吴越之地，今得廓清。道俗义安，深得朕意。朕尊崇正法，救济苍生，欲令福田永存，津梁无极。师既已离世网，修己化人，必希奖进僧伍，固守禁戒，使见者钦服，闻即生善，方副大道之心，是为出家之业。若身从道服，心染俗尘，非直舍生之类，无所归依，抑恐妙法之门，更来谤讟。宜相劝励，以同朕心。春日渐暄，道体如宜也。（《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又《陟九缙门警训》九）

劳问释智聚敕（开皇十一年）

法师栖身净土，援志法门，普为众生，宣扬正教，勤修功德，率励法徒，专心讲诵，旷济群品。钦承德业，甚以嘉之。（《续高僧传》）

敕给荆州玉泉寺额（开皇十三年七月）

皇帝敬问修禅寺智颢禅师：省书具至意。孟秋馀热，道体何如？熏修禅悦，有以怡慰。所须寺名额，今依来请。智颢师还，指宣往意。（《续高僧传》）

禁盗边粮敕（开皇十五年十二月戊子）

盗边粮一升已上皆斩，并籍没其家。（《隋书·文帝纪下》）

敕禁流亡（开皇十八年九月庚寅）

舍客无公验者，坐及刺史、县令。（《隋书·文帝纪下》）

敕群臣

闻公等皆好新变，所奏无复正声，此不祥之大也。自家形国，化成人风，勿谓天下方然，公家家自有风俗矣。存亡善恶，莫不系之。乐感人深，事资和雅。公等对亲宾宴饮，宜奏正声，声不正，何可使儿女闻也。（《隋书·音乐志下》，帝虽有此敕，而竟不能救焉。）

敕杨素（仁寿三年）

仆射国之宰辅，不可躬亲细务，但三五日一度向省，评论大事。（《隋书·杨素传》，大理卿梁毗，抗表上言，素作威作福，上渐疏忌之。后因出敕，外示优崇，实夺之权也。）

敕赐释法藏济法寺名

藏禅师落发僧首，又设大斋。弘法之盛，孰不可等？其所住处，可为济法。（《续高僧传》）

赐元孝矩玺书（开皇初）

扬、越氛祲，侵軼边鄙，争桑兴役，不识大猷。以公志存远略，今故镇边服，怀柔以礼，称朕意焉。（《隋书·元孝矩传》）

赐后梁主萧琮玺书（开皇六年）

负荷堂构，其事甚重，虽穷忧劳，常须自力。辑谐内外，亲任才良，聿遵世业，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陈人，水潦之时，特宜警备。陈氏比日虽复朝聘相寻，疆场之间犹未清肃，唯当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轻人而不设备。朕与梁国积世相知，重以亲姻，情义弥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轻，为国为民，深宜抑割，恒加饘粥，以礼自存。（《隋书·萧琮传》）

赐高丽王高汤玺书（开皇十七年）

朕受天命，爰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欲使圆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鞅鞶，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

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窃？时命使者，抚慰王藩，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屡聘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朕于苍生悉如赤子，赐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泽，彰著遐迩。王专怀不信，恒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纯臣之义岂若是也？盖当由朕训导不明，王之愆违，一已宽恕，今日以后，必须改革。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实称朕心。彼之一方〔《隋书》在“彼之一方”后，有“虽地狭人少，然普天之下，皆为朕臣，今若黜王”数句〕，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也？昔帝王作法，仁信为先，有善必赏，有恶必罚，四海之内，具闻朕旨。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馀藩国谓朕何也！王必尽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往者陈叔宝代在江阴，残害人庶，惊动我烽候，钞掠我边境。朕前后诫敕，经历十年，彼则恃长江之险〔“险”，《隋书》作“外”〕，聚一隅之众，恣狂骄傲，不从朕言。故命将出师，除彼凶逆，来往不盈旬月，兵骑不过数千。历代逋寇，一朝清荡，遐迩义安，人神胥悦。闻王叹恨，独致悲伤，黜陟幽明，有司是职，罪王不为陈灭，赏王不为陈存，乐祸好乱，何为尔也？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隋书·高丽传》）

賜田德懋玺书（开皇中）

皇帝谢田德懋。知在穷疾，哀毁过礼，倚庐墓所，负土成坟。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复与汝通家，情义素重，有闻孝感，嘉叹兼深。春日暄和，气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礼自存也。并赐缣二百匹，米百石。（《隋书·田德懋传》）

遗源雄书（大象中）

公妻、子在邺城，虽言离隔，贼徒剪灭，聚会非难。今日已后，不过数旬之别，迟能开慰，无以累怀。徐部大蕃，东南襟带，密迩吴寇，特须安抚。藉公英略，委以边谋，善建功名，用副朝委也。（《隋书·源雄传》）

赐贺娄子幹手书（大象中）

逆贼尉迥，敢遣蚁众，作寇怀州。公受命诛讨，应机荡涤，闻以嗟赞，不易可言。丈夫富贵之秋，正在今日，善建功名，以副朝望也。（《隋书·贺娄子幹传》）

下书征张夔（初受禅）

朕初临四海，思存政术，旧齿名贤，实怀勤仁。仪同昔在周室，德业有闻，虽云致仕，犹克壮年。即宜入朝，用副虚想。（《隋书·张夔传》）

报突厥沙钵略可汗书（开皇四年）

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乙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既以亲旧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庆则往彼看女，复看沙钵略也。（《隋书·突厥传》）

下书劳王长述

每览高策，深相嘉叹，命将之日，当以公为元帅也。（《隋书·王长述传》，开皇初，献平陈之计，修葺战舰，为上流之师。上善其能，频加赏劳，下书。）

下书赐贺娄子幹（开皇四年十一月）

自公守北门，风尘不警。突厥所献，还以赐公。（《隋书·贺娄子幹传》，拜云州总管，以突厥所献马百匹、羊千口以赐之，乃下书。）

下书答元孝矩

知执谦撝，请归初服。恭膺宝命，实赖元功，方欲委裘，寄以分陕，何容便请高蹈，独为君子者乎！若以边境务烦，即宜徙节泾郡，养德卧治也。（《隋书·元孝矩传》）

遗韦洸书（开皇十年）

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率将戎旅，抚慰彼方，风行电扫，咸应稽服。若使干戈不用，兆庶获安，方副朕怀，是公之力。（《隋书·韦世康传》）

与智顛书（开皇十二年）

朕觀稍久，惟用傾結，道体康愈，动寂怡神，路首促忽，岂复委宣？今覲乌纱蚊睫一张、郁泥南布袈裟一缘、紫绀褌一量、南榴枕一枚。（《国清百录》）

遗释慧则

敬问婺州双林寺慧则法师：朕尊崇圣教，重兴法典，欲使一切生灵，咸蒙福力。法师舍离尘俗，投志法门，专心讲诵，宣扬妙典，精诚如此，深副朕怀。既利益群生，当不辞劳也，犹寒道体如宜。今遣使人，指宣往意。（淳化帖）

赐姓复旧令（大定元年二月壬子）

以前赐姓，皆复其旧。（《北史》十一，《隋书·文帝纪上》。案：《周书·静帝纪》有此诏全文，今编入李德林集中。）

诫太子勇

我闻天道无亲，唯德是与。历观前代帝王，未有奢华而能〔“能”，《隋书》作“得”〕长久者。汝当储后，若不上称天心，下合人意，何以承宗庙之重，居兆民之上？我昔日衣服，各留一物，时复看之，以自警戒。又拟分赐汝兄弟，恐汝以今日皇太子之心，忘昔时之事。故令高颉赐汝我旧所带刀子一枚，并菹酱一合。汝昔作上士时，所常食如此。若存忆前事，应知我心。（《隋书·文四子传》，《北史》七十一）

改元祠南郊板文

维仁寿元年，岁次作噩，嗣天子臣讳，敢昭告于昊天上帝。璇玑运行，大明南至。臣蒙上天恩造，群灵降福，抚临率土，安养兆人。顾惟虚薄，德化未畅，夙夜忧惧，不敢荒怠。天地灵祇，降锡休瑞，镜发区宇，昭彰耳目。爰始登极，蒙授龟图，迁都定鼎，醴

泉出地，平陈之岁，龙引舟师。省俗巡方，展礼东岳，盲者得视，瘖者得言，复有蹇人，忽然能步。自开皇已来，日近北极，行于上道，晷度延长。天启太平，兽见一角，改元仁寿，杨树生松。石鱼彰合符之征，玉龟显永昌之庆，山图石瑞，前后继出，皆载臣姓名，褒纪国祚。经典诸纬，爰及玉龟，文字义理，递相符会。宫城之内，及在山谷，石变为玉，不可胜数。桃区一岭，尽是琉璃，黄银出于神山，碧玉生于瑞岫。多杨山响，三称国兴，连云山声，万年临国。野鹅降天，仍注〔“注”，《隋书》作“住”〕池沼，神鹿入苑，频赐引导。驺虞见质，游麟在野，鹿角生于杨树，龙湫出于荆谷。庆云发彩，寿星垂耀。宫殿楼阁，咸出灵芝，山泽川原，多生宝物。威香散馥，零露凝甘。敦煌乌山，黑石变白，弘禄岩岭，石华远照。玄狐玄豹，白兔白狼，赤雀苍鸟〔“鸟”，《隋书》作“乌”〕，野蚕天豆，嘉禾合穗，珍木连理。神瑞休征，洪恩景福，降赐无疆，不可具纪。此皆昊天上帝，爰降明灵，矜愍苍生，宁静海内。故锡兹嘉庆，咸使安乐，岂臣微诚，所能上感。虔心奉谢，敬荐玉帛牺斋〔“斋”，《隋书》作“齐”〕粢盛庶品，燔祀于昊天上帝。皇考太祖武元皇帝，配神作主。（《隋书·礼仪志一》）

忏悔文

开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隋皇帝佛弟子姓名敬白：十方尽虚空遍法界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诸大贤圣僧，仰惟如来慈悲，弘道垂教，救拔尘境，济度含生。断邪恶之源，开仁善之路，自朝及野，咸所依凭。属周代乱常，悔懣圣迹，塔寺毁废，经像沦亡，无隔华夷，扫地悉尽，致使愚者无以导昏迷，智者无以寻灵圣。弟子往藉三宝因缘，今膺千年昌运，作民父母，思拯黎元，重显尊容，再崇神化。颓基毁迹，更事庄严，废像遗经，悉令雕撰。虽尘心息到，犹恐未周，故重勤求，令得显出。而沈顿积年，污毁非处，如此之事，事由弟子。今于三宝前，志心发露忏悔。周室除灭之时，自上及下，或因公禁，或起私情，毁像残经，慢僧破寺，如此之人，罪实深重。今于三宝前，悉为发露忏悔。敬施一切毁废经像绢十二万匹，皇后又

敬施绢十二万匹，王公已下，爰至黔黎，又人敬施钱一文。愿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诸大贤圣僧，为作证明，受弟子忏悔。（《释藏》云二，《历代三宝记》十二）

全隋文卷四

炀 帝（一）

帝讳广，一名英，小字阿摩，文帝第二子。周末封雁门郡公。开皇元年，封晋王，拜柱国、并州总管。寻授武卫大将军，进上柱国、河北道行台、尚书令。转淮南道行台，征拜雍州牧、内史令，进太尉。复拜并州总管，徙扬州总管，镇江都。二十年十一月，立为皇太子。仁寿四年七月，即位。明年，改元大业。在位十四年。为宇文化及等所弑，谥曰炀皇帝。有《集》五十五卷。

归藩赋（《北史·八十三·柳谿传》，佚）

神伤赋（《北史·十四·宣华夫人陈氏传》，佚）

制

战亡之家，给复十年。（元年七月丁酉）

百官不得计考增级，必有德行功能，灼然显著者，擢之。（二年七月庚申）

民间铁叉、搭钩、穰刃之类，皆禁绝之。（五年正月己丑）

魏、周官不得为荫。（二月庚子）

父母听随子之官。（二月壬戌。已上并《隋书·炀帝纪上》）

骁果之家蠲免赋役。（九年八月甲辰）

盗贼籍没其家。（八月戊申。已上并《隋书·炀帝纪下》）

赠独孤陁诏（初即位）

外氏衰祸，独孤陁不幸早世，迁卜有期。言念渭阳之情，追怀伤切，宜加礼命，允备哀荣。可赠正议大夫。（《隋书·独孤陁传》）

加赠独孤陁诏

舅氏之尊，戚属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继。缅惟先往，宜崇徽秩。复赠银青光禄大夫。（《隋书·独孤陁传》）

赠谥豆卢毓诏（仁寿四年八月）

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推令典。毓深识大义，不顾姻亲，出于万死，首建奇策。去逆归顺，殉义亡身，追加荣命，宜优恒礼。可赠大将军，封正义县公，赐帛二千匹，谥曰愍。（《隋书·豆卢毓传》）

赠谥皇甫诞诏（仁寿四年）

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推令典。并州总管司马皇甫诞，性理淹通，志怀审正，效官赞务，声绩克宣。值狂悖构祸，凶威孔炽，确殉单诚，不从妖逆。虽幽紫寇手，而雅志弥厉，遂潜与义徒据城抗拒。众寡不敌，奄致非命。可赠柱国，封弘义公，谥曰明。（《隋书·皇甫诞传》）

手诏劳杨素（仁寿四年）

我有隋之御天下也，于今二十有四年，虽复外夷侵叛，而内难不作，修文偃武，四海晏然。朕以不天，衔恤在疚，号天叩地，无所逮及。朕本以藩王，谬膺储两，复以庸虚，纂承洪〔“洪”，《隋书》作“鸿”〕业。天下者，先皇之天下也，所以战战兢兢，弗敢失坠，况复神器之重，生民之大哉！贼谅包藏祸心，自幼而长，羊质兽心，假托名誉，不奉国讳，先图叛逆，违君父之命，成莫大之罪。诬惑良善，委任奸回，称兵内侮，毒流百姓。私假署置，擅相谋戮，小加大，少陵〔“陵”，《隋书》作“凌”〕长，民怨神怒，众叛亲离，为患〔“患”，《隋书》作“恶”〕不同，同归于乱。朕寡兄弟，犹未忍及言，是故开关门而待寇，戢干戈而不发。朕闻之，天生蒸民，为之置君，仰惟先旨，每以子民为念，朕岂得枕伏苫庐，颠而不救也！

大义灭亲，《春秋》高义，周旦以诛二叔，汉启乃戮七藩，义在兹乎？事不获已，是以授公戎律，问罪太原。且逆子贼臣，何代不有，岂意今者，近出家国。所叹荼毒甫尔，便及此事。由朕不能和兄弟，不能安苍生，德泽未弘，兵戈先动，贼乱者止一人，涂炭者乃众庶。非唯寅畏天威，亦乃孤负付嘱，薄德厚耻，愧乎天下。

公乃先朝功臣，勋庸克茂。至如皇基草创，百物惟始，便匹马归朝，诚识兼至。汴部、郑州，风卷秋箠，荆南、塞北，若火燎原，早建殊勋，夙著诚节。及献替朝端，具瞻惟允，爰弼朕躬，以济时难。昔周勃、霍光，何以加也！贼乃窃据蒲州，关梁断绝，公以少击众，指期平殄。高壁据险，抗拒官军，公以深谋，出其不意，雾廓云除，冰消瓦解，长驱北迈，直趣巢窟。晋阳之南，蚁徒数万，谅不量力，欲犹举斧。公以棱威外讨，发愤于内，忘身殉义，亲当矢石。兵刃暂交，鱼溃鸟散，僵尸蔽野，积甲若山。谅遂守穷城，以拒铁钺。公董率骁勇，四面攻围，使其欲战不敢，求走无路，智力俱尽，面缚军门。斩将褫旗，伐叛柔服，元恶既除，东夏清晏，嘉庸茂绩，于是乎在。昔武安平赵，淮阴定齐，岂若公远而不劳，速而克捷者也。朕殷忧谅闇，不得亲御六军，未能问道于上庠，遂使劬劳于行阵。言念及〔“及”，《隋书》作“于”〕此，无忘寝食。公乃建累世之元勋，执一心之确志。古人有曰：“疾风知劲草，世乱有诚臣。”公得之矣。（方）〔“方”，《隋书》无〕乃铭之常鼎，岂止书勋竹帛哉！功绩克谐，哽叹无已。稍冷，公如宜。军旅务殷，殊当劳虑，故遣公弟，指宣往怀。迷塞不次。（《隋书·杨素传》，汉王谅穷蹙而降，余党悉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约賚手诏劳素。）

答史祥手诏（仁寿四年）

昔岁劳公问罪河朔，贼尔日塞两关之路，据仓阻河，百姓胁从，人亦众矣。公竭诚奋勇，一举克定。《诗》不云乎：“丧乱既平，既安且宁。”非英才大略，其孰能与于此邪！故聊示所怀，亦何谢也。（《隋书·史祥传》，炀帝尝赐祥诗，祥上表辞谢帝降手诏。又《北史》六十一。）

营东都诏（仁寿四年十一月癸丑）

乾道变化，阴阳所以消息，沿创不同，生灵所以顺叙。若使天意不变，施化何以成四时，人事不易，为政何以厘万姓！《易》不云乎：“通其变，使民不倦”；“变则通，通则久”。“有德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朕又闻之，安安而能迁，民用丕变。是故姬邑两周，如武王之意，殷人五徙，成汤后之业。若不因人顺天，功业见乎变，爱人治国者可不谓然〔“然”，《隋书》在下文“洛邑”之前〕欤！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和。控以三河，固以四塞，水陆通，贡赋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自古皇王，何尝不留意，所不都者盖有由焉。或以九州未一，或以困其府库，作洛之制所以未暇也。我有隋之始，便欲创兹怀、雒，日复一日，越暨于今。念兹在兹，兴言感哽！朕肃膺宝历，纂临万邦，遵而不失，心奉先志。今者汉王谅悖逆，毒被山东，遂使州县或沦非所。此由关河悬远，兵不赴急，加以并州移居〔“居”，《隋书》作“户”〕复在河南。周迁殷人，意在于此。况复南服遐远，东夏殷人〔“人”，《隋书》作“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群司百辟，金谐厥议。但成周墟增，弗堪葺宇。今可于伊、洛营建东京，便即设官分职，以为民极也。夫宫室之制本以便生，上栋下宇，足避风露，高台广厦，岂曰适形。故《传》云：“俭，德之共；侈，恶之大。”宣尼有云：“与其不逊也，宁俭。”岂谓瑶台琼室方为宫殿者乎，土阶采椽而非帝王者乎？是知非天下以奉一人，乃一人以主天下也。民惟国本，本固邦宁，百姓足，孰与不足！今所营构，务从节俭，无令雕墙峻宇复起于当今，欲使卑宫菲食将贻于后世。有司明为条格，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上》）

立萧皇后诏（大业元年正月壬辰）

朕祗承丕绪，宪章在昔，爰建长秋，用承飨荐。妃萧氏，夙稟成训，妇道克修，宜正位轩闱，式弘柔教，可立为皇后。（《隋书·萧皇后传》）

遣使巡省方俗诏（大业元年正月戊申）

昔者哲王之治天下也，其在爱民乎？既富而教，家给人足，故能风淳俗厚，远至迩安。治定功成，率由斯道。朕嗣膺宝历，抚育黎献，夙夜战兢，若临川谷。虽则聿遵先绪，弗敢失坠，永言政术，多有缺然。况以四海之远，兆民之众，未获亲临，问其疾苦。每虑幽仄莫举，冤屈不申，一物失所，乃伤和气，万方有罪，责在朕躬，所以寤寐增叹，而夕惕载怀者也。今既布政惟始，宜存宽大。可分遣使人，巡省方俗，宣扬风化，荐拔幽〔“幽”，《隋书》作“淹”〕滞，申达幽枉。孝悌力田，给以优复。鳏寡孤独不能自存者，量加振济。义夫节妇，旌表门闾。高年之老，加其版授，并依别条，赐以粟帛。笃疾之徒，给侍丁者，虽有侍养之名，曾无贖贍之实，明加检校，使得存养。若有名行显著，操履修絮，及学业才能，一艺可取，咸宜访采，将身入朝。所在州县，以礼发遣。其有蠹政害人，不便于时者，使还之日，具录奏闻。（《隋书·炀帝纪上》）

听民诣朝堂封奏诏（大业元年三月戊申）

听采舆颂，谋及庶民，故能审政刑之得失。是知昧旦思治，欲使幽枉必达，彝伦有章。而牧宰任称朝委，苟为徼幸以求考课，虚立殿最，不存治实，纲纪于是弗理，冤屈所以莫申。关河重阻，无由自达。朕故建立东京，躬亲存问。今将巡历淮海，观省风俗，眷求说言，徒繁词翰，而乡校之内，阙尔无闻。愜然夕惕，用忘兴寝。其民下有知州县官人政治苛刻，侵害百姓，背公徇私，不便于民者，宜听诣朝堂封奏。庶乎四聪以达，天下无冤。（《隋书·炀帝纪上》）

滕王纶、卫王集原死诏（大业元年七月丙午）

纶、集以附尊之华，犹子之重，縻之好爵，匪由德进。正应与国升降，休戚是同，乃包藏妖祸，诞纵邪僻。在三之义，爱敬俱沦，急难之情，孔怀顿灭。公卿议既如此，览以潸然。虽复王法无私，恩从义断，但法隐公族，礼有亲亲。致之极辟，情所未忍。（《隋书·卫王集传》）

劝学诏（大业元年闰七月丙子）

君民建国，教学为先，移风易俗，必自兹始。而言绝义乖，多历年代，进德修业，其道浸微。汉采坑焚之余，不绝如线，晋承板荡之运，埽〔“埽”，《隋书》作“扫”〕地将尽。自时厥后，军国多虞，虽复黉宇时建，示同爰礼，函丈或陈，殆为虚器。遂使纁青拖紫，非以学优，制锦操刀，类多墙面。上陵下替，纲维靡立，雅缺道消，实由于此。朕纂承洪绪，思弘大训，将欲尊师重道，用阐厥繇，讲信修睦，敦奖名教。方今宇宙平一，文轨攸同，十步之内，必有芳草，四海之中，岂无奇秀！诸在家及见入学者，若有笃志好古，耽悦典坟，学行优敏，堪膺时务，所在采访，具以名闻，即当随其器能，擢以不次。若研精经术，未愿进仕者，可依其艺业深浅，门荫高卑，虽未升朝，并量准给禄。庶夫恂恂善诱，不日成器，济济盈朝，何远之有！其国子等学，亦宜申明旧制，教习生徒，具为课试之法，以尽砥砺之道。（《隋书·炀帝纪上》）

诏修高庙乐（大业元年）

古先哲王，经国成务，莫不因人心而制礼，则天明而作乐。昔汉氏诸庙别所，乐亦不同，至于光武之后，始立共堂之制。魏文承运，初营庙寝，太祖一室，独为别宫。自兹之后，兵车交争，制作规模，日不暇给。伏惟高祖文皇帝，功侔造物，道济生灵，享荐宜殊，乐舞须别。今若月祭时飧，既与诸祖共庭，至于舞功，独于一室，交违礼意，未合人情。其详议以闻。（《隋书·音乐志下》）

赠刘方诏（大业元年）

方肃承庙略，恭行天讨，饮冰遄迈，视险若夷。摧锋直指，出其不意，鲸鲵尽殪，巢穴咸倾，役不再劳，肃清海外。致身王事，诚绩可嘉，可赠上柱国、卢国公。（《隋书·刘方传》，方征林邑还，道遇患卒，下诏。）

改封豆卢毓诏（大业初）

故大将军、正义愍公毓，临节能固，捐生殉国，成为令典，没世不忘。象贤无坠，德隆必祀，改封雍丘愍侯。复以愿师承袭。

（《隋书·豆卢毓传》，大业初行新令，五等并除，未几，帝复下诏。）

鬻门子弟，听预宿卫近侍诏（大业初）

罪不及嗣，既弘至孝之道，恩由义断，以劝事君之节。故羊鲋从戮，弥见叔向之诚，季布立勋，无预丁公之祸，用能树声往代，贻范将来。朕虚己为政，思遵旧典，推心待物，每从宽政。六位成象，美厥含弘，一管掩德，甚非谓也。诸犯罪被戮之门，期已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隋书·刑法志》，开皇旧制，鬻门子弟不得居宿卫近侍之官，炀帝乃下诏革前制。又见《通典》一百六十四。）

旌先贤祠墓诏（大业二年五月乙卯）

旌表先哲，式存飨祀，所以优礼贤能，显彰遗爱。朕永鉴前修，尚想名德，何尝不兴叹九原，属怀千载。其自古已来贤人君子，有能树声立德、佐世匡时、博利殊功、有益于人者，并宜营立祠宇，以时致祭。坟墓之处，不得侵践。有司量为条式，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上》）

立杨素碑诏（大业二年）

夫铭功彝器，纪德丰碑，所以垂名迹于不朽，树风声于没世。故楚景武公素，茂绩元勋，劬劳王室，竭尽诚节，叶〔“叶”，《隋书》作“协”〕赞朕躬。故以道迈三杰，功参十乱。未臻遐寿，遽戢清徽。春秋递代，方绵岁祀，式播雕篆，用图勋德，可立碑宰隧，以彰盛美。（《隋书·杨素传》）

给户守古帝王陵墓诏（大业二年十二月庚寅）

前代帝王，因时创业，君民建国，礼尊南面。而历运推移，年世永久，丘垄残毁，樵牧相趋，茔兆埋芜，封树莫辨。兴言沦灭，有愴于怀。自古已来帝王陵墓，可给随近十户，蠲其杂役，以供守视。（《隋书·炀帝纪上》）

将北巡下诏（大业三年四月庚辰）

古者帝王观风问俗，皆所以忧勤兆庶，安集遐荒。自蕃夷内附，未遑亲抚，山东经乱，须加存恤。今欲安集〔“集”，《隋书》作

“辑”）河北，巡省赵、魏。所司依式。（《隋书·炀帝纪上》）

求贤诏（大业三年四月甲午）

天下之重，非独治所安，帝王之功，岂一士之略。自古明君哲后，立政经邦，何尝不选贤与能，收采幽滞。周称多士，汉号得人，常想前风，载怀钦仁。朕负宸凤兴，冕旒待旦，引领岩谷，置以周行，冀与群才共康庶绩。而汇茅寂寞，投竿罕至，岂美璞韬采，未值良工，将介石在怀，确乎难拔？永鉴前哲，恍然兴叹！凡厥在位，譬诸股肱，若济巨川，义同舟楫。岂得保兹宠禄，晦尔所知，优游卒岁，甚非谓也。祈〔“祈”，《隋书》作“祁”〕大夫之举善，良史以为至公，臧文仲之蔽贤，尼父讥其窃位。求诸往古，非无褒贬，宜思进善，用匡寡薄。夫孝弟〔“弟”，《隋书》作“悌”〕有闻，人伦之本，德行敦厚，立身之基。或节义可称，或操履清洁，所以激贪励俗，有益风化。强毅正直，执宪不挠，学业优敏，文才美秀，并为廊庙之用，实乃瑚琏〔“琏”，《隋书》作“琫”〕之资。才堪将略，则拔之以御侮，膂力骁壮，则任之以爪牙。爰及一艺可取，亦宜采录，众善毕举，与时无弃。以此求治，庶几非远。文武有职事者，五品已上，宜依令十科举人。有一于此，不必求备。朕当待以不次，随才升擢。其见任九品已上官者，不在举送之限。（《隋书·炀帝纪上》）

别建高祖庙诏（大业三年六月丁亥）

聿追孝飨，德莫至焉。崇建寝庙，礼之大者。然则质文异代，损益殊时，学灭坑焚，经典散逸，宪章湮坠，庙堂制度，师说不同。所以世数多少，莫能是正，连室异宫，亦无准定。朕获奉祖宗，钦承景业，永惟严配，思隆大典。于是询谋有〔“有”，《隋书》作“在”〕位，博访儒术。咸以为高祖文皇帝受天明命，奄有区夏，拯群飞于四海，革凋敝于百王，恤狱缓刑，生灵皆遂其性，轻徭薄赋，比屋各安其业。恢夷宇宙，混壹车书。东渐西被，无思不服，南征北怨，俱荷来苏。驾羲乘风，历代所弗至，辩发左衽，声教所罕及，莫不厥角关塞，顿颡阙庭。译靡绝时，书无虚月，韬戈偃武，天下

晏如。嘉瑞休征，表里禔福，猗欤伟欤，无得而名者也。朕又闻之，德厚者流光，治辨者礼纒。是以周之文、武，汉之高、光，其典章特立，谥号斯重，岂非缘情称述，即崇显之义乎？高祖文皇帝宜别建庙宇，以彰巍巍之德，仍遵月祭，用表蒸蒸之怀。有司以时创造，务合典制。又名位既殊，礼亦异等。天子七庙，事著前经，诸侯二昭，义有差降，故其以多为贵。王者之礼，今可依用，贻厥后昆。（《隋书·炀帝纪上》）

止突厥启民可汗请变服饰诏（大业三年七月辛亥）

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纒，岂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隋书·突厥传》）

优礼启民可汗诏（大业三年七月辛亥）

德合天地，覆载所以弗遗，功格区宇，声教所以咸洎。至于梯山航海，请受正朔，裘冠解辫，同彼臣民。是故《王会》纳贡，义彰前册，呼韩入臣，待以殊礼。突厥意利珍宝〔“宝”，《隋书》作“豆”〕启民可汗志怀沈毅，世修藩职。往者挺身违难，投足归仁，先朝嘉此款诚，授以徽号。资其甲兵之众，收其破灭之馀，复祀于既亡之国，继绝于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泽渐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奉灵命，思播远猷，光融令绪，是以亲巡朔野，抚宁藩服。启民深委诚心，入奉朝覲，率其种落，拜首轩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荣数，式优恒典。可赐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隋书·突厥传》，帝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复下诏。）

褒美樊子盖诏（大业三年）

设官之道，必在用贤，安人之术，莫如善政。龚、汲振德化于前，张、杜垂清风于后，共治天下，实资良守。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四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凡厥在位，莫

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职，各展其效，朕将冕旒垂拱，何忧不治哉！
（《隋书·樊子盖传》）

全隋文卷五

炀帝（二）

为启民可汗置城造屋诏（大业四年四月乙卯）

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率领部落，保附关塞，遵奉朝化，思改戎俗，频入谒覲，屡有陈请。以毡墙毳幕，事穷荒陋，上栋下宇，愿同比屋。诚心恳切，朕之所重。宜于万寿戍置城造屋，其帷帐床褥已上，随事量给，务从优厚，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上》）

立孔子后为绍圣侯诏（大业四年十月丙午）

先师尼父，圣德在躬，诞发天纵之资〔“资”，《隋书》作“姿”〕，宪章文、武之道。命世膺期，蕴兹素王，而頹山之叹，忽逾于千祀，盛德之美，不存于百代。永惟懿范，宜有优崇。可立孔子后为绍圣侯。有司求其苗裔，录以申上。（《隋书·炀帝纪上》）

为周、汉、魏、晋立后诏（大业四年十月辛亥）

昔周王下车，首封唐、虞之胤，汉帝承历，亦命殷、周之后。皆所以褒立先代，宪章在昔。朕嗣膺景业，旁〔“旁”，《隋书》作“傍”〕求雅训，有一弘益，钦若令典。以为周兼夏、殷，文质大备，汉有天下，车书混一，魏、晋沿袭，风流未远。并宜立后，以存继绝之义。有司可求其胄绪列闻。（《隋书·炀帝纪上》）

四科举人诏（大业五年六月辛亥）

诸郡学业该通，才艺优洽；膂力骁壮，超绝等伦；在官勤奋，堪理政事；立性正直，不避强御四科举人。（《隋书·炀帝纪上》）

给赐耆老诏（大业五年十月癸亥）

优德尚齿，载之典训，尊事乞言，义彰胶序。鬻熊为师，取非

筋力，方叔元老，克壮其猷。朕永言稽古，用求至治，是以厯眉黄发，更令收叙，务简秩优，无亏药膳，庶等卧治，仁其弘益。今岁耆老赴集者，可于近郡处置，年七十以上，疾患沉滞，不堪居职，即给赐帛，送还本郡；其官至七品已上者，量给廩，以终厥身。（《隋书·炀帝纪上》）

褒显樊子盖诏（大业五年）

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网。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实字人之盛绩，有国之良臣，宜加褒显，以弘奖励。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赐缣千匹、粟麦二千斛。（《隋书·樊子盖传》）

谨封爵诏（大业六年二月乙卯）

夫帝图草创，王业艰难，咸仗股肱，叶〔“叶”，《隋书》作“协”〕同心德，用能拯厥颓运，克膺大宝，然后畴庸茂赏，开国承家，誓以山河，传之不朽。近代丧乱，四海未一，茅土妄假，名实相乖，历兹永久，莫能惩革。皇运之初，百度伊始，犹循旧贯，未暇改作。今天下交泰，文轨攸同，宜率遵先典，永垂大训。自今已后，唯有功勋乃得赐封，仍令子孙承袭。（《隋书·炀帝纪上》）

下樊子盖诏（大业六年）

卿夙怀恭顺，深执诚心，闻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纯诚，克终其美。（《隋书·樊子盖传》）

幸涿郡诏（大业七年二月壬午）

武有七德，先之以安民。政有六本，兴之以教义。高丽高元，亏失藩礼，将欲问罪辽左，恢宣胜略。虽怀伐国，仍事省方。今往涿郡，巡抚民俗。其河北诸郡及山西、山东年九十已上者，版授太守；八十者，授县令。（《隋书·炀帝纪上》）

征高丽诏（大业八年正月壬午）

天地大德，降繁霜于秋令，圣哲至仁，著甲兵于刑典。故知造

化之有肃杀，义在无私，帝王之用干戈，盖非获已。版泉、丹浦，莫匪龚行，取乱覆昏，咸由顺动。况乎甘野誓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永监前载，属当朕躬。粤我有隋，诞膺灵命，兼三才而建极，一六合而为家。提封所渐，细柳、盘桃之外，声教爰暨，紫舌、黄枝之域。远至迤安，罔不和会，功成治定，于是乎在。而高丽小丑，迷昏不恭，崇聚勃、碣之间，荐食辽、溟之境。虽复汉、魏诛戮，巢窟暂倾，乱离多阻，种落还集。萃川藪于往代，播实繁以迄今，眷彼华壤，剪为夷类。历年永久，恶稔既盈，天道祸淫，亡征已兆。乱常败德，非可胜图，掩愆怀奸，惟日不足。移告之严，未尝面受，朝覲之礼，莫肯躬亲。诱纳亡叛，不知纪极，充斥边陲，亟劳烽候，关柝以之不静，生人为之废业。在昔薄代，已漏天网。既缓前禽〔“禽”，《隋书》作“擒”〕之戮，未即后服之诛，曾不怀恩，翻为长恶，乃兼契丹之党，虔刘海戍，习鞅鞞之服，侵轶辽西。又青丘之表，咸修职贡，碧海之滨，同禀正朔，遂复夺攘琛赆，遏绝往来，虐及弗辜，诚而遇祸。辖轩奉使，爰暨海东，旌节所次，途经藩境，而拥塞道路，拒绝王人，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且法令苛酷，赋敛烦重，强臣豪族，咸执国钧，朋党比周，以之成俗，贿货如市，冤枉莫申。重以仍岁灾凶，比屋饥馑，兵戈不息，徭役无期，力竭转输，身填沟壑。百姓愁苦，爰谁适从？境内哀惶，不胜其弊。回首面内，各怀性命之图，黄发稚齿，咸兴酷毒之叹。省俗观风，爰届幽朔，吊人问罪，无俟再驾。于是亲总六师，用申九伐，拯厥阽危，协从天意，殄兹逋秽，克嗣先谟。今宜授律启行，分麾届路，掩勃瀛而雷震，历夫馀以电扫。比戈案甲，誓旅而后行，三令五申，必胜而后战。左第一军可饒方道，第二军可长岑道，第三军可海冥道，第四军可盖马道，第五军可建安道，第六军可南苏道，第七军可辽东道，第八军可玄菟道，第九军可扶馀道，第十军可朝鲜道，第十一军可沃沮道，第十二军可乐浪道。右第一军可黏蝉道，第二军可含资道，第三军可浑弥道，第四军可临屯道，第五军可候城道，第六军可提奚道，第七军可踏顿

道，第八军可肃慎道，第九军可碣石道，第十军可东暹道，第十一军可带方道，第十二军可襄平道。凡此众军，先奉庙略，络绎引途，总集平壤。莫非如豺如貔之勇，百战百胜之雄，顾眄则山岳倾颓，叱吒则风云腾郁，心德攸同，爪牙斯在。朕躬取元戎，为其节度，涉辽而东，循海之右，解倒悬于遐裔，问疾苦于遗黎。其外轻賚游阙，随机赴响，卷甲衔枚，出其不意。又沧海道军舟舳千里，高帆电逝，巨舰云飞，横断沮江，径造平壤，岛屿之望斯绝，坎井之路已穷。其馀被发左衽之人，控弦待发，微、卢、彭、濮之旅，不谋同辞。杖顺临逆，人百其勇，以此众战，势等摧枯。然则王者之师，义存止杀，圣人之教，必也胜残。天罚有罪，本在元恶，人之多僻，胁从罔治。若高元泥首辕门，自归司寇，即宜解缚焚桎，弘之以恩。其馀臣人归朝奉顺，咸加慰抚，各安生业，随才任用，无隔夷夏。营垒所次，务在整肃，刍菑有禁，秋毫勿犯，市以恩宥，喻以祸福。若其同恶相济，抗拒官军，国有常刑，俾无遗类。明加晓示，称朕意焉。（《隋书·炀帝纪下》）

存问从征家口诏（大业八年二月甲寅）

朕观风燕裔，问罪辽滨。文武叶〔“叶”，《隋书》作“协”〕力，爪牙思奋，莫不执锐勤王，舍家从役，罕蓄仓廩之资，兼损播殖之务。朕所以夕惕愀然，虑其匮乏。虽复素饱之众，情在忘私，悦使之人，宜从其厚。诸行从一品以下，依飞募人以上家口，郡县宜数存问。若有粮食乏少，皆宜赈给；或虽有田畴，贫弱不能自耕种，可于多丁富室劝课相助。使夫居者有敛积之丰，行役无顾后之虑。（《隋书·炀帝纪下》）

赠谥麦铁杖诏（大业八年三月）

铁杖志气骁果，夙著勋庸，陪扈问罪，陷阵先登〔“陷阵先登”，《隋书》作“先登陷阵”〕，节高义烈，身陨〔“陨”，《隋书》作“殒”〕功存。兴言至诚，追怀伤悼，宜賚殊荣，用彰饰德。可赠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隋书·麦铁杖传》）

勋官不回授文武职诏（大业八年九月己丑）

军国异容，文武殊用，匡危拯难，则霸德攸兴，化人成俗，则王道斯贵。时方拨乱，屠贩可以登朝，世属隆平，经术然后升仕。丰都爱肇，儒服无预于周行，建武之朝，功臣不参于吏职。自三方未一，四海交争，不遑文教，唯尚武功。设官分职，罕以才授，班朝治人，乃由勋叙，莫非拔足行阵，出自勇夫，教学之道，既所不习，政事之方，故亦无取。是非暗于在己，威福专于下吏，贪冒货贿，不知纪极，蠹政害民，实由于此。自今已后，诸授勋官者，并不得回授文武职事，庶遵彼更张，取类于调瑟，求诸名制，不伤于美锦。若吏部辄拟用者，御史即宜纠弹。（《隋书·炀帝纪下》）

下高昌王鞠伯雅诏（大业八年）

彰德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弃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丹款夙著，亮节遐宣。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冕，剪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赆来庭，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纓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毡毳，还为冠带之国。（《隋书·高昌传》）

下卫文升诏（大业九年八月）

近者妖氛充斥，扰动关、河，文升率励义勇，应机响赴，表里奋击，摧破凶丑，宜升荣命，式弘赏典。可右光禄大夫。（《隋书·卫玄传》）

徙道就城诏（大业九年八月丁未）

郡县城去道过五里已上者，徙就之。（《隋书·炀帝纪下》）

改博陵为高阳郡诏（大业九年十月乙酉）

博陵昔为定州，地居冲要，先皇历试所基，王化斯远，故以道冠《豳风》，义高姚邑。朕巡抚氓庶，爰届兹邦，瞻望郊廛，缅怀敬止，思所以宣播德泽，覃被下人，崇纪显号，式光令绪。可改博陵

为高阳郡，缓境内死罪已下，给复一年。（《隋书·炀帝纪下》）

下苏威手诏（大业九年十月壬辰）

玉以絮润，丹紫莫能渝其质，松表岁寒，霜雪莫能凋其采。可谓温仁劲直，性之然乎！房公威器怀温裕，识量弘雅，早居端揆，备悉国章，先皇旧臣，朝之宿齿。栋梁社稷，弼谐朕躬，守文奉法，卑身率礼。昔汉之三杰，辅惠帝者萧何，周之十乱，佐成王者邵奭。国之宝器，其在得贤，参燮台阶，具瞻斯允。虽复事藉论道，终期献替，铨衡时务，朝寄为重，可开府仪同三司，馀并如故。（《隋书·苏威传》）

收葬辽东战亡者诏（大业十年二月戊子）

竭力王役，致身戎事，咸由徇义，莫匪勤诚，委命草泽，弃骸原野，兴言念之，每怀愍侧。往年出军问罪，将届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而谅愆凶，罔识成败，高颉愎狠〔“狠”，《隋书》作“很”〕，本无智谋，临三军犹儿戏，视人命如草芥，不遵成规，坐贻挠退，遂令死亡者众，不及埋藏。今宜遣使人分道收葬，设祭于辽西郡，立道场一所。恩加泉壤，庶弭穷魂之冤，泽及枯骨，用弘仁者之惠。（《隋书·炀帝纪下》）

三征高丽诏（大业十年二月辛卯）

黄帝五十二战，成汤二十七征，方乃德施诸侯，令行天下。卢芳小盗，汉祖尚且亲戎，隗嚣余烬，光武犹自登泲〔“泲”，《隋书》作“陇”〕，岂不欲除暴止戈，劳而后逸者哉！朕纂成宝业，君临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沾，孰非我臣，独隔声教。蕞尔高丽，僻居荒表，鸱张狼噬，侮慢不恭，钞窃我边陲，侵轶我城镇。是以去岁出军，问罪辽、碣，殪长蛇于玄菟，戮封豕于襄平。扶馀众军，风驰电逝，追奔逐北，径逾沮水，沧海舟楫，冲贼腹心，焚其城郭，污其宫室。高元伏钻〔“钻”，《隋书》作“鑽”〕泥首，送款军门，寻请入朝，归罪司寇。朕以许其改过，乃诏班师。而长恶不〔“不”，《隋书》作“靡”〕悛，宴安鸩毒，此而可忍，孰不可容！便可分命六师，百道俱进。朕当亲执武节，临御诸军，秣马丸都，观兵辽水，

顺天诛于海外，救穷民于倒悬，征伐以正之，明德以诛之。止除元恶，馀无所问。若有识存亡之分，悟安危之机，翻然北首，自求多福；必其同恶相济，抗拒王师，若火燎原，刑兹无赦。有司便宜宣布，咸使知闻。（《隋书·炀帝纪下》）

诏报始毕可汗（大业十年）

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隋书·裴矩传》）

令民悉城居诏（大业十一年二月庚午）

设险守国，著自前经，重门御暴，事彰往策，所以宅土宁邦，禁邪固本。而近代战争，居人散逸，田畴无伍，郭郭不修，遂使游惰实繁，寇攘未息。今天下平一，海内晏如，宜令人悉城居，田随近给，使强弱相容，力役兼济，穿窬无所厝其奸宄，藿〔“藿”，《隋书》作“萑”〕蒲不得聚其逋逃。有司具为事条，务令得所。（《隋书·炀帝纪下》）

诏（大业十一年）

往年出军，将居辽滨，庙算胜略，具有进止。（张澹《云谷杂记》四）

下诏责苏威（大业十二年七月）

威立性朋党，好为异端，怀挟诡道，徼幸名利，诋河律令，谤汕台省。昔岁薄伐，奉述先志，凡预切问，各尽胸臆。而威不以开怀，遂无对命，启沃之道，其若是乎！资敬之义，何其甚薄！（《隋书·苏威传》）

宣诏放官奴（大业十□年）

门下：寒暑迭用，所以成岁功也；日月代明，所以均劳逸也。故士子有游息之谈，农夫有休劳之节。咨尔髡众，服役甚勤，执劳无怠，埃壒溢于爪发，虬虱结于兜鍪，朕甚悯之，俾尔休番从便。噫戏！无烦方朔滑稽之请，而从卫士递上之文。朕于侍从之间，可谓恩矣。可依前件事。（《隋遗录》，炀帝在江都，直阁裴虔通、虎贲

郎将司马德勤等引左右屯，卫将军宇文文化及将谋乱，因请放官奴，分直上下。帝可奏，即宣诏。于是有焚草之变。）

敕答释智越（大业元年正月）

皇帝敬问括州天台寺沙门智越法师等：馀寒，道体如宜也。僧使智璨至，得书具意。（《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敕议天台山寺名

经论之内，若为尊于师氏，胜于智者。又前为智者造寺，权因山称。经论之内，复有胜名，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同上）

敕答释智璨允用国清寺名

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可取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付使人安寺门。（同上）

敕释智越

皇帝敕：皇帝敬问括州国清寺沙门智越法师等，僧使智璨至，得书具至怀。天台福地，实为胜境，所以敬为智者建立伽蓝，法缘既深，尊师义重，欲使宗匠遗范，奉而弗坠，菩萨净业，久而弥新。然则去圣久远，学徒陵替，规求利养，不断俗缘，滋味甘腴，违犯戒律，此乃增长罪垢，岂谓福田？师等离有为法，求无上道，弃俗诸漏，鉴在雅怀，犹须奖训未学修净行。俾夫法门等侶，咸归和合，诸佛禁戒，毕竟遵行。又此寺嘉应，事表先觉。既理由冥感，即号国清寺。并有施物，用申随喜。冬序甚寒，道体清豫。朕巡省风俗，爰届江都，瞻望山川，载深劳想，故遣兼通事舍人卢政力往指此，不多具。（《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敕责襄威崔祖濬

昔汉末三方鼎立，大吴之国，以称人物。故晋武帝云：江东之有吴会，犹江西之有汝颍，衣冠人物，千载一时。及永嘉之末，革夏衣纓，尽过江表，此乃天下之名都。自平陈之后，硕学通儒，文人才子，莫非彼至。尔等著其风俗，乃为东夷之人，度越礼义，于尔等可乎？然著述之体，又无次序，各赐杖一顿。（隋《大业拾遗记》，炀帝初敕内史舍人襄威及起居舍人崔祖濬等撰《区域图志》，奏

之。又著《丹阳郡风俗》，以吴人为东夷，帝不悦，遣内史舍人柳陆宣敕责威等，别敕虞世基等修《十郡志》。）

敕度一千人出家

大业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菩萨戒弟子皇帝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一切诸佛，十方一切尊法，十方一切贤圣僧；窃以妙灵不测，感报之理遂通，因果相资，机应之徒无爽。是以初心爰发，震动波旬之宫，一念所臻，咫尺道场之地。虽则聚沙盖鲜，实覆篲于香山，水滴已微，乃滥觞于法海。弟子阶缘宿植，嗣膺宝命，临御区宇，宁济苍生。而德化弗弘，刑罚未止，万方有罪，实当忧责。百姓不足，用增尘累。夙夜战兢，如临渊谷。是以归心种觉，必冀慈愍。谨于率土之内，建立胜缘，州别请僧，七日行道，仍总度一千人出家。以此功德，并为一切，上及有顶，下至无间，蜎飞蠕动，预禀识性。无始恶业，今生罪垢，藉此善缘，皆得清净。三涂、□献、六趣、怨亲，同至菩提，一时作佛。（《释藏》策五，《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北巡敕百司（大业三年四月戊戌）

百司不得践暴禾稼，其有须开为路者，有司计地所收，即以近仓酬赐，务从优厚。（《隋书·炀帝纪上》）

宣敕齐王（大业三年）

我昔阶缘恩宠，启封晋阳，出藩之初，时年十二。先帝立我于西朝堂，乃令高颎、虞庆则、元旻等，从内送王子相于我。于时诫我曰：“以汝幼冲，未更世事，今令子相作辅于汝，事无大小，皆可委之。无得近昵小人，疏远子相。若从我言者，有益于社稷，成立汝名行。如不用此言，唯国及身，败无日矣。”吾受敕之后，奉以周旋，不敢失坠。微子相之力，吾无今日矣。若与奢之从事，一如子相也。（《隋书·柳奢之传》）

又敕柳奢之

今以卿作辅于齐，善思匡救之理，副朕所望。若齐王德业修备，富贵自当钟卿一门。若有不善，罪亦相及。（同上）

敕令牛弘宣旨高丽使（大业三年八月乙酉）

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隋书·突厥传》）

敕严窃盗刑

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隋书·刑法志》）

敕禁僧凤抗礼

军国有容，华夷不革，尊主崇上，远存名体。资生运通，理数有仪。三大悬于老宗，两敬立于释府。条格久颁，如何抗礼？（《续高僧传》）

全隋文卷六

炀帝（三）

玺书答启民可汗（大业三年七月）

磧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隋书·突厥传》，启民可汗上表，请依大国服饰玺书答。）

赐来护儿玺书（大业九年）

公旋师之时，是朕敕公之日，君臣意合，远同符契。臬此元恶，期在不遥，勒名太常，非公而谁也！（《北史·来护儿传》，杨玄感反，进攻洛阳，护儿即日回军，令子弘及整驰驿奏闻。帝甚悦，乃降玺书。）

赐书召释慧觉（慧觉姓孙，秣陵人，住摄山栖霞寺。炀帝镇江都，赐书。）

法师安善，寒暑惟宜，承栖迟龟山之域，阐扬龙树之旨。其义端雄辨，独演畅于稽阴；谈柄微言，偏引汲于镜水。弟子钦风藉甚，

味道尤深。今于城内建慧日道场，延屈龙象，大弘佛事，盛转法轮。上人名称普闻，众所知识。今遣迎候，迟能光拂也。（《续高僧传》）

与天台山众令书

僧使灌顶智璨至，览十一月三日书，并陈灵龕应迹，现形放光，弹指流音，应念传响。斯实不思议力，变化多方，感悟有缘，示希有事。慎终追远，感叹相深！在昔双林，示灭非灭，多宝独塔，俟时涌现。爰在狼迹，迦叶分身，乃至鹫山，迦文留影，眉毫散彩，指端震室，岂非像教能度无边？是大因缘，闻善知识，永惟宿昔，获承师范，德音盈耳，神光在目。方凭灵瑞，系踵菩提。肃承灵诰，宣慰南服。山众法徒，同志为友，会成等侶，方共舟航。岁暮凝寒，念皆道胜，天台名岳，海岸所推，修建大林，多惭重阁。三时设供，四事不周，想甘禅悦，以同法喜。其间敬德，信次相间。今遣员外散骑侍郎张乾威送僧使还山，于旧所设供，庶同甘露，能变粗涩，亦凭香积，证道融销。书不尽言，反此无悉。杨广和南。（《国清百录》）

又令书

灌顶智璨等至，枉寺众来书，财施为轻，法门标重。檀波罗蜜般若尊成，不具两缘，宁俱解脱，施受咸共忘言。理至迹指，宁复辞弗。杨广和南。（《国清百录》）

下令延请释灌顶开讲法华（仁寿二年）

夏序炎赫，道体休宜。禅悦资神，故多佳致。近令慧日道场庄论二师讲《净名经》，全用智者义疏，判释经文。禅师既是大师高足，法门委寄，今遣延屈，必希霏然。并《法华经疏》，随使入京也。仁迟来仪，书不尽意。（《续高僧传》）

施济法寺僧法藏灵寿杖教

每策此杖，时赐相忆。（《续高僧传》）

手书召徐则

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养空，宗玄齐物，深明义味，晓达法门。悦性冲

玄，怡神虚白，餐松饵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风云，游玉堂而驾龙凤，虽复藏名台岳，犹且腾实江淮，藉甚嘉猷，有劳寤寐。钦承素道，久积虚襟，侧席幽人，梦想岩穴。霜风已冷，海气将寒，偃息茂林，道体休念。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庭，淮南八公，来仪藩邸。古今虽异，山谷不殊。市朝之隐，前贤已说，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故遣使人往彼延请，想无劳束帛〔“帛”，《隋书》作“带”〕，赍然来思，不待蒲轮，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伫望披云。（《隋书·徐则传》，《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八）

下书葬徐则

天台真隐东海徐先生，虚确居宗，冲玄成德，齐物处外，检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饵术，栖隐灵岳，五十余年。卓矣仙才，飘然胜气，千寻万顷，莫测其涯。寡人钦承道风，久餐德素，频遣使乎，远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缘。至止甫尔，未淹旬日，厌尘羽化，反真灵府。身体柔软，颜色不变，经方所谓尸解地仙者哉！诚复师礼未申，而心许有在，虽忘怛化，犹愴于怀，丧事所资，随须供给。霓裳羽盖，既且腾云，空椁馀衣，讵藉坟垄！但杖舄犹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还天台定葬。（《隋书·徐则传》）

下书释慧则

皇帝敬问婺州双林寺慧则法师：朕尊崇圣教，重兴三宝，欲使一切生灵，咸蒙福力。法师舍离尘俗，投志法门，专心讲诵，宣扬妙典，精诚如此，深副朕怀。既利益群生，当不辞劳也。犹寒，道体如宜。今遣使人，指宣往意。（《淳化阁帖》五）

上言更定清庙歌辞

清庙歌辞，文多浮丽，不足以述宣功德，请更议定。（《隋书·音乐志下》，仁寿元年，炀帝初为皇太子，从飨于太庙，闻而非之，乃上言。）

遗陈尚书江总檄

南北虽殊，风云在望，载怀虚迟，寤寐为劳。献岁犹寒，比当清豫，匡赞乎国，良亦殷勤。寡人忝膺朝寄，董律专征，跋涉山川，

今次江际。公等文儒自立，器用适时，冠盖二世，齿德兼重。孔、老殊教，名、墨异家，金匱珠韬，银编玉策，莫不誉于舌杪，散在笔端。遼古成败之机，近代安危之迹，照同悬镜，明若观火，无待指南，自应神悟，犹恐思之未审，差以毫厘，聊烦翰墨，略申梗概。自穹昊生民，树之司牧，羲轩以降，书契可纪，咸一姓承立，四海无两帝。汉道云季，三方鼎立，时惟板荡，世匪休明。当涂起而蜀亡，典午兴而吴灭。永嘉丧乱，紫宸旷王。刘、石、符、姚之俦，伪夏、僭燕之丑，妄尘大宝，事乖图策。魏室乘时，兆基朔野，经始嵩洛，未暇江湖。有周受命，敌非齐氏，务在兼并，不遑外略。蕞尔吴越，自相君长，窃拟王者之仪，妄谈天子之气，偷安假息，绵历世祀。我大隋之肇开宝祚，光有神州。皇帝感曜魄之灵，应太微之座，千年启圣，万代一时，深仁至德，宁济群品。越海穷河，东渐西被，旄头之属，历代之霸，作我臣民，匍匐服装。惟彼江表，独隔皇风。夫物极则反，否终斯泰。郭璞有云：“年经三百，天下大同。”兹实玄运，已定于前。圣主膺期而出，欲以区区之陈国，违上天之冥数，其不可存者一也。大必包小，天地之常规；明能通暗，日月之常理。论道德，以唐陶而征有苗；语众寡，举海内而当群小。在长江舟楫之用，矜其积习，而山川共有。我据上游，鼓棹之能，吴楚不异，高舳巨舫，东西万里，扼喉抚背，水陆千途。彼之兵士，不过十万，首尾分布，所在危急。加以屯戍边方，淹积岁序，风雨以为栉沐，虬虱生于甲冑，望我宽仁，思倒戈戟，通在戎行，更成敌国。守以时月，则鱼烂土崩；接以锋刃，则鸟惊鹿走。理在必然，不假枚卜。此不可存者二也。丰侯好酒，实丧厥邦；梁伯役民，溃其宗社。彼之伪主，覆车是袭，日夜沉湎，曾无节度，缮造宫室，莫知穷已。竭四民之产，荒纵其心；敛百姓之哀，以为己乐。宝衣玉食，填积后宫，短褐粗糲，不充编户。一芥之善，蔑尔无闻；五子之歌，宛然悉备。虽欲勿丧，其可得乎？此不可存者三也。伪主忌能护短，酷法淫刑，骨鯁之臣，尽见疏斥，谏诤之士，皆被屠害，遐迩结舌，衣冠解体，人妖鬼怪，触类呈灾，稚齿耆年，咸知残灭。此不可存者

四也。以此小邦，摄于大国，边烽夜动，照彼都城，戍鼓晨严，震其宫殿，累棋其二，方此未危，悬缕千钧，比斯非切，而莫知忧恐，更自骄矜，曾无事大之心，专行犯上之志。侵轶我边鄙，招纳我叛亡。国家爰自受命，每从含养，敦以邻睦，申其聘好，冀能守彼宗祊，静其疆域，而长恶益甚，纵毒弥深。吴、会雄俊之人，湘、郢耿介之士，乞师请命，盈庭满阙。帝乃悯然，矜彼黎献，授钺推毂，吊民伐罪，已有别诏，惟废伪主之身，自馀士庶，普从肆眚。向所陈说，咸是格言，非曰游谈，共相欺误。且刘叔纳谏周之计而获存，孙皓用薛莹之词而致福。此二子者，终有良臣之誉，皆无陷君之讥。何则？所耻者小，所存者大。若宪章往彦，聿遵前轨，则为主享封侯之业，祖祢延血食之期，江东士民，实受其赐。公等身保荣贵，名垂竹帛，岂不美欤？若胶柱不移，守迷莫变，率其蚁众，敢拒王师，军有常刑，悔无及矣。祸成俄顷，宜早图之。使人今还，迟有委曲。言不尽意，岂复多云。杨广白。（《开业平陈记》，《文苑英华》）

作为蜀王秀檄文

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隋书·庶人秀传》）

指期问罪。（同上）

遗史祥书

将军总戎塞表，胡虏清尘，秣马休兵，犹事校猎，足使李广惭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贤，独在吾子。昔余滥举，推毂治兵，振皇灵于塞外，驱犬羊乎大漠。于时同行军旅，契阔戎旃，望龙城而冲冠，眄狼居而发愤。将军英图不世，猛气无前，但物不遂心，傥俛从事。每一思此，我劳如何。将军宿心素志，早同胶漆，久而敬之，方成鱼水。近者陪随銮驾，言旋上京，本即述职南蕃，宣条下国，不悟皇鉴曲发，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至如建节边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绥抚百姓，上禀成规，下尽臣节，是所愿也，乃窃〔“乃窃”，《隋书》作“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其谬〔“其谬”，《隋书》作“谬其”〕入守神器，元良万国，身轻负重，

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贤，飞盖之园，理乖终宴。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隋书·史祥传》，仁寿中，率兵屯弘化以备胡。炀帝时在东宫，遗祥书。）

与释智顛书（三十五首）

金风御节，玉露调时，道体休和，安乐行不？法师抗志名山，栖心慧定，法门静悦，戒行熏修。藉甚徽猷，久承音德，钦风已积，味道为劳，冀托舟航，用披云雾。故遣使人，往彼延屈，希能轻举，以沃虚衿。伫望来仪，不乖眷意也。弟子杨广和南。（《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深具谦挹之旨。但高人游处，触地是安。然法宇僧坊，须尽严正。经云：“四事供养，一不可亏。”已勒有司修葺，愿忘怀受施也。弟子杨广和南。（同上，王治禅众寺书。）

即用法讳，弟子总持和南：柳顾言还，奉旨。垂示六种舍施，及留受用。弟子一日恭喙，犹以陋薄，不称宿心。来旨既以转施功德，弥为增上，悲敬福田，深是平等，固非蔽识，所能周见。事事仰依，其所留者，既已不多，愿恒留受用，旨遣报咨。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履长戒辰，在俗咸庆。伏惟吐纳禅慧，与时休和。弟子禀受以来，粗堪静摄，谨遣参承。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爰逮来海，须往荆楚，辞致首尾，仰具高怀。但祇禀净戒，事成甫尔，宿昔疑滞，匪遑咨决。闍梨和尚经称，胜田种子虽投，嘉禾未植，方用心形，永伸供养，庶凭善诱，日洒尘劳。凡厥共缘，依止有地。斯亦舟航兼运，利益弘多。如来化导，何必止还天竺？菩萨应变，本无定方。深愿坦然，以虚受物，迟延展礼，面当咨逊。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逮旨。须取明二日垂别，修复未周，便深倾歎。弟子前昨昼夜，熟更惟忖。智者至止以来，未经一夏，兼荆、潭路远，安居将促，江波浩荡，行程难期。既去此处，又不至前所，半途结夏，投止亦难。又案经律，一夏供养安居僧，福田无量，况乎

师道，及大众力。凡夫浅薄，本资胜缘，菩萨大慈，须受应供。暮春行谢，首夏向臻，九旬忽违，四事虚弃。修心与理，于情匪安。今欲仰留，度夏发遣，冀不半途飘露，脱疑下邑喧湫。须依林壑，安居摄山，亦当为便。若法岁将满，预勒蒋州装船，南出石头，西浮弥易。既乘爽节，因得顺风，去留之宜，事理咸会，此间彼处，仰听择一。意不可尽，辞岂多宣。谨和南。三月一日。（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复逮今旨，欲遂前心，功德因缘，岂敢违忤？谨遵宿愿，即命所司发遣。发日离晨，仰听仰择。庶解夏非远，秋水乘流，赐荅来期，必当无爽。用兹欢喜，以竭悲敬。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爰逮高旨。腾蒋州僧所及，窃以僧居望刹，食惟分卫，所立精舍，本依聚落。近年奉诏专征，吊民伐罪，江东混一，海内义宁，塔安其堵，市不易业，斯亦智者，备所明见。而亡殷顽民，不惭怀土；有苗恃险，敢恣螳螂。横使寺塔焚烧，如比屋流散，钟梵辍响，鸡犬不闻。废寺同于火宅，持钵略成空返，僧众无依，实可伤叹！彼地福尽，方成丘墟。所馀堂塔，本不坏毁，其有现僧，亦许房住。唯虚廊檐宇，会当倒压，所以移来，还充寺馆。其外椽版，权借筑城。若空寺步廊，有完全者，亦贷为府解。须一二年间，民力展息，即于上江结筏，以新酬故。本勒所司，具条孔目，无虑零漏，恐远僧未能曲见。顿用仰诬，必愿言提，冥诸其掌，猥延满札，悚侧良深。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垂海述江州、浔阳、庐山、东林寺、峰顶寺，须令弟子并为檀越主。山岭盘秀，下属江湖，香炉层峰，上亏云日，仙人之所戾止，隐沦于焉不归。况乎慧远法师，胜依结构，谢客梁元，穿池重阁，景师息心，神应峰顶。智者憩历，踵武前贤。师严道尊，实深随喜。所恨寡薄，无益将来，庶藉熏修，方证常乐。兼陈二寺，偏近驿道，行人往来，颇成混杂。须勒彼州，令去公私使命，不得停止。即付所司，依事颁下。谨和南。三月一日。（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奉旨。今日斋竟，即事登舟，睽阻方遥，弥以

倾欬。垂示法相，虽文旨渊曠，源本难寻，而教门方便，开悟易益。恭承善诱，永以受持，庶藉津梁，得无退转。自服膺至道，每沾弘护，将事遵途，复降良药，沐浴慈被，伏用凄荷。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亲信傅仲说还，逮去月朔旨，用慰延结。热犹炽，愿道体休和。仰承经过摄山，钟岫寺塔安善，徒众和肃，仍留二十僧，权停开善。进至匡岳，结夏安居，东林禅阁，还为一寺。峰顶精舍，复皆随喜。敬缘劝发，获此熏修，用擗身田，方流法雨，金光明福，喜荷弥深。弟子去月十四日始度朱方，风土异宜，流金在节，摄卫多不调适，每有劣然。二十九日来石头，稍已平复。自江浦违心，驰情彭蠡，以日为岁，无时暂忘。愿未解夏前，预整装束，法岁若满，即事西浮。彼间酬愿，务令在促。非但弟子蔽识，希护周爰深，恐禅慧学徒，咸思钻仰。宣尼在陈致叹，自卫便归，屈道纾情，事非为己。今遣主簿王灌，指往祇承，并贡别牒，用忘存著，敢略繁辞。谨和南。七月一日。法衣六件，盐一百斛，米一百斛，右件其盐米悉出江州正仓，王灌赍合鱼开送。（同上，王遣使往匡山参书。）

弟子总持和南：东林山寺使至，逮八月八日海，用慰驰结。仰承已往衡山，至当稍久，法缘若竟，愿即沿流，冀在岁阴，必期展覲。弟子渡江还，去月初移新住，多有造次，未善安立。来旨勗以法事，实用慚悚。始于所居外援建立慧日道场，安置照禅师已下。江陵论法师亦已远至，于内援建立法云道场，安置潭州觉禅师已下。即建深善，辄以咨知。仰承相次，为营功德，深荷扶助，难用远陈。而发此至江州，遂下请僧料，云何能得相资。前施盐米，其米回入东林，盐已上路，盈长之外，乃可别营功德。今山僧返路，行用仰酬，寻别遣使迎延，愿预整归计。江山辽复，岂尽诚曲？谨和南。十月十日。（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岁聿云暮，寒气殊重，禅悦经行，愿常安乐。弟子顷来，每多劳疾。但睽覲稍久，唯用倾结。仰度所营功德，已当究竟。今遣左亲信伏达奉迎，愿便事沿流，延迟咨具。谨和南。十

一月十五日。（同上，王遣使潭州迎书。）

弟子总持和南：暄和道体胜念。仰揆衡岳法事，久当圆满，江陵功德，复应成就，随喜之至，难用胜言。弟子今入朝觐，行次陕州，驰仰之诚，与时而积。故遣使人迎候，希便进道。来月下旬，唯迟祇接。路首匆促，岂复委宣？谨和南。二月二十二日。（同上，王遣使荆州迎书。）

弟子总持和南：仰违移岁，驰诚载劳，兼事入朝，弥增延属。武关虽阻，荆近于吴。是以暂停陕州，遣使承接。行人返命，具奉觚缕。非唯年尊疾动，又已结夏安居。理事相推，固须停止。弟子还镇非久，便愿沿流，仰会江都，庶应旦夕。将圣德果，亦复差机。因缘多端，请不劳虑。谨和南。九月十日。（同上，王于长安遣书。）

弟子总持和南：僧使智邃来，奉五月二日海，用慰驰结。仰承衡岳功德圆满，便致荆巫，履涉亏和，深以倾悚。弟子于江都入朝，至陕关眩瞶，停岐阳，腹内又不调适。去月末还京辇，如欲相承，犹自羸茆，未即祇觐，望云延愿珍纳。行人今返，辞岂宣具。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奉旨，于荆州当阳县境玉泉山陞，为建伽蓝招提行道，图写地形，具以赐示。伏以布金遍地，买园建立，奉置三尊，永流万代，唱诵所不能赞，算数所不能量。孰意轻微，顿蒙创造，循复来旨，爽然失厝。既事出神心，理生望表，无容违拒，苟作形迹，即具闻奏。嘉号乃覃，名符天冠道场，声满恒沙世界。福报仰归，逊辞难涉。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垂旨令撰衡岳禅师碑文。郭有道之无愧辞，高德逾此；陆士衡之披文想质，弟子多惭。既蒙奖成，敢不克励？邯郸绝妙，深恐难工；还镇病瘳，庶或勉强。循览行状，用难思议。佛澄道安，宁复过是？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垂赐万春树皮袈裟一缘，述是梁武帝时外国唯献四领，今馀一而是建初乌琼法师所披。谨寻菩萨戒称所著袈裟，皆染使坏色，况复自然嘉树，妙采天成，相应之言，无劳外假。万春

表长生之称，二翼合善譬之辞，永服周旋，恒充布萨。常事半月，岂唯元日？著如来衣，深荷慈奖。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率师别牒、五采幡锦、香炉檀等十种，示表微诚，薄申法贶，鲜陋追悚。谨和南。（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仰违已久，驰系实深。献岁非遥，倾迟虔礼，暮春居节，当遣奉候。谨和南。九月二十四日。（同上，王在京遣书。）

弟子总持和南：适逮近旨，用慰驰情。春暄，愿道体康胜。玉泉创立道场严整，禅众归集，静慧日新，随喜之深，难以辞谕。弟子始服三石散竟，调息劳心。秋仲归蕃，请夏讫沿下，在于拜覲，差当匪奢。其间珍德，今遣统军鲁子誉往祇承。谨和南。（同上，王在京重遣书。）

弟子总持和南：仲秋转冷，仰惟道体康愈。弟子即日粗可行，未由虔礼，但增延结。愿珍德，谨遣修承。谨和南。（同上，王从驾东岱于路次书。）

总持和南：寒气渐严，仰惟康豫，动寂怡神，兴居安悦。弟子陪奉銮驾，旅次长奉，远凭胜力，行往安隐，瞻言祇覲，庶或匪遥。愿珍重，此不宣具。谨和南。十月十九日。（同上。案《隋书·文纪》，十四年十二月，东巡狩。十五年三月至自东巡狩。今此两书云仲秋云十月，与史异，当有一误。）

弟子总持和南：献岁春明，仰惟道体胜豫。禅悦法喜，众咸集业，功归有在，悉由明导。敬忆江都，暂欲西上，先到衡岳，用赛师恩，次往渚宫，以报生处。虔承此旨，卫送大江。阳子临流，具申来请。即蒙开许，还至观涛。年来岁往，寒暑屡更，恭闻功德圆满，远难赞述。弟子多幸，生在佛家，过庭所闻，匪直诗礼，转轮斯奉，实惟旦暮。今者陪扈銮轮，软发自京，言停洛阳，又止历下。紫望之礼，本自《虞书》，巡会之声，盛于姬典。至尊宪章先古，允叶人神，相风指南，奉朝东岱。以今月十一日吉辰，宗事云毕。于时天地载廓，日月增华。休气神光，烛近被远，灵芝竞吐，山谷连木，并秀宫坛。瘖聋瞽瞍之徒，无医而自愈；扶老携幼之侣，不谋

而同到。臣子殚见，事非虚饰；一物得所，万里斯应。师资至重，敢不稍闻？弟子恋蕃，即辞行所，夹钟将末，必屈扬州。今遣奉迎，便愿沿下。余春未尽，必希拜觐。其问珍德，续复祇承。谨和南。正月二十日。（同上，王还蕃遣迎书。）

总持和南：前揆菩萨天冠，率尔之式样，深嫌不工。即用呈简，爰逮今制。思出神衿，图比目连，妙逾郢匠，开士五明，此居其一。金刚种智，兹焉标万。是知因地化物，不可思议，接引随方，多能尽达。冠尊于身，端严称首，跪承顶戴，览镜徘徊，有饰陋容，增华改观。弟子多幸，谬稟师资，无量劫来，悉凭开悟。色心无作，触仰胜缘，度脱舟航，何虑不果。但戒为基址，信实行先。保解毗尼，昔年虔受，身虽疏漏，心护明珠。而定品禅枝，屏散归静，猥以凡薄，荷国镇蕃，为子为臣，难亏难息，岂藉四缘，能入三昧，此非臆断，实荷诚说。经称非禅不智，非智不禅，定解相资，能证无漏。又电光断结，其例甚多，慧解脱人，厥朋不少。即日欲服膺智断，率先名教，永泛法流，兼同治国，未知底滞，可开化不？师严道尊，可降意不？宿世根浅，可发萌不？菩萨应机，可遵时不？若未堪敷化，且暂息缘；如可津梁，便开秘藏。书云民生在三，事之如一。况覃释典，而不从师？今之慊言，备沥素款。成就事重，请弃饰辞。谨和南。六月二十一日。（同上，王谢天冠并请净名义疏书。）

弟子总持和南：仰逮还旨，犹秉谦尊。循复久之，恍如自失。共功以学，贵承师事，推物论历，求法界缘，厝心有在。若习毗昙，则滞有情著；若修三论，又入空过甚。成实虽复兼举，犹带小乘，释论地持但通一经之旨。如使次第遍修，僧家尚难尽备，况居俗而欲无崖？当今数论法师，无过此地。但恨不因禅，发多起净心，达者无违，求那明偈。仰惟厚习善根，非一生得。初乃由学，俄逢圣境，南岳禅师，亲所记薊，说法第一，无以仰过。照禅师来，具述此事，于时心喜，已域寸诚。智者昔入陈朝，彼国明式，瓦官大集，众论锋起。荣公强口，先被折角，两琼继轨，截获交绥，忍师赞叹，唯唱希有。弟子仰延之始，便事胜集，屈登无畏，释难如流，亲所听闻，

众咸瞻仰。适承前往荆楚，讲《法华经》，旧学名僧，莫不归服。故知非禅不智，验乎金口。比闻名僧所说，智者融会，尽有阶差，譬若群流，归乎大海，此之包举，始得佛意。弟子即日而不依请，譬彼弥勒，今当问谁？唯愿未得令得，未度令度，乐说无穷，法施无尽。复使顾言，稽首虔拜。谨和南。六月二十五日。（同上）

弟子总持和南：逮旨送初卷义疏，跪承法宝，粗览纲宗，悉擅员外，耳未曾闻。故知龙树代佛，不可思议。今所著述，肉眼未睹明暗。谨复研寻，迟比覲接。谨和南。（《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弟子总持和南：荆州玉泉、十住两寺，近既赐令检校，今须书及江陵总管，当勒所由，终听僧使奢促。弟子仰蒙净戒，宿世因缘，稍希义理，智波罗蜜，爰降开许，始制义疏，方凭沃荅，向入慧门。昔年仰请栖霞，时往观行，政为密迹，朝发暮到，应可咨决，不异邑居。行道本贵安心，宁劳过远？天台之路，幸愿辍情。屈己为人，菩萨有赐，于专契弗敢违。前都未知净人善心，已堕僧数，济度无隔，唯用随喜。谨和南。七月二十七日。（同上）

总持和南，复垂海旨，益具仁慈。开士位怀，随感必应，本誓愿力，何患不果。政言服道日浅，未堪违远，深凭护念，开示悟入。玉泉、十住，天台本居，仰由胜功，能得建立。方须影响，永至金刚。江陵书及，会稽教下，并勒所司，以时发遣。谨和南。七月二十九日。（同上）

总持和南：方要仰延，雨乃暂阻。明间若晴，别当遣信。谨和南。七月二十六日。（同上。王迎入城，碍雨移日书。）

总持和南：霜寒，道体康胜？弟子还来甫尔，未暇迎延，驰情已深。今遣候接，冀近祇覲。谨和南。九月十六日。（同上）

总持和南：麦序气清，道体和适，福慧庄严，与时高胜。弟子至来未久，粗复可行。近频降两书，爰垂示功德，玄义删削，文句入初。其旧维新，从粗至妙，会须披接，方豁烟云。春律已谢，夏坐方结，敢违经教，涉暑出迎。白露宵团，秋风叶下，必预舟楫，迎

覲江阳。然仰劳著述，已涉数载，般若多障，近愿成功。日就月将，庶方启沃，率贡别牒，示表虔诚。在敬无文，仰揆弘亮。其间珍德，续事音语。谨和南。（同上，王遣使入天台参书。）

总持和南：霜气已紧，蚊热久祛，方恐洞涸，预取调适。今遣奉迎，祇礼非奢。谨和南。九月二十二日。（同上，王遣使入天台迎书。）

总持和南：仰承出天台，已次到鄞石城寺，感患未歇。菩萨示疾，在疾亦愈。但于翘诚，交用悚灼。今遣医李膺往处治，小得康捐。愿徐进路，迟礼覲无远。谨和南。（同上，王参病书。）

与东林寺僧书

极暄，法师道体如何？众内咸宜也。雁门远法师四依菩萨，翻飞朔野，栖息南山。自斯以后，名德相继。智者见令为寺檀越，顾修寡薄，非敢克当。奖导既引，良深随喜。敬德指此承问。杨广和南。三月二十一日。（《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与禅阁寺僧书

春序将谢，道体何如？僧众清善。匡山佛寺兴自慧远法师，法师师于弥天道安，安师于佛图澄，妙德相承，莫之为最。江东龙藏，悉本雁门。雁门上人创迹庐阜，自梁及晋，止有东林。陈晚浇漓，别生禅阁。僧徒好异，岂称至和？智者爰居，还须合一。想均愿海，更无异味。行人将送过指此相闻。杨广和南。三月二十一日。（同上）

与峰顶寺僧书

暮春暄和，寺众清胜。禅悦法喜，致足恬怀。炉峰香气，烟霞共远。智者经托胜地，为在总内，令为檀越，诚深随喜。更追厚愧，善当敬勛。杨广和南。三月二十一日。（同上）

与达奚长儒书

智者禅师德尊望重，近年纡道，爰授净戒。今修治彼州十住寺，造立西徂玉泉寺，并见请为檀越。复闻公等，多结胜缘，大乘运通，良深随喜。师今遣僧使志果、法才二人，还就玉泉寺法璨道慧法师、十住寺道臻法师经理，想加心影响，奖成妙业。公私覃福，幽显同

赖。法事远白，不复暄凉也。杨广呈。八月二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叙曹子建墨迹

陈思王，魏宗室子也。世传文章典丽，而不言其书。仁寿二年，族孙伟持以遗余。余观夫字画沈快，而词旨华致。想像其风仪，玩阅不已。因书以冠于標首。（《甲秀堂法帖》）

殇子铭

世途若幻，生死如浮。殇子何短，彭祖何修！呜呼余子！有逝无留，永为法种，长依法俦。（《续高僧传》，十□法藏。炀帝进太尉时，第三子夭，瘞于济法寺。乃勒铭，因施寺僧法藏灵寿杖。）

隋秦孝王谠

维开皇二十年六月二十日丁丑，上柱国秦孝王薨于仁寿宫。呜呼哀哉！八元、八凯，济济虞则；《周南》、《召南》，赫赫周国。於穆孝王，绍彼明德。天实丧予，歼我刚克。呜呼哀哉！如何上灵，降此灾否。国丧宗臣，家亡千里。呜呼哀哉！爰初不豫，冕旒视疾。及至大渐，停銮驻蹕，亲临属纆，俯观彻瑟，悲动皇情，痛深慈膝。一辞明世，千秋长幕；□□如何，绵绵终古。仲秋卜宅，将归泉户，梁山之阳，永宁后土。呜呼哀哉！余寡兄弟，爰笃弥深，奄然零落，痛体伤心。呜呼哀哉！追悼无及，永分古今。神虽虚翳，徽声靡替，谠王德音，贻千百世。乃作谠曰：皇隋启运，应天顺民。保兹七百，静彼四邻。利建宗子，藩屏懿亲。孝王惟允，俾侯于秦。爰自圣章，天性诚愿。色养烝烝，孝立名建。恭近于礼，耻辱斯远。嘉之弗忘，惧而无怨。孝悌之至，通于神明。温温居德，肃肃厉精。恭敬表志，退让为情。辨此棠棣，敦斯鹉鹒。仲称令弟，叔曰仁兄。猗欤我弟！好学无替。九流日修，三馀卒岁。琴台夜开，书帷昼闭。聪敏若神，雄辩无滞。妙矣声律，明哉龟筮。玄象风角，于焉及睿。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惟善惟乐，为仁为惠。天挺出群，英图命世。钦若孝王，容止堂堂。振鹭将集，凤雏斯翔。人之领袖，国之辉光。辉光伊何，肃肃翼翼。义以处身，仁以经国。明烛繁符，财成渊塞。靖恭尔位，好

是正直。令闻令望，无反无侧。皇枝良干，日富英声。宣风作伯，盘古维城。东京旧都，河南殷博。惟我哲王，行台惟寞。飞警崑、函，褰帐伊、洛。德被汝坟，仁行巩亳。西秦右地，实赖英雄。实惟王化，乃即龟蒙。惠和布泽，易俗移风。暨暨孝王，仁而能断；德敷大国，有符公旦。移镇樊征，述职江汉。地接寇仇，棱威靖难。文德招远，怀劳伐叛。暂辍外藩，入侍天轩。典兹戎卫，仍居纳言。宝剑横曜，丰貂尤温。周卫清切，敷奏便繁。献替惟允，禁旅斯敦。伪陈不恭，轶我炎鄙。王赫斯振，将清江涘。图斯元帅，难全其备。唯我孝王，膺兹无愧，恭行天讨，受脤建旗，申威鄂渚，鞠旅江湄，军容赳赳，遭丑摠摠，云陈不布，高城靡恃〔“恃”，《文苑英华》作“持”〕，泥首衔璧，请命于台，兵不血刃，野无横尸，善战不阵。我弟于兹，金陵戡定，饮至京师。广陵、淮海，一都之会，牧彼顽民，作相于外，时雨随车，棠阴逐盖。惟晋太原，寄隆望大，表里山河，要冲襟带，东自维扬，回旌转旆，善政廉平，于斯为最，胡虏畏威，氓黎荷赖，烽火戎马，俱清边界。寒暑失御，庸卫弗开，言旋京邸，去彼丛台，扈驾仁寿，抚席岩隈。连绵药饵，岁去年来，秀而不实，祸极生灾，天胡不吊，木坏山颓。呜呼哀哉！至尊废朝而悼伤，皇后辍膳而摧痛。甚秦国之永辞，剧梁武之长送。昆弟哀哀而日嗟，僚友嗷嗷而悲恻。呜呼哀哉！叹日月之不居，何卜远之诘促，旌旄飘飏而从风，笳管酸嘶而响谷，服马顾而不能行，挽夫悲而不成曲。霜霰落兮山谷寒，木叶下兮丘陇残。风飏飏而吟树，泉幽咽而悲湍。离群之兽绝迹，孤飞之鸟悲酸。背离宫而东转，历山邸而北度，去甲第之楼台，即荒田之丘墓。昔时鸣銮而戒途，今日灵輶而启路，临朝谒之平衢，永绝兹之一步。恍若神而有灵，几悲伤而留顾。呜呼哀哉！弃永日之昭昭，袭长夜之悠悠，苦玄扃而无晓，悲黄泉而永幽。湮盛年于万古，沮壮志于千秋。呜呼哀哉！恻反哭于秋季，悲复归于故地，尹形游而不迁，何魂载之空志。呜呼哀哉！酒罇浮尘兮独满，琴弦含风兮自断。冥夜久其何期，焉知岁月之长短。孝王与我，体密情亲，孔怀之笃，有逾常伦。昊天何酷，哀哉哲人！奈何

吾弟，先我长沦，烦冤痛毒，悲恨何陈。呜呼哀哉！痛母弟之同胞，弃共被之寒郊。岂止三荆之变色，非为〔“为”，《隋书》作“唯”〕四鸟之分巢，遽一朝而云逝，曷何去而何止。形未舍目，言犹在耳。彼苍者天，子何甚矣。嬛嬛友于，哀哀吾子。痛当奈何，痛当何已！想仿佛而不见，犹盘桓而伫立；空抚膺而莫追，抑饮泪而何及。呜呼哀哉！嗟地久而天长，终伦彼乎幽方，徒春华而秋落，不复见我弟兮孝王。何谢安之蔬食，岂子路之丧亡。独端忧而无告，徒哽塞而追伤。悲莫悲兮长别，痛莫痛兮终绝。因凄怆以写情，恸人琴而永诀。呜呼哀哉！（《文苑英华》八百四十二）

全隋文卷七

炀 帝（四）

答释智顓遗旨文

菩萨戒弟子总持稽首和南：先师天台智者，内弟子灌顶普明至，奉去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遗书七纸，手迹四十六字，并《净名义疏》三十一卷，犀角、如意、莲华、香炉等，跪对修读，摧振于心。舍利俨然，德音具在。迦叶狼迹，身证遥追。昙光天台，安禅近蹶。诚复如来双林，四部号恸，而涅槃遗教，法更殷重。况乎五百岁后，四依拯溺，深顺佛旨，居世同凡。将欲泥洹，现希有事，五品十信，已自皎然。弥陀观音，亲来接引。去德兹永，乃增悲恋。追悟今生，还庆夙稟。所恨《净名经疏》，不重亲承，犹冀寻研，用补咎悔。追惟障恼，现机未发，遂听前闻，亦有成就。非徒悟有浅深，抑又时或早晚。佛灭度后，得圣巨多，道耀他方，冥来晓示。在思即世，忽奉大师，良由宿缘，积曾亲近，爰覃来命，必垂影响。不舍本誓，笔迹具存，是用归诚，凭灵戒恳。跪受经疏、如意、香炉，虔礼西方，心口相誓，手探卷轴，最后殷勤。即于今月十八日，仍感瑞梦。是

知济度，已降舟航。唯愿即日在宝池遥开莲华，令居净域，近溉浊心。世世生生，师资不阙，革凡登圣，给侍无亏。但义府钩深，遗文渊博，虽加策駘，终畏面墙。特希溉以醍醐，如出香乳；照以暗井，即显真金。然后仰藉神通，俯厉精力，别询名僧，奉扬法味，普共含生，作大利益。斯则弗违提奖，同登彼岸，最胜最上，就此为尊。灌顶所送最后《净名义疏》三十一卷，至佛道品，谨即装治，善书习读。逮旨尔前玄义，及入文解释，付弟子焚之，即付还使，遣对烧荡。犀角、如意，莲华、香炉，远以垂别，辄当服之无教，永充法事。今奉施瓷瓦、香炉，供养龕室。遗旨以天台山下，遇得一处，非常之好，垂为造寺，始得开剪林木，位置基阶。今遣司马王弘创建伽蓝，一遵指画。寺须公额，并立嘉名，亦不违旨。佛陇头陀，并各仍旧，使移荆州玉泉十僧守天台者。今山内现前之众，多是渚宫之人，已皆约勒，不使张散，岂直十僧而已？所求废寺水田，以充基业，亦勒王弘施肥田良地，深蒙拥护。当年别资给，行送经一藏，依法为先师别供养具钟、幡香等。又施钱直，且充日费。郟县灵塔，吴内石像，剡县弥勒尊仪卧疾之处，并使装饰，亦不仰异。荆州玉泉寺，既是为造，理当异馀道场。其潭州大明寺、荆州十住、上明寺等，先已敬许为檀越，无容复乖今诲。使制南岳师碑，即命开府学士柳顾言为序，自撰铭颂。所嘱僧有罪治，无罪平等，窃以涅槃羯磨，经有成文，正论治国，金光明品，住持三宝，弗敢坠失。又令加修慈心，抚育民庶。犬马识养，人岂忘恩？盖闻外书为教，仁尚恕物，内典居宗，大慈为首，在文虽异，诣理实同。不有君子，其能为国？不有菩萨，岂济含生？又以僧未贯籍，许其出首，适奉诏书，冥符来及，见畿而作，所谓后天而奉天时。粮运转输，深关军国，前已表闻，所司未报，终当方便，必期谐果。及承寄嘱，斯复能照他心，前来仰答，无违意旨，庶藉熏修，福祐国家灌顶普明。面引询访，具述遗形宴坐，宛若平生。转恨失时，不重餐义味。仰揆定力，如须弥峙。法腊云竟，切愿與迎。一到江阳，还入禅众，道俗接足，人神顶礼。即当奉送，复彼山龕，庶藉瞻仰，能开心目。深愿道力，

不孤所请。虽厚恩申报，具在愿文，而实宜加跌，实须酬仰。二僧今反，轻奉报书，远拜灵仪，心鸣载咽。谨和南。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受菩萨戒疏

使持节、上柱国、太尉公、扬州总管诸军事、扬州刺史、晋王弟子杨广稽首：奉请十方三世诸佛，本师释迦如来，当降此土，补处弥勒，一切尊经，无量法宝，初心以上，金刚以降，诸尊大权，摩诃萨埵，辟支缘觉，独脱明悟。二十七贤圣，他心道眼，乃至三有最顶，十八梵王，六欲天子，帝释天王，四天大王，天仙龙神，飞腾隐显，任持世界，作大利益，守塔卫法，防身护命护净戒。无量善神，咸愿一念之顷，承佛神力，俱会道场，证明弟子誓愿，摄受弟子功德。窃以识暗萌兴，即如来性，无明俯坠，本有未彰。理数斯归，物极则反，欲显当果，必积于因。是调御世雄，备历生死，草木为筹，不可胜计。恒沙集起，固难思议，深染尘劳，方能馱离。法王启运，本化菩萨，譬如日出，先照高山。随逗根宜，权为方便，如彼众流，咸宗大海。弟子基承积善，生在皇家，庭训早趋，胎教夙渐，福理攸钟，妙机须悟。耻崎岖于小径，希优游于大乘；笑止息于化城，誓舟航于彼岸。但开士万行，戒善为先，菩萨十受，专持最上。谕造宫室，必因基趾；徒架虚空，终不成立。弗揆庸悖，抑又闻之。孔老释门，咸资镕铸，不有轨仪，孰将安仰。诚复释迦能仁，本为和尚；文殊师利，冥作闍梨。而必藉人师，显传圣授，自近之远，感而遂通。萨陀波仑，罄髓于无竭；善财童子，忘身于法界。经有明文，敢为臆说？深信佛语，聿遵明导。天台智颢禅师，佛法龙象，童真出家，戒珠因净〔一作“圆净”〕。年将耳顺，定水渊澄，因静发慧，安无碍辨？先物后己，谦挹成风，名称普闻，众所知识。弟子所以虔诚遥注，命楫远延，每畏缘差，值诸留难，亦既至止，心路豁然，及披云雾，即锁烦恼。谨以今开皇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总管金城，设千僧蔬饭，敬屈禅师，授菩萨戒。戒名为孝，亦名制止。方便智度，归亲奉极。以此胜福，奉资至尊皇后，作大

庄严，同如来慈，普诸佛爱，等视四生，犹如一子。弟子即日种罗睺业，生生世世还生佛家，如日月灯明之八王子，如大通智胜十六沙弥。眷属因缘，法成等侶，俱出有流，到无为地。平均六度，恬和四等，众生无尽，度脱不穷。结僧那于始心，终大悲以赴难，博远如法界，究竟若虚空，具足成就，皆满愿海。杨广和南。（《国清百录》二，《广弘明集》二十七上，《缙门警训》九）

宝台经藏愿文

菩萨戒弟子杨广和南：仰惟如来应世，声教被物，殷勤微密，结集法藏，帝释轮王。既被付属〔“属”，《广弘明集》作“嘱”〕，菩萨声闻，得扬大化，度脱无量，以迄于今。至尊拯溺百王，混一四海。平陈之日，道俗无亏，而东南愚民，馀燬相煽，爰受庙略，重清海滨，役不劳师，以时宁复。深虑灵像尊经，多同煨烬，结鬘绳墨，湮灭沟渠，是以远命众军，随方收聚。未及期月，轻舟总至。乃命学司，依名次录，并延道场，义府覃思，澄明所由。用意推比，多得本类，庄严修葺，其旧惟新。《宝台》四藏，将十万轴。因发弘誓，永事流通。仍书愿文，悉连卷后，频属朝覲，著功始毕。今止宝台正藏，亲躬受持。其次藏已下，则慧日法灵道场，日严弘善灵刹，此外京都寺塔，诸方精舍。而梵宫互有小大，僧徒亦各众寡，并随经部多少，斟酌分付。授者既其恳至，受者亦宜殷重，长存法本，远布达摩。必欲传文，来入寺写，勿使零落，两失无作。前佛后佛，谅同金日〔“日”，《广弘明集》作“口”〕，即教当教，宁殊玉牒。须弥山上，众圣共持，金刚海底，天龙尽护。散在阎浮，亦复如是。追念缮写之者，厥诚至隆。心手勤到，何量功德！舍彻净财，岂可称计！所资甘雨，用沃焦芽。能生是〔“是”，《广弘明集》作“诸”〕佛，本是般若。人能弘法，非道弘人。恕己深恩，即是自为。今陈此意，乃似执著，若不开警，则不深固，自行化他，备在经律。顾循非识，诚愧通方。因果相推，何殊眼见。岂不知独善且最胜，无为第一乐。内典法奥，自关众僧，何事区区，横相负荷。但庆凭宿植，生长王宫，谒陛趋庭，勛存远大，出受藩寄，每用祗兢。非惟礼乐政刑，一遵

成旨，而舟航运出，弥奉弗坠。无容弃稷离而同园绮，变菩萨而作声闻。越用乖方，既其不可，笃信受付，窃敢当仁。然五种法师，俱得六根清净，而如说修行，涅槃最近。徒守经律，不依佛戒，口便说空，心滞于有。无上医王，随病逗药，开乳含酥。为方既异，甜冷苦热，取疗亦殊。譬前后教门，别赴机性，根茎枝叶，受润终齐，总会津梁，无不入道。犹如问孝问仁，孔酬难〔“难”，《广弘明集》作“虽”〕别，治身治国，老意无乖。殊途同归，一致百虑，内外相融，义同混合。何处有学昆昙而不成圣，执黎邪〔“邪”，《广弘明集》作“耶”〕即能悟真。师子严铠，反贴〔“贴”，《广弘明集》作“贻”〕毁于羸目；象足至底，翻取诮于蜂房。心同剑戟，诤逾水火，经言论意，都不如斯，通经通论，何因若此。恐施甘露，更成毒药，恍均味海，则致醍醐。圣御绀宝天飞，金轮云动，纳万善于仁寿，总一乘于普会。开发含识，济度群生。今所传经，遍于宇内，众圣潜力，必运他方，共登菩提，早证常乐，则是弟子之伸顺弘誓于无穷，平等坦然，通遭唱白达识体之念随喜也。（《广弘明集》二十二）

遣使人天台为智顓建功德愿文

菩萨戒弟子总持和南：十方三世诸佛，一切尊法，三乘圣众，上界天仙龙神，他心道眼，护持应现，罅塞虚空，无量幽显。窃闻诸佛菩萨，不舍本誓，为天人师，拔济含识。次令和尚闍梨，代作宗范，引接后来，与佛无异。资敬之重，具在经律。不有明导，岂济苦海？匪报厚德，岂收福田？遗行可追，谨依佛语菩萨戒。先师天台智者，来逾剡岭，迁化石城。初闻讯至，哀情摧衄。敬惟胜行，逾满熙连。佛许临终，自说所得。今闻侍者所书，巨有异相。称我位居五品弟子，事在法华十住，信心诚文具瓔珞。于是空声异响，遍满山房。索披大衣，云观音来至。验知入决定聚，面睹弥陀，静摄迁神，安坐身证，久移晦朔，容相俨然。斯盖无量劫来，檀慧具足，深护佛法，发起群生。非无显晦出没，其孰能于此欤？有始有终者，其唯圣人乎！设以辩才，千万亿偈，赞师福慧，终不能尽。夏初遣信

到山，期法岁竟迎接。僧腊既满，尚疑溪谷毒厉；意取气交霜雪，杯渡镜水。及届剡下，便承卧疴，岂言信次，腾神净域。遂不获重接音容，再咨法味。维摩义疏，蕴而莫宣。良由宿障根深，致违心契。已悔于前，须补于后。近于此州禅众旧居，虽仰为设会，并就天台指画之地，则造寺塔。而于彼山头陀之处，未获熏修。今夤览别书，属付佛法不思議事，感叹铭衿，无已之诚。今遣往于佛陇峰顶，集众结斋，愿承三宝之力，速达西方。智者证知，净土记薊，生生世世，长为大师弟子。未得佛前，早相度脱，不弃缘感，弘到菩提。并乞众力，为弟子忏悔。自从无明住地以来，至于今日，恒沙惑障，烦恼迷昏，五盖十缠，轮回界内，八万四千，尘劳增长，愿凭积庆，及兹功德。众罪霜露，慧日消除；众善普会，法雨洋溢。神通道力，照藹皇家。宝祚灵长，覃被亿兆。开皇十八年正月二十九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天台设斋愿文

菩萨戒弟子皇太子总持稽首和南：十方三世，法佛报佛应佛，法身应身化身。诸佛所师，所谓法也。以法常故，诸佛亦常；佛常法常，比丘僧常。世间皆空，而实不空；诸佛妙有，而实不有。不有而有，不空而空，至寂恬然，始名至乐。凡情弊报，皆生极苦。迷之者则生盲皓首，得之者则罔像玄珠。弟子幸凭胜缘，微因宿种，方便智度，生在佛家。至尊皇后，慈仁胎教，有八王子日月灯明之恩，十六沙弥大通智胜之勛。加以昔莅淮海，钦尚释门，先师天台智者顛禅师，膺请~~江~~都，授菩萨戒，由是开悟，归凭有在。而梦楹托讽，梁木先颓，合掌安禅，端坐示灭，于今数载，俨然若思。适现仪形，续放光焰，弹指之声，震于龕室。僧使报述，遐迩耸踊。皆由佛法僧力，感应相关，汲引含灵，故现斯瑞。肃奉明诏，暂辍监国，巡慰淮海，衔吁毗黎，思报佛恩，少酬师道。以今大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谨遣员外散骑侍郎、通事舍人张乾威，到天台山寺，敬设蔬饭。虽调八水，多惭百味。庶同纯陀之末供，有如净名之遥请，色香细软，遍满十方。欢喜甘餐，宁唯百亿。天仙龙神，

并希云布；任持世界，尽望星罗。以智者之分身，纳师资之摄受。经称信为能入，智为能度。愿消甘露，咸济苦海，应变秽土，通同净国。天覆地载，长转金轮，七庙六宗，永安玉座，本支百世，绍隆万纪。男女缁素，皆染大乘；水陆空行，咸知佛性。须弥入于芥子，未足成难；食顷犹如巨劫，曷以为怪？井蛙不识江海，蚊睫安知鹏翼。以我今忏，并乞冰消；以我今诚，皆入愿海。发菩提心，遍在诸物。菩提心者，即是佛心。下度众生，上求佛果。不可以身得，不可以心得；以无所得，即菩提心。无所得即是得无所得。稽首归命，十方三宝。（同上）

祭告智顓文

维隋仁寿元年岁次辛酉十二月十七日景寅，菩萨戒弟子皇太子总持和南，敬告天台山寺先师智者全身舍利灵龕之座：粤窃闻民生在三，事之如一；皆资圣范，能遂贤功。颜回不值宣尼，岂邻殆庶？尹喜不逢老氏，安致长龄？况乎乘般若之舟，望菩提之岸，弗有明导，岂至宝所？复因信受，俱次法城。所谓自利利他，人我兼利，师及弟子，智断具足。抑又闻曰：疏傅告老，太子赠以黄金；桓师退辞，家庭陈于丧服。斯并有为方内，少用报恩。岂臻无际空表，尽酬师力？弟子宿植德本，早承道教，身戒心慧，蒙莹明珠，旱穗寒茨，尽沾甘露。虽复时流岁永，生灭不追；行住坐卧，伏膺如在。爰以景昧，谬齿元良；守器非才，升离多惧。复承明诏，曩经作伯，暂辍监抚，还省宸方。瞻望天台，有如地踊。僧使续来，龕瑞重叠，多宝妙塔，如意分身。玉豪金光，分宵破暗；应念弹指，自室空声。有一于此，已称显瑞；四者难并，岂非希有？自昙光坐灭之后，道猷身证已来，兴公飞锡，所不能称，灵运山居，未有斯事。盛矣哉！是我大师证道之基趾也。至矣哉！是我良田之报岁也。《诗》云：“无言不酬，无德不报。”经称知恩报恩，诸佛皆尔。近年虽遵诚约，修构祇桓，多惭布金，止因山宇。庶同心净域，胜土庄严；幸僧众无亏，熏练不辍；冥力深扶，人功多愧。今遣员外散骑侍郎兼通事舍人张乾威，送僧使灌顶等还山，于寺设会，稽首接足。十方三世，一切

三宝，无量幽显，现前大众。以此功德，仰资先师智者，早证正觉。具如临终证现，已生安养，顷来留瑞，久现弥陀。踵武观音，连衡大势，回眸东视，不舍娑婆，转睇南阎，弥怜震旦。沧溟巨海，尚不让于涓流；嵩、华峻极，安苟排于微壑？敢陈薄供，愿垂摄受。当使无边法身，尽承甘露，无量化影，咸进醍醐，涅槃餐之不可穷，般若味之而不竭。尽我念力，遵我师道，销我烦恼，满我誓愿。现在未来，长惠拔提；家国眷属，俱入大乘。密往潜来，恒垂影响，尘劳障累，消除隐塞。究竟等虚空，圆满如法界。斯则大师胜力，诸佛荷担。弟子衔慈，出如来藏，无离文字，以求解脱。文字之性，即解脱也。不著世间如莲华，常善入于空寂行。达诸法相无罣碍，稽首如空无所依。（同上）

全隋文卷八

恭 帝

帝讳侑，元德太子昭之子。大业二年，封陈王，后徙封代王。辽东之役，留镇京师。十一年，从幸晋阳，拜太原太守，寻还镇京师。十三年十一月即位，遥尊炀帝为太上皇，改元义宁，在位二年。禅于唐，封酈国公。武德二年崩，谥曰恭皇帝。

改元大赦诏（义宁元年十一月壬戌）

王道丧乱，天步不康，古往今来，代有其事，属之于朕，逢此百罹，彼苍者天，胡宁斯忍！襁褓之岁，夙遭恫凶，孺子之辰，太上播越，兴言感动，实疚于怀。太尉唐公，膺期作宰，时称舟楫，大拯横流，纠合义兵，翼戴皇室，与国休戚，再匡区夏，爰奉明诏，弼予幼冲，显命光临，天威咫尺，对扬尊号，悼心失图。一人在远，三让不遂，僂俛南面，厝身无所，苟利社稷，莫敢或违，俯从群议，奉

遵圣旨。可大赦天下，改大业十三年为义宁元年。十一月十六日昧爽以前，大辟罪已下，皆赦除之；常赦所不免者，不在赦限。（《隋书·恭帝纪》）

委任唐王诏（义宁元年十一月丙寅）

朕惟孺子，未出深宫，太上远巡，追踪穆满。时逢多难，委当尊极，辞不获免，恭己临朝，若涉大川，罔知所济，抚躬永叹，忧心孔棘。民之情伪，曾未之闻，王业艰难，载云其易。赖股肱戮力，上宰贤良，匡佐冲人，辅其不逮。军国机务，事无大小，文武设官，位无贵贱，宪章赏罚，咸归相府，庶绩其凝，责成斯属，迺听前史，兹为典故。因循仍旧，非曰徒言，所存至公，无为让德。（《隋书·恭帝纪》）

逊位唐王诏（义宁二年五月戊午）

天祸隋国，大行太上皇遇盗江都，酷甚望夷，衅深驷北。悯予小子，奄逮丕愆，哀号承感，心情糜溃，仰惟荼毒，仇复靡申，形影相吊，罔知启处。相国唐王，膺期命世，扶危拯溺，自北徂南，东征西怨，总九合于一匡，决百胜于千里，纠率夷夏，大庇氓黎，保乂朕躬，繫王是赖。德侔造化，功格苍旻，兆庶归心，历数斯在，屈为人臣，载违天命。在昔虞、夏，揖让相推，苟非重华，谁堪命禹！当今九服崩离，三灵改卜，大运去矣，请避贤路，兆谋布德，顾已莫能，私僮命驾，须归藩国。予本代王，及予而代，天之所废，岂期如是！庶凭稽古之圣，以诛四凶，幸值惟新之恩，预充三恪。雪冤耻于皇祖，守禋祀为孝孙，朝闻夕殒，及泉无恨，今遵故事，逊于旧邸。庶官群辟，改事唐朝，宜依前典，趣上尊号。若释重负，感泰兼怀，假手真人，俾除丑逆。济济多士，明知朕意。（《隋书·恭帝纪》，越王侗诏书，编入薛德音文。）

炀萧皇后

后，南兰陵人，后梁明帝之女。开皇中，策为晋王妃。炀

帝即位，立为皇后。江都之变，没于宇文化及。化及败，没于窦建德。寻为突厥处罗可汗所迎。至唐贞观四年，突厥破灭，归于京师。二十一年殂，谥曰愍。

述志赋（并序）

帝每游幸，后未尝不随从。时后见帝失德，心知不可，不敢厝言，因为《述志赋》以自寄。其词曰：

承积善之馀庆，备箕帚于皇庭。恐修名之不立，将负累于先灵。乃夙夜而匪懈，实寅惧于玄冥。虽自强而不息，亮愚蒙〔“蒙”，《隋书》作“瞢”〕之多〔“多”，《隋书》作“所”〕滞。思竭节于天衢，才追心而弗逮。实庸薄之多幸，荷隆宠之嘉惠。赖天高而地厚，属王道之升平。均二仪之覆载，与日月而齐明。乃春生而夏长，等品物而同荣。愿立志于恭俭，私自兢于诫盈。孰有念于知足，苟无希于滥名。惟至德之弘深，情不迹于声色。感怀旧之馀恩，求故剑于宸极。叨不世之殊眄〔“眄”，《隋书》作“盼”〕，谬非才而奉职。何宠禄之逾分，抚胸襟而未识。虽沐浴于恩光，内惭惶而累息。顾微躬之寡昧，思令淑之良难。实不遘于启处，将何情而自安！若临深而履薄，心战栗其如寒。夫居高而必危，每〔“每”，《隋书》作“虑”〕处满而防溢。知恣夸之非道，乃摄生于冲谧。嗟宠辱之易惊，尚无为而抱一。履谦光而守志，且愿安乎容膝。珠帘玉箔之奇，金屋瑶台之美，虽时俗之崇丽，盖哲〔“哲”，《隋书》作“吾”〕人之所鄙。愧絺绤之不工，岂丝竹而〔“而”，《隋书》作“之”〕喧耳。知道德之可尊，明善恶之由己。屏〔“屏”，《隋书》作“荡”〕嚣烦之俗虑，乃服〔“服”，《隋书》作“伏”〕膺于经史。综箴诫以训心，观女图而作轨。遵古贤之令范，冀福禄之能绥。时循躬而三省，觉今是而昨非。嗤黄老之损思，信为善之可归。慕周姒之遗风，美虞妃之圣则。仰先哲之高才，贵至人之休德。质菲薄而难踪，心恬愉而去惑。乃平生之耿介，实礼义之所遵。虽生知之不敏，庶积行以成仁。惧达人之盖寡，谓何求而自陈。诚素志之难写，同绝笔于获

麟。（《隋书·萧皇后传》，《北史·萧皇后传》，《文苑英华》九十七）

废太子勇

勇字目地伐，文帝长子。周世，以武元军功，封博平侯。大象中，立为隋世子，拜大将军、左司卫，封长宁郡公。出为洛州总管、东京小冢宰。征还，进上柱国、大司马，领内史御正。及受禅，立为皇太子。开皇二十年，废为庶人。及文帝崩，矫诏赐死。追封房陵王。

上书谏徙流民实边

窃以导俗当渐，非可顿革，恋土怀旧，民之本情，波迸流离，盖不获已。有齐之末，主暗时昏，周平东夏，继以威虐，民不堪命，致有逃亡，非厌家乡，愿为羈旅。加以去年三方逆乱，赖陛下仁圣，区宇肃清，锋刃虽屏，疮痍未复。若假以数岁，沐浴皇风，逃窜之徒，自然归本。虽北夷猖獗，尝犯边烽，今城镇峻峙，所在严固，何待迁配，以致劳扰。臣以庸虚，谬当储贰，寸诚管见，辄以尘闻。（《隋书·房陵王勇传》）

秦王俊

俊字阿祗，文帝第三子。开皇元年，封秦王。寻拜上柱国、河南道行台尚书令、雒州刺史。加右武卫大将军，迁秦州总管，又迁山南道行台尚书令。伐陈之役，为行军元帅，屯汉口。寻授扬州总管，镇广陵，转并州总管。征还京师，免官。复拜上柱国。薨，谥曰孝王。

伐陈檄萧摩诃等文（《文苑英华》此题为侯莫、陈悦檄萧摩诃等文。）

原校云：悦，西魏永熙三年卒。隋伐陈，以侯莫、陈颖为行军总管，悦当作颖。梅鼎祚云：《隋书》颖本传，颖从秦王俊出鲁山道伐陈。又《秦王俊传》：俊为山南道行军元帅，督三十总管屯汉口，为上流节度。则此檄称寡人乃秦王俊，如晋王广檄陈江总等称寡人也。今以属秦王，然不晓何人笔耳。）

夫文轨未同，江湖致阻，风云密迹，良用依然。肇岁犹寒，想如宜也。经始戎务，念以劳怀。寡人肃禀天策，爰征不庭，悬旌秣马，今次枫岸。夫时有盛衰，运有兴灭。积德必庆延后嗣，长恶则祚不及远。陈氏往因际会，窃有金陵，蒞项承立，遽相屠害。叔宝嗣伪，弥复忍虐。沈酗日增，内荒愈甚。雕墙峻宇，加锦绣于土木；严刑酷法，陷人物于涂炭。谏士丧身，元良箝口。无道之极，自古罕闻。有一于此，何可不灭？斯皆公等所悉，素匪寓言。我皇诞膺灵命，光临大宝，再辟乾坤，重悬日月。历代逋诛之寇，旷古不羈之民，感我仁风，咸沐至道。唯彼吴越，犹未革心。主上义存字小，含以宽大，冀能抚育彼民，守其封域。而穷凶极暴，日就月将，士庶无聊，人神共愤。乞师继轨，献款相寻，愍彼黎元，实兴我役。已有别诏，止废伪主之身；此外士民，咸从荡涤。西自巫峡，东达沧海，巨舰覆波涛，楼船出云雾。瓜步、六合，当腹心之冲，渚宫、汉口，据上游之势，曲江镇扬，据其要津，铁马介夫，千群万队，攘袂扼腕，唯所用之。彼国兵士，多少备见，以寡御众，理在非敌，救首救尾，将何以及？况复士无斗心，人怀二志，身虽擐甲，情在倒戈。假使穰苴更生，孙武犹在，亦不能施其智略，况异昔日者乎？往者吕梁之师，一举歼灭；淮南之地，二旬悉平。彼之将帅，皆奔走之馀，何可用也！世公早涉戎旅，备经征行，安危之势，如近目前，得丧之机，若观掌内。且国家今日之盛，伪主若犹可全，为其展效，容复可尔？江东难立，有识同知，陈氏必亡，贤愚共见。天之所废，谁能兴之？既无所成，徒自倾覆。夫毒蛇螫手，壮士断腕，岂不惜其肌骨？所存者大也。公若转祸为福，因机立功，翻然奋飞，共弘大业，则江东士众，免于锋刃之苦，天下生民，欣然太平之世。公当位极台

鼎，福延子孙，爰及宗族，咸加荣宠。岂与夫不识天命，拒我王师，举死扶伤，履涉膏血，同年共日而语哉！斯皆肝膈至言，成败大理。幸非可惑，宜早图之。（《文苑英华》）

与释智颢书

冬暮寒切，道体何如？法务勤辛，有以劳念。安州方等寺奉为皇帝修立，屈法师向彼行道，甚不可言。已令所司，发遣供给。愿以熏修为怀，不惮利涉也。道深敬德，遣白不具。弟子杨俊和南。十二月十七日。（《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第二书

倾仰每深，甚热，禅师道体何如？修习不乃劳心也。夫由有展，企结良深，愿珍德遣白不具。弟子杨俊和南，五月十九日，奉施沈香等如别，至愿捡领。沈香十斤，笈香十斤，熏陆少许，右牒薄申供养。（同上）

蜀王秀

秀，文帝第四子。开皇元年，封越王。寻徙封蜀王，拜柱国、益州刺史，进上柱国、西南道行台尚书令。罢还，为内史令、右领军大将军。寻复镇蜀。仁寿二年，征还，废为庶人，幽内侍省。炀帝即位，禁锢如初。宇文化及行弑，并遇害。

幽废上表

臣以多幸，联庆皇枝，蒙天慈鞠养，九岁荣贵，唯知富乐，未尝忧惧。轻恣愚心，陷兹刑网，负深山岳，甘心九泉。不谓天恩尚假馀漏，至如今者，方知愚心不可纵，国法不可犯，抚膺念咎，自新莫及。犹望分身竭命，少答慈造，但以灵祇不祐，福祿消尽，夫妇抱思，不相胜致。只恐长辞明世，永归泉壤，伏愿慈恩，赐垂矜愍，残息未尽之间，希与瓜子相见。请赐一穴，令骸骨有所。（《隋书·庶人秀传》，秀幽内侍省，乃上表。）

汉王谅

谅字德章，一名杰，文帝第五子。开皇元年，封汉王。寻为雍州牧，加上柱国、右卫大将军。转左卫，出为并州总管。文帝崩，征不赴，发兵反。为杨素所败。寻降除名为民，绝属籍，以幽死。

宣扬正法教

寡人备是帝子民父，莅政此蕃，召请法师等，远来降趾。道不虚运，必藉人弘正。欲阐扬佛教，使慧日清朗，兆庶蒙赖，法之力也。宜铨举业长者，可于大兴国寺，宣扬正法。（《续高僧传》，谅镇晋阳，造内城寺，引释志念等居之。又令咨议参军王颊宣教。）

观王雄

雄初名惠，文帝族子。仕周武帝，为太子司旅下大夫。进上仪同，封武阳县公，迁右司卫上大夫。大象中，进爵邗国公。出为雍州别驾，授柱国、雍州牧，领文帝相府虞候，进上柱国。隋受禅，除左卫将军，兼宗正卿。迁右卫大将军，封广平王，拜司空，寻改封清漳王。仁寿初，改封安德王。大业初，授太子太傅，检校郑州刺史事。寻授怀州刺史，征拜京兆尹，改封观王，检校左翊卫大将军。薨，年七十一。赠司徒，谥曰德王。

答诏废太子勇

至尊为百姓割骨肉之恩，废黜无德，实为大庆，天下幸甚！（《隋书·房陵王勇传》）

庆舍利感应表

臣雄等言：臣闻大觉圆备，理照空有，至圣虚凝，义无生灭。故

虽形分聚芥，尚贮金罍，体散吹尘，犹兴宝刹。自释提请灰之后，育王建塔已来，未有分布舍利，绍隆胜业。伏惟皇帝积因旷劫，宿证菩提，降迹人王，护持世界。往者道消在运，仁祠废毁，慈灯灭影，智海绝流。皇祚既兴，法鼓方震，区宇之内，咸为净土，生灵之类，皆覆梵云。去夏六月，爰发诏旨，延请沙门，奉送舍利于三十州，以十月十五日同时起塔。而蒲州栖岩寺，规模置塔之所，于此山上，乃有钟鼓之声。舍利在讲堂内，其夜前浮图之上，发大光明，爰及堂里，流照满室。将置舍利于铜函，又有光若香炉，乘空而上。至浮图宝瓶，复起紫焰，或散或聚，皆成莲华。又有光明于浮图上，状如佛像，花趺宛具，停住久之，稍乃消隐。又有光明，绕浮图宝瓶。蒲州城内仁寿寺僧等，遥望山顶，光如楼阁，山峰涧谷，昭然显见，照州城东南一隅，良久不灭。其栖岩寺者，即是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造。又华州置塔之处，于时云雾大雪，忽即开朗。正当塔上，有五色相轮，舍利下讫，还起云雾。皇帝、皇后，又得舍利，流辉散彩，或出或沉。自非至德精诚，道合灵圣，岂能神功妙相，致此奇特？臣等命偶昌年，既睹太平之世，生逢善业，方出尘劳之境，不胜抃跃。谨拜表陈贺以闻。（《广弘明集》十七，隋安德王雄等。）

让改封观王表

臣早逢兴运，预班末属。有命有时，藉风云之会；无才无德，滥公卿之首。蒙先皇不次之赏，荷陛下非分之恩，久紊台槐，常虑盈满。岂可仍叨匪服，重窃鸿名？臣实面墙，敢缘往例。臣诚昧宠，交惧身责。昔刘贾封王，岂备三阶之任？曹洪上将，宁超五等之爵？况臣袞章逾于帝子，京尹亚于皇枝，锡土作藩，钮金开国，于臣何以自处，在物谓其乖分！是以露款执愚，祈恩固守。伏愿陛下曲留慈照，特鉴丹诚。频触宸严，伏增流汗。（《隋书·观德王雄传》）

齐王暕

暕字世胤，小字阿孩，炀帝第二子。开皇中，封豫章王，授

内史令。仁寿初，拜扬州总管。炀帝即位，迁豫州牧，进封齐王，转雍州牧，寻徙河南尹，开府仪同三司。罢归，从幸江都，为宇文化及所害。

临淮海下教延沙门智聚

弟子下车旧楚，亟改炎凉。邈听清规，其来有日。敬承幽栖山谷，多历年所，道风胜气，独擅当今。故以德冠林远，道超生什，炳斯慧炬，以悟群迷。独步江东，何甚之美！未获稽疑下筵，餐承高义。杼轴之劳，载盈怀抱；据虎之岫，川途不遥。翔鹭之涛，风烟相接。必愿振忍辱之衣，赴翹勤之望。（《续高僧传》，案：智聚姓朱，住虎丘东山寺。暕作牧淮海，乃降教书延之。）

遗崔暕书

昔汉氏西京，梁王建国，平台、东苑，慕义如林。马卿辞武骑之官，枚乘罢弘农之守。每览史传，尝切怪之，何乃脱略官荣，栖迟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岂徒然哉！足下博闻强记，钩深致远，视汉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对梁相之五车，若吞云梦。吾兄钦贤重士，敬爱忘疲，先筑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开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笼曲阜，城兼七十，包举临淄，大启南阳，方开东阁。想得奉飞盖，曳长裾，藉玳筵，躐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赋池竹之檀栾。其崇贵也如彼，其风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乐如之！高视上京，有怀德祖，才谢天人，多惭子建。书不尽意，宁俟繁辞。（《隋书·隐逸·崔廓传》，又见《文苑英华》六百九十三）

与逸人王真书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庑之间，地蕴神剑，气浮星汉之表。是知毛遂颖脱，义感平原，孙惠文词，来迁东海。愿〔“愿”，《隋书》作“顾”〕循寡薄，有怀髦彦，籍甚清风，为日久矣，未获披覩，良深延〔“延”，《隋书》作“伫”〕迟。比高天流火，早应凉飏，陵云仙掌，方承清露，想摄卫攸宜，与时休适。前园后圃〔“圃”，《隋

书》作“圖”），从容丘壑之情，左琴右书，萧散烟霞之外。茂陵谢病，非无《封禅》之文，彭泽遗荣，先有《归来》之作。优游儒雅，何乐如之！余听属当藩屏，宣条扬、越，坐棠听讼，事绝咏歌，攀桂摘词，眷言高遁。至于扬旌北渚，飞盖西园，托乘乏应、刘，置醴闕申、穆，背淮之宾，徒闻其语，趋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鹰扬，声高凤举，儒、墨泉海，词章苑囿，栖迟衡泌，怀宝迷邦，徇兹独善，良以于悒〔“悒”，《隋书》作“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侧望起予，甚于饥渴，想便轻举，副此虚心。无信投石之诒，空慕凿坏之逸，书不尽言，更惭词费。（《隋书·王贞传》，《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八）

全隋文卷九

阳休之

休之字子烈，右北平无终人，魏前军将军固子，为州主簿。孝昌中，避乱入都。孝庄时，累迁冠军长史。孝武时，出为骠骑贺拔胜荆州长史。随府转行军右丞、南道军司，从胜奔梁。天平中，还魏，为齐文襄开府主簿，随府转行台郎中。元象初，封新泰县伯。武定中，累迁中军将军、幽州大中正兼侍中。齐受禅，除散骑常侍，别封始平县男。历事文宣、废帝、孝昭、武成、后主，至尚书右仆射，封燕郡王。齐亡入周，除开府仪同，历纳言、中大夫、太子少保。大象末，进位上开府，除和州刺史，至隋开皇二年免。卒于洛阳，年七十四。有《幽州古今人物志》三十卷、《集》三十卷。

陶潜集序录

余览陶潜之文，辞采虽未优，而往往有奇绝异语，放逸之致，栖

托仍高。其集先有两本行于世，一本八卷无序，一本六卷并序目，编比颠乱，兼复阙少。萧统所撰八卷，合序目传谏，而少《五孝传》及四八目，然编次有体，次第可寻。余颇赏潜文，以为三本不同，恐终致忘失。今录统所阙，并序目等，合为一帙十卷，以遗好事君子。（《陶渊明集》宋本）

崔 猷

猷字宣猷，博陵安平人，魏幽州刺史挺孙。仕魏，为员外散骑侍郎，领大行台郎中，历通直散骑侍郎，摄尚书驾部郎中。普泰初，除征虏将军、司徒从事中郎。永熙中，入关，以本官奏门下事。大统初，兼给事黄门侍郎，封平原县伯。正除黄门，加中军将军，除司徒左长史，加骠骑将军。迁京兆尹，除大都督骠骑将军、浙州刺史，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进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本州大中正，赐姓宇文氏。恭帝时，授梁州刺史。周受禅，进爵固安县公。明帝即位，征拜御正中大夫。武成末，除司会中大夫。武帝即位，重授梁州刺史，寻复为司会。建德中，出为同州司会，征拜小司徒，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隋受禅，授大将军，进爵汲郡公。开皇四年卒，谥曰明。

建议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

世有浇淳，运有治乱，故帝王以之沿革，圣哲因时制宜。今天子称王，不足以威天下，请遵秦、汉称皇帝，建年号。（《周书·崔猷传》，世宗即位时，依周礼称天王，又不建年号，猷以为云云，朝议从之。）

复王思政书

夫兵者，务在先声后实，故能百战百胜，以弱为强也。但襄城控带京洛，实当世〔“世”，《周书》作“今”〕之要地，如有动静，易相应接。颍川既邻寇境，又无山川之固，贼若充斥，径至城下。辄

以愚情，权其利害，莫若顿兵襄城，为行台治所，颍川置州，遣郭贤镇守。则表里胶固，人心易安，纵有不虞，岂能为患。（《周书·崔猷传》）

崔仲方

仲方字不齐，猷子。仕周，为宇文护参军，转记室，迁司玉大夫。授平东将军、银青光禄大夫，封石城县男。授仪同，进封范阳县侯。宣帝时，为少内史。隋受禅，进位上开府，转司农少卿，封安固县公。拜虢州刺史，转基州刺史。加开府，转会州总管。仁寿初，迁代州总管。炀帝即位，进位大将军，拜民部尚书。转礼部尚书，坐事免。寻为国子祭酒，转太常卿，历上郡、信都太守，致仕。卒年七十六。

上书论取陈之策

臣谨案晋太康元年岁在庚子，晋武平吴，至今开皇六年，岁次景〔“景”，《隋书》作“丙”〕午，合三百七载。《春秋宝乾图》云：“王者三百年一闾法。”令〔“令”，《隋书》作“今”〕三百之期，可谓备矣。陈氏草窃，起于景〔“景”，《隋书》作“丙”〕子，至今景〔“景”，《隋书》作“丙”〕午，又子午为冲，阴阳之忌。昔史赵有言曰：“陈，颍项之族，为水，故岁在鹑火以灭。”又云：“周武王克商，封胡公满于陈。”至鲁昭公九年，陈灾，裨灶曰：“岁五及鹑火而后陈亡，楚克之。”楚，祝融之后也，为火正，故复灭陈。陈承舜后，舜承颍项，虽太岁左行，岁星右转，鹑火之岁，陈族再亡，戊午之年，妫虞运尽，语迹虽殊，考事无别。皇朝五运相承，感火德而王，国号为隋，与楚同分。楚是火正，午为鹑火，未为鹑首，申为实沈，酉为大梁。既当周、秦、晋、赵之分，若当此分发兵，将得岁之助，以今量古，陈灭不疑。臣谓午未申酉，并是数极。盖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况主圣臣良，兵强国富，动植回心，

人神叶〔“叶”，《隋书》作“协”〕契。陈既主昏于上，民嚮于下，险无百二之固，众非九国之师。夏癸、殷辛尚不能立，独此岛夷而稽天讨！伏度朝廷自有弘谟，但刍蕘所见，冀申萤爝。今唯须武昌已下，蕲、和、滁、方、吴、海等州更怙〔“怙”，《隋书》作“帖”〕精兵，密营渡计。益、信、襄、荆、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张形势，为水战之具。蜀、汉二江，是其上流，水路冲要，必争之所。贼虽于流头、荆门、延洲〔“洲”，《隋书》作“州”〕、公安、巴陵、隐矶、夏首、蕲口、盆城置船，然终聚汉口、峡口，以水战大决。若贼必以上流有军，令精兵赴援者，下流诸将即须择便横渡。如拥众自卫，上江水军鼓行以前。虽恃九江五湖之险，非德无以为固，徒有三吴、百越之兵，无恩不能自立。（《隋书·崔仲方传》）

崔 贇

贇字祖潜，仲方族人。开皇初，射策高第，除校书郎，转协律郎。母忧去职。征为河南、豫章二王侍读。及河南为晋王，转记室参军。王入东宫，除太子斋师，迁舍人，以疾归。征授起居舍人。大业中，为鹰扬长史，迁越王长史。宇文化及行弑，引为著作郎，称疾不起。卒年六十九。

答诏问蓝田玉人

谨案：汉文已前，未有冠帻，即是文帝以来所制作也。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嵩高山庙记》云：“有神人，以玉为形像，长数寸。或出或隐，出则令世延长。”伏惟陛下应天顺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见，臣敢称庆。（《隋书·隐逸·崔廓传》，蓝田令王晏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著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贇答。）

答豫章王书

一昨伏奉教书，荣贶非恒，心灵自失。若乃理高《象》、《系》，

管辂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详。至于五色相宣，八音繁会，凤鸣不足喻，龙章莫之比。吴札之论《周颂》，诂尽揄扬，郢客之奏《阳春》，谁堪赴节！伏惟令王殿下，禀润天潢，承辉日观，雅道迈〔“迈”，《隋书》作“贵”〕于东平，文艺高于北海。汉则马迁、萧望，晋则裴楷、张华，鸡树腾声，鹓池播美，望我清尘，悠然路绝。祖潜燕南赘客，河朔惰游，本无意于希颜，岂有心于慕蔺！未尝聚萤映雪，悬头刺股，读《论》唯取一篇，披《庄》不过盈尺。况复〔“况复”，《隋书》作“复况”〕桑榆渐暮，藜藿屡空，举烛无成，穿杨尽弃。但以燕求马首，薛养鸡鸣，谬齿鸿仪，虚班骥皂。挟泰山而超海，比报德而非难，堙昆仑以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属周桐锡瑞，唐水承家，门有将相，树宜桃李。真龙将下，谁好有名，滥吹先逃，何须别听！但慈旨抑扬，损上益下，江海所以称王，丘陵为之不逮。曹植悦预闻高论，则不陨令名，杨修若叨在下风，亦诎亏淳德。无任荷戴之至，谨奉启以闻。（《隋书·隐逸·崔廓传》，又《北史》八十八）

袁聿修

聿修字叔德，陈郡项人，一云阳夏人，魏都官尚书翻子。太昌中，为太保府西阁祭酒，历五兵左民郎中。武定末，为太子中舍人。齐天保初，除太子庶子，行博陵太守，寻兼太府少卿，转大司农少卿。太平初，除太常少卿。河清中，加冠军辅国将军，除吏部郎中，迁司徒左长史，加骠骑大将军，兼御史中丞、司徒录事参军，迁秘书监。天统中，出为信州刺史。武平中，除都官尚书，转吏部尚书。齐亡入周，授仪同大将军、吏部下大夫。大象末，除东京司宗中大夫。隋受禅，加上仪同，迁东京都官尚书。入，除都官尚书。开皇二年，出为熊州刺史。卒年七十二。

与邢劭书

今日仰遇，有异常行，瓜田李下，古人所慎，多言可畏，譬之防川，愿得〔《御览》作“长”。〕此心，不貽厚责。（《北齐书·袁聿修传》，太宁初，聿修以太常少卿出使，经历兖州，时邢劭为兖州刺史，别后，遣送白绡为信。聿修退绡不受，与邢书云云。又见《御览》二百二十九引《三国典略》。）

斛斯徽

徽字士亮，广牧富昌人〔《周书》作河南洛阳人〕，魏太傅尚书令椿第三子。从孝武西迁，累迁太常卿。恭帝末，拜司乐中大夫。入周，进骠骑大将军、开府。宣帝即位，迁上大将军、大宗伯。以谏下狱，亡命，遇赦免。隋受禅，例复官，除太子大傅。开皇四年卒，谥曰闾。有《乐典》十卷。

奏驳郑译新乐

《礼》云：十二律转相生，声五具在十六焉，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然详一笙十六管，总一百九十二管，既无相生之理，又无还宫之义。臣恐郑声乱乐，未合于古。夫音乐之起，本于人心，天之应人，有如影响。为善者，天报之以福；为恶者，天谴之以殃。故舜弹五弦之琴，歌《南风》之诗，而天下化。纣为朝歌、北里之音，而社稷灭。是知乐也者，和性情，移风俗，动天地，感鬼神，祸福所基，盛衰攸系，安可不慎哉！案译之所为，不师古始。若以月奏一笙，则钟鼓诸色，各须一十有二。雅乐之备，已充庙庭，今若益之，于何陈列；方须更辟阶墀，增修廊宇，非急之务，宁可劳人？如谓笙管之外，不须加造，则乐之损益，岂系于笙？进退无据，窃谓不可。（《北史》四十九）

李士谦

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魏征士谧子。广平王赞辟开府参军，齐吏部尚书辛术召署员外郎，赵王劼举德行，皆不就。开皇八年卒。

论刑罚

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损益，无为顿改。今之贼重者死，是酷而不惩也。语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谓此罪宜从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断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盗宜黥，又犯则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无不止也。无赖之人，窜之边裔，职为乱阶，适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游，盗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则可。（《隋书·隐逸·李士谦传》，又见《北史》三十三）

李 穆

穆字显庆，陇西成纪人。迁居高平，柱国远弟。魏永熙中，为统军。孝武西迁，授都督，封永平县子。大统中，进爵为伯，授武卫将军、仪同三司。进封安武郡公，加开府，领侍中，转太仆。进位大将军、原州刺史。迁雍州刺史，兼小冢宰。周初，坐事除名。寻除直州刺史。武成中，除少保，拜小司徒。进位柱国，转大司空。天和中，进封申国公。建德初，拜太保，出为原州总管。进位上柱国，转并州总管。大象初，拜大左辅。隋受禅，拜太师。开皇六年卒，年七十七。赠冀州刺史，谥曰明。

请移都表

帝王所居，随时兴废，天道人事，理有存焉。始自三皇，暨夫

两汉，有一世而屡徙，无革命而不迁。曹、马同洛水之阳，魏、周共长安之内，此之四代，盖闻之矣。曹则三家鼎立，马则四海寻分，有魏及周，甫得平定，事乃不暇，非曰师古。往者周运将穷，祸生华裔，庙堂冠带，屡睹奸回，士有包藏，人稀柱石。四海万国，皆纵豺狼，不叛不侵，百城罕一。伏惟陛下膺期诞圣，秉箒受图，始晦君人之德，俯从将相之重。内剪群凶，崇朝大定，外诛巨猾，不日肃清。变大乱之民，成太平之俗，百灵符命，兆庶讴歌。幽显乐推，日月填积，方屈箕、颖之志，始顺内外之请。自受命神宗，弘道设教，陶冶与阴阳合德，覆育共天地齐旨。万物开辟之初，八表光华之旦，视听以革，风俗且移。至若帝室天居，未议经创，非所谓发明大造，光赞惟新。自汉以来，为丧乱之地，爰从近代，累叶所都。未尝谋龟问筮，瞻星定鼎，何以副圣主之规，表大隋之德？窃以神州之广，福地之多，将为皇家兴庙建寝，上玄之意，当别有之。伏愿远顺天人，取决卜筮，时改都邑，光宅区夏。任子来之民，垂无穷之业，应神宫于辰极，顺和气于天壤，理康物阜，永隆长世。臣日薄桑榆，位高轩冕，经邦论道，自顾缺然。丹赤所怀，无容噤默。（《隋书·李穆传》）

遗 令

吾荷国恩，年宦已极，启足归泉，无所复恨。竟不得陪玉銮于岱宗，预金泥于梁甫，眷眷光景，其在斯乎！（《隋书·李穆传》）

李 询

询字孝询，穆兄贤之子。仕周，为纳言上士。转内史上士，兼掌吏部。建德中，拜司卫上士，历仪同三司、长安令，迁英果大夫，加位大将军，封高平郡公。大象初，为行军元帅长史，进位上柱国，改封陇西郡公。隋受禅，检校襄州总管，寻拜隰州总管。卒，谥曰襄。

上隋公密启

大将梁士彦、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迟迥懐金，军中惶惶，人情大异。（《隋书·李德林传》，韦孝宽为东道元帅，长史李询上密启。）

梁 睿

睿字待德，安定乌氏人。西魏大统中，袭父御爵广平郡公，累加仪同三司。寻为本邑大中正。恭帝时，加开府，改封五龙郡公。周受禅，征为御伯。出为中州刺史，镇新安，拜大将军，进封蒋国公。入为司会，迁小冢宰。武帝时，历敷州刺史，凉、安二州总管，进位柱国。大象中，为益州总管，进位上柱国。隋受禅，征还京师。开皇十五年卒，谥曰襄。大业中，追改封戴公。

上隋公疏请略定南宁

窃以远抚长驾，王者令图，易俗移风，有国恒典。南宁州，汉世样柯之地，近代已来，分置兴古、云南、建宁、朱提四郡。户口殷众，金宝富饶，二河有骏马、明珠，益宁出盐井、犀角。晋太始七年，以益州旷远，分置宁州。至伪梁南宁州刺史徐文盛，被湘东征赴荆州，属东夏尚阻，未遑远略。土民爨瓚遂窃据一方，国家遥授刺史。其子震，相承至今。而震臣礼多亏，贡赋不入，每年奉献，不过数十匹马。其处去益，路止一千，朱提北境，即与戎州接界。如闻彼人苦其苛政，思被皇风。伏惟大丞相匡赞圣朝，宁济区宇，绝后光前，方垂万代，辟土服远，今正其时。幸因平蜀士众，不烦重兴师旅，押獠既讫，即请略定南宁。自卢、戎已来，军粮须给，过此即于蛮夷征税，以供兵马。其宁州、朱提、云南、西爨，并置总管州镇。计彼熟蛮租调，足供城防仓储。一则以肃蛮夷，二则裨益军国。今谨件南宁州郡县及事意如别。有大都督杜神敬，昔曾使彼，具所谕练，今并送往。（《隋书·梁睿传》）

又 请

窃以柔远能迓，著自前经，拓土开疆，王者所务。南宁州，汉代牂柯之郡，其地沃壤，多是汉人，既饶宝物，又出名马。今若往取，仍置州郡，一则远振威名，二则有益军国。其处与交、广相接，路乃非遥。汉代开此，本为讨越之计。伐陈之日，复是一机，以此商量，决谓须取。（《隋书·梁睿传》，书未答，又请。）

上书奏北边镇守策

窃以戎狄作患，其来久矣。防遏之道，自古为难。所以周无上算，汉收下策，以其倏来忽往，云屯雾散，强则骋其犯塞，弱又不可尽除故也。今皇祚肇兴，宇内宁一，唯有突厥种类，尚为边梗。此臣所以废寝与食，寤寐思之。昔匈奴未平，去病辞老〔“老”，《隋书》作“宅”〕，先零尚在，充国自劾。臣才非古烈，而志追昔士。谨件安置北边城镇烽候，及人马粮贮战守事意如别，谨并图上呈，伏惟裁览。（《隋书·梁睿传》，睿见突厥方强，恐为边患，复陈镇守之策十余事，上书奏之。）

窦荣定

荣定，扶风平陵人。尚文帝姊安成长公主。西魏大统中，为千牛备身。授平东将军，封宜君县子。拜上仪同，袭父善爵永富县公。进位开府，除忠州刺史。周建德末，加上开府，拜前将军、佖飞中大夫。大象中，领左、右宫伯，拜洛州总管。隋受禅，坐事除名。寻拜右武侯大将军、上柱国、宁州刺史，除秦州总管，进爵安丰郡公。拜右武卫大将军，转左武卫大将军。开皇六年卒，赠冀州刺史，谥曰懿。

上书让三公

臣每观西朝卫、霍，东都梁、邓，幸托葭莩，位极台铉，宠积骄盈，必致倾覆。向使前贤少自贬损，远避权势，推而不居，则天

命可保，何覆宗之有！臣每览前修，实为畏惧。（《隋书·窦荣定传》）

赵 昺

昺字圆通，一作通贤，天水西人。魏末，为周文帝相府参军，封平定县男，转中书侍郎。周受禅，迁陕州刺史，授开府仪同三司。迁荆州总管长史，入为民部中大夫。建德中，除益州总管长史，入为天官司会，累迁御正上大夫。大象中，加上开府，复拜天官都司会，迁大宗伯。隋受禅，进大将军，封金城郡公，出为相州刺史。征尚书右仆射，出为陕州刺史，转冀州刺史。

因斛斯徽在逃密奏周武帝大赦

徽自以负罪深重，惧死遁逃，若不北窜匈奴，则南投吴越。徽虽愚陋，久历清显，奔彼敌国，无益圣朝。今者炎旱为灾，可因兹大赦。（《隋书·赵昺传》）

杨尚希

尚希〔《通典》作“士希”〕，弘农人。周文帝赐姓普六如氏，擢为国子博士，转舍人。仕明武世，历太学博士、太子官尹、计部中大夫，赐爵高都县侯，东京司宪中大夫。大定中，授司会中大夫。隋受禅，拜度支尚书，进爵为公，出为河南道行台、兵部尚书。加银青光禄大夫，出为瀛州刺史。未之官，除兵部尚书。转礼部尚书，授上仪同，出为蒲州刺史。开皇十年卒，谥曰平。

请并省郡县表

自秦并天下，罢侯置守，汉、魏及晋，邦邑屡改。窃见当今郡县，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具寮〔“寮”，《隋书》作“僚”〕以众，资费日多，吏卒又倍，租调岁减。清幹良才，百分无一，动须数万，如何可充〔“充”，《隋书》作“觅”〕？所谓民少官多，十羊九牧。琴有更张之义，瑟无胶柱之理。今存要去闲，并小为大，国家则不亏粟帛，选举则易得贤才，敢陈管见，伏听裁处。（《隋书·杨尚希传》，《北史》七十五，《通典》三十三）

韦世康

世康，京兆杜陵人，魏雍州从事复子。西魏大统中，辟州主簿，历直寝，封汉安县公，尚周文帝女襄乐公主，授仪同三司。后仕周，历典祠大夫，沔、硤二州刺史。从武帝平齐，授司州总管长史。宣帝时，入为民部中大夫，进位上开府，转司会中大夫。静帝即位，授绛州刺史。隋初，擢礼部尚书，进爵上庸郡公，转吏部尚书。拜襄州刺史，免。寻授安州总管，迁信州总管。复拜吏部尚书，出为荆州总管。开皇十七年卒，赠大将军，谥曰文。

在绛州与子弟书

吾生因绪馀，夙沾纓弁，驱驰不已，四纪于兹。亟登衮命，频莅方岳，志除三惑，心慎四知，以不贪而为宝，处膏脂而莫润。如斯之事，颇为时悉。今耄虽未及，壮年已谢，霜早梧楸，风先蒲柳。眼暗更剧，不见细书，足病〔“病”，《隋书》作“疾”〕弥增，非可趋走。禄岂须多，防满则退，年不待暮，有疾便辞。况孀春秋已高，温清宜奉，晨昏有阙，罪在我躬。今世穆、世文并从戎役，吾与世冲复婴远任，陟岵瞻望，此情弥切，桓山之悲，倍深常恋。意欲上

闻，乞遵养礼，未访汝等，故遣此及。兴言远慕，感咽难胜。（《隋书·韦世康传》）

王元规

元规字正范，太原晋阳人。居会稽，师事沈文阿。梁中大通初，对策举高第，为湘东王国左常侍。转员外散骑侍郎，除中军宣城王记室参军。侯景之乱，弃官归乡里。陈天嘉中，除始兴王功曹参军，领国子助教，转镇东鄱阳王记室参军，仍领助教。后主在东宫，引为学士。寻除尚书祠部郎，复为鄱阳王中录事参军，转散骑侍郎，迁南平王限内参军。王为江州，随府之镇。陈亡入隋，为秦王府东阁祭酒。卒于广陵，年七十四。有《续沈文阿春秋左氏传义略》十卷、《续经典大义》十二卷。

郊坛丈尺议

案前汉《黄图》，上帝坛径五丈，高九尺；后土坛方五丈，高六尺。梁南郊坛上径十一丈，下径十八丈，高二丈七尺，北郊坛上方十丈，下方十二丈，高一丈。即日南郊坛广十丈，高二丈二尺五寸，北郊坛广九丈三尺，高一丈五寸。今议增南郊坛上径十二丈，则天大数，下径十八丈，取于三分益一，高二丈七尺，取三倍九尺之堂。北郊坛上方十丈，以则地义，下至十五丈，亦取二分益一，高一丈二尺，亦取二倍汉家之数。《礼记》云：“为高必因丘陵，为下必因川泽。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飨帝于郊。”《周官》云：“冬日至，祠天于地上之圜〔“圜”，《隋书》作“圆”〕丘。夏日至，祭地于泽中之方丘。”《祭法》云：“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瘞埋于泰折，祭地也。”《记》云：“至敬不坛，埽地而祭。”于其质也，以报覆焘持载之功。《尔雅》亦云：“丘，言非人所造为。”古圜〔“圜”，《隋书》作“圆”〕方两丘，并因见有而祭。本无高广之数。后世随事迁都，而建立郊礼。或有地吉而未必有丘，或有见丘而不必广絜。故有筑

建之法，而制丈尺之仪。愚谓郊祀事重，圜〔“圆”，《隋书》作“圆”〕方二丘，高下广狭，既无明文，但五帝不相沿，三王不相袭。今谨述汉、梁并即日三代坛不同，及更增修丈尺如前。听旨。（《隋书·礼仪志一》，太建十一年，尚书祠部郎王元规议，诏遂依用。又略见《通典》四十二。）

全隋文卷十

江 总（一）

总字总持，济阳考城人，晋散骑常侍统十世孙。梁大同中，为宣惠武陵王法曹参军。历何敬容丹阳尹佐史，除主簿，迁尚书殿中郎，转侍郎，进太子洗马。出为临安令，还为中军宣城王录事参军，转太子中舍人。太清中，兼太常卿。台城陷，避难会稽。寻依萧勃于广州。承圣中，征为明威将军、始兴内史，未行而江陵陷。陈天嘉中，征还为中书侍郎，直侍中省。太建中，迁司徒右长史，掌东宫管记、给事黄门侍郎，领南徐州大中正，授太子中庶子，通直散骑常侍，迁左民尚书，转太子詹事，免。寻为侍中，领左骁骑将军，免。寻为散骑常侍、明烈将军、司徒左长史，迁太常卿。后主即位，除祠部尚书，转吏部尚书，迁尚书仆射。寻加宣惠将军，授尚书令。祯明中，进号中权将军。陈亡入隋，为上开府。开皇十四年卒于江都，年七十六。有《集》三十卷、《后集》二卷。

贞女峡赋

倦辛苦于岭表，遂沈沦于海外。迹飘飏于转蓬，情缭绕于悬旆。骇兹峡之珍怪，伫奇峰而矚矚。或逶迤而四成，乍崑崙而五曲。含照耀之烛银，滴潺湲之膏玉。山苍苍以坠叶，树索索而摇枝。澄碧

源之见底，耸翠壁以临危。（《艺文类聚》六）

修心赋（并序）

太清四年秋七月，避地于会稽龙华寺。此伽蓝者，余六世祖宋尚书右仆射、州陵侯元嘉二十四年之所构也。侯之王父晋护军将军彪，昔莅此邦，卜居山阴都阳里，貽厥子孙，有终焉之志。寺域则宅之旧基，左江右湖，面山背壑，东西陵跨，南北纡萦，聊与苦节名僧，同销日月，晓修经戒，夕览图书，寝处风云，凭栖水月。不意华戎莫办，朝市倾沦，以此伤情，情可知矣。啜泣濡翰，岂摅郁结，庶后生君子，悯余此概焉。

嘉南斗之分次，肇东越之灵秘，表《桧风》于韩什，著镇山于周纪，蕴大禹之金书，镌暴秦之石字，太史来而探穴，钟离去而开筭，信竹箭之为珍，何砥趺之罕值。奉盛德之鸿祀，寓安禅之古寺，实豫章之旧圃，成黄金之胜地。遂寂默之幽心，若镜心而远寻，面曾阜之超忽，迳平湖之回深。山条偃蹇，水叶浸淫，挂猿朝落，饥鹧夜吟。果丛药苑，桃蹊橘林，梢云拂日，结暗生阴。保自然之雅趣，鄙人间之荒杂，望岛屿之遽回，面江源之重沓，泛流月之夜迥，曳光烟之晓匝，风引螭而嘶噪，雨鸣林而修飒，乌稍狎而知来，云无情而自合。迹乃野开灵塔，地筑禅居，喜园迢递，乐树扶疏。经行籍草，宴坐临渠，持戒振锡，庇影甘蔬，坚固之林可喻，寂灭之场暂如，异曲终而悲起，非木落而愁始，岂降志而辱身，不露才而扬已。钟风雨之掩蔼，倦鸡鸣之聒耳，幸避地而高栖，凭调御之遗旨。折四辩之微言，悟三乘之妙理，遣十缠之系缚，祛五惑之尘滓，久遗荣于势利，庶忘累于妻子，感意气于畴日，寄知音于来祀，何远客之可悲，私自怜其何已。（《陈书·江总传》，《文苑英华》九十七）

劳酒赋

在阳春之仲序，览具物之芳菲。帅公卿而播百谷，亲耒耜而命三推。开青坛于回甸，列翠幕于清沂。乃遵执爵之典，爰降食苹之宴。豁朱鸟之高窗，启黄龙之抗殿。奏帝鸿之万舞，动钧天之九变。

顾曲私之亭育，递寒暑而徂迁。谬陈力而策駘，岂酬恩于暮年？（《艺文类聚》三十九）

辞行李赋

惟大梁三十有六载，神功懋乎开辟，垂恩储祉，压子代之盘盂，盛德形容，陋周年之弁石。月窟向风，日域仰泽，要荒款塞，诸戎重译，辖轩巡履，声芳亥步；旌节经过，事高禹迹。举皇华之尽美，驰珥玉之多事，或江夏之无双，正洛阳之才子。访羽仪于廊庙，旌秀异于杞梓。引强学之三端，赏雕文于四始。顾惚侗于罕志，奉朝章于信次；忝凤举而张旗，济龙沙而通颍。敏异季札之听歌，誉乖属国之衔使；怀苏子之抵掌，忆千秋之画地。愿自励而饮水，揆无庸而案辔，嗟负恩之无力。每若置于藜棘，倏辞东平之乐善，再践承明而游息，岂羨千里之奔蹏？宁殊一钱之不直，谅无期于鸿渐，念有似于蝉翼，荷德泽之霏然，鉴丹愚之匪饰。暂借誉于瑟柱，免长徯于葱极。聊暇日以须臾，每长吟以郁纡。异金石之能固，若草木之分区，进学惭于枝叶，绵力谢于康衢。构伯休之蓬户，狎仲宪之桑枢，徒悦水而非智，庶因谷以为愚，耻矫名于周客，宁滥响于齐竽。奉栖迟以偃仰，愿太素之不污。（《初学记》二十）

云堂赋

览黄图之栋宇，规紫宸于太清。何面势之胶葛，信不日之经营。仰一时之壮丽，跨万古之威灵。吐触石之奇色，混高堂之旧名。若乃三阶八户，百拱千楹，莹以玉琇，饰以金英，绿芰悬插，红渠倒生。于时木叶声寒，壶人唱静，承露擎虚，相风昭迴。天子乃下辇开宴，出豫娱神。文悬日月，思革风尘。实附凤之多幸，愧屠龙之不真。（《艺文类聚》六十三）

华貂赋（并序）

领军新安殿下以副貂垂锡，仰铭恩泽，谨题小赋。

贵丰貂于挹娄，饰惠文而见求。标侍臣之密设，曜毛彩之温柔。拜文机而影度，陪武帐而香浮。随玉珩之近远，共金珰之去留。仰太山之千仞，开谷中之鄙羞。撤君子之宝饰，荣小人之蓬鬓。蔑置

醴之殊私，夸赐田之薄润。顾朽拙之微躬，早游艺而不工。逢河间之好古，自隗始而恩隆。谅维鹑之有愧，庶怀昔而克终。（《艺文类聚》六十七）

山水纳袍赋（并序）

皇储监国余辰，劳谦终宴。有令以纳袍降赐，何以奉扬恩德？因题此赋。

滥时来之宠沐，振长纓以祗肃。奉性与之文章，侍相娱之丝竹。解女罗之山带，佩流霞之羽服。裁缝则万壑萦体，针缕则千岩映目。图岛屿之削成，写沧漣之径复。埒符彩于雕焕，并芬芳于兰菊。悯四选之徂迁，軫百虑之回遄。霜飞空而浸雾，雁照月而猜弦。听风钟之易近，对水雷之疏悬。若董衣之百结，同卫服之十年。嗟班鬓之已飒，愧冶袖之为妍。谢衔珠之有报，荷坠履之无捐。（《艺文类聚》六十七）

玛瑙碗赋

翠羽流霞之杯，谅无闻于玮丽，岂匹此之奇瑰？爰睹殊特，臻自西国。状惊鹤之点渍，似游龙之割刻。士衡譬之云彩，中郎羞其马勒。于时北园清夏，东阁浮凉，山交枝而影杂，水沈叶而流香，蝉无风而喙短，鹭出迥而飞长。副君海滢岳峙，纸落金罍。获阿宗之美宝，命河朔之名觞；宝出昆仑之仙阜，觞即元洲之玉酒。酒既醉而还年，碗稍酌而延寿。仰天纵之体物，铭敬器兮何有？（《艺文类聚》七十三）

南越木槿赋

日及多名，蕤宾肇生。东方记乎夕死，郭璞赞以朝荣，潘文体其夏盛，嵇赋悯其秋零。此则京华之丽木，非於越之舜英。南中斩草，众花之宝；雅什未名，骚人失藻。雨来翠润，露歇红燥，叠萼疑繁，低茎若倒。朝霞映日殊未妍，珊瑚照水定非鲜；千叶芙蓉诩相似，百枝灯花复羞燃。暂欲寄根对沧海，大愿移华厕绮钱；井上桃虫难可杂，庭中挂蠹岂见怜？乃为歌曰：啼妆梁冀妇，红妆荡子家；若持花并笑，宜笑不胜花。赵女垂金珥，燕姬插宝珈；谁知红

槿艳，无因寄狭邪？徒令万里道，攀折自咨嗟！（《艺文类聚》八十九）

举士诏（至德四年正月甲寅）

尧施谏鼓，禹拜昌言，求之异等，久著前册，举以滞淹，复闻昔典，斯乃治道之深规，帝王之切务。朕以寡昧，丕承洪绪，未明虚己，日旰兴怀，万机多紊，四聪弗达，思闻睿谟，采其默语。王公以下，各荐所知，傍询管库，爰及舆皂。一介有能，片言可用，朕亲加听览，伫兹启沃。（《艺文类聚》五十三，又见《初学记》二十，《陈书·后主纪》“前册”作“前徽”，“默语”作“谋计”，“伫兹”作“伫于”。）

为陈后主在东宫临学听讲令

令中庶子，胶庠化本，教学政前，古之雍熙，宁不由是？自炎行将季，风化陵迟，梁室版荡，微言中废，后生莫晓洙泗之文，晚学未闻齐鲁之说。加以弃本逐末，情多诡竞，自炫守庸，更如胶柱。假词而诵，岂类背碑？吾稟训晨昏，言诗立礼。温清暇日，秋籥冬书。玩前圣之简牍，慕往贤之砥砺。今锋刃既销，雍序大启，删浮去伪，求名责实。儒玄总集，蒲玉交驰。楨干懿亲，开蒙范物。梁园鲁殿，崇经弘道；泮宫藩学，未比宗师。小山骚什，宁同章句？可谓千里更齐知，十肃奉趋过。预观训胄，缝掖济济，冠冕师师，听钩深之说，矚循环之辩，美业再兴，于斯为盛！昔遁栖下聘，尚加束帛，祥瑞上臻，犹班重币，况兹大礼，而可忽诸？外即详赐学僚，以称吾意。（《文馆词林》）

为陈六宫谢章

恭膺礼命，愧集丹縷之颜；拜奉曲私，愁萦翠羽之色。鲁宫夜火，伯媛匪惊，楚榭奔涛，贞姜何惧？岂期日月腾影，风云写润？迟复位崇九御，声高六列，象服增华，丹戟耀采，何以弼佐王风，克柔阴化？兢惶并集，追想流荇之诗；荷遽相并，遂失鸣环之节。（《艺文类聚》十五，《初学记》十）

为陈六官谢表

鹤箭晨启，雀钗晓映，恭承盛典，肃荷徽章。步动云桂，香飘雾縠。愧缠艳粉，无情拂镜，愁萦巧黛，息意临窗。妾闻汉水赠珠，人间绝世；洛川拾翠，仙处无双。或有风流行雨，窈窕初日，声高一笑，价起两环，乃可桂殿迎春，兰房侍宠。借班姬之扇，未掩惊羞；假蔡琰之文，宁披悚戴。（《艺文类聚》十五）

让吏部尚书表

窃以汉置五曹，方今六尚；魏隆八凯，拟古六卿。近喻喉舌，远譬枢斗。至如东京许郭，西晋裴王，仰首伸眉，可得而论列矣。但臣门基世绪，晋宋以来，内侍帷幄，入尸衡尺。或年甫将立，或岁未强仕。是以退思弱冠，追伤畴昔，早尘华任，见知名辈，常谓忝窃，匪朝伊夕。岂期梁室多故，有志无时。平生意气，飒尔零落。特由邀奉嘉运，千载一时。惟奋宠灵，遂臻于此。（《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

为沈尚书君理让右仆射领吏部表

辛香以来，安石以后，遵其轨躅，必大厦之栋梁；总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绵力薄材，轻膺此举。（《艺文类聚》四十八）

让尚书仆射表

藻镜官方，品裁人物，门惊如市，不惭屋漏，心抱如冰，无欺暗室。但屡淹星鸟，每知忝素，世网拘束，事归僦勉。今此召会，尤增据蒺。窃以端揆副职，官称师长，革履升降，传呼宠赫，仪刑朝首，冠冕彝伦。兼复参总衡流，匡佐圣治，妄膺重责，必践危机。（《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星鸟”作“星乌”，“危机”作“株挠”。）

让尚书令表

臣弱岁立朝，本无奇志，每谓任登常伯，足承基绪。值梁季不造，牧拙人间，东窜三江，南徂百越，不知秦汉，十有七年。心迹退黜，平生毕矣。但性疏懒，不屑死增，俯仰乖时，人物多忤，天飞践祚，任寄隆重。谬以商丘之木，遂比舟楫之材；燕岱之石，混

同瑚璉之器。当由崇贤使举，早守名节。窃以天府文昌，万方之藪；天官冢宰，无所不统。礼革三独，事昭百揆，旷职云久，三十余载，一旦开置，必资望实。岂期廷典私偏，滥庸菲薄。陛下听览馀辰，曲垂昭纳，遂斯反汗，高选具瞻，则敝盖敝帷，使臣暮齿，岁制月制，除臣皓发，不以一息。（《艺文类聚》四十八）

为衡阳王让吴郡表

芝泥驰印，发命开函颖之诚；夏霜易贲，兢惶之至。春冰可涉，临辘回轼，即事何取。广川无声，颇知自匹。（《艺文类聚》五十）

谢敕给鼓吹表

略寻近古，逃听前事。王文宪匡佐革命，沈隱侯经纶始运，骑吹之荣，犹难忝冒。以臣况此，实非伦辈。岂可更崇文物，重假名器？高台迢递，未朱夏而登临；芳树华滋，非青春而奏曲。（《艺文类聚》六十八）

为太保萧公谢仪同表

阪泉野战，曾无汗马之劳；代邸运筹，又阙前驱〔“驱”，《艺文类聚》作“歌”〕之勇。薄伐专征，早游边外；执玉奉酎，文弓朝则。王人降止，朝册远临，奉述敕书，曲停表奏。沧波阻复，既杜敬仲之辞；关路悠长，致绝赵衰〔“衰”，《艺文类聚》作“襄”〕之让。心驰紫路，登文石而莫由。目送白云，拜承明而未日。（《艺文类聚》四十七，《御览》二百四十三）

除詹事谢宫启

庇身修德，滥迹端形。陈萝故葛，攀附不涯。解角蛻鳞，超逾非次。方辞玺会，曷收渥泽。（《艺文类聚》四十九）

谢官为制让詹事表启

如攀珠树，徒仰照匣之辉；若践玉田，不知照庀之价。芙蓉之水，亟奉北园；迷迭之文，属陪南馆。久降嘘枯之旨，许赐凌云之笔。清夜宴斯，谓言善戏，黄金然诺，并遂殊宠。年齐柏寝，岂报恩荣，纸整兰台，未书棟戴。（《艺文类聚》四十九）

除尚书令谢台启

窃以昔之冢司，今日端揆；顷同台衮，无人则阙。臣之朽薄，安可叨贲？谨当奏承夜月，冀奉三思之旨，声寄浮云，方祈九天之路。

除尚书令断表后启

司会治本，冢宰朝端，搢绅所属，仪刑攸在。皇代以来，无人则阙。陛下将备厥职，用穆臣僚，不容始自庸菲，以欢物议。当今藩翰至戚，不无其才，廊庙重臣，亦有其器。伏愿检俞往之则，阐平章之道。臣公心布款，有理存焉。（《艺文类聚》四十八，《初学记》十一）

上毛龟启

臣闻圣王受命，以代绍兴。日月精明之状，烟云烂漫之采，神鼎出于汾阴，宝玉开于张掖。灵山奥泽，卉木呈祉，静海澄波，鳞介提福，靡不显符瑞以固鸿基，肇征祥以光永世者也。影合四灵，光分五色，怀星拖月，负宇衔图。（《艺文类聚》九十九）

陶贞白先生集序

昔刘向通古今之学，马融见天下之书，京房察风雨之占，裴楷晓阴阳之术，子政伤于简易，季长蔽于骄侈，君明遂不旋踵，公矩才免极诛，鲜有尽美之迹，罕闻克终之誉。若夫德行博敏，孔室四科，经术深长，郑门六艺，丹阳陶先生备斯矣。至如紫台青简，绿帙丹经，玉版秘文，瑶坛怪牒，靡不贯彼精微，殚其旨趣。盖非常之绝伎，命世之异人焉。文集缺亡，未有编录。门人补辑，若逢辽东之本；好事研搜，如涌河西之篋。奉敕校之铅墨，緘以缙绅，藏彼鸿都，副在廷阁。（《艺文类聚》五十五）

入摄山栖霞寺诗序

壬寅年十月十八日，入摄山栖霞寺。登岸极峭，颇畅怀抱。至德元年癸卯十月二十六日，又再游此寺，布法师施菩萨戒。甲辰年十月二十五日，奉送金像还山，限以时务，不得恣情淹留。乙巳年十一月十六日，更获拜礼，仍停中山宿。永夜留连，栖神悚听。但交臂不停，薪指俄谢，率制此篇，以记岁月。俾后来赏者，知余山

志。（《广弘明集》三十上）

游摄山栖霞寺诗序

祯明元年太岁丁未四月十九日癸亥，入摄山，展慧布法师，忆《谢灵运集》。还故山，入石壁中，寻昙隆道人，有诗一首，十一韵。今此拙作，仍学康乐之体。（《广弘明集》三十上）

自叙

历升清显，备位朝列，不邀世利，不涉权幸。尝抚躬仰天太息曰：“庄青翟位至丞相，无迹可纪；赵元叔为上计吏，光乎列传。”官陈以来，未尝逢迎一物，干预一事。悠悠风尘，流俗之士，颇致怨憎，荣枯宠辱，不以介意。太建之世，权移群小，谄嫉作威，屡被摧黜，奈何命也。后主昔在东朝，留意文艺，夙荷昭晋，恩纪契阔。嗣位之日，时寄谬隆，仪彤天府，厘正庶绩，八法八典，无所不统。昔晋武帝策荀公曾曰：“周之冢宰，今之尚书令也。”况复才未半古，尸素若兹。晋太尉陆玩云：“以我为三公，知天下无人矣。”轩冕倘来之一物，岂是预要乎？弱岁归心释教，年二十余，入钟山就灵曜寺则法师受菩萨戒。暮齿官陈，与摄山布上人游款，深悟苦空，更复练戒，运善于心，行慈于物，颇知自励，而不能蔬菲，尚染尘劳，以此负愧平生耳。（《陈书·江总传》，总尝自叙，其略云云，时人谓之实录。）

全隋文卷十一

江总（二）

庄周画颂

玉洁蒙县，兰薰漆园。丹青可久，雅道斯存。梦中化蝶，水外翔鲲。出俗灵府，师心妙门。垂竿自若，重聘忘言。悠哉天地，共是笼樊。（《艺文类聚》三十六）

香 赞

海岸相传，香流大千。不吹自转，将销更燃。紫空杂雾，散迥飞烟。还符戒品，熏修福田。

花 赞

池中宝花，叶覆金沙。逆风气乱，映水光斜。散由天女，卖乃王家。若生心树，愿结因牙。

灯 赞

宝灯夜开，影遍花台。烟抽细焰，烬落轻灰。珠惭色并，月耻光来。一明暗室，若遣尘埃。

幡 赞

金幡化成，摇荡相明。留无定影，散乃俱轻。光分绀殿，采布〔“布”，《艺文类聚》作“挂”〕香城。恒知自转，福与之生。（《艺文类聚》七十六）

芳林园天渊池铭

岁次执徐，月维大吕，爰命梓匠，广修畚鍤。摽置旧趾，开浚昔基。东西弥望，云雾之所澄荡；南北纒紫，虹霓之所引曜。晓川漾璧，似日御之在河宿；夜浪浮金，疑月轮之驰水府。前瞰万雉，列榭参差，却拒三袞，危峦耸峭。瑰鸟异禽，自学歌舞，神木灵卉，不知摇落。但叔皮览海，序螭蛟之泛滥，吉甫临舟，美怪松之蕝茸〔“茸”，《艺文类聚》作“茸”〕，尚复著在吟咏，緘彼缙緌，况我君门，盛事未纪。谬颁待诏，谨制铭云：

石沟溜密，兰渚潮平。九华阁道，百丈层盈。液摇殿色，殿写波明。（《艺文类聚》九）

永阳王斋后山亭铭

丛台造日，溜馆连云，锦墙列缵，绣地成文。吾王卓尔，逸趣不群。梅梁蕙阁，桂栋兰粉。竹深盖雨，石暗迎曛。激流疑疏，构峰似削。苔滑危磴，藤攀耸萼。树影摇窗，池光动幕。月澄遥澈，风清近壑。雪岸难消，花园易落。高桐百尺，垂杨五株。开荣九畹，结秀三珠。山条紫的，水叶红须。抽芳绕鬣，接翠分衢。亭欢旅鹤，浦

噪惊鬼。前列牧马，后招郇伯。讽诵楚诗，精微沛易。丛桂留赏，散金匪惜。不羨睢阳，还蚩碣石。驰声终古，服义无致。（《艺文类聚》六十四）

玄圃石室铭

仙严〔“严”，《艺文类聚》作“山”〕石榻，仙宇石墙。地云正域，道示修羊。紫烟碧露，绛雪玄霜。广成不践，王烈未翔。移华甲观，徙构震方。远跨飞梁，俯临倒景。琼蕊珠树，金阶玉井。映日分晖，摇风共影。岫浓翠合，林虚桂静。朔去偷桃，董来货杏。檐非刻削，户恣登临。迎春花近，避暑凉深。秋云卷暗，冬霰停阴。桐栖凤采，竹化龙吟。轻飞乱色，激溜成音。天纵储睿，生知作两。弦诵余曠，仁智为赏。河曲停游，洛滨息往。祥梨吐秀，瑞燕流响。一物或鏤，万国斯仰。（《艺文类聚》六十五）

方镜铭（并序）

此镜以照著衣，镜背图刻八卦二十八宿。仁寿殿前，无以加斯雕丽也。

玄栒命巧，仲吕呈祥。金鏤石汉，铜铸丹阳。价珍负局，影丽高堂。图星拟盖，写卦随方。明齐水止，照与天长。增辉兔苑，永侍龙光。（《艺文类聚》七十）

怀安寺刹下铭

四聪睿后，万行了因。运先〔“先”，《艺文类聚》作“光”〕玉镜，道茂金轮。爰构灵刹，地迹重闾，迎风云表，承露天津。飞甍巖岬，累栋嶙峋。护持七众，警卫百神。筹销草木，劫尽沙尘。支提永固，福业恒新。变易东海，长久北辰。

钟 铭

鬼氏之匠，狃阳之铜。图栾铸鑄，刻兽鏤虫。声飞雪里，韵切唇中。遥符玉律，远杂金风。朝惊鹫岭，夜动龙宫。冀凭慧业，冥感神功。百非洗荡，万善招通。长如五净，永证三空。

又钟铭

篆间熔刻，栾上雕鏤。声齐法鼓，响逸鸣榘。舟移巨壑，火坏

初禅。

优填像铭

如花譬象，若火疑龙。毫光此遇，法相今逢。眸云齿雪，月貌金容。大仙下降，避席为恭。（《艺文类聚》七十七）

梁故度支尚书陆君诔

君讳襄，字师卿，吴人也。祖惠彻，宋车骑府法曹行参军。父闲，扬州别驾。齐永元绍历，萧遥光谋反伏诛，闲以州职见害。子绛其日并命。忠孝之道，萃此一门。襄时年十四，号毁殆灭，布衣蔬食，终于身世。起家著作佐郎，出为永宁县令，累迁临川王、庐陵王法曹外兵记室。入为太子洗马掌管记，中书舍人管记如故。为丹阳尹丞，俄迁太子庶子掌管记、扬州治中太子家令，领国子博士管记如故。丁母顾夫人忧，庐乎墓所。服阕，又从家令转中庶子，并掌管记。迁中散大夫、金华宫家令，出为鄱阳内史。除尚书吏部郎、秘书监，领扬州大中正、度支尚书。太清二年三月，京师倾覆，君窜迹还乡。吴民陆黯起义民攻郡，扰攘之际，忧愤而终，春秋七十有二。余避世河浒，暂之吴国，百舍不容，千里无馈。陆公国士之眷，惠好之深，朝同饘粥，夕共瓢饮，契阔晤言，流连晦朔。日月逝矣，怀古何忘？临哀能谏，久愿摇笔，时事屯遭，不遑削藁。梁季适越，未戢干戈；陈世入仕，累牵物役〔此二句《文苑英华》作“世人仕累，为物所役”〕。杼轴于怀，四十馀载。隋开皇九年，于长安致仕。悬车已泊，就木几何？但东海成田，南冠永繁。龟山更促，空想吹笛之哀；马角徒生，绝望通波之水。呜呼哀哉！揽涕操觚，乃为谏曰：

幼苗硕茂，完裔繁昌。宾门穆穆，筮仕锵锵。食采命氏，遐哉陆乡。四升台省，八辟贤良。分柯振叶，令闻令望。玄蕤朱戟，翠弁金铛。流声世祀，列赞祠堂。别驾贞烈，志存名教。捐生徇主，知死不挠。晖映泉壤，痛此忠孝。於铄夫子，积德累仁。韬光戢耀，隐璞含真。居哀能痛，至情通神。泪枯垆树，哀感驯禽。永恸家祸，长号不辰。玄黄绝睇，蔬布终身。心符屈婢，室等原贫。分甘共感，内

族外姻。求之今古，斯为异人。月下奏章，萤前读史。给纸兰台，观书洛市。强学待问，润身为己。结发濯纓，登朝入仕。昂昂逸骥，逐日千里。宛宛长离，陵江迅起。枳棘栖凤，化行乳雉。平台累陟，石扇翫履。跼伏不竞，棼丝自理。倚席无讥，师训胄子。骥足时务，俊民斯俟。秋实选能，春华备美。思媚储后，游息承华。书记策擢，爵命增加。弹棋击筑，沉李浮瓜。追随飞盖，侍从鸣笳。二仪回干，四气淹賒。离景遽沉，前星奄灭。抚己惟旧，怀恩守节。昔荷故臣，攀号声折。登高能赋，大夫就列。金华式肇，更奉清切。修竹贞松，含霜抱雪。下车轩日，求瘼康时。良辰坐啸，朗夜卧治。悬鱼化静，佩犊去思。广弘条教，精察毫厘。典选搜扬，操刀密勿。不素朱紫，傍无请谒。秘署学林，得人超忽。延阁缙素，校文遗阙。上妙铅槧，誉成棋月。雁行攸序，龙作简才。让珠不拜，赐剑恩来。帝曰俞往，尔行兼该。金城失险，玉弩流灾。年臻几杖，病息草莱。世故天祸，臣悲主辱。露尽朝阳，风惊夜烛。黄鹄超遥，白驹何促。事迫归魂，依然启足。悠悠世路，辛苦艰〔“艰”，《文苑英华》作“难”〕虞。寻戈满道，暴骨交衢。家无半菽，地绝飞刍。念君桑梓，零落凋枯。伤君并邑，孑孓崎岖。丧乱绝卜，葵藿荒芜。凄凉故友，擗摽遗孤。临穴外野，抚椁〔“椁”，《文苑英华》作“棺”〕穷途。呜呼哀哉！为善岂惧，修名难假。德履中和，道周文雅。不朽之迹，非谓泉下。暨暨清名，泠泠独写。呜呼哀哉！（《文苑英华》八百四十二，又略见《艺文类聚》四十八）

陈宣帝哀策文

望履綽而攀摽，拜龙鼓而恟绝。变五统而凄凉，回三辰而惨切。感川岳而地维倾，号穹苍而天柱折。千秋茂德，万世鸿名，爰诏掌礼，式序英声。其辞曰：

妨水枢宿，姚墟大虹。讴歌承历，揖让受终。重规帝绪，踵武王风。名山纪迹，清庙传功。我后丕承，思弘祖业。莅政恭己，临朝凝默。灿烂九功，葳蕤七德。宪章昭著，威灵允塞。爰兹发迹，天步艰难。连华滕卫，比誉应韩。羽仪威右，轩冕朝端。祈膺当璧，繇

显大横。延喜授玉，告善飞旌。神器有奉，性道无名。诗颂唐年，乐舞姬日。仁声汪涉，武义洋溢。理讼总街，凝情衢室。巡望如礼，幽祇咸秩。疆垂叛援〔“援”，《艺文类聚》作“换”〕，关微虔刘。治兵丹浦，获丑青丘。屠钓且拔，管库方搜。如龙驾鼓，献雉焚裘。天必呈祥，地宁爰宝。神禽奇兽，嘉谷灵草。屈轶抽阶，飞黄伏皂。绮云舒庆，珠星照老。广敷丘索，弘启胶庠。书林吐馥，文囿含锵。南洽侯卫，北畅遐荒。殷罗自解，周囿无伤。金英掩色，玉床弗豫。天驷摧镳，王良失御。铸鼎奚益，缀衣何处。漫漫幽夜，冥冥上仙。长违拜日，天意祈年。宁神卜兆，晏驾回天。铜骊感泣，银海埋田。出德阳之广殿，动繁笳之哀啾。渡洛水之浮桥，望偃师之近县。背紫陌而未远，隐黄山而不见。铎启挽而依依，马嘶风而恋恋。平原欲晦，落照将垂。凤盖飘而水暗，鸾辔耸而山危。曳蛇旗之舒卷，间翠野之参差。鸟哀哀而惊曙，松瑟瑟而吟枝。异故乡之丝竹，非旧宅之埴簔。扫秋叶而无尽，荐春樱而愿知。北邙已谢，西陵何有。远宿苍梧，便乖仁寿。声合韶濩，道宣户牖。共瀛海而恒流，并嵩华而莫朽。（《艺文类聚》十四）

广州刺史欧阳颉墓志（天嘉四年）

公家习尚书，少府孺高于汉册；世居渤海，太守文重乎晋原。中原丧乱，避地南徙。公孝敬纯深，友悌敦〔“敦”，《艺文类聚》作“悫”〕睦，家积遗财，并让诸季，兼赙同壤。公含章〔“章”，《艺文类聚》作“率”〕内映，远识沈通，室嗜欲，谨言行，资贞干，事廉隅。梁室不造，凶羯凭陵，公被锐执凶，有志匡复。梁孝元帝授散骑常侍、东衡州刺史、始兴县侯。而犬戎弑逆，宗社播迁，陈篡揖让，攸归高祖，恩加惟旧。授使持节、都督南衡二十二州诸军事、广州刺史，进为开府仪同三司、山阳郡公，进号征南将军，加鼓吹一部。巫山远曲，喧骑吹于日南；芳树清音，肃军容于海截。追赠车骑将军、司空。公涉猎六经，优游百氏。宽徭省赋，化百越之归心；抚寒投醪，感三军之死力。在室如宾，宁惭屋漏？不贪为宝，每畏人知。杀青无兼两之疑，薏苡岂怀珠之谤？如羊如粟，不改夷齐

之心；遗庆遗风，方留豹产之德。（《艺文类聚》五十）

故侍中沈钦墓志（太建元年）

早结南阳之亲，致兴沛市之役。四埏多难，三江屡梗。君敦淳化，以励浇风。庶涤清流，以荡浊俗。早遭紫云，萍濡碧海。奋里闲之宠，跃车马之贵。哂窦氏之青山，耻郭家之金穴。（《艺文类聚》四十八）

特进光禄大夫徐陵墓志铭（至德元年）

耕耘书圃〔“圃”，《艺文类聚》作“圃”〕，弋猎文场。藻思绮合，尺牍绣扬。辞奔太史，笔利干将。心殫武库，口定雌黄。奉使巡采，绝域遐深。市朝迁贸，陵谷相侵。形寄王绩，多宣攀附。高排闾阖，郁转云路。年逾致仕，齿及悬车。夜漏方尽，驰光复斜。平原出宿，庠序为家。陇愁宿雾，松悲闲鸟。地迴云低，山重树小。九原孤月，三泉送旆。畴曩行役，共上河梁。余因病免，君事远将。痛心期之徂谢，恫时代之销亡。冀镌石于玄冢，留清风于故乡。（《艺文类聚》四十七）

司农陈暄墓志铭

其文馥馥，其笔纵横。背碑即诵，据马俄成。诙谐见赏，调笑忘情。两宫宠宦，四主恩荣。万事依〔“依”，《艺文类聚》作“休”〕息，一朝追送。畴昔命觞，文可吟讽。今日酌酒，长悲且恸。（《艺文类聚》四十九）

侍中中领军鲁广达墓铭（开皇九年）

灾流淮海，险失金汤。时屯运极，代革天亡。爪牙背义，介冑无良。独标忠勇，率御有方。诚贯皎日，气励严霜。怀恩感报，抚事何忘。（《陈书·鲁广达传》）

皇太子太学讲碑

我大陈之御天下也，若水涣其长澜，瑶星踵其永历。重华诞育，兴于大鹿之野；敬仲继业，盛矣鸣凤之占。兼以鸿才海富，逸思泉泻，含毫落纸，动八閤之歌谣，只句片言，谐五声之节奏。云飞风起，迫压汉帝之辞；高观华池，远跨魏皇之什。爰复建藏书之册，开

献书之路。帷帐丛残，冢〔“冢”，《艺文类聚》作“家”〕壁遗逸，紫台秘典，绿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简，外史所掌，广内所司，靡不饰以铅槩，雕以绀素。此文教之修也。（《艺文类聚》五十五，《初学记》二十一）

吴兴郡庐陵王德政碑

卓尔吾王，天人可拟。早成夙智，谦怀虚己。偃息流略，翱翔文史。三雍雅对，九师名理。好古如斯，学兼之矣。睢阳肇构，碣石初开。赐田待士，榜道求材。剖符彭国，述职琅台。去谣曙鼓，留歌暮来。（《艺文类聚》五十二）

明庆寺尚禅师碑

百世之上，百世之下。含章隐璞，明真照假。空行已无，希音和寡。不有耆德，谁其继者？朗月灵悬，高风独写。（《艺文类聚》七十六）

建初寺琮法师碑

夫智慧精进，皆曰第一，妙德净名，并称不二。若乃斡五欲之泥，解六情之网，御宝车之迹，面香城之路，荷持像法，汲引人伦，惟此法师，心力备矣。东山、北山之部，贯花散花之句，并编柳成简，题蒲就业。学非全朔，无待冬书。师梦尹儒，自知秋驾。铭曰：

屑屑人世，茫茫大千。欲流心火，意树身田。老惊灵籥，孔惜逝川。三空莫辩，二谛何诠。佛口初照〔“照”，《艺文类聚》作“昭”〕，慈云不偏。秋露寂灭，莫系悠然。（《艺文类聚》七十六）

摄山栖霞寺碑

盖闻天有神宫，地云灵府。桑钦博记，始叙四衢之塔。金朔著经，因知千步之寺。至如峰形甑累，岫势堂密，亦乌足言哉！南徐州琅邪郡江乘县界有摄山者，其状似伞，亦名伞山。尹先生记曰：“山多草药，可以摄养，故以摄为名焉。”南瞻旧落，顾悌镇戍之坞；北望荒村，扈谦卜筮之宅。此山西南隅，有外道馆地，俄而疫疠磨灭。三清遗法，未明五怖之灾。万善开宗，遂变四禅之境。倏见齐居士平原明僧绍，空解渊深，至理高妙，遗荣轩冕，遁迹岩穴。宋泰始

中，尝游此山，仍有终焉之志。村民野老，竞来谏曰：山多狼虎毒蛇，所以久绝行践。僧绍曰：“毒中之毒，无过三毒。”忠信可蹈水火，猛兽亦何能为？乃刊木驾峰，薙草开径，披拂藜梗，结构茅茨，廿许年不事人世。渡河息暴，扰篋无立，皆曰诚至所感。有法度禅师，家本黄龙，来游白社，梵行殫苦，法性纯备，与僧绍冥契甚善。尝于山舍讲《无量寿经》，中夜忽见金光照室，光中如有台馆形像。岂知一念之间，人王照其香盖，八未曾有，渊石朗其夜室。居士遂舍本宅，欲成此寺，即齐永明七年正月三日度上人之所构也。山情率易，野制疏朴。崖檐峻绝，涧户幽深。卉木滋荣，四时助其雕绮。烟霞舒卷，五色成其藻绚。居士尝梦此岩，有如来光彩。又因间居，依稀目见。昔宝海梵志，睡睹花台；智猛比丘，行逢影窟。故知神应非远，灵相斯在。居士有怀创造，俄而物故。其第二子仲璋，为临沂令，克荷先业，庄严龕像。首于西峰石壁与度禅师铸造无量寿佛坐，身三丈一尺五寸。通座四丈，并二菩萨倚，高三丈三寸。若乃图写瑰奇，刻削宏壮。莲花莹目，石境沉晖。藕丝紫发，云崖失彩。项日流影，东方韬其大明。面月驰光，西照匿其成魄。大同二年，龕顶放光。光色身相，晃若炎山。林间树下，绝如火殿。禅师自识终期，欣瞻瑞应，以建武四年于此寺顺寂。岂非六和精进，十念允谐？向沐宝池，方登金地者也。齐文惠太子、豫章文献王、竟陵文宣始安王等，慧心开发，信力明悟，各舍泉贝，共成福业。宋太宰江夏王霍姬，蕃闺内德。齐雍州刺史田奂，方牧贵臣。深晓正见，妙识来果。并于此岩阿，广收财施，琢磨巨石，影拟法身。梁太尉、临川靖慧王，道契真如，心弘檀密，见此山制置疏阔，功用稀少，以天监十年八月爰撤帑藏，复加莹饰，绩以丹青，镂之铄灑。五分照发，千轮启焕。排天堂庑，玉露分色。接岫轩墀，翠微抽影。八定之侣，步纤草而扬梵。三慧之僧，挹飞泉而动色。喜园澹静，岂傲吏之凡游？深谷虚玄，非愚公之俗路。是以王公搢绅之辈，郎史胥史之属，步林壑，陟皋壤，升精舍，拜道场，无不洗涤无明，浣濯器暗。非直心之砥路，孰能如斯者乎？慧振法师，志业该练，心力精

确，度上人将就迁神，深相付嘱。法师聿修厥绪，劝助众功，基业田园，多所创置。先有名德僧朗法师者，去乡辽水，问道京华，清规挺出，硕学精诣，早成波若之性，夙植尸罗之本，阐方等之指归，弘中道之宗致。北山之北，南山之南，不游皇都，将涉三纪。梁武皇帝能行四等，善悟三空，以法师累降征书，确乎不拔。天监十一年，帝乃遣中寺释僧怀、灵根寺释慧令等十僧诣山，咨受三论大义。贾谊曰：“学圣道如日之明。”孙卿云：“登高山知天之峻。”今之探蹟，其此之谓。南兰陵萧眇，幽栖抗志，独法绝群，遁世兹山，多历年所，临终遗言，葬法师墓侧。还符田豫，托西门之冢。更似梁鸿，偶要离之瘞。又案《神录》云：“楚靳神在今临沂县。”齐永明初，神诣法度道人受戒，自通曰靳尚，即楚大夫之灵也。大同元年二月五日，神又见形著菩萨巾，披袈裟，闲雅甚都，来入禅堂，请寺众说法。昆岭之中，百神所在；首阳之路，八驷并驱。未有修净戒之品，诣得道之僧，整忍辱之衣，入安禅之室。是知名山大泽，灵异凭依者矣。慧布法师幼落烦恼，早出尘劳，律仪明白，贞节峻远，贯综三乘，不自媒炫，楷模七众，无所诋诃。曩日静憩钟岩，余便观止。餐仁饮德，十有馀年。顷于摄阜，受持珠戒。佩服之敬，虽敢怠于斯须；汲引之劳，且曷伸于报效。夫言意难尽，铅槩易凋。固比河山，莫如金石。凡诸征应，并预随喜，并勒于碑左。乃为颂曰：

漫漫心火，冥冥世流。论生若寄，喻死如休。三明未了，十智难周。尽缠痴爱，岂离疮疣。敬仰鸡足，恭闻鹫头。斯风可羨，其路何由。我开梵宇，面壑临丘。我图灵迹，果植因修。兼金画绘，泐石雕镂。连云出没，泄雨沉浮。经行松磴，禅坐蕙楼。洞风长泻，崖溜悬抽。花台似雪，夏室疑秋。名僧宴息，胜侣薰修。三乘谓筏，六度为舟。金幢合盖，宝驾驱辘。地祇来格，天众追游。五时无爽，七处相侔。辞题翠琰，字勒银钩。贤乎乐饵，过客宜留。

大庄严寺碑

盖闻僧伽水滨，波斯创以禅地，醍醐山顶，舍那肇其梵域，此乃往劫之胜因，上方之妙范。于是俯察地势，悬之以水，仰惟皇

〔“皇”，《艺文类聚》作“星”〕极，揆之以日，百堵咸作，千坊洞启。前望则红尘四合，见三市之盈虚；后睇则紫阁九重，连双阙之耸峭。加以园习欢喜，水成功德。池溢甘露，不因玉掌。树摇音乐，无待金奏。薰炉夜蒸，遥来海岸之香。法鼓晨欢，非动泗滨之石。擢茎金表〔此句《艺文类聚》作“擢金茎表”〕，跨八万之俱成。界道银绳，面四衢而拓制。厠璧〔“璧”，《艺文类聚》作“壁”〕缀珠，凌丹霞而结宇。雕光镂采，望紫极而开轩。俯看惊电，影彻琉璃之道。遥拖宛虹，光遍水精之域。层楹刻桷，风伯走而未升。灵楸飞甍，雨师攀而不逮。铭曰：

灼烁金茎，崔嵬银表。翔鹤羽〔“羽”，《艺文类聚》作“仰”〕竊，威凤灵矫。木密联绵，香泥缭绕。日图檐外，荷披栋杪。翠落阴虬，珠填阳鸟。高僧累萃，硕学兹多。弘宣方等，博综围地。皆伤寸晷，并悟尺波。式旌镂碣，无待雕戈。标年刹土，比数洹河。（《艺文类聚》七十七）

群臣请赎武帝忏文舍身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贤圣，见前大德僧皇帝某菩萨，睿哲聪明，广渊齐圣，心若虚空，照穷般若，发弘大誓，荷负众生，神道会昌，膺兹景业。百王既季，运属艰难，五岳维尘，六军日动，劬劳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极言无我。宝台华柱，本非实录，贼城楼橹，苦具兹多。遂坐道场，静居禅室，坚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车宝〔“宝”，《广弘明集》作“象”〕马，头目髓脑，妻子国城，銮辂龙章，翠帐玉几〔“几”，《广弘明集》作“机”〕，福德所感，威惠所及，莫不肃然大舍，供养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林间而宴坐，与释众而同游。紫微虚官，黄屋旷位，上灵耸动，厚土怔惶。弟子等身缠爱惑，业构烦恼，天生蒸民，树以司牧，慄慄黔首，非后罔戴。岂容〔至〕〔原脱“至”，据《广弘明集》补〕尊居万乘，而伸独往之情，应在帝王，而为布衣之事！且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燧人警职，日照甘泉之火，四郊多垒，未肆楼船之威。若

使七圣遂迷，宵然汾水之上，八骏沃若，方在瑶池之滨，则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庙堂，有废彝则。弟子不胜狼狈之切，谨舍如干钱、如干物，仰喙三宝大众，奉赎皇帝，及诸王所舍，悉还本位。伏愿十方三宝，见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无碍心，坐道放光，显扬宣说，欢喜和合，超然降许。当使皇帝望云望日之姿，与南山等固，乃神乃圣之德，与北极同尊。中宫后妃之星，金栝玉干之戚，穷积善之庆，尽万岁之欢。玉璽回鑲，金门洞启，百辟翘首，搢绅并列。愿尘劳与云沴俱销，亿兆与天地同泰。慊慊丹愚，敢以死请。弟子某和南。（《广弘明集》二十八下）

全隋文卷十二

庾季才

季才字叔奕，新野人，家于江陵。梁大同中，庐陵王绩辟荆州主簿，历湘东王外兵参军，西台建，累迁中书郎，领太史，封宜昌县伯。江陵陷，入魏，参掌太史。周武成中，补麟趾学士，累迁稍伯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建德中，迁太史中大夫，加上仪同，封临颖伯。宣帝初，加骠骑大将军、开府。隋受禅，授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出为均州刺史。未之任，免。仁寿三年卒，年八十八。有《灵台秘苑》一百十五卷，《垂象志》一百四十八卷，《地形志》八十七卷。

上言定授禅月日

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于国城之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

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子〔“甲子”，《隋书》作“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隋书·庾季才传》，《北史》八十九）

奏请迁都

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隋书·庾季才传》）

裴 政

政〔《周书》作“正”〕字德表，河东闻喜人，梁豫州刺史邃孙。初为邵陵王府法曹参军，转起部郎、枝江令。湘东王召为宣惠府记室，除通直散骑侍郎。侯景之乱，加壮武将军，封夷陵侯。征授给事黄门侍郎，加平越中郎将、镇南府长史。入周，为员外散骑侍郎，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隋受禅，转率更令，加上仪同三司。进散骑常侍，转左庶子，出为襄州总管。卒年八十九。有《承圣降录》十卷。

上周明帝书论乐

昔者，大舜欲闻七始，下洎周武，爰制七音。持林钟，作黄钟，以为正调之首。（《周书·长孙绍远传》，故梁黄门侍郎裴正上书。）

奏刘苾 叙元恺事于太子重

既敌，须以证定。臣谓荣语元愷，事必非虚。（《隋书·裴政传》）

裴定冕服

后周制冕，并无典故。今采东齐之法，乘舆衮冕，垂白珠十有二旒，以组为纓，色如其纓。黻纁充耳，玉笄。玄衣纁裳。衣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衣重宗彝，裳重黼黻，为十二等。衣褱领，织成升龙，白纱内单。黼领青褱 撰裾，革带玉钩釧。大带素带，朱里纒其外。上以朱，下以绿。鞞随裳色，山龙火三章。鞞玉具剑，火珠鏢首，白玉双佩。玄组双大纓。六采玄黄，赤白纁绿，纯玄质，长二丈四尺五百首，广一尺。小双纓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纓，而首半之间施三玉环，朱袜赤舄，舄加金饰。祀圜丘方泽，感生帝。明堂五郊，雩禘封禘，朝日夕月。宗庙社稷籍田，庙遣上将。征还饮至，加元服纳后。正月受朝，及临轩拜王公，则服之。通天冠，加金博山，附蝉十二。首施珠翠，黑介帻，玉簪导，绛纱袍，深衣制，白纱内单，皂领褱 撰裾，绛纱蔽膝。白革〔一本作“假”〕带方心曲领，其革带剑佩纓舄与上同。若未加元服，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双玉导，加宝饰。朔日受朝元会，及冬会诸祭还，则服之。武弁金附蝉平巾帻，讲武出征，四时搜狩，大射馘类，宜社赏祖，罚社纂严，则服之。黑介帻，白纱单衣，乌皮履，拜陵，则服之。白纱帽，白练裙襦，乌皮履，视朝听讼，及宴见宾客，皆服之。白衿白纱单衣，乌皮履，举哀则服之。皇太子衮服，玄衣纁裳。衣山龙华虫火宗彝五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织成为之，白纱内单。黼领青褱 撰裾，革带金钩釧。大带素带，不朱里，亦纒以朱绿。鞞随裳色，火山二章，玉具剑，火珠鏢首，瑜玉双佩，朱组双大纓，四彩赤白纁绀，纯朱质，长丈八尺，三百二十首，广九寸。小双纓，长二尺六寸，色同大纓，而首半之。间施二玉环，朱袜赤舄，以金饰。侍从皇帝祭祀，及谒庙加元服纳妃，则服之。远游冠，服绛纱袍，白纱内单，皂领褱 撰裾。白革〔一本作“假”〕带方心曲领，绛纱蔽膝，袜舄，其革带剑佩纓与上同。谒庙还宫，元日、朔日入庙释奠，则服之。远游冠，公服绛纱单衣，革带金钩釧，假带方心，绀长六尺

四寸，广二寸四分，色同其绶，金缕鞶囊袜履，五日常朝则服之。衮冕服九章，同皇太子王公开国公初受册，执贄入朝，祭祀亲迎，则服之。三公助祭者亦服之。鹭冕服七章，衣华虫火宗彝三章，裳藻粉米黼黻四章，侯伯初受册，执贄入朝，祭祀亲迎，则服之。毳冕服五章，衣宗彝藻粉米三章，裳黼黻二章，子男初受册，执贄入朝，祭祀亲迎，则服之。缙冕服三章，正三品以下，从五品以上，助祭则服之。自王公以下，服章皆绣为之，祭服冕皆簪导，青纁充耳。玄衣纁裳，白纱内单，黼领青襹 襜褕，革带钩鞬，大带朱钺，剑佩绶 袜赤舄，爵弁服，从九品以上助祭则服之。其制服玄衣纁裳，无章，白绢内单，青领襹 襜褕，革带大带，爵弁袜赤履，白袷白纱单衣，乌皮履，上下通服之。委貌冠，未冠则双童髻，空顶，黑介帻，皆深衣青领，乌皮履，国子、太学、四门生服之。朝服绛纱单衣，白纱内单，皂领袖皂襜褕，革带钩鞬，假带曲领方心，绛纱蔽膝，袜舄，绶 剑佩，从五品以上，陪祭朝飨拜表，凡大事则服之。六品以下，从七品以上，去剑佩绶，馀并同。自馀公事，皆从公服绛纱单衣，革带钩鞬，假带方心，袜履纷鞶囊，从五品以上服之。绛襦衣公服，流外五品以上服之。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大将军、领左右大将军，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裤褶。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将军、领左右将军、左右监门卫将军、太子左右卫、左右宗卫、左右内率等，左右监门郎将及诸副率，并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紫衫大口裤。直閤将军、直寝、直斋、太子直閤，武弁绛朝服，剑佩绶。侍从则平巾帻，绛衫大口裤。（《通典》六十一）

衮冕冠及冕色并用玄

窃见后周制冕，加为十二，既与前礼数乃不同，而色应五行，又非典故。谨案三代之冠，其名各别。六等之冕，承用区分，璪玉五采，随班异饰，都无迎气变色之文。惟《月令》者，起于秦代，乃有青旂赤玉，白骆黑衣，与四时而色变，全不言于弁冕。五时冕色，《礼》既无文，稽于正典，难以经证。且后魏已来，制度或〔“或”

《隋书》作“咸”] 阙。天兴之岁，草创缮修，所造车服，多参胡制。故魏收论之，称为违古，是也。周氏因袭，将为故事，大象承统，咸取用之，舆鞮衣冠，甚多迂怪。今皇隋革命，宪章前代，其魏、周鞮鞞不合制者，已敕有司尽令除废，然衣冠礼器，尚且兼行，乃有立夏袞衣，以赤为质，迎秋平冕，用白成形，既越典章，须革其谬。谨案《续汉书·礼仪志》云：“立春之日，京都皆著青衣。”秋夏悉如其色。逮于魏、晋，迎气五郊，行礼之人，皆同此制。考寻故事，唯鞮从衣色。今请冠及冕，色并用玄，唯应著鞮者，任依汉、晋。（《隋书·礼仪志七》，高祖初即位，将改周制，乃下诏集通儒议。太子庶子、摄太常卿裴正奏，制曰可。）

徐孝克

孝克，东海郟人，陈左仆射陵第三弟。梁太清初，为太学博士。侯景乱，去为僧，名法整。景平还俗。陈天嘉中，除郟令，去职。太建中，征秘书丞，不就。除国子博士，迁通直散骑常侍、国子祭酒。祯明初，进都官尚书、散骑常侍。入隋，授国子博士，侍讲东宫。开皇十九年卒，年七十三。

营涅槃忏诗序〔冯惟讷《诗纪》作“江总”〕

祯明二年仲冬，摄山栖霞寺布法师只尔待终，余以此月十七日宿昔入山，仰为师氏营涅槃忏，还途有此作。（《广弘明集》三十上）

天台山修禅寺智颢禅师放生碑（并序）

夫大易无体，品类所以咸亨，太一无名，至人于是设教。仰观俯法，远取旁求，兼三以才，吹万维物。建官台铉，则五岳作镇；辨方伯牧，故四渎分流。辟伊阙，览八紘，凿龙门，陂九泽，播厥习险，因之以利民，相生卜洛，树之以君长。《坎》之时用大矣哉！我皇帝作圣凝神，乘图御策，无为无欲，道契汾阳，垂拱垂衣，德隆

至治。辰象贞明，管灰合序。方外无虞，海内有截。被风雅于华戎，盛雍熙于曩代。巍巍乎难得而称者也！至如光启法式，荣敷道树，化彰十善，弘济四生。天台修禅寺智颢禅师，蔬练自居，苦节行己，奉扬皇风，总持像教。禅师俗姓陈氏，颍川人也。乃有妣之后焉。四友惊座，遯听多美。六奇列爵，世载其贤。祖诰，早世。父起祖，梁使持节、散骑常侍、益阳县开国侯。禅师童真出家，聪敏易悟，寓居荆峡，游化幽并，自北徂南，兼行禅智。禹穴将探，台山是卜。白鸡路出，青髓岩开。攀桂结宇，萧然憩止。林交五柳，既馥旃檀之氛。塔见三层，终县水精之色。云崖天乐，不鼓自鸣。石室金容，无形留影。秀岭嵌岑，浪波浩瀚。洪涛蜃气，冒远苞空。巨壑乔松，干云翳日。翔集飞走，丛育珍怪。地中藏玉，观曲枝而易辨。渊内沉珠，见员流而可别。神通开士，如意桑门。振锡咒泉，腾空舞钵。受丹仙客，泛急水而时来。避宦真人，乘回风而迥至。厥土宏洒，灵谿斯在。禅师福慧基磁，声光利益。宣猛将军、临海内史计尚儿，子勋之胄，世显方术，卖药登仙，闻于昔汉。剖符作守，即此明时，请转法轮，讲《金光明经》一部。前云骑将军、临海内史陈思展，及其犹子陈要卿等，即土人也。戎章衣绣，优帙家邦，奉屈禅师，次讲发华经典。白牙团扇，初开律藏之门。玉柄麈尾，傍阐经王之偈。系珠始训，亲友醉除。梦鼓将鸣，梵魔疑遣。因乃双明诫劝，广辩福殃。尚儿仍奖论沪主严续祖、羊公贺等群贤，凡百君子，信誓斯立。丹诚恪勤，白业谐辩。嗟如棠之往累，叹钩仆之来缘。各舍沪业及鱼梁等，合六十三所。二缘树下，县唱善哉。五旬座上，遥闻弹指。巨海无际，一时清谧。众生无边，同荷安快。掌擎世界，未粵难思。手把虚空，非名希有。桂阳王殿下，皇枝之贵。应懋闲平，情崇孔释。吐县河之旨，击节证明。示半月之形，深心随喜。五侯三杰，曾不间然；黄发青衿，咸同踊跃。藏诸篆素，青编落简。树以贞碑，声芳靡绝，假令山止海运，惠施之美犹传，龟吉筮凶，镌勒之功无毁。孝克才惭十倍，学堕三馀，秋菟春蒲，久捐染截，书绅画地，曾何图写？虽复张池并黑，宁拟妙辞，岷石徒刊，非能堕

泪。仰熏心之上善，羨山水之清音，寸志片言，乃为铭曰：

设位观象，剖极开浑。荡荡为大，苍苍以尊。膏川沃渚，地脉河源。导疏咨禹，盖取维轩。嗟乎坎德，至矣坤元。淳风乐土，君临御宇。明明孝治，穆穆圣主。道冠当今，功高前古。庆协嘉瑞，美均击拊。仁沾动植，泽及遐宇。释种高族，身资瓢藪。匪慕分圭，归心染服。辞彼缘虑，言旋幽谷。志托松筠，形随乔木。七觉善诱，五禅清肃。无远弗届，无思不服。将军邦宰，肩印销罪。淑女良夫，民业珍贿。靡宏十朋，宁追百倍。不见所欲，忘怀无待。各舍货泉，同成佛海。泱泱冥濛，瞻眺唯空。屏师送雨，列子扬风。鲲鳞以北，极外之东。远水衔日，曾波驾蓬。地上之比，山下之蒙。泾清渭浊，朝宗会同。天台维节，林泉骚屑。顶列三辰，峰危九折。瀑布高泻，神状姝洁。响若奔雷，皎如素雪。时隆冬而不凝，岁炎旱而无竭。石桥杳邈，晨晖映彻。仰止青霄，俯临丹穴。鸟路云通，人途径绝。渤澥难边，含情溯沿。嗷嗷岌岌，万万千千。鼓鳃掉尾，相望自然。薛网无挂，任钓不牵。歌舫静拽，响俎停臚。行满业大，弘生为最。断树诚规，翳樊斯诫。唵参灵鹤，敬康神蔡。随感明珠，于期轩盖。嘉会信征，潜腾是赖。逝矣虞渊，波澜易迁。高岸深谷，蓬海桑田。石馀几拂，芥尽何年。大地将陨，须弥洞然。风倾金际，火及初然。猗欤水性，报转常圆。（《释藏》起字二号，《国清百录》二）

何 妥

妥字栖凤，西城人，家于郫县。在梁游国子学，湘东王召为诵书左右。江陵陷，入周，授太学博士。宣帝初，封襄城县伯。隋受禅，除太学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出为龙州刺史。以疾请还，复知学事。除伊州刺史，不行，授国子祭酒。卒，谥曰肃。有《周易讲疏》十三卷，《大隋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集》十卷。

定乐舞表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魏文侯问子夏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优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童子皆能舞之。能知乐者，其惟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大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颛顼作《六茎》，帝喾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汉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道门，奏《嘉至》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采芡》《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

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北史》作“高祖”〕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魏、晋，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渡，是以大备江东。宋、齐以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欤！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隋书·何妥传》，《北史》八十三）

上书谏文帝八事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须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

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罚〔“罚”，《隋书》作“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邀访，勿使朋党路开，威恩专擅〔“专擅”，《隋书》作“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凯〔“凯”，《隋书》作“愷”〕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好致颠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有馀力，则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言〔“言”，《隋书》作“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载不成，赵翊尺称，十〔“十”，《隋书》作“七”〕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辘轳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后，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隋书·何妥传》，苏威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上八事以谏。）

受禅坛议

受禅登坛，以告天也。故魏受汉禅，设坛于繁昌，为在行旅，郊

坛乃阙。至如汉高在汜，光武在鄗，尽非京邑所筑坛。自晋、宋揖让，皆在都下，莫不并就南郊，更无别筑之义。又后魏即位，登朱雀观，周帝初立，受朝于路门，虽自我作古，皆非礼也。今即府为坛，恐招后诮。（《隋书·礼仪志四》，周大定元年，静帝禅位于隋，司录虞庆则请设坛于东第，博士何妥议，从之。）

非十二律旋相为宫议

经文虽道旋相为宫，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随月用调，是以古来不取。若依郑玄及司马彪，须用六十律，方得合韵。今译唯取黄钟之正宫，兼得七始之妙义。非止金石谱韵，亦乃箎虞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万舞矣。（《隋书·音乐志中》）

非七调议

近代书记所载，缦乐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调”。三调之声，其来久矣。请存三调而已。（《隋书·音乐志中》）

刺史箴（文佚）

戴 逵

逵，济北人。（梅鼎祚云，尝仕梁元帝，入周。又云，据《艺文类聚》，则又入隋。今案诒慧命书，有渚宫沦没。及家传赐书，与及乎从仕之语，梅说良然。《皇太子箴》，盖诚太子勇也。望文知之。）

贻仙城慧命禅师书

窃以渭清泾浊，共混朝宗之源，松长箭短，同秉坚贞之质。幸赖含灵五常，理宜范围三教。是以阙里儒童，阐礼经于洙济；苦县迦叶，迁妙道于流沙。虽牢笼二仪，盖限兹一世。岂如兴正法于鹿苑，荡妄想于鹫山？半满既陈，权实斯显。诚教有浅深，人无内外。禅师德声远震，行高物表，摄受四依，因牧羊而成诵，负笈千里，历龙宫而包括，故能内贯九部，总雪山之秘藏，外该七略，备璧水之

典坟。支遁天台之铭，竺真罗浮之记，晷赋七岭，汰咏三河。宝师妙析庄生，璩公著论袁〔“袁”，《广弘明集》作“爰”〕集，若吞云梦，如指诸掌。加以妙持净戒，如护明珠，善执律仪，譬临悬镜。禀罗云之密行，踵宾头之福田。抚挹定水，便登觉观。高荫禅枝，将逾喜舍。是以不远潇湘，来仪沔陆。植杖龙泉，仍为精舍。回车驾首〔“驾首”，《广弘明集》作“马谷”〕，即创伽蓝。凿领〔“领”，《广弘明集》作“岭”〕安龕，诘假聚沙成塔。因山构苑，无劳布金买地。开土云会，袂似华阴。法侣朋冲，众齐稷下。禅室晨兴，时芳杜若。支提暮启，暂入桃源。香山梵响，将阮啸而相发。日殿妙音，与孙琴而齐韵。紫盖贞松，仍麾二〔“二”，《广弘明集》作“上”〕辨。洪崖神井，即莹高心。故以才堪买山，德迈同辇，崇峰景行，墙仞悬绝。弟子业风鼓虑，欲海沈形。洎渚宫沦覆，将近〔“近”，《广弘明集》作“历”〕二纪。昼倦坐驰，夜悲愕梦。未能忘怀彼我，归轸一乘。遣荡胸襟，朗开三达。既念鼠藤，弥伤鸟系。昔在志学，家传赐书。五礼优柔，三元饜飶。颇绝韦编，构述馀绪。爰登弱冠，摺摭百家。及乎从仕，留连文翰。虽未能探龙门而梯会稽，赋鸛鹤而咏鸚鵡，若求其一介，亦仿佛古人。但悟深聚泡，情悲交臂。常欲蝉蜕俗解，贪味真如。一日郟城讯修，隗馆屈膝，情欣系袜，遇同进履，未尽开襟，遽嗟飘忽。寻望拂衣世网，脱屣牵丝。沧浪濯纓，汉阴抱瓮。行餐九转，用遣幽忧。渐悟三空，将登苦忍。仙梁观玉，不废从师。深涧折桃，无妨请益。所希弥天胜气，乍酬凿齿。雁门高论，时答嘉宾。冬暖如春，愿珍清轨。室迩人遐，弥軫襟带。馀辞残简，望回金玉。（《广弘明集》二十七，《续高僧传》二十一）

戴逵，济北人，学声早被，名高诸国。（《续高僧传》二十一慧命）

皇太子箴

无谓父子无间，江充掘蛊；无谓兄弟无携，倡优起舞。（《艺文类聚》十六引此箴云隋戴逵）

刘行本

行本，沛人，周陇右总管府司录璠兄子。仕梁，为武陵王国常侍。入周，为宇文护中外府记室，转御正中士，迁掌朝下大夫。宣帝初，出为河内太守。大象中，拜仪同，赐爵文安县子。隋受禅，征拜谏议大夫，检校治书侍御史，迁黄门侍郎、太子左庶子，领大兴令。

劾党项使者表

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知含养之恩，狼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隋书·刘行本传》）

驳元肇违律

律令之行，盖〔“盖”，《隋书》作“并”〕发明诏，与民约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轻忽宪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亏法取威，非人臣之礼。（《隋书·刘行本传》，雍州别驾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馈钱二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为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行本驳，又略见《北史》七十。）

柳 晋

晋字顾言，本河东人，徙家襄阳。仕梁，为著作佐郎。岳阳王建号，以为侍中，领国子祭酒、吏部尚书。及梁国废，入隋，拜开府、通直散骑常侍，迁内史侍郎，转晋王咨议参军。仁寿初，为东宫学士，检校洗马。炀帝即位，拜秘书监，封汉南县公。卒，赠大将军，谥曰康。有《集》五卷。〔案：晋，俗辩字。《江式表》云：“巧言为辩。”〕

奏增房中乐钟磬

房内乐者，主为皇后弦歌讽诵而事君子，故以房室为名。燕礼乡饮酒礼，亦取而用也。故云：“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文王之风，由近及远，乡乐以感人，须存雅正。既不设钟鼓，义无四悬，何以取正于妇道也。《磬师职》云：“燕乐之钟磬。”郑玄曰：“燕乐，房内乐也，所谓阴声，金石备矣。”以此而论，房内之乐，不独弦歌，必有钟磬也。《内宰职》云：“正后服位，诏其礼乐之仪。”郑玄云：“荐撤之礼，当与乐相应。”荐撤之言，虽施祭祀，其入出宾客，理亦宜同。请以歌钟歌磬，各设二虞，土革丝竹并副之，并升歌下管，总名房内之乐。女奴肄习，朝燕用之。（《隋书·音乐志下》，《通典》一百四十七）

与释智顓书

弟子柳正善具成就稽首和南：暄和，不审尊体起居何如？伏愿禅法喜悦。去岁经蒙一旨，至今保持。奉贲十卷，玄义往仁寿宫，服读八遍。粗疑略尽，细开难除。新治六卷，并入文八轴，为庄染未竟，少日钻研。大王今遣使人萧通国参承书意，自当仰简。频被顾问，奉答必来。伏愿夏竟，便待舟楫。冀此残生，尽心听受。忏悔往日懈惰昏沉。启。（《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晋王归藩赋序（《北史》八十三，佚。）

徐则画像赞

可道非道，常道无名。上德不德，至德无盈。玄风扇矣，而有先生。凤炼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软，云丹欲成。言追葛稚，将侣茅嬴。我王遥属，爰感灵诚。柱下暂启，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飞声。永思灵迹，曷用摅情？时披素绘，如临赤城。（《隋书·徐则传》）

天台国清寺智者禅师碑文

臣闻在天成象，穹苍之法存焉，在地成形，区方之均效矣。二仪既尔，三才罔然。上圣之姿，为王所以敬教；先觉授道，契会方

乃升仙。是故命驾崆峒，纡光善卷，篆图宣业，赤诵弘风。练质九府之间，腾虚六合之内，斯并权宜汲引，暂保逍遥。终覆蔽于苦空，卒遭回于生死。未臻夫不生不灭，无去无来。匪实匪虚，非如非异。常乐我净，凝寂恬愉，不可思议之解脱也。粤若我大隋皇帝，法讳总持，载融佛日。瑞发净宫，利见法王。应阎浮主，以封唐入绍。叶继高辛，立圣与能。祚隆姬发，自天攸纵。包大德而翼小心，希世膺期；内文明而外柔顺，知微知彰。鉴穷玄览，乃武乃文，能事斯毕。自永嘉失驭，海内分崩。将险擅强，各树君长。礼乐沦于非所，龟玉毁于殊方。书轨竞分，殆三十纪。天将悔祸，稔恶有辰。皇上帝道葛汾阳，迹光代邸，地隆分狭，神功潜著。于时高庙灵谟，深思统壹。专征仗钺，帝曰斯哉。惟君惟睹，知臣知子。乃扬于万里，问罪九伐。一举而定江左，再驾而燬余烬。浮天争贡，海外有截。虽高离之备五臣，周旦之尹十乱，本枝盛续，畴昔多惭。盘石究勋，契书莫并。于是三能宗铉，九命惟扬。本之于仁慈，施之以声教，行之以要道，体之以无为。姑射杳然，尚想渊蹟。沧波壮灾，思济舟航。以为能仁种觉，降兹忍土。信相入道，净戒居先。梵网明文，深传萨埵。国师僧宝，必兼禅慧。有会稽天台山大禅师者，生而神光照室，两目重瞳。禅师法慧智颢，颍川陈族，太丘道远，季伯风延，典午丧乱，播迁华容。父起祖，梁使持节、散骑常侍，封益阳县开国侯。禅师风彩韶悟，韶虬希有。年过少学，便诵法华。父为求婚，方便祈止。儒门史馆，多所警明。杜下濠上，弥所深得。诸宫覆没，便即蔬菲。及启弱冠，于长沙之果愿寺出家。护戒如明珠，安心若止水。历听经论，但使一闻，得之于心，传之于口。以湘潭局狭，未发大机，拂迹衡阳，安步坟汝。往大苏山，请业惠思禅师。禅师见便叹曰：忆昔灵鹫，同听法华，令进我普贤道场，为说四安乐行。停二七日，诵药王品。至诸佛同赞之句，寂然入定，明慧便发，起而白师。师曰：非尔弗感，非我莫识。所入定者，法华三昧之前方便。及闻持陀罗尼也。纵令文字之师，千群亿品，寻汝慧辩，所不能穷。于说法人中，最为第一。常约仁王纓络，龙树马鸣，立三观四教，述

师本宗。以为大乘枢键，得下御内。硕学流通，智以藏往。征育王之初建，正教神以知来，鉴周武之灭大法。乃高蹈豫举，翔集天台，历游名山。言造庐岳秦孝王作镇淮海，遣信迎屈，对使者曰：虽欲相见，终恐缘差。即累旬大风，妖贼竞起，水陆俱阻，安坐匡岫？既而龙于龛难，仍代孝王，爰伯邦域，洁诚延请。顺流背风，数日遄到。亦既覲止，便定师资，等善意之仰妙光。若高宗之得傅说，再三固辞，无可与让。以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月旅黄钟二十三日辛丑，于扬州大听寺设无碍大斋，夤受菩萨戒法。降作伯之尊，由宗师之典。释龙袞而披忍服，去桓圭而传戒香。圆发初心，诸佛致礼。于时天地交泰，日月载华。庭转和风，空浮休气。林明七觉之华，池漱八净之水。化覃内外，事等阿输之城；教转法轮，理符宝冥之窟。文武僚寮，俱荫慈云。欣欣焉，济济焉，肃肃焉，靡靡焉。经所谓摄律仪戒，摄善法戒，摄众生戒，显发三愿，真正十受，如一切色，悉入空界者，其斯之谓欤？法事云毕，士珍备舍。出居于城外禅众之精林，四事供养，睿情犹疑未满。以为师氏礼极，必有嘉名。如伊尹之曰阿衡，吕望之称尚父。检地持经智者师目，谨依金口，虔表玉裕，便克良辰，躬出顶礼。虽有熊之登具茨，汉文之适河上，方之蔑如也。智者以内行外奖，诸佛之深训。实惠方便，大士之兼通。帝释檀那，既包信解。仁王摄受，远能博益。逡巡告退，言归旧山。殷勤请留，重违高意。犹四皓之饵术南山，二疏之散金东海，振锡离尘，始称出世。瞻言儒者，未足为荣。窃以四明、天台，剡东之玉岫；雨遥云岫，鄞南之金庭。峻极于天，仰扞白日，盘镇于地，俯镜沧海。云霞沆漭，霏拂轻襟。虹霓鸳鸯，胜承飞舄。华果竞发，常迷四时。药草森罗，孰分亿品。道猷往而证果，兴公赋不能申。寺基本属始丰，峰名佛陇。元有定光禅师，隐显变见，先居此峰，常谓弟子云：“不久当有胜善知识，将领徒众，俱集此山。”俄而智者越江渡湖，翻然来萃。忽闻钟声，声振山谷。即问光师，声之所以。答云：“此是槌槌集僧得住之相，颇忆曾经举手相引时不？”智者即悟。年至十五，稽顙礼佛。恍焉如梦，见极南山。临大海曲，有僧

如今光师，举手接上，云汝当居此处，汝当终此焉。拜言悲喜，滂沱涕泗。仍于佛陇之南，寻行寺域。便见五峰围绕，等耆阁之山，两溪夹泻，若缙云之涧。披榛开途，葺用茆茨，功德丛林，常熏薝卜。忍辱墙院，无劳关楯。猿啸蛩吟，泉籁响杂。飞走听法，驯伏轩墀。西南有永丰江派，与浙源分岭，东会于海，潮波往还。数百里间，村人常以渔捕为业。陶渐回向，焚炭废梁。垦田种果，翻成富实。深信解者，多作沙门，慈化所罩，皆此连类。及光师无常已后，欲大修立，忽睹一僧，如光师年素，语智者云：若欲造寺，今未是时。三国成一，有大势力人，能为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当呼为国清寺。此言杳漫，孰当信者？岂期符应？冥契在兹。逮于我君，临边岁久，孝性淳至，入京省谒，旋迈江都，登命舟楫，迎来镇所，使乎至彼，便事装束，谓大众曰：“在上意重，弗敢致辞。然往而不反，因此长别。”谓弟子云：“当成就陇南下寺，其堂殿基址一依我图。”侍者答云：“若无师在，岂能成办？”重谓之曰：“当有皇太子，为我建造。汝等见之，吾不见也。”行百余里，到剡东之石城寺。寺有百尺金缁石像，梁太宰南平元襄王镌创。自有灵迹，因此见疾。右肋而卧，忽然风云变色，松桂森耸，宛如天乐。来入房户，起坐合掌，神色熙怡。顾侍者云：“观音来迎，不久应去。”弟子智朗请曰：“佛许圣贤临终，说位行得。乞垂晓示，方思景慕。”答云：“我只五品弟子位耳。”案五品即是法华三昧前方便之位。宛与思师，昔语冥一。仍命笔作偈，口授遗书。辞理切诣，深陈胜缘。潜来密往，誓当影护。为撰《净名义疏》一部，俱时送来。仍索僧伽梨大衣，手自披著。回身西向，端坐迁神。春秋六十。旬日建斋。跣趺流汗，珠团发际，露泫胸间，欲示诸法。本自不生，今则无灭。绳床舆还，佛陇轻举，有若浮空。尔时开香龕，都不异昔。驿使初计，震动于宸心。爰舍净财，随申功德。邮传相望，创起塔庙。寺虽本地，其旧维新。琼宇绀堂，凭国灵而模切利。鹫头狼迹，因寂默而为道场。班倕竞逞，钩龠名匠。庶民子来，成之不日。神明扶持，歛同踊见。背高就下，因层岳而基殿堂。仰眩俯临，信玲珑而胜画绩。多宝分座，俱受瓔珞。

天冠表刹，如连梵幢。金函玉牒，常敷讲肆。禅诵律仪，无违师法。斯可谓头陀之极地，弥陀之净方。与阿耨而常盈，同须弥之永固。暨乎重光纂历，天成地平。以今大业元年九月，銮輿幸巡淮海，眺瞩江南，惆怅台岳，集扬州名僧，咸问之曰：“智者立寺，权因山名，宜各述所怀，朕当详择。”累日未奏，会寺僧智璨，衔状而来，具条昔年光师国清之称。太史案此语乃周建德之初，八表未同，三方鼎峙。今四十余年，圣证县符，明时征应，诏付著作，书之左史。仍敕皆籀篆题寺门。即遣舍人送璨，并施基业，赴十一月二十四日先师忌斋，使乎集僧。跪开石室，唯见空床虚帐，藓苔蛛网。法侣号咷，等初灭度。公私扼拏，若无瞻依。又法会千僧，各有簿籍。造斋点定，忽盈一人。有司再巡，还满千数。及临斋受喙，复成千一。执事惊愕，出没难辨。岂非先师化身，来受国供？王臣反命，具奏一条。当宸睟容，深洞灵迹。百司拜贺，四海驰声，至矣哉！象法未沦，佛种常续。乃圣幾感，大师应变。妙力难思，神图方永。祥基瑞国，杂沓葳蕤。焕乎斯之盛者也！昔金龙尊王赞佛功德，宝积长者献盖称扬，范武子声犹在民，臧文仲言垂不朽，矧乎道树胜由，师门福地。而建崇云碣，表际金刚。俾命丝纶，织载辞理。若夫记言记事，史官之成则；散华贯华，法藏之鸿演。敢重述宣，乃作颂曰：

龙图画卦，裁萌五典。金轮拯溺，止弘十善。岂若我皇，树功宏缅。还源本净，归途今显。镜鉴先哲，筌蹄何浅。天造草昧，日月斯升。高山巨海，或影或澄。虎啸风起，龙跃云兴。至人幾渐，养正遵承。谦尊本裕，师范推膺。只谁允矣，具瞻克胜。熏禅观寂，如冬靖凝。精义泉涌，如春泮冰。我有匠石，正直从绳。我有津济，舟楫斯凭。虔临拳拳，悦受兢兢。能资万行，混成一乘。六反震动，十方叹称。同声相应，信而有征。至诚感神，道合符契。渊乎智者，波澜靡际。帝师既沃，天台还憩。于山之阿，于川之滢。沧溟浩瀚，峰崖迢递。日浴扶桑，月穿丛桂。上踵婺采，傍通禹计。素湍风激，赤城霞曳。仁智肥遁，山林亏蔽。无言不酬，既符声响。无德不报，有均景象。初卜庵萝，归诚恋仰。显允光师，久要长往。非儼若昧，镜

形如囊。寺号国清，灵扉潜敞。孰意我师，遽缘安养。龙楼凤记，鹤关无爽。宸居在昔，哀构祇园。令终如始，师严道尊。揆日方昼，规星正昏。置爇崇栋，削屢成垣。岩分莲萼，泉迸桃源。仙窗夏冷，禅室冬温。玉阶驯豹，金刹栖鹩。风和宝铎，空转珠幡。百谷时秀，万果林繁。灵芝禅悦，甘露天罇。玉趾案地，净域惊魂。金布贸苑，天官俨存。创造之福，胡可胜原。轮奂洞彻，庄严修设。波斯融冶，优填剞劂。金容月满，玉豪霜洁。象译翻度，龙宫披阅。法嗣洗然，端心障灭。泰阶既平，王道既清。殊途同致，无虑何营。皇思睿贖，邃达忘情。有本空净，空常有并。坛戒度重，定慧真精。乾临朗鉴，远供凭诚。大众香洒，拜阙龕楹。全身座间，严扃网紫。伽叶佛陇，贤劫齐声。饭僧数溢，瑞我隆平。身田雨润，心树华荣。见在同植，将来共成。有如悬镜，反照今生。有如圭臬，曾不亏盈。神力自在，游戏香城。菩提具足，赫赫明明。（《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全隋文卷十三

颜之推

之推字介，琅邪临沂人，晋侍中含九世孙。仕梁，为湘东王国左常侍，加镇西墨曹参军，出为世子方诸掌管记。元帝即位，以为散骑侍郎。江陵陷，入周，为阳平公李远掌书翰。寻奔齐，除奉朝请。河清末，为赵州功曹参军。寻待诏文林馆，司徒录事参军，迁通直散骑常侍，领中书舍人。武平中，除黄门侍郎，出为平原太守。齐亡，入周。大象末，为御史上士。隋开皇中，太子召为学士。有《家训》七卷，《集灵记》二十卷，《冤魂志》三卷，《集》三十卷。

观我生赋

仰浮清之藐藐，俯沉奥之茫茫，已生民而立教，乃司牧以分疆，内诸夏而外夷狄，骤五帝而驰三王。大道寢而日隐，《小雅》摧以云亡，哀赵武之作孽，怪汉灵之不祥，旄头玩其金鼎，典午失其珠囊，瀍涧鞠成沙漠，神华泯为龙荒，吾王所以东运，我祖于是南翔（晋中宗以琅邪王南度〔“度”，《北齐书》作“渡”〕，之推琅邪人，故称吾王）。去琅邪之迁越，宅金陵之旧章，作羽仪于新邑，树杞梓于水乡，传清白而勿替，守法度而不忘。逮微躬之九叶，颓世济之声芳。问我良之安在，钟厌恶于有梁，养傅翼之飞兽（梁武帝纳亡人侯景，授其命，遂为反叛之基），子贪心之野狼（武帝初养临川王子正德为嗣，生昭明后，正德还本，特封临贺王。犹怀怨恨。径叛入北而还，积财养士，每存异志也）。初召祸于绝域，重发衅于萧墙（正德求征侯景，至新林，叛投景，景立为主，以攻台城）。虽万里而作限，聊一苇而可航，指金阙以长铗，向王路而蹶张。勤王逾于十万，曾不解其搯吭，嗟将相之骨鲠，皆屈体于犬羊（台城陷，援军并问讯二宫，致敬于侯景也）。武皇忽以厌世，白日黯而无光，既殍国而五十，何克终之弗康。嗣君听于巨猾，每凛然而负芒。自东晋之违难，寓礼乐于江湘，迄此几于三百，左衽浹于四方，咏苦胡而永叹，吟微管而增伤。世祖赫其斯怒，奋大义于沮漳（孝元皇帝时为荆州刺史）。授犀函与鹤膝，建飞云及舳舻，北征兵于汉曲，南发晖于衡阳（湘州刺史河东王誉，雍州刺史岳阳王柝并隶荆州都督府）。昔承华之宾帝，实兄亡而弟及（昭明太子薨，乃立晋安王为太子）。逮皇孙之失宠，叹扶车之不立（嫡皇孙骠出封豫章王而薨）。间王道之多难，各私求于京邑，襄阳阻其铜符，长沙闭其玉粒（河东、岳阳皆昭明子）。遽自战于其地，岂大勋之暇集，子既损而侄攻，昆亦围而叔袭，褚乘城而宵下，杜倒戈而夜入（孝元以河东不供船船，乃遣世子方等为刺史。大军掩至，河东不暇遣拒。世子信用群小，贪其子女玉帛，遂欲攻之，故河东急而逆战，世子为乱兵所害。孝元发怒，又使鲍泉围河东。而岳阳宣言大猎，即拥众袭荆州，求解湘

州之围。时襄阳杜岸兄弟怨其见劫，不以实告，又不义此行，率兵八千夜降，岳阳于是遁走。河东府褚显族据投岳阳。所以湘州见陷也。行路弯弓而含笑，骨肉相诛而涕泣，周且其犹病诸，孝武悔而焉及。方幕府之事殷，谬见择于人群，未成冠而登仕，财解履以从军（时年十九，释褐湘东国右常侍，以军功加镇西墨曹参军）。非社稷之能卫，□□□□□□仅书记于阶闕，罕羽翼于风云。及荆王之定霸，始仇耻而图雪，舟师次乎武昌，抚军镇于夏汭（时逢徐州刺史徐文盛，领二万人屯武昌芦州拒侯景将任约，又第二子绥宁度方诸为世子，拜中抚军将军、郢州刺史以盛声势）。滥充选于多士，在参戎之盛列，惭四白之调护，厕六友之谈说（时迁中抚军外兵参军，掌管记，与文珪、刘民英等与世子游处），虽形就而心和，匪余怀之所说。繁深宫之生贵，矧垂堂与倚衡，欲推心以厉物，树幼齿以先声（中抚军时年十五）。忤敷求之不器，乃画地而取名，仗御武于文吏（以虞预为郢州司马，领城防事），委军政于儒生（以鲍泉为郢州行事，总摄州府也）。值白波之猝骇，逢赤舌之烧城，王凝坐而对寇，白翎拱以临兵（任约为文盛所困，侯景自上救之，舟舰弊漏，军饥卒疲，数战失利。乃令宋子仙、任约步道偷郢州城，预无备，故陷贼）莫不变猿而化鹤，皆自取首以破脑。将睥睨于渚宫，先凭凌〔“凌”，《北齐书》作“陵”〕于他道（景欲攻荆州，路由巴陵）。懿永宁之龙蟠（永宁公王僧辩据巴陵城，善于守御，景不能进）。奇护军之电埽（护军将军陆法和破任约于赤亭湖，景退走，大溃）。奔虜快其馀毒，縲囚膏乎野草，幸先生之无劝，赖滕公之我保（之推执在景军，例当见杀。景行台郎中王则初无旧识，再三救护，获免，囚以还都），戮鬼录于岱宗，招归魂于苍昊（时解衣乞而获全），荷性命之重赐，衔若人以终老。贼弃甲而来复，肆觜距之雕鸢，积假履而弑帝，凭衣雾以上天，用速灾于四月，奚闻道之十年（台城陷后，梁武曾独坐叹曰：“侯景于文为小人百日天子。”及景以大宝二年十二月〔“十二月”，《北齐书》作“十一月”〕十九日僭位，至明年三月十九日弃城逃窜，是一百二十日，非天道继大数，故文为百日。言

与公孙述但〔“但”，《北齐书》作“俱”〕稟十二，而旬岁不同）就狄俘于旧壤，陷戎俗于来旋，慨黍离于清庙，怆麦秀于空廛，鼗鼓卧而不考，景钟毁而莫悬，野萧条以横骨，邑阒寂而无烟。畴百家之或在（中原冠带随晋渡江者百家，故江东有《百谱》，至是在都者覆灭略尽），覆五宗而剪焉。独昭君之哀奏，唯翁主之悲弦（公主子女见辱见仇）。经长干以掩抑（长干旧颜家巷），展白下以流连（靖侯以下七世坟墓皆在白下），深燕雀之馀思，感桑梓之遗虔，得此心于尼甫，信兹言乎仲宣。逖西土之有众，资方叔以薄伐（永宁公以司徒为大都督），抚鸣剑而雷咤，振雄旗而云罕，千里追其飞走，三载穷于巢窟，屠蚩尤于东郡，挂郅支于北阙（既斩侯景，烹尸于建业市，百姓食之，至于肉尽骸骨，传首荆州，悬于都街）。吊幽魂之冤枉，埽园陵之芜没，殷道是以再兴，夏祀于焉不忽，但遗恨于炎昆，火延宫而累月（侯景既平〔“平”，《北齐书》作“走”〕，我〔“我”，《北齐书》作“义”〕师采櫓失火，烧宫殿荡尽也）。指余棹于两东，侍升坛之五让，钦汉宫之复睹，赴楚民之有望。摄绛衣以奏言，忝黄散于官谤（时为散骑侍郎，奏舍人事也），或校石渠之文（王司徒表送秘阁旧事八万卷，乃诏比较，部分为正御、副御、重杂三本。左民尚书周弘正、黄门郎彭僧朗、直省学士王珪、戴陵校经部，左仆射王褒，吏部尚书宗怀正、员外郎颜之推、直学士刘仁英校史部，廷尉卿殷不害、御史中丞王孝纯〔“纯”，《北齐书》作“纪”〕、中书郎邓荃、金部郎中徐报校子部，右卫将军庾信、中书郎王固、晋安王文学宗善〔“善”，《北齐书》作“善”〕业、直省学士周确校集部也）。时参柏梁之唱。顾甌瓿之不算，濯波涛而无量，属潇湘之负罪（陆纳），兼岷峨之自王（武陵王）。仁既定以鸣鸾，修东都之大壮（诏司农卿黄文超营殿）。惊北风之复起，惨南歌之不暢（秦兵继来）。守金城之汤池，转绛宫之玉帐（孝元自晓阴阳兵法，初闻贼来，颇为厌胜，被围之后，每叹息，知必败）。徒有道而师直，翻无名之不抗（孝元与宇文丞相断金结和，无何见灭，是师出无名）。民百万而囚虏，书千两而烟炀，溥天之下，斯文尽丧（北干坟

籍少于江东三分之一，梁氏剥乱，散逸湮亡。唯孝元鳩合，通重十余万，史籍以来，未之有也。兵败悉焚之，海内无复书府。怜嬰孺之何辜，矜老疾之无状，夺诸怀而弃草，踏于涂而受掠。冤乘輿之残酷，軫人神之无状，载下车以黜丧，掄桐棺之稿葬。云无心以容与，风怀愤而惨恨，井伯饮牛于秦中，子卿牧羊于海上。留钏之妻，人衔其断绝；击磬之子，家缠其悲怆。小臣耻其独死，实有愧于胡颜，牵痾痕而就路（时患脚气），策弩蹇以入关（官疲驴瘦马）。下无景而属蹈，上有寻而亟攀，嗟飞蓬之日永，恨流梗之无还。若乃玄牛之旌，九龙之路，土圭测影，璿玑审度，或先圣之规模，乍前王之典故，与神鼎而偕没，切仙宫之永慕。尔其十六国之风教，七十代之州壤，接耳目而不通，咏图书而可想，何黎氓之匪昔，徒山川之犹曩。每结思于江湖，将取弊于罗网，聆代竹之哀怨，听出塞之嘹朗，对皓月以增愁，临芳樽而无赏。日〔“日”，《北齐书》作“自”〕太清之内衅，彼天齐而外侵，始蹙国于淮浒，遂压境于江得（侯景之乱，齐氏深斥梁家土宇，江北、淮北唯餘庐江、晋熙、高唐、新蔡、西阳、齐昌数郡。至孝元之败，于是尽矣，以江为界也）。获仁厚之麟角，克俊秀之南金，爰众旅而纳主，车五百以复临（齐遣上党王涣率兵数万纳梁贞阳侯明为主），返季子之观乐，释钟仪之鼓琴（梁武聘使谢挺，徐陵始得还南，凡厥梁臣，皆以礼遣）。窃闻风而清耳，倾见日之归心，试拂蓍以贞筮，遇交泰之吉林（之推闻梁人返国，故有奔齐之心。以丙子岁旦筮东行吉不，遇《泰》之《坎》，乃喜曰：“天地交泰而更习，坎重险，行而不失其信，此吉卦也，但恨小往大来耳。”后遂吉也）。譬欲秦而更楚，假南路于东寻，乘龙门之一曲，历砥柱之双岑。冰夷风薄而雷响，阳度〔“度”，《北齐书》作“侯”〕山载而谷沉，侔挈龟以凭浚，类斩蛟而赴深，昏扬舲于分陕，曙结缆于河阴（水路七百里一夜而至）。追风飏之逸气，从忠信以行吟。遭厄命而事旋，旧国从于采芑，先废君而诛相，讫变朝而易市（至邺，便值陈兴而梁灭，故不得还南）。遂留滞于漳滨，私自怜其何已，谢黄鹄之回集，恶翠凤之高峙，曾微令思之对，空

窃彦先之仕，纂书盛化之旁，待诏崇文之里（齐武平中，署文林馆待诏者仆射阳休之、祖孝徵以下三十余人，之推专掌，其撰《修文殿御览》《续文章流别》等皆诣进贤门奏之），珥貂蝉而就列，执麾盖以入齿（时以通直散骑常侍迁黄门郎也）。款一相之故人（故人祖仆射掌机密，吐纳帝令也），贺万乘之知己，祇夜语之见忌，宁怀璧之足恃。谏谗言之矛戟，惕险情之山水，由重裘以胜寒〔“胜寒”，《北齐书》作“寒胜”〕，用去薪而沸止（时武职疾文人，之推蒙礼遇，每构创痍。故侍中崔季舒等六人以谏诛，之推尔日邻祸。而齐流或有毁之推于祖仆射者，仆射察之无实，所知如旧不忘）。予武成之燕翼，遵春坊而原始，唯骄奢之是修，亦佞臣之云使（武成奢侈，后宫御者数百人，食于水陆贡献珍异，至乃厌饱，弃于厕中。禕衣悉罗纈锦绣珍玉，织成五百一段。尔后宫掖遂为旧事。后主之在宫，乃使骆提婆母陆氏为之，又胡人何洪珍等为左右，后皆预政乱国焉）。惜染丝之良质，惰琢玉之遗祉，用夷吾而治臻，昵狄牙而乱起（祖孝徵用事，则朝野翕然，政刑有纲纪矣。骆提婆等苦孝徵以法绳己，谗而出之。于是教令昏僻，至于灭亡）。诚息荒于政度〔“政度”，《北齐书》作“度政”〕，惋驱除之神速，肇平阳之烂鱼，次太原之破竹（晋州小失利，便弃军还并，又不守并州，奔走向邺）。实未改于弦望，遂□□□□□，及都□而升降，怀坟墓之沦覆。迷识主而状人，竟已栖而择木，六马纷其颠沛，千官散于奔逐，无寒瓜以疗饥，靡秋萤而照宿（时在季冬，故无此物），仇敌起于舟中，胡越生于鞞。壮安德之一战，邀文武之馀福，尸狼藉其如莽，血玄黄以成谷（后主奔后，安德王延宗收合余烬，于并州夜战，杀数千人。周主欲退，齐将之降周者告以虚实，故留至明而安德败也），天命纵不可再来，犹贤死庙而恸哭。乃诏余以典郡，据要路而问津（除之推为平原郡，据河津，以为奔陈之计），斯呼航而济水，郊乡导于善邻（约以邺下一战不克，当与之推入陈），不羞寄公之礼，愿为式微之宾。忽成言而中悔，矫阴疏而阳亲，信谄谋于公主，竟受陷于奸臣（丞相高阿那肱等不愿入南，又惧失齐主则得罪于周朝，故疏间之推。所

以齐主留之推守平原城，而索船度〔“度”，《北齐书》作“渡”〕济向青州，阿那肱求自镇济州，乃启报应齐主云：“无贼，勿匆匆。”遂道周军追齐王〔“王”，《北齐书》作“主”〕而及之。囊九围以制命，今八尺而由人，四七之期必尽，百六之数湓屯（赵郡李穆叔调妙占天文算术，齐初践祚计止于二十八年，至是如期而灭）。予一生而三化，备荼苦而蓼辛（在阳都值侯景杀简文而篡位，于江陵逢孝元覆灭，至此而三为亡国之人），鸟焚林而铙翻，鱼夺水而暴鳞，嗟宇宙之辽旷，愧无所而容身。夫有过而自讼，始发蒙于天真，远绝圣而弃智，妄锁义以羁仁，举世溺而欲极，王道郁以求申。既衔石以填海，终荷戟以入秦，亡寿陵之故步，临大道〔“道”，《北齐书》作“行”〕以逡巡。向使潜于草茅之下，甘为畎亩之人，无读书而学剑，莫抵掌以膏身，委明珠而乐贱，辞白璧以安贫，尧、舜不能荣其素朴，桀、纣无以污其清尘，此穷何由而至，兹辱安所自臻。而今而后，不敢怨天而泣麟也。（《北齐书·颜之推传》）

上言用梁乐

礼崩乐坏，其来自久。今太常雅乐，并用胡声，请冯梁国旧事，考寻古典。（《隋书·音乐志中》，开皇二年，齐黄门侍郎颜之推上言，高祖不从。）

颜氏家训序致

夫圣贤之书，教人诚孝，慎言检迹，立身扬名，亦已备矣。魏晋已来，所著诸子，理重事复，递相模效，犹屋上架屋，床上施床尔。吾今所以复为此者，非敢轨物范世也。业以整齐门内，提撕子孙。夫同言而信，信其所亲；同命而行，行其所服。禁童子之暴谑，则师友之诫，不如傅婢之指挥，止凡人之斗鬪。则尧舜之道，不如寡妻之海谕。吾望此书，为汝曹之所信，犹贤于傅婢寡妻尔。

吾家风教，素为整密，昔在韶岷，便蒙海诱。每从两兄，晓夕温清，规行矩步，安辞定色，锵锵翼翼，若朝严君焉。赐以优言，问所好尚，励短引长，莫不恳笃。年始九岁，便丁荼蓼，家涂离散，百口索然，慈兄鞠养，苦辛备至。有仁无威，导示不切，虽读礼传，微

爱属文。颇为凡人之所陶染，肆欲轻言，不备边幅。年十八九，少知砥砺，习若自然，卒难洗荡。二十已后，大过稀焉。每常心共口敌，性与情竞，夜觉晓非，今悔昨失。自怜无教，以至于斯。追思平昔之指，铭肌镂骨。非徒古书之诫，经目过耳。故留此二十篇，以为汝曹后车尔。（《颜氏家训》宋本）

姚 察

察字伯审，吴兴武康人，吴太常信九世孙。梁大宝初，为南海王国左常侍兼司文侍郎，除南郡王行参军，兼尚书驾部郎。避乱还乡。承圣初，除原乡令，入为著作佐郎。陈天嘉初，拜始兴王功曹参军，补嘉德殿学士。光大初，转始兴王中卫记室参军，仍领佐著作。大建初，补宣明殿学上，除散骑侍郎、左通直，补东宫学士，迁尚书祠部郎。拜宣惠宜都王中录事参军，历仁威淮南王、平南建安王二府谘议参军，除戎昭将军。后主即位，兼东宫通事舍人。至德初，除中书侍郎，转太子仆，授忠毅将军，给事黄门侍郎，领著作，进秘书监，拜散骑常侍、度支尚书，迁吏部尚书。陈亡入隋，授秘书丞。袭父僧坦爵北绛郡公。仁寿中，侍晋王昭读。炀帝即位，授太子内舍人。大业二年，卒于东都，年七十四。有《汉书训纂》三十卷，《汉书集解》一卷。

乞终丧表

臣私门衅祸，并罹殃罚，偷生晷漏，冀申情礼，而廷疹相仍，苴藁秽质，非复人流，将毕苦壤。岂期朝恩曲覃，被之纓绂，寻斯宠服，弥见惭醜。且宫闕秘奥，趋奏便繁，宁可以兹荒毁所宜叨预。伏愿至德孝治，矜其理夺，使残魂喘息，以遂馀生。（《陈书·姚察传》，察父僧坦凶问到，寻以忠毅将军起兼东宫通事舍人察志在终丧，频有陈让，并抑而不许。又推表，其略云云。）

遗 命

吾家世素士，自有常法。吾意敛以法服，并宜用布，土周于身。又恐汝等不忍行此，必不尔，须松板薄棺，才可周身，土周于棺而已。葬日，止粗车，即送厝旧茔北。吾在梁世，当时年十四，就钟山明庆寺尚禅师受菩萨戒，自尔深悟苦空，颇知回向矣。尝得留连山寺，一去忘归。及仕陈代，诸名流遂许与声价，兼时主恩遇，官〔“官”，《陈书》作“宦”〕途遂至通显。自入朝来，又蒙恩渥。既牵缠人世，素志弗从耳。吾习蔬菲五十余年，既历岁时，循而不失。瞑目之后，不须立灵，置一小床，每日设清水，六斋日设斋食果菜，任家有无，不须别经营也。（《陈书·姚察传》）

蔡 徵

徵字希祥，初名览，济阳考城人，陈侍中中抚军景历子。梁承圣初，为南徐主簿，太学博士。陈天嘉中，迁始兴王府法曹行参军，历外兵参军，尚书主客郎。太建中，迁太子少傅丞，新安王府主簿，通直散骑侍郎，晋安王府功曹史，太子中舍人兼东宫领直。父忧服阕。袭封新丰县侯。授戎昭将军，镇右新安王谘议参军。至德中，迁廷尉卿。寻为吏部郎，迁太子中庶子、中书舍人。进左民尚书，迁吏部尚书、安右将军，徙中书令。祗明末，权知中领军。入隋，除太常丞。历尚书民部仪曹郎，转给事。卒年六十七。

与释智顛书

自江东披破，弟子前预送京，不获虔礼，于兹五载。丹诚恳结，岂笔札所宣？山川永远，无因咨述。遽师奉命，爰到阙廷，天子降情，君主殊遇，新故崇待，南北倾心，可谓使乎使乎，仲尼是以兴叹。仰陈胜托，有慰延钦。天高气清，愿道体康愈。栖真千仞，寂虑四禅，梁穗烟云，餐悦法喜，固非世俗之徒所能称赞。征年衰事

迫，可以意求。弟侄儿孙，随时过日。抚尘击壤，用毕馀龄。既达于穷通之数，亦不常以贫贱自耻。但覲奉纒然，实增驰敬。伏愿珍重，继复下承。脱值行人，赐访存没。开皇十三年九月十七日，前陈侍中、安右将军、中书令、领军将军、南雍州大中正、新丰县开国侯、弟子济阳蔡徵稽首和南。（《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萧大圜

大圜字仁显，梁简文帝第二十子。大宝初，封乐梁郡王（《南史》作“乐良王”）。承圣中，改封晋熙郡王。除宁远将军、琅邪彭城二郡太守。寻使魏请和，而江陵陷。至周保定中，封始宁县公，加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建德中，除滕王迥友。隋开皇初，拜内史侍郎，出为西河郡守。有《士丧仪注》五卷，《要决》二卷，《梁旧事》三十卷，《淮海乱离志》十卷，《寓记》三卷，《集》二十卷。

竹花赋

嗟春色之澄明，映阳流之澈清。花绕树而竞笑，鸟偏〔“偏”，《初学记》作“遍”〕野而俱鸣。残陂萍合，斜蹊草萦。喧条絮满，暖路丝横。游蜂集而衔蕊，戏蝶飞而带英。鶯〔“鶯”，《初学记》作“鶯”〕欲啼而茝歇，雁始去而芦生。别有葳蕤绣篴，嬾娟绿筒。缥枝承露，缃箬来风。汉律依节，月桂临丛。乍影翻于乐沼，时名留于瑞宫。学应龙于葛水，宿鸕凤于方桐。洛下七贤，湘滨二女。倾翠盖之踟蹰，泛莲舟之容与。偶觉傲人，便媿笑语。拊嫩笋以含啼，顾贞筠而命醕。（《初学记》二十八）

闲放之言

拂衣褰裳，无吞舟之漏网，挂冠悬节，虑我志之未从。悦获展禽之免，有美慈明之进。如蒙北叟之放，实胜济南之征。其故何哉？

夫间阎者有优游之美，朝廷者有簪佩之累，盖由来久矣。留侯追踪于松子，陶朱成术于辛文，良有以焉。况乎智不逸群，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岂如知足知止，萧然无累。北山之北，弃绝人间，南山之南，超逾世网。面修原而带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筑蜗舍于丛林，构环堵于幽薄。近瞻烟雾，远睇风云。藉纤草以荫长松，结幽兰而援芳桂。仰翔禽于百仞，俯泳鳞于千寻。果园在后，开窗以临花卉，蔬圃居前，坐檐而看灌叟，二顷以供饔粥，十亩以给丝麻。侍儿五三，可充纺织；家僮数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协潘生之志；畜鸡种黍，应庄叟之言。获菽寻汜氏之书，露葵征尹君之录。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腊而候岁时。披良书，探至蹟，歌纂纂，唱乌乌，可以娱神，可以散虑。有朋自远，扬摧古今。田峻相过，剧谈稼穡。斯亦足矣，乐不可支。永保性命，何畏忧责。岂欲〔“欲”，《周书》作“若”〕蹙足入绊，申脰就羈，游帝王之门，趋宰衡之势。不知飘尘之少选，宁觉年祀之斯须。万物营营，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问哉。嗟乎！人生若浮云朝露，宁俟长绳系景，实不愿之。执烛夜游，警其迅迈。百年何几，擎蹠曲拳，四时如流，俯眉蹶足。出处无成，语默奚当。非直丘明所耻，抑亦宣尼耻之。（《周书·萧大圆传》）

萧圆肃

圆肃字明恭，梁武陵王纪子。纪称尊号，封宜都郡王，除侍中、宁远将军。纪东下，副萧勃守成都，兵败，与勃俱降于魏。授侍中、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封安化县公。入周，至明帝初，进封棘城郡公。保定中，除畿伯中大夫，拜咸阳郡守。建德中，授太子少傅，出为丰州刺史，加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宣政初，入为司宗中大夫，授洛州刺史。大象末，进位大将军。隋受禅，授贝州刺史。开皇四年卒。有《广堪》十卷，《淮海乱离志》四卷，《文海》四十卷，《集》十卷。

少傅箴〔《玉海》作《太子箴》〕

惟王建国，辨方正位。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莫不掇立太子，为皇之贰。是以《易》称明两，《礼》云上嗣。东序养德，震方主器。束发就学，《宵雅》更肄。朝读百篇，乙夜乃寐。爱日惜力，寸阴无弃。视膳再饭，寝门三至。小心翼翼，大孝蒸蒸。谋谟计虑，问对疑丞。安乐必敬，无忘战兢。夫天道益谦，人道恶盈。汉嗣不绝乎驰道，魏储回环于邺城。前史攸载，后世扬名。三善俱备，万国以贞。姬周长久，实赖贤〔“贤”，《周书》作“元”〕良。嬴秦短祚，诚由少阳。虽卜年七百，有德过历而昌，数世万一，无德不及而亡。敬之敬之，天惟显思。光副皇极，永固洪基。观德审谕，授告职司。（《周书·萧圆肃传》，《玉海》）

萧 吉

吉字文休，南兰陵人，梁武帝兄长沙王懿之孙。江陵陷，入周，为仪同三司，拜太常卿。隋受禅，进上仪同，封城阳郡公。炀帝即位，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府，迁卫尉少卿。有《乐论》一卷，《乐谱集》二十卷，《五行记》五卷，《相经要录》二卷，《五姓宅经》二十卷，《葬经》二卷。

献皇后吉葬表

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隋书·萧吉传》）

上书言征祥

今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

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征》云：“天元十一月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景，此十一月建景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隋书·萧吉传》）

奏止临献皇后发殡

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罡，临卯酉，谨案《阴阳书》，不得临丧。（《隋书·萧吉传》）

五行大义序

夫五行者，盖造化之根源，人伦之资始，万品禀其变易，百灵因其感通，本乎阴阳，散乎精像，周竟天地，布极幽明，子午卯酉为经纬，八风六律为纲纪。故天有五度以垂象，地有五材以资用，人有五常以表德。万有森罗，以五为度。过其五者，数则变焉。实资五气，均和四序。孕育百品，陶铸万物。善则五德顺行，三灵炳曜；恶则九功不革，六沴互兴。原始要终，靡究萌兆。是以圣人体于未肇。故设言以筮象，立象以显事。事既悬有，可以象知。象则有滋，滋故生数。数则可纪，象则可形。可形可纪，故其理可假而知。可假而知，则龟筮是也。龟则为象，故以日为五行之元。筮则为数，故

以辰为五行之主。若夫参辰伏见，日月盈亏，雷动虹出，云行雨施，此天之象也。二十八舍，内外诸官，七曜三光，星分岁次，此天之数也。山川水陆，高下平污，岳镇河通，风回露蒸，此地之象也。八极四海，三江五湖，九州百郡，千里万顷，此地之数也。礼以节事，乐以和心，爵表章旗，刑用革善，此人之象也。百官以治，万人以立，四教修文，七德阅武，此人之数也。因夫象数，故识五行之始末；藉斯龟筮，乃辨阴阳之吉凶。是以事假象知，物从数立。吉每寻阅坟索，研穷经典，自羲农以来，迄于周汉，莫不以五行为政治之本，以蓍龟为善恶之先。所以《传》云：“天生五材，废一不可。”《尚书》曰：“商王受命，狎侮五常。”殄弃三政，故知得之者昌，失之者灭。昔中原丧乱，晋氏南迁，根本之书不足，枝条之学斯盛。虚谈巧笔，竞功于一时；硕学经邦，弃之于万古。末代踵习，风轨遂成。虽复占候之术尚行，皆从左道之说；卜筮之法恒在，爻象之理莫分。月令靡依，时制必爽。失之毫发，千里必差。水旱兴而不辨其由，妖祥作而莫知其趣。非因形像，罕征穷者。观其谬惑，叹其学人，皆信其末而忘本，并举其粗而漏细。古人有云：“登山始见天高，临壑方觉地厚。”不闻先圣之道，无以知学者之大。况乃五行幽邃，安可斐然？今故博采经纬，搜穷简牒，略谈大义，凡二十四段。别而分之，合四十段。二十四者，节数之气总；四十者，五行之成数。始自释名，终于虫鸟。凡配五行，皆在兹义。庶几使斯道不坠，知其始焉。若能治心静志，研其微者，岂直怡神养性，保德全身？亦可弼谐庶政，利安万有。斯故至人之所达也。昔人感物制经，吉今因事述义，异时而作，共轨殊途。叹味道之不齐，求利物之一致。倚焉来哲，补其阙焉。上仪同三司、城阳郡开国公萧吉撰。（日本国佚存丛书本《五行大义》）

萧 愬

愬字仁祖，梁武帝弟始兴王憺之孙，上黄侯暉之子。梁末

奔齐。武平中，为太子洗马。历周入隋，为记室参军。有《集》九卷。（案邢劭有《萧仁祖集序》）

春 赋

落花无限数，飞鸟排花度。禁苑至饶风，吹花春满路。岩前片石迴如楼，水里连沙聚作洲。二月莺声才欲断，三月春风已复流。分流绕小渡，塹水还相注。山头望水云，水底看山树。舞馀香尚在，歌尽声犹住。麦垄一惊翠，菱潭两飞鹭。（《初学记》三）

全隋文卷十四

虞世基

世基字茂世，会稽余姚人，陈太子中庶子荔子，为建安王法曹参军，历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陈亡入隋，为通直郎，直内史省，拜内史舍人。炀帝即位，迁内史侍郎，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宇文化及行弑，并遇害。有《集》五卷。

讲武赋（并序）

夫玩居常者，未可论匡济之功，应变通者，然后见帝王之略。何则？化有文质，进让殊风，世或浇淳，解张累务。虽复顺纪合符之后，望云就日之君，且修战于阪泉，亦治兵于丹浦。是知文德武功，盖因时而并用，经邦创制，固与俗而推移。所以树鸿名，垂大训，拱揖百灵，包举六合，其唯圣人乎！鹑火之岁，皇上御宇之四年也。万物交泰，九有义安，俗跻仁寿，民资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犹载怀于履薄，可久可大，尚慄乎于御朽。至如昆吾远燹，肃慎奇琛，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贝冑雍弧之用，犀渠闕巩之殷，铸名剑于尚方，

积调戈于武库。熊罴百万，貔豹千群，利尽五材，威加四海。爰于农隙，有事春搜，舍爵策勋，观使臣之以礼，沮劝赏罚，乃示民以知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载之一时也！昔上林从幸，相如于是颂德，长杨校猎，子云退而为赋。虽则体物缘情，不同年而语矣，英声茂实，盖可得而言焉。其辞曰：

惟则天以稽古，统资始于群分。膺箴图而出震，树司牧以为君。既济宽而济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劳乎殷履，南伐盛于唐勋。彼周干与夏戚，粤可得而前闻。我大陈之创业，乃拨乱而为武。勘定艰难，平壹区宇。从喋喋之乐推，爰苍苍而再补。故累仁以积德，谅重规而袭矩。惟皇帝之休烈，体徇齐之睿哲。敷九畴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扬于帝难，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请吏，俊乂在官。御璇玑而七政辨，朝玉帛而万国欢。昧旦丕显，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来，功参天而两地。运圣人之上德，尽生民之能事。于是礼畅乐和，刑清政肃。西暨析支，东渐蟠木。罄图谍而效祉，漏川泉而提福。在灵贶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虽至治之隆平，犹戒国而强兵。选羽林于六郡，诏蹶张于五营。兼折冲而馀勇，咸重义而轻生。遂乃因农隙以教民，在春搜而习战。命司马以示法，帅掌固而清甸。导旬始以前驱，伏钩陈而后殿。抗鸟旌于析羽，饰鱼文于被练。尔乃革轩案辔，玉虬齐鞅。屯左矩以启行，击右钟而传响。交云罕之掩映，纷剑骑而来往。指摄提于南〔“南”，《隋书》作“斗”〕极，洞闾阖之弘敞。跨玄武而东临，款黄山而北上。隐圆阙之迢遰，届方泽之垓爽。于斯时也，青春晚候，朝阳明岫。日月光华，烟云吐秀。澄波瀾于江海，静氛埃于宇宙。乘輿乃御太乙〔“乙”，《隋书》作“一”〕之玉堂，授军令于紫房。蕴龙韬之妙算，誓武旅于戎场。锐金颜于庸、蜀，躡铁骑于渔阳。彀神弩而持满，覆天弧而并张。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铮铮。八陈肃而并列，六军俨以相望。拒飞梯于紫带，耸楼车于武冈。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绥而弗伤。裁应变而蛇击，俄蹈厉以鹰扬。中小枝于戟刃，彻蹲札于甲裳。聊七纵于孟获，乃两禽〔“禽”，《隋书》作“擒”〕于卞庄。始轩轩而鹤举，

遂离离以雁行。振川谷而横八表，荡海岳而耀三光。谅窈冥之不测，羌进退而难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挟辘。冲冠耸剑，铁楯铜头。熊渠殪兕，武勇操牛。虽任鄙与贲、育，故无得而为仇。九攻既决，三略已周。鸣镝振响，风卷电收。于是勇爵班，金奏设，登元、凯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献式序，八音未阙。舞干戚而有豫，听鼓鞀而载悦。俾挟纊与投醪，咸忘躯而殉节。方席卷而横行，见王师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临瀚海而斩长鲸。望云亭而载蹕，礼升中而告成。实皇王之神武，信荡荡而难名者也。（《隋书·虞世基传》，陈主尝于莫府山校猎，令世基作《讲武赋》，于座奏之。陈主嘉之，赐马一匹。）

章服议

后周故事，升日月于旌旗，乃阙三辰，而章无十二。但有山、龙、华虫作绘，宗彝、藻、火、粉米、黼、黻，乃与三公不异。开皇中，就里欲生分别，故衣重宗彝，裳重黼黻，合重二物，以就九章，为十二等。但每一物，上下重行。袞服用九，鹭服用七，今重此三物，乃非典故。且周氏执谦，不敢负于日月，所以缀此三象，惟施太常，天王袞衣，章乃从九。但天子譬日，德在照临，辰为帝位，月主正后，负此三物，合德齐明，自古有之，理应无惑。周执谦道，殊未可依，重用宗彝，又乖法服。今准《尚书》：“予欲观古人之服，日、月、星辰、山、龙、华虫作会，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绋绣。”具依此，于左右膊上为日月各一，当后领下为星辰，又山、龙九物，各重行十二。又近代故实，依《尚书大传》：“山龙纯青，华虫纯黄，作会；宗彝纯黑，藻纯白，火纯赤。”以此相间，而为五采。郑玄议已自非之，云：“五采相错，非一色也。”今并用织成于绣，五色错文。准孔安国，衣质以玄，加山、龙、华虫、火、宗彝等，并织〔成〕〔原脱“成”，据《隋书》补〕为五物，裳质以纁，加藻、粉米、黼、黻之四。衣裳通数，此为九章，兼上三辰，而备十二也。衣襟、领上各帖升龙，汉、晋以来，率皆如此。既是先王法服，不可乖于复制，征而用之，理将为允。（《隋书·礼仪志七》）

元德太子哀册文

维大业二年七月癸丑朔二十三日，皇太子薨于行宫。粤三年五月庚辰朔六日，将迁座于庄陵，礼也。蜃綵宵载，鹤关晓辟，肃文物以具陈，俨宾从其如昔。皇帝悼离方之云晦，嗟震宫之亏象，顾守器以长怀，临登俊而兴想。先远戒日，占谋允从，庭彝彻祖，阶所收重，抗铭旌以启路，动徐轮于振容。揆行度名，累德彰谥，爰诏史册，式遵典志，俾浚哲之徽猷，播长久乎天地。其辞曰：

宸基峻极，帝绪会昌。体元袭圣，仪耀重光。气秀春陆，神华少阳。居周轶诵，处汉韬庄。有纵生知，诞膺惟睿。性道麟日，几深绮岁。降迹大成，俯情多艺。树亲建国，命懿作藩。威蕤先路，鸟奕渠门。庸服有纪，分器惟尊。风高楚殿，雅盛梁园。睿后膺储，天人叶〔“叶”，《隋书》作“协”〕顺。本茂条远，基崇体峻。改王参墟，奄有唐、晋。在贵能谦，居冲益慎。封畿千里，闾阖九重。神州王化，禁旅军容。瞻言偃草，高视折冲。帷宸清秘，亲贤允属。泛景凤澜，飞华螭玉。挥翰泉涌，敷言藻缚。式是便烦，思谋启沃。洪惟积德，丰衍繁祉。粤自天孙，光升元子。绿车逮事，翠纓奉祀。肃穆满容，仪形让齿。礼乐交畅，爱敬兼资。优游养德，恭己承仪。南山聘隐，东序尊师。有粹神仪，深穆其度。显显观德，温温审谕。炯戒齐箴，留连王赋。入监出抚，日就月将。冲情玉裕，令问金相。宜绥景福，永作元良。神理冥漠，天道难究。仁不必寿，善或愆祐。遽瑶山之颓坏，忽桂宫之毁构。痛结幽明，悲缠宇宙。恻皇情之深恫，摧具僚其如疚。呜呼哀哉！回环气朔，荏苒居诸。沾零露于瑶圃，下申籍于玉除。夜漏尽兮空阶曙，晓月悬兮帷殿虚。呜呼哀哉！将宁甫窆，长违望苑。渡渭浹于造舟，遵长平之修坂。望鹤驾而不追，顾龙楼而日远。呜呼哀哉！永隔存没，长分古今。去荣华于人世，即潜墟之幽深。霏夕烟而稍起，惨落景而将沈。听哀挽之凄楚，杂灌木之悲吟。纷徒御而流袂，歆纓弁以沾衿。呜呼哀哉！九地黄泉，千年白日。虽金石之能久，终天壤乎长毕。敢图芳于篆素，永飞声而腾实。（《隋书·炀三子传》）

左卫大将军、左光禄大夫姚恭公墓志铭（并序）

公姓姚，讳辩，字思辩，武威人也。导清源于妫汭，肇崇构于轩丘。世〔缺〕斯〔缺〕五世祖泓，为晋所灭，子孙播越，居于武威。曾祖赞，抚军□〔下缺〕军将军、武威太守，并以硕量伟才，佐时匡国。父宝，散骑常侍。〔下缺〕山川降神象纬，幼而风韵开爽，志节通亮，弓殫百步之奇，剑敌万人之□□气驰名，遂以材官入选。周保定四年，起家宗侍下士。天和二年，□□亏胜群帅见囚，公频进奇谋，竟弗能用。乃以舟师先济，朝廷□□统营校。公抚养士卒，劝课农桑，莫不家实食廩，人知礼节。〔下缺〕赏。保定五年，从周武帝平定晋州，摧殄高壁。十二月，进屠并州。既□公独为后距，转战不衰，皇舆获安，公之力也。频蒙优赏，以累〔下缺〕六年从定相州。以前、后功授大都督，封安养县开国子，邑四〔下缺〕检校武侯兵事。又命公随上柱国拓拔崇于武陟合战，又于野马〔下缺〕相济实繁有徒。公建旆遄征，摄弓言迈，推锋接战，克著奇功。大象〔下缺〕户，开皇元年，授上开府仪同三司，进爵为公，增邑为一千户，□□所屈，即事戎车。公诚勇奋发，义同阃外，屡出奇兵，频摧丑虏。〔下缺〕天府凡厥赏赐，散之士卒。二年，匈奴复入凉州，诏以公为行军□□前后冲击，昼夜攻围。校尉之井既枯，将军之泉又竭。空有思梅之□〔下缺〕以亡为存，策勋命赏，理在不次。五年，授右武卫、骠骑将军，霍去病〔下缺〕蔑如也。六年，授云州道水军总管。戈船掩渚，巨舰浮川，河湟肃□，匪曰崇墉棋峙，管堞相望，边柝弗惊，控弦远逝。其年，授使持节，河〔下缺〕化若神明。十年，检校叠州总管、河州刺史，行叠州刺史事。公才略□□弘政教，安民和众，于是乎在。十二年，转授左武侯将军。寻为凉州〔下缺〕边烽寝候。毳幕旗裘，望风敛迹。十六年，使持节、灵州总管诸军事。□□俗易风移，政成期月。十八年，授原州道行军总管。十九年，授环州道□总管。公屡总戎律，特精边事，每秋风起塞，胡骑扬尘，折冲之任，非公□□。大业二年，授左武侯大将军，进爵蔡阳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大启〔下缺〕皇丘钦明，

御策睿圣纂图，特荷天眷，恩遇隆重，密勿禁候，知无不为。〔下缺〕威等同进位大将军、左武侯大将军如故。三年，以母忧去官。其年有〔下缺〕自天几千毁灭，佩俛王事，杖而后起。四年，以官方草创，授金紫光禄大夫□光禄大夫如故。车驾北巡，诸蕃朝朔，以旧典纠察，整肃军容。乃令公〔下缺〕旌门洞张，内外肃然，事严细柳。吐谷浑大保五期尼乐周等率众归附，銮辂西幸，底定浑国。乃以公为郁卑道将军。旗鼓所振，莫不摧殄，俘〔下缺〕右光禄大夫、左屯卫大将军如故。乃献凯庙廷，礼崇备物，六军之长。车驾南巡江都，以公京师留守，职居爪牙，任惟心膂，出处崇重，朝野荣之。大业七年三月遭疾，十九日薨于京兆郡，春秋六十有六。惟公体量宏达，〔下缺〕兴义，造次弗违，虚己推贤，始终同致，加以雄图恢廓，奇略弘远，气有馀勇，莫之与抗。善于御抚，得士卒之心，长于政术，致廉平之美。自入统禁旅，出□□所，夙夜匪懈，简在帝心。至于敬友穆亲，轻财贵义，家禀诚孝，奉以周旋，训不与善，遽此归全。知与不知，莫不流涕。粤以其年十月癸丑朔二十一日葬，有诏：故左屯卫大将军、右光禄大夫姚思辩，性理和谨，秉心恭慎，历任〔下缺〕式表哀荣，可赠左光禄大夫。又蒙赐物八百段，粟麦一千石，谥曰恭公。

祀〔下缺〕长澜若水，远馥薰风。时贤继及，世德斯隆。勤王成务，启霸垂功。炳灵不已，□□冥照。落雁穷能，通猿尽妙。蹶张选勇，期门待诏。职分七萃，官联五营。□□陪卫，出拥高旌。汜水兵略，常山陈势。卓犖明谋，沈深节制。功有必取，算无遗计。累膺恩宠，显赫身名。执恭履顺，守满持盈。方陪纪岳，遽掩佳城。游魂不归，逝川〔下缺〕春秋递代，徽猷永远。（《金薤琳琅》八，又赵魏重摹拓本）

虞 绰

绰字士裕，世基族人。仕陈，为太学博士，迁永阳王记室。

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秘书学士，校书郎，加宣惠尉。迁著作佐郎，授建节尉。坐与杨玄感交，徙且末。亡命，变姓名，自称吴卓。为吏所执，斩于江都。

大鸟铭（并序）

维大业八年，岁在壬申，夏四月景子，皇帝底定辽碣，班师振旅，龙驾南辕，鸾旗西迈，行宫次于柳城县之临海顿焉。山川明秀，实仙都也。旌门外设，款跨重阜，帐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蹕，下轻舆，警百灵，绥万福，践素砂，步碧沚。同轩皇之襄野，迈汉宗于河上，想汾射以开襟，望蓬瀛而载伫。窅然齐肃，藐属殊庭，兼以圣德遐宣，息别风与淮雨，休符潜感，表重润于夷波。璧日晒光，卿云舒采，六合开朗，十洲澄镜。少选之间，儵焉灵感，忽有祥禽，皎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然双下。高逾一丈，长乃盈寻，靡霜晖于羽翮，激丹华于觜距。鸾翔凤跂，鹄起鸿蹇，或蹶或啄，载飞载止，徘徊驯扰，咫尺乘舆。不藉挥琴，非因拊石，乐我君德，是用来仪。斯固类仙人之骐驎，冠羽族之宗长，西王青鸟，东海赤雁，岂可同年而语哉！窃以铭基华岳，事乖灵异，纪迹邹山，义非尽美，犹方册不泯，遗文可观。况盛德成功，若斯懿策，怀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镌名山，安用铭异！臣拜稽首，敢勒铭云：

来苏兴怨，帝自东征，言复禹绩，乃御轩营。六师薄伐，三韩肃清，龚行天罚，赫赫明明。文德上畅，灵武外薄，车徒不扰，苛慝靡作。凯歌载路，成功允铄，反旆还轩，遵林并壑。停舆海澨，驻驂岩趾，宵想遐凝，藐属千里。金台银阙，云浮岳峙，有感斯应，灵禽效祉。飞来清汉，俱集华泉，好音玉响，皓质冰鲜。狎仁驯德，习习翩翩，绝迹无泯，于万斯年。（《隋书·虞绰传》）

王 胄

胄字承基，琅邪临沂人，梁太子詹事筠孙。仕陈，历太子

舍人、东阳王文学。入隋，为学士。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从征辽东，进朝散大夫。坐杨玄感事，徙边。亡匿，为吏所捕诛。

卧疾闽海简颙法师诗序

余卧疾闽海，弥留旬朔，善友颙法师劝余以净名妙典，调伏身心，力疾粗陈其意，敬简法师云尔。（《广弘明集》三十下）

陆知命

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仕陈，为始兴王行参军，历太学博士、南狱正。陈亡入隋，拜仪同三司，授普宁镇将。不行，待诏御史台。炀帝即位，拜治书侍御史。后从征辽东，卒于军。赠御史大夫。

上表请使高丽

臣闻圣人当辰，物色刍蕘，匹夫奔踦，或陈狂瞽。伏愿暂辍旒纛，览臣所谒。昔轩辕馭历，既缓夙沙之诛，虞舜握图，犹稽有苗之伐。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风，使彼君臣，面缚阙下。（《隋书·陆知命传》）

潘 徽

徽字伯彦，吴郡人。仕陈，为新蔡王国侍郎，选为客馆令。及陈亡，为州博士，秦孝王俊召为学士。俊薨，晋王广复引为扬州博士。大业中，授京兆郡博士。坐与杨玄感交，出为西海郡威定县主簿，道卒。

述思赋（文侯）

难魏澹敬字议

向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但施用处殊，义成通别。《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此可复并谓极重乎？至若“〔敬〕〔原脱“敬”，据《隋书》补〕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弥见雷同，“敬听”、“敬酬”，何关贵隔！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举一隅，未为深据。（《隋书·潘徽传》，隋遣魏澹聘陈，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伐送。”徽以“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徽难之云云。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

韵纂序

文字之来尚矣。初则羲皇出震，观象纬以法天，次则史颡佐轩，察蹄迹而取地。于是八卦爻始，爻文斯作，绳用既息，坟籍生焉。至如龙策授河，龟威出洛，绿缙白检，述勋、华之运，金绳玉字，表殷、夏之符，衔甲示于姬坛，吐卷征于孔室，莫不理包远迹，迹会幽明，仰协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万代，正名百物，为生民之耳目，作后王之模范，颂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踪三、五，并曜参辰，外振武功，内修文德。飞英声而勒嵩、岱，彰太〔“太”，《隋书》作“大”〕定而铭钟鼎，春千秋羽，盛礼乐于胶庠，省俗观风，采歌谣于唐、卫。我秦王殿下，降灵霄极，禀秀天机，质润圭璋，文兼黼黻。楚诗早习，颇属怀于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于索隐。尊儒好古，三雍之对已道，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弥洽。遨游必名教，渔猎唯图史。加以降情引汲，择善为微，筑馆招贤，攀枝仁异。剖连城于并里，贡束帛于丘园，薄技无遗，片言便赏。所以人加脂粉，物竞琢磨，俱报稻粱，各施鸣吠。于时岁次鹑火，月躔夷则，驂驾务隙，灵光意静。前临竹沼，却倚桂岩，泉石莹仁智之心，烟霞发文彩之致，宾

僚雾集，教义风靡。乃讨论群艺，商略众书，以为小学之家，尤多舛杂，虽复周礼、汉律，务在贯通，而巧说邪辞，递生同异。且文讹篆隶，音谬楚、夏，《三苍》《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文》《字林》之属，唯别体形。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酌古会今，未臻功要。又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遂躬纤睿旨，摭摘是非，撮举宏纲，裁断篇部。总会旧辙，创立新意，声别相从，即随注释。详之诂训，证以经史，备包《骚》《雅》，博牵子集，汗简云毕，题为《韵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诸石室，见群玉之为浅，鄙悬金之不定。爰命末学，制其都序。徽业术已寡，思理弥殫，心若死灰，文惭生气。徒以犬马识养，飞走怀仁，敢执颠沛之辞，遂操狂简之笔。而齐、鲁富经学，楚、郑多良士，西河之彦，幸不谪于索居，东里之才，请能加以润色。（《隋书·潘徽传》，秦孝王俊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纂》，徽为序。）

全隋文卷十五

许善心

善心字务本，高阳北新城人，陈卫尉卿亨子。为王府法曹，举秀才，对策高第，授度支郎中，转侍郎，补撰史学士。贞明中，奉使聘隋，拘留不遣。及陈亡，拜通直散骑常侍，直门下省，授虞部侍郎，除秘书丞。仁寿初，摄黄门侍郎，寻加摄太常少卿。炀帝即位，转礼部侍郎。以忤宇文述，左迁给事郎，摄左翊卫长史。从征辽东，授建节尉。寻加朝散大夫，摄左亲卫武贲郎将，授通议大夫。江都之变，为宇文化及所害。越王侗称制，赠左光禄大夫、高阳县公，谥曰文节。有《方物志》二十卷、《符瑞记》十卷。

奏驳皇后属车乘数

谨案《周礼》，后备六服，并设五辂，采章之数，并与王同，属车之制，不应独异。又宋孝建时，议定舆辇，天子属车，十有二乘。至大明元年九月，有司奏皇后副车，未有定式，诏下礼官，议正其数。博士王夔之议：“郑玄云：后象王立六宫，亦正寝一而燕寝五。推其所立，每与王同，谓十二乘通关为允。”宋帝从之，遂为后式。今请依乘舆，不须差降。（《隋书·礼仪志五》，皇后属车三十六乘。初宇文恺、阎毗奏定，请减乘舆之半。礼部侍郎许善心奏驳云云，制曰可。）

七庙议

谨案《礼记》：“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郑玄注曰：“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及文王、武王之祧，与亲庙四也。殷则六庙，契及汤，与二昭二穆也。夏则五庙，无太祖，禹与二昭二穆而已。”玄又据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而立四庙。案郑玄义，天子唯立四亲庙，并始祖而为五。周以文、武为受命之祖，特立二祧，是为七庙。王肃注《礼记》：“尊者尊统上，卑者尊统下。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其有殊功异德，非太祖而不毁，不在七庙之数。”案王肃以为天子七庙，是通百代之言，又据《王制》之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降二为差。是则天子立四亲庙，又立高祖之父，高祖之祖，并太祖而为七。周有文、武、姜嫄，合为十庙。汉诸帝之庙各立，无迭毁之义，至元帝时，贡禹、匡衡之徒，始建其礼，以高帝为太祖，而立四亲庙，是为五庙。唯刘歆以为天子七庙，诸侯五庙，降杀以两之义。七者，其正法，可常数也，宗不在数内，有功德则宗之，不可预毁〔“毁”，《隋书》作“设”〕为数也。是以班固称，考论诸儒之议，刘歆博而笃矣。光武即位，建高庙于洛阳，乃立南顿君以上四庙，就祖宗而为七。至魏初，高堂隆为郑学，议立亲庙四，太祖武帝，犹在四亲之内，乃虚置太祖及二祧，以待后代。至景初间，乃依王肃，更立五世、六世祖，就四亲而为六庙。晋武

受禅，博议宗祀，自文帝以上六世祖征西府君，而宣帝亦序于昭穆，未升太祖，故祭止六也。江左中兴，贺循知礼，至于寝庙之仪，皆依魏、晋旧事。宋武帝初受晋命为王，依诸侯立亲庙四。即位之后，增祔五世祖相国掾府君、六世祖右北平府君，止于六庙。逮身歿，主升从昭穆，犹太祖之位也。降及齐、梁，守而弗革，加崇迭毁，礼无违旧。臣等又案姬周自太祖已下，皆别立庙，至于禘祫，俱合食于太祖。是以炎汉之初，诸庙各立，岁时尝享，亦随处而祭，所用庙乐，皆象功德而歌舞焉。至光武乃总立一堂，而群主异室，斯则新承寇乱，欲从约省。自此以来，因循不变。伏惟高祖文皇帝，睿哲玄览，神武应期，受命开基，垂统圣嗣，当文明之运，定祖宗之礼。且损益不同，沿袭异趣，时王所制，可以垂法。自历代以来，杂用王、郑二义，若寻其指归，校以优劣，康成止论周代，非谓经通，子雍总贯皇王，事兼长远。今请依据古典，崇建七庙。受命之祖，宜别立庙祧，百代之后，为不毁之法。至于銮驾亲奉，申孝享于高庙，有司行事，竭诚敬于群主，俾夫规模可则，严祀易遵，表有功而彰明德，大复古而贵能变。臣又案周人立庙，亦无处置之文。据冢人处职而言之，先王居中，以昭穆为左右。阮忱撰《礼图》，亦从此议。汉京诸庙既远，又不序禘祫。今若依周制，理有未安，杂用汉仪，事难全采。谨详立别图，附之议末。（《隋书·礼仪志二》，大业元年，炀帝欲遵周法，营立七庙，诏有司详定其礼。礼部侍郎、摄太常少卿许善心，与博士褚亮等议，诏可。又略见《通典》四十七。）

宇文述役兵议

述于仗卫之所抽兵私役，虽不满日，阙于宿卫，与常役所部，情状乃殊。又兵多下番，散还本府，分道追至，不谋同辞。今殆一月，方始翻覆，奸状分明，此何可舍。（《隋书·许善心传》）

对诏问太子朝谒著远游冠

牛弘奏云：“皇太子冬正大朝，请服衮冕。”帝问给事郎许善心曰：“太子朝谒，著远游冠，有何典故？”对曰：“晋令皇太子给五时朝服、远游冠。至宋泰始六年，更议仪注，仪曹郎丘仲起议：‘案

《周礼》，公自衮冕已下，至卿大夫之玄冕，皆其朝聘之服也。伏寻古之公侯，尚得服衮，以入朝见，况皇太子储副之尊，谓宜式遵盛典，服衮朝贺。’兼左丞陆澄议：‘服冕以朝，实著经典，自秦除六冕之制，后汉始备古章。魏、晋以来，非祀宗庙，不欲令臣下服于衮冕，位为公者，必加侍官，故太子入朝，因亦不著。但承天作副，礼绝群后，宜遵前王之令典，革近代之陋制，皇太子朝，请服冕。’自宋以下，始定此仪。至梁简文之为太子，嫌于上逼，还冠远游，下及于陈，皆依此法。后周之时，亦言服衮入朝。至于开皇，复遵魏、晋故事。臣为〔“为”，《隋书》作“谓”〕衮冕之服，章玉虽差，一日而观，颇欲相类。臣子之道，义无上逼。故晋武帝太始三年，诏太宰安平王孚著侍内之服，四年又赐赵、燕、乐安王等散骑常侍之服。自斯以后，台鼎贵臣，并加貂珥武弁，故皇太子遂著远游冠，谦不逼尊，于理为允。”（《隋书·礼仪志七》）

梁史序传论述

谨案太素将萌，洪荒初判，乾仪资始，辰象所以正时，坤载厚生，品物于焉播气。参三才而育德，肖二统而降灵。有人民焉，树之君长，有贵贱矣，为其宗极。保上天之眷命，膺下土之乐推，莫不执大方，振长策，感召风云，驱驰英俊。干戈揖让，取之也殊功，鼎玉龟符，成之也一致。革命创制，竹素之道稍彰，纪事记言，笔墨之官渐著。炎农以往，存其名而漏其迹，黄轩以来，晦其文而显其用。登丘纳麓，具训诰及典谟，贯昴入房，传夏正与殷祀。洎辨方正位，论时训功，南北左右，兼四名之别，《柝机》《乘》车，擅一家之称。国恶虽讳，君举必书，故贼子乱臣，天下大惧，元龟明镜，昭然可察。及三郊递袭，五胜相沿，俱称百谷之王，并以四海自任，重光累德，何世无哉！逮有梁之君临天下，江左建国，莫斯为盛。受命在于一君，继统传乎四主，克昌四十八载，馀祚五十六年。武皇帝出自诸生，爰升宝历，拯百王之弊，救万姓之危，反浇季之末流，登上皇之独道。朝多君子，野无遗贤，礼乐必备，宪章咸举。弘深慈于不杀，济大忍于无刑，荡荡巍巍，可为称首。属阴

戎入颍，羯胡侵洛，沸腾殄馘，三季所未闻，扫地滔天，一元之巨厄。廊庙有序，剪成狐兔之场，圭帛有仪，碎夫犬羊之手。福善积而身祸，仁义在而国亡。岂天道欤？岂人事欤？尝别论之，在《序论》之卷。先君昔在前代，早怀述作，凡撰《齐书》为五十卷；《梁书》纪传，随事勒成，及阙而未就者，《目录》注为一百八卷。梁室交丧，坟籍销尽。冢壁皆残，不准无所盗，帷囊同毁，陈农何以求！秦儒既坑，先王之道将坠，汉臣徒请，口授之文亦绝。所撰之书，一时亡散。有陈初建，诏为史官，补阙拾遗，心识口诵。依旧目录，更加修撰，且成百卷，已有六帙五十八卷，上秘阁讫。善心早婴荼蓼，弗荷新构〔《北史》作“弗克荷薪”〕，太建之末，频抗表闻，至德之初，蒙授史任。方愿油〔《北史》作“湘”〕素采访，门庭记录，俯励弱才，仰成先志；而单宗少强近，虚室类原、颜，退屏无所交游，栖迟不求进益。假班嗣之书，徒闻其语，给王隐之笔，未见其人。加以庸琐凉能，孤陋末学，忝职郎署，兼撰《陈史》，致此书延时，未即成续。贞明二年，以台郎入聘，值本邑沦覆，他乡播迁，行人失时，将命不复。望都亭而长恻，迁别馆而悬壶，家史旧书，在后焚荡。今止有六十八卷在，又并缺落失次。自入京以来，随见补苴，略成七十卷。《四帝纪》八卷，《后妃》一卷，《三太子录》一卷，为一帙十卷。《宗室王侯列传》一帙十卷。《具臣列传》二帙二十卷。《外戚传》一卷，《孝德传》一卷，《诚臣传》一卷，《文苑传》二卷，《儒林传》二卷，《逸民传》一卷，《数术传》一卷，《藩臣传》一卷，合一帙十卷。《止足传》一卷，《烈女传》一卷，《权幸传》一卷，《羯贼传》二卷，《逆臣传》二卷，《叛臣传》二卷，《叙传论述》一卷，合一帙十卷。凡称史臣者，皆先君所言，不称〔《北史》作“下称”〕名案者，并善心补阙。别为《叙论》一篇，托于《叙传》之末。（《隋书·许善心传》，《北史》八十三）

神雀颂（并序）

臣闻观象则天，乾元合其德，观法审地，域大表其尊。雨施云行，四时所以生杀，川流岳立，万物于是裁成。出震乘离之君，纪

凤司鸠〔《隋书》作“纪虬司凤”〕之后，玉锤玉斗而降，金版金滕以传。并陶冶性灵，含煦动植，眇玄珠于赤水，寂明镜于〔《隋书》作“乎”〕灵台。莫不景福氤氲，嘉贶麇集，驰声南、薰，越响《云》《韶》。粤我皇帝之君临，闡大方，抗太极，负凤邸，据龙图。不言行焉，掇提建指，不肃清焉，喉铃启闭。括地复夏，截海剪商，就望体其尊，登降〔《隋书》作“减”〕昌其会。绵区浹宇，遐至迓安，腾实飞声，直畅傍施。无体之礼，威仪布政之宫，无声之乐，缀兆总章之观。上庠养老，躬问百年，下土字民，心为百姓。月栖日浴，热坂寒门，吹鳞没羽之荒，赤蛇青马之裔，解辮请隶，削衽承风。岂止呼韩北场，远颂〔《隋书》作“显勒”〕狼居之轴，熄慎南境，近表不耐之城。故使天不爱道，地宁吝宝，川岳展异，幽显效灵。狎素游赭，团膏漱醴，半景青赤，肇历亏盈。足足怀仁，般般扰义，祥祐之来若此，升隆之化如彼。而登封盛典，云亭仁白检之仪，致治成功，柴燎靡玄圭之告。虽奉常定礼，武骑草文，天子抑而未行，推而不有。允恭克让，其在兹乎？七十二君，信蔑如也！故神禽显贶，玄应时昭，白爵呈铁象〔《隋书》作“豸”〕之奇，赤雀衔丹书之贵。班固《神爵》之颂，履武戴文，曹植《嘉雀》之篇，栖庭集牖。未若于飞武帐，来贺文槐，刷采青蒲，将翱赤厨。玉几朝御，取玩轩楯之间，金门旦开，兼留鞶翟之鉴。终古旷世，未或前闻，福召冥征，得之兹日。岁次上章，律谐大吕，玄枵会节，玄英统时。至尊未明求衣，晨兴于含章之殿。爰有瑞雀，翱翔而下。载行载止，当宸宇而徐前，来集来仪，乘轩墀而顾步。夫瑞者符也，圣主之休征；雀者爵也，圣人之大宝。谨案《考异邮》云：“轩辕有黄爵赤头，立日傍。”占云：“土精之应。”又《礼稽命征》云：“祭祀合其宜，则黄爵集。”昔汉集泰时之殿，魏下文昌之宫，一见雍丘之祠，三入东平之府，并旁观回瞩，事陋人微，奚足称矣。抑又闻之，不剝胎剖卵则鸾凤驯鸣，不漉浸焚原则螭龙盘蜿。是知陛下止杀，故飞走宅心，皇慈好生，而潜浮育德。臣面奉纶綍，垂示休祥，预承嘉宴，不胜藻跃。李虔僻处西土，陆机少长东隅，微臣惭于往贤，逢

时盛乎曩代。辄竭庸琐，敢献颂云：

太素式肇，大德资生，功玄不器，道要无名。质文鼎革，沿习因成，祥图瑞史，赫赫明明。天禄〔“禄”，《隋书》作“保”〕大定，于铄我君，武义乃武，文教惟文。横塞宇宙，旁疑〔“疑”，《隋书》作“凝”〕射、汾，轩物重造，姚风再薰。燠〔“燠”，《隋书》作“煖”〕发王策，昭彰帝道，御地七神，飞天五老。山祗吐秘，河灵孕宝，黑羽升坛，青麟〔“麟”，《隋书》作“麟”〕伏皂。丹乌流火，白雉从风，栖阿德劭，鸣岐祚隆。未如神雀，近贺王宫，五灵何有，百福攸同。孔图献赤，荀文表白，节节奇音，行行瑞迹。化玉黼宸，衔环陞戟，上天之命，明神所格。绥应在旃，伊臣颂焉，永缉丹素，方流管弦。颂歌不足，蹈舞无宣，臣拜稽首，亿万斯年。（《隋书·许善心传》，《文苑英华》七百七十八）

袁 充

充字德符，陈郡阳夏人，寓居丹阳，梁司空昂孙。仕陈，历秘书郎、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散骑常侍。入隋，历蒙、郟二州司马，领太史令。大业中，迁内史舍人。从征辽东，拜朝请大夫、秘书少监，超拜秘书令。江都之变，为宇文化及所害，年七十五。

日景渐长表

隋兴已后，日景渐长。开皇元年冬至之景〔“景”，《隋书》作“影”，下皆同〕，长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景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景，长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景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景一尺四寸五分。其十八年冬至，阴云不测。元年、十七年、十八年夏至，亦阴云不测。《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景，日至之景，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景，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景，短于旧五分，

十七年冬至之景，短于旧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景短而日长；去极远，则景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行外道则去极远。《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以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俱近。谨案《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其常，天帝崇灵，圣王祖〔“祖”，《隋书》作“初”〕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日行次道，霸代日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景短日长，近〔“近”，《隋书》作“振”〕古希有。（《隋书·天文志上》，又见《袁充传》，又《北史》七十四）

推文帝本命表

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隋书·袁充传》）

上场帝星瑞表

臣闻皇天辅德，皇天福谦，七政斯齐，三辰告应。伏惟陛下握绿〔“绿”，《隋书》作“录”〕图而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紘，以百姓为心，匪以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后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本〔“本”，《隋书》作“天”〕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天经。谨案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其一，去（年）〔《隋书》无“年”〕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营，声如崩墻。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复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当北方。依占，频二夜流星坠贼所，贼必败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频有两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东北流。依占，北斗主杀伐，贼必（破）〔《隋书》无“破”〕败。其四，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依占，国家之福。其五，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

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卢明月营，破其撞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气亘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依载《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旋观往政，侧闻前古，彼则异时间出，今则一朝总萃。岂非天赞有道，助歼凶孽？方清九夷于东穆〔“穆”，《隋书》作“穆”〕，沉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无为汾水。（《隋书·袁充传》，又《北史》七十四。）

上言炀帝年命

去岁冬至，日景〔“景”，《隋书》作“影”〕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阴阳历数并得符同（唐尧）〔《隋书》无“唐尧”〕。唐尧景辰生，景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隋书·袁充传》，炀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宝上言。又见《北史》七十四。）

毛 爽

爽，荜阳阳武人，陈光禄大夫、左骁骑将军喜弟，为山阳太守。入隋，授洧州刺史，以年老辞不赴官。

律 谱

臣爽案，黄帝遣伶伦氏取竹于嶰谷，听凤阿阁之下，始造十二律焉。乃致天地气应，是则数之始也。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其气以候四时，其数以纪万物。云隶首作数，盖律之本也。夫一、十、百、千、万、亿、兆者，引而申焉，历度量衡，出其中矣。故有虞氏用

律和声，邹衍改之，以定五始。正朔服色，亦由斯而别也。夏正则人，殷正则地，周正则天。孔子曰：“吾得夏时焉。”谓得气数之要矣。汉初兴也，而张苍定律，乃推五胜之法，以为水德。实因战国官失其守，后秦灭学，其道浸微，苍补缀之，未获详究。及孝武创制，乃置协律之官，用李延年以为都尉，颇解新声变曲，未达音律之原（“原”，《隋书》作“源”），故其服色不得而定也。至于元帝，自晓音律，郎官京房，亦达其妙，因使韦玄成等，杂试问房。房自叙云：“学焦延寿，用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乃还相为宫之正法也。”于后刘歆典领条奏，著其始末，理渐研精。班氏《汉志》，尽歆所出也，司马彪《志》，并房所出也。至于后汉，尺度稍长。魏代杜夔，亦制律吕，以之候气，灰悉不飞。晋光禄大夫荀勖，得古铜管，校夔所制，长古四分，方知不调，事由其误。乃依《周礼》，更造古尺，用之定管，声韵始调。左晋之后，渐又讹谬。至梁武帝时，犹有汲冢玉律，宋苍梧时，钻为横吹，然其长短厚薄，大体具存。

臣先人栖诚，学算于祖暅，问律于何承天，沈研三纪，颇达其妙。后为太常丞，典司乐职，乃取玉管及宋太史尺，并以闻奏。诏付大匠，依样制管。自斯以后，律又飞灰。侯景之乱，臣兄喜于太乐得之。后陈宣帝诣荆州为质，俄遇梁元帝败，喜没于周。适欲上闻，陈武帝立，遂又以二十（“二十”，《隋书》作“十二”）管衍为六十律，私候气序，并有征应。至太建时，喜为吏部尚书，欲以闻奏。会宣帝崩，后主嗣立，出喜为永嘉内史，遂留家内，贻诸子孙。陈亡之际，竟并遗失。今正十二管在太乐者，阳下生阴，始于黄钟，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一岁之气，毕于此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终于南事。六十律候，毕于此矣。仲冬之月，律中黄钟。黄钟者，首于冬至，阳之始也。应天之数而长九寸，十一月气至，则黄钟之律应，所以宣养六气，缉和九德也。自此之后，并用京房律准，长短宫徵，次日而用。凡十二律，各有所摄，引而申之，至于六十。亦由八卦衍而重之，以为六十四也。相生者相变。如

〔“如”，《隋书》作“始”〕黄钟之管，下生林钟，以阳生阴，故变也。相摄者相通。如中吕之管，摄于物应，以母权子。故相变者，异时而各应，相通者，同月而继应。应有早晚者，非正律气，乃子律相感，寄母中应也。（《隋书·律历志上》）

陈伯礼

伯礼字用之，吴兴长城人，陈文帝第十子。天嘉六年，封武陵王。太建初，为云旗将军、持节、都督吴兴诸军事、吴兴太守。坐贪暴，免。陈亡入隋。大业中，为散骑侍郎、临洮太守。

借麝启

伯礼启：明愿问讯兄，前许借介麝，今进请受，愿付今使，仰干悚息。谨启。（《淳化阁帖》四）

陈伯智

伯智字策之，伯礼第十二弟。太建中，封永阳王，历侍中、明威将军、散骑常侍、尚书左仆射，出为使持节，都督东扬、丰二州诸军事、平东将军，领会稽内史。至德中，征拜侍中、翊左将军，加特进。陈亡入隋。大业中，为岐州司马，迁国子司业。

与释智颦手书

秋气凄冷，愿安乐行耳。弟子寡末，未能治道。愿欲延屈，方凭开导。今遣左右陈文强往，悉其一二。弟子陈伯智和南。八月十日。（《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

第二书

弟子少奉正真，长而弥笃。州中事隙，时得用心。但至止以来，实有钦眷。前书要师出镇讲说，未辱还告，良以郁陶。伫听之情，不忘瞬息。重遣今信，必望翻然。学徒多少，并希携带。故前有白寻勒人船，所迟来仪，会言在促。弟子陈伯智和南。（同上）

第三书

使人山返，仰具高怀。域诚不果，更深为恨。本知山水得性，为物忘怀，复须安忍。今遣迎接，伫望光临。弟子陈伯智和南。高丽昆布、人参等，远云是物陋返仄。（同上）

又与释智颢手书

静惠和南：更雪寒重，愿礼忏不乃仰疲。弟子眩恍无理，真观法师愿得入山摄虑禅寂。今以彼书仰呈，裴公又正束装，待小晴通，便当就路。但观公非唯义解，又诵《法华》，既朗慧灯，方澄定水。仰惟阁梨，德侔安远。道迈光猷，遐迹倾心。振锡云聚，绍像法于将坠。以救昏蒙，显慧日之馀光。用拯浇俗，兼孔山阴舍良田以供耕垦，姚宝安舍净财以给殍菜。禅堂行就修缉，粮廩不虑阙无。诸善因缘，亦各随喜。弟子劣薄，竭诚供养。愿勿以资侍继意，徒众为忧。凭兹福业，庶遣烦劳；藉此熏修，冀荷冥祐。弟子陈静惠和南。（《释藏》起字二号，《国清百录》二，又纓字□号。《续高僧·智颢传》载有九句。）

解讲疏

菩萨戒弟子陈静智稽首和南：十方常住三宝，幽显冥空，现前凡圣。伏惟法王法力，悯三界之颡愚，无漏无为，开一乘之奥典。深宗绝称，仰莲华以立名，实智难思，借宝珠而谕理。殷勤宏接，始则大事因缘，指掌言提，终令小乘解悟。接须弥，掷世界，未足为难；开秘密，导苍生，斯为勿易。天台颡阁梨，游浪法门，贯通禅苑，有为之结已离，无生之忍现前，仰屈来仪，阐扬极教，高轩层殿，广辟齐宫，圣众云集，仙群雾委，俱奉传灯之曜，共挹悬河之流，法侣忻庆，神祇踊跃。弟子飘荡业风，沉沦爱水，虽餐法喜，弗

祛蒙蔽之心，徒仰禅悦，终怀散动之虑。但日轮驰骛，羲和之辔不留，月镜临轩，嫦娥之影难驻，适启金函，便收宝轴。法轮辍轸，鹫岭之说何期，清梵停音，鱼山之唱方息。有离有会，叹息奚言，爰法敬法，潺湲无已。谨于今月十三日，解讲功德，仰设法会，并度人出家。又观音菩萨法身大士，拯危拔难，利益人天，奉造灵仪，即日熔铸。用斯福善，上资清庙圣灵。又奉为即日至尊，愿御膳胜常，安德宫太后菩萨寝兴纳豫，皇太子起居万福，诸王诸主，咸保嘉庆。未及弟子自身，并息谏等。内外眷属，一切因缘，寿命长远，身心快乐。唯愿显扬三宝，通达五乘，戒与秋月俱明，禅与春池共洁。生生世世，与闍梨及讲众，黑白见闻觉知，恒结善友，恒将济庆，还同智积。奉智胜如来，便似药王觐雷音种觉，或见生安乐世界，或处兜率天宫，俱荡三乘行，俱向一乘道，恒沙菩萨为等侣，恒沙国土为佛事，得法自在，得心自在，同修七觉分，同趣三菩提。虚空有边，此愿无尽。仰希幽显证明，法界怨亲，同入愿海，回向萨云，若为无所得故。（《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又纓字□号，《续高僧·智顓传》，载有二十三句。）

疏

热甚，汝习读为劳。吾疾劣，遣不具。伯智疏。（《淳化阁帖》一）

寒严，比气力何似？仆疾劣甚，情想遇今信旨此不多。陈伯智疏。（同上）

陈叔怀

叔怀未详。（《陈书》无其人。《阁帖释文》题为长沙王叔怀，未知何据。宣帝第四子叔坚，太建元年封长沙王，官至荆州刺史、中军大将军。陈亡入隋，更名叔贤。大业中，为遂宁太守。无叔怀者也。姑录之，俟考。）

帖

云须微。吾既不司，此行极是。园中梅始发，既无工力治未花之与微，今付此不多。叔怀答自足，何用此花。（《淳化阁帖》一）

陈叔文

叔文字子才，陈宣帝第十二子。太建七年，封晋熙王，授侍中、散骑常侍、宣惠将军，进轻车将军、扬州刺史。后主即位，迁持节、江州刺史，徙信威将军、湘州刺史。陈亡入隋，授开府，拜宣州刺史。

上文帝表

昔在江州，已先送款。乞知此情，望异常例。（《陈书·晋熙王叔文传》）

致书秦王请降

窃以天无二日，晦明之序不差；土无二王，尊卑之位乃别。今车书混壹，文轨大同。敢披丹款，申其屈膝。（《陈书·晋熙王叔文传》，隋行军元帅秦王至于汉口，叔文率巴州刺史毕宝等请降，致书于秦王。）

陈 渊

渊〔史作“深”，避唐讳〕字承源，陈后主第四子。至德初，封始安王，拜军师将军、扬州刺史。祯明二年，立为皇太子。陈亡入隋。大业中，为枹罕太守。唐武德初，为秘书丞。卒官。

请释智顓为戒师书

渊和南：仰惟化道无方，随机济物，卫护国土，级引天人，昭烛光辉，托迹朋友。比丘入梦，符契之像久彰，和上来仪，高座之

德斯炳。是以翘心七净，渴仰四依，庶三自之归可弘，五戒之法永固。窃寻内外两乘，大小二教，重道尊师，由来尚矣。伏希俯从所请，世世结缘，遂其本愿，日日增长。今月十五日，于崇正殿设千僧法会，奉请为菩萨戒师。谨遣主书刘璿，略申诚款，殊未宣悉。弟子渊和南。正月十三日。（《释藏》起字一号，《国清百录》一）

全隋文卷十六

卢思道

思道字子行，小字释奴，范阳涿人，魏秘书监渊孙。师事邢子才。齐天保中，为司空行参军，兼员外散骑侍郎，直中书省。后坐事，出为丞相西阁祭酒。历太子舍人、司徒录事参军，免。后主时，为京畿主簿，历主客郎、给事黄门侍郎、待诏文林馆。入周，授仪同三司，去职。后除掌教学士，迁武阳太守。隋初去职。起为散骑侍郎、奏内史侍郎事。有《集》三十卷。

纳凉赋

祝融司方，朱明屈序。气乃初伏，节惟徂暑。积歊蒸于簾枕，流烦溽于园籥。阳风泐其长扇，火云赫而四举。尔乃警六御，案三条，击鼙鼓，吟凤箫。云车错毂，麟马齐镳。入云宫之嵯峨，登仙观之岧峣。引雄风于洞穴，承清露于丹霄。动颼颼于翠帐，散霏微于绮寮。（《初学记》三）

孤鸿赋（并序）

余志学之岁，自乡里游京师，便见识知音，历受群公之眷。年登弱冠，甫就朝列，谈者过误，遂窃虚名。通人杨令君、邢特进已下，皆分庭致礼，倒屣相接，剪拂吹嘘，长其光价。而才本驽拙，性实疏懒，势利货殖，淡然不营。虽笼绊朝市且三十载，而独往之心

未始去怀抱也。摄生舛和，有少气疾。分符坐啸，作守东原。洪河之湄，沃野弥望，器务既屏，鱼鸟为邻。有离群之鸿，为罗者所获，野人驯养，贡之于余。置诸池庭，朝夕赏玩，既用销忧，兼以轻疾。《大易》称“鸿渐于陆”，羽仪盛也。《扬子》曰“鸿飞冥冥”，騫翥高也。《淮南》云“东归碣石”，违溽暑也。平子赋曰“南寓衡阳”，避祁寒也。若其雅步清音，远心高韵，鸛鸾以降，罕见其俦，而铩翮墉阴，偶影独立，唼喋秕稗，鸡鹜为伍，不亦伤乎！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永言身事，慨然多绪，乃为之赋，聊以自慰云。其词曰：

惟此孤鸿，擅奇羽虫，实禀清高之气，远生辽碣之东。毳毛将落，和鸣顺风，壮冰云厚，矫翅排空。出岛屿之绵邈，犯霜露之溟濛，惊挂鱼之密网，畏落雁之虚弓。若其斗柄东指，女夷司月，乃遥集于寒门，遂轻举于玄阙。至如天高气肃，摇落在时，既啸俦于淮浦，亦弄吭于江湄。摩赤霄以凌厉，乘丹气之威夷，溯商飙之裊裊，玩阳景之迟迟。彭蠡方春，洞庭初绿，理翻整翰，群浮侣浴。振雪羽而临风，掩霜毛而候旭，履江湖之菁藻，沃原野之菽粟。行离离而高逝，响嘒嘒而相续，絜齐国之冰纨，皓密山之华玉。若乃晨沐清露，安趾徐步；夕息芳洲，延颈乘流；违寒竞逐，浮沅水宿；避暑言归，绝漠云飞。望玄鹄而为侣，比朱鹭而相依，倦天衢之冥漠，降河渚之芳菲。忽值罗人设网，虞者悬机，永辞寥廓，蹈迹重围。始则窘束笼樊，忧憚刀俎，靡躯绝命，恨失其所。终乃驯狎园庭，栖托池籞，稻粱为惠，恣其容与。于是翕羽宛颈，屏气销声，灭烟霞之高想，闷江海之幽情。何时骧首奋翼，上凌太清，騫翥鼓舞，远薄层城。恶禽视而不贵，小鸟顾而相轻，安控地而无耻，岂冲天之复荣！若夫图南之羽，伟而去羨，栖睫之虫，微而不贱，各遂性于天壤，弗企怀以交战。不听《咸池》之乐，不飡太牢之荐，匹晨鸡而共饮，偶野鳧以同膳。匪扬声以显闻，宁校体而求见，聊寓形乎沼沚，且夷心于澹澹。齐荣辱以晏如，承君子之馀眄。（《隋书·卢思道传》）

在齐为百官贺甘露表

窃以河荣洛变，授祉于勋华，玄玉素鳞，降灵于汤武。其间微禽弱草，改状移形，夜宿朝云，呈〔“呈”，《初学记》作“星”〕光动色，皆以照临下土，发挥帝载，千祀一致，隔代同符。伏惟陛下上总天维，傍握河纪，持钦翼之小心，纂升平之大业。万灵翘首，应三台以西巡，两仪贞观，乘六气而东指。卿云既出，还闻百辟之歌，河清可俟，实弭〔“弭”，《初学记》作“得”〕万人之叹。而上玄乃顾，神物荐委，飞甘洒润，玉散珠连。昔魏明仙掌，竟无灵液，汉武金盘，空望云表。岂若神浆可挹，流味〔“味”，《初学记》作“珠”〕九户之前，天酒自零，凝照三阶之下。斯实旷代祥符，前主〔“主”，《初学记》作“王”〕罕遇。休矣美矣！皇哉唐哉！臣等并邀昌运，俱沐玄造，骤闻秘祉，亟睹冥贶。振鳞抚翼，空驰鱼鸟之心，瑤玉编金，方待云亭之后。（《初学记》二，《露》五）

奏大理未可除

省有驾部，寺留太仆，省有刑部，寺除大理，斯则重畜产而贱刑名，诚为未可。（《隋书·卢思道传》，时议置六卿，将除大理，思道上奏。）

为隋檄陈文

告三江之表伪署君臣将帅州郡邑落士民等：盖闻上玄垂象，列宿拱辰极之忠〔“忠”，《文苑英华》作“尊”〕，厚载成形，百谷指沧溟之大。是以三五以降，哲王□后，远覃声教，大燔威灵。日月之所照临，俱荷亭育，舟车之所通泊〔“泊”，《文苑英华》作“泊”〕，咸附象鞅。我大隋积德累功，开物成务，光宅寰海，覆铸烝民。虞夏受终，顾有惭德，汤武革命，未云尽善。沧波已东，九译请吏，玉门之右，万里无尘。诸华冠带之俗，肆勤南亩，衣服引弓之渠，顿颡北关〔“关”，《文苑英华》作“阙”〕，内外提福，区宇慨然，皇上垂拱岩廊，司契而已。惟夫太伯之后，实号勾吴，少康之裔，是为於越。江界湫涸，如掌之陋，涂泥所集，瘴疠自〔“自”，《文苑英华》作“是”〕兴。自昔皇王，列壤班瑞，春秋之

义，爵不过子。在晋永嘉，运北数极，司马氏众无一旅，播越江滨。刘萧已还，多历世祀。魏氏奄一神州，置之度外。且西吞巴蜀，北据淮淝。善人君子，可以为国。陈霸先下愚小丑，品极舆隶，属扬部沦胥之日，幸梁人歼败之秋，骋其奸回，妄自尊大，等〔“等”，《文苑英华》作“类”〕蛮触之战争，似蝻蚶之跳跃。县项昏顽贼忍，不义不慈，剿厥犹子，窃其伪位。蜂蛭非毒，溪壑易满，事甚楚围之纓，理切吴光之剑。国小地狭，虐用其民，坑戮侔于屠伯，芟夷过于雉氏。加以沉迷曲檠，酣酗终朝，浇灌取尽，夜以继昼，货贿公行，政刑不立，疏弃良士，狎近小人。守宰蚕渔，子弟荒暴，头会箕敛，杼轴其空。灾异相仍，稻蟹不熟，江左黎献，戴目而视。齐之季世，实多凉德，江淮之间，暂为项有。便谓三春易求，百年可致，违卜悞谏，黷武穷兵。吴明彻、程文秀之徒，并早经行阵，粗有风力，彼朝上下，系以存立。吕梁之役，贯盈恶稔，曾未交绥，云卷雾彻。组练塞垣，舳舻噎水，顾眄之顷，只轮不归。及周宣驭历，将一淮海，荆舒之民，奢侈为怨。聊命偏裨，拯其荼毒，长江已北，若火焚毛。是则扬越之地，为陈孤立，卒弊壤燧，邦嬴政塞。乘奔无辔，譬兹非险，坐薪待燃，方此为泰。司马消难，切荷特私，任居连率，猜狂使酒，窃地外奔。县项背恩弃德，是信是使，引盗纳奸，无愧无畏。天夺其魄，凭犯不悛，缘边诸城，犬羊荐食。圣主以轩开万国，属尽九州。一隅不庭，宜置天讨。爰诏六军，分阃受钺，西征秦陇之锐，北引燕代之英。五校雄儿，超乘俱起，三河猛士，援〔“援”，《文苑英华》作“拔”〕距争奋。虎夫万队，豹骑千群，并骨勇肉飞，风骧雾合。憬彼江黄之众，遯矣彭濮之民，巨舰高舳，顺流东指。江都寿春之域，扼喉抚背之兵，飞龙赤马，绝水南越。汉后昆明，未足方其训旅，魏王玄武，不能比其隶〔“隶”，《文苑英华》作“肆”〕师。陈以江湖之泥，短衣祝发，轻舳利舸，便习者多，上迷天意，下凭地险，所以举尾支山，怒臂当辕〔一作“轍”〕。今荆门锐卒，致命前驱，淮南义师，贾勇竞入。扬舲振楫，兔走鳧飞。然则彼之所长，我亦兼有。我利涉大川，匪旦伊夕，江

郢运艘，吴会裔〔“裔”，《文苑英华》作“商”〕旅，东西遏绝，通致无由。伪朝军旅，或陈诚款，密使相寻。蕞尔危邦，表里携贰，兼弱攻昧，今也其时。扛鼎蒙轮之卒，事均驱〔“驱”，《文苑英华》作“驱”〕兕，三礼四义之将，俯视韩白。正正之旗，百道俱进，并云移雷动，大会金陵。牙旂暗山原，金鼓沸天地。呼吸则江汉回流，叱咤则衡疑可拔。运岱山而压春卵，引渤海而灌秋萤，当不足等其销灭，譬其齑粉。猥以不武，谬总戎律，上禀庙堂之谋，下资素饱之气，使张悌之魂，先游北斗，吕嘉之级，远至新乡。漂檣溺骖，孱然已至，乱麻积莽，可为寒心。伪主若天诱其诚，去危转祸，审青盖之欲归，知蒋山之应渡，衔璧舆榭，拜手辕门，则上比吴蜀之君，不失公侯之宠。陈之百辟卿士，编户黔庶，有能深识逆顺，因事立功，亦当服冕乘轩，纁青佩紫。疏爵酬庸，待以不次，王者之师，全救为本。万姓毫厘，靡所侵轶。勉求多福，无待噬脐。檄之所到，咸共申省。（《文苑英华》□□□□）

为高仆射与司马消难书

名白：一成云雨，再历炎凉。引领南望，劳眷无已。岁暮寒重，想比胜宜。羁泊水乡，无乃勤悴。公居齐室，家实元勋。后入周庙〔“庙”，《文苑英华》作“朝”〕，爵穷上等。富贵荣名，时无与二。西征〔“征”，《文苑英华》作“徂”〕南逝，盖不获已。且圣主敬于恩旧，情期款到。背冰〔“冰”，《文苑英华》作“飞”〕之始，曲宪申恩。公之妻孥，一无所问。行李往来，想宜知悉。陈氏背盟负约，事非一绪。所以爰诏大将军〔“大将军”，《文苑英华》作“大军”〕，龚行天罚。灵旗电扫，师次江阳。延首金陵，但增翘注。昔庞萌重获，汉主宥其深辜；魏洽再归，曹王弃其大眚；惜其才也，今古如一。醉饱之过，愿不自疑。兼齐氏王姬，宛然在室。诸子陆陆，如何易忘。门生故吏，遍于京辅。旧友密亲，击钟鼎食。万里飘然，音尘不嗣。眷言及此，伊何可怀。今元戎启行，易为去就。承眷有素，敢布腹心。若使双舳浮渡，三叛获俘，函首长安，悔无及也。（《文苑英华》六百八十三）

劳生论

《庄子》曰：“大块劳我以生。”诚哉斯言也！余年五十，羸老云至，追惟畴昔，勤矣厥生。乃著兹论，因言时云尔。

罢郡屏居，有客造余者，少选之顷，盱衡而言曰：“生者天地之大德，人者有生之最灵，所以作配两仪，称贵群品，妍蚩愚智之辩，天悬壤隔，行己立身之异，入海登山。今吾子生于右地，九叶卿族，天授俊才，万夫所仰，学综流略，慕孔门之游、夏，辞穷丽则，拟汉日之卿、云。行藏有节，进退以礼，不谄不骄，无愠无怵，偃仰贵贱之间，从容语默之际，何其裕也！下走所欣羨焉。”余莞尔而笑曰：“未之思乎？何所言之过也！子其清耳，请为左右陈之。夫人之生也，皆未若无生。在余之生，劳亦勤止，纨绔之年，服〔“服”，《隋书》作“伏”〕膺教义，规行矩步，从善而登。巾冠之后，濯纓受署，纆锁仁义，笼绊朝市。失翹陆之本性，丧江湖之远情，沦此风波，溺于倒蹶，忧劳总至，事非一绪。何则？地胄高华，既致嫌于管库，才识美茂，亦受嫉于愚庸。笃学强记，聳瞽于焉侧目，清言河泻，木讷所以疚心。岂徒蛊〔“蛊”，《隋书》作“虫”〕惜春浆，鷓鴣腐鼠，相江都而永叹，傅长沙而不归，固亦鲁值臧仓，楚逢靳尚，赵壹为之哀歌，张升于是恸哭。有齐之季，不遇休明，申脰就鞅，屏迹无地。段珪、张让，金贝是视，贾谧、郭淮，腥臊可饜。淫刑以逞，祸近池鱼，耳听恶来之谗，足践龙逢之血。周氏末叶，仍值僻王，敛笏升阶，汗流浹背，莒客之踵躋焦原，匹兹非险，齐人之手执马尾，方此永〔“永”，《隋书》作“未”〕危。若乃羊肠、句注之道，据鞍振策，武落、鸡田之外，栝风沐雨，三旬九食，不敢称弊，此之为役，盖其小小者耳。今泰运启〔“启”，《隋书》作“肇”〕开，四门以穆，冕旒司契于上，夔、龙佐命于下，岐伯、善卷，耻徇幽忧，卞随、务光，悔从木石。余年在秋方，已迫知命，情礼宜退，不获晏安。一叶从风，无损邓林之攒植，双鳧退飞，不亏渤澥之游泳。耕田凿井，晚息晨兴，候南山之朝云，揽北堂之明月。汜胜九谷之书，观其节制，崔寔四时〔“时”，《隋书》作“人”〕之

令，奉以周旋。晨荷蓑笠，白屋黄冠之伍，夕谈谷稼，沾体涂足之伦。浊酒盈樽，高歌满席，恍兮惚兮，天地一指。此野人之乐也，子或以是羨余乎？”客曰：“吾子之事，既闻之矣。他人有心，又请论其梗概。”余答曰：“云飞泥沉，卑高异等，圆行方止，动息殊致。是以摩霄运海，轻尉罗于藪泽，五衢四照，忽斤斧于山林。余晚值昌辰，遂其弱尚，观人事之陨获，睹时路之遽危。玄冬修夜，静言长想，可以累叹悼心，流涕酸鼻。人之百年，脆促已甚，奔驹流电，不可为辞。顾慕周章，数纪之内，穷通荣辱，事无足道。而有识者鲜，无识者多，褊隘凡近，轻险躁薄。居家则人面兽心，不孝不义，出门则谄谀谗佞，无愧无耻。退身知足，忘伯阳之炯戒，陈力就列，弃周任之格言。悠悠远古，斯患已积，迄于近代，此蠹尤深。范卿挈让之风，搢绅不嗣，《夏书》昏垫之罪，执政所安。朝露未晞，小车盈董、石之巷，夕阳且落，皂盖填闾、窦之里。皆如脂如韦，俯倮匍匐，噉恶求媚，舐痔自亲。美言谄笑，助其愉乐，诈泣佞哀，恤其丧纪。近通旨酒，远贡文蛇，艳姬美女，委如脱屣，金铄玉华，弃同遗迹。及邓通失路，一簪之贿无馀，梁冀就诛，五侯之贵将起。向之求官买职，晚谒晨趋，刺促望尘之旧游，伊优上堂之夜客，始则亡魂褫魄，若牛兄之遇兽，心战色沮，似叶公之见龙。俄而抵掌扬眉，高视阔步，结伴弃廉公之第，携手哭圣卿之门。华毂生尘，来如激矢，雀罗暂设，去等绝弦。饴蜜非甘，山川未阻，千变万化，鬼出神入。为此者皆衣冠士族，或有艺能，不耻不仁，不畏不义，靡愧友朋，莫惭妻子。外呈厚貌，内蕴百心，繇是则紆青佩紫，牧州典郡，冠帻劫人，厚自封殖。妍歌妙舞，列鼎撞钟，耳倦丝桐，口饫珍旨。虽素论以为非，而时宰不之责，末俗蚩蚩，如此之敝。余则违时薄宦，屏息穷居，甚耻驱驰，深畏干没。心若死灰，不营势利，家无儋石，不费囊钱。偶影联官，将数十载，弩拙致笑，轻生所以告劳也。真人御宇，斫雕为朴，人知荣辱，时反邕熙。风力上宰，内敷文教，方、邵重臣，外扬武节。被之大道，洽以淳风，举必以才，爵无滥授。稟斯首鼠，不预衣簪，阿党比周，埽地俱尽，轻

薄之俦，灭影窜迹，砾石变成瑜瑾，萋莠化为芝兰。曩之扇俗搅时，骇耳矜目，今悉不闻不见，莫予〔“予”，《隋书》作“余”〕敢侮。《易》曰：“圣人作而万物睹。”斯之谓乎！（《隋书·卢思道传》，《文苑英华》七百五十八）

北齐兴亡论

或问主人口：“往者魏人失御，六合云扰。河朔关右，剪为二国。永熙西道，天平北巡。两朝先主，分陕而霸。龙战虎争，多历年祀。既而水运值竭，天禄永终。齐室比迹于唐虞，周人踵武于汉魏。齐有五帝，周易四王。并才逾二纪，相继而灭。若其元首膺期，股肱命世。立极补天之业，铭常镂鼎之功。至于暴君南面，孽臣作辅。民怨神怒，国殄祀绝。易世之由，虽传之耆旧，载于史策，通人雅旨，其详可得闻乎？”主人应之曰：“吾少仕齐朝，晚归周室。因而学业，历兹永久。雅好博古，虽欲拟议。近世治乱，粤可略陈。在魏正光，牝鸡司旦。尔朱荣乘衅内篡，滔天泯夏，余烬跋扈，挺〔“挺”，《文苑英华》作“挺”〕祸王城，海内生民，若崩厥角。齐高祖神武皇帝，天纵英明之略，神挺雄武之才，龙摠豹变，投袂而起。四明昆弟，大会韩陵。类蚩尤风雨之兵，若新都犀象之陈。彼曲我直，天实赞之。日未移晷，大歼丑族。然后拔立宗枝，入纂皇统。群后成务，天下晏如。但芒刺成灾，震逼为梗。居郑流彘，去而不入。迁鼎旧邺，国命维新。朝章国宪，灿然毕举。渭南失律，似乌林之丧师；洛北先鸣，同官渡之凯入。虽天命有归，而尽于北面，方之魏武，具体而微。文襄嗣业，始逾弱冠。瑰杰之气，足称负荷。宾礼时秀，驱驾群雄。内外肃清，朝无秕政。侯景背恩弃义，狼顾汝颍，萧衍失信幸灾，蚁聚彭汴。于是谋臣运策，猛士推锋。涡阳之役，凶渠匹马南逝；寒山之战，吴卒只轮不返。王思政入据长安，淹历时，神旗暂临，如风扫箨。三秦勍敌，闭关自守，五湖之长，革音请命。魏孝静以天历有在，鼎祚将遗，大礼备物，率由旧典，允恭克让，推而弗居。祸生非虑，匕首窃发。尔其弗〔疑作夷〕凶剪暴，刚断英峙。天崩地拆，堂构阙如。嗣子幼冲，未堪多难。文宣虽云

外弟，少乏令名，人望所归，便见推奉。于时政有彝伦，朝多俊乂。爪牙皆韩、白之伍，心腹尽良、平之俦。外静方隅，内康庶绩。主之不才，四海弗之觉也。洎乎受终文祖，燎天改物。兵强地广，国富刑清。发号施令，必师古始。信赏必罚，如有四时。年谷屡登，灾害不作。敌人窜迹，郊境无虞。天保受命，迄于五祀。黄初泰始，不能远尚。爰及中年，诞纵昏德。以万乘之贵，为长夜之饮。散发视朝，肉袒听政。手行剝剔，躬运矛铍。宠狎佞谀，亲爱凡鄙。出入市廛，游走衢路。太保高隆之，佐命元功，庙廊上宰；仆射高德政，龙潜宾友，帷幄重臣；卫尉卿杜弼，硕学伟才，拔萃出类；光禄大夫元景，风流儒雅，师范搢绅；或赤族见诛，或丹颈为戮。并直言窃叹，毙于谗口。自馀名士良臣，非罪遭命。淫刑以逞，不可殫言。刘曹以还，逮于僭伪，受命称帝，未有若斯之惨者也。赖有尚书令、弘农杨遵彦，魏太傅津之子也，含章秀出，希世伟人。风鉴俊朗，体局贞固。学无不纵，才靡不通。裴、乐谢其清吉，应、刘媿其藻丽。温良恭俭，让恕惠和。高行异才，近古无二。有齐建国，便预经纶。军国政事，一人而已。诘旦坐朝，咨请填凑。千端万绪，令议如流。剖断部领，选举人物。满室盈庭，永无凝滞。虚襟泛爱，礼贤好事。闻人之善，若己有之。智调有馀，尤善当世。谏言屡入，时寄无改。每乘輿四巡，恒守京邑。凡有善政，皆遵彦之为。是以主昏于上，国治于下。朝野贵贱，至于今称之。俄而文宣不豫，毙于趋孽。储君继体，才历数旬。近习预权，小人并进。杨公虑有危机，引身移疾。幼主若丧股肱，固相敦勉。乾明之始，难起威藩。变成倏忽，殒于殿省。《诗》云：‘人之云亡，邦国殄悴。’君子是以知齐祚之不昌也。孝昭地乃密亲，位居元辅。有姬公之戚，无复子之心。亦由主弱时艰，虑深家国。当阳正位，事出权道。身長八尺，腰带十围。沈深谨厚，实有君人之望。时甲卒强盛，财力殷阜。乃眷西顾，恒有吞噬之心。兼以天保之后，惩其淫纵，不迓声色，不事晏游，孝于太后，笃于昆季，慎惜名器，爱养黎元，后庭嫔嬙，皆是藩邸之旧，数不盈十，竟无私宠。特解吏事，尤好礼容。但政苛碎，暗于听受。降

年不永，期岁而崩。大渐维幾，黜其元子。武成母弟之亲，入主宗祏。而少稟凶德，不孝不仁。龙攒在殡，泪不承脸。太后之丧，亦不哀哭。才及公除，便衣缝裘。纵侈荒淫，不知纪极。甘酒嗜音，夜以继昼。有和士开者，素有和氏之庶孽，其面目亦似胡人，轻薄凡猥，为衣冠所弃。武成在田之日，引为参将。闻好弹胡琵琶（“琵琶”，《文苑英华》作“琵琶”），亦解歌舞，一面之后，便大相爱悦，恒在卧内，同食共寝。淫秽之事，无所不为。天保之世，文宣知其如此，顿鞭二百，徒配长城。后遇赦得还。武成为右丞相，久别得还，恩盼愈厚。信宿之间，赏赐巨万。及践大位，亲顾弥隆。爰自黄门，渐至端右，尽景娱侍，略不休停。就令暂出，便追骑相寻。士开作威作福，略无顾惮。恩宠势望，熏灼朝野。恣性贪淫，人伦少例。心如谿壑，行均犬豕。甲第当衢，侔拟公室。富商大贾，朝夕盈门。朝士无赖者，亦竞相谄媚。或送婢妾，或进子女。筐篚苞苴，烟聚波属。士开葬母，倾朝追送。谄谀尤甚者，至悲不自胜。浇薄邪佞，爰逾弟兄。名贤素士，略不交言。其所荐延，奏无不遂。荣枯进退，定于俄顷。于时下陵上替，奔竞成习。士无贵贱，风节顿尽。赵彦深阿谀顺旨，俯首怀禄。元文遥器能先见，不敢措言。此外群官，靡衣偷食。齐室大坏，其原始于此矣。河清之末，长彗为灾。太史奏言，须有禳救。武成便自称太上，传位后主。胡长粲以从舅之亲，冯子琮以姨夫之戚，俱受寄托，并当枢要。或性识庸近，或意怀险薄，皆不学无术，智能浅短。及天统末年，武成即世，和士开一相处内，自拟伊、周。太尉、录尚书事、赵郡王叡，明德茂亲，聪爽俊悟，藩王之内，时望隆重，以士开凶丑，宜加屏黜，入践青蒲，谏言规谏。而少主聪察不类成、昭，母后才明异于马、邓。士开礼于疏行，长粲为其谋主，遂使密戚贤王，绞缢以戮。虽遐迩胥怨，愚智同愤。而依托城社，末如之何？数载之间，肆其秽行，与冯子琮夫妇，鬻狱卖官。三家府藏，贿货山积。凶愚子弟，并处高资。更相货易，择而后授。司徒、琅邪王俨，年甫十四，兼领宪司，愤其所为，切齿忿咤，执送南台，异其身首。子琮以构扇两端，一

时依法。二凶俱殍，朝野晏清。京师市里，舞蹈成群。梁董之庆，不足斯比。琅邪心实去恶，迹乃陵上，不容于时，俄而赐尽。自兹已后，政道弥昏。高阿那以牧圉之勤，重其佞媚；韩长鸾以辘轳之能，悦其趋走。又有女奴陆氏，出自掖庭，凶智狡算，举世无匹，以保母之恩，特见尊宠，六官谓之世师，人主以为内相，舞弄王法，掩塞天听。庆赏威刑，出于婢口。顽黠弟侄，布于列位。帝戚皇支，不能及也。陆子骆提婆者，出于皂隶，本是靴工，愚暗庸短，仅辩菽麦。与韩高之徒，共持国柄。宣淫肆暴，甚于和氏。穷极富贵，转日回天。愚薄之伦，折枝舐痔。轻者进货赂，甚者绪婚姻。朝廷混然，无复廉耻。清贞守道，更被嗤怪。汉世张、赵，不能喻其万一，晋朝贾、郭，未足比其锱铢。斛律明月属镂之锡，冤动天地。崔季舒、龙逢之戮，痛切幽明。加以内参年少阉宫之属，亲狎宠私，盈满官禁。干预政事，剽掠生民。黔首呼嗟，以日为岁。其反道违常，速亡趋灭。事非一绪，不可胜陈。后主自生宫闈，长于尼媪。不接端士，不见正人。朝夕咨諏，罕闻调护之客。便烦左右，莫匪刀锯之余。飞鹰走狗，荡其心虑。丽色淫声，乱其耳目。论功德者，云羲轩无以尚；述钦明者，称尧舜不能逾。才智之士，弃而不任。假有名级，备员而已。宪章纲纪，荡然无余。鱼烂土崩，以俟勍寇。周武大捷平阳，乘虚除入。将有降心，士无斗志。前世耿贾之雄，俯眉顿颡；先朝貔虎之锐，敛气重足。举晋阳如拾芥，攻邺宫犹振槁。万里百城，交臂屈膝。南极江淮，北尽砂塞，西界函谷，东至沧溟，府帑粟帛之饶，兵革士民之众，齐之所畜，尽为周有。不亦哀哉！”（《文苑英华》七百五十一）

后周兴亡论

周太祖文皇帝，幼而机警，智数过人，属魏末多故，召募关陇，值二将相屠，三军未一，见推为主，遂握兵符。俄而魏武西巡，奉迎车驾，挟天子以会诸侯，万世所（以）〔“以”，《文苑英华》无〕一时也。抚养荒馥，鳩聚兵甲。同心之旅，不满万人。齐神武以大兵数十万，将清灞浚，雷动云移，萃于渭曲。太祖以数千弊卒，振

旅而还，遂基王业。窦泰以劲兵深入，一战丧元。高敖曹以锐气先登，临阵授首。兵革岁动，败鲜胜多。高氏虽怙其众力，莫敢先至。邙山之举，我师败绩。收合亡散，退守有馀。及萧氏将亡，边服震扰，荆郢内附，庸蜀来王，器械完整，货财充实，带甲百万，骁将如林，晏驾之辰，国与齐人相埒矣。闵帝以嫡嗣承基，应天纳禅。弱龄厌世，未及称皇。以庶长见立，纂我鸿绪。从容文雅，亦守文之良主焉。二帝景命不融，高祖始登大位。于时大冢宰、晋公宇文护，太祖之犹子也，负图作宰，亲受顾命。国柄朝权，顿去王室。高祖高拱深视，弥历岁年，谈议儒玄，无所关预，祭则寡人，晋公不之〔“不之”，《文苑英华》作“之不”〕忌也。但自下裁物，其主不堪。累世权强，一朝折首。其于党与，咸见夷戮。恶禽臭物，扫地无余。尔乃弃奢淫，去浮伪，施一德，布公道。屏重内之膳，躬大布之衣。始自六宫，被于九服。令行禁止，内外肃然。以释氏立教，本贵清静。近世以来，糜费财力，下诏削除之，亦前王所未行也。值齐季失德，取乱侮亡，亲御戎轩，再举而灭。军令肃然，秋毫莫犯。数巡〔“巡”，《文苑英华》作“旬”〕而定，不戮一人。未及下车，革其弊政。山东士女，欣戴如归。但天性严忍，果于杀戮。血流盈前，无废饮噉。行幸四方，尤好田猎。从禽于外，非夜不还。飞走之类，值无免者。识者以此少之。虽有武功，未遑文德。彝章礼教，盖阙如也。缣甲治兵，将扫沙漠。远图不遂，暴疾升遐。宣帝初在东京，已多罪失。高祖每加严训，不能修改。嗣位之初，饰情自励。逾年已后，变态转兴。耽酒好色，常居内寝。角抵逸游，不舍昼夜。分命使人，征求子女。积之后宫，以千万数。此石虎之淫风也。宠姬四人，并立为皇后。车服节文，与内主无别。此刘聪之乱政也。少在储宫，颇览经籍。临朝对众，亦有精神。但稟猜狂，特好诡异。衣冠形色，皆与旧制不同。文武侍臣，屏弃遐裔。内外门閤，皆别令宦者看〔“看”，《文苑英华》作“着”〕守。出入去来，并录其数，殿省以目相视。然朋淫于家，无所简择。乃至长乐，亦有丑声。大象之末，忽焉惨虐。鞭挞朝士，动至数百。背及胸腹，一皆

〔“皆”，《文苑英华》作“时”〕下手。楚毒之理，不可忍见。祖宗庙号，讳不得称。变易官名，回官姓族。车乘轮辐，并有贵贱之殊；妇女庄点，亦为上下之异。后庭嫔妾，房有数人。自旦至夕，恒令危坐相对。有不如法，便即捶楚。内外命妇，朔望朝谒，皆令为丈夫拜伏，以示肃恭。自号为天，不复称朕。此外小事异同，不可胜纪。狂惑妖僻，开辟未之有也。客曰：“齐武成荒悻庸暗，怨结人神，厥嗣不昌，理则然矣。周祖聪明神武，冠世雄奇，因愚子以至颠覆，岂人事乎，抑天道也？蒙有感焉，请闻其说。”主人曰：“寒暑晦明，二仪之不同也。贤愚治乱，五胜之相形也。是以酒池肉林，乃周王之缔构；坑儒灭学，亦汉后之驱除。齐自天保受终，迄于武平丧国，孝昭之外，竟无令主。河清已后，国基渐坠。昏主慢游于上，黎民怨讟于下。逮于末叶，君弱臣愚，外崩内溃。周人取之，犹坂上走丸也。周武任数殖情，果敢雄断，拥三秦之锐，属攻昧之秋，削平天下，易同俯拾。未及三祀，宫车晚驾。嗣子披猖，肆其凶慝。真人革命，宗庙为墟。此盖天所以启大隋，非不幸也。”（《文苑英华》七百五十一）

从驾大慈照寺诗序

皇帝以上睿统天，大明御极，弹压九代，驱驾百王。至德上通，深仁下漏，威棱西被，声教东渐，布政合宫，考仪太室，张乐洞野。会计苗山，天不爱宝，神靡遗贶，鳞羽郊异，山泽荐社〔“社”，《广弘明集》作“社”〕，华裔率从。幽显咸秩，八政惟序，六府告平。犹且栖志宵冥，凝神空寂，俯陋区域，顾遗形有。救精民于苦器，拯欲界于危城，身心澄净乐之境，生灵仰调御之力。中宫厚德载物，正位偃天，道冠邵陵，业逾嫫媿，慧云朝起。四生仁其寸合，慈灯夜爇，九服照其余光，乃眷参墟，实唯唐旧。山川周卫，襟带岩垆，东郊胜地，爰构宝坊，俨若化成。瞬如踊出，既而景躔西陆，气中南宫，商风振野，白露威寒。圣主御辩巡方，顺时育物，六龙进驾，七圣齐轸，翠旗扬旆，雕玉徐轮。间〔“间”，《广弘明集》作“问”〕百年而拜犇，朝万灵以案节。熊渠攸飞之辈，入参中垒，虎殿金门

之侣，迴望属车。将届下都，遘兹净域，兼悦鹫山之观，共喜龙宫之游。接足栖心，俱展诚敬，课虚引寂，仍发咏歌。虽事比击辕，义同叩角，亦以雍容盛烈，述赞休美。岂若举朔文辞，甫陈男祝，王谷虫篆，才譬女工。作者二十六人，其词云尔。（《广弘明集》三十下）

卢纪室诔

齐天统二年秋七月，司徒记室、参军事、永安乡男范阳卢询祖卒。先民有言，惟德可久。抑又闻之，惟名为寿，尔之无禄，没而不朽！乃授〔“授”，《文苑英华》作“授”〕弱翰，告哀良友。遂作诔曰：

皇虚眇邈，师绪蝉联。大儒汉世，名公魏年。司徒蔼蔼，抚翼冲天。尚书翼翼，亦称象贤。若人擢秀，绝后光前。发荣随浦，韞耀春田。爰在弱龄，孤根回立。内无怙恃，外寡朋执。行有馀力，艺无不习。善价斯待，香名允集。下学上达，钻幽洞微。九流百氏，异轸同归。文成钟律，韵响珠玑。丽词泉涌，壮思云飞。雄州擢第，言割其楚。我实褒然，观国而举。自兹不调，多历年所。游泳儒玄，从容嘿语。纳于大麓，崇建府朝。八弦所掩，车乘翹翹。我有明德，乃应嘉招。超自幕下，来仪凤条。应徐并轍，潘顾齐镳。声华簪带，誉动朋僚。逝矣江阴，承风请朔。庄生喻指，季子观乐。立朝所寄，俊才优学。悬河白口，灵珠在握。乃参军事，仍赞中铉，大冲所縻，德施攸践。同推丽则，俱谢虫篆。何才之高，何位之鲜。天下士也，宜享多福。豹变其文，鸿渐于陆。神之听之，于何不淑。营魄遂往，音仪在目。呜呼哀哉！昔余与子，分重契深。譬诸投膝〔“膝”，《文苑英华》作“漆”〕，如彼断金。余慕大隐，子惟陆沈。等趋宫阁，并缀衣簪。春台共践，秋水偕临。还马齐轡，出盖连阴。良书浊酒，永啸长吟。美言俱赞，阙行同箴。娱乐未几，嶮阻相寻。忻既无极，忧亦难任。云胡不吊，亡我知音。百年已矣，万事伤心。呜呼哀哉！亭伯君山，并嗟湮灭。荀粲王寿，同悲夭折。兰菊无坠，钟鼓不绝。之子云亡，何愧前列。灵衣袭几，奠酒盈杯。故庭飞籥，虚帐凝埃。仆

流离而涕泗，参〔“参”，《文苑英华》作“骖”〕顾慕以迟回。出南阳之旧道，掩北邙之夜台。赵卿之铭已勒，滕公之陇未开。临象设而不面，诂幽魂之可来。呜呼哀哉！（《文苑英华》八百四十二）

祭灊湖文

维开皇元年十二月朔甲子，具位姓名，遣某官，以清酌庶羞之馈，敬祭灊湖之灵曰：泱泱澄湖，南服之纪。斜通海甸，傍带江汜。深过百仞，润逾九里。彭蠡莫侔，具区非拟。扬越不庭，多历年纪。王师薄伐，六军戾止。戒期指日，马首欲东。常阴作沴，零雨其濛。水气朝合，天云夜同。申之苦雾，继以严风。涂〔“涂”，《初学记》作“途”〕泥已甚，轨躅不通。有稽天罚，用沮元戎。惟夫百神受职，水灵为大。皇王御宇，率土无外。当使日月贞明，天地交泰。雨师止其零〔“零”，《初学记》作“霖”〕沥，云将卷其蔚荟。东渡戈船，南耸雕旆。收尉佗之黄屋，纳孙皓之青盖。然后革车旋轸，戎卒凯歌，楚俘雾集，冀马星罗。无德不报，有酒如河。神之听之，斯言非〔“非”，《初学记》作“匪”〕蹉。（《初学记》七）

辽阳山寺愿文

齐兴二十有三载，区宇义安，列圣重光，百神受职，天平地成，礼谐乐畅，剑戟亡铸，江海无波。皇帝体膺上哲，运钟下武，以至德字黔首，大明临赤县，深仁俯漏，惠化潜通，荣镜六幽，昭苏八表。唐旌已立，刍輿不远而至；殷网既开，肖翹咸遂其所。坛凝休气，渚幕荣光，玄扈告符，翠琰启篆，阿阁朝喧，棘林夜静，西瑄协律，南鬯迎神。衣气操龟之俗，怀音请吏；反踵修股之渠，膜拜空首。四海慑然，中外提福，慰候无警，书轨大同。犹以为负宸垂旒，人世微业，功成治定。域中小道，投心觉海，束意玄门，手执明珠，顶受甘露，调御天人。不徇岩廊之重，明行具足，宁屑裘冕之尊，十力四心。东渐西被，日月出矣，风雨润之。屠门鲍肆，化成严净之所；蜉蝣螻蛄，网于仁寿之域；参墟奥壤，王迹所基，密都是宅，别馆攸在。襟带遐长，原陆爽秀，高岩郁起，作镇东偏。峰罗群玉，鸞头之状非美；树列三珠，鸡足之形可陋。洞穴条风，生

和雅之曲；圆珠积水，流清妙之音。于时玉烛调年，金商在律，取方具礼，效驾西巡，六龙齐辔，七萃案部，雷动星移，凝銮伫蹕。乃建仁祠，于彼胜地，成之不日，既丽且康。昔周夜初明，汉池云凿，事隔荒裔，道若存亡。哲王取历，弘济区宇〔“宇”，《广弘明集》作“有”〕，前圣后圣，旦暮为期。以此胜因，仰为武成皇帝及清庙圣灵。愿西遇弥陀，上征兜率，雄视三界，高临四衢。百年之神，俯轻群后；一音所导，远同佛日。皇太后福逾姜水，祉迈涂山，寿比太阴，业均厚载。圣主齐明两曜，合德二仪，受录错于灵河，开金简于仙岳。龙宫鸟纪，未可匹其光大；象天任地，焉能喻其长久。皇太子德茂元良，道高上嗣，牢笼启诵，孕育庄丕。六官眷属，诸王昆弟，皆智慧庄严，王〔“王”，《广弘明集》作“玉”〕华松茂，永侍披香，长固磐石。以兹博利，被于万品。当使法界虚空，生灵动植，俱沐定水，同阴法云。斯誓或差，无取正觉。（《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卢 贲

贲字子微，思道族弟。周武帝时，袭父光爵燕郡公，后历鲁阳太守、太子小宫尹、仪同三司，转司武上士。宣帝初，加开府。隋受禅，历散骑常侍、太子左庶子、左领军、右将军、检校太常卿，拜郢州刺史，转魏州刺史。后迁怀州刺史，转齐州刺史，免。

请改七悬八、以黄钟为宫表

殷人以上，通用五音，周武克殷，得鹑火、天驷之应，其音用七。汉兴，加应钟，故十六枚而在一虞。郑玄注《周礼》，二八十六为虞。此则七八之义，其来远矣。然世有沿革。用舍不同，至周武帝，复改悬七，以林钟为宫。夫乐者，治之本也，故移风易俗，莫善于乐，是以吴札观而辩兴亡。然则乐也者，所以动天地，感鬼神，情发于声，治乱斯应。周武以林钟为宫，盖将亡之征也。且林钟之

管，即黄钟下生之义。黄钟，君也，而生于臣，明为皇家九五之应。又阴者臣也，而居君位，更显国家登极之祥。斯实冥数相符，非关人事。伏惟陛下握图御宇，道迈前王，功成作乐，焕乎曩策。臣闻五帝不相沿乐，三王不相袭礼，此盖隋时改制，而不失雅正者也。（《隋书·卢贲传》，贲以古乐宫悬七八，损益不同，历代通儒，议无定准，于是上表。）

全隋文卷十七

李德林（一）

德林字公辅，博陵安平人。齐天保八年，举秀才，射策上第，授殿中将军，谢病归。乾明初，征入议曹。皇建初，授丞相府行参军。太平初，除奉朝请。河清中，授员外散骑侍郎。天统初，进给事中，直中书参掌诏诰，寻迁中书舍人。武平初，加通直散骑侍郎，寻除中书侍郎，进通直散骑常侍。承光中，授仪同三司。入周，为内史上士。宣政末，授御正下大夫。大象初，赐爵成安县男，为丞相府属，加仪同、大将军。进从事中郎。隋受禅，授内史令、上仪同，进爵为子。袭父爵，进爵安平县公。及平陈，授柱国、郡公。以忤旨，出为湖州刺史，转怀州刺史。开皇十九年卒。赠大将军、廉州刺史。谥曰文。有《霸朝集》五卷，《集》五十卷。（案：《隋书·李德林传》，禅代之际，其相国总百揆，九锡殊礼，诏策、笺表、玺书，皆德林之辞也。又案《霸朝集序》，静帝诏册皆德林作。今据之，编入德林《集》中。其余，齐天统初至武平初诏诰、入周以后诏诰、开皇初诏诰，未必出一人手，未敢编入。）

思春赋（《隋书·李德林传》，皇建初，下诏搜扬人物，复追赴晋阳，

撰《思春赋》代称典丽，文佚。）

为周静帝诛尉迟迥大赦诏（大象二年八月己卯）

朕祇承洪业，二载于兹。籍祖考之休，凭宰辅之力，经天纬地，四海晏如。逆贼尉迟迥，才质凡庸，志怀奸慝，因缘戚属，位冠朝伦。属上天降祸，先皇晏驾，万国深鼎湖之痛，四海穷遏密之思〔“思”，《周书》作“悲”〕。独幸天灾，欣然放命，称兵拥众，便怀问鼎。乃诏六师，肃兹九伐，而凶徒孔炽，充原蔽野。诸将肆雷霆之威，壮士纵貔貅之势，芟夷紫拂，所在如莽，直指漳滨，擒斩元恶，群丑丧魄，咸集鼓下。顺高秋之气，就上天之诛，两河妖孽，一朝清荡。自朝及野，喜抃相趋。昔上皇之时，不言为治，圣人宰物，有教而已。未戢干戈，实深惭德。思弘宽简之政，用副亿兆之心，可大赦天下。其共迥元谋，执迷不悟，及迥子侄，逆人司马消难、王谦等，不在赦例。（《周书·静帝纪》）

以隋公为大丞相诏（大象二年九月壬子）

假黄钺、使持节、左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坚，感山河之灵，应星辰之气，道高雅俗，德协幽显。释巾登仕，播绅倾属，开物成务，朝野承风。受诏先皇，弼谐寡薄，合天地而生万物，顺阴阳而抚四夷。近者内有艰虞，外闻妖寇，以鹰鹯之志，运帷帐之谋，行两观之诛，埽万里之外。遐迩清肃，实所赖焉。四海之广，百官之富，俱禀大训，咸餐至道。治定功成，栋梁斯托，神猷盛德，莫二于时。可授大丞相，罢左、右丞相之官，餘如故。（《隋书·高祖纪上》）

赐姓复旧诏（大象二年十二月癸亥。案：《隋书·高祖纪》作大定元年二月壬子，今从《周书》。）

《诗》称“不如同姓”，《传》曰“异姓为后”。盖明辨亲疏，皎然不杂。太祖受命，龙德犹潜。篆表革代之文，星垂除旧之象，三分天下，志扶魏室，多所改作，冀允上玄。文武群官，赐姓者众，本殊国邑，实乖胙土。不歆非类，异骨肉而共蒸尝；不爱其亲，在行路而叙昭穆。且神征革姓，本为历数有归；天命在人，推让终而弗

获。故君临区宇，累世于兹。不可仍遵谦抑〔“抑”，《周书》作“挹”〕之旨，久行权宜之制。诸改姓者，悉宜复旧。（《周书·静帝纪》）

隋公进爵为王诏（大象二年十二月甲子）

天大地大，合其德者圣人，一阴一阳，调其气者上宰。所以降神载挺，陶铸群生，代苍苍之工，成巍巍之业。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国公，应百代之期，当千龄之运，家隆台鼎之盛，门有翊赞之勤。心同伊尹，必致尧舜，情类孔丘，宪章文武。爰初入仕，风流映世，公卿仰其轨物，搢绅谓为师表。入处禁闱，出居藩政，芳猷茂绩，问望弥远。往平东夏，人情未安。燕南赵北，实为天府，拥节杖旄，任当连率。柔之以德，导之以礼，畏之若神，仰之若日，芳风美迹，歌颂犹存。淮海榛芜，多历年代，作镇南鄙，选众惟贤，威镇殊俗，化行黔首。任掌钩陈，职司邦政，国之大事，朝寄更深，銮驾巡游，留台务广。周公陕西之任，仅可为伦，汉臣关内之重，未足相况。及天崩地坼，先帝升遐，朕以眇年，奄经荼毒，亲受顾命，保义王〔“王”，《隋书》作“皇”〕家。奸人乘隙，潜图宗社，无君之意已成，窃发之期有日。英规潜运，大略川回，匡国庇人，罪人斯得。两河遘乱，三魏称兵，半天之下，汹汹鼎沸。祖宗之基已危，生人之命将殆。安陆作衅，南通吴、越，蜂飞蚕聚，江、汉骚然。巴、蜀鸱张，翻将问鼎，秦涂更阻，汉门重闭。画筹帷帐，建出师车，诸将稟其谋，壮士感其义，不违时日，咸得清荡。九功远被，七德允谐，百僚师师，四门穆穆。光景照临之地，风云去来之所，允武允文，幽明同德，骤山骤水，遐迹归心。使朕继踵上皇，无为以治，声高宇宙，道格天壤。伊尹辅殷，霍光佐汉，方之蔑如也。昔营丘、曲阜，地多诸国，重耳、小白，锡用殊礼。萧何优赞拜之仪，番君越公侯之爵。姬、刘以降，代有令谟，宜崇典礼，宪章自昔。可授相国，总百揆，去都督内外诸军事、大冢宰之号，进公爵为王，以隋州之崇业，郟州之安陆、城阳，温州之宜人，应州之平靖、上明，顺州之淮南，士州之永川，昌

州之广昌、安昌，申州之义阳、淮安，息州之新蔡、建安，豫州之汝南、临颖、广宁、初安，蔡州之蔡阳，郢州之汉东二十郡为隋国。剑履上殿，入朝不趋，赞拜不名，备九锡之礼，加玺绶〔“绶”，《隋书》作“紱”〕、远游冠、相国印绿綬绶，位在诸侯王上。隋国置丞相已下，一依旧式。（《隋书·高祖纪上》）

改元诏（大定元年正月壬午）

朕以不天，夙遭极罚。光阴遒速，遽及此辰。穷慕缠绵，言增号绝。逾祀革号，宪章前典，可改大象三年为大定元年。（《周书·静帝纪》）

求贤才诏（大定元年正月丙戌）

帝王设官，惟才是务，人臣报国，荐贤为重。去岁已来，屡有妖寇，宰臣英算，咸得清荡。逆乱之后，兵车始竭，遐迩劳役，生民未康。居官之徒，致治者寡。斯故上失其道，以至于兹，亦由下有幽人，未展其力。今四海宁一，八表无尘，元辅执钧，垂风扬化。若使天下英杰，尽升于朝，铨衡陟降，量才而处，垂拱无为，庶几可至。（《周书·静帝纪》）

劝隋公受九锡诏（二月壬子）

伊、周作辅，不辞殊礼之锡，桓、文为霸，允应异物之典，所以表格天之勋，彰不代之业。相国隋王，前加典策，式昭大礼，固守谦光，丝言未綽。宜申显命，一如往昔。王功必先人，赏存后己，退让为本，诚乖朕意。宜命百辟尽诣王宫，众心克感，必令允纳。如有表奏，勿复以闻。（《隋书·高祖纪上》）

禅位诏（大定元年二月丙辰）

元气肇辟，树之以君，有命不愆〔“愆”，《隋书》作“恒”〕，所辅惟德。天心人事，选贤与能，尽四海而乐推，非一人而独有。周德将尽，妖孽递生，骨肉多虞，藩维构衅，影响同恶，过半区宇，或小或大，图帝图王，则我祖宗之业，不绝如线。相国隋王，睿圣自天，英华独秀，刑法与礼仪同运，文德共武功俱远，爱万物其如己，任兆庶以为忧。手运机〔“机”，《隋书》作“玑”〕衡，躬命将士、

芟夷奸宄，刷荡氛祲，化通冠带，威震幽遐。虞舜之大功二十，未足相比，姬发之合位三五，岂可足论。况木行已谢，火运既兴，河、洛出革命之符，星辰表代终之象。烟云改色，笙簧变音，狱讼咸归，讴歌尽至。且天地合德，日月贞明，故以称大为王，照临下土。朕虽寡昧，未达变通，幽显之情，皎然易识。今便祇顺天命，出逊别宫，禅位于隋，一依唐、虞、汉、魏故事。（《隋书·高祖纪上》）

为文帝襄阳等四郡立佛寺诏（开皇元年七月）

门下：风树弗静，隙影如流。空切欲报之恩〔“恩”，《广弘明集》作“心”〕，徒有终身之慕。伏惟太祖武元皇帝穷神尽性，感穹昊之灵，膺策合图，开炎德之纪。魏氏将谢，躬事经纶。周室勃兴，同心匡赞。间关二代，造我帝基。犹夏禹之事唐虞，（若）〔“若”，《广弘明集》无〕晋宣之辅汉魏。往者梁氏将灭，亲寻构祸。萧督称兵拥众，据有襄阳。将入魏朝，狐疑未决。先帝出师樊邓，饮马汉滨。彼感威怀，连城顿颡。隋郡安陆，未即风从。敌人骋辅车之援，重城固金汤之守。乃复练卒简徒，壹〔“壹”，《广弘明集》作“一”〕举而克。始于是日，遂启汉东。萧绎往在江陵，主〔“主”，《广弘明集》作“后”〕梁称制，外通表奏，阴有异图，心迹之间，未尽臣节。王师薄伐，帝实先锋〔此句《广弘明集》作“帝旅推锋”〕。诛厥放〔“放”，《广弘明集》作“方”〕命，继其绝祀。有齐未亡，凶徒孔炽。连山巨防，艰危万里〔“里”，《广弘明集》作“重”〕。晋水之阳，是其心腹。于是鸣夔秉钺，假道北邻，皮服钦风，烟随雾集，悬兵万里，直指参墟，左紫右拂，麻积草靡。虽事未既也〔“也”，《广弘明集》作“功”〕，而英威大震。齐人因以挫衄，周武赖以成功。尚想王业之勤，远惟风化之始。率夷狄而制东夏，用偏师而取南国。岂徒汤征葛伯，周伐崇峻〔“峻”，《广弘明集》作“侯”〕而已哉！积德累功，福流后嗣。俾朕虚薄，君临区有。追仰神猷，事冥真寂。降生下土，权变不常。用轮王之兵，申至仁之意。百战百胜，为行十善。故以干戈之器，已类香华；玄黄之野，久同净国。思欲崇树宝刹，经始伽蓝，增长福因，微副幽旨。昔夏因治

水，尚且铭山；周曰巡游，有因〔“因”，《广弘明集》作“闻”〕勒石。帝王纪事，由来尚矣。其襄阳隋郡〔“郡”，《广弘明集》作“州”〕江陵晋阳，并宜立寺一所，建碑颂德。庶使庄严宝坊，比虚空而不坏；导扬茂实，同天地而久长。（《历代三宝记》十二，《广弘明集》二十八上，作李德林撰。）

文帝安边诏

门下：有陈氏昔在江表，劫剥生灵，事等怨仇，何以堪命。岭南之地，涂路悬远。如闻凶魁赋敛，贪若豺狼。贼署官人，情均溪壑。租调之外，征责无已。一丁年科甲一具，皮毛铁炭，船乘人功，殊方异物，千端万绪，晨召暮行，夕求旦集。身充苦役，至死不归。物有借公，永不还主。与人共市，百倍求利。诣官申屈，一代无期。各不聊生，无能自保。昼悲宵恨，行号坐泣。微畜资产，殃祸立至。诬以贼盗，系以囹圄。货财不尽，性命不存。彼土之人，性多纯直，弗堪州郡渔猎之苦，或避山藪，规免旦夕，即称□□白于伪台。岁岁起兵，西南征讨，多缚良善，以充贼隶。圆首方足，同禀性灵。故以上感玄天，有伤和气。南海诸国，欲向金陵，常为官非法盘检，远人嗟怨，致绝往还。陈氏云微，厥途非一。粗陈闻见，其兹实甚。今皇师宣扬朝化，凡此诸事，已为百姓除之。重加存恤之理，别申爱养之义。军行所及，一豪勿犯。外国使人，欲来京邑，所有船舶，沿溯江河，任其载运，有司不得搜检。岭外土宇，置州立县，既令擢彼人物，随便为官，省迎送之烦。知风俗之事，训人道德，正身率下。必当悉改前弊，以副朕怀。（《文馆词林》。案：《初学记》十三有李德林为隋文帝修定五礼诏，据《隋书·文帝纪》载有全文，在仁寿二年闰十月，而德林卒于开皇十九年。见《唐书·李百药传》，必非德林作也。今编入文帝诏敕中。）

策隋公九锡文

咨尔假黄钺、使持节、大丞相、都督内外诸军事、上柱国、大冢宰隋王；天覆地载，藉人事以财成，日往月来，由王道而盈昃。五气陶铸，万物流形。谁代上玄之功〔“功”，《隋书》作“工”〕，斯

则大圣而已。曰惟先正，翊亮皇朝。种德积善，载诞上相。精采不代，风骨异人。匡国济时，除凶拨乱。百神奉职，万国宅心。殷相以先知悟人，周辅乃弘道于代，方斯蔑如也。今将授王典礼，其敬听朕命：朕以不德，早承丕绪，上灵降祸，夙遭愍凶。妖丑覬觐，密图社稷，宫省之内，疑虑惊心。公受命先皇，志在匡弼，辑谐内外，潜运机衡，奸人慑惮，谋用丕显，俾赘旒之危，为太山之固。是公重造皇室，作霸之基也。伊我祖、考之代，任寄已深，入掌禁兵，外司藩政，文经武略，久播朝野。戎轩大举，长驱晋、魏，平阳震熊黑之势，冀部耀貔豹之威。初平东夏，人情未一。丛台之北，易水之南，西距井陘，东至沧海，比数千里，举袂如帷。委以连城，建旌杖节，教因其俗，刑用轻典，如泥从印，犹草随风。此又公之功也。吴、越不宾，多历年代，淮、海之外，时非国有。爰整其旅，出镇于亳，武以威物，文以怀远。群盗自奔，外户不闭，人黎慕义，襁负而归。自北之风，化行南国。此又公之功也。宣帝御宇，任重宗臣，入典八屯，外司九伐。禁卫勤巡警之务，治兵得蒐狩之礼。此又公之功也。銮驾游幸，频委留台，文武注意，军国谘禀。万事咸理，反顾无忧。此又公之功也。朕在谅闇，公实总己。磐石之宗，奸回者众，招引无赖，连结群小。往者国衰〔“衰”，《隋书》作“衰”〕甫尔，已创阴谋，积恶数旬，昆吾方稔。泣诛罄〔“罄”，《隋书》作“罄”〕甸，宗庙以宁。此又公之功也。尉迥猖狂，称兵邺邑，欲长戟而指北阙，强弩而围南斗，凭陵三魏之间，震惊九州之半，聚徒百万，悉成蛇豕，淇水、洹水，一饮而竭。人之死生，翻系凶竖，寿之长短，不由司命。公乃戒彼鹰扬，出车练卒，誓苍兕于河朔，建瓴水于东山。口授兵书，手画行阵，量敌制胜，指日克期。诸将遵其成旨，壮士感其大义，轻死忘生，转斗千里，旗鼓奋发，如火燎毛。玄黄变漳河之水，京观比爵台之峻。百城氛祲，一旦廓清。此又公之功也。青土连率，跨据东秦，藉负海之饶，倚连山之险，望三辅而将逐鹿，指六国而愿连鸡。风雨之兵，助鬼为虐。本根既拔，枝叶自殒，屈法申恩，示以大信。此又公之功也。申部

残贼，充斥一隅，蝇飞蚁聚，攻城略地。播以玄泽，迷更知反，服而舍之，无费遗馘。此又公之功也。宇文胄亲则宗枝，外藩岩邑，影响邺贼，有同就燥。迫胁吏人，叛换城戍，偏师讨蹙，遂入网罗。束之武牢，有同圉圉，事穷将军，如伏国刑。此又公之功也。檀让、席毗，拥众河外。陈、韩、梁、郑、宋、卫、邹、鲁，村落成枭獍之墟，人庶为豺狼之饵。强以陵弱，大则吞小，城有昼闭，巷无行人。授律出师，随机埽定，让既授首，毗亦梟悬。此又公之功也。司马消难与国亲姻，作镇安陆，性多嗜欲，意好贪聚。属城子女，劫掠靡馀，部人货财，多少具罄。擅诛刺举之使，专杀仪台之臣。惧罪畏威，动而内巽。蚕食郡县，鸩毒华夷，闻有王师，自投南裔。帝唐崇山之罚，仅可方此，大汉流御之刑，是亦相匹。逋逃入藪，荆、郢用安。此又公之功也。王谦在蜀，翻为厉阶，闭剑阁之门，塞灵关之宇，自谓五丁复起，万夫莫向。分阃推毂，尝不逾时，风驰席卷，一举大定，擒斩凶恶，埽地无遗。此又公之功也。陈頊因循伪业，自擅金陵，屡遣丑徒，越起江北。公指麾藩镇，无不摧殄。方置文深之柱，非止尉佗之拜。此又公之功也。公有济天下之勤，重之以明德，始于辟命，屈己登庸。素业清徽，声掩廊庙，雄规神略，气盖朝野。序百揆而穆四门，耻一匡之举九合。尊贤崇德，尚齿贵功，录旧旌善，兴亡继绝。宽猛相济，彝伦攸叙。敦睦帝亲，崇奖王室。星象不坼，阴阳自调，玄冥、祝融如奉太公之召，雨师、风伯似应成王之宰。祥风嘉气，触石摇林，瑞兽异禽，游园鸣阁。至功至德，可大可久，尽品物之和，究杳冥之极。朕又闻之，昔者明王设官胙土，营丘四履，得征五侯，参墟宠章，异其礼物。故藩屏作固，垂拱责成，沈默岩廊，不下堂席。公道高往烈，赏薄前王。朕以眇身，托于兆人之上，求诸故实，甚用惧焉。往加大典，宪章在昔。谦以自牧，未应朝礼。日月不居，便已隔岁。时谈物议，其谓朕何！今进授相国总百揆，以申州之义阳等二十郡为隋国。今命使持节、太傅、上柱国、杞国公椿，大宗伯、大将军、金城公赵昺，授相国印绶。相国礼绝百辟，任总群官，旧职常典，宜与事革。昔尧

臣太尉，舜佐司空，姬旦相周，霍光辅汉，不居藩国，唯在天朝。其以相国总百揆，去众号焉。上所假节、大丞相、大冢宰印绶。又加九锡，其敬听朕后命。以公执律修德，慎狱恤刑，为其训范，人无异志，是用锡公大辂、戎辂各一，玄牡二驷。公勤心地利，所保〔“保”，《隋书》作“宝”〕人天，崇本务农，公私殷阜，是用锡公衮冕之服，赤舄副焉。公乐以移风，雅以变俗，遐迩胥悦，天地咸和，是用锡公轩悬之乐，六佾之舞。公仁风德教，覃及海隅，荒忽幽遐，回首内向，是用锡公朱户以居。公水镜人伦，铨衡庶职，能官流咏，遗贤必举，是用锡公纳陛以登。公执钧于内，正性率下，犯义无礼，罔不屏黜，是用锡公武贲之士三百人。公〔元本阙〕。是用锡公铁钺各一。公威严夏日，精励秋霜，猜夏必诛，顾盼〔“盼”，《隋书》作“眄”〕天壤，埽清奸宄，折冲无外，是用锡公彤弓一、彤矢百，卢弓十、卢矢千。惟公孝通神明，肃恭祀典，尊严如在，情切幽明，是用锡公秬鬯一卣，珪瓊副焉。隋国置丞相以下，一遵旧式。往钦哉！其敬循往策，祇服大典，简恤尔庶功，对扬我太祖之休命。（《隋书·高祖纪上》）

司马氏为皇后册（大象元年七月）

坤道成形，厚德于焉载物；阴精迭运，重光所以丽天。在昔皇王，膺乾御历，内政为助，昭被图篆。惟尔门积庆灵，家韜休烈，徽音令范，无背一时。是用命尔，作偃皇极。尔其克勳婉心，肃膺盛典，追皇、英之逸轨，庶任、姒之芳尘，祗翟有光，粲盛无怠，虽休勿休，以隆嘉祚。（《周书·静帝司马皇后传》）

禅位册

咨尔相国隋王：粤若上古之初，爰启清浊，降符授圣，为天下君。事上帝而理兆人，和百灵而利万物，非以区宇之富，未以宸极为尊。大庭、轩辕以前，骊连、赫胥之日，咸以无为无欲，不将不迎。遐哉！其详不可闻已。厥有载籍，遗文可观。圣莫逾于尧，美未过于舜。尧得太尉，已作运衡之篇，舜遇司空，便叙精华之竭。彼褰裳脱屣，贰宫设飧，百辟归禹，若帝之初。斯盖上则天时，不敢

不授，下祗天命，不可不受。汤代于夏，武革于殷，干戈揖让，虽复异揆，应天顺人，其道靡异。自汉迄晋，有魏至周，天历逐狄讼之归，神鼎随讴歌之去。道高者称帝，禄尽者不王，与夫文祖、神宗无以别也。周德将尽，祸难频兴，宗戚奸回，咸将窃发。顾瞻宫阙，将图宗社，藩维连率，逆乱相寻。摇荡三方，不合如砺，蛇行鸟攫，投足无所。王受天明命，睿德在躬，救颓运之艰，匡坠地之业，拯大川之溺，扑燎原之火，除群凶于城社，廓妖氛于远服，至德合于造化，神用洽于天壤。八极九野，万方四裔，圆首方足，罔不乐推。往岁长星夜埽，经天昼见，八风比夏后之作，五纬同汉帝之聚，除旧之征，昭然在上。近者赤雀降祉，玄龟效灵，钟石变音，蛟鱼出穴，布新之贶，焕焉在下。九区归往，百灵协赞，人神属望，我不独知。仰祗皇灵，俯顺人愿，今敬以帝位禅于尔躬。天祚告穷，天禄永终。於戏！王宜允执厥和，仪刑典训，升圆丘而敬苍昊，御皇极而抚黔黎，副率土之心，恢无疆之祚，可不盛欤！（《隋书·高祖纪上》）

全隋文卷十八

李德林（二）

奏定輿辇制

周、魏輿辇乖制，请皆毁废。（《隋书·礼仪志五》，开皇元年，内史令李德林奏，高祖从之。又见《通典》六十四。）

复魏收议齐书起元事书

即位之元，《春秋》常义。谨案鲁君息姑不称即位，亦有元年，非独即位得称元年也。议云受终之元，《尚书》之古典。谨案《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伐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成王。论者或以舜、禹受终，是

为天子。然则周公以臣礼而死，此亦称元，非独受终为帝也。蒙示议文，扶病省览，荒情迷识，暂得发蒙。当世君子，必无横议，唯应阁笔赞成而已。窃谓前二条有益于议，仰见议中不录，谨以写呈。（《隋书·李德林传》）

答魏收书

摄之与相，其义一也。故周公摄政，孔子曰“周公相成王”；魏武相汉，曹植曰“如虞翼唐”。或云高祖身未居摄，灼然非理。摄者专赏罚之名，古今事殊，不可以体为断。陆机见舜肆类上帝，班瑞群后，便云舜有天下，须格于文祖也，欲使晋之三主异于舜摄。窃以为舜若尧死狱讼不归，便是夏朝之益，何得不须格于文祖也？若使用王者之礼，便曰即真，则周公负扆朝诸侯，霍光行周公之事，皆真帝乎？斯不然矣。必知高祖与舜摄不殊，不得从士衡之谬。或以为书元年者，当时实录，非追书也。大齐之兴，实由武帝，谦匿受命，岂直史也？比观论者闻追举受命之元，多有河汉，但言追数受命之岁，情或安之。似所怖者元字耳，事类朝三，是许其一年，不许其元年也。案《易》“黄裳元吉”，郑玄注云：“如舜试天子，周公摄政。”是以试摄不殊。《大传》虽无元字，一之与元，无异义矣。《春秋》不言一年一月者，欲使人君体元以居正，盖史之婉词〔“词”，《隋书》作“辞”〕，非一与元别也。汉献帝死，刘备自尊崇。陈寿，蜀人，以魏为汉贼。宁肯蜀主未立，已云魏武受命乎？士衡自尊本国，诚如高议，欲使三方鼎峙，同为霸名。习氏《汉晋春秋》，意在是也。且〔“且”，《隋书》作“正”〕司马炎兼并，许其帝号。魏之君臣，吴人并以为戮贼，亦宁肯当涂之世，云晋有受命之征？史者，编年也，故鲁号《纪年》。墨子又云，吾见《百国春秋》。史又有无事而书年者，是重年验也。若欲高祖事事谦冲，即须号令皆推魏氏。便是编魏年，纪魏事，此即魏末功臣之传，岂复皇朝帝纪者也。陆机称纪元立断，或以正始，或以嘉平。束皙议云，赤雀白鱼之事。恐晋朝之议，是并论受命之元，非止代终之断也。公议云陆机不论〔“论”，《隋书》作“议”〕元者，是所未喻，愿更思

之。陆机以刊木著于《虞书》，龔黎见于商典，以蔽晋朝正始、嘉平之议，斯又谬矣。惟可二代相涉，两史并书，必不得以后朝创业之迹，断入前史。若然，则世宗、高祖皆天保以前，惟入魏氏列传，不作齐朝帝纪，可乎？此既不可，彼复何证！（同上）

霸朝杂集序

窃以阳乌垂曜，微藿倾心，神龙腾举，飞云触石。圣人在上，幽显冥符，故称比屋可封，万物斯睹。臣皇基草创，便豫驱驰，遂得参可封之民，为万物之一。其为嘉庆，固以多也。若夫帝臣王佐，应运挺生，接踵于朝，谅有之矣。而班、尔之妙，曲木变容，朱蓝所染，素丝改色。二十二臣，功成尽美，二十八将，效力于时。种德积善，岂皆比于稷、契，计功称伐，非悉类于耿、贾。书契已还，立言立事，质非殆庶，何世无之。盖上天稟睿后，旁资群杰，牧商鄙贱，屠钓幽微，化为侯王，皆由此也。有教无类，童子羞于霸功，见德思齐，狂夫成于圣业。治世多士，亦因此焉。烟雾可依，腾蛇与蛟龙俱远，栖息有所，苍蝇同骐驎之速。因人成事，其功不难。自此而谈，虽非上智，事受命之主，委质为臣，遇高世之才，连官接席，皆可以翊亮天地，名流〔“名流”，《隋书》作“流名”〕钟鼎，何必苍颉造书，伊尹制命，公旦操笔，老聃为史，方可叙帝王之事，谈人鬼之谋乎？至若臣者，本惭宾实，非勋非德，厕轩冕之流，无学无才，处艺文之职。若不逢休运，非遇天恩，光大含弘，博约文礼，万官百辟，才悉兼人，收拙里闾，退仕乡邑，不种东陵之瓜，岂过南阳之掾，安得出入闾阖之闾，趋走太微之庭，履天子之阶，侍圣王〔“王”，《隋书》作“皇”〕之侧，枢机帷幄，沾及荣宠者也！昔岁木行将季，谅闇在辰，火运肇兴，群官总己。有周典八柄之所，大隋纳百揆之日，两朝文翰，臣兼掌之。时溥天之下，三方构乱，军国多务，朝夕填委。簿领纷纭，羽书交错，或速均发弩，或事大滔天，或日有万幾，或幾有万事。皇帝内明外顺，经营区宇，吐无穷之术，运不测之神，幽赞两仪，财成万类，咨谋台阁，晓谕公卿，训率土之滨，责反常之贼。三军奉律，战胜攻取之方，万国承风，安

上治民之道。让受终之礼，报群臣之令，有宪章古昔者矣，有随事作故者矣。千变万化，譬彼悬河，寸阴尺日，不弃光景。大则天壤不遗，小则毫毛无失。远寻三古，未闻者尽闻，逖听百王，未见者皆见。发言吐论，即成文章，臣染翰操牍，书记而已。昔放勋之化，老人睹而未知，孔丘之言，弟子闻而不达。愚情禀圣，多必乖舛。加以奏阁趋墀，盈怀满袖，手披目阅，堆案积几。心无别虑，笔不暂停，或毕景忘餐，或连宵不寐，以勤补拙，不遑自处。其有词理疏谬，遗漏阙疑，皆天旨训诱，神笔改定。运筹建策，通幽达冥，从命者获安，违命者悉祸。悬测万里，指期来事，常如目见，固乃神知。变大乱而致太平，易可诛而为纯〔“纯”，《隋书》作“淳”〕粹，化行〔“行”，《隋书》作“成”〕道洽，其在人文，尽出圣怀，用成典诰，并非臣意所能至此。伯禹矢谟，成汤陈誓，汉光数行之札，魏武《接要》之书，济时拯物，无以加也。属神器大宝，将迁明德，天道人心，同谟归往。周静南面，每诏褒扬，在位诸公，各陈本志，玺书表奏，群情赐委。臣寰海之内，忝曰一民，乐趋〔“趋”，《隋书》作“推”〕之诚，切于黎献，欣然从命，辄不敢辞。比夫潘勖之册魏公〔“公”，《隋书》作“王”〕，阮籍之劝晋后，道高前世，才谢往人，内手扞心，夙宵惭惕。檄书露板，及以诸文，有臣所作之，有臣润色之。唯是愚思，所奏定者，虽词乖黼藻，而理归霸德，文有可忽，事不可遗。前奉敕旨，集纳麓已还，至于受命文笔，当时制述，条目甚多，今日收撰，略为五卷云尔。（《隋书·李德林传》）

天命论

粤若邃古，玄黄肇辟，帝王神器，历数有归。生其德者天，应其时者命，确乎不变，非人力所能为也。龙图鸟篆，号溢遗迹，疑而难信，缺而未详者，靡得而明焉。其在典文，焕乎缃素，钦明至德，莫盛于唐、虞，贻谋长世，莫过于文、武。大隋神功积于文王，天命显于唐叔。昔邑姜方娠，梦帝谓己：“余命而子曰虞，将与之唐，而蕃育其子孙。”及生，有文在其手曰“虞”，遂以命之。成王灭唐而封太叔。及唐叔之封也，箕子曰：“其后必大。”《易》曰：“崇高

富贵，莫大于帝王。”《老子》谓：“域内四大，王居一焉。”此则名虞与唐，美兼二圣，将令其后必大，终致唐、虞之美，蕃育子孙，用表无穷之祚。逮皇家建国，初号大兴，箕子必大之言，于兹乃验。天之眷命，悬属圣朝，重耳区区，岂足云也！有娥玄鸟，商以兴焉，姜嫄巨迹，周以兴焉。邑姜梦帝，隋以兴焉，古今三代，灵命如一，本支种德，奕叶丕基。佐高帝而灭楚，立宣王〔“王”，《文苑英华》作“皇”〕以定汉，东京太尉，关西夫子，生感遗鱣之集，歿降巨鸟之奇，累仁积善，天申休命。太祖挺生，庇民匡主，立殊勋于魏室，建茂绩于周朝。启翼轸之国，肇炎精之纪，爰受厥命，陟配彼天。皇帝载诞之初，赤光满〔“满”，《文苑英华》作“蒲”〕室，流于户外，上属苍旻。其后三日，紫气充庭，四邻望之，如郁楼观，人物在内，色皆成紫。幼在乳保之怀，忽睹为龙，惧而失抱，帝惊动数旬，方始痊愈。又尝寝于其室，家人开户，正见一龙□太祖，神异也。世涂不测穹。比丘尼智先保养，智先禅观灵雅有玄讖，云此子方为普天慈父，护持正法，神佛佑助，不须忧也。帝体貌多奇，其面有日月河海，赤龙自通，天角洪大，双上权骨，弯回抱目，口如四字，声若钟鼓，手内有“王”文，及受九锡。“王”生文加点，乃为“主”。昊天成命，于是乎在。顾盼闲雅，望之如神。气调精灵，括囊宇宙。威范也可敬，慈爱也可亲。早任公卿，声望自重。周齐王宪谓晋荡公曰：“观隋公神采，恐不為人臣。”晋公徐纳其言，将加不利，赖大将军侯寿固谏乃止。宪及内史乌丸轨各奏周武帝云：“隋公气调风流，合散敬服。窃闻世议，虑不在人下。”武帝云：“此人头额，但宜为将。不须异意待之。”相者来和谓帝曰：“观公骨法，必为王者。但愿保爱圣躬。”道士张宾亦言：“公相是帝王，名当图篆。龙飞紫极莫忘臣。”帝忧惧谦退，深自晦迹。邺城内学人陆拔，大象初入长安，谓所亲曰：“周德已尽，杨氏必兴。隋公往自定州，南行至邺，当时遥望，拟为天子。昨在路瞻仰，定是不疑。但未知如何而得，后岁当来观耳。”谓其所亲曰：“尔无轻言，为贵人患害。”拔曰：“天之所命，安可害也？”明年帝作相于内。大象二年夏五月，帝初拜扬

州总管。平昼寢息似睡，若见数龙绕身。其夜又梦一龙来入被内。帝又常出长安城东猎，马上息〔“息”，《文苑英华》作“恩”〕怀在济生民之相，夜梦一长大人，素服冠帻，谓帝曰：“时未至。”及欲作相，梦人云：“时今至矣。”天求民主，丕显孳至，当晋荡执国，及建德之时。君异则天，臣非佐命，猜嫌谗慝，何日云忘？我皇外总方面，入司文武，具兴王之表，蕴大圣之能，或气或云，荫映于廊庙，如天如日，临照于冕轩，内明外顺，自险获安，岂非万福扶持，百禄攸集？有周之末，朝野骚然。降志执钩，镇卫宗社。明神飨其德，上帝付其民。诛奸逆于九重，行神化于四海。于斯时也，尉迥据旧齐累世之都，乘新国易乱之俗，驱驰蛇豕，连合纵横，地乃九州陷三，民则十分拥六。王谦乘连率之威，凭全蜀之险，兴兵举众，震荡江山，鸩毒巴、庸，蚕食秦、楚。此二虜也，穷凶极逆，欲割鸿沟之地，闭剑阁之门，皆将长戟强弩，睥睨宸极。穷漳河而达负海，连岱岳而距华阳，迫胁荆蛮，吐纳江汉，佐斗嫁祸，纷若猬毛，曝骨履肠，间不容砾。尔乃奉殄戎之命，运先天之略，不出户庭，推轂分阃，一麾以定三方，数旬而清万国。荡涤天壤之速，规摹指画之神，造化以来，弗之闻也。光熙前绪，罔有不服。烟云改色，钟石变音。三灵顾望，万物影响。木运告尽，褰裳克让。天历在躬，推而弗有。百辟庶尹，四方岳牧。稽图讖之文，顺亿兆之请，披肝沥胆，昼歌夜吟。方屈箕颖之高，式允幽明之愿。基命定命，如亘如升。唯帝居歆，创业垂统。殊徽号，改服色，建都邑，叙彝伦，薄赋轻徭，慎刑恤狱。除烦〔“烦”，《文苑英华》作“繁”〕苛之政，兴清静之风。去无用之官，省相监之职。奇才间出，盛德无隐。星精云气，共趋走于阶墀。山神海灵，咸燮理于台阁。东渐日谷，西被月渊。教暨北溟之表，声加南海之外。悠悠沙漠，区城万里。百蛮之广，莫之与竞。五帝所不化，三王所未宾。屈膝顿颡，尽为臣妾。殊方异类，书契不传。梯山越海，贡琛奉赆，欣欣如也。巢居穴处，化以宫室。不火不粒，训以庖厨。礼乐极天地之因，律吕节寒暑之候。制作评垂衣之后，淳粹得神农之前。遨游文雅之场，出

入杳冥之极，合神谋鬼，通幽洞微，群物岁成，含生日用，饮和气以自得，沐玄泽而不知也。丹雀为使，玄龟载书。甘露自天，醴泉出地。神禽异兽，珍木奇草，望云观海，应化归风。备休祥于图牒，罄幽遐而戾止。犹且父天子民，兢兢翼翼，至矣大矣。七十四帝曷可同年而言哉？若夫天下之重，不可妄据。故唐之许由，夏之伯益，怀道立事，人授而弗可也。轩初四帝，周馀六王，藉势因基，自取而不得也。孟轲称仲尼之德，过于尧舜。著述成帝者之事，弟子备王佐之才，黑不代苍，泣麟叹凤，栖栖汲汲，虽圣达而莫许也。蚩尤则黄神抗衡，共工则黑帝勍敌。项羽诛秦摧汉，宰割神州，角逐争驱，尽威力而无就也。其餘歟〔“歟”，《文苑英华》作“炎”〕起妖妄，何足数乎！贼子逆臣，所以为乱，皆由不识天道，不悟人谋，牵逐鹿之邪说，谓飞鳧而为鼎。若使四凶秉八元之诫，三监怀九臣之志，韩信、彭越，深明帝子之符，孙述、隗嚣，妙识真人之出，尉迥同讴歌之类，王谦比狱讼之民，福祿蝉联，胡可穷也？而违天逆物，获罪人神。呜呼！此前事之大戒矣。诛夷菹醢，历代共尤；僭逆凶邪，时烦狱吏；其不戒慎何哉〔此句《文苑英华》作“其可不戒慎哉”〕？盖积恶既稔，心自绝于善道；物类相感，理必至于诛戮；天夺其魄，鬼恶其盈故也。大帝聪明，群神正直，耳目鉴于率土，赏罚参于国朝，辅助一人，覆育兆庶，岂有食人之禄，受人之荣，包藏祸心，而不殀尽者也？必当执法未处其罪，司命已除其籍。自古明哲，虑逮防微，执一心，持一德，立功坐树，上书削稿，位尊而心愈下，禄厚而志弥约，宠盛思之以惧，道高守之以恭。克念于此，则奸回不至，事乃畏天。岂唯受礼？谦光满覆，义在知幾；吉凶由人，妖不自作。众星拱极，在天成象。夙沙则主虽愚蔽，民尽知归；有苗则始为跋扈，终而大服。汉南诸国，见一面以从殷；河西将军，带五郡而臣汉；故招信顺之助，保太山之安。彼陈国者，盗窃江外，民少一郡，地减半州，遇受命之主，逢太平之日，自可献土衔璧，乞同普天。乃复养丧家之疾，遵颠覆之轨，越起吴越，仍为匪民。虽时属火〔“火”，《文苑英华》作“大”〕道，偃兵舞戚，然国家当混

一之运，金陵是殄灭之期，有命不悖〔“悖”，《文苑英华》作“滔”〕，断可知矣。防风之戮，元龟匪遥；孙皓之侯，守株难得。迷而未觉，谅可愍焉。斯故未辨玄天之心，不闻君子之论也。（《文苑英华》七百五十一，又见《隋书·李德林传》，《艺文类聚》十，皆有删节。）

全隋文卷十九

薛道衡

道衡字玄卿，河东汾阴人，魏常山太守孝通子。仕齐，为彭城王浹司州兵曹从事，授奉朝请。武成作相，召为记室，及即位，迁太尉府主簿。武平初，除尚书左外兵郎，待诏文林馆。直中书省，拜中书侍郎，参太子侍读。入周，为御史二命士。后还乡，自州主簿入为司禄上士。大象末，摄陵州刺史。大定中，授仪同，摄邳州刺史。隋初，坐事除名。寻除内史舍人，迁吏部侍郎。复坐事除名，配防岭外。征还，直内史省，授内史侍郎，加上仪同三司，进位上开府。仁寿中，出检校襄州总管。炀帝即位，转潘州刺史，入拜司隶大夫。赐死，年七十。有《集》三十卷。

宴喜赋

梁孝王帝子帝孙，藉宠承恩，名高西汉，礼盛东藩〔“藩”，《初学记》作“蕃”〕，引雍容文雅之客，坐檀栾修竹之园，水逶迤而绕砌，风清冷而入轩，直凝神而回晖〔“晖”，《初学记》作“瞩”〕，乃惆怅而兴言，顾谓枚乘曰：“予闻气序环周，人生若浮。补天立地之圣，不能止日光西落；疏土奠川之力，不能停河水东流。韩王酸枣之观，荒疏芜漫；楚国阳台之云，空见尘埃。固可以纵志纵心，以

游以逸。穷宴乐于长夜，混是非而为一。于时霜重庭兰，秋深气寒，横长河之耿耿，挂孤月之团团。乃有丹墀缥壁，柘馆椒宫，徘徊宛转，掩映玲珑，妖姬淑媛，玉貌花丛。织女下而星落，姮娥来而月空。澄妆影于歌扇，散衣香于舞风。图云刻雷之樽，渍桂酿花之酒，拭珠沥于罗袂，传金杯于素手。”（《初学记》十四）

因聘陈奏请责陈主称藩

江东蕞尔一隅，僭擅遂久，实由永嘉已后，华夏分崩。刘、石、苻、姚、慕容、赫连之辈，妄窃名号，寻亦灭亡。魏氏自北徂南，未遑远略。周、齐两立，务在兼并。所以江表逋诛，积有年祀。陛下圣德天挺，光膺宝祚，比隆三代，平一九州，岂容使区区之陈久在天网之外？臣今奉使，请责以称藩。（《隋书·薛道衡传》）

为敬肃考状

心如铁石，老而弥笃。（《隋书·循吏柳俭传》。肃，河东蒲坂人，仕隋，有吏绩。大业中，迁颍川郡赞务，朝东都。炀帝令道衡为天下郡官之状，称肃曰。）

吊延法师书

八月二十三日，薛道衡和南：俗界无常，延法师迁化，情深悲怛，不能已已。惟哀慕摧割，当不可任。法师弱龄舍俗，高蹈尘表。志度恢宏，理识精悟。灵台神宇，可仰而不可窥；智海法源，可涉而不可测。同夫明镜，屡照不疲。譬彼洪钟，有来斯应。往逢道丧，玄维落纽。栖志幽岩，确乎不拔。高位厚礼，不能回其虑；严威峻法，未足惧其心。经行宴坐，夷险莫二；戒德律仪，始终如一。圣皇启运，像法重兴。卓尔缙林，郁为称首。屈宸极之重，伸师资之义。三宝由其弘护，二谛藉以宣扬。信足以追踪澄什，超迈安远。而法柱忽倾，仁舟遽没，匪直悲缠四部，固亦酸感一人。师（等）〔《广弘明集》无“等”〕杖锡挈瓶，夙承训导，升堂入室，具体而微。在三之情，理百恒恻。往矣奈何！无常奈何！疾疢，不获展慰。但深悲结，谨白书惨怆不次。弟子薛道衡和南。（《释藏》轻九，《广弘明集》二十四）

隋高祖文皇帝颂（并序）

太始太素，荒芜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书契之外。其道绝，其迹远，言谈所不诣，耳目所不追。至于入穴登巢，鶉居鷓饮，不殊于羽族，取类于毛群，亦何贵于人灵，何用于心识？羲轩已降，爰暨唐虞，则乾象而施法度，观人文而化天下，然后帝王之位可重，圣哲之道为尊。夏后、殷、周之国，禹、汤、文、武之主，功济生民，声流《雅》《颂》，然陵替于三五，惭德于干戈。秦居闰位，任刑名为政本，汉执灵图，杂霸道而为业。当涂兴而三方峙，典午末而四海乱，九州封域，窟穴鲸鲵之群，五都遗黎，蹴踏戎马之足。虽玄行定嵩、洛，水〔“水”，《隋书》作“木”〕运据崤、函，未正沧海之流，讵息昆山之燎！叶千龄之旦暮，当万叶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粤若高祖文皇帝，诞圣降灵则赤光照室，韬神晦迹则紫气腾天。龙颜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异，著在图篆，彰乎仪表。而帝系灵长，神基崇峻，类邠、岐之累德，异丰、沛之勃起，俯膺历试，纳揆宾门，位长六卿，望高百辟，犹重华之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苍历将尽，率土糜沸，玉弩惊天，金铉照野，奸雄挺〔“挺”，《隋书》作“挺”〕祸，据河朔而连海岱，猾长纵恶，杜白马而塞成皋，庸、蜀逆命，凭铜梁之险，郢、黄背诞，引金陵之寇，三川已震，九鼎将飞。高祖龙跃凤翔，濡足授手，应赤伏之符，受玄狐之策，命百下百胜之将，动九天九地之师，平共工而殄蚩尤，剪猋窳而戮凿齿。不烦二十八将，无假五十二征，曾未逾时，妖逆咸殄，廓氛雾于区宇，出黎元于涂炭。天柱倾而还正，地维绝而更纽，殊方稽颡，识牛马之内向，乐师伏地，惧钟石之变声。万姓所以乐推，三灵于是改卜，坛场已备，犹弘五让之心，亿兆难违，方从四海之请。光临宝祚，展礼郊丘，舞六代而降天神，陈四圭而飨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易徽号，因庶萌之子来，移创都邑。天文上当朱鸟，地理下据黑龙，正位辨方，揆景于日月，内宫外座，取法于辰象。悬政教于魏阙，朝群后于明堂，除旧布新，移风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外，獯豷孔炽，其来自久，横行十万，樊噲于是失

辞，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没。周、齐两盛，竞结旄头，媵狄后于漠北，未足息其侵扰，倾珍藏于山东，不能止其贪暴。炎灵启祚，圣皇驭宇，运天策于帷宸，播神威于沙朔，柳塞、毡裘之长，皆为臣隶，瀚海、蹕林之地，尽充池苑。三吴、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内外，谈黄旗紫盖之气，恃龙蟠兽据之险，恒有僭伪之君，妄窃帝王之号。时经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怀大道，愍彼黎献，独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则哲居代，地凭宸极，天纵神武，受赈出车，一举平定。于是八荒无外，九服大同，四海为家，万里为宅。乃休牛散马，偃武修文。自华夏乱离，绵积年代，人造战争之具，家习浇伪之风，圣人之遗训莫存，先王之旧典咸坠。爰命秩宗，刊定《五礼》，申敕太子〔“太子”，《隋书》作“太子”〕，改正六乐，玉帛饔俎之仪，节文乃备，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政术，垂神听览，早朝晏罢，废寝忘食，忧百姓之未安，惧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见一善事，喜彰于容止，闻一愆犯，叹深于在予。薄赋轻徭，务农重谷，仓廩有红腐之积，黎萌无阻饥之虑。天性弘慈，圣心惻隐，恩加禽兽，胎卵于是获全，仁沾草木，牛羊所以勿践。至于宪章重典，刑名大辟，申法而屈情，决断于俄顷，故能彝伦攸叙，上下齐肃。左右绝谄谀之路，播绅无势力之门，小心翼翼，敬事于天地，终日乾乾，诫慎于无〔“无”，《隋书》作“无”〕极。陶黎萌于德化，致风俗于太康，公卿庶尹，遐迩岳牧，金以天平地成，千载之嘉会，登封降禅，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检，展礼介丘，飞声腾实，常为称首。天子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辞弗许。而虽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洁诚岱岳，逊谢愆咎。方知六十四卦，谦撝之道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义为小。巍巍荡荡，无得以称焉。而深诚至德，感达于穹壤，和气薰风，充溢于宇宙。二仪降福，百灵荐祉，日月星象，风云草树之祥，山川玉石，鳞介羽毛之瑞，岁见月彰，不可胜纪。至于振古所未有，图籍所不载，目所不见，耳所未闻。古语称圣人作，而万物睹，神灵滋，百宝用，此其效矣。既而游心姑射，脱

履之志已深，铸鼎荆山，升天之驾遂远。凡在黎献，共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缠弓剑，涂山幽峻，无复玉帛之礼，长陵寂寞，空见衣冠之游。若乃降精燁怒，飞名帝策，开运握图，创业垂统，圣德也；拨乱反正，济国宁人，六合八纮，同文共轨，神功也；玄酒陶匏，云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极配天，大孝也；偃伯戢戈，正礼裁乐，纳民寿域，驱俗福林，至政也。张四维而临万宇，侔三皇而并五帝，岂直锱铢周、汉，么么魏、晋而已，虽五行之舞每陈于清庙，九德之歌无绝于乐府，而玄功畅洽不局于形器，懿业远大岂尽于揄扬。臣生轻多幸，命偶兴运，趋事紫宸，驱驰丹陛，一辞天阙，奄隔鼎湖，空有攀龙之心，徒怀蓐蚁之意。庶凭毫翰，敢希赞述！昔埋海之禽不增于大地，泣河之士非益于洪流，尽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辄缘斯义，不觉楚然。乃作颂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万王千帝。三代之后，其道逾替，爰逮金行，不胜其弊。戎狄猾夏，群凶纵慝，窃号淫名，十有馀国。怙威逞暴，悖礼乱德，五岳尘飞，三象雾塞。玄精启历，发迹幽方，并吞寇伪，独擅雄强。载祀二百，比祚前王，江湖尚阻，区域未康。句吴、闽越，河朔渭浹，九县瓜分，三方鼎峙。狙诈不息，干戈竞起，东夏虽平，乱离瘼矣。五运叶期，千年肇旦，赫矣高祖，人灵攸赞。圣德迴生，神谋独断，瘴恶彰善，夷凶靖难。宗伯撰仪，太史练日，孤竹之管，云和之瑟。展礼上玄，飞烟太一，珪璧朝会，山川望秩。占揆星景，移建邦畿，下凭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衢室，悬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威。匈河、翰海，龙荒狼望，种落陆梁，时犯亭障。皇威远慑，帝德遐畅，稽颡归诚，称臣内向。吴、越提封，斗牛星象，积有年代，自称君长。大风未缴，长鲸漏网，授钺天人，豁然清荡。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礼教周被，书轨大同。复禹之迹，成舜之功，礼以安上，乐以移风。忧劳庶绩，矜育黔首，三面解罗，万方引咎。纳民轨物，驱时仁寿，神化隆平，生灵熙阜。虔心恭己，奉天事地，协气横流，休征绍至。坛场望幸，云亭虚位，推而不居，圣道弥粹。齐迹姬文，登发嗣圣，道类汉光，传庄宝命。知

来藏往，玄览幽境，鼎业灵长，洪基隆盛。崆峒问道，汾射窅然，御辨遐逝，乘云上仙。哀缠率土，痛感穹玄，流泽万叶，用教百年。尚想睿图，永惟圣则，道洽幽显，仁沾动植。爻象不陈，乾坤将息，微臣作颂，用申罔极。（《隋书·薛道衡传》，《文苑英华》七百七十二）

老氏碑

自太极权舆，上元开辟，举天维而悬日月，横地角而载山河，一消一息之精灵，上生下生之气候，固以财成庶类，亭毒群品，有人民焉，有君长焉。至若上皇邃古，夏巢冬穴，静神息智，鶡居穀饮，大礼与天地同节，非析疑于俎豆，大乐与天地同和，岂考击于钟鼓？逮乎失道后德，失德后仁，皇王有步骤之殊，民俗有淳醜之变。于是儒、墨争鹜，名、法并驰。礼经三百，不能检其情性；刑典三千，未足息其奸宄。故知洁其流者澄其源，直其末者正其本。源源本本，其唯大道乎？老君感星载诞，莫测受气之由，指树为姓，未详吹律之本，含灵在孕，七十余年，生而白首，自以老子为号。其状也，三门双柱，表耳鼻之奇；蹈五把十，影手足之异。爰自伏羲，至于周氏，绵纪〔“纪”，《文苑英华》作“祀”〕历代，见质变名。在文王武王之时，居藏史、柱史之职。南朝屡易，容貌不改。宣尼一睹，叹龙德之难知；关尹四望，识真人之将隐。乃发挥众妙，著书二篇。率性归道，以无为用。其辞简而要，其旨深而远。飞龙成卦，未足比其精微；获麟笔削，不能方其显晦。用之治身，则神清志静；用之治国，则反朴还淳。既而炼形物表，卷迹方外。霓裳鹤驾，往来紫府。金浆玉酒，宴衍清都。参日月之光华，与天地而终始。涉其流者，则摈落嚣尘；得其门者，则腾骧云雾。大春〔“春”，《文苑英华》作“椿”〕凋茂，非蜉蝣之所知；溟渤浅深，岂冯夷之能测。盛矣哉！固无德之称也。庄周云老聃死，秦佚吊之，三号而出。是谓遁天之形，虽复傲吏之寓言，抑亦蝉蜕之微旨。皇帝诞灵纵睿，接统膺期。照春陵之赤光，发芒山之紫气。珠衡月角，天表冠于百王，明镜衡樽，圣德会于千祀。周道云季，多难在时。九鼎共海水同飞，

两日与洛川俱斫。天齐地轴之所，蛇食鲸吞；铜陵玉垒之区，狼顾鸱跖。黄延奸宄，郑阻兵祸。大纵毒螫，将遍函夏。神谋内断，灵武外驰。应机枪而扫除，仗旄钺而斩伐。共工既剪，重立乾坤；蚩尤就戮，更调风雨。宰制同造化之功，生灵荷魂魄之赐。万方欣戴，九服讴歌。乃允答天人，祗膺揖让，升泰坛而礼上帝，坐明堂而朝群后。昔轩辕、颛顼，建国不同；太昊、少昊，邦畿各异。舜改尧都，夏迁虞邑，历选前辟，义存创造。惜十家之产，爱兆民之力。经始帝居，不移天府；规摹紫极，仍据皇图。下宇上栋，务存卑俭。右平左城，聿遵制度。朝夕正殿，不别起于鸳鸯；升降灵台，岂更营于鸚鵡？忧劳庶绩，矜育苍生，念兹在兹，发于寤寐，棘林肺石，特降皇情。祝网泣辜，深存宽简。非〔《文苑英华》：疑作“艸”，古“草”字〕纓知耻，画服兴惭。天无人牢之星，地绝城牛之气。延阁广内，考集群典；石渠璧水，阐扬儒业。缀五礼于将坏，正六乐于已崩。总章溺志之音，太师成功之颂。承华养德，作贰东朝。外正万邦，内弘三善。两离炳曜，重日垂明。永固洪基，克隆鼎祚。重以维城盘石，多艺多才。良佐宝臣，允文允武。为王室之藩屏，成神化之丹青。致世俗于润涂，纳蒸民于寿域。旄头垂象，穷发成形。獯豸作患，其来久矣。无上算以制之，用下策而难服。自我开运，耀德戢兵。感义怀仁，称藩请朔。稽顙款塞，匍匐投掌。牂柯、夜郎之所，靡漠、桑榆之地，咸被声教，并入提封。闽越、句吴，不愆贡职；夫馀、肃慎，无绝夷邸。遐迹褫福，文轨大同。自三代之余，六雄竞逐，秦居闰位，汉杂霸道，魏氏则虐深华夏，有晋则化成戎狄。降斯以后，粹驳不分。帝迹皇风，寂寥千载。天命圣德，会昌神道。变亿兆之视听，复三五之规模。固以幽明赞协，符瑞彪炳。千年灵蔡，著天性以效征；三足神鸟，感阳精而表质。春泉如醴，出自京师；秋露凝甘，遍于竹苇。星光若月，云气飞烟。三农应铜爵之鸣，五纬叶珠囊之度，信可以扬銮动辔，肆觐东后，玉检金绳，登封岱岳。而谦以自牧，为而不宰。尚寝马卿之书，未允梁松之奏。在青蒲之上，常若乘奔；处黄屋之下，无忘夕惕。虽苍璧黄琮，事天

事地，南正火正，属神之禋，犹恐祀典未弘。秩宗废礼，永言仁里。尚想玄极，寿宫灵座，靡鹿徙倚，华盖厨坛，风霜凋弊。乃诏上开府、仪同三司、亳州刺史、武陵公元胄，考其故迹，营建祠堂。皇上往因历试，总斯蕃部，犹汉光司隶之所，魏武兖州之地。对苦相之两城，绕涡谷之三水，芝田柳路，北走梁园。沃野平皋，东连谯国；望水置塾，拔〔“拔”，《文苑英华》作“揆”〕景瞻星。拟玄圃以疏基，横玉京而建宇。雕楹画栱，磊砢相扶；方井圆渊，参差交映。尊容肃穆，仙衡〔“衡”，《文苑英华》作“卫”〕俨而无声；神馆虚闲，滴沥降而成响。清心洁行之事，存玄守一之俦，四方辐凑，千里波属。知如在之敬，申醮祀之礼，显仁助于王者，冥福资于黎献。允所谓天大道大，难几者矣！若夫名言顿绝，幽泉之路莫开，形器不陈，妙物之功难著，腾茂实，飞英声，图丹青，镂金石，不可以已，而在兹乎？岁次敦牂，律中姑洗，大隋驭天下之六载也，乃诏下臣，建碑作颂。其词曰：

悠哉振古，邈矣帝先。四夷纪地，八柱承天。丛生类聚，广谷大川。至道灵运，神功自然。五精应感，三微相继。树以司牧，执其象契。帝迹惭皇，王猷谢帝。上德逾远，淳风渐替。时乖澹泊，俗异冲和。尚贤饰智，悬法张罗。内修樽俎，外事干戈。鱼惊网密，鸟乱弓多。真人出世，星精下斗。龙德在躬，鹤发垂首。解纷挫锐，去薄归厚。日角月角，天长地久。小兹五岳，隘此九州。逝将高蹈，超然远游。青牛已驾，紫气光浮。玄门洞启，神化潜流。赖乡旧里，涡川遗迹。古往今来，时移世易。灵庙凋毁，祠坛虚寂。九井生桐，双碑碎石。惟皇受命，乃神乃圣。响发地钟，光垂天镜。宇宙开朗，妖氛荡定。曜魄同尊，参神取正。流沙蟠木，凤穴龟林。异类归款，万方宅心。鸿胪纳賧，王会书琛。青云干吕，薰风入琴。化致鼎平，家兴礼让。永言柱下，犹惭太上。乃建清祠，式图灵状。原隰爽垲，亭皋弥望。梅梁桂栋，曲槛丛楹。烟霞舒卷，风露凄清。仙官就位，羽客来庭。穰穰简简，降福明灵。至神不测，理存系象。大音希声，时振高响。遐迩赞颂，幽明资仰。敬刊金石，永蟠天壤。（《文苑英

华》八百四十八)

祭淮文

元帅晋王谨以清涤制币太牢之奠，敬祭于东溟大淮之灵：盖圣德应期，神功宰物；上齐七政，下括四海。自晋人丧道，彝伦攸教，天隔内外，地毁东南，三吴成危乱之邦，百越为逋逃之藪。皇帝肇开鼎业，光有神器，图出龟龙，镜悬金玉，忧劳庶绩，无忘寤寐，言念苍生，情深矜养。河源、海外，莫不来庭；冒顿、呼韩，岁时拜谒。伪陈蕞尔，尚阻声教。妖贼叔宝，僭窃遗绪，毒流江左，冤结人神。上轸皇情，义申吊伐。猥蒙朝寄，抚宁淮甸。仰惟导源桐柏，长迈蓬莱。标四溟而引百川，擅五林而含七德。庶凭流恶之灵，克成除暴之举。使水陆旌旗，所向无前；吴会君长，束手归服。谨申荐礼，惟神尚飨。（《初学记》六）

祭江文

维开皇九〔“九”，《初学记》作“元”〕年，行军元帅、晋王谨以太牢之奠，敬祭南溟大江之神：仰惟灵性包平智，德擅灵长，上膺东井，下纪南国，引双流而分九派，长四溟而纳百川。自晋永嘉，乾灵落纲，蕞尔吴越，僭伪相承。陈贼叔宝，世济其凶，眈庶为其涂炭，人神所以怨愤。忝司九伐，清彼一方，分命将士，乘流南渡，仰凭灵祐，咸蒙利涉。今申命苍兕，躬总精锐，直趋金陵，行登石首，庶蛟螭窜于洲渚，帷盖静于波涛，江表克平，海内清泰。谨申礼荐，惟神尚享。（《初学记》六）

薛 濬

濬字道贲，道衡从子。周天和中，袭父琰爵虞城侯，历纳言上士、新丰令。开皇初，擢拜尚书虞部侍郎，转考功侍郎。

临终遗弟谏书

吾以不造，幼丁艰酷，穷游约处，屡绝箪瓢。晚生早孤，不闻

《诗》《礼》，赖奉先人貽厥之训，获禀母氏圣善之规，负笈裹粮，不惮艰远，从师就业，欲罢不能。砥行厉心，因而弥笃，服膺教义，爰至长成。自释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虽官非闻达，而禄喜逮亲，庶保期颐，得终色养。何图精诚无感，祸酷荐臻，兄弟俱被夺情，苦庐靡申哀诉。是用扣心泣血，贯〔“贯”，《隋书》作“陨”〕气摧魂者也。既而疮〔“疮”，《隋书》作“创”〕巨衅深，不胜荼毒，启手启足，幸及全归。使夫死而有知，得从先人于地下矣，岂非至愿哉。但念尔伶俜孤宦，远在边服，顾此恨恨，如何可言。适已有书，冀得与汝面诀，忍死待汝，已历一旬。汝既未来，便成今古，缙然永别，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隋书·薛潘传》）

薛德音

德音，道衡从子。为游骑尉，迁著作佐郎。后仕越王侗、王世充，至黄门侍郎。（案：《隋书·薛道衡传》：从子德音，有隼才。越王侗承制，王世充僭号，军书羽檄，皆出其手。）

为越王侗下书李密

我大隋之有天下，于兹三十八载。高祖文皇帝圣略神功，载造区夏。世祖明皇帝则天法地，混一华戎。东暨蟠木，西通细柳，前逾丹徼，后越幽都。日月之所临，风雨之所至，圆首方足，禀气食笔，莫不尽入提封，皆为臣妾。加以宝贶毕集，灵瑞咸臻，作乐制礼，移风易俗。智周寰海，万物咸受其赐，道济天下，百姓用而不知。世祖往因历试，统临南服，自居皇极，顺兹望幸。所以往岁省方，展礼肆觐，停銮驻蹕，案驾清道，八屯如昔，七萃不移。岂意衅起非常，逮于轩陛，灾生不意，延及冕旒。奉讳之日，五情崩陨，攀号荼毒，不能自胜。且闻之，自古代有屯剥，贼臣逆子，无世无之。至如宇文文化及，世传庸品。其父述，往属时来，早沾厚遇，赐以婚媾，置之公辅。位专九命，禄重万钟，礼极人臣，荣冠世表。徒

承海岳之恩，未有涓尘之益。化及以此下材，夙蒙顾盼，出入外内，奉望阶墀。昔陪藩国，统领禁卫，及从升皇祚，陪列九卿。但本性凶很，恣其贪秽，或交结恶党，或侵掠货财，事重刑篇，状盈狱简。在上不遗簪履，恩加草芥，应至死辜，每蒙恕免。三经除解，寻复本职，再徙边裔，仍即追还。生成之恩，昊天罔极，奖擢之义，人事罕闻。化及枭獍为心，禽兽不若，纵毒兴祸，倾覆行宫。诸王兄弟，一时残酷，痛暴行路，世不忍言。有穷之在夏时，犬戎之于周代，衅辱之极，亦未是过。朕所以刻骨崩心，饮胆尝血，瞻天视地，无处容身。今王公卿士，庶寮百辟，咸以大宝鸿名，不可颠坠，元凶巨猾，须早夷殄，翼戴朕躬，嗣守宝位。顾惟寡薄，志不逮此。今者出黼扆而杖旄钺，释袞麻而擐甲冑，衔冤誓众，忍泪治兵，指日专征，以平大盗。且化及伪立秦王之子，幽逼比于囚拘，其身自称霸相，专擅拟于九五。履践禁御，据有宫闱，昂首扬眉，初无惭色。衣冠朝望，外惧凶威，志士诚臣，内皆愤怨。以我义师，顺彼天道，枭夷丑族，匪夕伊朝。太尉、尚书令、魏公丹诚内发，宏略外举，率勤王之师，讨违天之逆。果毅争先，熊罴竞逐，金鼓振慑，若火焚毛，锋刃纵横，如汤沃雪。魏公志在匡济，投袂前驱，朕亲御六军，星言继进。以此众战，以斯顺举，擘山可以动，射石可以入。况拥此人徒，皆有离德，京都侍卫，西忆乡家，江左淳民，南思邦邑，比来表书骆驿，人信相寻。若王师一临，旧章暂暗，自应解甲倒戈，冰消叶散。且闻化及自恣，天夺其心，杀戮不辜，挫辱人士，莫不道路仄目，号天局地。朕今复仇雪耻，枭辮者一人，拯溺救焚，所哀者士庶。唯天鉴孔殷，祐我宗社，亿兆感义，俱会朕心。枭戮元凶，策勋饮至，四海交泰，称朕意焉。兵卫〔“卫”，《隋书》作“术”〕军机，并受魏公节度。（《隋书·越王侗传》）

凡因从驾在贼所者，一以原免，罪悉不论。已诏魏公，扫平之日，纵受贼官，明非本意，忽因请计为愆苦，战前自拔赴官军者，量加爵赏，表其诚节。朕初即大位，克在进贤。比来擢引勋旧，皆糜好爵。其从驾朝士，虽未至东朝，皆遥授官职，不为异等。父兄子

弟，咸亦引擢。内外朝集，一依官品。禄廩赐物，准旧给之。务在哀矜，俾无困乏。（《壶关录》，“所哀者士庶”后“唯望天鉴”前有此一段。）

为越王侗别与李密书

皇帝敬问太尉、尚书令、东道行军元帅、上柱国、魏国公、司农卿李俭等至，览表具之。公以厚地鸿林，冠冕当世，连城重价，领袖一时，加以博学令闻，雄才上略，搢绅攸仰，雅俗倾心。朕昔居藩，即久相钦尚，眷言敬爱，载劳梦想，常恨以事涂之情，未遂神交之望。郁紆何已！今属王室不造，贼臣□难，南征不反，苍梧未归，虽地承丕绪，应此盟命，泣血冕旒之下，饮瞻宫阙之中。公孝义为心，闻于远迹；仁恕待物，形于内外。且卿相之门，克昌自久。高祖抚运之年，明圣在藩之日，非为义合，实亦家通。今公智足匡时，威足夷难，奋高世之略，动勤王之师，经纶国家，雪复仇耻，此是公之任也，更候何人？前度公此怀，必可暗寄。故驰道一介，聊布腹心。忽得今表，事若符契。词高理至，义重情深，执对循环，以悲以慰。昔韩信之道合汉南，窦融之功成河右，以古譬今，万分非一。今日以前，咸共刷荡；使至以后，彼此通怀。七政之重，伫公匡弼；九伐之制，委公指挥。皇灵在上，幽祇在下。福谦祸盈，天道常数。公率义取□，剪戮凶丑，朕与天下共赏之。宇文文化及滔天构逆，倾覆帷帟，朕与天下共诛之。且闻元凶初谋，诳惑内外。及行大祸，残忍极理。伪文霸相，据有宫闱。文武官人，凡有所职，心痛鼻酸，声彻天壤。今公率有名之师，抚无妄之众，颓山压卵，覆海经营，不候终日，元功必建。朕亦□□委公，公以衷怀付朕，鱼水一合，金石不移，即是韩、彭更生，伊、周再世。公纵欲存高揖以谢古人，而古往今来，彼何人也？道高者不以务俗为累，德厚者不以名实为心。公运此谋猷，除彼僭乱，匪躬之节，出于世表，岂以名秩，而挂雅怀？但功高茂赏，义弘往策，屈己从务，亦达者之心。故有今授，思体之耳。既彼此义合，触类一家，公所授官，悉依前定。承制封拜，事有旧章，任公便宜，量加除授。必若须行诏

敕，待报即送告身。务在机权，勿为形迹。知摧破凶徒，已大果意。于洪达是起釁之党，擒获送身，非直朕之甘心，亦甚表公深意。李才蠢命延刻，待公东行事毕，返旆西讨，克复关河，躡足可待。司农卿李俭，寻既将君意远来，非无劳止，所以并遽授官，以答来贶。总戎之处，去此称遥。东望风烟，情深为剧。秋首犹热，戎暑务殷，念保千金，慰兹延望。隐若敌国，非独祖贤。今与公合图，是亦幽明注意。公其勉之，嗣天心也。故遣银青光禄大夫、大理卿张权等指宣。（《壶关录》，又《通鉴》一百八十五引“今日”以前至“委公指挥”三十二字。）

全隋文卷二十

高 劼

劼字敬德，渤海蓊人。齐天保中，袭父岳爵清河王，除青州刺史，历右武卫将军、领军大将军、祠部尚书、开府仪同三司，改封乐安王，转侍中、尚书右仆射，出为朔州行台仆射。齐亡入周，授开府仪同三司。大象中，检校扬州事。隋受禅，拜楚州刺史，转光州刺史，加上开府，迁洮州刺史。

请伐陈表

臣闻夷凶剪暴，王者之懋功，取乱侮亡，往贤之雅诰。是以苗民逆命，爰兴两阶之舞，有扈不宾，终召六师之伐。皆所以宁一字内，匡济群生者也。自昔晋氏失驭，天纲绝维，群凶于焉猬起，三方因而鼎立。陈氏乘其际运，拔起细微，僭项纵其长蛇，窃据吴会，叔宝肆其昏虐，毒被金陵。数年已来，荒悖滋甚。牝鸡司旦，昵近奸回，尚方役徒，积骸千数，疆场防守，长戍三年。或微行暴露，沈湎王侯之宅，或奔驰骏骑，颠坠康衢之首。有功不赏，无辜获戮，烽

燧日警，未以为虞，耽淫靡嫚，不知纪极。天厌乱德，妖实人兴，或空里时有犬声，或行路共传鬼怪，或剖人肝以祠天狗，或自舍身以厌妖讹。民神怨愤，灾异荐发，天时人事，昭然可知。臣以庸才，猥蒙朝寄，频历藩任，与其邻接，密迹仇讎，知其动静，天讨有罪，此即其时。若戎车雷动，戈船电迈，臣虽弩怯，请效鹰犬。（《隋书·高劼传》，劼上取陈五策，又上表。）

奏后主

今所翻叛，多是贵人，至于卒伍，犹未离贰。请追五品已上家属，置之三台，因胁之曰：若战不捷，即退焚台。此曹颺惜妻子，必当死战。且王师频北，贼徒轻我，今背城一战，理必破之。此亦计之上者。（《齐书·高劼传》，太后至邺，劼因奏后主。）

高 构

构字孝基，北海人。仕齐，历州主簿、河南王参军、徐州司马，兰陵、平原二郡太守。入周，为许州司马。隋受禅，转冀州司马。征拜比部侍郎，转民部。迁雍州司马，转吏部侍郎。复徙雍州司马。坐事，左迁盩厔令。复拜雍州司马。仁寿初，又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炀帝立，召令复位。后以老病解职。大业七年卒，年七十二。

武乡儿姓判

母不能言，穷究理绝。案《风俗通》，姓有九种，或氏于爵，或氏所居。此儿生在武乡，可以武为姓。（《北史》七十七，冯翊武乡女子焦氏既哑又聋，嫁之不售。尝樵采于野，为人所犯而有孕，遂生一男，年六岁，莫知其姓，于是申省，构判。）

辛德源

德源字孝基，陇西狄道人，齐吏部尚书术族子。天保中，为奉朝请，历冯翊、华山二王记室，除员外散骑侍郎，累迁比部郎中、待诏文林馆、尚书考功郎中、中书舍人。入周，为宣纳上士。隋初，隐林虑山。蜀王秀请为掾，转谘议参军。有《集》三十卷。

幽居赋（见《隋书·辛德源传》）

姜肱赞

姜肱澹雅，昆季遗荣。同衾协好，比德齐声。战胜而悦，嘉遁以贞。孤舟直迈，卷迹沧溟。（《初学记》十七）

东晋庾统、朱明、张臣尉三人赞

运遭屯凶，三孤丞立。离禽婴鸣，邂逅同集。式谷既熟，和响具翕。肇彼远岐，泯焉齐入。（同上）

诗咏张仲，今也朱明。辅财敦友，衣不表形。寡妻屏秽，棠棣增荣。臣尉邈然，丑类感诚。（同上）

崔儻

儻字岐叔，清河东武城人，北齐光禄大夫瞻从弟。初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迁殿中侍御史、待诏文林馆，历尚书郎。齐亡归乡，仕郡为功曹，补主簿。开皇中，征授给事郎兼内史舍人，历员外散骑侍郎。仁寿中，卒官。

署户

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北史·崔儻传》，少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大署其户。）

魏 澹

澹字彦深，巨鹿下曲阳人，北齐特进收族弟，为博陵王济记室，历琅邪王俨京畿铠曹参军。武平初，转殿中侍御史，除殿中郎中、中书舍人，待诏文林馆。入周，为纳言中士。隋受禅，出为行台礼部侍郎，除太子舍人，迁著作郎，仍为太子学士。有《后魏书》一百卷，《诸书要略》一卷，《集》三卷。

鹰 赋

惟兹禽之化育，实钟山之所生。资金方之猛气，擅火德之炎精。何虞者之多端，运横罗以羈束？缀轻丝于双脸，结长皮于两足。飞不遂于本情，食不充于所欲。逸翰由其暂敛，雄心为之自局。若乃貌非一种，相乃多途。指重十字，尾贵合卢。立如植木，望似愁胡。觜同剑利，脚等荆枯。亦有白如散花，赤如点血。大文若锦，细斑似纈。眼类明珠，毛犹霜雪。身重若金，爪刚如铁。或复顶平似削，头圆如卵，臆阔颈长，筋粗胫短，翅厚羽劲，髀宽肉缓，求之事用，俱为绝伴。或似鹑头，或似鸱首。赤睛黄足，细骨小肘。懒而易惊，奸而难诱。住不可呼，飞不及走。若斯之辈，不如勿有。若夫疾食速消，此则有命。兔颈猴立，是为无病。厕门忌大，结肚恶软。缘不欲绝，背不宜喘。生于窟者则好伏，巢于木者则常立。双骹长者则起迟，六翻短者则飞急。毛衣屡改，厥色无常。寅生酉就，总号为黄。二周作鹑，千日成苍。虽曰排虚，性殊众鸟。雌则体大，雄则形小。遇犬则惊猜，得人则驯抚。养雏则少病，野罗则多巧。察之为易，调之实难。格必高迥，屋必华宽。姜以取热，酒以排寒。糝须温暖，肉不陈干。近之令狎，静之使安。昼不离手，夜便火宿。微加其毛，少减其肉。肌羸骨〔《初学记》作“肠”〕瘦，心和性熟。念绝云霄，志在驰逐。（《初学记》三十，《御览》九百二十六）

谢陈主饒送启

敬奉弘慈，曲垂饒送。（《隋书·潘徽传》）

启用敬字议

《曲礼》注曰：“礼主于敬”。《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曰：“宗庙致敬。”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隋书·潘徽传》，魏澹聘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反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饒送。”徽以为“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

《魏史》义例

其一曰：臣闻天子者，继天立极，终始绝名，故《穀梁传》曰：“太上不名。”《曲礼》曰：“天子不言出，诸侯不生名。”诸侯尚不生名，况天子乎！若为太子，必须书名。良由子者对父生称，父前子名，礼之意也。是以桓公六年九月丁卯，子同生，《传》曰：“举以太子之礼。”杜预注云：“桓公子庄公也。”十二公唯子同是嫡夫人之长子，备用太子之礼，故史书之于策。即位之日，尊成君而不名，《春秋》之义，圣人之微旨也。至如马迁，周之太子并皆言名，汉之储两俱没其讳，以尊汉卑周，臣子之意也。窃谓虽立此理，恐非其义。何者？《春秋》《礼记》，太子必书名，天王不言出。此仲尼之褒贬，皇王之称谓，非当时与异代遂为优劣也。班固、范曄、陈寿、王隐、沈约参差不同，尊卑失序。至于魏收，讳储君之名，书天子之字，过又甚焉。今所撰史，讳皇帝名，书太子字，欲以尊君卑臣，依《春秋》之义也。

其二曰：五帝之圣，三代之英，积德累功，乃文乃武，贤圣相承，莫过周室，名器不及后稷，追谥止于三王，此即前代之茂实，后人之龟镜也。魏氏平文以前，部落之君长耳。太祖远追二十八帝，并极崇高，违尧、舜宪章，越周公典礼。但道武出自结绳，未师典诰，当须南、董直笔，裁而正之。反更饰非，言是观过，所谓决渤灏之

水，复去堤防，襄陵之灾，未可免也。但力微天女所诞，灵异绝世，尊为始祖，得礼之宜。平文、昭成雄据塞表，英风渐盛，图南之业，基自此始。长孙斤之乱也，兵交御座，太子授命，昭成获免。道武此时，后缙方娠，宗庙复存，社稷有主，大功大孝，实在献明。此之三世，称谥可也。自兹以外，未之敢闻。

其三曰：臣以为南巢桀亡，牧野纣灭，斩以黄钺，悬首白旗，幽王死于骊山，厉王出奔于彘，未尝隐讳，直笔书之，欲以劝善惩恶，贻诫将来者也。而太武、献文并遭〔“遭”，《隋书》作“皆”〕非命，前史立纪，不异天年，言论之间，颇露首尾。杀主害君，莫知名姓，逆臣贼子，何所惧哉！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圆首方足，孰不瞻仰，况复兵交御座，矢及王屋，而可隐没者乎！今所撰史，分明直书，不敢回避。且隐、桓之死，闵、昭杀逐，丘明据实叙于经下，况复悬隔异代而致依违哉！

其四曰：周道陵迟，不胜其敝，楚子亲问九鼎，吴人来征百牢，无君之心，实彰行路，夫子刊经，皆书曰卒。自晋德不竞，宇宙分崩，或帝或王，各自署置。当其生日，聘使往来，略如敌国，及其终也，书之曰死，便同庶人。存没顿殊，能无怀愧！今所撰史，诸国凡处华夏之地者，皆书曰卒，同之吴、楚。

其五曰：壶遂发问，马迁答之，义已尽矣。后之述者，仍未领悟。董仲舒、司马迁之意，本云《尚书》者，隆平之典，《春秋》者，拨乱之法，兴衰理异，制作亦殊。治定则直叙钦明，世乱则辞兼显晦，分路命家，不相依放。故云“周道废，《春秋》作焉，尧、舜盛，《尚书》载之”，是也。“汉兴以来，改正朔，易服色，臣力诵圣德，仍不能尽，余所谓述故事，而君比之《春秋》，谬哉”。然则纪传之体出自《尚书》，不学《春秋》，明矣。而范曄云：“《春秋》者，文既总略，好失事形，今之拟作，所以为短。纪传者，史、班之所变也，网罗一代，事义周悉，适之后学，此焉为优，故继而述之。”观曄此言，岂直非圣人之无法，又失马迁之意旨。孙盛自谓钻仰具体而放之。魏收云：“鲁史既修，达者贻则，子长自拘纪传，不存师表，

盖泉源所由，地非企及。”虽复逊辞畏圣，亦未思纪传所由来也。

司马迁创立纪传以来，述者非一，人无善恶，皆为立论。计在身行迹，具在正书，事既无奇，不足惩劝。再述乍同铭颂，重叙唯觉繁文。案丘明亚圣之才，发扬圣旨，言“君子曰”者，无非甚泰，其间寻常，直书而已。今所撰史，窃有慕焉，可为劝戒者，论其得失，其无损益者，所不论也。（《隋书·魏澹传》，又略见《北史》五十六）

杜台卿

台卿字少山，博陵曲阳人，北齐卫尉卿弼子。为奉朝请，历司空西阁祭酒、司徒户曹、著作郎、中书黄门侍郎，兼尚书左丞。周平齐，归里。开皇初，征拜著作郎。有《玉烛宝典》十二卷，《集》十五卷。

淮 赋（并序）

古人登高有作，临水必观焉。吟咏比赋，可得而言矣。《诗·周南》云：“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邶风》云：“泾以渭浊，湜湜其沚。”《卫风》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小雅》云：“滔滔江汉，南国之纪。”《大雅》云：“丰水东注，惟禹之绩。”《周颂》云：“猗与漆沮，潜有多鱼。有鱣有鲔，鲦鳢鰪鲤。”《鲁颂》云：“思乐泮水，薄采其芹。”此皆水赋滥觞之源也。后汉班彪有《览海赋》，魏文帝有《沧海赋》，王粲有《游海赋》，晋成公绥有《大海赋》，潘岳有《沧海赋》，木玄虚、孙绰并有《海赋》，杨泉有《五湖赋》，郭璞有《江赋》，惟淮未有赋者。魏文帝虽有《浮淮赋》，止陈将卒赫怒，至于兼包化产，略无所载。齐天统初，以教府词曹出除广州长史，经淮阳赴镇，频经利涉，壮其淮沸浩荡，且注巨海，南通曲江，水怪神物，于何不有？遂撰闻见，追而赋之曰：

美大川之为德，谅在物而非假。决出元氏之乡，滥流桐柏之下。

始经营于赤位，终散漫于炎野。（《初学记》六）

鸛鵲寻卵而逐害。（《大观本草》十九）

李行之

行之字义通，小字师子，陇西狄道人，魏定州刺史韶孙。仕齐，历都水使者、齐郡太守，兼青州长史。周平齐，以为东官府司寺下大夫。隋受禅，封固始县男，除唐州下澧太守，称疾不行。

临终自为墓志铭

陇西李行之，以某年某月终于某所。年将六纪，官历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虽硕德高风，有倾先构，而立身行己，无愧夙心。以为气变则生，生化曰死。盖生者物之用，死者人之终，有何忧喜于其间哉？乃为铭曰：

人生若寄，视死如归。茫茫大夜，何是何非。（《北史·传序》）

李元操

元操，赵郡柏人人，魏征南将军骞从子。本名孝贞，字元操，避隋祖讳祯，因改称字。仕北齐，为司徒府参军。射策甲科，拜给事中。历太尉府外兵参军、中书舍人，出为博陵太守，迁司州别驾，除给事黄门侍郎。周平齐，授仪同三司、少典祀下大夫。宣帝初，转吏部下大夫。静帝初，授上仪同三司。隋受禅，拜冯翊太守，迁蒙州刺史，征拜内史侍郎，出为金州刺史。有《集》二十卷。

为周宣帝祭比干文

自独夫肆虐，天下崩离，观窍剖心，固守诚节，忠逾白日，义

概秋天，羲皇以来，一人而已。见马卿之赋，恨不同时；闻李牧之名，愿以为将。九原不作，恨深千古。聊申薄祭，君其飨诸。（《初学记》十七，误以李元操为陈人。）

郎 茂

茂字蔚之，恒山新市人，北齐郑州长史基子。为司空府行参军，迁保城令。入周，授陈州户曹，属亳州总管府记室、卫州司录、卫国令。入隋，为延州长史，转太常丞，迁民部侍郎。仁寿初，领大兴令。炀帝即位，迁雍州司马，转太常少卿，拜尚书左丞、晋阳留守。坐事除名。徙且末，寻追还。卒年七十五。

登陇赋（文佚）

奏劾宇文恺、于仲文竞河东银窟

臣闻贵贱殊礼，士农异业，所以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恺位望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大将，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貽范庶僚，纳民轨物！若不纠绳，将亏政教。（《隋书·郎茂传》）

李 谔

谔字士恢，赵郡人。仕齐，为中书舍人。入周，拜天官都上士。隋初，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封南和伯，迁治书侍御史，出为通州刺史。

上书言公卿子孙不得嫁卖父祖妓妾

臣闻追远慎终，民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近〔“近”，

《隋书》作“如”〕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于兹，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縗经，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媵，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隋书·李谔传》，《北史》七十七，《文苑英华》六百八十六）

上书正文体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矜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领缙绅，参厕纓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素〔“素”，《隋书》作“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踵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

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状送台。（《隋书·李谔传》，《北史·李谔传》，《通典》十六，《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九）

奏原牛弘等正乐不成

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礼乐。斯事体大，不可速成。（《隋书·音乐志中》，《通典》一百四十二，文帝诏太常牛弘等正乐，积年不定。帝怒，谔奏。）

奏愆矜伐

臣闻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言偃又云：“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后王之轨辙。然则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炫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乾没为能。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黷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隋书·李谔传》）

重谷论（《北史》七十七）

韩 凤

凤字长鸾，昌黎人。初为乌贺真大贤真正都督，袭父永兴爵高密郡公，进开府仪同三司。武平中，除侍中领军，封昌黎郡王，加特进、领军大将军。齐亡，与后主俱为周军所获。后

仕隋，为陇州刺史，卒官。

奏诛崔季舒、张雕等

汉儿文官，连名总署。声云谏止，向并其实。未必不反，宜加诛戮。（《北齐书·崔季舒传》）

奏诛南阳王绰

此犯国法，不可赦。（《北史》五十二）

潘子义

子义，长乐广宗人。仕齐，为散骑常侍。历周入隋，官至尚书右丞。

遗郎基书

在官写书，亦是风流罪过。（《北齐书·郎基传》，基颇令写书，潘子义曾遗之书。）

全隋文卷二十一

王 劭（一）

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晋尚书仆射愉七世孙。齐河清中，仆射魏收辟开府参军。天统中，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武平中，迁中书舍人。入周不调。隋受禅，授著作佐郎，母忧。起为员外散骑侍郎，拜著作郎。炀帝即位，迁秘书少监。有《齐志》十卷，《隋书》六十卷，《读书记》三十卷，《舍利感应记》三卷。

请变火表

臣谨案《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数变，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在晋时，有以洛阳火度〔“度”，《隋书》作“渡”〕江者，世世〔“世世”，《隋书》作“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辋。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茨火，气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纵使百姓习久，未能顿同，尚食内厨及东宫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言符命表

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随〔“随”，《隋书》作“隋”〕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臣谨案《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鹑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见之兆。开皇初，邵州人杨令愬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紫〔“紫”，《北史》作“青”〕叶。汝水得神龟，腹下有文曰：“天卜杨兴。”安邑掘地，得古铁版，文曰：“皇始天年，赉杨铁券，王兴。”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异龙图。何以用石？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著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龙斗，白者胜，黑者死。大象元年夏，荻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气属天，自东方历阳武而来。及至，白龙也，长十许丈。有黑龙乘云而至，两相薄，乍合乍离，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谨案：龙，君象也。前斗于亳州周村者，盖象至尊以龙斗之

岁为亳州总管，遂代周有天下。后斗于茨阳者，“茨”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龙从东方来，历阳武者，盖象至尊将登帝位，从东第入自崇阳门也。西北升天者，当乾位天门。《坤灵图》曰：“圣人杀龙。”龙不可得而杀（者）〔“者”，《隋书》无〕，皆盛气也。又曰：“泰姓商名宫，黄色，长八尺，六十世，河龙以正月辰见，白龙与五黑龙斗，白龙陵，故泰人有命。”谨案：此言皆为大隋而发也。圣人杀龙者，前后龙死是也。姓商者，皇家于五姓为商也。名宫者，武元皇帝讳于五声为宫。黄色者，隋色尚黄。长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长八尺。河龙以正月辰见者，泰正月卦，龙见之所，于京师为辰地，白龙与黑龙斗者，亳州茨阳龙斗是也。胜龙所以白者，杨姓纳音属商，至尊又辛酉岁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龙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称五者，周闵、明、武、宣、靖凡五帝。赵、陈、代、越、滕五王，一时伏法，亦当五数。白龙陵者，陵犹胜也。郑玄说：“陵当为除。凡斗能去敌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凿度》曰：“泰表戴（于）〔“于”，《隋书》无〕干。”郑玄注云：“表者，人形体之彰识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见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厘。《坤灵图》所云，字字皆验。《纬书》又称“汉四百年”，终如其言，则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十世三卜，今则倍之。《稽览图》云：“太平时。阴阳和合，风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险，故风有迟疾。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鸣条，故欲风于亳。亳者，陈留也。”谨案：此言盖明至尊者为陈留公世子，亳州总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党，以成太平之风化也。在大统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陈留公。是时齐国有《秘记》云：“天王陈留入并州。”齐王高洋为是诛陈留王彭乐。其后武元皇帝果将兵入并州。周武帝时，望气者云亳州有天子气，于是杀亳州刺史纥豆陵恭，至尊代为之。又陈留老子祠有枯柏，世传云，老子将度世，云待枯柏生东南枝回指，当有圣人出，吾道复行。至齐，枯柏从下生枝，东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状如伞，圣主从此去。”及

至尊牧亳州，亲至祠树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渐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众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览图》又云：“治道得，则阴物变为阳物。”郑玄注云：“葱变为韭亦是。”谨案：自六年以来，远近山石，多变为玉。石为阴，玉为阳。又左卫园中葱皆变为韭。（《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复上书言符命

《易乾凿度》曰：“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随者二月卦，阳德施行，藩决难解，万物随阳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系之，维持之，明被阳化而阴随从之也。”《易稽览图》：“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传为复。五月负之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动星坠，阳卫。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赵地动。北方三十日，千里马数至。”谨案：凡此《易》纬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随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阳德施行者，明杨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藩决难解者，明当时藩郛皆〔是〕〔据《隋书》补〕通决，险难皆解散也。万物随阳而出者，明天地间万物尽随杨氏而出见也。上六欲九五拘系之者，五为王，六为宗庙，明宗庙神灵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礼，系民以义也。“拘民以礼”，“系民以义”，此二句亦是《乾凿度》之言。维持之者，明能以纲维持正天下也。被阳化而欲阴随从之者，明〔诸〕〔“诸”，《隋书》无〕阴类被服杨氏之风化，莫不随从。阴谓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盖明至尊常以岁二月幸西山仁寿宫也。凡四称随，三称阳，欲美隋杨，丁宁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乐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为周氏〔“氏”，《隋书》作“后”〕，任理内政也。一年传为复者，复是坤之一世卦，阳气初生〔“生”，《隋书》作“起”〕，言周宣帝崩后一年，传位与杨氏也。五月负之从东北来立者，“负之”当为“真人”，字之误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当在此时。至尊谦让而逆天意，故逾年乃立。昔为定州总管，在京师东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兴，言营大兴城邑也。西北地动星坠者，盖天

意去周授隋，故变动也。阳卫者，言杨氏得天卫助也。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者，此卦动而大亨作，故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总管，将从中山而出也。赵地动者，中山为赵地，以神人将去，故变动也。北方三十日者，盖至尊从北方将往亳州之时，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马者，盖至尊旧所乘弱骝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马作足，坎于马为美脊，是故弱骝马脊有肉鞍，行则先作弄四足也。数至者，言历数至也。《河图帝通纪》曰：“形瑞出，变矩衡。赤应随，协灵皇。”《河图皇参持》曰：“皇辟出，承元讫。道无为，治率。被遂矩，戏作术。开皇色，握神日。投辅提，象不绝。立皇后，翼不格。道终始，德优劣。帝任政，河曲出。叶〔“叶”，《隋书》作“协”〕辅嬉，烂可述。”谨案：凡此《河图》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变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谓璇玑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则为之变动。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纬“伏戏矩衡神”，郑玄注亦以为法玉衡之神。与此《河图》矩衡义同。赤应隋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叶〔“叶”，《隋书》作“协”〕灵皇者，叶〔“叶”，《隋书》作“协”〕，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又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叶〔“叶”，《隋书》作“协”〕灵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谓至尊受命出为天子也。承元讫者，言周承〔“周承”，《隋书》作“承周”〕天元终讫之运也。道无为、治率者，治下脱一字，言大道无为，治定天下率从。被遂矩、戏作术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机矩，伏戏作八卦之术，言大隋被服二皇〔“二皇”，《隋书》作“三皇”〕之法术也。遂皇机矩，语见《易》纬。开皇色者，言开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言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开皇以来日渐长，亦其义也。投辅提者，言投授政事于辅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绝者，法象不废绝也。立皇后、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后嗣，而其辅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终始、德优劣者，言前东宫道终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优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亲任政事，而邵州河滨

得石图也。叶〔“叶”，《隋书》作“协”〕辅嬉、烂可述者，叶〔“叶”，《隋书》作“协”〕，合也，嬉，兴也，言群臣合心辅佐，以兴政治，烂然可述纪〔“述纪”，《隋书》作“纪述”〕也。所以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陈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上炆帝书请绝汉王谅属籍

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碯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含弘宽大，未有以谢天下。谨案贼谅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则同姓，异德则异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阳、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谅既自绝，请改其氏。（《隋书·王劭传》）

上言文献皇后生天

佛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天〔“天”，《隋书》作“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祲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二十三日，大宝佛殿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中，奄然如寐，便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在永安宫者，象京师之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后二日，苑内夜有钟声二〔“二”，《隋书》作“三”〕百余处，此则生天之应显然也。（《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上奏黄凤泉二白石文

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双凤，青龙朱雀，驺虞玄武，各当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闭”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鸟，其鸟皆人面，则《抱朴子》所谓“千秋万岁”者也。其小玉亦有五兵〔“兵”，《隋书》作“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云控鹤之

象。别有异状诸神，不可尽识，盖是风伯、雨师、山精、海若之类。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钩陈、北斗、三公、天将军、土司空、老人、天仓、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官。诸字本无行伍，然往往偶对。于大玉则有皇帝姓名，并临南面，与日字正鼎足。复有老人星，盖明南面象日而长寿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于次玉则皇帝名与九千字次比，两“杨”字与“万年”字次比，“隋”与“吉”字正并，盖明长久吉庆也。（《隋书·王劭传》，《北史》三十五）

舍利感应记

皇帝昔在潜龙，有婆罗门沙门来诣宅上，出舍利一裹曰：“檀越好心，故留与供养。”沙门既去，求之不知所在。其后皇帝与沙门县迁各置舍利于掌而数之，或少或多，并不能定。县迁曰：“曾闻婆罗门说法，身过于数量，非世间所测。于是始作七宝箱以置之。神尼智仙言曰：佛法将灭，一切神明，今已西去，儿当为普天慈父，重兴佛法，一切神明还来。其后周氏果灭佛法。隋室受命，乃兴复之。皇帝每以神尼为言，云我兴由佛，故于天下舍利塔内，各作神尼之像焉。”皇帝皇后于京师法戒尼寺造连基浮图，以报旧愿，其下安置舍利。开皇十五年季秋之夜，有神光自基而上，右绕露槃，赫若冶炉之焰。其一旬内，四度如之。皇帝以仁寿元年六月十三日，御仁寿宫之仁寿殿，本降生之日也。岁岁于此日，深心永念，修营福善，追报父母之恩。故延诸大德沙门，与论至道。将于海内诸州，选高爽清净三十处，各起舍利塔。皇帝于是亲以七宝箱奉三十舍利，自内而出，置于御坐之案，与诸沙门烧香礼拜。愿弟子常以正法护持三宝，救度一切众生。乃取金瓶琉璃瓶各三十，以琉璃瓶盛金瓶，置舍利于其内，薰陆香为泥，涂其盖而印之。三十州同刻十月十五日正午入于铜函石函，一时起塔，诸沙门等各以精舍奉舍利而行。初入州境，先令家家洒扫，覆诸秽恶，道俗士女，倾城远迎。总管、刺史、诸官人，夹路步引。四部大众，容仪齐肃，共以宝盖幡幢，华台像辇，佛帐佛舆，香山香钵，种种音乐，尽来供养。各执香华，或

烧或散，围绕赞呗，梵音和雅，依阿含经舍利入拘尸那城法，远近翕然，云蒸雾会。虽盲聋老病，莫不匍匐而至焉。沙门对四部大众，作是唱言。至尊以菩萨大慈，无边无际，哀愍众生，切于骨髓。是故分布舍利，共天下同作善因。又引经文种种方便，诃责之、教导之，深至恳恻，涕零如雨。大众一心合掌，右膝著地。沙门乃宣读忏悔文曰：“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敬白，十方三世，一切诸佛，一切诸法，一切贤圣；僧弟子蒙三宝福祐，为苍生君父，思与一切民庶，共建菩提。今欲分布舍利，诸州起塔，欲使普修善业，同登妙果，为弟子及皇后、皇太子广，诸王子孙等，内外官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三涂八难，忏悔行道。奉请十方常住诸佛，十二部经甚深法藏，诸尊菩萨，一切贤圣，愿起慈悲，受弟子等请，降赴道场，证明弟子，为一切众生，发露忏悔。”于是如法礼拜，悉受三归。沙门又称，菩萨戒佛弟子皇帝某，普为一切众生，发露无始以来，所作十种恶业，自作教他，见作随喜。是罪因缘，堕于地狱，畜生饿鬼，若生人间，短寿多病。卑贱贫穷，邪见谄曲，烦恼妄想，未能自寤。今蒙如来慈光照及，于彼众罪，方始觉知，深心惭愧，怖畏无已，于三宝前，发露忏悔，承佛慧日，愿悉消除，自从今身，乃至成佛，愿不更作此等诸罪。大众既闻是言，甚悲甚喜，甚愧甚惧，铭其心，刻其骨，投财贿衣物，及截发以施者，不可胜计。日日共设大斋，礼忏受戒。请从今已往，修善断恶，生生世世，常得作大隋臣子，无问长幼华夷，咸发此誓，虽屠猎残贼之人，亦躬念善。舍利将入函，大众围绕填阍，沙门高捧宝瓶，巡示四部。人人拭目谛视，共睹光明，哀恋号泣，声响如雷，天地为之变动。凡是安置处，悉皆如之。真身已应，灵塔常存，天下瞻仰，归依福田，益而无穷矣。皇帝以起塔之旦，在大兴宫之大兴殿庭，西面执圭而立，延请佛像，及沙门三百六十七人，幡盖香华，赞呗音乐，自大兴善寺来居殿堂。皇帝烧香礼拜，降御东廊，亲率文武百僚，素食斋戒。是时内宫东宫，逮于京邑，茫茫万宇，舟车所通，一切眷属人民，莫不奉行圣法。众僧初入，敕使左右，密夹数之，自显阳门及升阶。凡数三遍，常剩

一人。皇帝见一异僧，曷槃覆膊，以语左右曰：“莫惊动他，置之尔去。”已重数之，曷槃〔“曷槃”一作“被曷色”〕覆膊者果不复现。舍利之将行也，皇帝曰：“今佛法重兴，必有感应。”其后处处表奏，皆如所言。

雍州于仙游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岐州于凤泉寺起塔，将造函，寺东北二十里，忽见文石四段，光润如玉，小大平整。因取之，以作重函。于是大函南壁，异色分炳，为双树之形，高三尺三寸，茎如雪白，叶如玛瑙。北壁东壁，有鸟兽龙象之状。四壁皆有华形，左旋右转。其后基石渐变，尽如水精。沙门道璨，图此双树之象，置于许州，叶尽变为青色。明年，岐州大宝昌寺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以供养，当户大像，三吐赤光，流出户外。于是户外十佛像，及观世音菩萨，亦频放光。半旬之内，天华再落。

泾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将造函，三家各献旧磨好石，非界内所有，因而用之，怡然相称。

秦州于静念寺起塔，先是寺僧梦群仙降集，以赤绳量地，铁橛钉记之，及定塔基，正当其所。再有瑞云来覆舍利。是时十月雪下，而近寺草木，悉皆开华。舍利将入函，神光远照，空内又有赞叹之声。

华州于思觉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有五色光气，去地数丈，状若相轮，正覆塔上，数十里外遥望之，则正赤上属天。舍利下讫，云雾复起，瑞雪飞散，如天华著人衣，久之而不湿。

同州于大兴国寺起塔，舍利宿于近驿。天夜雨，明旦輿行，云日迎之开朗，入自南门，而城北雨如故。既至寺，又阴雨。临入函，日乃出。众色光相，绕日如轮光。是寺僧慧真，梦见圣人，顶有圆光，明照天地，来自西方，入门而立。及舍利輿至，无故止于其所，因定塔基焉。十二月八日夜，有五色圆光，从基而上，遍照城内，明如昼日，五十里咸见之。明年四月，白光起于塔西，流照塔东，良

久乃灭。

蒲州于西〔“西”，《广弘明集》作“栖”〕岩寺起塔，九月二十六日，舍利在治下仁寿寺，其夜堂内光明如昼。二十八日定基，明日地大震，山大吼，岩上有钟鼓之声。十月七日，舍利将之栖岩，地又动。八日輿登山，从者千数。大风从下而上，因风力，俄倾至于佛堂。其夜浮图上有光长数尺，乍隐乍显，至于十馀瓶内，亦有光五道散出，还敛入瓶。又有二光，并大如钵，出于西壁，合为一道，流入塔基，食顷乃灭。俄而复出，流入于堂。山顶亦有大光，照二百里远，望者皆言烧山。九日夜，又有二光绕浮图，其一流照西谷，其一流照南谷。十二日，堂内又有光，状如香炉，流至浮图露盘，移时乃灭。其夜露盘上又有光，或散或聚，皆似莲华，移更乃灭。十三日夜，浮图上又有光，如三佛像，并高尺，停住考久之。十四日夜，有光三道，从堂而出，其一直上天，其一流于东北，其一状如楼阁，赫照州城。自朔至望，寺及城内，常闻异香，桃李杏柰多华，人采之以供养。舍利入函之夜，又有光再从塔出，圆如火镜，诸光多紫赤，而见者色状不必同，或云如大电，或云如燎火，其都无所见者十二三。有妇人抱新死小儿来乞救护，至夜便苏。遇光照以愈疾者非一。诸州皆有感应，而西〔“西”，《广弘明集》作“栖”〕岩寺最多，盖由太祖武元皇帝之所建也。

并州于旧无量寿寺起塔。舍利初在道场，大众礼拜，重患者便得除。起塔之旦，云雾昼昏，至于已后，日乃朗照，五色云来之舍利。舍利将入函，放光，或一尺，或五寸，有无量天神，各持香华，幢幡宝盖，遍覆州城。

定州于恒岳寺起塔。有一异翁来礼拜，施布一匹，负土数笼，人问其姓字而不答，忽然失之。此地旧无水，开皇三年初营寺，其西八里白龙渊，忽东流而过。作役罢，水便绝。及将起新塔，水复大流。

相州于大慈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建塔之明年八月，光天尼寺僧写得陕州瑞相图，置于佛堂，

神光屡发如电。又有五色云盖，正临堂上，一日四见焉。又有白云，状如林木，雾雨金华。其花之状，形如大蝶，色似青琉璃，翱翔而下，乃腾虚而去。明年正月，寺内又雨天华。

郑州于定觉寺起塔。舍利将至，寺东有光，如大流星，入至佛堂前而没，輿到此处，无故自止。既而定塔基于西岸，其东岸旧舍利塔，有三光西流，入于基所。寺僧设二千人斋供，然而万馀人食之不尽。一瓮饭出八十盆，馀食供寺众二百人，数日乃尽。舍利将入函，四面悬幡，无风而一时内向。

嵩州于闲居寺起塔，人众从舍利者万馀。有兔逆坂走来，历輿下而去。天时阴云，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亳州于开寂寺起塔，界内无石，舍利至，便于三处各得一成磨方石，一似函而无底，乃合而用之，不须改凿。掘塔基至槃石，有二浪并夹之。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汝州于兴世寺起塔，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泰州于岱岳寺起塔，舍利至州，其夜岳庙内有鼓声。天将晓，三重门皆自辟，或见三十骑从庙而出，盖岳神也。舍利自州之寺，未至数里，云盖出于山顶，五色而三重，白气如虹，来覆舍利，散成大雾，沾湿人衣。其状如垂珠，其味如甘露。自旦至午，雾气乃敛而归山，分为三段，乍来乍往，如军行然，盖亦岳神之来迎也。于是瓶内有声，放光高丈馀，食顷乃灭。人审视之，见琉璃内金瓶盖自开，瓶口有寸光如箸，炯然西指，虽急转终不回。如此经八日。将入函，光遂散出，还入金瓶，云雾复起。有童子能诵法华经来礼舍利，遂烧身于野，以供养焉。明年二月六日，泰山神鼓竟夜鸣，北听则声南，南听则声北，东西亦如之。

青州于胜福寺起塔，掘基深五尺，遇磐石，自然成大函，因而用之。及舍利将入，瓶内有光，乍上乍下。

牟州于巨神山寺起塔，舍利初至，二大紫芝款现于道。天时阴雪，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隋州于智门寺起塔，十月六日掘基得神龟，七日甘露降于石桥旁之杨树，有黑蜂无算来绕之。八日旦大雾，舍利将之寺，天便开朗，历光化县。忽见门内木连理，过杨树之下，甘露五道，悬流沾洒輿上，既而沈阴。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神龟色状特异，有文在其腹，云王兴。州使参军献之，日日开匣，欲视其头，而缩藏不可见。敕使著作郎王劭审检，龟便长引颈足，恣人反转，连日如之。乃见有文在其头，曰上大王八十七千万年。皇帝亲抚视之，入于怀袖，自然驯狎。放诸宫沼及草内，还来直至御前，每放辄如之。

襄州于大兴国寺起塔，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扬州于西寺起塔，州久旱，舍利入境，其夜雨大洽。

蒋州于西〔“西”，《隋书》作“栖”〕霞寺起塔，邻人先梦佛从西北来，宝盖幡花映满寺，众悉执花香出迎。及舍利至，如所梦焉。

吴州于大禹寺起塔，舍利凡五度江，风波不起。既至寺，放青黄赤白之光。获紫芝，高二尺馀，四茎共三盖。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苏州于虎丘山寺起塔，其地是晋司徒王珣琴台。掘得砖函银合子，有一舍利浮之钵水，右转四周。舍利初发州，天降雨，未至寺，日便出。乃有杂色云临輿而行，徘徊不散，至于塔所。空里有音乐之声。既而天又阴晦，舍利将下，云暂开，舍利入函，云复合。先是寺内凿石井，井吼二日。盖舍利将来之应也。

衡州于衡岳寺起塔，沙门奉舍利自江陵水行二千馀里，四遇逆风，愿定便定，四乞顺风，皆如所欲。初掘基融峰，上有白云阔二丈馀，甚整直，来临基所，右旋三匝乃散。既而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桂州于缘化寺起塔，舍利未至城十馀里，有鸟千数，夹輿行飞，入城乃散。舍利将入塔，五色云来覆之。

番州于洪杨乡崇杨里之灵鹫山寺起塔，掘得宋末所置石函三。其

二各有铜函，盛二小银像，其一有银瓶子，盛金瓶，疑〔本〕〔据《广弘明集》补〕有舍利，今乃空矣。既而坑内有神仙云气之像。昔宋主刘义隆之时，天竺有圣僧求那拔摩将诣扬都，路过灵鹫寺，谓诸僧曰：此间寻有异瑞，兼直王者登临，征应建立，终逢菩萨圣主，方大修弘。其年冬，果有群燕，共衔绣像，委之堂内。及齐主萧道成初为始兴太守，游于此寺而起白塔。陈天嘉三年，寺内立碑，其文也如此。圣主修弘，验于今日。

交州于禅众寺起塔。

益州于法聚寺起塔，天时阴晦，舍利将下，日便朗照，始入函，云复合。

廓州于法讲寺起塔，舍利初发京下，宿于临皋，沙门梦失舍利。是夜廓州有光高数丈，从东方来入寺，右绕佛塔，照及城楼，内外洞朗，遥望者疑烧积薪，光渐西流，食顷乃没。及定塔基，正当光没之所。又有香气，氛氲异常。

瓜州于崇教寺起塔。

虢州表言，州虽不奉舍利，亦请众僧行道。有一异鸟，来集梁上，意似听经，不惊不动，一夜一日乃下，止于读经之床。人人赞叹摩接，又擎之以行道。法师于佛前为之受戒，〔良〕〔据《隋书》补〕久乃去。

隋州典签王威，送流人九十，道逢舍利，尽释其囚，千里期集，无一违者。隋州人于湏水作鱼狱三百，既见舍利，亦悉决放之。徐州若此类盖多矣。

皇帝当此十月之内，每因食，于齿下得舍利。皇后亦然。以银碗水浮其一，出示百官，须臾忽见有两，右旋相著。二贵人及晋王昭豫章王暕蒙赐蚬，敕令审视之，各于蚬内得舍利一。未过二旬，宫内凡得十九，多放光明。自是远近道俗，所有舍利，率奉献焉。皇帝曰：何必皆是真。诸沙门相与椎试之，果有十三玉粟。其真舍利，铁穿而无损。（《广弘明集》十七）

全隋文卷二十二

王 劭 (二)

舍利感应记别录

高丽、百济、新罗三国使者将还，各请一舍利，于本国起塔供养，诏并许之。诏于京师大兴善寺起塔，先置舍利于尚书都堂，十二月二日旦发焉。是时天色澄明，气和风静，宝輿幡幢，香花音乐，种种供养，弥漫街衢。道俗士女，不知其〔“其”、《广弘明集》无〕几千万亿。服章行位，从容有序。上柱国司空公安德王雄已下，皆步从至寺，设无遮大会礼忏焉。有青雀狎于众内，或抽佩刀，掷以布施，当人丛而下，都无所伤。仁寿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复分布五十一州，建立灵塔。令总管、刺史已下，县尉已上，废常〔“常”，《广弘明集》作“当”〕务七日，请僧行道，教化打刹，施钱十文，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时，合国化内，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应者，别录如左。

恒州表云：舍利诣州，建立灵塔。三月四日到州，即共州府官人巡历检行，安置处所。唯治下龙藏寺，堪得起塔。其月十日，度地穿基。至十六日未时，有风从南而来，寺内香气，殊异无比，道俗官私，并悉共闻。及有老人，姓金名瓚，患鼻不闻香臭，出二十馀年，于时在众，亦闻香气，因即鼻差。至四月八日，临向午时，欲下舍利，光景明净，天廓无云，空里即雨，宝屑天花，状似金银碎薄，大小间杂，霏霏散下，犹如雪落。先降塔基石函上，遍堕寺内城治，俱有杂色晃曜，金晶映日。时即将衣承取，复在地拾得。道俗大众，十万馀人，并见俱获。又刹柱东西二处，忽有异气，其色黄白，初细后粗，如烽火烟，龙形宛转，回屈直上，周旋塔顶，游腾清汉，莫测长短，良久乃灭。又有四白鹤，从东北而来，围绕塔

上，西南而去。至二十日巳时，筑塔基恰成，复雨宝屑天花，收得盛有一升。即遣行参军王亮于先奉献皇帝，开花于宝屑内，复得舍利三颗，甚大欢欣。

瀛州表云：掘地欲安舍利石函时，可深六尺许，土里忽有真紫色光现，须臾遂灭。其土即有黑文，杂间成篆字〔“字”，《广弘明集》作“书”〕，书〔“书”，《广弘明集》作“字”〕云“转轮圣王佛塔”，谨表闻知。

黎州表云：掘基安舍利塔，于地下得一瓦，铭曰“千秋万岁乐未央”。

观州表云：舍利塔上有五色云，如车盖，其日午时现至暮。

魏州表云：所送舍利，数度放光，复有诸病人，或患眼盲或患五内，发愿礼拜，病皆得愈。至四月八日，欲下舍利，午时天忽有一片五色云，香馥非常，须臾之间，即降金花。至九日旦，复下银花，遍满城池。其花大者如榆荚，小者似火精，人人皆得，函盛奉献。其日复有一黑狗，耽耳白胸，于舍利塔前，舒左股，屈右脚，见人行道，即起行道，见人持斋，亦即持斋，非时与食不食，唯欲得饮净水，至后日旦起解斋，与粥始吃。且寺内先有数个猛狗，但见一狼狗，无不竞来吠啮。若见此狗入寺，悉皆低头掉尾。当尔之时，看人男夫妇女三十馀万，尽皆不识此狗，未知从何而来。

泰州表云：欲下舍利时，七日地微动，至八日大动。

兖州表云：敕书分送起塔，以瑕丘县普乐寺最为清静，即于其所奉安舍利以去。三月二十五日，谨即经营，以为函盖。初磨之时，体唯青质，及其功就，变同玛瑙。五色相杂，纹彩焕然。复于其里间生白玉，内外通彻，照物如水，表里洞朗，鉴人等镜，其送舍利（缺）。

曹州表云：三月二十九日，舍利于子城上，赤光现。四月五日申时，舍利现双树，并有师子现。五日亥时，舍利现金光，长七寸。六日卯时，龙花树现，下有佛像俱出。六日卯时，漆龕板外光明，状如金花色。六日申时，漆龕北板上及佛菩萨双树等形。六日亥时，舍

利精舍里出黄白花光，长四五寸。八日辰时，漆龕板后云雾金光等形状。巳时，漆龕板后娑罗树莲华影佛像、众僧师子等形〔“等形”，《广弘明集》作“形等”〕。午时，塔上五色云现。午后，漆龕内板上有娑罗双树林楼阁等现。九日，漆龕内板上叠石垒基文。申后，漆龕板外大娑罗树及僧执香炉等形容，金佛像现，似若太子初生，身如黄金色，后有三僧，身著紫黄法服，手捉香炉供养。其香气与世香不同，每日恒闻。

晋州表云：舍利于塔前放光三度，皆紫光色，众人尽见。

杞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十四日辰时，琉璃瓶里色白如月，须臾之间，即变为赤色。至四月二日后，变〔作〕〔据《广弘明集》补〕紫光，或现青色，瓶内流转，一来一去，循环不止，道俗瞻仰，咸共归依，实相容仪，良久乃散。七日午时，形〔“形”，《广弘明集》作“神”〕影复出，变动辉焕，于前无异。

徐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八日至州西一驿宿。其夜阴雨，舍利放光，向州四十五里，其净道寺僧向北山看光影，从驿所舍利处而来。舍利石函盖四月五日磨治讫，遂变出仙人二，僧四人，居士一人，麒麟一，师子一，鱼二，馀并似山水之状。

邓州表云：舍利四月六日石函变作玉及玛瑙，其石有文，现“正国德”三字，并有仙人麟凤等出。

安州表云：奏寺安置送舍利，法师浮业。共州官人量度基申时，忽有香气氤氲，乘空而至，芬芳微妙，世未曾有，道俗咸皆惊愕。随至处所，香气遍满，至五更方始散尽。又至四月八日行道日，满供设大斋，午时欲下舍利，道俗一万馀人，法师升高座，手捧舍利，以示大众，人人悲感，不能自胜。即有赤色从师手内瓶口而出，便二度放光，高一丈。又下石函，忽有白云团圆如盖，正当函上，右旋数匝闭讫，还当元出之处消灭。又塔南先有佛阁，当时锁闭舍利，于其下立道场，遣二防人看守。忽闻阁上有众人行声，看阁门仍闭，又复。须臾复闻行声，即走告寺主，共开阁门上验看，唯有佛像，自外都无所见。又下舍利讫日到申时，有法师净梵〔“梵”，《广弘明

集》作“范”，头陀僧净滔，于舍利塔后临水岩边，为诸道俗受菩萨戒。众人见群鱼行队游水，首皆南出，似欲归依，多少一万馀。请二禅师乘船入水，为鱼受戒。然水内诸鱼，悉回首向船，随逐循行，如似听法。

赵州表云：舍利以三月四日到州，臣等于治下文际寺安置起塔。二日治刹行道，舍利于塔所放赤光，从未至申，更见不同，或似像形，或似楼阁，或见白光，乍大乍小，巡绕舍利，绕瓶行道，或隐或显，或迟或速，官人道俗，莫不亲见，惊喜号咽，沸腾寺内。至四日，又放赤光，曜如金色，纵横一尺馀，紫绿相间，前后三度，良久乃灭。又见一佛像，长二尺馀，坐于莲花趺坐，又以二菩萨侍，长一尺馀，从卯至巳，见诸形相。道俗四部二万馀人，咸悉瞻仰。

豫州表云：舍利瓶有白光，须臾成五色，游转瓶内，形相非常。又凿舍利铭，其石更无异质，凿至皇帝一字，从上点及竖牵横画，随凿之处，如刻金所成。

利州表云：舍利三月二十六日夜一更内放光，遍照衙内如月。

明州表云：四月八日下舍利，掘地安石函，乃得一像。

卫州表云：四月三日斋讫，舍利金瓶外，其色红赤，鲜丽殊常。或行琉璃瓶底，或游瓶侧，缘瓶上下，光明外照。比至八日，照灼如初。

洺州表云：舍利三月十一日天降甘泽，十三日乃止。有戒德沙门僧猛，先患腰脚，不堪出行，其日闻舍利欲到，合寺驰走，僧猛自身抱患，不得奉迎，命弟子法藏扶持出户，回心正念，遂便得起行。出城十里许，亲迎舍利。因比瘳降，渐堪得行。

毛州表云：舍利二月二十七日到州，其日即依式安置一切男女，皆发菩提心，竞趣归依。哑者能言，挛躄之人，悉皆能行。石函乃变如琉璃，内外明彻。四月十二日，天雨金银花等，表送奉献。

冀州表云：舍利放光五色，照满城治。时有一僧，先患目盲，亦得见舍利。复有一人，患腰脚挛躄十五年，自舍利到州所，是患人礼拜发愿，即得行动。

宋州表云：三月四日舍利至州，其所部送〔“送”，《广弘明集》作“末”〕城县市院。先有古井涸由来咸苦，水色旧赤，全不堪食，其县民胡子乾，因取水和泥，怪其色白，尝觉甚甘。四月三日，舍利于塔内放赤色光。六日夜五更，寺内又放白色光。七日辰时，寺内天雨白花，目验霏霏然，状如细雪，不落于地。八日午时，欲下舍利入函，天上有白鹤，翔塔基之上。

怀州表云：舍利于州城长寿寺安置。四月五日辰时，有一雄雉飞来函侧，心閒从容，质羽鲜华，自飞自止，曾无惊畏，河内县民杨迈特以示道俗六千余人，莫不同见。敕使沙门灵粲，即与受戒。其雉向师，似如听法。师云：此雉是野鸟，内法道理，无容笼系。即令送城北太行山放之。舍利塔厢，复有一迹，从塔东南三步而来，直到塔所，不见还纵，复无入处，或阔四寸，或阔三寸，蟠屈透迤，状等龙蛇之迹，官人道俗，并悉共见。八日至午时，舍利欲入塔函，遂放光于瓶外，巡回数匝，晖彩照耀，或上或下，乍隐乍出。

汴州表云：舍利三月二日到州，权置州馆。六日夜，大德僧惠彻等，忽闻香气，有异寻常。至八日，诸僧迎舍利，将向塔所，大德僧僧粲等五人，复闻香气。去惠福寺门四十余步，遂放青色光，覆照露帐，大久乃灭。其寺有舍利，在僧房供养。其日杞州人张相仁，于僧房见寺内舍利复放青色光，恰与新至舍利色状相似。十日复至，见赤色光临寺佛堂，高五尺。其夜四更，复见青赤杂色光于寺。复有一老母，患腰已来二十余年，拄杖伏地而行。闻舍利至寺，强来礼拜，于大众里，见舍利光，腰即得差，舍杖而行。

洛州表云：舍利三月十六日至州，即于汉王寺内安置。至二十三日，忽降香气，世未曾有。四月七日夜一更向尽，东风忽起，灯花绝焰，在佛堂东南，神光照烛，复有香风而来，官人道俗等共闻见，于是弥增克念。至八日，临下舍利，塔侧桐树，枝叶低茎。

幽州表云：三月二十六日于弘业寺安置舍利石函，始磨两面，以水洗之，明如水镜，内外相通，紫光焰起，其石斑驳，又类玛瑙，润泽炫耀，光似琉璃。至四月一日，起斋行道。至三日亥时，舍利前

焚香供养，灯光照庭，众星夜朗，有素光舒卷，在佛與之上。至八日，舍利入函，自旦及辰，函石现文，仿佛像有菩萨，光彩粉藻。又似众仙，其间鸟兽林木诸状，不惑者众，实难详审。其有文理，照显分明，今画图奉进。

许州表云：三月三日初夜于州北境去州九十里，舍利放光，紫赤二色，照耀州城，内外民庶，皆见神光。四月七日在州大厅，舍利出金瓶之外，琉璃瓶内，行道放光。至八日在辨行寺塔所，又放光明。午时，舍利欲入石函，又有五色光彩云，来临塔上，云形如盖。其日在塔西南一百馀步，依育王造塔本记一枯池，不在四畔，正在池中，可深九尺。忽有甘井自现，其水不可思议。当时道俗看者二万馀人，同饮齐见。所录瑞应，奉表奏闻。

荆州，舍利现云如车盖，正当塔上，云间雨花，游扬不落，众鸟翔塔。

济州，舍利本一，至彼现二，放光照现，闻异香气，云间出音，自然钟声，及以赞善，大鸟群飞塔下。

楚州，舍利当行道日，野鹿来听，鹤游塔上。

莒州，舍利本一，至彼现三，放光映照。掘基地下，忽得铜塔，及哑者能言。

营州，舍利三度放光，白色，旧龟石自然析解，用书石函。

杭州，舍利山间掘基，得自然石窟，容舍利函。

潭州，舍利江鸟迎送。

潞州，舍利至彼，自然泉涌，饮者病愈。

洪州，舍利白项乌引路。

德州，舍利至彼，躡者能行，大鸟旋塔。

郑州，舍利放光，幡向内垂。

江州，舍利至彼，行道日，耕人犁得一铜像。

兰州，舍利掘基地下，得一石像，又小儿拨得二铜像。

慈州，舍利现白云盖如飞仙，自然泉涌，饮者病愈。

廉州，未得舍利，别得一舍利放光，佛香炉烟气，又类莲华，黄

白色，天雨宝屑。

雍州表云：仁寿二年五月十二日，京城内胜光寺、大兴善寺、法界寺、州公廨里，及城治街巷，天雨银屑，大如榆荚，小如麸等，表送奉献。仁觉寺五月十二日未时，有风从西南来，如香气氛氲，沙门及经生道俗等，并悉俱闻。当夜雨宝屑天花，芭蕉枝叶，棕榈茎干上，人皆拾得，大小如前无异。仁寿二年六月五日夜，仁寿宫所慈善寺新佛堂内，灵光映现，形如钵许，从前柱绕梁楹，众僧睹见。仁寿二年六月五日夜，雨银屑天花，琵琶叶上，及馀草头上落地。仁寿二年六月八日，诸州送舍利沙门使还宫所，见旨相问慰劳讫。令九日赴慈善寺为庆光斋僧，众至寺赞诵，旋绕行香，欲食，空里微零。复雨银屑天花，舍人崔君德令盛奉献。京城内胜光寺模得陕州舍利石函，变现瑞像娑罗双树等形相者。仁寿二年五月二十三日已后，在寺日日放光，连连相续，缘感即发，不止昼夜。城治道俗，远来看人，归依礼拜，阊门塞路，往还如市。遇斯光者，照动群心，悲喜发意。其城内诸寺，外县诸州，以绢素模将去者，或上與放光，或在道映照，或至前所，开明现朗，光光色别，随见不同。仁寿二年七月十五日，京城内延兴寺灌写释迦金铜像丈六。其夜雨宝屑银花，香气甚异无比。

陕州，舍利从三月十五日申时，至四月八日戌时，合一十一度见灵瑞，总有二十一事，四度放光，内见华树，二度五色云。掘地得鸟，石函变异。八娑罗树，树下见水，一卧佛，三菩萨，一神尼。函内见鸟，三枝金华，兴云成轮相，自然幡盖。函内流出香云，再放光。舍利在陕州城，三月二十三日夜二更里，大通寺、善法寺、阐业寺并见光明，唯善法寺所见光内，有两个华树，形色分明，久而方灭。其色初赤，寻即变白。后散如水银，满屋之内，物皆照彻。舍利在大兴国寺，四月二日夜二更里，灵胜寺见光明洞了，庭前果树及北坡草木，光照处见其形，塔基下掘〔地〕〔据《广弘明集》补〕得鸟。舍利来向大兴国寺，三月二十八日卯时，司马张备，共大都督侯进，检校筑基，掘地已深五尺，有阆乡县玉山乡民杜化云覆下

忽出一鸟，青黄色，大如鹑，驯行塔内，安然自处，执之不惧，未及奉送，其鸟致死。今营福事于舍利塔内，获非常之鸟，既以出处为异，谓合嘉祥。今别画鸟形，谨附闻奏。五色云再现。三月十五日申时，舍利到陕州城南三里涧，即有五色云从东南郁起，俄尔总成一盖，即变如紫罗色，舍利入城，方始散灭，当时道俗并见。至二十八日未时，在大兴国寺，复有五色云，从西北东南二处而来，舍利塔上相合，共成一段。时有文林郎韦范、大都督杨旻及官民等，并同观瞻。其云少时即散者也，两度出声。舍利在州，三月二十三日夜，从宝座出声，如人间打静声，至三乃止。后在大兴国寺，四月五日酉时，复出一声，大于前者，道俗并闻。石函内外，四面见佛菩萨神尼娑罗树光明等。四月七日巳时，欲遣使人送放光等四种瑞表，未发之间，司马张备，共崤县令郑乾意、阌乡县丞赵怀坦、大都督侯进、当作人民侯谦等，至舍利塔基内石函所检校，同见函外东面，石文乱起。其张备等怪异，更向北面。乾意以衫袖拂拭，随手向上，即见娑罗树一双，东西相对，枝叶宛具，作深青色。俄顷道俗奔集，复于西面外以水浇洗，即见两树，叶有五色，次南面外。复有两树，枝条稍直，其叶色黄白，次东面外。复有两树，色青叶长，其四面树下，并有水文。于此两树之间，使人文林郎韦范，初见一鸟仰卧。司马张备次后看时，其鸟已立。鸟前有金华三枝，鸟形大小毛色，与前掘地得者不异。其鸟须臾向西，南行至佛下停住。函内西南近角，复有一菩萨，坐华台上，面向东。有一立尼，面向西，而向菩萨合掌，相去二寸。西面内复有二菩萨并立，一金色，面向南，一银色，面向北，相去可有三寸。西唇上有一卧佛，侧身，头向北，面向西。其三菩萨，于石内并放红紫光，高一尺许，从巳至未，形状不移，图画已后，色渐微灭。道俗观者，其数不少。此函本是青石，色基黑暗。见瑞之时，变为明白，表里映彻。周回四面，俱遣人坐，并相照见，无所翳障〔“障”，《广弘明集》作“障”〕。其函内外四面，总见一佛、三菩萨、一尼、一鸟、三枝华、八株树，今别画图状，谨附闻奏。午时，四方云起，变成轮相。复有自然幡盖，

及塔上香云，二度光见。四月八日午时，欲下舍利，于时道俗悲号，四方忽然一时云起，如烟如雾，渐欲向上。至于日所，即绕日变成一晕，犹如车轮。内别有白云，团圆翳日，日光渐即微暗，如小盞许，在〔轮〕〔据《广弘明集》补〕外周匝次第以云为辐，其轮及辐，并作红紫色。至下舍利讫，其云散灭，日光还即明净。复于塔院西北墙外，大有自然幡盖，亦有见幡盖围绕舍利者，当时谓有人捉幡供养，至下舍利讫，其幡盖等忽即不见。于时道俗见者不少。至戌时，司马张备等见塔上有青云气，从塔内而出，其云甚香，即唤使人文林郎韦范、大兴寺僧昙畅入里就看，备共韦范等并见流光向西北、东南二处流行，须臾即灭。（《广弘明集》十七）

述佛志

释氏非管窥所及，率尔妄言之。又引《列御寇》书，述商太宰问孔子圣人事，又黄帝梦游华胥氏之国。华胥氏之国，在佛神游而已。此之所言，仿佛于佛。石、苻、姚世，经译遂广。盖欲柔伏人心，故多寓言以方便。不知是何神怪浩荡之甚乎？其说人身心善恶，世事因缘，以慈悲喜舍，常乐我净。书辨至精，明如日月，非正觉孰能证之？凡在黔首，莫不归命。达人则慎其身口，修其慧定，平等解脱，究竟菩提。及僻者为之，不能通理，徒务费竭财力，功利烦浊，犹六经皆有所失，未之深也已矣。（《广弘明集》二引隋王劭《述佛志》，云出《齐书》。案：今所见萧子显《齐书》无此篇，《隋志》古史类有王劭《齐志》十卷，盖道宣所据也。）

房彦谦

彦谦字孝冲，清河东武城人，家于齐州，魏东义阳行台景先族曾孙。仕齐，为州主簿。隆化中，进治中。入周，不仕。开皇七年，授承奉郎，寻迁监察御史，除长葛令。仁寿中，迁都州司马。大业初，去职，寻征为司州刺史。从征辽东，监扶馀道军，左迁泾阳令，卒官。至唐，以子玄龄贵，追赠徐州都督、

临淄县公，谥曰定。

谕张衡书

窃闻赏者所以劝善，刑者所以惩恶，故疏贱之人，有善必赏，尊贵之戚，犯恶必刑。未有罚则避亲，赏则遗贱者也。今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恶之间，上达本朝，慑惮宪章，不敢怠慢。国家祇承灵命，作民父母，刑赏曲直，升闻于天，夤畏照临，亦宜谨肃。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论，虽州国有殊，高下悬邈，然忧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衅逆，须有甄明。若杨谅实以诏命不通，虑宗社危逼，征兵聚众，非为干纪，则当原其本情，议其刑罚，上副圣主友于之意，下晓愚民疑惑之心；若审知内外无虞，嗣后纂统，而好乱乐祸，妄有觊觎，则管、蔡之诛，当在于谅，同恶相济，无所逃罪，泉悬孛戮，国有常刑。其间乃有情非协同，力不自固，或被拥逼，沦陷凶威，遂使籍没流移，恐为冤滥。恢恢天网，岂其然乎？罪疑从轻，斯义安在？昔叔向置鬻狄之死，晋国所嘉，释之断犯辟之刑，汉文称善。羊舌宁不爱弟，廷尉非苟违君，但以执法无私，不容轻重。且圣人大宝，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项籍之骁勇，伊尹、霍光之权势，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孙武之兵术，吴、楚连磐石之据，产、禄承母后之基，不应历运之兆，终无帝王之位。况乎蕞尔一隅，蜂扇蚁聚，杨谅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凭陵畿甸，觊幸非望者哉！开辟以降，书契云及，帝王〔“王”，《隋书》作“皇”〕之迹，可得而详。自非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孰能道洽幽显，义感灵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显，履冰在念，御朽兢〔“兢”，《隋书》作“竟”〕怀。逮叔世骄荒，曾无戒惧，肆于民上，骋嗜奔欲，不可具载，请略陈之。曩者齐、陈二国，并居大位，自谓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罔念忧虞，不恤刑政。近臣怀宠，称善而隐恶，史官曲笔，掩瑕而录美。是以民庶呼嗟，终闭塞于视听，公卿虚誉，日敷陈于左右。法网严密，刑辟日多，徭役烦兴，老幼疲苦。昔郑有子产，齐有晏婴，楚有叔敖，晋有士会。

凡此小国，尚足名臣，齐、陈之疆，岂无良佐？但以执政壅蔽，怀私徇躯，忘国忧家，外同内忌。设有正直之士，才堪干持，于己非宜，即加摈压；倘遇谄佞之辈，行多秽慝，于我有益，遽蒙荐举。以此求贤，何从而至！夫贤材者，非尚膂力，岂系文华，唯须正身负戴，确乎不动。譬栋之处屋，如骨之在身，所谓栋梁骨鲠之材也。齐、陈不任骨鲠，信近谗谀，天高听卑，监其淫僻，故总收神器，归我大隋。向使二国祇敬上玄，惠恤鳏寡，委任方直，斥远浮华，卑菲为心，惻隐为务，河朔强富，江湖险隔，各保其业，民不思乱，泰山之固，弗可动也。然而寝卧积薪，宴安鸩毒，遂使禾黍生庙，雾露沾衣，吊影抚心，何嗟及矣！故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万机之事，何者不须熟虑哉！伏惟皇帝望云就日，仁孝夙彰，锡社分圭，大成规矩。及总统淮海，盛德日新，当璧之符，遐迩金属。赞历甫尔，宽仁已布，率土苍生，翘足而喜。并州之乱，变起仓卒，职由杨谅诡惑，诬误吏民，非有构怨本朝，弃德从贼者也。而有司将帅，称其愿反，非止诬陷良善，亦恐大点皇猷。足下宿当重寄，早预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见知。方当书名竹帛，传芳万古，稷、契、伊、吕，彼独何人？既属明时，须存蹇谔，立当世之大诫，作将来之宪范。岂容曲顺人主，以爱亏刑，又使胁从之徒，横贻罪谴？忝蒙眷遇，辄写微诚，野人愚瞽，不知忌讳。（《隋书·房彦谦传》，《北史》三十九）

刘子翊

子翊，彭城丛亭里人。仕齐，为殿中将军。开皇初，除南和丞，累转秦州司法参军，入为侍御史。仁寿中，为新丰令。大业中，除大理正，擢授治书侍御史。从幸江都。为丹阳留守，陷于贼，遇害，年七十。

驳刘炫继母不解官议

《传》云：“继母如母，与母同也。”当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齐杖之制，皆如亲母。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服期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父虽自处傍尊之地，于子之情，犹须隆其本重。是以令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其继母嫁不解官。”此专据嫁生文耳。将知继母在父之室，则制同亲母。若谓非有抚育之恩，同之走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丧焉可独异？三省令旨，其义甚明。今言令许不解，何其甚谬！且后人者为其父母期，未有变隔以亲继，亲继既等，故知心丧不殊。《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岂不以出母族绝，推而远之，继母配父，引而亲之乎？子思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不为伋也妻，是不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亲，所以圣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义。是使子以名服，同之亲母，继以义报，等之已生。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后，制有浅深者，考之经传，未见其文。譬出后之人，所后者初亡，后之者始至，此复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长沙人王恚，汉末为上计诣京师，既而吴、魏隔绝，恚于内国更娶，生子昌。恚死后为东平相，始知吴之母亡，便情系居重，不摄职事。于时议者，不以为非。然则继母之与前母，于情无别。若要以抚育始生服制，王昌复何足云乎？又晋镇南将军羊祜无子，取弟子伊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闻。伊辞曰：“伯生存养已，伊不敢违。然无父命，故还本生。”尚书彭权议：“子之出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出，是为叛子。”于是下诏从之。然则心服之制，不得缘恩而生也。论云：礼者称情而立文，仗义而设教。“还以此义，谕彼之情。”称情者，称如母之情，仗义者，仗为子之义。名义分定，然后能尊父顺名，崇礼笃敬。苟以母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继母慈母，本实路人，临已养已，同之骨肉。”若如斯言，子不由父，纵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继虽在三年之下，而居齐期之上，礼有伦例，服以称情。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

也。至于兄弟之子犹子也，私昵之心实殊，礼服之制无二。彼言“以”轻“如”重，自以不同。此谓如重之辞，即同重法，若使轻重不等，何得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论”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礼以设教，准者准拟之名，以者即真之称。“如”“以”二字，义用不殊，礼律两文，所防是一。将此明彼，足见其义，取譬伐柯，何远之有。又论云：“取子为后者，将以供奉祧庙，奉养己身，不得使宗子归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后妻也。”然本父后妻，因父而得母称，若如来旨，本父亦可无心丧乎？何直父之后妻。论又云：“礼言旧君，其尊岂复君乎？已去其位，非复纯臣，须言“旧”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复纯孝，故言“其”已见之。且以其父之文，是名异也。”此又非通论。何以言之？“其”“旧”训殊，所用亦别，旧者易新之称，其者因彼之辞，安得以相类哉？至如《礼》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传》云：“卫虽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异，其君复有异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违礼乖令，侮圣干法，使出后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亏于风俗。徇饰非于明世，强媒孽于礼经，虽欲扬己露才，不觉言之伤理。（《隋书·刘子翊传》，时永宁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后父更别娶后妻，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驳之云云。事奏，竟从子翊议。）

张公礼

公礼，恒山九门人。仕北齐，开府长兼行参军。历周入隋，未详。

龙藏寺碑

窃以空王之道，离诸名相；大人之法，非有去来。斯故将喻师子，明自在如无畏，取譬金刚，信毕竟而不毁。是知涅槃路远，解脱源深。隔爱欲之长河，间生死之大海。无船求渡，既似龟毛；无

翅愿飞，还同兔角。故以五通八解，名教攸生；二谛三乘，法门斯起。检粗撮细，良资汲引之风；挽满陷深，雅得修行之致。若论乾闼之城皆妄，芭蕉之树尽空，应化诘真，权假宁实，释迦文非说□之□，须菩提岂证果之人？然则习因之指安归，求道之趣奚向？如幻如梦，谁其受苦；如影如响，谁其得福。是故维摩诘具诸佛智，灯□之坐斯来；舍利弗尽其神通，天女之花不去。故知业行有优劣，福报有轻重。若至凡夫之圣人，天堂之与地狱，详其是非得失，安可同日而论哉？往者四魔毁圣，六师谤法，拔发翘足，变象吞麻，李园之内，结其恶党，竹林之下，亡其善聚。护戒比丘，翻同菟草。持律□□，□等霜莲。慧殿仙宫，寂寥安在？珠台银阁，荒凉无处。离离缀彩，宁劳周客；含含奏曲，诘假殷人。我大隋乘御金轮，冕旒玉藻，上应帝命，下顺民心，飞行而建鸿名，揖让而升大宝。匪结农轩之阵，谁徇汤武之师？称臣妾者遍于十方，弗遇蚩尤之乱；执玉帛者尽于万国，无陷防风之祸。斯乃天启至圣，大造区域，垂衣化俗，负宸字民。昧旦紫宫，终朝青殿。道高羲燧，德盛虞唐。五福咸臻，众贶毕集。低葺出月，摇蓬含风。沉璧观书，龙负握河之纪；功成治定，神奉益地之图。于是东暨西渐，南徂北迈，隆礼言洽，至乐云和。感天地而动鬼神，辩尊卑而明贵贱。而尚劳己亡倦，求衣靡息。岂非攸攸黔首，垢障未除；扰扰苍生，盖缠仍拥。所以金编宝字，玉牒纶言，满封盈函，云飞雨散。慈爱之旨，形于翰墨；哀殷之情，发于衿抱。日月所照，咸赖陶甄；阴阳所生，皆蒙鞠养。故能津济率土，救护溥天；协奖群迷，辅导聒瞽。澍兹法雨，使润道牙。烧此戒香，令薰佛慧。修第壹之果，建最胜之幢；拯既灭之文，匡以坠之典。忍辱之铠，满于清都；微妙之台，充于赤县。岂直道安、罗什，有寄弘通。故亦迦叶、目连，圣僧斯在。龙藏寺者，其地盖近于燕南，昔伯珪取其谣言□□□水母恤往而得宝，窥代常山。世祖南旋，至高邑而践祚；灵王北出，登望台而临海。青山敛雾，绿水扬波。路款晋而适秦，途通□而指卫。□□之落，矩步非遥；平原之楼，规行非远。寻派避世，彼亦河人。幽闲博敞，良为福地。太

师、上柱国、大威公之世子，使持节、左武卫将军、上开府仪同三司、恒州诸军事、恒州刺史、鄂国公、金城王孝悌，世业重于金、张，器识逾于许、郭，军府号为飞将，朝廷称为虎臣，领袖诸□，冠冕群俊，探蹟索隐，应变知机，著义尚训御之勤，立助功事劳之绩，廊庙推其伟器，柱石捐其大材。自驰传莅蕃，建旆作牧，招怀□逸，蠲复逃亡。远视广听，贾琮之案冀部；赏善戮恶，徐邈之处凉州。异轸齐奔，古今一致。下车未几，善政斯归。瞻彼伽蓝，事□草创。□奉敕劝奖，州内士庶，壹万人等，共广福田。公爰启至诚，虔心徙石。施逾奉盖，檀等布金。竭黑水之铜，罄赤岸之玉，结琉璃之宝□，饰纓络之珍台。于是灵刹霞舒，宝坊云构。峥嵘醪葛，穹隆濡诡。九重壹柱之殿，三休七宝之宫，雕梁刻桷之奇，图云画藻之异。白银成地，有类悉觉之谈；黄金镂楯，非关句践之献。其内闲房静室，阴牖阳窗，圆井垂莲，方疏度日。曜明珰于朱户，殖芳卉于紫墀。地映金沙，似游安养之国；蔭隐天树，疑入欢喜之园。夜漏将竭，听鸣钟于寺内；晓相既分，见承露于云表。不求床坐，来会之众何忧；□然饮食，持钵之侣奚念。粤以开皇六年，岁次鹑火，庄严粗就，庶使皇隋宝祚，与天长而地久，种觉花台，将神护而鬼卫。乃为词曰：

多罗秘藏，毗尼觉道，斯文不灭，凭于大造。谁薰种智，谁坏烦恼，猗欤我皇，实弘三宝。慧灯翻照，法炬还明。菩提果殖，救护心生。香楼并构，贝塔俱营。充遍世界，弥满国城。慎彼大林，当途向术。於穆州后，仁风遐拂。金粟施僧，珠纓奉佛。结瑤葺宇，构琼起室。凤□概日，虹梁入云；电飞窗户，雷惊椽桷。绮笼金缕，缥壁椒薰。缋锦乱色，丹素成文。仿佛雪宫，依稀月殿。明室结幌，幽堂启扇。卧席未窥，跼龙谁见。带风萧瑟，含烟葱蒨。西临天井，北拒吾台。川谷苞异，山林育材。苏秦说反，乐毅归来。邹鲁愧俗，汝颍惭能。惟此大城，瑰异所践。疏钟向度，层磐露泫。八圣四禅，五通七辩。戒香恒馥，法轮常转。开皇六年十二月五日题写，齐开府长、兼行参军九门张公礼之□。（碑旧拓本。案：《金薤琳琅》八有

此文，多识叹非因每穴五字，非。)

全隋文卷二十三

宇文愷

愷字安乐，本朔方人，迁居京兆。周初，以功臣子封双泉伯，进封安平县公。历千牛，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大象中，加上开府。隋受禅，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别封甌山县公。及迁都，领营新都副监。后拜莱州刺史。坐兄忻诛，除名。及建仁寿宫，授将作大匠，拜仁寿宫监，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炀帝即位，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进位开府，迁工部尚书，进金紫光禄大夫。卒，谥曰康。有《东宫典记》七十卷，《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

奏明堂议表

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景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瓊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宸宁，尽妙思于规摹，凝眸冕旒，致子来于矩矱。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辩乘乾，咸〔“咸”，《隋书》作“减”〕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用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玄，陈圭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漉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土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嵩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

为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冀轮奐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涂〔“涂”，《隋书》作“途”〕。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议曰：臣恺谨案，《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殖，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迂延而入之。”臣恺以为上古朴略，创立典刑。《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堂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案，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一〕〔据《考工记》补〕”，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核其趣，或是不然。虽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据《册府元龟》补〕二筵。”《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庙及露寝，皆如明堂

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官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璧雍。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官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太〕〔据《册府元龟》补〕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二〔“二”，《隋书》作“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土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

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窗，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庙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末，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牀，奏乐如南郊。”臣恺案：《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牀，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鸱尾，其圆墙璧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颢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迺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壑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瓦”，《北史》作“凡”〕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谿、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旁求

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隋书·宇文恺传》）

奏定皇太子辂

案宋大明六年，初备五辂。有司奏云：“秦改周辂，创制金根，汉、魏因循，其形莫改。而金玉二辂，雕饰略同，造次瞻睹，殆无差别。若锡于东储，在礼嫌重，非所以崇峻陛级，表示等威。今皇太子宜乘象辂，碧旂九叶，进不斥尊，退不逼下，酌时沿古，于礼为中。”观宋此义，乃无副车。新置五辂，金玉同体，至象以下，即为差降。所以太子不得乘金辂，欲示等威，故令给象。今取《周礼》之名，依汉家之制，天子五辂，形饰并同。旒及繁纓，例皆十二，黄屋左纛，金根重轂，无不悉同，唯应五方色以为殊耳。若用此辂，给于太子，革木尽皆不可，何况金象者乎？既制副车，驾用四马。至于金辂，自有等差。《春秋》之义，降下以两。今天子金辂，驾用六马，十二旒。太子金辂，驾用四马，降龙九旒。制颇同于副车，又有旌旗之别。并嫡皇孙及亲王等辂，并给金辂，而减其雕饰，合于古典，臣谓非嫌。（《隋书·礼仪志五》，皇太子辂，古者金饰。宋、齐以来，并乘象辂。宇文恺、梁毗奏，制曰可。）

宇文庆

庆字神庆，河南洛阳人。周初，受业东观。历都督，迁卫王府掾。建德中，进骠骑大将军，加开府。从平齐。进大将军，封汝南郡公。历延州、宁州总管。大象中，进上大将军，加柱国。隋受禅，拜左武卫将军，进上柱国。出为凉州总管，征还，卒于家。

奏录文帝龙潜时言表

臣闻智谋〔“谋”，《隋书》作“侔”〕造化，二仪无以隐其灵，明同日月，万象不能藏其状。先天弗违，实圣人之体道，未萌见兆。

谅达节之神机。伏惟陛下特挺生知，徇齐诞御，怀五岳其犹轻，吞八荒而不梗，蕴妙见于胸襟，运奇谋于掌握。臣以微贱，早逢天眷，不以庸下，亲蒙推赤。所奉成规，纤毫弗舛，寻惟圣虑，妙出蓍龟，验一人之庆有征，实天子之言无戏。臣亲闻亲见，实荣实喜。（《隋书·宇文庆传》）

王 谊

谊字宜君，河南洛阳人。周初，为左中侍上士。迁御正大夫，拜雍州别驾。武帝即位，授仪同，迁内史大夫，封杨国公。从平齐，授相州刺史，征为大内史。宣帝初，出为襄州总管。静帝初，转郑州总管，拜大司徒。开皇初，进封郟国公。后以怨望赐死。

奏驳苏威减功臣地给民议

百官者，历世勋贤，方蒙爵土。一旦削之，未见其可。如臣所虑，正恐朝臣功德不建，何患人田有不足？（《隋书·王谊传》）

来 和

和字弘顺，京兆长安人。周初，为夏官府下士，累迁少卜上士，赐爵安定乡男。迁畿伯下大夫，进封涇水县男。大象中，拜仪同。隋受禅，进爵为子。开皇末，进位开府。有《相经》四十卷。

上表自陈

臣早奉龙颜，自周代天和三年已来，数蒙陛下顾问，当时具言至尊膺图受命，光宅区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无劳效，坐致五品，二十余年。臣是何人，敢不惭惧！愚臣不任区区之至，谨

录陛下龙潜之时，臣有所言一得，书之秘府，死无所恨。昔陛下在周，尝与永富公窦荣定语臣曰：“我闻有行声，即识其人。”臣当时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谓臣曰：“诸公皆汝所识，隋公相禄何如？”臣报武帝曰：“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阵无不破。”臣即于宫东南奏闻。陛下谓臣，此语不忘。明年，乌丸轨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寻以问臣，臣知帝有疑，臣诡报曰：“是节臣，更无异相。”于时王谊、梁彦光等知臣此语。大象二年五月，至尊从永巷东门入，臣在永巷门东，北面立，陛下问臣曰：“我（得）〔“得”，《隋书》无〕无灾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未几，遂总百揆。（《隋书·来和传》，《北史》八十九）

元 寿

寿字长寿，河南洛阳人，魏邵陵王敦孙。周武成初，封隆城县侯。保定中，改封仪陇县侯。隋开皇中，授尚书主爵侍郎。从晋王伐陈，除行台左丞，兼领元帅府属。及平陈，拜尚书左丞。迁太常少卿，出为基州刺史。征太府少卿，进位开府。炀帝即位，以从平汉王谅功，授大将军，迁太府卿，拜内史令，进右光禄大夫，兼左翊卫将军。从征辽东，道卒。赠尚书右仆射、光禄大夫，谥曰景。（案：《周书》别有元寿，历侍中、驃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鄴州刺史，封安乐县公，非即其人也。）

奏劾刘行本、韩微之等

臣闻天道不言，功成四序，圣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义存纠察，直绳莫举，宪典谁寄？今月五日，銮輿徙蹕，亲临射苑，开府仪同三司萧摩诃幸厕朝行，预观盛礼，奏称请遣子世略暂往江南重收家产。妻安遇患，弥留有日，安若长逝，世略不合此行。窃以人伦之义，伉俪为重，资爱之道，乌鸟弗亏。摩诃远念资财，近忘

匹好，又命其子舍危懼之母，为聚斂之行。一言才发，名教顿尽。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韩微之等，亲所闻见，竟不弹纠。若知非不举，事涉阿纵；如不以为非，岂关理识？谨案仪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检校治书侍御史臣刘行本出入宫省，备蒙任遇，摄职宪台，时月稍久，庶能整肃纓冕，澄清风教。而在法司亏失宪体，瓶罄壘耻，何所逃愆！臣谬膺朝寄，忝居左辖，无容寝默，谨以状闻。其行本、微之等，请付大理。（《隋书·元寿传》，开府萧摩诃妻患且死，奏请遣子向江南收其家产，御史见而不言。寿奏劾之。又见《北史》七十五，《通典》二十二。）

皇甫绩

绩字功明，安定朝那人。周武帝为鲁公时，引为侍读。建德初，转宫尹中士，迁小宫尹。宣政初，封义阳县男，拜畿伯下大夫。宣帝时，转御正下大夫。静帝初，加上开府，转内史中大夫，进封郡公，拜大将军。隋受禅，出为豫州刺史。寻拜都官尚书，转晋州刺史。及平陈，拜苏州刺史，迁信州总管。卒，谥曰安。

遗顾子元书

皇帝握符受箓，合极通灵，受揖让于唐、虞，弃干戈于汤、武，东逾蟠木，方朔所未穷，西尽流沙，张骞所不至，玄漠黄龙之外，交臂来王，葱岭、榆关之表，屈膝请吏。曩者伪陈独阻声教，江东士民困于荼毒。皇天辅仁，假手朝廷，聊申薄伐，应时瓦解。金陵百姓，死而复生，吴、会臣民，白骨还肉。唯当怀音感德，行歌击壤，岂宜自同吠主，翻成反噬。卿非吾民，何须酒礼？吾是隋将，何容外交？易子析骸，未能相告，况是足食足兵，高城深堑，坐待强援，绰有余力。何劳踵轻敝之俗，作虚伪之辞，欲阻诚臣之心，徒惑骁雄之志。以此见期，必不可得。卿宜善思活路，晓谕黎元，能早改

迷，失道非远。（《隋书·皇甫绩传》，高智慧等作乱，苏州民顾子元应之，子元素感绩恩，于冬至日遣使奉牛酒，绩遗子元书。）

卫 玄

玄字文昇，河南洛阳人。周武帝为鲁公时，引为记室，迁给事上士，袭父柵爵兴势公，转宣纳下大夫。建德中，拜益州长史，迁开府仪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内史事，领京兆尹。宣帝时，以忤旨免。大象中，检校熊州事。隋受禅，迁淮州总管，进封同轨郡公。坐事免。寻拜岚州刺史，检校朔州总管事，入为卫尉少卿。仁寿初，拜资州刺史，除遂州总管。炀帝即位，复征为卫尉卿。迁工部尚书，拜魏郡太守。入为右候卫大将军，检校左候卫事。转刑部尚书，拜金紫光禄大夫。辽东之役，拜京兆内史，留守京师，加右光禄大夫。唐兵入关，归于家。义宁中卒，年七十七。

屯军金谷埽地祭高祖

刑部尚书、京兆内史臣卫文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灵。自皇家启运，三十余年，武功文德，渐被海外。杨玄感孤负圣恩，躬为蛇豕，蜂飞蚁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黑，志巢凶逆。若社稷灵长，宜令丑徒冰碎，如或大运去矣，幸使老臣先死。（《隋书·卫玄传》）

高 颀

颀字昭玄，一名敏，渤海脩人。仕周，为齐王宪记室参军。武帝时，袭爵武阳县伯，除内史上士，迁下大夫。建德中，进开府。大象中，进柱国，改封义宁县公，迁相府司马。隋受禅，拜尚书左仆射，兼纳言，进封渤海郡公。拜左卫大将军，迁左

领军，加上柱国。进封齐国公，免。寻除名为民。炀帝即位，拜太常。大业三年，坐谤讪朝政诛。

奏请计户征税

诸州无课调处，及课州管户数少者，官人禄力，乘前已来，恒出随近之州。但判官本为牧人，役力理出所部。请于所管户内，计户征税。（《隋书·食货志》）

奏谏收周、齐故乐人及天下散乐

此乐久废，今若征之，恐无识之徒，弃本逐末，递相教习。（《隋书》）

宇文述

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本姓破野头。周武帝时，起家拜开府。历左宫伯，英果中大夫，封博陵公，改封濮阳。大象末，超拜上柱国，进封褒国公。隋受禅，为右卫大将军，拜寿州总管，历太子左卫率。炀帝即位，迁左卫大将军，改封许国公，加开府仪同三司。从幸江都，卒。赠司徒、尚书令，谥曰恭。

奏杀废太子诸子

房陵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动兵征讨，若将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隋书·宇文述传》）

奏诛斛斯政

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

段文振

文振，北海期原人。仕周，为宇文护中外府兵曹。建德中，

授上仪同，封襄国县公，历相州别驾、扬州总管长史。大象中，入为天官都上士。文帝以为丞相掾。及受禅，除卫尉少卿，兼内史侍郎，加上开府，迁鸿胪卿。后为石、河二州刺史，迁兰州总管，改封龙冈县公。江南平，授扬州总管司马，转并州总管司马，迁云州总管，入为太仆卿。仁寿初，坐事除名。后拜大将军，灵州总管。炀帝即位，征为兵部尚书，进位右光禄大夫。及辽东之役，授左候卫大将军，道卒。赠光禄大夫、尚书右仆射、北平侯，谥曰襄。

请遣启民可汗出塞表

臣闻古者远不间近，夷不乱华，周宣外攘戎狄，秦帝筑城万里，盖远图良算，弗可忘也。窃见国家容受启民，资其兵食，假以地利。如臣愚计，窃又未安。何则？夷狄之性，无亲而贪，弱则归投，强则反噬，盖其本心也。臣学非博览，不能远见，且闻晋朝刘曜，梁代侯景，近事之验，众所共知。以臣量之，必为国患。如臣之计，以时喻遣，令出塞外。然后明设烽候，缘边镇防，务令严重，此乃万世〔“世”，《隋书》作“岁”〕之长策也。（《隋书·段文振传》，又《北史》七十六）

从征辽东疾笃上表

臣以庸微，幸逢圣世，滥蒙奖擢，荣冠侪伍。而智能无取，叨窃已多，言念国恩，用忘寝食。常思效其鸣吠，以报万分，而撮养乖方，疾患遂笃。抱此深愧，永归泉壤，不胜馀恨，轻陈管穴。窃见辽东小丑，未服严刑，远降六师，亲劳万乘。但夷狄多诈，深须防拟，口陈降款，心怀背叛，诡伏多端，勿得便受。水潦方降，不可淹迟，唯愿严勒诸军，星驰速发，水陆俱前，出其不意，则平壤孤城，势可拔也。若倾其本根，馀城自克。如不时定，脱遇秋霖，深为艰阻，兵粮又竭，强敌在前，鞅鞅出后，迟疑不决，非上策也。（《隋书·段文振传》）

令狐熙

熙字长熙，敦煌人。仕周，为吏部上士，寻授都督、辅国将军，转夏官府都上士，历小驾部职方下大夫，袭父整爵彭阳县公。及武帝平齐，进位开府，历司勋、吏部二曹中大夫。隋受禅，除司徒左长史，加上仪同，进封河南郡公。加上开府，拜沧州刺史。徙河北道行台度支尚书。及行台废，授并州总管司马。后征为雍州别驾，进长史。迁鸿胪卿，兼吏部尚书，判五曹尚书事，拜汴州刺史，征拜桂州总管，改封武康郡公。坐事，锁诣阙，道卒。

请解桂州总管任表

臣忝寄岭表，四载于兹，犬马之年，六十有一。才轻任重，愧惧兼深，常愿收拙避贤，稍免官谤。然所管遐旷，绥抚尤难，虽近〔“近”，《隋书》作“未”〕能顿革夷风，颇亦渐识皇化。但臣夙患消渴，比更增甚，筋力精神，转就衰迈。昔在壮齿，犹不如人，况今年疾俱侵，岂可犹当重寄！请解所任。（《隋书·令狐熙传》）

郑 译

译字正义，荥阳开封人，北齐光州刺史述祖从孙。周武帝时，为给事中士，拜银青光禄大夫，转左侍上士。尚梁安公主。历御正下大夫、太子宫尹，赐爵开国子，坐事除名。宣帝即位，拜开府、内史下大夫，封归昌县公，迁内史上大夫，进封沛国公，复坐事除名。大象中，文帝矫诏，复以为内史上大夫，寻拜柱国相府内史，兼领天官都府司，会总六府事，进上柱国。及受禅，废归第。复授开府、隆州刺史。征还，复迁岐州刺史。开皇十一年卒，谥曰达。有《乐府声调》六卷，又三卷。

答苏夔驳七调

周有七音之律，《汉书·律历志》，天地人及四时，谓之七始。黄钟为天始，林钟为地始，太簇〔“蕤”，《隋书》作“簇”〕为人始，是为三始。姑洗为春，蕤宾为夏，南吕为秋，应钟为冬，是为四时。四时三始，是以为七。今若不以二变为调曲，则是冬夏声阙，四时不备。是故每宫须立七调。（《隋书·音乐志中》）

又与苏夔议

案今乐府黄钟，乃以林钟为调首，失君臣之义，清乐黄钟宫，以小吕为变徵，乖相生之道。今请雅乐黄钟宫，以黄钟为调首，清乐去小吕，还用蕤宾为变徵。（《隋书·音乐志中》）

全隋文卷二十四

牛 弘

弘字里仁，本姓察，安定鹑觚人。仕周，为中外府记室、内史上士。转纳言上士，加威烈将军、员外散骑侍郎，袭父允爵临泾公。宣政初，转内史下大夫，进位使持节、大将军、仪同三司。隋受禅，迁散骑常侍、秘书监。拜礼部尚书，除太常卿。寻授大将军，拜吏部尚书。炀帝即位，进位上大将军，改右光禄大夫。大业六年卒，赠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文安侯，谥曰宪。有《集》十二卷。

上表请开献书之路

经籍所兴，由来尚矣。爻画肇于庖羲，文字生于仓颉，圣人所以弘宣教导，博通古今，扬于王庭，肆于时夏。故尧称至圣，犹考古道而言，舜其大智，尚观古人之象。《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

书，及四方之志。武王问黄帝、颡顛之道，太公曰：“在《丹书》。”是知握符御历，有国有家者，曷尝不以《诗》《书》而为教，因礼乐而成功也。昔周德既衰，旧经素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治国立身，作范垂法。及秦皇馭宇，吞灭诸侯，任用威力，事不师古，始下焚书之令，行偶语之刑。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本既先亡，从而颠覆。臣以图讖言之，经典盛衰，信有征数。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改秦之弊，敦尚儒术，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屋壁山岩，往往间出。外有太常、太史之藏，内有延阁、秘书之府。至孝成之世，亡逸尚多，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长安兵起，宫室图书，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诂，未及下车，先求文雅。于是鸿生巨儒，继踵而集，怀经负帙，不远斯至。肃宗亲临讲肆，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民扰乱，图书縑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裁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时之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虽古文旧简，犹云有缺，新章后录，鸠集已多，足得恢弘正道，训范当世。属刘、石凭陵，京华覆灭，朝章国典，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因河据洛，跨秦带赵。论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僭伪之盛，莫过二秦，以此而论，足可用〔“用”，《隋书》作“明”〕矣。故知衣冠轨物，图画记注，播迁之馀，皆归江左。晋、宋之际，学艺为多，齐、梁之间，经史弥盛。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书省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

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故江表图书，因斯尽萃于绎矣。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缺尤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书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已后，迄于当今，年逾千载，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世。伏惟陛下受天明命，君临区宇，功无与二，德冠往初。自华夏分离，彝伦攸教，其间虽霸王递起，而世难未夷，欲崇儒业，时或未可。今土宇迈于三王，民黎盛于两汉，有人有时，正在今日。方当大弘文教，纳俗升平，而天下图书尚有遗逸，非所以仰协圣情，流训无穷者也。臣史籍是司，寝兴怀惧。昔陆贾奏汉祖云“天下不可马上治之”，故知经邦立政，在于典谟矣。为国之本，莫此攸先。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然士民殷杂，求访难知，纵有知者，多怀吝惜，必须勒之以天威，引之以微利。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臻，观阁斯积，重道之风，超于前世，不亦善乎！伏愿天鉴〔“鉴”，《隋书》作“监”〕，少垂照察。（《隋书·牛弘传》，《北史·牛弘传》，又见《御览》六百十九）

奏请定典礼

圣教陵替，国章残缺，汉、晋为法，随俗因时，未足经国庇人，弘风施化。且制礼作乐，事归元首，江南王俭，偏隅一臣，私撰仪注，多违古法。就庐非东阶之位，凶门岂设重之礼？两萧累代，举国遵行。后魏及齐，风牛本隔，殊不寻究，遥相师祖，故山东之人，漫以成俗。西魏已降，师旅弗遽，宾嘉之礼，尽未详定。今休明启运，宪章伊始，请据前经，革兹俗弊。（《隋书·礼仪志三》，开皇初，高祖思定典礼，太常卿牛弘奏，诏曰可。）

奏著丧纪令（开皇初）

正一品薨，则鸿胪卿监护丧事，司仪令示礼制；二品以上，则鸿胪丞监护，司仪丞示礼制；五品以上薨卒，及三品以上有周亲以上丧，并掌仪一人示礼制。官人在职丧，听敛以朝服，有封者敛以冕服，未有官者，白袷单衣。妇人有官品者，亦以其服敛，内不得置金银珠玉。（《通典》八十四）

奏请修缉雅乐

臣闻周有六代之乐，至《韶》《武》而已。秦始皇改周舞曰《五行》，汉高帝改《韶武》〔“武”，《隋书》作“舞”〕曰《文始》，以示不相袭也。又造《武德》，自表其功，故高帝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又作《昭容》《礼容》，增演其意。《昭容》生于《武德》，盖犹古之《韶》也。《礼容》生于《文始》，矫秦之《五行》也。文帝又作《四时》之舞，故孝景帝立，追述先功，采《武德舞》作《昭德舞》，被之管弦，荐于太宗之庙。孝宣采《昭德舞》为《盛德舞》，更造新歌，荐于武帝之庙。据此而言，递相因袭，纵有改作，并宗于《韶》。至明帝时，东平献王采《文德舞》为《大武》之舞，荐于光武之庙。汉末大乱，乐章沦缺，魏武平荆州，获杜夔，以为军谋祭酒，使创雅乐。时散骑侍郎邓静善咏雅歌，乐师尹胡能习宗祀之曲，舞师冯肃晓知先代诸舞。总练研精，复于古乐，自夔始也。文帝黄初，改《昭容》之乐为《昭业乐》，《武德》之舞为《武颂舞》，《文始》之舞为《大韶舞》，《五行》之舞为《大武舞》。明帝初，公卿奏上太祖武皇帝乐曰《武始》之舞，高祖文皇帝乐曰《咸熙》之舞。又制乐舞，名曰《章斌》之舞，有事于天地宗庙，及临朝大飨，并用之。晋武帝泰始二年，遣傅玄等造行礼及上寿食举歌诗。张华表曰：“案汉、魏所用，虽诗章辞异，兴废随时，至其韵逗曲折，并系于旧，一皆因袭，不敢有所改也。”九年，荀勖典乐，使郭夏、宋识造《正德》《大豫》之舞。改魏《昭武舞》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江左之初，典章堙紊，贺循为太常卿，始有登歌之乐。大宁末，阮孚等又增益之。咸和间，鸠集遗逸，

邺没胡后，乐人颇复南度，东晋因之，以具钟律。太元间，破符永固，又获乐工杨蜀等，闲练旧乐，于是金石始备。寻其设悬音调，并与江左是同。慕容垂破慕容永于长子，尽获符〔“符”，《隋书》作“苻”〕氏旧乐。垂息为魏所败，其钟律令李佛等，将太乐细伎，奔慕容德于邺。德迁都广固，子超嗣立，其母先没姚兴，超以太乐伎一百二十人诣兴赎母。及宋武帝入关，悉收南度〔“度”，《隋书》作“渡”〕。永初元年，改《正德舞》曰《前舞》，《大武舞》曰《后舞》。文帝元嘉九年，太乐令钟宗之，更调金石。至十四年，典书令奚纵，复改定之。又有《凯容》《宣业》之舞，齐代因而用之。萧子显《齐书志》曰：“宋孝建初，朝议以《凯容舞》为《韶舞》，《宣业舞》为《武德舞》。据《韶》为言，《宣业》即是古之《大武》，非《武德》也。”故《志》有《前舞》《凯容》歌辞，《后舞》《凯容》歌辞者矣。至于梁初，犹用《凯容》《宣业》之舞，后改为《大壮》《大观》焉。今人犹唤《大观》为《前舞》，故知乐名虽随代而改，声韵曲折，理应常同。前克荆州，得梁家雅曲，今平蒋州，又得陈氏正乐。史传相承，以为合古。且观其曲体，用声有次，请修缉之，以备雅乐。其后魏洛阳之曲，据《魏史》云“太武平赫连昌所得”，更无明证。后周所用者，皆是新造，杂有边裔之声。戎音乱华，皆不可用。请悉停之。（《隋书·音乐志下》，开皇九年平陈，获宋、齐旧乐，由是牛弘奏。）

奏言雅乐定

臣闻夔桴土鼓，由来斯尚，雷出地奋，著自《易经》。邃古帝王，经邦取物，揖让而临天下者，礼乐之谓也。秦焚经典，乐书亡缺，爰至汉兴，始知鸠择，祖述增广，缉成朝宪。魏、晋相承，更加论讨，沿革之宜，备于故实。永嘉之后，九服崩离，燕、石、符〔“符”，《隋书》作“苻”〕、姚，递据华土。此其戎乎，何必伊川之上，吾其左衽，无复微管之功。前言往式，于斯而尽。金陵建社，朝士南奔，帝则皇规，粲然更备，与内原隔绝，三百年于兹矣。伏惟明圣膺期，会昌在运。今南征所获梁、陈乐人，及晋、宋旗章，宛然俱至。曩

代所不服者，今悉服之，前朝所未得者，今悉得之。化洽功成，于是乎在。臣等伏奉明诏，详定雅乐，博访知音，旁求儒彦，研校是非，定其去就，取为一代正乐，具在本司。（《隋书·音乐志下》，十四年，乐定。牛弘、姚察、许善心、虞世基、刘臻等奏。）

依古制修立明堂议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孝经》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祭义》云：“祀于明堂，教诸侯孝也。”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治，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郑玄注云：“修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修之一，则堂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修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正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同制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世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同〔“同”，《隋书》作“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玄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馀。若以宗庙论之，祫享之时，周人旅酬六尸，并后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王〔“王”，《隋书》作“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屣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须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太〔“太”，《册府元龟》作“木”〕室之内，少北西面。太昊从

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之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笾豆，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工〔“工”，《北史》作“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蔡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之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蔡邕、王肃云：“周公所作。”《周书》内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之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未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周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句，又论之曰：“明堂者，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也。夏后氏曰世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向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尺〔“尺”，《隋书》作“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之道也。八闼以象卦，九室以象州，十二宫以应日辰。三十六户，七十二牖，以四户八牖乘九宫之数也。户皆外设而不闭，示天下以不藏也。通天屋高八十一尺，黄钟九九之实也。二十八柱布四方，四方七宿之象也。堂高三尺，以应三统，四向五色，各象其行。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于外以象四海。王者之大礼也。”观其模范天地，则象阴阳，必据古文，义不虚出。今若直取《考工》，不参《月令》，青阳总章之号不得而称，九月享帝之礼不得而用。汉代二京所建，与此说悉同。建安之后，海内大乱，京邑焚烧，宪章泯绝。魏氏三方未平，无闻兴造。晋则侍中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而庙宇之制，理据未分。宜可直为一殿，以崇严父之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宋、齐已还，咸率兹礼。此乃

世乏通儒，时无思术，前王盛事，于是不行。后魏代都所造，出自李冲，三三相重，合为九室。檐不覆基，房间通街，穿凿处多，迄无可取。及迁宅洛阳，更加营构，五鬼〔“鬼”，《北史》作“九”〕纷竞，遂至不成，宗配之事，于焉靡托。今皇猷遐阐，化覃海外，方建大礼，垂之无穷。弘等不以庸虚，谬当议限。今检明堂必须五室者何？《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赤曰文祖，黄曰神升〔“升”，《隋书》作“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郑玄注曰：“五府与周之明堂同矣。”且三代相沿，多有损益，至于五室，确然不变。夫室以祭天，天实有五，若立九室，四无所用。布政视朔，自依其辰。郑司农云：“十二月分在青阳等左右之位。”不云居室。郑玄亦言：“每月于其时之堂而听政焉。”《礼图》画个，皆在堂偏，是以须为五室。明堂必须上圆下方者何？《孝经援神契》曰：“明堂者，上圆下方，八窗四达，布政之宫。”《礼记·盛德篇》曰：“明堂四户八牖，上圆下方。”《五经异义》称讲学大夫淳于登亦云：“上圆下方。”郑玄同之。是以须为圆方。明堂必须重屋者何？案《考工记》，夏言“九阶，四旁两夹窗，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殷、周不言者，明一同夏制。殷言“四阿重屋”，周承其后不言屋，制亦尽同可知也。其“殷人重屋”之下，本无五室之文。郑注云：“五室者，亦据夏以知之。”明周不云重屋，因殷则有，灼然可见。《礼记·明堂位》曰：“太庙天子明堂。”言鲁为周公之故，得用天子礼乐，鲁之太庙，与周之明堂同。又曰：“复庙重檐，刮楹达向，天子之庙饰。”郑注：“复庙，重屋也。”据庙既重屋，明堂亦不疑矣。《春秋》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坏。”《五行志》曰：“前堂曰太庙，中央曰太室，屋其上重者也。”服虔亦云：“太室，太庙太室之上屋也。”《周书·作洛篇》曰：“乃立太庙宗官路寝明堂，咸有四阿反坫，重亢重廊。”孔晁注曰：“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依《黄图》所载，汉之宗庙皆为重屋。此去古犹近，遗法尚在，是以须为重屋。明堂必须为辟雍者何？《礼记·盛德篇》云：“明堂者，明诸侯尊卑也。外水曰辟雍。”《明堂阴阳录》曰：“明堂之制，周圜行水，左旋以象天，

内有太室以象紫宫。”此明堂有水之明文也。然马宫、王肃以为明堂、辟雍、太学同处，蔡邕、卢植亦以为明堂、灵台、辟雍、太学同实异名。邕云：“明堂者，取其宗祀之清貌，则谓之清庙，取其正室，则曰太室，取其堂，则曰明堂，取其四门之学，则曰太学，取其周水圜如璧，则曰璧雍。其实一也。”其言别者，《五经通义》曰：“灵台以望气，明堂以布政，辟雍以养老教学。”三者不同，袁准、郑玄亦以为别。历代所疑，岂能辄定？今据《郊祀志》云：“欲制〔“制”，《隋书》作“治”〕明堂，未晓其制。济南人公玉带上黄帝时《明堂图》，一殿无壁，盖之以茅，水圜宫垣，天子从之。”以此而言，其来则久。汉中元二年，起明堂、辟雍、灵台于洛阳，并别处。然明堂亦有璧〔“璧”，《隋书》作“壁”〕水，李尤《明堂铭》曰“流水洋洋”是也。以此须有辟雍。夫帝王作事，必师古昔，今造明堂，须以礼经为本。形制依于周法，度数取于《月令》，遗阙之处，参以馀书，庶使该详沿革之理。其五室九阶，上圆下方，四阿重屋，四旁两门，依《考工记》、《孝经》说。堂方一百四十四尺，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太室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八阙二十八柱，堂高三尺，四向五色，依《周书·月令》论。殿垣方在内，水周如外，水内径三百步，依《太山盛德记》、《觐礼经》。仰观俯察，皆有则象，足以尽诚上帝，祇配祖宗，弘风布教，作范于后矣。弘等学不稽古，辄申所见，可否之宜，伏听裁择。（《隋书·牛弘传》，又见《北史》七十二）

乐议

谨案《礼》，五声、六律、十二管还相为宫。《周礼》，奏黄钟，歌大吕，奏太簇，歌应钟，皆是旋相为宫之义。蔡邕《明堂月令章句》曰：“孟春月则太簇为宫，姑洗为商，蕤宾为角，南吕为徵，应钟为羽，大吕为变宫，夷则为变徵。他月仿此。”故先王之作律吕也，所以辨天地四方阴阳之声。扬子云曰：“声生于律，律生于辰。”故律吕配五行，通八风，历十二辰，行十二月，循环转运，义无停止。譬如立春木王火相，立夏火王土相，季夏馀分，土王金相，立秋金

王水相，立冬水王木相。还相为宫者，谓当其王月，名之为宫。今若十一月不以黄钟为宫，十二〔“二”，《隋书》作“三”〕月以太簇为宫，便是春木不王，夏土〔“土”，《隋书》作“王”〕不相，岂不阴阳失度，天地不通哉？刘歆《钟律书》云：“春宫秋律，百卉必雕；秋宫春律，万物必荣；夏宫冬律，雨雹必降；冬宫夏律，雷乃〔“乃”，《隋书》作“必”〕发声。”以斯而论，诚为不易。且律十二，今直为黄钟一均，唯用七律，以外五律，竟复何施？恐失圣人制作本意。故须依礼作还相为宫之法。（《隋书·牛弘传》，又《北史》七十二）

更共姚察、许善心、刘臻、虞世基等详议

后周之时，以四声降神，虽采《周礼》，而年代深远，其法久绝，不可依用。谨案《司乐》：“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太簇为徵，姑洗为羽，舞《云门》以祭天。函钟为宫，太簇为角，姑洗为徵，南吕为羽，舞《咸池》以祭地。黄钟为宫，大吕为角，太簇为徵，圜钟为羽，舞《韶》以祀宗庙。”马融曰：“圜钟，应钟也。”贾逵、郑玄曰：“圜钟，夹钟也。”郑玄又云：“此乐无商声，祭尚柔刚，故不用也。”干宝云：“不言商，商为臣。王者自谓，故置其实而去其名，若曰，有天地人物，无德以主之，谦以自牧也。”先儒解释，既莫知适从，然此四声，非直无商，又律管乖次，以其为乐，无克谐之理。今古事异，不可得而行也。案《东观书·马防传》，太子〔“太子”，《隋书》作“太子”〕丞鲍邺等上作乐事，下防。防奏言：“建初二年七月邺上言，天子食饮，必顺于四时五味，而有食举之乐。所以顺天地，养神明，求福应也。今官雅乐独有黄钟，而食举乐但有太簇，皆不应月律，恐伤气类。可作十二月均，各应其月气。公卿朝会，得闻月律，乃能感天，和气宜应。诏下太常评焉。太常上言，作乐器直钱百四十六万，奏寝。今明诏复下，臣防以为可须上天之明时，因岁首之嘉月，发太簇之律，奏雅颂之音，以迎和气。”其条贯甚具，遂独施行。起于十月，为迎气之乐矣。又《顺帝纪》云：“阳嘉二年冬十月庚午，以春秋为辟雍，隶太学，随月律。十月作应钟，三月

作姑洗。元和以来，音戾不调，修复黄钟，作乐器，如旧典。”据此而言，汉乐宫悬有黄钟均，食举太簇均，止有二均，不旋相为宫，亦以明矣。计从元和至阳嘉二年，才五十岁，用而复止。验黄帝听凤以制律吕，《尚书》曰“予欲闻六律五声”，《周礼》有“分乐而祭”。此圣人制作，以合天地阴阳之和，自然之理，乃云音戾不调，斯言诬之甚也。今梁、陈雅曲，并用宫声。案《礼》：“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卢植云：“十二月三管流转用事，当用事者为宫。宫，君也。”郑玄曰：“五声宫、商、角、徵、羽。其阳管为律，阴管为吕。布十二辰，更相为宫，始自黄钟，终于南吕，凡六十也。”皇侃疏：“还相为宫者，十一月以黄钟为宫，十二月以大吕为宫，正月以太簇为宫。馀月放此。凡十二管，各备五声，合六十声，五声成一调，故十二调。”此即释郑义之明文，无用商、角、徵、羽为别调之法矣。《乐稽耀嘉》曰：“东方春，其声角，乐当宫于夹钟。馀方各以其中律为宫。”若有商、角之理，不得云宫于夹钟也。又云：“五音非宫不调，五味非甘不和。”又《动声仪》：“宫唱而商和，是谓善本，太平之乐也。”《周礼》：“奏黄钟，歌大吕，以祀天神。”郑玄以黄钟之钟、大吕之声为均。均，调也。故崔灵恩云：“六乐十二调，亦不独论商、角、徵、羽也。”又云：“凡六乐者，皆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故知每曲皆须五声八音错综而能成也。《御寇子》云：“师文鼓琴，命宫而总四声，则庆云浮，景风翔。”唯《韩诗》云：“闻其宫声，使人温厚而宽大。闻其商声，使人方廉而好义。”及古有清角、清徵之流。此则当声为曲。今以五引为五声，迎气所用者是也。馀曲悉用宫声，不劳商、角、徵、羽。何以得知？荀勖论三调为均首者，得正声之名，明知雅乐悉在宫调。以外徵、羽、角，自为谣俗之音耳。且西凉、龟兹杂伎等，曲数既多，故得隶于众调，调各别曲，至如雅乐少，须以宫为本，历十二均而作，不可分配馀调，更成杂乱也。（《隋书·音乐志下》，牛弘及秘书丞姚察、通直散骑常侍许善心、仪同三司刘臻、通直郎虞世基等，更共详议。）

又论六十律不可行

谨案《续汉书·律历志》，元帝遣韦玄成问京房于乐府，房对：“受学故小黄令焦延寿。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阳下生阴，阴上生阳，终于中吕，而十二律毕矣。中吕上生执始，执始下生去灭，上下相生，终于南事，六十律毕矣。十二律之变至于六十，犹八卦之变至于六十四也。冬至之声，以黄钟为宫，大簇为商，姑洗为角，林钟为徵，南吕为羽，应钟为变宫，蕤宾为变徵。此声气之元，五音之正也。故各统一日。其余以次运行，宫〔“宫”，《后汉书》作“当”〕日者各自为宫，而商徵以类从焉。”房又曰：“竹声不可以度调，故作准以定数。准之状如瑟，长一丈而十三弦，隐间九尺，以应黄钟之律九寸。中央一弦，下画分寸，以为六十律清浊之节。”执始之类，皆房自造。房云受法于焦延寿，未知延寿所承也。至元和年，待诏候钟〔律〕〔据《后汉书》补〕殷彤上言：“官无晓六十律以准调音者。故待诏严嵩〔“嵩”，《后汉书》作“崇”〕，具以准法教其子宣，愿召宣补学官，主调乐器。”太史丞弘试宣十二律，其中二，其四不中，其六不知何律，宣遂罢。自此律家莫知为准施弦。嘉〔“嘉”，《后汉书》作“熹”〕平年，东观召典律者太子舍人张光问准意。光等不知，归阅旧藏，乃得其器，形制如房书，犹不能定其弦缓急，故史官能辨清浊者遂绝。其可以相传者，唯大榘常数及候气而已。据此而论，京房之法，汉世已不能行。沈约《宋志》曰：“详案古典及今音家，六十律无施于乐。”《礼》云“十二管还相为宫”，不言六十。《封禅书》云：“大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而悲，破为二十五弦。”假令六十律为乐，得成亦所不用。取“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之意也。（《隋书·牛弘传》，《北史》七十二）

又议

案《周官》云：“大司乐掌成均之法。”郑众注曰：“均，调也。乐师主调其音。”《三礼义宗》称：“《周官》奏黄钟者，用黄钟为调，歌大吕者，用大吕为调。奏者谓堂下四县，歌者谓堂上所歌。但以

一祭之间，皆用二调。”是知据宫称调，其义一也。明六律六吕迭相为宫，各自为调。今见行之乐，用黄钟之宫，乃以林钟为调，与古典有违。案晋内书监荀勖，依典记，以五声十二律还相为宫之法，制十二笛。黄钟之笛，正声应黄钟，下徵应林钟，以姑洗为清角。大吕之笛，正声应大吕，下徵应夷则。以外诸均，例皆如是。然今所用林钟，是勖下徵之调。不取其正，先用其下，于理未通，故须改之。（《北史》七十二，案张溥本有同律度量议。据《隋书·律历志上》，周宣帝时，达奚震与牛弘等议，宜编入达奚震文。）

全隋文卷二十五

杨 素

素字处道，弘农华阴人，齐尚书令愔族孙。仕周，为宇文护中外记室，转礼曹，加大都督，拜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封清河县子。授司城大夫，加上开府，改封成安县公。宣帝即位，袭父敷爵临贞县公。大象中，为汴州刺史，拜大将军，迁徐州总管，进位柱国，封清河郡公。隋受禅，加上柱国，拜御史大夫，免。寻拜信州总管，迁荆州总管，进封郟国公，改封越国公。寻拜纳言，转内史令，进尚书右仆射。仁寿初，迁左仆射。炀帝即位，迁尚书令，拜太子太师。大业二年，拜司徒，改封楚公。卒，赠光禄大夫、太尉，谥曰景武。有《集》十卷。

谢炀帝手诏问劳表

臣自惟虚薄，志不及远，州郡之职，敢惮劬劳，卿相之荣，无阶观望。然时逢昌运，王业惟始，虽涓流赴海，诚心屡竭，轻尘集岳，功力盖微。徒以南阳里闾，丰、沛子弟，高位重爵，荣显一时。遂复入处朝端，出总戎律，受文武之任，预帷幄之谋。岂臣才能，实

由恩泽。欲报之德，义极昊天。伏惟陛下照重离之明，养继天之德，牧臣于疏远，照臣以光辉，南服降枉道之书，春官奉肃成之旨。然草木无识，尚荣枯候时，况臣有心，实自效无路。昼夜回徨，寝食惭惕，常惧朝露奄至，虚负圣慈。贼谅包藏祸心，有自来矣，因幸国衰，便肆凶逆，兴兵晋、代，摇荡山东。陛下拔臣于凡流，授臣以戎律，蒙心膺之寄，禀平乱之规。萧王赤心，人皆以死，汉皇大度，天下争归，妖寇廓清，岂臣之力！曲蒙使臣弟约赍诏书问劳，高旨峻笔，有若天临，洪恩大泽，便同海运。悲欣惭惧，五情振越，虽百陨微躯，无以一报。（《隋书·杨素传》，汉王谅平，帝遣素弟修武公约赍手诏劳素，素上表陈谢。）

奏劾王谊

臣闻丧服有五，亲疏异节，丧制有四，隆〔“隆”，《隋书》作“降”〕杀殊文。王者之所常行，故曰不易之道也。是以贤者不得逾，不肖者不得不及。而仪同王奉孝，既尚兰陵公主，奉孝以去年五月身丧，始经一周，而谊便请除释。窃以虽曰王姬，终成下嫁之礼，公则主之，犹在移天之义。况复三年之丧，自上达下，及期释服，在礼未详。然夫妇则人伦攸始，丧纪则人道至大，苟不重之，取笑君子。故钻燧改火，责以居丧之速，朝祥暮歌，讥以忘哀之早。然谊虽不自强，爵位已重，欲为无礼，其可得乎？乃薄俗伤教，为父则不慈，轻礼易丧，致妇于无义。若纵而不正，恐伤风俗，请付法推科。（《隋书·王谊传》，高祖以第五女妻其子奉孝，未几，奉孝卒。逾年，谊上表，言公主少，请除服。御史大夫杨素劾谊。）

奏张胄玄、刘孝孙所劾日食事

太史凡奏日食二十有五，唯一晦三朔，依劾而食，尚不得其时，又不知所起，他皆无验。胄玄所劾，前后妙衷，时起分数，合如符契。孝孙所劾，验亦过半。（《隋书·律历志中》，张胄玄与刘孝孙共短张宾历，至十四年七月，上令参问日食事，杨素等奏。）

滕王纶罪议

纶希冀国灾，以为身幸。原其性恶之由，积自家世。惟皇运之

始，四海同心，在于孔怀，弥须叶〔“叶”，《隋书》作“协”〕力。其先乃离阻大谋，弃同即异。父悖于前，子逆于后，非直覬觐朝廷，便是图危社稷。为恶有状，其罪莫大，刑兹无赦，抑有旧章，请依前律。（《隋书·滕王纶传》，王弘奏纶灰蛊恶逆，坐当死。帝命公卿议其事，司徒杨素等云云。）

卫王集罪议

集密怀左道，灰蛊君亲，公然咒诅，无惭幽显。情灭人理，事悖先朝，是君父之罪人，非臣子之所赦，请论如律。（《隋书·卫王集传》，宪司奏集恶逆，罪当死。天子下公卿议其事，杨素等云云。）

为蜀王秀作檄文，置秀集中

逆臣贼子，专弄威柄，陛下唯守虚器，一无所知。陈甲兵之盛，云“指期问罪”。（《隋书·文帝四子传》，又《北史》七十一）

柳弘谏

山阳王弼，风流长逝；颍川荀粲，零落无时。修竹夹池，永绝梁园之赋；长杨映沼，无复洛川之文。（《周书·柳庆附传》）

杨玄感

玄感，素子。开皇中，以父军功，授仪同，加上开府、大将军。仁寿初，进柱国。出为郟州刺史，转宋州刺史。大业中，拜鸿胪卿，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以辽东之役发兵反，败死。

屯兵尚书省誓众

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隋书·杨玄感传》）

与樊子盖书

夫建忠立义，事有多途，见机而作，盖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

于桐官，霍光废刘贺于昌邑，此并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陈。高祖文皇帝诞膺天命，造兹区宇，任〔“任”，《隋书》作“在”〕璇玑以齐七政，握金镜以驭六龙，无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宝历，宜固洪基，乃自绝于天，殄民败德。频年肆眚，盗贼于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为之凋尽。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鹰犬，禽兽皆离其毒。朋党相扇，货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转输不息，徭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且鞠为茂草。玄感世荷国恩，位居上将，先公奉遗诏曰：“好子孙为我辅弼之，恶子孙为我屏黜之。”所以上禀先旨，下顺民心，废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响应，士卒用命，如赴私仇，民庶相趋，义形公道。天意人事，较然可知。公独守孤城，势何支久！愿以黔黎在念，社稷为心，勿拘小礼，自贻伊戚。谁谓国家一旦至此，执笔清泫，言无所具。（《隋书·杨玄感传》）

柳 彧

彧字幼文，河东解人，寓居襄阳。梁末，随父仲礼归周，为宇文护中外记室，出为宁州总管掾。建德中，为司武上士，转郑令。隋受禅，累迁尚书虞部侍郎、屯田侍郎，迁治书侍御史，拜仪同三司，加员外散骑常侍。仁寿中，坐事除名。炀帝即位，徙敦煌。征还，道卒。

上周武帝表

今太平告始，信赏宜明，酬勋报劳，务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圣规，斩将搴旗，必由神略。若负戈擐甲，征捍勦劳，至于镇抚国家，宿卫为重。俱禀成算，非专己能，留从事同，功劳须等。皇太子以下，实有守宗庙之功。昔萧何留守，茅土先于平阳，穆之居中，没后犹蒙优策。不胜管见，奉表以闻。（《隋书·柳彧传》，平

齐之后，帝大赏从官，留京者不预，或上表。）

上隋文帝表

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职任。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平〔“平”，《隋书》作“干”〕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闾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馥种移良田。”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平〔“平”，《隋书》作“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至尊思治，无忘寝兴，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臣死而后已，敢不竭诚。（《隋书·柳彧传》，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或上表。）

谏文帝亲裁细务疏

臣闻自古圣帝，莫过唐、虞，象地则天，布政施化，不为丛挫，是谓钦明。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诚在烦数。是以舜任五臣，尧咨四岳，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垂拱无为，天下以治。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体裁有别。比见四海一家，万机务广，事无大小，咸关圣听。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昃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思臣至言，少减烦务，以怡神为意，以养性为怀，思武王安乐之义，念文王勤忧之理。若其经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自馀细务，责成所司，则圣体尽无疆之寿，臣下蒙覆育之赐也。（《隋书·柳彧传》）

奏劾唐君明周丧娶庠狄士文从妹

臣闻天地之位既分，夫妇之礼斯著，君亲之义生焉，尊卑之教攸设。是以孝惟行本，礼实身基，自国刑家，率由斯道。窃以爱敬之情，因心至切，丧纪之重，人伦所先。君明钻燧虽改，在文无变，

忽劬劳之痛，成燕尔之亲，冒此直纆，命彼榆翟。不义不昵，《春秋》载其将亡，无礼无仪，诗人欲其遘死。士文赞务神州，名位通显，整齐风教，四方是则。弃二姓之重匹，违六礼之轨仪。请禁锢终身，以惩风俗。（《隋书·柳彧传》，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丧，娶雍州刺史庾狄士文之从父妹，彧劾之，二人竟坐得罪。）

奏禁上元角抵戏

臣闻昔者明主，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褻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袷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醕肆陈，丝竹繁会，竭资破产，竞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隋书·柳彧传》）

高颖子应国公弘德申牒请戟判

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槩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门外〔“门外”，《隋书》作“外门”〕既设，内阊又施！（《隋书·柳彧传》）

达奚震

震字猛略，代人。

钟律用铁尺议

窃惟权衡度量，经邦懋轨，诚须详求故实，考校得衷。谨寻今之铁尺，是太祖遣尚书故苏绰所造，当时检勘，用为前周之尺。验

其长短，与宋尺符同，即以调钟律，并用均田度地。今以上党羊头山黍，依《汉书·律历志》度之。若以大者稠累，依数满尺，实于黄钟之律，须撼乃容。若以中者累尺，虽复小稀，实于黄钟之律，不动而满。计此二事之殊，良由消息未善，其于铁尺，终有一会。且上党之黍，有异他乡，其色至乌，其形圆重，用之为量，定不徒然。正以时有水旱之差，地有肥瘠之异，取黍大小，未必得中。案许慎解，秬黍体大，本异于常。疑今之大者，正是其中，累百满尺，即是会古。实籥之外，才剩十馀，此恐围径或差，造律未妙。就如撼动取满，论理亦通。今勘周汉古钱，大小有合，宋氏浑仪，尺度无舛。又依《淮南》，累粟十二成寸。明先王制法，索隐钩深，以律计分，义无差异。《汉书·食货志》云：“黄金方寸，其重一斤。”今铸金校验，铁尺为近。依文据理，有〔“有”，《隋书》作“符”〕会处多。且平齐之始，已用宣布，今因而为定，弥合时宜。至于玉尺累黍，以广为长，累既有剩，实复不满。寻访古今，恐不可用。其晋、梁尺量，过为短小，以黍实管，弥复不容，据律调声，必致高急。且八音克谐，明王盛范，同律度量，哲后通规。臣等详校前经，斟量时事，谓用铁尺，于理为便。（《隋书·律历志上》，周宣帝时，达奚震及牛弘等议云云。未及详定，高祖受终。）

苏 威

威字无畏，京兆武功人，西魏度支尚书兼司农卿绰子。仕周，开府。入隋，历纳言，封房公，开府仪同三司。

襄荐柳庄

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柳庄。（《北史》）

柳 昂

昂字千里，河东解人，周司会庆族子。仕武帝，为大内史，封文城郡公，进开府。大定中，拜大宗伯。隋受禅，加上开府，出为潞州刺史。

上文帝劝学行礼表

臣闻帝王受命，建学制礼，故能移既往之风，成惟新之俗。自魏道将谢，分割九区，关右、山东，久为战国，各逞权诈，俱殉干戈，赋役繁重，刑政严急。盖救焚拯溺，无暇从容，非朝野之愿，以至于此。晚世因循，遂成希慕，俗化浇敝，流荡亡反〔此句《隋书》作“流宕忘反”〕。自非天然上哲，挺生于时，则儒雅之道，经礼之制，衣冠民庶，莫肯用心。世事所以未清，轨物由兹而坏。伏惟陛下禀灵上帝，受命旻〔“旻”，《隋书》作“昊”〕天，合三阳之期，膺千祀之运。往者周室颓毁，区宇沸腾，圣策风行，神谋电发，端坐廊庙，荡涤万方，俯顺幽明，君临四海。择万古之典，无善不为，改百王之弊，无恶不尽。至若因情缘义，为其节文，故以三百三千，事高前代。然下土黎献，尚未尽行。臣谬蒙奖策，从政藩部，人庶轨仪，实见多阙，儒风以坠，礼教犹微，是知百姓之心，未能顿变。仰惟深思远虑，情念下民，渐被以俭，使至于道。臣恐业淹事缓，动延年世。若行礼劝学，道教相催，必当靡然向风，不远而就。家知礼节，人识义方，比屋可封，辄谓非远。（《隋书·柳昂传》）

柳 庄

庄字思敬，河东解人。仕后梁，为太府卿。入隋，历给事黄门侍郎，出为饶州刺史。

奏刑法宜合常科

臣闻张释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内无事，正是示信之时。伏愿陛下思释之之言，则天下幸甚。

梁 毗

毗字景和，安定乌氏人。周武帝时，举明经，累迁布宪下大夫。从伐齐，为行军总管长史，除并州别驾，加仪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阳县子，迁武藏大夫。隋受禅，进爵为侯，拜治书侍御史，转大兴令，迁雍州赞治，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郸县侯，征散骑常侍、大理卿。仁寿初，进上开府。炀帝即位，迁刑部尚书，摄御史大夫。以忤旨，忧愤卒。

奏劾刘昉

臣闻处贵则戒之以奢，持满则守之以约。昉既位列群公，秩高庶尹，縻爵稍久，厚禄已淹，正当戒满归盈，鉴斯止足，何乃规曲蘖之润，竞锥刀之末，身昵酒徒，家为逋藪？若不纠绳，何以肃厉。（《隋书·刘昉传》，京师饥，上令禁酒，昉使妾赁屋，当垆沽酒。治书侍御史梁毗劾奏昉。）

劾杨素封事

臣闻臣无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国。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樞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意者严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说，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季孙专鲁，田氏篡齐，皆载典诰，非臣臆说。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

(如)〔“如”，《隋书》无〕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处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轻犯天颜，伏听斧钺。（《隋书·梁毗传》，《北史》七十七，又《文苑英华》九百九十八，所载仅百字，未有谨疏二字。）

乐 运

运字承业，南阳清阳人，晋尚书令广八世孙。周天和初，为夏州总管府仓曹参军，转柱国府记室参军，入为露门博士。建德中，除万年县丞，超拜京兆县丞。静帝初，左迁广州湓阳令。开皇五年，转毛州高唐令。有《谏苑》四十一卷。

上周宣帝疏论丧礼

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先王制礼，安可诬之！礼，天子七月而葬，以俟天下毕至。今葬期既促，事讫便除。文轨之内，奔赴未尽；邻境远闻，使犹未至。若以丧服受吊，不可既吉更凶；如以玄冠对使，未知此出何礼。进退无据，愚臣窃所未安。（《周书·颜之仪传》，高祖崩，宣帝嗣位。葬讫，诏天下公除。帝及六官，便议即吉。运时为京兆郡丞，上疏不纳。又见《北史·王轨附传》。）

上宣帝疏谏数赦

臣谨案《周官》曰：“国君之过市，刑人赦。”此谓市者交利之所，君子无故不游观焉。若游观，则施惠以悦之也。《尚书》曰：“眚灾肆赦。”此谓过误为害，罪虽大，当缓赦之。《吕刑》曰〔“曰”，《周书》作“云”〕：“五刑之疑，有赦。”此谓赦疑从罚，罚疑从免。《论语》曰：“赦小过，举贤才。”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逮兹末叶，不师古始，无益于治，未可则之。故管仲曰：“有赦者，奔马之委辔。不赦者，疮疽之砺石。”又曰：“惠者，民之仇讎。法者，民之父母。”吴汉遗言，犹云“唯愿无赦。”王符著论，亦云“赦者非明世之所宜”。岂可数施非常之惠，肆奸宄之恶

乎？（《周书·颜之仪传》，又《北史》六十二）

輿檄上书陈宣帝八失

一曰：内史御正，职在弼谐，皆须参议，共治天下。大尊比来小大之事，多独断之。尧舜至圣，尚资辅弼，况〔“况”，《周书》作“比”〕大尊未为圣主，而可专恣己心？凡诸刑罚爵赏，爰及军国大事，请参诸宰辅，与众共之。

二曰：内作色荒，古人重诫。大尊初临四海，德惠未洽，先搜天下美女，用实后宫；又诏仪同以上女，不许辄嫁。贵贱同怨，声溢朝野。请姬媵未幸御者，放还本族，欲嫁之女，勿更禁之。

三曰：天子未明求衣，日旰忘食，犹恐万机不理，天下拥滞。大尊比来一入后宫，数日不出。所须闻奏，多附内竖。传言失实，是非可惧。事由宦者，亡国之征。请准高祖，居外听政。

四曰：变故易常，乃为政之大忌；严刑酷罚，非致治之弘规。若罚无定刑，则天下皆惧；政无常法，则民无适从。岂有削严刑之诏未及半祀，便即追改，更严前制？政令不定，乃至于是。今宿卫之官，有一人夜不直者，罪至削除；因而逃亡者，遂便籍没。此则大逆之罪，与十杖同科。虽为法愈严，恐人情愈散。一人心散，尚或（不）〔“不”，《周书》无〕可止，若天下皆散，将如之何。秦网密而国亡，汉章疏而祚永。请遵轻典，并依大律。则亿兆之民，手足有所措矣。

五曰：高祖斫雕为朴，本欲传之万世。大尊朝夕趋庭，亲承圣旨。岂有崩未逾年，而遽穷奢丽，成父之志，义岂然乎。请兴造之制，务从卑俭。雕文刻镂，一切勿营。

六曰：都下之民，徭赋稍重。必是军国之要，不敢惮劳。岂容朝夕征求，唯供鱼龙烂熳，士民从役，祇为俳优角抵。纷纷不已，财力俱竭，业业相顾，无复聊生。凡此无益之事，请并停罢。

七曰：近见有诏，上书字误者，即治其罪。假有忠谏之人，欲陈时事，尺有所短，文字非工，不密失身，义无假手，脱有舛谬，便陷严科。嬰径尺之鳞，其事非易，下不讳之诏，犹惧未来，更加刑

戮，能无钳口！大尊纵不能采诽谤之言，无宜杜献书之路。请停此诏，则天下幸甚。

八曰：昔桑穀生朝，殷王因之获福。今玄象垂诫，此亦兴周之祥。大尊虽减膳撤悬，未尽消遣之理。诚愿谏诤善道，修布德政，解兆民之愠，引万方之罪，则天变可除，鼎业方固。大尊若不革兹八事，臣见周庙不血食矣。（《周书·颜之仪传》，《北史》六十二）

全隋文卷二十六

长孙平

平字处均，河南洛阳人，周柱国俭子。仕武帝，为卫王侍读。建德初，拜开府、乐部大夫。宣帝即位，为小司寇。大象中，代贺若弼为寿州刺史。隋受禅，征拜度支尚书，转工部尚书。历汴、许、贝三州刺史，转相州刺史，免。寻进位大将军，拜太常卿，判吏部尚书事。仁寿中卒，谥曰康。

上书请积谷

臣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命，劝农重谷，先王令轨。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民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者也。去年亢阳，关右饥馑，陛下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廩，普加赈赐，大德鸿恩，可谓至矣。然经国之道，义资远算，请勒诸州刺史、县令，以劝农积谷为务。（《隋书·长孙平传》）

奏立义仓定式

古者三年耕而馀一年之积，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储，虽水旱为灾，而人无菜色，皆由劝导有方，蓄积先备故也。去年亢阳，关内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于赤子。运山东之粟，置常平之官，开发仓廩，普

加赈赐。少食之人，莫不丰足。鸿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强宗富室，家道有馀者，皆竞出私财，递相馈赠。此乃风行草偃，从化而然。但经国之理，须存定式。（《隋书·食货志》）

长孙晟

晟字季晟，河南洛阳人，魏上党王稚曾孙。仕周武帝，为司卫上士。大象中，迁奉车都尉。隋受禅，授车骑将军，进仪同三司，左勋卫车骑将军，加开府，进骠骑将军。持节护突厥，授上开府。炀帝即位，拜左领军将军，相州刺史，转武卫将军，迁右骁卫将军。大业五年卒。至唐贞观中，以子无忌贵，追赠司空、上柱国、齐国公，谥曰献。

表奏宣北伐

臣夜登城楼，望见碛北有赤气，长百余里，皆如雨足下垂被地。谨验兵书，此名洒血，其下之国必且破亡。欲灭匈奴，宜在今日。（《隋书·长孙晟传》，晟还大利城，安抚新附。仁寿元年，晟表奏。）

上书进离间突厥计

臣闻丧乱之极，必致升平，是故上天启其机，圣人成其务。伏惟皇帝陛下当百王之末，膺千载之期，诸夏虽安，戎场尚梗。兴师致讨，未是其时，弃于度外，又复侵扰。故宜密运筹策，渐以攘之，计失则百姓不宁，计得则万代之福。吉凶所系，伏愿详思。臣于周末，忝充外使，匈奴倚伏，实所具知。玷厥之于摄图，兵强而位下，外名相属，内隙已彰，鼓动其情，必将自战。又处罗侯者，摄图之弟，奸多而势弱，曲取于众心，国人爱之，因为摄图所忌，其心殊不自安，迹示弥缝，实怀疑惧。又阿波首鼠，介在其间，颇畏摄图，受其牵率，唯强是与，未有定心。今宜远交而近攻，离强而合弱，通使玷厥，说合阿波，则摄图回兵，自防右地。又引处罗，遣连奚、霁，则摄图分众，还备左方。首尾猜嫌，腹心离阻，十数年后，承衅讨

之，必可一举而空其国矣。（《隋书·长孙晟传》）

奏许染干尚主

臣观雍间，反复无信，特共玷厥有隙，所以依倚国家。纵与为婚，终当必叛。今若得尚公主，承藉威灵，玷厥、染干必又受其征发。强而更反，后恐难图。且染干者，处罗侯之子也，素有诚款，于今两代。臣前与相见，亦乞通婚，不如许之，招令南徙，兵少力弱，易可抚驯，使敌雍间，以为边捍。（《隋书·长孙晟传》，开皇十三年，遣晟杀大义公主，雍间又表请婚。金议将许之，晟又奏。）

奏徙染干部落

染干部落归者既众，虽在长城之内，犹被雍间抄略，往来辛苦，不得宁居。请徙五原，以河为固，于夏、胜两州之间，东西至河，南北四百里，掘为横堑，令处其内，任情放牧，免于抄略，人必自安。（《隋书·长孙晟传》）

奏请招慰都蓝部落

今王师临境，战数有功，城内携离，其主被杀。乘此招诱，必并来降，请遣染干部下分头招慰。（《隋书·长孙晟传》，二十年，都蓝大乱，为其部下所杀。晟因奏请。）

贺娄子幹

子幹字万寿，代人，世居关右。仕周武帝，为司水上士，累迁小司水，封思安县子。寻授使持节、仪同大将军。大象中，除秦州刺史，进爵为伯。以从平尉迥功，进上开府，封武川县公。隋受禅，进封巨鹿郡公，镇凉州。授上大将军，征授工部尚书，仍镇凉州。授榆关总管，云州刺史，仍拜云州总管。开皇十四年卒，谥曰怀。

上书言陇右机宜

比者凶寇侵扰，荡灭之期，匪朝伊夕。伏愿圣虑，勿以为怀。今

臣在此，观机而作，不得准诏行事。且陇西、河右，土旷民稀，边境未宁，不可广为田种。比见屯田之所，获少费多，虚役人功，卒逢践暴。屯田疏远者，请皆废省。但陇右之民以畜牧为事，若更屯聚，弥不获安。只可严谨斥候，岂容集人聚畜。请要路之所，加其防守。但使镇戍连接，烽候相望，民虽散居，必谓无虑。（《隋书·贺娄子幹传》，高祖以陇西频被寇掠，敕子幹劝民为堡，营田积谷，以备不虞，子幹上书。）

贺若弼

弼字辅伯，河南洛阳人。仕周，为齐王宪记室，封当亭县公，迁小内史。大象中，为寿州刺史，改封襄邑县公。入隋，拜吴州总管。以平陈功，进爵宋国公，拜右领军大将军，转右武侯大将军。以怨望，免官。大业三年，诛。

御授平陈七策

其一，请广陵顿兵一万，番代往来。陈人初见设备，后以为常，及大兵南伐，不复疑也。

其二，使兵缘江时猎，人马喧噪。及兵临江，陈人以为猎也。

其三，以老马多买陈船而匿之，买弊船五六十艘于渚内。陈人覘以为内国无船。

其四，积苇荻于扬子津，其高蔽舰。及大兵将度，乃卒通渚于江。

其五，涂战船以黄，与枯荻同色，故陈人不预觉之。

其六，先取京口仓储，速据白土冈，置兵死地，故一战而克。

其七，臣奉敕，兵以义举。及平京口，俘五千余人，便悉给粮劳遣，付其敕书，命别道宣喻。是以大兵度江，莫不草偃，十七日之间，南至林邑，东至沧海，西至象林，皆悉平定。（《北史·贺若弼传》，平陈后六年，弼撰其画策上之，谓为《御授平陈七策》。上

弗省，曰：“公欲发扬我名，我不求名，公宜自载家传。”）

度江祝

弼亲承庙略，远振国威，伐罪吊民，除凶剪暴。上天长江，鉴其若此。如使福善祸淫，大军利涉；如事有乖违，得葬江鱼腹中，死且不恨。（《隋书·贺若弼传》）

于仲文

仲文字次武，河南洛阳人，周太傅谨孙。为赵王属，迁安固太守。征为御正下大夫，封延寿郡公，授仪同三司。宣帝时，为东郡太守。静帝初，授开府，进位大将军，领河南道行军总管。隋受禅，坐事下狱，免。历行军元帅、行军总管，总晋王府事。仁寿初，拜太子右卫率。炀帝即位，迁右翊卫大将军，进位光禄大夫。辽东之败，系狱，发病卒。

狱中上隋文帝书

臣闻春生夏长，天地平分之功，子孝臣诚，人伦不易之道。曩者尉迥逆乱，所在影从。臣任处关、河，地居冲要，尝胆枕戈，誓以必死。迥时购臣，位大将军，邑万户。臣不顾妻子，不顾〔“顾”，《隋书》作“爱”〕身命，冒白刃，溃重围，三男一女，相继沦没，披露肝胆，驰赴阙庭。蒙陛下授臣以高官，委臣以兵革。于时河南凶寇，狼顾鸱张，臣以羸兵八千，扫除氛祲。摧刘宽于梁郡，破檀让于蓼堤，平曹州，复东郡、安城、武定、永昌，解亳州围，殄徐州贼。席毗十万之众，一战士崩，河南蚁聚之徒，应时戡定。当群凶问鼎之际，黎元乏主之辰，臣第二叔翼先在幽州，总驭燕、赵，南邻群寇，北捍旄头，内外安抚，得免罪戾。臣第五叔智建旆黑水，与王谦为邻，式遏蛮陬，镇绥蜀道。臣兄颢，作牧淮南，坐制勍敌，乘机剿定，传首京师。王谦窃据二江，叛换三蜀。臣第三叔义，受脤庙廷，恭行天讨。自外父叔兄弟，皆当文武重寄，或衔命危难之

间，或侍卫钩陈之侧，合门诚款，冀有可明。伏愿下〔“下”，《隋书》作“垂”〕泣辜之恩，降云雨之施，追草昧之始，录涓滴之功，则寒灰更燃，枯骨生肉。不胜区区之至，谨冒死以闻。（《隋书·于仲文传》，《文苑英华》六百七十三）

诈移书州县

大将军至，可多积粟。（《隋书·于仲文传》）

于宣敏

宣敏字仲达，仲文从父弟。仕周，为右侍上士，迁千牛备身。隋受禅，拜奉车都尉。

述志赋（文佚）

请以戚属为蜀王疏

臣闻开盘石之宗，汉室于是惟永，建维城之固，周祚所以灵长。昔秦皇置牧守而罢诸侯，魏后昵谄邪而疏骨肉，遂使宗社移于他族，神器传于异姓。此事之明，甚于观火。然山川设险，非亲勿居。且蜀土沃饶，人物殷阜，西通邛、夔，南属荆、巫。周德之衰，兹土遂成戎首，炎政失御，此物便为祸先。是以明者防于无形，治者制其未乱，方可庆隆万世，年逾七百。伏惟陛下日角龙颜，膺乐推之运，参天贰地，居揖让之期。亿兆宅心，百神受职，理须树建藩屏，封植子孙，继周、汉之宏图，改秦、魏之覆轨，抑近习之权势，崇公族之本枝。但三蜀、三齐，古称天险，分王戚属，今正其时。若使利建合宜，封树得所，巨猾息其非望，奸臣杜其邪谋。盛业洪基，同天地之长久，英声茂实，齐日月之照临。臣虽学谢多闻，然情深体国，辄申管见，战灼惟深。（《隋书·于宣敏传》，高祖践阼，奉使抚慰巴、蜀。及还，上疏。）

裴 肃

肃字神封，河东闻喜人〔《北史》作“解人”〕，魏尚书令潜十世从孙。周天和中，举秀才，为给事中士，累迁御正下大夫。大象中，免。开皇中，授膳部侍郎。历朔州总管长史，转贝州长史。大业中，授永平郡丞。

上书理高颀、皇太子勇、蜀王秀

臣闻事君之道，有犯无隐，愚情所怀，敢不闻奏。窃见高颀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陛下光宠，亦已优渥〔“渥”，《隋书》作“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异，侧目求其长短者，岂可胜道哉！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臣又闻之，古先圣帝，教而不诛，陛下至慈，度越前圣。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隋书·裴肃传》，仁寿中，肃见皇太子勇、蜀王秀、左仆射高颀俱废黜，遣使上书。）

史 祥

祥字世休，朔方人。仕周，为太子车右中士，袭父宁爵武遂县公。隋受禅，拜仪同，领交州事，进封阳城郡公。转骠骑将军，进位上开府，蕲州总管。征拜左翊卫将军，迁右卫将军。炀帝即位，进位上大将军，转太仆卿。迁鸿胪卿，进左光禄大夫、左骠卫将军。从征辽东失利，除名为民。寻拜燕郡太守，为高开道所获，送于罗艺，道卒。

答皇太子广书

行人戾止，奉所赐贶，恩纪绸缪，形于文墨。不悟飞雪增冰之地，忽载三阳，毳幕韦犂之乡，俄闻九奏。精骇思越，莫如启处。祥少不学军旅，长遇升平，幸以先人绪余，备职宿卫。惧弩蹇无致远之用，朽薄非折冲之材，岂欲追踪古人，语其优劣？曩者王师薄伐，天人受服，绝漠扬旌，威震海外。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夫如雨，至若祥者，列于卒伍，预闻指踪之规，得免逗遛之责，循涯揣分，实为幸甚。爰以情喻雷、陈，事方刘、葛，信圣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拟议。何则？川泽之大，污潦攸归，松柏之高，葛藟斯托。微心下悃〔“下悃”，《隋书》作“眷眷”〕，孟侯所知也。仰惟体元良之德，焕重离之晖，三善克修，万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诵，契叶〔“叶”，《隋书》作“协”〕商皓，岂在管蠡所能窥测！伏承监国多暇，养德怡神，咀嚼六经，逍遥百氏。追西园之爱客，眷南皮之出游，畴昔之恩，无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载罹寒暑，身在边隅，情驰魏阙。每至清风夕起，朗月孤照，想鸣葭之启路，思托乘于后车。塞表京华，山川悠远，瞻望浮云，伏增潜结。（《隋书·史祥传》，《文苑英华》六百六十七）

郑善果

善果，荥阳人。周大象中，以父诚拒尉迟迥战死，袭爵开封县公，授使持节、大将军。开皇初，进封武德郡公，历沂、景二州刺史，寻为鲁郡太守。大业中，征拜光禄卿，徙大理卿。

送舍利沂州善应寺感应表

臣闻敬天育物，则乾象著其能；顺地养民，则坤元表其德。是以陶唐砥躬勿懈，休气呈祥。夏后水土成功，玄圭告锡，方知天时人事，影响若神。伏惟陛下乘图揖让，受命君临，区宇无尘，声教尽一，含弘光大，慈愍无边。天佛垂鉴，降兹荣福。塔基六处，并

得异沙。炫耀相晖，俱同金宝。牛为礼拜，太古未经。云腾五色，于今方见。又感蛇形杂采，盘旋塔基。鹤扬玄素，徘徊空际。虽轩皇景瑞，空传旧章；汉帝庆征，徒书简册。自非德降三宝，道冠百王，岂能感斯美庆，致招灵异？（《法苑珠林》三十三，《续高僧传》十二法彦）

刘 晖

晖仕周入隋，位仪同、太史令，开皇十七年除名。

驳张胄玄新历

《命历序》僖公五年天正壬子朔旦冬〔“冬”，《隋书》作“日”〕至，《左氏传》僖公五年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张宾历，天正壬子朔冬至，合《命历序》，差《传》一日。张胄玄历，天正壬子朔，合《命历序》，差《传》一日；〔三日〕〔据《隋书》补〕甲寅冬至，差《命历序》二日，差《传》三日。成公十二年，《命历序》天正辛卯朔旦日至。张宾历，天正辛卯朔冬至，合《命历序》。张胄玄历，天正辛卯朔，合《命历序》；二日壬辰冬至，差《命历序》一日。昭公二十年，《春秋左氏传》二月己丑朔日南至，准《命历序》庚寅朔旦日至。张宾历，天正庚寅朔冬至，并合《命历序》，差《传》一日。张胄玄历，天正庚寅朔，合《命历序》，差《传》一日；二日辛卯冬至，差《命历序》一日，差《传》二日。宜案《命历序》及《春秋左氏传》，并闰馀尽之岁，皆须朔旦冬至。若依《命历序》勘《春秋》三十七食，合处至多；若依《左传》，合者至少，是以知《传》为错。今张胄玄信情置闰，《命历序》及《传》气朔并差。又宋元嘉冬至影有七，张宾历合者五，差者二，亦在前一日。张胄玄历合者三，差者四，在后一日。元嘉十二年十一月甲寅朔，十五日戊辰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戊辰冬至，张胄玄历己巳冬至，差后一日。十三年十一月己酉朔，二十六日甲戌冬至，日影长。张宾历癸酉冬至，差前一日，张

胄玄历合甲戌冬至。十五年十一月丁卯朔，十八日甲申冬至，日影长。二历并合甲申冬至。十六年十一月辛酉朔，二十九日己丑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丑冬至，张胄玄历庚寅冬至，差后一日。十七年十一月乙酉朔，十日甲午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甲午冬至，张胄玄历乙未冬至，差后一日。十八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一日己亥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亥冬至，张胄玄历庚子冬至，差后一日。十九年十一月癸卯朔，三日乙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甲辰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乙巳冬至。又周从天和元年丙戌至开皇十五年乙卯，合得冬夏至日影一十四。张宾历合得者十，差者四，三差前一日，一差后一日。张胄玄历合者五，差者九，八差后一日，一差前一日。天和二年十一月戊戌朔，三日庚子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庚子冬至，张胄玄历辛丑冬至，差后一日。三年十一月壬辰朔，十四日乙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乙巳冬至，张胄玄历丙午冬至，差后一日。建德元年十一月己亥朔，二十九日丁卯冬至，日影长。张宾历丙寅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丁卯冬至。二年五月丙寅朔，三日戊辰夏至，日影短。张宾历己巳夏至，差后一日，张胄玄历庚午夏至，差后二日。三年十一月戊午朔，二十日丁丑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丁丑冬至，张胄玄历戊寅冬至，差后一日。六年十一月庚午朔，二十三日壬辰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壬辰冬至，张胄玄历癸巳冬至，差后一日。宣政元年十一月甲午朔，五日戊戌冬至，日影长。两历并合戊戌冬至。开皇四年十一月己未朔，十一日己巳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己巳冬至，张胄玄历庚午冬至，差后一日。五年十一月甲寅朔，二十二日乙亥冬至，日影长。张宾历甲戌冬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有脱文〕庚辰冬至。七年五月乙亥朔，九日癸未夏至，日影短。张宾历壬午夏至，差前一日，张胄玄历合癸未夏至。十一月壬申朔，十四日乙酉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乙酉冬至，张胄玄历丙戌冬至，差后一日。十一年十一月己卯朔，二十八日丙午冬至，日影长。张宾历合丙午冬至，张胄玄历丁未冬至，差后一日。十四年十一月辛酉朔旦冬至。张宾历合十一月辛酉朔旦冬

至，张胄玄历十一月辛酉朔，二日壬戌冬至，差后一日。建德四年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见东方。张宾历四月大、乙酉朔，三十日甲寅，月晨见东方，张胄玄历四月小、乙酉朔，五月大，甲寅朔，月晨见东方。宜案影极长为冬至，影极短为夏至，二至自古史分可勘者二十四，其二十一有影，三有至日无影。见行历合一十八，差者六，张胄玄历合者八，差者一十六，二差后二日，一十四差后一日。又开皇四年，在洛州测冬至影，与京师二处，进退丝毫不差。周天和已来案验在后。更检得建德四年，晦朔东见；张胄玄历，五月朔日，月晨见东方。今十七年，张宾历闰七月，张胄玄历闰五月。又审至以定闰，胄玄历至既不当，故知置闰必乖。见行历四月、五月频大，张胄玄历九月、十月频大，为胄玄朔弱，频大在后晨，故朔日残月晨见东方。宜又案开皇四年十二月十五日癸卯，依历月行在鬼三度，时加酉，月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亏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一筹起食东北角，十五分之十，至四筹还生，至二更一筹复满。五年六月三十日，依历太阳亏，日在七星六度，加时在午少强上，食十五分之一半强，亏起西南角。今伺候，日乃在午后六刻上始食，亏起西北角，十五分之六，至未后一刻还生，至五刻复满。六年六月十五日，依历太阴亏，加时酉（月）〔“月”，《隋书》无〕，在卯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弱，亏起西南。当其时阴云不见月。至辰巳，云里见月，已食三分之二，亏从东北，即还，云合。至巳午间稍生，至午后，云里暂见，已复满。十月二〔“二”，《隋书》作“三”〕十日丁丑，依历太阳亏，日在斗九度，时加在辰少弱上，食十五分之九强，亏起东北角。今候所见，日出山一丈，辰二刻始食，亏起正西，食三分之二，辰后二刻始生，入巳时三刻上复满。十年三月十六日癸卯，依历月行在氏七度，时加戌，月在辰太半上，食十五分之七半强，亏起东北。今候，月初出卯南，带半食，出至辰初三分，可食二分许，渐生，辰未已复满。见行历九月十六日庚子，月行在胃四度，时加丑，月在未半强上，食十分之三半强，亏起正东。今伺候，月以午后二刻，食起正东，须臾如南，至未正

上，食南畔五分之四，渐生，入申一刻半复满。十一〔“一”，《隋书》作“二”〕年七月十五日己未，依历月行在室七度，时加戌，月在辰太强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亏起西北。今伺候，一更三筹起西北上，食准三分之二强，与历注同。十三年七月十六日，依历月在申半强上，食十五分之半弱，亏起西南。十五日夜，从四更候月，五更一筹起东北上，食半强，入云不见。十四年七月一日，依历时加巳弱上食，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强，至未后三刻，日乃食，亏起西北，食半许，入云不见，食顷暂见，犹未复生，因即云鄣。十五年十一月十六日庚午，依历月行在井十七度，时加亥，月在巳半上，食十五分之九半强，亏西北。其夜一更四筹后，月在辰上起食，亏东南，至二更三筹，月在巳上，食三分之二许，渐生，至三更一筹，月在丙上，复满。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乙丑，依历月行在井十七度，时加丑，月在未太弱上，食十五分之十二半弱，亏起东南。十五日夜伺候，至三更一筹，月在丙上，云里见，已食十五分之三许，亏起正东，至丁上，食既，后从东南生，至四更三筹，月在未末，复满。而曹玄不能尽中。（《隋书·律历志中》，开皇十七年，张曹玄历成，奏之。上付杨素等校其短长。刘暉与国子助教王颇等执旧历术，迭相驳难，与司历刘宜，援据古史影等，驳曹玄云。）

全隋文卷二十七

刘 炫

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周建德末，为州户曹从事，后署礼曹从事。开皇中，除殿中将军，坐事除名，后为旅骑尉。大业中，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去职，冻馁死。门人谥曰宣德先生。有《尚书述义》二十卷，《毛诗述义》四十卷，《注诗序》一卷，《春秋左氏传述义》四十卷，《春秋左氏传杜预序集

解》一卷，《春秋攻昧》十二卷，《规过》三卷，《古文孝经述义》五卷，《论语述义》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算术》一卷。

筮涂（《北史》八十二，炫拟屈原《卜居》，为《筮涂》以自寄）
驳牛弘礼绝傍期议

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嫡，其宗子有分祿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缞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嫡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今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隋书·刘炫传》）

抚夷论（《北史》八十二，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及大业之季，炫言方验。）

自 状

《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隋书·刘炫传》）

自 赞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达，貽笑后昆。徒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馀喘，薄言胸臆，貽及行迈，传示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嬰孩为慈亲所恕，捶楚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楛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

学则服而不厌，海则劳而不倦，幽情寡过〔“过”，《隋书》作“适”〕，心事多〔“多”，《隋书》作“方”〕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业贫窳，为父兄所饶，厕搢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隐显人间，沉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慙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虚，屡动神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龠驥驥，比翼鵷鸿，整纲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井间〔“井间”，《隋书》作“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罪为贵，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鹜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书〔“书”，《隋书》作“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隋书·刘炫传》，《北史》八十二）

刘 焯

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周末，为州博士。开皇中，冀州刺史赵霁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直门下省，除员外将军，假归为县功曹。后入国子，坐事除名。仁寿末，除云骑尉。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以疾去职。有《稽极》十卷，《历书》十卷。

上皇太子启论律吕

乐主于音，音定于律，音不以律，不可克谐，度律均钟，于是乎在。但律终小吕，数复黄钟，旧计未精，终不复始。故汉代京房，妄为六十，而宋代钱乐之，更为三百六十。考礼途次，岂有得然，化

未移风，将恐由此。匪直长短失于其差，亦自管围，乖于其数。又尺寸意定，莫能详考，既乱管弦，亦乖〔“乖”，《隋书》作“舛”〕度量。焯皆校定，庶有明发。其黄钟管六十三为实，以次每律减三分，以七为寸法。约之，得黄钟长九寸，太簇〔“蕤”，《隋书》作“蕤”〕长八寸一分四厘，林钟长六寸，应钟长四寸二分八厘七分之四。（《隋书·律历志上》）

上皇太子启论浑天

璇玑玉衡，正天之器，帝王钦若，世传其象。汉之孝武，详考律历，纠洛〔“洛”，《隋书》作“落”〕下闕、鲜于妄人等，共所营定。逮于张衡，又寻述作，亦其体制，不异闕等。虽闕制莫存，而衡造有器。至吴时，陆绩、王蕃，并要修铸。绩小有异，蕃乃事同。宋有钱乐之，魏初晁崇等，总用铜铁。小大有殊，规域经模，不异蕃造。观蔡邕《月令章句》，郑玄注《考灵曜》，势同衡法，迄今不改。焯以愚管，留情推测，见其数制，莫不违爽。失之千里，差在毫厘，大象一乖，馀何可验。况赤黄均度，月无出入，〔分〕〔“分”，《隋书》无〕至所恒定，气不别衡。分刻本差，轮回守故。其为疏谬，不可复言。亦既由理不明，致使异家间出。盖及宣夜，三说并驱，平、昕、安、穹，四天腾沸。至当不二，理唯一揆，岂容天体，七种殊说？又影漏去极，就浑可推，百骸共体，本非异物。此真已验，彼伪自彰，岂朗日未晖，燭火不息，理有而阙，诘不可悲者也？昔蔡邕自朔方上书曰：“以八尺之仪，度知天地之象，古有其器，而无其书。常欲覆伏仪下，案度成数，而为立说。”邕以负罪朔裔，书奏不许。邕若蒙许，亦必不能。邕才不逾张衡，衡本岂有遗思也？则有器无书，观不能悟。焯今立术，改正旧浑。又以二至之影，定去极晷漏，并天地高远，星辰运周，所宗有本，皆有其率。祛今贤之巨惑，稽往哲之群疑，豁若云披，朗如雾散。为之错综，数卷已成，待得影差，谨更启送。《周官》夏至日影，尺有五寸。张衡、郑玄、王蕃、陆绩先儒等，皆以为影千里差一寸。言南戴日下万五千里，表影正同，天高乃异。考之筭法，必为不可。寸差千里，亦无典说，明

为意断，事不可依。今交、爱之州，表北无影，计无万里，南过戴日。是千里一寸，非其实差。焯今说浑，以道（里）〔“里”，《隋书》无〕为率，道里既〔“既”，《隋书》作“不”〕定，得差乃审。既大圣之年，升平之日，厘改群谬，斯正其时。请一水工，并解算术士，取河南、北平地之所，可量数百里，南北使正。审时以漏，平地以绳，随气至分，同日度影。得其差率，里即可知。则天地无所匿其形，辰象无所逃其数，超前显圣，效象除疑。请勿以人废言，不用。（《隋书·天文志上》，仁寿四年，河间刘焯造《皇极历》，上启于东宫。论浑天，又见《开元占经》一。）

上皇太子启

自木铎寝声，绪言成烬，群生荡析，诸夏沸腾，曲技云浮，畴官雨绝，历纪坏废〔“坏废”，《隋书》作“废坏”〕，千百年矣。焯以庸鄙，谬荷甄擢，专精艺业，耽玩数象，自力群儒之下，冀睹圣人之意。开皇之初，奉敕修撰，性不谐物，功不克终，犹被胄玄窃为己法，未能尽妙，协时多爽，尸官乱日，实玷皇猷。请征胄玄答，验其长短。（《隋书·律历志下》）

言张胄玄新历之误于皇太子

其一曰：张胄玄所上见行历，日月交蚀〔“蚀”，《隋书》作“食”〕，星度见留，虽未尽善，得其大较，官至五品，诚无所愧。但因人成事，非其实录，就而讨论，违舛甚众。

其二曰：胄玄弦望晦朔，违古且疏，气节闰候，乖天爽命。时不从子半，晨前别为后日。日缠莫悟缓急，月遂妄为两种，月度之转，辄遗盈缩，交会之际，意造气差。七曜之行，不循其道，月星之度，行无出入，应黄反赤，当近更远，亏食乖准，阴阳无法。星端不协，珠璧不同，盈缩失伦，行度愆序。去极晷漏，应有而无，食分先后，弥为烦碎。测今不审，考古莫通，立术之疏，不可纪极。今随事纠驳，凡五百三十六条。

其三曰：胄玄以开皇五年，与李文琮，于张宾历行之后，本州贡举，即赍所造历，拟以上应。其历在乡阳流布，散写甚多，今所

见行，与焯前历不异。玄前拟献，年将六十，非是匆迫仓卒始为，何故至京未几，即变同焯历，与旧悬殊。焯作于前，玄献于后，舍己从人，异同暗会。且孝孙因焯，胄玄后附孝孙，历术之文，又皆是孝孙所作，则元本偷窃，事甚分明。恐胄玄推讳，故依前历为驳，凡七十五条，并前历本俱上。

其四曰：玄为史官，自奏亏食，前后所上，多与历违，今算其乖舛有一十三事。又前与太史令刘暉等校其疏密五十四事，云五十三事新。计后为历，应密于旧，见用算推，更疏于本。今纠发并前，凡四十四条。

其五曰：胄玄于历，未为精通。然孝孙初造，皆有意，征天推步，事必出生，不是空文，徒为臆断。

其六曰：焯以开皇三年，奉敕修造，顾循记注，自许精微，秦、汉以来，无所与让。寻圣人之迹，悟曩哲之心，测七曜之行，得三光之度，正诸气朔，成一历象，会通今古，符允经传，稽于庶类，信而有征。胄玄所违，焯法皆合，胄玄所阙，今则尽有，囊括始终，谓为总备。（《隋书·律历志下》，仁寿四年，焯言胄玄之误于皇太子。）

王 贞

贞字孝逸，梁郡陈留人。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谢病去职。

江都赋（文佚）

谢齐王索文集启

属贺德仁宣教，须少来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馀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孝逸生于争战〔“争战”，《隋书》作“战争”〕之季，长于风尘之世，学

无半古，才不逮人。往属休明，寸阴已昃，虽居可封之屋，每怀贫贱之耻。适鄢郢而迷涂，入邯郸而失步，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岂谓横议过实，虚尘睿鉴〔“鉴”，《隋书》作“览”〕，枉高车以载颺，费明珠以弹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门之馀地，背淮千里，望章台之后尘。与悬黎而并肆，将骏骥而同皂，终朝击缶，匪黄钟之所谐，且〔“旦”，《隋书》作“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顾想平生，触涂多感，但以积年沉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惭过白豕之归，伏纸陈情，形神悚越。（《隋书·王贞传》）

刘孝孙

孝孙为掖县丞，入直太史，开皇十四年卒。

驳张宾历

其一云，何承天不知分闰之有失，而用十九年之七闰。其二云，宾等不解宿度之差改，而冬至之日守常度。其三云，连珠合璧，七曜须同，乃以五星别元。其四云，宾等唯知日气馀分恰尽而为立元之法，不知日月不合，不成朔旦冬至。其五云，宾等但守立元定法，不须明有进退。其六云，宾等唯识转加大馀二十九以为朔，不解取日月合会准以为定。此六事微妙，历数大纲，圣贤之通术，而晖未晓此，实管窥之谓也。若乃验影定气，何氏所优，宾等推测，去之弥远。合朔顺天，何氏所劣，宾等依据，循彼迷踪。盖是失其菁华，得其糠粃者也。（《隋书·律历志中》，张宾之历，刘孝孙与冀州秀才刘焯，并称其失，所驳凡有六条。）

魏明帝时，有尚书郎杨伟，修《景初历》，乃上表立义，驳难前非，云：“加时后天，食不在朔。”然观杨伟之意，故以食朔为真，未能详之而制其法。至宋元嘉中，何承天著历，其上表云：“月行不定，

或有迟疾，合朔月食，不在朔望，亦非历之意也。”然承天本意，欲立合朔之术，遭皮延宗饰非致难，故事不得行。至后魏献帝时，有龙宜弟，复修延兴之历，又上表云：“日食不在朔，而习之不废，据《春秋》书食，乃天之验朔也。”此三人者，前代善历，皆有其意，未正其书。但历数所重，唯在朔气。朔为朝会之首，气为生长之端，朔有告饬之文，气有郊迎之典，故孔子命历而定朔且冬至，以为将来之范。今孝孙历法，并案明文，以月行迟疾定其合朔，欲令食必在朔，不在晦、二之日也。纵使频月一小、三大，得天之统。大抵其法有三，今列之云：

第一，勘日食证恒在朔。引《诗》云：“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符合不差。《春秋经》书日合三十五。二十七日食，经书有朔，推与甲子元历不差。八食，经书并无朔字。《左氏传》云：“不书朔，官失之也。”《公羊传》云：“不言朔者，食二日也。”《穀梁传》云：“不言朔者，食晦也。”今以甲子元历推算，俱是朔日。丘明受经夫子，于理尤详，《公羊》《穀梁》，皆臆说也。《春秋左氏》，隐公三年二月己巳，日有食之（推合己巳朔）。庄公十八年春三月，日有食之（推合壬子朔）。僖公十二年三月庚午，日有食之（推合庚午朔）。十五年夏五月，日有食之（推合癸未朔）。襄公十五年秋八月丁未〔“未”，《隋书》作“巳”〕，日有食之（推合丁巳朔）。前、后汉及魏、晋四代所记日食，朔、晦及先晦，都合一百八十一，今以甲子元历术推之，并合朔日而食。前汉合有四十五食（三食并先晦一日，三十二食并皆晦日，十食并是朔日）。后汉合有七十四食（三十七食并皆晦日，三十七食并皆朔日）。魏合有十四食（四食并皆晦日，十食并皆朔日）。晋合有四十八食（二十五食并皆晦日，二十三食并皆朔日）。

第二，勘度差变验。《尚书》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即是唐尧之时，冬至之日，日在危宿，合昏之（日）〔“日”，《隋书》无〕时，昴正午。案《竹书纪年》，尧元年丙子。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尧时冬至之日，合昏之时，昴星正午。《汉书》武帝太初元年

丁丑岁，落下闳等考定太初历冬至之日，日在牵牛初。今以甲子元历术算，即得斗末牛初矣。晋时有姜岌，又以月食验于日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宋文帝元嘉十年癸酉岁，何承天考验乾度，亦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七度。虽言冬至后上三日，前后通融，只合在斗十七度。但尧年汉日，所在既殊，唯晋及宋，所在未改，故知其度，理有变差。至今大隋甲辰之岁，考定历数象，以稽天道，知冬至之日日在斗十三度。

第三，勘气影长验。《春秋纬命历序》云：“鲁僖公五年正月壬子朔旦冬至。”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得合不差。《宋书》元嘉十年，何承天以土圭测影，知冬至已差三日。诏使付外考验，起元嘉十三年为始，毕元嘉二十年，八年之中，冬至之日恒与影长之日差校三日。今以甲子元历术推算，但是冬至之日恒与影长之日符合不差。详之如左：十三年丙子，天正十八日历注冬至，十五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四年丁丑，天正二十九日历注冬至，二十六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五年戊寅，天正十一日历注冬至，阴无影可验，今历八日冬至。十六年己卯，天正二十一日历注冬至，十八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七年庚辰，天正二日历注冬至，十月二十九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八年辛巳，天正十三日历注冬至，十一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十九年壬午，天正二十九日历注冬至，阴无影可验，今历二十二日冬至。二十年癸未，天正六日历注冬至，三日影长，即是今历冬至日。（同上）

张胄玄

胄玄，渤海蓀人。开皇中，征授云骑尉，直太史，参议律历事。擢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改定新历。大业中，卒官。有《七曜历疏》五卷。

驳难刘焯《皇极历》

焯历有岁率、月率，而立定朔，月有三大、三小。案岁率、月率者，平朔之章岁、章月也。以平朔之率而求定朔，值三小者，犹似减三五为十四；值三大者，增三五为十六也。校其理实，并非十五之正。故张衡及何承天创有此意，为难者执数以校其率，率皆自败，故不克成。今焯为定朔，则须除其平率，然后为可。（《隋书·律历志下》）

颜敏楚

敏楚，开皇中，为内史通事舍人。

上官新历

汉时洛〔“洛”，《隋书》作“落”〕下闕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当差一日。八百年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隋书·张胄玄传》，又见《律历志中》，又《北史》八十九）

陆法言

法言名慈，以字行，魏郡临漳人。开皇中，为承奉郎。父爽，尝奏更皇太子诸子名字。及太子废，而爽先卒，文帝追案，坐除名。有《切韵》五卷。

切韵序

昔开皇初，有仪同刘臻等八人，同诣法言门宿。夜永酒阑，论及音韵，以今声调，既自有别，诸家取舍，亦复不同。吴楚则时伤轻浅，燕赵则多伤重浊，秦陇则去声为入，梁益则平声似去。又支脂鱼虞，共为一韵；先仙尤侯，俱论是切。欲广文路，自可清浊皆

通；若赏知音，即须轻重有异。吕静《韵集》、夏侯该《韵略》、阳休之《韵略》、周思言《音韵》、李季节《音谱》、杜台卿《韵略》等，各有乖互。江东取韵，与河北复殊。因论南北是非，古今通塞。欲更摭选精切，除削疏缓。萧、颜多所决定，魏著作谓法言曰：“向来论难，疑处悉尽。何不随口记之？我辈数人，定则定矣。”法言即烛下握笔，略记纲纪。博问英辩，殆得精华。于是更涉馀学，兼从薄宦，十数年间，不遑修集。今返初服，私训诸弟子：凡有文藻，即须明声韵。屏居山野，交游阻绝，疑惑之所，质问无从。亡者则生死路殊，空怀可作之叹；存者则贵贱礼隔，以报绝交之旨。遂取诸家音韵，古今字书，以前所记者，定之为《切韵》五卷。剖析毫厘，分别黍累，何烦泣玉，未得县金？藏之名山，昔怪马、迁之言大；持以盖酱，今叹扬雄之口吃。非是小子专辄，乃述群贤遗意。宁敢施行人世，直欲不出户庭。于时岁次辛酉，大隋仁寿元年。（宋本《广韵》）

苏 夔

夔字伯尼，京兆武功人，魏度支尚书绰孙。历太子通事舍人，迁太子舍人，加武骑尉。仁寿末，拜晋王友。炀帝即位，迁太子洗马，转司朝谒者，免。后历尚书职方郎、燕王司马，拜朝散大夫、鸿胪少卿，进通议大夫。

驳郑译新乐有七调

《韩诗外传》所载乐声感人，及《月令》所载五音所中，并皆有五，不言变宫、变徵。又《春秋左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声。”准此而言，每宫应立五调，不闻更加变宫、变徵二调为七调。七调之作，所出未详。（《隋书·音乐志中》，柱国沛公郑译作八音之乐，七音之外，更立一声，谓之应声，因作书二十余篇。时邳国公世子苏夔，亦称明乐，驳译。）

常得志

得志，京兆人，一作德志，为秦王俊记室。

兄弟论（并序）

余以天伦笃睦，日重月深，每惟兄弟孔怀，在物无喻。尝读陆士衡之兄弟文，勤勤恳恳，未尝不废卷叹息，向其为人。而世人云陆机兄弟同居，以之为异，伤哉！斯固异其所稀见也。将恐悠悠千载，不无此感。敢托陆之旨，以作论云：

客谓陆平原曰：“吾闻天降地腾，夫妇之情见矣；星分岳列，兄弟之义存焉。是以圣人之立教也，上稽玄极，下顺人情。故使判合为同穴之亲，昆季有异居之道。斯则人伦之大典，岂作者之谬陈哉？而子大夫名为习礼，伯仲无门庭之别，室家无〔“无”，《文苑英华》作“匪”〕琴瑟之间，虽激扬风俗，独为君子，违道任心，将使先人事也。事不师古，蒙窃惑焉。岂有说乎？愿闻其旨。”平原曰：“何居！斯言之玷，可谓末学肤受，曾莫是师。即如君子之谈，必且轻于身而累于俗以〔疑作“矣”〕。独不闻夫六龙方驾，斯有御天之功；驷马班如，用效行地之力。是故大鹏之始，宛转北溟；邓林之初，婆娑下土。至于羽翮相资，遂能负苍天而游，罩青云而立，此则相须之道弘也。至如梁山万仞，上千星辰，楚殿三休，俯临风雨，及土石异势，榱桷分离，〔遂〕〔据《文苑英华》补〕与沙麓俱崩，坳塘共泯，此则相须之道乖也。是知同德者易为功，离心者难为力。在物犹尔，而况人乎？然不善其〔疑作“莫”〕大于不睦，溺于情者薄于义，寡于私者丰于道。故牝鸡晨鸣，三贤孛戮；《关雎》乐得，十乱同知。故名贤之所闻，岂乌有之谈也？且夫兄弟者，同天共地，均气连形，方手足而犹轻，拟山岳而更重。云蛇可断，兄弟之道无分；鹤鹑载飞，急难之情斯切。先王知兄弟之为重也，故歌之于韶夏之舞，诵之于风雅之篇，敦骨肉而正人伦，风鬼神而动天地，大矣哉！

请为左右梗概其说。夫兄弟之情也，受之于天性，生之于自然，不假物以成亲，不因言而结爱，阅墙不妨于御侮，逾里犹惜于伐树，馭朽则须洛而歌，弯弓则涕泣而道。斯乃情存于不舍，义形于侧隐。岂如悠悠良辰，从容永叹而已？是以四鸟，禽也，不能各离别之声；三荆，木也，不能忍分张之痛。矧在人流，有觐面目，折枝分骨，如何勿伤？至于夫妻之为义矣，非有血属之亲，譬犹风虎云龙，腾啸相感，如髻彼两髦，结欢二族，始有共牢之礼，终为同穴之亲。斯亦未为轻也。然而德在听从，主唯蘋藻，不可以寄百里之命，不可以托六尺之孤。况有弃姓无常，拂衣再醮。至如买臣之室，主父之妻，固未可以言也。自非道赞移天，德均惟鹄，孰能长蠡斯之羽翼，茂葛藟之本根者乎？是以通人君子，动无失德，全同生之重，则恭顺有章，戒惟家之索，而椒兰无替。夫妻和于鼎饪，兄弟穆于清风。绿衣无□□〔“□□”，《文苑英华》作“燕燕”〕之悲，角弓匪辚辚之叹。其或分星宅土，开国承家，则能藩屏维城，左右王室。力足拔山，不敢问九鼎之重；才能动俗，不敢窥司马之门。遂使封豕长蛇，望国门而敛迹；井蛙幕燕，睹盘石而飞鸣。故能本支百代，洪基峻极，配合二仪，平章百姓。其在白屋黄冠，葺门圭窆，三径五亩，有足相容。至有同衾共席，推梨让枣，乐以箪瓢，荣同华萼，死生契阔，白刃交前，弟瘦兄肥，无胥远矣。尔其友于怡怡，扬名以显，高视风俗，长揖搢绅，斯又足为乐也。而无赖之徒，不思其友。或溺于私爱，弃彼天伦，生在膏腴，乘藉地势，锡圭分竹，奄有山河，不能辅车相依，股肱同患，乃欲摇动我家宗，拔塞我本源，竟而青蝇飞于千旌，无极游于二垒，集矢长勺，抚剑共池。是以五争四裂，非关地〔“地”，《文苑英华》作“蛇”〕斗之妖；九合一匡，犹见虫流之祸。鬼神不胜其酷，生民不胜其弊。吁可畏也，何其谬哉！又有里闾之人，绳枢之子，栖息不过于蓬草，咀嚼不越于糟糠，无财可不忿争。乃复尺布斗粟，不能相容，睚眦蚤介，侧目切齿。遂使蓑尔箕帚，蠹尔孩童，萋非其章，成是贝锦。于是乎分裂蜗角，称竞鸿毛。骨肉为行路之人，兄弟无陟冈之望。痛矣悲矣，何必情矣！

官之奇唇亡之叹，深可抚心；王叔冶断臂之言，足为流涕。其知也如此，其谬也如彼。远乎得失，岂可同年而语哉？是知祸福无门，唯人所召。静言成败，则可得而论。何则？存亡之道，若行迈之有途，得之者安于庙堂，失之者颠沛斯及。至如三叔狼顾，七国鸡连，貔虎搏噬，江山表里，当其时也，沧波可汲而断，泰山可蹋而覆。朱旗尚卷，苍兕未驰，不得高垒之谋，勿俟衔枚之阵。固以冰判瓦解，鱼溃鸟惊，身膏草莽，名彰史策。经过者为之回车，言谈者为之洗耳。斯岂时不利而兵不劲者哉？固以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恶者也。斯乃在和不在众，在德不在强。商周之不敌，亦所闻也。假使驱长狄，驾遗风，宋万附舆，庆忌参乘，勅弓饮石，长剑挂头〔疑作“顾”〕，冠鸡佩玃，拖象拉兕，然而使之超九折，跨三危，浮吕梁，赴沧海，五尺童子知其必亡。何则？道之非也。苟令心腹无瑕，昆季辑穆，虽使要离策杖，不占缓步，周流九逵，容可危乎？近者刘荆州之意气，袁渤海之纵横，当其吐纳荆扬，鞭笞河朔，猛将厉于雕鹗，谋臣盛于云雨，从容啸咤，有席卷八荒之心，固以震懾人灵，熏灼宇宙者。既而良图未就，壮志先秋，疮痍实生，萧墙糜溃，天道与人共往，生人与草木俱萎，虽睦于曹公，尚无吁食之暇，安得马上而舞哉！斯有感之甚也。岂如稷契升朝，同心同德；鲁、卫为政，虽休勿休；得使康哉良哉，洋洋盈耳；卜世卜年之祚，悠悠无极。是知管、蔡之玉食，不如夷、齐之□□〔“□□”，《文苑英华》作“饿死”〕；君薨之万，不如延陵之退耕。《诗》不云乎：“彼令兄弟，绰有馀裕；不令兄弟，交相为瘡。”善哉言也！吾无间然。今吾子以同穴者重之于天伦，异居者成之于行路，是见诗人之糟粕，未睹宫墙之室家，固未可与适道也。若以骨肉远而为疏，即手足无心腹之用；判合近而为重，即衣衾为血属之亲。若衣衾附体而可离，手足远身而可绝，斯则室家之不侔于兄弟，固亦明矣。况作者之意，有异是乎？夫异家者所以避私，同穴者示以不返，故《传》曰昆季一体。又兄弟之道无分，然而有分者何？谓异居同财者，若委支体于□〔“□”，《文苑英华》作“行”〕路，阻天伦于胡越，固非其所

谓愿闻也。且余闻士龙，少遭恫凶，攀风树而兴叹，怀仁义以罔极。零丁韶醢，覆忌霜□〔此句《文苑英华》作“霜露摧心”〕，契阔九夷，更相为命。常恐黄耳萧条，白驹超忽。洞□□〔“□□”，《文苑英华》作“庭木”〕叶零，岩花落无时。虽复饮啄相依，光华未著，局天踏地，每深惭德。友于兄弟，何日忘之？将谓吾子有以成教，而反问我比以流俗，祇足以搅其心虑，非所望于吾贤也。”于是客赧然而起，曰：“仆固小人，无闻至道。虽生尧舜之代，未登孔丘之堂。苟有胸而无心，遂逐情而忘性。言排名义之外，身陷泥涂之下。今子大夫幸而见睹，博我以友弟，弘我以礼经，洋洋乎理出天人之表，恢恢焉道周仁义之乡，而今而后，谨闻命矣。”是知安社稷，御邦家，调阴阳，化风俗，播清猷于缙素，垂令范于黎甿，横之于天地而自安，处之于生死而无虑者，其惟兄弟乎？（《文苑英华》七百四十八）

全隋文卷二十八

王孝藉

藉字□□，□□人。开皇中，召入秘书。□□□，卒于家。

上牛弘书

窃以毒螫嗜〔“嗜”，《隋书》作“瘡”〕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感〔“感”，《隋书》作“蹙”〕。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醋舌缄唇，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据《隋书》补〕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枯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开〔“开”，《隋书》作“闻”〕大君之听。虽复山川绵〔“绵”，《隋

书》作“不”〕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征，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经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槁树之枝，没于深渊之底矣。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税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老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已勤。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乎〔“乎”，《隋书》作“夫”〕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征，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朱所不见，沉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此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用能〔“用能”，《隋书》作“能用”〕之资，增日月〔“日月”，《隋书》作“耳目”〕之明，无手足之戚〔“戚”，《隋书》作“蹇”〕，憚而弗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倘病未及死，往还克念，眄〔《北史》作“汗”〕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托〔“托”，《隋书》作“记”〕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点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愍，留心无忽！（《隋书·王孝藉传》，《北史·王孝藉传》，《文苑英华》六百九十一）

杨孝政

孝政，开皇中为文林郎。

上书谏废皇太子

皇太子为小人所误，宜加训诲，不宜废黜。（《隋书·房陵王勇传》）

向居士

居士失其名。北齐天保初，师事二祖慧可。开皇中莞城宰，加以非法死。

致书通好释慧可

影由形起，响逐声来，弄影劳形，不识形为影本〔《高僧传》作“不知形之是影”〕，扬声止响，不识声是响根。除烦恼而趣〔《传》作“求”〕涅槃〔《传》有“者”字〕，喻去形而觅影；离众生而求佛，喻默声而寻响。故迷悟一途，愚智非别。无名作名，因其名则是非生矣；无理作理，因其理则诤论起矣。幻化非真，谁是谁非；虚妄无实，何空何有。将知得无所得，失无所失。未及造谈〔《传》作“谒”〕，聊申此意，伏望〔《传》作“想为”〕答之。（《传灯录》）

陈子秀

子秀，荆州人。

荆州道俗请智顓讲法华经疏

导因寺东岩菩萨戒弟子陈子秀等稽首和南：窃以法门不二，理绝言忘，应病随机，假名相说。虽复常居寂灭，而广示威仪，不起道场，躬升自在。义谈广狭，迹现浅深，普是有识津梁，含生舟渚。论其汲引，莫不方便为先；语其提携，无非譬喻为本。宅中童孺，识三车而竞出；佣赁穷子，知粪秽之可除。仰惟禅师居不测之位，怀普洽之心，道贯三空，智阶百法，辄欲奉屈宣扬《法华》一部。展

禽、邵伯，术小功微，尚复布政棠阴，宣风柳下。况复亲承三点，高修六度，必愿俯就倾诚，留心钻仰。汉皇白水，犹昌大风，桑井可嘉，无容默已。庶令贵贱上下，咸识一乘，大叶小枝，等蒙慈润。幸使高源凿井，速见洪泉，醉卧昏迷，还知昔宝。辄述众情，罔知陈具，谨请。开皇十三载八月十日。（《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费长房

长房，成都人，开皇中为翻经学士。

上开皇三宝录表

臣房言：臣闻有功于国，史录其勋；有功于民，碑传其德。况如来大圣，化洽无穷，而不垂美百王，流芳千载者也。臣窃寻览，自汉、魏来，代有翻译，而录目星散，经多失源，世罕缀修，时致间绝。缘此佛以正法付嘱国王，是知教兴，寄在人主。伏惟陛下应运乘图，受如来记，绍轮王业，统阎浮提，愍世间昏，开慧日照，广缉经像，大启伽蓝，开解脱之门，导天人之路，建善舟楫，济拔苍生。斯实旷古轶代盛仪，岂臣庸微，辄敢妄述！但昔毁废，臣在染衣，今日兴隆，还参法侣，时事所接，颇预见闻。因纲历世佛法缘起，始自姬周庄王甲午，佛诞西域，后汉明皇永平丁卯，经度东岁，迄今开皇太岁丁巳，历一千二百八十一载。其间灵瑞，帝主名僧，代别显彰。名《开皇三宝录》，凡十五卷。庶法无隐，冀经有弘。不任下情，惶悚战惧。轻冒奉表，上录以闻。伏愿天慈垂神降省，谨言。开皇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三日，大兴善寺翻经学士臣费长房上。（《释藏》云五，《历代三宝记》十五）

开皇三宝录总目序

窃惟三宝所资，四生咸润。而世有兴毁，致人自升沉。兴则福业恒感天堂，轮王人主；毁则罪报常受地狱，饿鬼畜生。论益物深，

无过于法。何者？法是佛母，佛从法生。三世如来，皆供养法。故《胜天王般若经》云：“若供养法，即供养佛。”是知法教律流，乃传万代。佛僧开导，止利一时。故贤劫之兴，千佛同其化；修短之寿，四圣异其年。虽复住世延促有殊，取其宣扬弘法无别。莫不煎熬爱海，济含识以趣涅槃；鑿凿慢山，度苍生以会般若。然般若玄寂，非因声难以通。声必托形，不藉相无由显。所以境称忍刹，总百亿之须弥；世号娑婆，统三千之国土。区分三界，五浊之秽土沙；形别六道，二乘之鄙羊鹿。大圣慈愍，俯降迦毗。丈六金容，应王宫之里。三十二相，炳太子之身。十九出家，三十成道，四十九载，处在世间。假以言音，方便演畅。无染之法，金口自宣。一音敷扬，万类各解；机缘匪一，教有尘沙。阿难总持，滴无遗失。譬别器水，泻之异瓶，双树入般涅槃。迦叶王城，结集一千罗汉，迭察迭书，著之叶皮，布乎天竺。五百中国，各共奉持。十六大王，皆同拥护。后汉之始，方届脂那。帝世交参，十有六代。翻彼域语，作此方言，相承迄今，五百馀祀。古旧二录，条目残亡。士行、道安，创维其缺。尔来间有祖述不同，各纪一方，互存所见。三隅致隔，故多失疑。又齐、周、陈并皆翻译，弗刊录目，靡所遵承。兼值毁焚，绝无依据。赖我皇帝维地柱天，澄静二仪，廓清六合，庭来万国，化摄九州，异出遗文，莫不皆萃。臣幸有遇，属此休时，忝预译经，禀受佛语，执笔暇隙，寝食敢忘，十馀年来，询访旧老，探讨方获，虽粗缉缀，犹虑未周。广博寻求，敬俟来俊。今所撰集，略准三书，以为指南，显兹三宝。佛生年瑞，依周夜明；经度时祥，承汉宵梦。僧之元始，城堑栋梁；毗赞光辉，崇于慧皎。其外旁采隐居历年，国志典坟，僧祐集记，诸史传等，仅数十家，摘彼翠翎，成斯纪翻，扇之千载，风于百王。共秉智炬之光，照时昏暗；同传法流之润，治世焦枯。闡我皇猷，导开厥始。昔结集之首，并指在其国城；今宣译之功，理须各宗时代。故此录体率举号，称为汉、魏、吴及大隋录也。失译疑伪，依旧注之人，以年为先。经随大而次有重列者，犹约世分。总其华梵，黑白道俗，合有一百九十七人，都所出经律戒论传二千一

百四十六部，六千二百三十五卷，位而分之，为十五轴。一卷总目，两卷入藏，三卷帝年，九卷代录。代录编鉴经翻译之少多，帝年张知佛在世之遐迩，入藏别识教大小之浅深。昔姬潜之鼎出现，彰汉室之将隆；近周毁之法重兴，显大隋之永泰。佛日再照，起自大兴之初；经论冥归，发乎开皇之始。事扶理契，合此会昌，述纪所由，因斯而作，所以外题称曰《开皇三宝录》云。其卷内甄，为历代纪。（同上）

刘 凭

凭，涇阳人，开皇中为翻经学士。

内外旁通比较数法序

世之道艺，有浅有深，人之禀学，有疏有密。故寻筹之用也，则兼该大术，其不思也，则致惑三隅。然东夏数法，自有三等之差，西天所陈，何无异端之例？然则先译诸经，并以大千称为百亿，言一由旬为四十里，依诸算计，悉不相符。窃疑翻传之日，彼此异音，指拗之际，于斯取失。故录众经算数之法，与东夏相参，十十变之，旁通对衍，庶拟翻译之次，执而辩惑。既参隶经诰，故即而叙之。（《释藏》教二，又云二）

赵 绚

绚，为冀州部从事。

圆土北重墙上摩诃般若经序

有清信大士具官，身婴俗累，怨崇法理，精感明灵，神化斯应。遂使群经腾翥，等扶摇之上升；只卷飘返，若丹鸟之下降。其去也，明恶世之不居；其来也，知善人之可集。应瑞乎如彼，圣著乎如此。

我皇出震乘乾，更张琴瑟，亲临九服，躬总八荒，知三宝之可崇，体四生之不固，遂颁海内，修净伽蓝。是使像法氤氲，同诸舍卫，僧居隐轸，还类提河。特以此经，像明灵著。自非积善，焉能致斯！敢事旌表，传芳后叶。（《续高僧传》三十一静蔼）

周 彪

彪，开皇末为仪同三司。

陈伏波将军、骠骑府谘议参军陈诩墓志

君讳诩，字孟和，颍川许昌人也。浚基浚序，有虞之苗□。若夫姚墟诞圣，妣泖降神，四门穆穆，八表光禅。商均不嗣，周婚胡公，封建于陈，因□命氏。鸿胪元方，荣书魏册，征士季方，高著先贤。自下蝉联，并鞮绣言史。祖僧亮，神情淡远，素风高奇，齐辅国府行佐。父敷，风仪峻整，雅有纲格，历至前梁仪同。君幼而聪敏，长而好学，博览百家，渔獮九部，悬梁刺股，手不释书，天才俊拔，思若有神。文章□□，动成部帙。景纯五色之笔，江淹用之丽藻；王充五行俱下，都市称为□□。有集廿卷，为世所重。起家为岳阳王雍州西曹，转府记室。梁国蕃周，将佐送款。武成元年，授帅都督。卫州东征，王师失律，军溃陷陈，同旅督将七十二人，并囚俘槛。属陈相王县瑱初秉朝政，虐示国威，纵情好煞，于望国门并害诸士。君子刑所，附启自陈，蒙答贯死，漏刃获生。俄而释禁，策名预宦，授招远将军，加伏波将军，俄迁骠骑府谘议。□国云亡，总管秦王。招贤慕士，迎还并州。客礼厚遇，辞老还乡。第二息孝騫，昆季男女，久违膝下，忽奉慈颜，悲喜不胜，如从天落，相率尽养，日膳常珍，则仪狄九酝，何曾百品？恣□释心，意恬如也。同毕卓之酣歌，慕阮孚之任放。达无遣有，识假归真。所制终制，非秦始皇之高坟，是王孙之裸葬。乃遗命送终，唯令俭薄，不许立铭。开皇廿年九月廿四日，卒于檀溪里，时年七十六。五男五女。男则孝

梯著闻，居丧过礼；女则柔和显称，婉婉听从。以其□□十二月丙辰朔十八日癸酉归葬高阳乡之旧山。式镌序志，用传不朽。（《古刻丛钞》）

皇甫毗

毗，仁寿中为当阳令。

玉泉寺碑

盖闻乾元资始，三辰著象于天；坤道资生，万物动行于地。皇王于是建国，圣贤所以垂文。起名教而莫同，制威仪而有别。至如画卦观爻，盖取随时之象，综经纬，会通为政之辞，大礼同和，大乐同节，安上治民，移风易俗，斯乃生前之事，略矣可言，死后之问，仲尼弗语。纵使绛雪紫空，玄霜拂树，饵金丹而九转，吞玉髓而千年，乘云也驾五色之玄龙，游汉焉控三山之素鹤，逍遥瑤台之上，容与琳阙之间，未窥解脱之门，终趣盖缠之境。唯正觉渊冲，真如妙有。不生不灭，无相无言。随缘应质，则假色成形；随类观音，则因声示说。故有白银千尺之体，紫金丈六之身，八部般若之文，四种悉檀之义。神通自在，慧力无穷。因导化行，开示悟入。皈依者尽发菩提，回向焉普登常乐。是以猕猴建塔，遂生切利之天；野雁衔华，复往弥陀之国。岂直日藏沙门，孤游正道；月光童子，独见如来。四生因兹度脱，六道藉此昭苏。实火宅之高车，昏河之大筏。若乃周室昭王之世，影夺恒星；汉朝明帝之时，光梦如日。使旋西域，化渐东都；置像南宫，申心北面。自摩腾入洛，罗什游秦，名教更弘，道风斯炽。经台像阁，宝塔香山，丽溢岩阿，绮盈都邑。岂期后魏真君之岁，后周建德之年，灵庙一除，伽蓝再灭，形容废毁，文字散遗，响落琼钟，声沉宝铎。修禅耆旧，卷其舌而不谈；护戒先贤，改其形而晦影。世绝调心之路，时亏汲引之途。无出世之津梁，失生民之大望。我隋皇帝乘乾御宇，握镜披图，父爱苍生，君

临赤子。天地同其大德，日月合其重光。鼓之以雷霆，润之以风雨。除暴乱，致太平，张四维，朝万国，功成作乐，治定制礼，正道无为，区寰有截。辟泥洹之路，开般若之门。宣十二分之经，流四千年之法。精勤耆旧，舍俗归僧；净住初童，持心秉戒。非直法轮再转，法鼓还鸣。四海于是无虞，兆民因而有赖。委羽乘毛之国，慕风化以来庭；灵禽嘉贶之祥，应图书而萃苑。巍巍也非境智之思量，荡荡乎岂言谈而能尽。玉泉寺者，基此山焉，智颢禅师之卜居也。敕旨正名，著额其山。嵬嶒嵯峨，崎岖崩疑。峰疑偃盖，峦似覆船。巨力穷奇之象，洪崖滴诡之形，冈曲抱而成垣，水萦回而结乳。青枫动叶，远照金霞。翠柳摇枝，低临玉沼。猿吟白云之上，鸚啼碧树之间。日月为之蔽亏，霄液由之散聚。前瞻江路，却望荆岑；左带昭丘，右通巴峡。禅师本姓陈氏，颍川人也。少禀生知，童真剏落。从师南岳，蕴道天台。睿智洪才之响，非直播于江南；知机妙辨之声，固已闻于河朔。皇帝外子太尉公晋王，性禀孝慈，情包隐恻，能臣能子，匡国匡家，蕴机神之智，垂泛爱之心，布君子之心，偃生民之草。往以伪陈纳叛，受律行师，策妙指纵，威棱江海，遂克定金陵，化平铜柱。三吴雾卷，百粤尘清。师乃因王利涉，王遂因师受戒。师至此而投院，王奏闻而起寺。于是异域才情之客，慕其道而云臻；他乡炼行之僧，味其风而雨集。师乃精言导理，尽意谈玄，语证禅支，心开定本。幽宗博义，若挹海而无穷；辨句清辞，似悬河而自泻。居朋之友，虽盈量而争归；处少之徒，从穷崖而莫反。尔乃信心檀越，积善通人，咸施一材，俱投一瓦。凭兹众力，事若神功，营之不日，而成饰矣。经时而就，层台迴阁，复殿连房，寒暑异形，阴阳殊制。雕檐绣拱，与危岫而争高；凿础镌基，共磐岩而等固。风光出其户牖，云雾生其栋梁，华炫耀于金盘，气芬芳于玉树。工图相好，湛若金仙；匠写真容，凝如满月。殿起三层之柱，虞悬自响之钟。堂开千叶之华，莲捧飞来之座。灯光不灭，灌海逾明；刹柱俱低，承幡自举。吉祥柔滑之草，烂熳依庭；逆风和气之香，氛氲满院。斜通洞穴，直注凝泉。色似琉璃，味同甘露。波投鼎沸，浪

泻陞堂。饮腹消疴，浇躯愈疾。石柱铜梁之状，影入莲池；桃源菊浦之华，香浮柰苑。可谓山类香阁，寺同离越。似龙宫而出见，疑鹿野以飞来。窃以前王凿鼎，惟论体国之功，今共刊碑，永记菩提之道。余任宰属城，寺居山部，文虽写意，书不尽言。其词曰：

二仪开廓，四气氤氲。方以类聚，物以群分。通贤通圣，明后明君。随机设教，观化垂文。乐章既造，礼仪方制。定彼亲疏，决兹疑滞。披图辨物，属辞明例。唯化一生，不论三世。玄都玉简，紫阙银经。解尸遗骨，饮液吞精。乘龙万纪，控鹤千龄，终非实相，犹是尘情。唯有大雄，湛然常住，不生不灭，无来无去。千门妙旨，一音演谕。度脱众生，涅槃双树。梦通刘后，感应姬王。恒星掩耀，满月澄光。写形东国，指圣西方。慈悲愿海，善逝津梁。法显还晋，摩腾入洛。花散经台，香流像阁。释教郁起，桑门盛作。露兹珠幡，风吟宝铎。真君建德，运钟灭道。沦没四生，毁除三宝。我皇启圣，德侔苍昊。妙法更弘，真仪再造。陈氏僭号，王赫斯征。句吴雾卷，闽越廓清。因逢智者，延谒山庭。珠生浮汉，玉出深荆。华峰崢屹，石洞渊悬。芬芳菊浦，滴沥琼泉。盘涡似谷，覆岭疑船。来仪晏坐，触地萧然。妙辨悉檀，深穷般若。缙素云会，挹其河泻。或施之材，或投之瓦，经始不日，翻成大厦。更起龙宫，还开鹿野。山连紫盖，江抱黄牛。西临月峡，东接昭丘。旃檀围绕，琳碧环周。春窗夏牖，水殿山楼。座吐芙蓉，龕悬石镜。白毫相好，紺发辉映。银燕徘徊，锦鳞游泳。腾猴心静，怖鸽影定。猗欤哲王，命也蕃屏。自天生德，孝诚俱秉。旦爽非侍，闲平讵并。出总连辔，入调钟鼎。构此伽蓝，实资力请。魔殿巉岿，须弥郁律。俛睹劫终，俄看烧讫。岂如彼岸，生死皆出。金石不朽，天地可毕。镌勒岩阿，永垂懋实。（《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又《湖北通志》载此碑，多缺误。）

郑辨志

辨志，爵里未详。

宣州稽亭山妙显寺碑铭

伏闻惠日已圆，西方显其尊相；恒星既陨，东界感其神光。身迹虽殊，慈悲靡隔。逮乎紫金写莲开之貌，香林图月满之容，梦感汉王之心，齐发吴君之善，权实济度，莫状于斯。虽复牺农之世，分爻尝药之功，轩昊之年，结宇垂裳之德。化腥变苦，诘晓法味之深；弃穴除巢，宁知净土之贵。耆阇山侧，说法之处犹存；庵萝园中，会圣之基尚在。深矣妙乎，无得而名焉。大法之兴，其由尚矣。然此妙显寺者，即隋开皇十一年高祖文皇帝奉为国师之所置也。禅师讳智琰，俗姓范氏，扶风人也。祖世，晋王夏盟，功高士会；汉臣莅宰，名重莱芜。师少为儒生，博寻内典，名挂僧录。先住京师济福道场，因神武灭法，遂游于江左，权上戴山。南朝陈元帝二年，召为内道场供养。禅师见国祚不安，遂拂衣南游稽岭。其山乃众峰杂遝，邃谷峥嵘，洞穴朦胧，怪萝贯日，百兽群集，民绝登临。大师居之，猛兽藏伏。开皇九年十月，敕遣晋王广平陈，即祯明三年也。禅师迹绍四衣，神逾八极，虽潜形丘壑，而誉彻神都，匿相岩阿，而名传上国。若珠沉北海，皎洁之性弥彰；桂隐深丛，芬芳之风更远。高祖闻之。开皇十年，召入仁寿院殿供养。十一年秋八月，帝降墨敕，遣大将军杨荣送师归山。所居处可立伽蓝，度弟子七人扶持。赐钱五千贯，绢二千匹，充乳药。又赐落脂米二百斛，一切经大藏玉石象一十五驱，鹊尾香炉四十九只，永充供养。至十二年，敕荣为宣州刺史，专监造寺。以妙显为名，谓龕垂宝乳，卉叶难名，异兽灵禽，晨翔暮显，故名妙显也。亲书题额，敕赐水田二顷五十亩，将充永业。寺侧近封五十户民，以充洒扫。帝每岁起居，送种种香药供养。至仁寿元年秋八月，告弟子曰：吾欲去矣。恬然坐灭。春秋八十有六。于时山地震动，林木萎悴，百兽悲鸣，泉池枯涸。敕遣有司以国师礼殡于此山之阳。去寺一百步，坟塔存焉。案《宣城记》云：县南东六十里有山曰稽亭，是古仙住处。尝有仙人五百，来往游止。商旅住步，稽迟忘返，故云稽亭也。皇帝俯膺金轮，拯提

亿兆。八方大定，十善遐弘。拱默岩廊，咸从仁寿。而宣条布政，寄乎良牧。使君讳荣，金州安吉人也，本姓阳氏，系承幽州阳平公之后。因王莽篡位，南徙魏兴。公以开皇七年蒙召入内，劳问功业，诏赐姓杨氏。昔人乘车改俗，吹律移化，未有胄袭皇源，名归帝谱。预班磐石，斯恩罕伦。弘农之美，洋乎史籍。杨秉临于袞郡，三域显其廉贞之声；羊祜镇于荆藩，一方称其太平之化。以公清白爱惠，还迹曩业，威略有道，别迈前修。何止泽渐贫孤，恩沾老幼而已！长史崔公讳士昇，淄水人也。位隆上佐，任重元僚。共阐和风，赞扬回向。罄怀劝道，毗我皈依。其寺东南有石洞，幽隐玲珑，仰眺或漏曦光，俯窥乍揖清涧，故老传述，所进尤深。远彻秦峰、湘水之流，近通禹井、巴山之穴。陇首夹凿金刚狮子，以为侍卫，挥拳扬目，可怖众魔，奋爪张牙，足惊群象。其内别有石龕，即大师旧安禅之所也。后则经台砌汉，宝塔凌烟。阶墀任石势以高低，栏楹接山形而宛转。兼复飞流绕殿，激水循房，散入中厨，分浇南亩，实栖心之胜境，悟道之良域者矣。公褰帙八稔，抚育四民，风雨调和，农桑郁畅。苍黎荷施，无答天慈。遂将帅参僚，及诸令佐等，以今二十年岁次涪滩，月维南吕，创成洪业，庄严帝祚。雕奇宏丽，难悉名言；福地长存，略刊梗概。敢为铭曰：

大哉佛日，实我舟航。慈悲普济，度脱无疆。深仁睿后，寿命玄苍。功超造化，德被遐荒。粤我国师，德高穷昊。身居帝里，心悲六道。保安社稷，示同魔恼。三国鼎治，长宣清宝。帝王再召，诏玺无忒。幢车曳路，琼花满戟。亲侍凡筵，谘受遗则。度人表志，置寺旌德。洪矣州牧，简在惟良。葳蕤美俗，蔽芾甘棠。圣主弘护，贤臣栋梁。伽蓝肇立，轮奂炜煌。石洞幽邃，通源远长。俯受泉脉，仰漏曦光。夹图狮子，对写金刚。势警狂象，威振魔王。瑶台耸路，重阁回廊。檐虬欲起，表凤凝翔。激水环砌，飞流绕房。殿朗宵月，钟鸣树霜。自心云萃，芳郁为香。依松结宇，憩石为床。以斯上善，永福人皇。山崩幽壤，海涸生桑。翛然灵岫，劫数传芳。（《宣城总集》）

严德盛

德盛，大业中为吴郡司户。

吴郡横山顶舍利灵塔铭

窃以至理无言，非言无以寄理；玄踪无体，非体无以明踪。然则八十种好，呈应身之妙；三十二相，表化质之妍。至如献土童儿，聚沙稚子，尚获无穷之报，犹成莫尽之因。况撒身命重财，崇诸圣业者矣。但树因之最，无过起塔；崇福之重，讵甚建幢。而银青光禄大夫、吴郡太守李显者，乃华阳杞梓，江汉芳兰，夙布素诚，少匡王国，吐纳风雷之际，出处朱紫之庭，縻爵峻于其身，隆基茂于往叶，温良洽于郡国，孝友睦于闾内。建节赞治，张振风化。门虽望族，世载公卿。安仁乐智之心，无违终食，谦明惠厚之德，造次必存。仍共奖劝郡部官人，奉为皇帝、皇后、齐王、六宫眷属，各舍七珍，同崇八福。在郡城之西山顶上，营造七层之宝塔，以九舍利置其中。金瓶外重，石椁周护。留诸弗朽，遇劫火而不烧；守诸不移，漂劫水而不易。时有龙华道场比丘法首者，岁居韶龢，即起逾城之心；年将志学，仍持航海之操。自离亲舍俗，三十许年。洞识苦空，明闲法要。诚心内发，冥梦外酬。时闻此山，为古之佛殿，乃共于此所，成斯胜业。愿宝铎常摇，法轮恒转，含生回向，□□归心，上通有顶之天，傍及无边之地，同离生死之苦，俱成涅槃之乐。其辞曰：

相焉是灭，法矣非生。盖缠虚萃，渴爱徒盈。不无不有，何体何名。业风既息，法水便清。以兹胜地，令德来持。功施合矩，化动成规。如云出岫，状月临池。清流不倦，贻铭无疲。虔心局体，同归共慕。施彼七珍，崇斯六度。下被群品，上资天祚。万福庄严，千灵补护。少宣令问，彼秀苗丛。轮转三有，驰流六通。独善非德，兼济为功。俱成法雨，用息尘笼。大隋大业四年岁次戊辰九月辛未朔

八日戊寅立铭。吴郡司户严德盛制文，司仓魏瑗书。（范成大《吴郡志》）

耿 询

询字敦信，丹杨人，大业初为右尚方署监事，守太史丞。

上书谏征辽东

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隋书·耿询传》）

雲定兴

定兴，太子勇云昭训之父。勇废，除名配少府。大业中，以宇文述荐，擢授少府丞，寻代何稠为少监，转卫尉少卿，迁左御卫将军，进左屯卫大将军。

奏对皇孙生

天生龙种，所以因云而出。（《隋书·文四子传》）

仲孝俊

孝俊，济州人，为汝南郡主簿，举秀才，除晋州司法。

陈叔毅修孔子庙碑

若夫惟道惟德，或仁或义，既渐散于英华，遂崩沦于礼乐。天生大圣，是曰宣尼。虽有制作之才，而无帝王之位。膺斯命世，塞厄补空。述万代之典谟，为百王之师表。始于汉魏，爰逮周齐。历代追封，秉圭不绝。我大隋炎灵启运，翼下降生，继大庭之高踪，绍唐帝之遐统，宪章古昔，礼乐惟新，偃伯修文，尊儒重学，以孔子

三十二世孙、前太子舍人、吴郡主簿嗣愨封绍圣侯。皇上万机在虑，兆庶贻忧，妙简才能，委之邑宰。于此周公馀化，唯待一变之期；夫子遗风，自为百王之则。礼仪旧俗，馀何足云？用能奉天旨，敬先师，劝孔宗，修灵庙，即曲阜陈明府其人也。明府名叔毅，字子严，颍川许昌人。昔尧之禅舜，实厘女于有虞；周室封陈，亦配姬于妣满。汉右丞相建六奇之深谋，魏大司空开九品之清议。明府即陈氏高祖武帝之孙，高宗孝宣帝之子。至如永嘉分国，代历五朝。郭璞有言，年终三百。皇朝大统，天下一家。为咸阳之布衣，实南国之王子。于是游情庭宇，削迹市朝；砥砺身心，揣摩道艺。策府兰台之秘籍，雕虫刻鹤之文章，莫不成诵在心。借书于手，金作玉条之刑法，桐囚木吏之奸情，一见仍知，片言能折。所谓江珠匿曜，时亏渊月之明；越剑潜光，每动冲星之气。爰降诏书，乃除曲阜县令。风威远至，礼教大行。政术始临，奸豪屏息。抑强扶弱，分富恤贫。部内清和，民无疾苦。重以德之所感，霜雹无灾；化之所行，马牛不系。鱖鱼夜放，早彰灑釜之篇；乳雉朝驯，自入鸣琴之曲。远嗤庞统，不任百里之才；俯笑陶潜，忽轻五斗之俸。于是官曹无事，囹圄常空。接士迎宾，登临游赏。睹泮水而思歌，寻灵光而想赋。加以祇虔圣道，敬致明神，粉壁椒涂，丹楹刻桷，可谓神之所至，无所不为。振百代之嘉声，作干城之称首。敬镌金石之文，永同天地之固。其词曰：

皇非常道，帝实无为。时浇俗薄，朴散淳离。世道交丧，仁义争驰。《书》亡《诗》逸，礼坏乐亏。降生大圣，载修坟史。积善馀德，追崇不已。于穆大隋，明命天子。新开绍圣，重光阙里。伊我陈君，清德远闻。温温玉润，苾苾兰芬。渊才亮美，拔类超群。时逢上圣，以我为令。导之以德，行之以政。用此一心，能和百姓。子还名贾，儿多字郑。奸雄窜伏，赋役平均。心居俭素，志守清贫。鱼生入釜，雀瑞来臻。寝庙孔硕，灵祠赫奕。圆渊方井，绮窗画壁。因颂成功，遂歌美绩。共敞穹壤，永固金石。大隋大业七年辛未岁七月甲申朔二日乙酉，济州秀才、前汝南郡主簿仲孝俊作文，孔子卅一世孙孔长名、卅四世孙孔子叹□□□。（碑拓本）

格 谦

谦，勃海厌次人。大业中，据豆子龢反，有众十馀万。为杨义臣所禽，敕令放散。寻复反，王世充破斩之。

奏 事

若德饶来者，即相率归首。（《北史·李德饶传》）

宦 官

王 义

义，道州人。大业四年，以矮民充贡自官，得出入内寝。帝幸江都，天下多叛，上书极言，自刎死。

上场帝书陈成败

臣本南楚卑薄之地，逢圣明为治之时，不爱此身，愿从入贡。臣本侏儒，性尤蒙滞，出入左右，积存岁华，浓被圣私，皆逾素望，侍从乘舆，周旋台阁。臣虽至鄙，酷好穷经，颇知善恶之本源，少识兴亡之所以，还往民间，周知利害，深蒙顾问，方敢敷陈。自陛下嗣守元符，体临大器，圣神独断，谏谋莫从，独发睿谋，不容人献，大兴西苑，两至辽东，龙舟逾于万艘，宫阙遍于天下，兵甲常役百万，士民穷乎山谷，征辽者百不存十，殁葬者十未有一，帑藏全虚，谷粟涌贵，乘舆竞往，行幸无时，兵人侍从，常逾万人。遂令四方失望，天下为墟。方今有家之材，存者可数。子弟死于兵役，老弱困于蓬蒿。兵尸如岳，饿莩盈郊。狗彘厌人之肉，鸢鱼食人之馀。臭闻千里，骨积高原。膏血草野，狐犬尽肥。阴风无人之墟，鬼哭寒草之下。目断平野，千里无烟。万民剥落，莫保朝昏。父遗幼子，妻

号故夫。孤苦何多，饥荒尤甚。乱离方始，生死孰知。人主爱人，一何如此！陛下恒性毅然，孰敢上谏。或有鲠言，又令赐死。臣下相顾，箝结自全。龙、逢复生，安敢议奏？左右近臣，阿谀顺旨，近合帝意，造作拒谏，皆出此途，乃逢富贵。陛下恶过，从何得闻？方今又败辽师，再幸东土，社稷危于春雪，干戈遍于四方，生民已入涂炭，官吏犹未敢言。陛下自惟，若何为计？陛下欲幸永嘉，坐延岁月，神武威严，一何销铄！陛下欲兴师，则兵吏不顺；欲行幸，则侍卫莫从。敌当此时，如何自处？陛下虽欲发愤修德，特加爱民，圣慈虽切救时，天下不可复得。大势已去，时不再来。巨厦之崩，一木不能支；洪河已决，掬壤不能救。臣本远人，不知忌讳。事忽至此，安敢不言？臣今不死，后必死兵。敢献此书，延颈待尽。（《海山记》）

又 奏

臣田野废民，作事皆不胜人，生于辽旷绝远之域，幸因人贡，得备后庭扫除之役。陛下特加爱遇，臣常自宫以待陛下。自兹出入卧内，周旋宫室。方今亲信，无如臣者。臣由是窃览书殿中简编，反覆玩味，微有所得。臣闻精气为人之聪明，陛下当龙潜日，先帝勤俭，陛下鲜亲声色，日近善人，陛下精实于内，神清于外，故日夕无寝。陛下自数年声色无数，盈满后宫，日夕游宴，自非岁节大辰，何常临御前殿？其余多不受朝，设或引见远人。非时庆贺，亦日宴坐朝；曾未移刻，则圣躬起入后宫。夫以有限之体，而投无尽之欲，臣固知其竭也。臣闻古者野叟独歌舞于磐石之上，人询之曰：“子何独乐之多也？”叟曰：“吾有三乐，子知之乎何也？人生难遇太平世，吾今不见兵革，此一乐也；人生难得支体完备，吾身不残疾，此二乐也；人生难得寿，吾今年八十矣，此三乐也。”问者叹赏而去。陛下享天下之富贵，圣貌轩逸，龙颜凤姿，而不自爱重，其思虑固出于野叟之外。臣蕞尔微躯，难图报效，罔知忌讳，上逆天颜。（《迷楼记》）

列 女

兰陵公主

公主字阿五，文帝第五女。初嫁仪同王奉孝，卒，适柳述。炀帝即位，述徙岭表，誓不改嫁，忧愤而卒。

临终上炀帝表

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诗，郾妫不言，传芳往诰。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隋书·兰陵公主传》）

谯国夫人洗氏

夫人，高凉人。梁大同初，适高凉太守冯宝。陈永定中，册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隋开皇中，册为宋康郡夫人，进谯国夫人、开府，置长史以下官属。仁寿初，卒。谥曰诚敬夫人。

先书报高州刺史李迁仕〔《通典》作“延仕”〕

太守冯宝病笃，谨令妻洗氏传启，并奉土贡，以资军费。（《通典》一百五十四，案：此事在梁太清末。）

全隋文卷二十九

阙 名

奏案元谐

谐谋令祁绪勒党项兵，即断巴、蜀。时广平王雄、左仆射高颀

二人用事，谐欲潜去之，云：“左执法星动已四年矣，状一奏，高颀必死。”又言：“太白犯月，光芒相照，主杀大臣，杨雄必当之。”谐尝与滂同谒上，谐私谓滂曰：“我是主人，殿上者贼也。”因令滂望气，滂曰：“彼云似蹲狗走鹿，不如我辈有福德云。”（《隋书·元谐传》，有人告谐与从父弟上开府滂、临泽侯田鸾、上仪同祁绪等谋反。上令案其事有司奏。）

奏劾卢恺

房恭懿者，尉迟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恺二人，曲相荐达，累转为海州刺史。又吏部预选者甚多，恺不即授官，皆注邑〔“邑”，《隋书》作“色”〕而遣。威之从父弟彻、肃二人，并以乡正征诣吏部。彻文状后至而先任用，肃左足挛蹇，才用无算，恺以威故，授朝请郎。恺之朋党，事甚明白。（《隋书·卢恺传》，何妥与苏威不平，奏威阴事。恺坐与相连，上以恺属吏。宪司奏恺。）

秦王二子承嗣议

《春秋》之义，母以子贵，子以母贵。贵既如此，罪则可知。故汉时栗姬有罪，其子便废，郭后被废，其子斯黜。大既然矣，小亦宜同。今秦王二子，母皆罪废，不合承嗣。（《隋书·秦孝王俊传》）

比丘惠远等造象铭

〔上阙〕无黑变成紫室。所愿从心，咸登妙果，无不遂意。又愿见世后生，男则貌如观顶，天然而知，智慧孤秀，任居上位，亦世崇明，玄风相踵，超然之一；女则行躯端严，行性淳洁，内隆胜鬘，众人声叹。有能试知无为，晓悟苦空，减己削身，共崇因果，舍离德业者，并同斯善，永无彰得，俱登正觉。开皇三年岁次癸卯五月戊戌朔十五日壬子，邑师比丘法□邑师比丘惠远。（碑拓本）

杨遵义造象铭

开皇三年十二月，杨遵义为息□炽造象一区，上为人王帝主，下为七世父母，及自己身，同□斯愿。（碑拓本）

王忻造象铭

□□孝者，善继人之志，善述人之事。亡人先发弘愿，今敬成

之，敢陈胜业。乃作铭云：

玄宗靡极，道法何源。其终无末，其始无先。玄玄绝学，□□忘言。虚无万古，寂魄□千。洪钟应扣，响振周年。□□一字，耳画三门。星珠□□，月桂犹□。□车行空，□驾飞仙。道德经首，希夷□容。三鸟翻扬，九井□踪。□祠曲里，庙享濯龙。全身□写，相好无穷。勤心勤敬，□真慕圣。奉资王矣，□□益咏。大隋开皇六年七月十五日，前上士、州从事、国子助教、彭城县开国男、洞玄弟子王忻敬造。（碑拓本）

坚昭礼造像铭

开皇十一年岁次辛亥正月甲申朔十五日戊戌，首民坚昭礼为先亡七世父母，身所生父母，祖□□，妻夏侯，父阿顺，母果僧妃，叔阿仆，妻夏侯。（碑拓本）

杜乾绪等造像铭

大隋开皇十二年岁在壬子十二月壬申朔十日辛巳，盖欲崇高志远者，要须旷□□行。是以当今佛弟子、大都邑主杜乾绪，都邑主张子元，大都化主董难当，都化主杜郭生，都邑等，虽须形居俗网，志栖方外，□□□□□。龙山之南，河水之西，雉水之东，吉祥□□，敬造石像一躯，层龕比刃，巧尽百奇，珍□□□。远而望之，状宝塔涌现于灵山；近而□□，□祇园之睹玉殿。回睛注目，归心有在。以此胜善，福国皇家，□法治国。又愿七世先灵，见生眷属，类同沾泽。因兹福庆，刊记斯铭。其词曰：

妙理难原，旨趣莫寻。凌□靡恻，孰算其深。嵒山开尤，□□□霁。金□既□，徒泣双林。勇塔且沦，祇园匿□，□□光光。铜人闭景，圣宇暂空。□□□□，像曜不曦。像月为囿，宝□□□。□罗妙像，瑑镂碧崖。相齿真□，明眺高云。光埋月朗，八万未逾。真容何爽，瞻相吮吟。福景唯深，玉润条□。芳泽来今，恩沾四□。庆不有心，言传千载，不朽清音。（碑拓本）

王女足等造像铭

开皇十六年岁在丙辰三月甲寅朔八日辛酉，夫□□□寂真体，难

逢法□□□□，若旨龟睹木□□□□失国长避苦海。是以机伦西颡，大夜将至。佛自悔□，四□隐恣然。今有诸邑子八十人等，觉身危□，不久多停。至如水胞，俄亦消灭。譬若火光出石；焉能□人□能人人□已崇造阿弥陁像一区，仰为历劫诸师。七世父母，及自己身，以此功德，愿生生世世，得常□身莲华化生，不受五荫之胎，方□途□而□□，常□芥城。虽□我身犹在，又愿地狱休息，饿鬼饱满，畜生解脱，人天具足，法界崩□，等灭已觉。（碑拓本）

青州舍利塔下铭

维大隋仁寿元年岁辛酉十月辛亥朔十五日乙丑，皇帝普为一切法界，幽显生灵，谨于青州蓬山县胜福寺，奉安舍利，敬造灵塔。愿太祖武元皇帝、元明皇后、皇帝、皇后、皇太子、诸皇子孙等，并内外群官，爰及庶民，六道三途，人非人等，生生世世，值佛闻法，永离苦空，同升妙果。（碑拓本。案：《金石文字记》所载同州塔铭，与此正同，惟彼云“同州武乡县大兴寺”八字为异。今不重录。）

邓州舍利塔下铭

大觉湛然，照极空有。慈愍庶类，救护群生。虽灵真仪，不同灭度。而遗形散体，尚兴教迹。皇帝归依正法，绍隆三宝，思与率土，共崇善业。敬以舍利，分布诸州，精诚恳切，大圣垂祐。爰在宫殿兴居之所，舍利应现，前后非一。顶戴欢禧，敬仰弥深。以仁寿二年岁次壬戌四月戊申朔八日乙卯，谨于邓州大兴国寺，奉安舍利，崇建神塔。以此功德，愿四方上下，虚空法界，一切含识，幽显生灵，俱免盖缠，咸登妙果。（碑拓本）

江夏县缘果道场七层砖塔下舍利铭

夫至理空冲，寻求之源悠缅；法身寂泊，无方之应奄臻。至如花叠未然，驻影留发，香薪已燎，散体分形。故有宝塔珍龕，岿嵬四园之上，云兴地踊，照耀八国之中，俾我圣迹，未之湮坠。缘果道场者，梁天监十二年太岁癸巳，长史刘端，舍宅为寺，有命过僧归闍梨尽心监造。闍梨降自江□，氏族未详。戒慧总持，甚有灵验。于是鸿基胜趾，缔构日新；三业薰修，七财具足。以今大隋大业九

年昭暘之岁，江夏县缘果乡长刘大懿等，遵依敕旨，共三乡仕民，奉□□齐兴道场七层砖塔一所，安镇此地。次有清信弟子黄慧龙〔《金薤琳琅》作“龚”〕、慧俊、慧达等兄弟，并德□佳雅难兄难弟，誓立五根，愿弘四事，于所住宅，福瑞累彰。亡父于大业三年二月，乃于食内感舍利一枚，大小相欢。睹兹希有，安止水器，且浸且浮，旋绕久之，光明遍室，顶带虔礼，日申供养。到七年正月，俊女鸡娘，又感二枚。斯实迹现难思，抑闻图籍。次有弟子李药王信首宿驰贤才简匹，虽室无瑞并，手阙金钱，每用放济居心，倾舍为业，以开皇廿年，行至常州境，感舍利一枚。到大业五年，于所住宅，又感二枚。昔者阿难奉函，如来赞其希有；康会瓶写，吴主嗟其神异。询诸经诰，今古同符。以今季夏六月八日，奉送散身，永窆基下。众缘赞助，普设大斋。方俟七级巍峨，接霄房而扬采；九盘煜曜，宝铎韵而流声。上资帝朝，爰洎遐迹。设使芬尽方城，五分之身常住；石销天袂，金刚之地巍然。敢忘议善，乃为铭曰：

茫茫宇宙，悠悠世间。九地衔海，四□□山。三途有狱，五道无关。魂随动治，识□循环。至圣何像，疑尔惛怕。示现无方，迦维垂迹。等救烧燃，通悲幽溺。息众权城，椎轮火宅。八十化尽，天人丧师。抚膺雨泪，香水□毗。四王典护，八国均持。机缘靡隔，灵祥俟时。坊坟式建，层表临空。非因鬼力，诘假神工。金盘仰露，宝铎摇风。山移川徙，徽业兴隆。（《古刻丛钞》，又见《金薤琳琅》八）

张景略墓志铭

君讳景略，燕州上谷人，汉司徒华之后也。帝皇布护，将相蝉联，备诸图史，其可伊述。祖骠骑大将军、第一领民酋长、文城公，又迁燕州诸军事、燕州刺史。考龙骧将军、谏议大夫、奉车都尉、行济安郡太守、金乡侯。君质如披锦，文彩焕然，器若圭璋，光辉朗润。于是弱龄表异，声振朝野，欲止不能，遂被征辟。起家为魏帝内侍左右，寻迁秘书郎。优游凤沼，去来麟阁，时称独步，实曰无双。又加车骑大将军。开皇十一年正月六日，冥不薨德，奄从运往。

春秋六十有八。以其月二十六日迁窆于相州安阳河北白素曲。未极丞相之年，俄掩将军之墓。呜呼哀哉！乃为铭曰：

昔年慷慨，拖紫垂青。昆山汉水，玉润珠明。何啻大运，混我贤贞。一辞身世，百代千龄。（碑拓本）

石里村造桥碑

大隋开皇六年岁次丙午二月壬午八月己丑，兖州高平县石里村仲思那等廿人造桥之碑。盖形同石火，忽有便无，命似浮泡，倏存还灭，若不倾心舍命，如萨埵之投骸，克己精诚，伏尸毗之救鸽，自非仰习二士之功，苦海宁容可渡？然今大邑主仲思那等廿人，谨见村南分派成池，沛水竞流，以起鬻涛之浪，阻隔长衢，致使杨朱泣分岐之泪，赝伪身形，遂登高楼，焚香启发，奖化众缘，四部崇助。谨于此处，敬造石桥一济之所，急缓通传，永绝稽留之叹。两盈美丽，婉婉可观。又采石荆山，访匠周随。福力自天，名师忽至。嵩龙者若乘虚模花，众蜂竞集。佛漏两坎，相同百工，左右侍卫，八部备足，藉此桥像，福及那等。茂若春兰，尉殊夏馥。身比乾坤，年同弗石；学并宣尼，仕登卿相。敬法伏摩，三途断绝。昔秦王越海，人鬼怀嗟，义取成功，能言羨德。其词曰：

运石荆山，蓝田采玉。接轸连辂，首尾相续。檐桃再红，其功始足。织女来游，江妃屡囑。（碑拓本）

洛州南和县澧水石桥碑

〔前阙一行四十字〕功斯□有道存焉，其义大矣。至若□□之职掌士□□□□□□□□□□□□□□□□民庶夫弘割舍之业，宁崇劝导之旨？自智桥孤耸，宝航独泛，引邪迷于觉路，拔沉溺于死河，无尽慧灯，散照百丈之室，上妙甘露，流布娑婆之境。我皇帝垂衣秉历，纽地补天，二曜连晖，五精合彩，轻徭缓赋，仁被草木，好生恶杀，泽及豚鱼，洒法雨以润群生，建宝幢而导黔首。四民仰化，九服从风。洛州南和县者，星膺胃昴，地连赵魏，水陆交会，人物殷阜。斜眺衡彰，金凤凌波而曜色；却瞻瀛碣，玉马映雪以腾光。于斯时也，使持节、仪同三司、刺史辛公，以明德上才，褰

惟此境。公名恁，字士信，陇西狄道人，风神秀起，雄图杰出，博览书传，总括艺能，行成规矩，言为楷则，是以曳裾棘座，高步礼闱，市朝迁革，位望弥重，自建旆之部，威惠俱行，明闲宪章，深练治体，推诚化下，竭心奉上，奸豪悚叠，黎庶来苏。翊军将军司马田威，冯翊广阳人也，志业平允，操履廉白，举目持纲，弼谐蕃政，野绝带牛之暴，市息饮羊之欺。又有宣威将军、县令马君，以美誉清风，制锦斯邑。君名晔，字士暉，扶风始平人，器量宏深，风韵清举，信义闻于州里，孝弟著于闺门，历官二朝，频宰三邑，明于剖断，善于绥养，留心庶狱，小大以情，寇盗出奔，圉圉空寂。故使乡闾敦睦，风俗和平，家识廉耻，人知礼让。芄芃之麦，竞秀两岐；泄泄之雉，共榭三异。县尉、兖州邹县孔经，泗州高平县魏君遐，并地望清华，人才谨素，当官理剧，烦而不拥。县城之北，有澧水焉。其水也，上引七里之源，旁吸百原之口，控清引浊，冬温夏凉。溃粒朝兴，则白日昼暗；澄波夕映，则朱霞夜朗。厥水之上，虽有旧桥，每经泛长，隋流耐坏，车牛陷溺，行李嗟辛。有县老人宋文彪等，悟镜像之非真，知水泡之难住，薰修十善，回向一乘，各竭资产，兼相劝化，敬造石桥，以济行者。以开皇十一年，龙集于渊猷，月缠于降娄，爰共经始，数年乃就。碧柱浮空，烟云等色；金堤枕浦，杞柳交阴。浩浩乎似应龙之导盟津，峨峨乎若灵鳌之冠方丈。以此善因，广渡危难。仰愿皇帝陛下，尊居太一，道迈虞唐；皇后配象阴精，德高任似；皇太子比曜前星，三善光备；内外文武，州县官僚，法界含生，咸蒙斯福。窃以洛阳路首，尚传超石之书，城都柱上，犹题长卿之笔，况复业隆遂古，功济生民，不有櫛扬，孰弘劝奖？于是立碑路侧，以彰厥庸，树之风声，悬诸日月。其词曰：

星汉西转，川渎东倾。疏通云及，津梁乃成。攸攸行道，隐隐车声。虽言利济，讵免危城。（其一）

大悲拯物，宝珠斯现。泻水疑瓶，□花似□。深□利□，广开方便。善断疑网，能除毒箭。（其二）

我皇负宸，君临万方。下调玉烛，上叶珠囊。白环献祉，丹书

效祥。藻心玄寂，迈彼轮王。（其三）

邯鄲北走，漕源旁射。桑麻隐映，川畴平易。是称爽垲，实为滋液。士女连衽，车马叠迹。（其四）

明明州将，垂恩不已。忧国若家，视民如子。温其玉润，油然云起。竹马赴期，蒲鞭示耻。（其五）

穆穆良宰，达于从政。导之礼乐，申以法令。行合韦弦，清同水镜。盗贼休止，黔黎歌咏。（其六）

有国耆老，间阎俊民。断除三毒，归依四真。故楼危坏，愍彼沉沦。烁金运石，共造良因。（其七）

洪基蹇产，飞梁□□□固□□□□隐□□□□□□□□□□□□□□□□仁□。（其八）（碑拓本）

邢州南和县澧水石桥景文碑

乃夫气〔下阙〕岳镇宽泉流溢崐□□澹□□澍长波而□□翻〔下阙〕亿兆之□万□越〔下阙〕既是凡□斯成郛矣。我大隋皇帝□□□□膺□火德。金轮空至，朱马虚来。□出神□□生〔下阙〕而□群□□。邢州南和县□□是□东海□□□□郁□南魏北□□饶民于时〔下阙〕日槃根共□争□□□□高峰〔下阙〕风远布外慎□□□谣□宽□□□□赤子之念□□盖于朝野高□□诸耳目秋〔下阙〕呈神瑞〔下阙〕公可谓英才□□□□□闻〔下阙〕之名出□□□林之〔下阙〕南□地□武都□临□□器德〔下阙〕稽□□施□□山岳□□□□难者矣。〔下阙〕志安民行成□□□为□，则南和城后□□澧□洪源□彼高峰□波现于七□百〔下阙〕毁坏但以停轮止辙□马□踪□□远途，困兹行李。有县老人宋文彪等，并是邦家领〔下阙〕洞识流□明鉴□□□□脱□义此□心兼相劝奖，营斯上业。遂于开皇年也，岁次鹑〔下阙〕，乃求工异域，采玉珍山，龟柱通泉，龙梁接汉，参差巧楼，□模妙乐之阶，雕琢精奇状下阎〔下阙〕申舞□□兰□陵□而□□红花全放径春□□□□。绿叶纷披，值秋霜而更茂，清风暂至〔下阙〕并写宫商之韵，长卿一度，画桥柱而遐心；法显重轻，蕙多罗而练性。但以修营往日，功就今时。愿〔下阙〕所□

莫非有为之□念□□流，并是无常之道。恐虑灾风横□怒□漂湊此
既缘成畏〔下阙〕喘息□閒黑闇□□何□片时留住信知，形同石火，
盍尔□□命似露□索然消灭。是以仰瞩将来，〔下阙〕照空□□常乐。
或施财舍贿，续此宽因；或助力用功，详营斯福。令此途无拥，□
路恒通，共越生死之〔下阙〕阔。乃愿法灯无尽，慧炬长辉，度彼
苍生，济斯含识。其辞曰：

晶浮上引，重浊下沉。□修日月，创造山□□□□□□□□□□寻
重超九□凡□宽深。（其一）

大海宽宽，我皇巍巍。四方慕化，万国咸归。灵龟逞瑞，潜□
现辉。祚隆□□□□□□。（其二）

并写官商之□□□上奉□□□□□□为□□早聘□□有好□□无
竞慎等四知，清同水镜。（其三）

明明令德，皎皎贤□。□□□□□□□疆□□□□善达□章秋
禾选瑞，夏麦呈祥。（其四）

澧水横流，□泉旁澍。参□蕝郁饶□□□千途竞臻。□□□□
□□□□□□彼黎庶。（其五）

光家孝哲，□□英贤。高官积世，□□恒连。□□□复并□□
□□营净□预□良田。（其六）

〔上阙〕雕宝柱楯楼，花□车□雷动马〔下阙〕有为有作□□□
常□遭〔下阙〕石□长〔下阙〕。（碑拓本）

陈思王庙碑

君讳植，字子建，沛国谯人也。洪源□九泉竟深崇□□□□比
峻。自权與□□□□兴焉，其后建国启基，□□周室。显霸业于东
邾，彰茅封于谯邑。琼根宝叶，蔚芳兰如莫朽；轩冕相传，袭缙绅
而不绝。此乃备颁典册，聊可梗概而言矣。逮承相参，乃成王室。道
勋隆重，位登上宰。受国平阳，克昌厥后。鸣鸾佩玉，飞盖交映。祖
嵩，汉司隶、太尉公，职掌三事，从容论道，美著阿衡之任，不亦
宜乎？父操，魏太祖武皇帝，资神龙虎，剖判郁以开基，名颁讖牒，
谣散真人，火运告终，土德承历，爰据图策，享有天下，骤改质文，

驰迁正朔，英雄之气，盖有馀矣。昆丕，魏高祖文皇帝，绍即四海，光泽五都，负宸明堂，朝宗万国，允文允武，庶绩咸熙，正践升平，时称宁晏。致黄龙表瑞，验兆漳滨；玉虎金鸡，恒纶宇彛。王乃黄内通理，愠淑哈英。睿哲稟于自然，博愍由于天纵。佩金华以迈四气，抱玉操如忽风霜。缀贍藻于孩年，摄首什于孺岁。寻声制赋，膺诏题诗。词采照灼，子云遥惭于吐凤；文华理富，仲舒远愧于怀龙。又能诵万卷于三冬，观千言于壹见。才比山藪，思并江湖。清辞苑苑，若藜葩之蔚邓林；绿藻妍妍，如河英之照巨海。武库太官之誉，握促之器者也。但禄由德赏，频亨王爵。建安十六年，封平原侯。十九年，改封临淄侯。都不以贵任为怀，直置清雅自得。常闲步文籍，偃仰琴书，朝览百篇，夕存吐握。使高据擅名之士，侍宴于西园；振藻独步之才，陪游于东阁。黄初二年，奸臣谤奏，遂贬爵为安乡侯。三年，进立为王。□京师，面陈滥谤之罪，诏令复国。自以怀正信如见疑，抱利器而无用。每怀怨慨，频启频奏。四年，改封东阿王。五年，以陈前四县封，复封为陈王。以谗言数构，奸臣内兴，十一年里，频三徙都，汲汲无欢，遂发愤而薨。时年卅有壹。即营墓鱼山傍羊茂台，平生游陟，有终焉之所。既如年代复远，兆茔崩沦，茂响英声，远而不绝。至十一世孙曹永洛等，去齐朝皇建二年，蒙前尊孝照皇帝恢弘古典，敬立二王，崇奉三恪。永洛等于时膺符表贡，面奉照皇，亲酬圣诏。比经穷讨，皆存实录。蒙敕报允，兴复灵庙。饗嗣烝尝，四时受谒。使恭恭嗣子，得展衷诚之愿；莪莪孝孙，长毕昊天之慕。遂雕镂真容，镌金写状，庶使□□□相，度永劫而不泯，七步文宗，传芳猷于万叶者也。其词曰：

惟王磐石斯固，缔绪攸长。波连溟渤，枝带扶桑。分圭作瑞，建国开疆。蕙楼菌阁，远迈灵光。（其一）

器调高奇，风革梳朗。谈人刮舌，灵蛇曜掌。东阁晨开，西园夜赏。桐华桂茂，玉润金响。（其二）

声驰天下，道冠生民。才惊旷古，德重千钧。混之不浊，磨而不磷。如何一旦，萎我哲人。（其三）

〔上阙〕历代□□□仁不常，厥土所在称珍。□美〔上阙〕动无近对斫寻百氏下上千古〔上阙〕命归火讴歌去木古〔上阙〕身淑慎，名教斯在。〔上阙〕城黄肠□墓石〔下阙〕。（碑拓本）

隋上柱国、梁州刺史陈茂碑

□□挺奇略于□□□高文于游夏芳徽盛范□□传祀纂神基□六奇定策夷项甯汉德□□□兼□著□□兴太守功表折冲，任居分陕，祖□□□□遗〔下阙。案《集古录》引碑云：茂字延茂，当在此阙处〕。公禀气辰象，降灵□□，□五行之秀，蕴六德之姿，倚天照其锋颖，绝海振其羽翮，识□□故〔下阙〕太祖□元皇帝之□□也，为大将军□□□。譬姬文之□殷朝，若晋室之蕃魏国。望云斯表佳气，□□□□初〔下阙〕公以贾谊登朝之岁，终童奉使之年，展采于滥觞之辰，效官于尺木之始。□一心而事君，□三分以成务。迁振威将军、给事中，□□□□□□□刑狱〔下阙〕仍为将军府属治内郎。功预断螯，勤宣汗马，□用□闻，威风远振，封南皮县男，食邑二百户。太祖为上柱国、隋国公、涇州□□公□府〔下阙〕有□□之化，非无利器之能。转涇州总管府司录、宁远将军、右□员外，常侍皇上。嗣霸图将兴帝业，哂□道□□□□□上□□大将军□□公，公〔下阙〕府长史。周武帝薄伐东秦，席卷河北，声振□坂，势超垓下。既而流汤□□方盛，引弓之〔下阙〕。公冲冠之气，临危奋发；□□之诚，造次先表。每以身□执锐前驱，上天纵雄杰英威□世〔下阙〕之□□下□□□□□□□上□□□□师凯入，授仪同三司。上德映在田在□业□一□□□九命，公亦追踪□□绝□人〔下阙〕。上为定州总管，公任总管府司录兼定州赞治。上为亳州总管，公除总管府司录。上为上柱国，公迁府长史。〔下阙〕蚩尤之凶□□□，东陵之盗，谋为西楚之□，肆彼逆□□□郡邑，刁斗相喧；云梯交映，晋阳之师将没。疏勒之□□□公〔下阙〕之□心□□□之击□之去□轰□冰泮，扫地无遗。□□远降，□蒙褒赏，授骠骑将军、右光禄大夫，□□之〔下阙〕大将军。上为大丞相、隋王，公除府掾，治右十二府长史。上登庸伊始，纳麓在辰，作□负图□绝□□公

琴，失身之风未绝。公齐礼正德，令行禁止。沦人□□，欣戴仁风。蜀□鸣弦□□美〔下阙〕之□□□□玉金空有□□之□十一年，因疾还京。十六年八月十六日，薨于京第。春秋六十有五。粤以十七年二月廿五日厝于□□西县交川乡。唯公□□宇外□□□□内□□非礼不动，唯仁是托。夜□□行未□改□容□疾□□雨不□□其□□□□□同□□之□心地□九□之□垂□□□之□□□□吕之□□乎若对〔下阙〕庭加以□□好古重□轻财□车而□周人□□□□穷士□□军□雅善兵□研□水□□□□□山之□□□文之妙〔下阙〕之□□杯不□比□□一德包□□□□□可大可久，全行全名，而才□半古□不充□□山之□未□中□之〔下阙〕于□□绝弦止□□□□士友□□长史□□大□□□□咸□□□者□□□□风俗会稽典□之□安□先贤之状〔下阙〕民□□于夏□之□□□佳□之地，乃相与进□□城门〔下阙〕而青松□□□久□□□史，其辞曰：

□乘〔下阙〕后□□□威名玉〔下阙〕文〔下阙〕行手握灵珠，心〔下阙〕物〔下阙〕未分□天〔下阙〕。（碑拓本，案此碑泐缺过半。据《石墨鐫华》云：余过观榻二纸，而碑颇完，独阙使君名。则今世未必无明拓本，故已置而复录之。）

建安公等造尼寺碑

昔夫老子作上下之经，才表清虚之妙；庄生著内外之义，且论出处之高。无申业报之言，岂畅因缘之旨？眷言大道，未为尽得。是知神理未灭，真趣幽玄。心期之理，起惑兴障。若非达圣膺运，至德降灵，孰能敷化大千，□□彼岸？暨□通汉梦，炭验昆明，法轮西阐，像教东被。自尔迄今，将千载矣。虽神功妙迹，迥出天人，应物随方，多有□□□□玄风遂扇，绪□更繁。或废或兴，随时出没。良由心涂所隔，业缘致壅故耳。我大隋膺千龄之会，处五运之□□□□道先天协命。皇帝统历乘元，钦明御宇，秉金轮以治世，悬玉镜而照临，声逸万古，泽被遐外，好生恶杀，泣辜解纳，轻兹小道，慕彼大乘，欲归一谛，会由三宝。乃诏州县，各立僧尼二寺，袭圣轨之将颓，继金言之暂缺。使君建安公，衣冠水镜，搢绅模楷，入

朝见美，出牧称贤，含柔履慎，率由成则，德流异部，声播殊方，念法界以归依弘慈，善以训物，申命勤至，不舍斯须。县令西河宋景，辅国将军、内散复州别驾、治长史宜昌竟陵二郡□□□都督，允文允武，所在称奇，制锦一周，弦歌千室，志怀清慎，恒若履冰，能官之美，今古独绝，深悟非常，情存释典，听讼之暇，无忘福田。丞大梁齐相尉、博陵张服、河间张榭，并以明哲，来赞专城，清勤自处，誉宣邻邑，俱申回向之心，共忻真净之路。心意精实，不行自远。遂仰依明敕，俯厉宿诚，乃于形胜之所，崇构尼寺。县宦七职，爰及乡正之徒，感斯福德，忻然营助。寺主道辩等觉法轴上坐智，最缓称等，咸以戒操端严，音仪匪忒，烦恼已弃，业行聿修，相与经始，不日而就。尔其势极弘丽，地惟爽垲，房庑深重，长廊交映，连甍云合，比屋霞舒，宝铎迎风，雕梁照日。至于庄严□殿，饰尽丹青，相好非常，光明特绝。旧尼宿德，深睹律藏，莫不负锡来游，有怀乐上。窃惟灵应微远，无迹可寻。但理□□□，言由事发。故探蹟索隐，更显法于将来；幽赞神明，亦了达于未悟。然则立德之美，从斯而见；著述之义，其在□□。今盛业既彰，大功克构，而微猷莫记，非所以晓示来叶者也。是以敬勒他山，式遵前学，庶无土功德，与山□□□传。其词曰：

逖听前修，曾闻庄老。可名非名，可道非道。逍遥为贵，齐物为宝。缘报不由，理尚未好。遥哉上觉，□□神功。四禅无像，三界毕空。□非迹应，事以感通。无因达圣，何以开蒙？于惟我皇，自天攸纵。九有怀德，八方咸统。治尚无为，民随日用。淳风既□，式歌且诵。功参佐命，来牧蕃维。秉兹德实，是导是绥。民知礼让，俗尚谦撝。过则称己，功必□□。实为良宰，拔烦理□。既经德化，风移俗易。仁不独善，赞辅斯益。共保令名，嘉命可适。爰有明诏，诰彼四方。玄风更阐，遗教重昌。同□□德，上下纪纲。伽蓝仍建，迥刹高骧。物爰雕修，人荣宝饰。画堂皎皎，华攘翼翼。名德卜居，宴坐止息。归依一□□□□温温哲人，穆穆明后。作我桥梁，弘兹善诱。有言必应，言立不朽。敬勒斯铭，天长地久。大隋开皇十一

年岁次辛亥六月辛□□。(碑拓本)

全隋文卷三十一

外 国

倭国王多利思北孤

多利思北孤，姓阿每。

国 书

日出处天子致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隋书·东夷倭国传》，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其国书云云。帝览之不悦。)

高昌王麴伯雅

伯雅，本金城榆中人，开皇中嗣位。大业中，尚宗女华容公主，拜光禄大夫、弁国公。

下令国中

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隋书·高昌传》，大业五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

突厥沙钵略可汗

可汗，姓阿史那氏，名摄图，伊利可汗之子。齐、周间，佗钵可汗以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佗钵卒，国人迎立之，号伊利俱罗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后度漠南，寄居白道川，立约以磧为界。

致隋文帝书

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罗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缿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隋书·突厥传》，《北史》九十九）

上隋文帝表

大突厥伊利俱罗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伏奉诏书，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逾明，徒知负荷，不能答谢。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顺民望，二仪之所覆载，七曜之所照临，莫不委质来宾，回首面内。实万世之一圣，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闻也。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恒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北狄，莫与为大。顷者气候清和，风云顺序，意以华夏其有大圣兴焉。况今被沾德义，仁化所及，礼让之风，自朝满野。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虽复南瞻魏阙，山川悠远，北面之礼，不敢废失。当今〔“今”，《北史》作“令”〕侍子入朝，神马岁贡，朝夕恭承，唯命是视。至于削衽解辮，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阖国同心，无不衔荷，不

任下情欣慕之至。谨遣第七儿臣窟含真等奉表以闻。（《隋书·突厥传》，沙钵略立约以磧为界，因上表。又见《北史》九十九，《通典》一百九十七。）

突厥莫何可汗

可汗名处罗侯，号突利设，摄图弟。开皇七年，嗣位为叶护可汗，隋拜为莫何可汗。

奏请取北牙

阿波为天所灭，与五六千骑在山谷间，伏听诏旨，当取之以献。（《隋书·长孙晟传》，开皇七年，摄图死，遣晟持节，拜其弟处罗侯为莫何可汗，处罗侯因晟奏。）

突厥启民可汗

可汗名染干，摄图次子，号突利可汗，居北方。开皇十九年，拜为意珍豆启民可汗。

上表谢恩

臣既蒙竖立，复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隋书·突厥传》）

上表陈谢

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臣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十〔“十”，《隋书》作“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隋书·突厥传》）

上场帝表

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着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实无少短。臣今忆想圣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尽，并至尊圣心里在。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隋书·突厥传》）

全隋文卷三十二

释 氏（一）

智 颢

智颢字德安，俗姓陈，颍川人，居华容。梁末，出家湘州果愿寺。陈光大初，住金陵瓦官寺。太建中，入天台。至德中，召住光宅寺。陈亡，晋王奉为戒师，号智者，寻归湘州，又入天台。开皇十七年卒。

谏僧尼策经落第休道

调达诵六万象经，不免地狱；盘特诵一行偈，获罗汉果。笃论道也，岂关多诵？（《释藏》婴□，《续高僧传》）

将赴晋王召求四愿

一、虽好学禅，行不称法。年极西夕，远守绳床。抚臆循心，假

名而已。吹嘘在彼，恶闻过实。愿勿以禅法见期。二，生在边表，频经离乱。身闾庠序，□拙暄凉。方外虚玄，久非其分。域间樽节，无一可取。虽欲自慎，朴直忤人。愿不责其规矩。三，微欲传灯，以报法恩。若身当戒范，应重去就。去就若重，传灯则阙。去就若轻，则来嫌消。避嫌安身，未若通法□命。愿许其为法，勿嫌轻动。四，十余年水石之间，因以成性。今王途既一，佛法再兴，谬课庸虚，沐此恩化，内竭朽力，仰酬外护。若丘壑念起，愿随心饮啄，以卒残年。许此四心，乃赴优旨。（同上）

与晋王书论毁寺

今获蒋州奉诚寺慧文律师书，敬呈如别。仰惟匡持三宝，行菩萨慈。近年寇贼交横，寺塔烧烬，仰乘大力，建立将危，遂使佛法安全，道俗蒙赖，收拾经像，处处流通，诵德盈衢，衔恩满路。昔居戎在阵，尚得存心，况息武兴文，方应光显。至如慧文所述，抽剔伽蓝，必由在所官人，多生僻解，致令外僧惶惑，忧惧不宁。贫道常念无堪，谬当知识。若论爱惜形命，岂敢言忤公门？特是佛法相关，亦由香火事大，意之所为，唯忧冥道，宁忘即日之身，必存未来之义。若不述愚心，则虚当四事，复乖三稔香火。是何人乎？是何人乎？在所官司，唯悕事办，岂虑因果将来善恶邪？当愿圣德尊严，履万安之路，福禄隆重，高而不危，修菩萨行，栋梁佛法，墙墅三宝，泽覃四海，风芳万代。若谓寺多州少，国或不听，方便善权，仰由安立？若须营造治葺城隍，江南竹木之乡，采伐弥易。仰希弘纽，提拔将沈。故寺若存，新福更长。冀蒙矜允，幽显沾恩。法事仰干，追深愧蹈。沙门某敬白。三月十一日。（《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与晋王书请为匡山两寺檀越

江州匡山东林寺者，东晋雁门慧远法师之所创也。远是弥天释道安之高足，安是大和尚佛图澄之弟子。三德相承，如日月星，真佛法梁栋，皆不可思议人也。而远内闲半满，外善三玄，德布遐方，声高霄汉。初诣山足，依止一林，共邪舍禅师头陀其下，若说若默，

修西方观。末于林右，建立伽蓝。因以为名东林之寺。远自创般若、佛影二台，谢灵运穿凿流池三所。梁孝元构造重阁，庄严寺宇，即日宛然。峰顶奇者，是齐慧景禅师感山人延请，因栖其峰次。梁慧归在后登蹶，方建伽蓝。峰有水泉，忽然枯竭。归烧香咒愿，清流盈满。天降甘露于泥洹日，是以先德名踪，垂芳不断。松霞清旷，触处萧条。公私往还，莫不归向。自大化江左，贫道因至彼山，憩泊东林，时游峰顶，以岁为日，羨玩忘劳。然山下伽蓝，偏近驿道，行人归去，颇成混杂。今奉请为两寺檀越，庶藉影响，众得安心。礼诵虔诚，用酬洪泽。并乞勒彼所由，永禁公私停泊。沙门某敬白。（同上）

答晋王请撰净名义疏书

爰逮累翰，殷勤至法。匹夫行善，止度一身。仁王弘道，含生荷赖。盖登地菩萨，应生大家。所以发心，兴隆大道，曷可量也，孰可比哉？贫道山僧，本怀夙志，于天台旧居，言念无舍，庶因世境安乐，更得寄迹幽林，仰为行道，非唯城邑。近岁谬承人泛，拟迹师资，顾此疏蔽，以非时许。况圣泽日隆，复垂今命，省诸庸鄙，弥匪克堪。贫道禀承师教，禅慧颇持，耳去眼流，如华上水，采听经论，其功既浅，赖荷禅门，凭定修习。比于专学，数论区分。理乃弗违，业乖至熟。自非如来明达，种智高圆，檀林殊能，谁肯双揖。况乎去圣滋远，晓悟甚微。徒欲承恩，惧乖深寄。有招幽赜，兼亏圣德。特愿更回神虑，别俟胜贤，妙果芳因，使无断绝。经称一句染神，历劫不朽。大智慧海，信为能入。固知深解大乘，佛法久住。功德易满，智慧最高。守质抱愚，仰希德览。徒申庸俚，终不自宣。沙门某白。（同上）

与晋王书请为天台玉泉十住三寺檀越

前所咨天台山事，本听后期。爰逮报示，不然？夙志栖霞，乃言咫尺，非关本誓之心。天台既是寄终之地，所以恒思果遂。每嘱弟子，恐命不待期，一旦无常，身充禽鸟，焚烧馀骨，送往天台。愿得次生，还栖山谷。修业成辨，乃可利人。但仰赴义门，多惭乌浅，

发心既重，辄课庸微，去听慈恩，庶无匆促。政言天台营理，本拟十方，安立僧徒，非专为己。昔年修葺，愿创伽蓝。形可随缘，香灯难绝。故欲遣修葺，冀凭方便。同途校具，净人得蒙胜举。并祈一旨，事并前咨。方乞寺名，屈作檀越。惧多烦杳，未敢同时。处处结缘，功德弥大。玉泉十住，许垂恩为检校。唯待教旨，即遣僧使。冀藉光威，三寺遥荷。伽蓝未整，功德已圆。仰闹频频，言何能谢。沙门某白。三月二十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答晋王书谢度人出家

切以今月嘉辰，菩萨应世，奉为至尊皇后，报恩功德，铄写灵像，度人出家。现在因缘，福业无量。使五沙弥为弟子，辄当恭旨，作说戒师，年岁既小，别须和尚，必选名德，为作依止。并赐法衣，即于众前，欢喜顶戴。沙门某敬白。七月十九日。（同上）

答晋王书论放徒流

开府学士柳顾言宣教，《金光明》行法究竟，如十五月清净圆满，恩放徒流，矜勉鞭笞。上开府潘惠达、仪同张四娘等凡四十五人，赐令斟酌。谨即依事询详，切以一人出世，多人利益。淳善御俗，仰属轮王。案此经云：若犯王法，系缚枷锁。诸苦恼等，悉令解脱。又《灌顶经》云：王当放赦屈厄之人，徒锁解脱。王得其福，天下太平。雨泽以时，人民安乐。教旨符应经文，岂非宿殖德本？慈善根力，谬以多幸。忝此大缘，率励僧徒。清斋洗浣，龙王注雨。甘泽并周，爰开狱门。杻械解脱，徒流原宥，莫不蹈舞殿庭，称恩感戴。加复送以胜幡，仍悬宝塔，登高散华，烧香朗烛，并留供设，设法开示，咸令向善。其僧法运等，虽著法衣，不能修心，身犯国宪，取秽道流，忍乃上来战深下耻，白大众留七日。晨夜训责，暂依候黜，使惭诫奖耳。沙门某敬白。十月十六日。（同上）

答谢晋王施物书

开府柳顾言宣教，以法岁圆满，爰降劳问。并施金色新制香炉奩一具，法衣一通，绵绢百段，烛三十挺，纸二千张，上厨果食等。刹那不住，节序相催。老至易悲，观心难谛。幸逢弘建正法，省无

戒慧，实惧难销。香炉起峰，莲华夺艳。忍辱离尘，安行履蹶。经称受用，无作恒生。烛俟夜燎，纸拟净名。当机要施，法事忘谢。果食缣绮，道场同沾。归福有在，辞略言外。沙门某敬白。七月十五日。（同上）

遗书临海镇将解拔国述放生池

贫道少怀静志，愿屏嚣尘，微悟苦空，得从闲旷。是以去西陲之旧里，将领门徒，游憩天台，十有二载。但此山溪接江源，连巨海际，鱼捕沪业，交横塞水。杀戮既多，煮炙无限。非直夭伤物命，有足悲者；亦是公私去来，频遭没溺。以此死亡，不可称数。贫道不惟虚薄，愿言拯济。仍率励山僧，货衣资什物，就土民孔玄达等，买兹沪业，永作放生之池，变此鱼梁，翻成法流之水。故临海内史计尚儿，敬法心重，仍请讲说《金光明经》至流水品。檀越羊公贺等，闻斯妙句，咸舍沪业，凡五十五所。遂使水陆沾濡，人虫荷泽。盖闻雨花满室，答长者之恩；明珠照夜，报隋侯之德。斯固植妙行于前修，播芳风于末代。福不康捐，善无虚失。仍以此事，表白前陈。敕云：此江若无乌贼珍味，宜依所请，永为福池。国子祭酒徐孝克，宿植德本，才地兼美，闻斯积善，请树高碑，冀此洪基，与岳同固，愿兹胜业，将日月俱全。昔陈氏江东，地不过数千里，犹若此慕善忘怀。仰惟皇帝陛下，秉金轮而御八表，握宝镜以临四民，风雨顺时，马牛内向，信以道高尧舜，德迈轩羲，加复躬行十善，等赤子于群分，自运四弘，总下生而普济。且不麀不卵，著自外书；救蚁救鱼，闻之内典。岂富有天下，而吝惜一江源；恩洽宇内，而独隔数百里？改莲花之池，兴烧煮之业，使军民恣其伤杀，水族婴其酸楚，身首分离，骨肉糜溃。以贫道意度皇帝之心，岂其然乎？但晋王殿下，道贯今古。允文允武，二南未足比其功；多材多艺，两献无以齐其德。茂绩振于山西，英声驰于江左。管淮海之地，化吴会之民。不以贫道不肖，曲垂礼接。躬非世范，谬荷人师，具述事源，爰降符命。在所恭承，莫敢违越。假令别有严使，的奉敕符，毁所树之碑，复民沪业者，贫道即振锡披衣，担簦蹶履，远游京辇，诣

闕上书，殒首碎身，以全物命。况今上旨，总使江南收捕海族，而江溪山水，不出海鱼，披省符文，事不相涉。特由在斯，苟欲是非，毁坏放生，兴残害业。当今太平之世，路不拾遗。若恣军民收罗采捕，则是夺人现财，公行劫盗。若以至尊欲令军民丰沃，不许放生者，去贫道西游，路经岳州，刺史王宣武，仍结香火，禀受大乘。而彼地民不事农桑，专行杀捕之业。学士昙捷请讲，遂即停留。一州五县，咸舍其业，凡一千馀所。以事表台，降敕开许。自是岳州，频降祥瑞，使君宣武，旌赏倍常。至尊神智高明，有感皆应，岂容为军民口味，夺人善业？县尉此启，恐成僻见。且江溪狭小，不及岳州一基之地，又止有杂鱼，本无海族。至尊以晋王殿下，有文武奇才，故遍加委任，江南诸州，事无大小，皆由决判。今若不得注言王教不听者，则是是非由于县，裁断不关晋王。如此之言，岂可闻于王耳？且大王亲有符旨，开许放生，何容在所，私行雍遏？贫道辞还幽谷，有二因缘：一为大王功德，治葺旧寺；二为案行江溪，修营福会，共诸檀越，远建菩提，爰被存亡，庄严□□。永愿一人有庆，保盘石之基；使十千之鱼，恣相望之乐。贫道至止已久，频荷优任，供给资须，人功影响，每思往彼，未展来游，逖听所闻，颇传惠化。境有三异之德，民谣五袴之歌。飧味高风，诚深随喜。但君临稍毕，旋反非賒，唯希善始令终，以全嘉誉，攀辕卧辙，无愧昔贤。贫道反覆九思，徘徊三省，北方人士，寿长有福，岂非慈心少害，感此妙龄，东海民庶多夭殇，渔猎所以短命？贫嫠乃是世间现见，可为鉴诫者也。今若断三归之命，养五阴之身，斯则废净土之花业，起无边之重过。事既反常，恐非养生之术。馀州镇防，不边江海，既处高原，采捕无地，未闻亡身他境，带病还乡。岂复必须水族，以资身命？直令采捕，尚乃非宜。况有毁他放生，以给军士。明府在镇清严，远近称叹。一钱不纳，一犊方留。唵参养鹄，卒获宝珠；孔愉放龟，终佩金印。檀越若不逆晋王符旨，不乖贫道之言，则是再洒法流，奉宣帝道。有德必酬，无善不报。玉佩雕弓，不求自至；金印紫绶，应念便来。今遣弟子普明赉旧事往简，但明府总此邦之务，执一镇之

兵机，有教必行，如风靡草。愿以贫道此书，宣示百姓，训海军民，使遵九言之教，无为始祸，改十恶之心，永符元吉。事事信人□具，不复委陈。沙门智颢白。（《释藏》起字四号，《国清百录》四）

赴晋王召道病遗书告别

贫道初遇胜缘，发心之始，上期无生法忍，下求六根清静，三业殷勤，一生望获。不谓宿罪殃深，致诸留难。内无实德，外虚名誉。学徒强集，檀越自来。既不能绝域远避，而复依违顺俗，自招恼乱，道退行亏，应得不得，忧悔何补？上负三宝，下愧本心。此一恨也。然圣法既差，自审非分。欲以先师禅慧，授与学人，故留滞陈都，八年弘法。诸来学者，或易悟而早亡，或随分而自益，无兼他之才，空延教化。略成断种，自行前阙。利物久虚，再负先师百金之寄。此二恨也。而年既西夕，恒惜妙道。思值明时，愿逢外护。初蒙四事，既励朽年。师以学徒四十馀僧三百许日于江都行道，亦复开怀，待来问者，悦逢易悟，用答王恩。而不见一人，求禅求慧，与物无缘，顿至于此。谬当信施，化导无功。此三恨也。又作是念，此处无缘，馀方或有。先因荆、潭之愿，愿报地恩。大王弘慈，霈然垂许。于湘潭功德，粗表微心。虽结缘者众，孰堪委业？初谓缘者不来，今则往求不得。推想既谬，此四恨也。于荆州法集，听众一千馀僧学禅三百，州司惶虑，谓乖国式，岂可聚众，用恼官人？故朝同云合，暮如雨散。设有善萌，不获增长。此乃世调无堪，不能谐和得所。此五恨也。既再游江都，圣心重法，令著《净名疏》。不揆闇识，辄述偏怀。玄义始竟，麾盖入谒。复许东归，而吴会之僧，咸欣听学。山间虚乏，不可聚众。束心待出，访求法门。暮年衰弱，许当开化。今出期既断，法缘亦绝。此六恨也。在山两夏，专治玄义，进解经文，至佛道品，为二十一卷。将身不慎，遂动热渴，一百馀日，竟疾治改。际此夏末，虑有追呼，束装待期。去月十七日，使人至山，止留一宿。遽比萤光，早希进路，行过剡岭。次至石城，气疾兼笃，不能复前。此之义疏，口授出本，一遍自治，皆未搜简经论，僻谬尚多，不堪流布。既为王造，宁羞其拙？嘱弟子抄写后本仰

简。前所送玄义及入文者，请付弟子焚之。天挺睿智，愿一遍开读，览其大意，余无可观。贫道灰壤虽谢，愿留心佛法，询访胜德，使义门无废，深穷佛教，治道益明，遍行遍学。是菩萨行，如来灭度法付国王。贫道何人，慧门凭委。欣然就尽，没有余荣。但著述延岁，文义不同，怅然自惭。生来所以周章者，皆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今得法门仰寄，三为具足，六根释矣。命尽之后，若有神力，誓当影护王之土境，使愿法流衍，以答王恩，以副本志。菩萨誓愿，诚而不欺；香火义深，安知仰谢？愿观泡幻，知有为法。一切无常，会而不离，终不可得。唯当勤戒施惠，以拒四山，早求出要。岂须伤法，烦劳圣怀？莲华香炉，犀角如意，是王所施，今以仰别，愿德香遐远〔《续高僧传》作“还用仰别，使永布德香”〕，长保如意也。南岳大师灭度之后，未有碑颂。前蒙教许自制，愿不忘此旨。南岳师于潭州立大明寺，弥天道安于荆州立上明寺，前蒙教影护，愿光饰先德，为作檀越主。贫道在世六十年，未尝作有为功德，年暮力弱，多阙用心。又香火施重，近于荆州，仰为造玉泉寺，修治十住寺。并蒙教嘱彼总管蕲春郡公达奚长儒，僧赍教书至夏口，而蕲春公亡，书未及付，慈恩已足，愿为玉泉作檀越主。今天台顶寺茅庵稍整，山下一处，非常之好，又更仰为立一伽蓝，始剪木位基，命弟子营立。不见寺成，冥目为恨。天台未有公额，愿乞一名，移荆州玉泉寺贯十僧住天台寺，乞废寺田为天台基业，寺图并石像发愿疏，悉留仰简。泰平圣世，皇风整肃。菩萨净土，不可思议。切见诸州迭送租米，车脚皆三五倍，于公敛不多，私费为重，典章处分，别有深规。贫道不闲，忽言国式。辄谓无米之州，运送宜尔；有米之州，当地输送。则无此私费。管窥未见理，若于式有妨，请不须论；于事有益，愿为谏奏，使苍生庆赖。然国是王国，民是王民。加修慈心，抚育黎庶。犬马识养，人岂忘恩乎？昔闻齐高氏见负炭兵，形容憔悴，愍其辛苦，放令出家，唯一人乐去。齐主叹曰：人皆有妻子之爱，谁肯孤房独宿？瞪视四壁，自候山林。以此观之，出家难得。今天下旷大，赋敛宽平，出家者少，老僧零落，日就减前，贯帐时或随缘听

学，或山林修道，不及帐名，虽复用心，常怀忧惧，此例不多，悉有行业。愿许其首贯，则是度人出家，增益僧众，炽然佛法，得无量功德。昔三方鼎立，用武惜人。今太平一轨，修文修福，正是其宜。又未法众僧，多行不称服，尚不挟人意；况扶经律，王秉国法，兼匡佛教。有罪者治之，无罪者敬之。起平等不可思议心，则功德无量。此等之事，本欲面谕，未逢机会，奄成遗嘱。亦是为佛法为国土为众生，若能留心功德仰赛。临命口授，言尽力穷，期迫恋多，知复分说。大善知识，菩提为期。沙门某敬白。开皇十七年十一月。（《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净土十疑论

第一疑。问：诸佛菩萨以大悲为业，若欲救度众生，祇宜生此三界，于五浊三涂之中，救众生苦，因何求生净土，自安其身，舍离众生？是无大慈，障菩提道。答：菩萨有二种：二者久修，行菩提道；得无生忍，自不待说。二者未得不还。及初发心，凡夫要须常不离佛，忍力成就，方堪处三界，于恶世中，救苦众生。故《智度论》云：具缚凡夫，起大悲生，愿生恶世。救苦众生者，无有是处。何以故？恶世界烦恼，强自无忍力，心随境转，声色所缚，自堕三涂，焉救众生？故《维摩经》云：自疾不能救，而能救疾人。又《智度论》云：譬如二人同行，一人为水所溺，一人性急，直入水救，为无方便力，彼此俱没；一人有方便，往取船筏，乘之救接，悉皆得脱水溺之难。新发意菩萨亦复如是。为此常须近佛，得无生己，方能救众生，如得船者。又论云：譬如婴儿不得离母，若离母，或堕坑井，渴乳而死。又如鸟子，翅羽未成，祇得依树傅枝，不能远去，翅翻成就，方能空飞，自在无碍。凡夫无力，专念阿弥陀佛，使成三昧，以念成故，临终敛念，得生决定无疑。

第二疑。问：诸法体空，今乃舍此而求西方，岂不乖理？答：释有二义：一者总答，二者别答。总答者，汝若言求生西方弥陀净土，则是舍此求彼，不中理也。汝若执住此，不求西方，是舍彼著此，此亦成病，亦不中理也。又《转计》云：我亦不求生彼，亦不求生此

者，则断灭见。故《金刚般若》云：须菩提念若作是念，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说诸法断灭相，莫作是念。何以故？发菩提心者，于法不说断灭相。二别答者，夫不生不灭者，于生缘中，诸法和合，不守自性，求于生体，亦不可得。此生生时，无所从来，故名不生。不灭者，谓诸法散时，不守自性。言我散灭，此散灭时，去无所去，故言不灭。非因缘生灭外，别有不生不灭。亦非不求生净土，唤作无生。偈云：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亦名为假名，亦名中道义。又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说无生。又云：譬如有人造立宫室，若依空地，随意无碍；若依虚空，终不能成。诸佛说法，常依二谛，不坏假名。而说诸法实相，智者炽然。求生净土，达生体不可得，即是真无生。此谓心净，故佛土净。愚者为生所缚，闻生即作生解，闻无生即作无生解。不知生即无生，无生即生。不达此理，横想是非，嗔他求生净土，几许诬哉？此则是谤法罪人，邪见外道也。

第三疑。问：十方诸佛，一切净土，法性平等，功德亦等。行者普念一切功德，生一切净土，今乃偏求一佛净土，与平等性乖，云何生净土？答：一切诸佛土，实皆平等。但众生根钝，浊乱者多。若不专系一心一境，三昧难成。专念阿弥陀佛，即是一相三昧。以心专致，得生彼国。如《随愿往生经》云：普广菩萨问佛，十方悉有净土，世尊何故偏赞西方弥陀净土，专遣往生？佛告普广，阎浮提众生，心多浊乱，为此偏赞西方一佛净土，使诸众生，专心一境，易得往生。若总念一切佛者，念佛境宽，则心散漫，三昧难成。不得往生；又求一佛功德，与求一切佛功德无异。以同一佛法性故，为此念阿弥陀佛，即念一切佛；生一净土，即生一切净土。故《华严》云：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一心一智慧，力无畏亦然。又云：譬如净满月，普应一切水。形像虽无量，本月未曾二。如是无碍智，成就正等觉。应念一切刹，佛身无有二。智者以譬喻，得解若能达。一切月影即一月影，一月影即一切月影。月影无二，故一佛即一切佛，一切佛即一佛。法身无二故，故炽然念一佛时，即念

一切佛也。

第四疑。问：即求生一佛净土，何不于十世佛土内，随念一佛净土，何须偏念西方净土邪？答：凡夫无智，不敢自专，专用佛语，只知遍念阿弥陀佛。云何用佛语？释迦大师一代说法，处处圣教，惟劝众生，专心偏念阿弥陀佛，求生西方。如《无量寿经》、《观经往生论》等，数十馀部经论文等，殷勤指授，劝生西方，故偏念也。又弥陀佛别有大悲四十八愿，接引众生。又《观经》云：阿弥陀佛有八万四千相，一一相有八万四千好，一一好放八万四千光明，遍照法界。念佛众生，摄取不舍。若有念者，机感相应，决定得生。又《弥陀经》、《大无量寿经》、《鼓音王陀罗尼经》等云，释迦佛说经时，皆有恒河沙佛，舒其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证成一切。众生念阿弥陀佛，乘佛大悲愿力，决定得生极乐，当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偏有因缘。何以得知？《无量寿经》云：末世得法之时，特驻此经，百年在世，接引众生，往生彼国。故知阿弥陀佛，与此世界，极恶众生，偏有因缘。其馀诸佛一切净土，虽一经两经，略劝往生，不如弥陀佛，处处经论，殷勤叮咛，劝往生也。

第五疑。问：具缚凡夫，恶业厚重，一切烦恼，一毫未断。西方净土，出过三界，具缚凡夫，云何得生？答：有二种缘：一者自力，二者他力。自力者，《瓔珞经》云：始从具缚凡夫，未识三宝，不知善恶因之与果。初发菩提，以信为本，住在佛家，以戒为本，受菩萨戒，身身相续，戒行不缺。经一劫、二劫、三劫，始至初发心住。如是修行十波罗蜜等无量行愿，相续无间，满一万劫，方始至第六正性住。若能增进至七不退住，即种性住。此约自力，卒未得生净土也。他力者，若信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取念佛众生，即能发菩提心，行念佛三昧，厌离三界。身起行施戒修福，于一一行中，回愿生彼弥陀佛土，乘佛愿力，机感相应，即得往生。故《十住娑婆论》云：于此世界修道有二种：一者难行道，二者易行道。难行道在于五浊恶世，于无量寿佛时求阿鞞跋致，甚难可得。此难如尘沙，说不可尽。略述三五：一者，外道相眩，乱菩萨法；二者，无

奈恶人，破他胜德；三者，颠倒善果，能坏梵行；四者，声闻自利，障于大慈；五者，惟有自力，无他力。譬如跛行，一日不过数里，极大辛苦，谓自力也。易行道者，谓信佛教，念佛三昧，愿生净土，乘弥陀愿力摄持，决定往生。如人水行，藉船力故，须臾千里，谓他力也。又如劣夫从转轮王，一日一夜，周行四天下，非自力，轮王力也。

第六疑。问：具缚凡夫，得生彼国，邪见三毒等常起，云何即得不退，超过三界？答：得彼国，有五因缘不退。云何为五？一者，阿弥陀佛大悲愿力摄受，故得不退；二者，佛光常照，故菩提心常增进不退；三者，水鸟树林，风声乐响，皆说苦空，闻者常起念佛念法念僧之心，故不退；四者，彼国纯诸菩萨，以为良友，无恶缘境，外无鬼神魔，内无三毒等，烦恼毕竟不起，故不退；五者，生彼国即寿命永劫，共菩萨佛齐等，故不退也。

第七疑。问：弥勒菩萨一生补处，即得成佛。上品十善，得生彼处，见弥勒菩萨，随从下生三会之中，自然得圣果，何须求生西方？答：求生兜率，一日闻道见佛，势若相似，实有优劣。且论二种：一者，纵持十善，恐不得生。《弥勒上生经》云：行众生三昧，得入正定。方便得□□；无方便接引之义，不如阿弥陀佛本愿力光明力。但有念佛众生，摄取不舍。又释迦佛说九品教门方便接引，殷勤发遣，生彼净土。但众生能念阿弥陀佛者，机感相生，必得生也。二者，兜率天宫是欲界，退位者多。无有水鸟乐树，风声乐响，起众生菩提之心，伏灭烦恼恶业。又有女人，长诸天爱欲。天女微妙，诸天耽玩，自不能舍，不如弥陀净土，水鸟乐树，风声乐响。众生闻者，皆生念佛念法之心，伏灭烦恼。又无女人及与二乘，纯一大乘，清净良伴。为此烦恼恶业，毕竟不起，遂致无生之位。如此比较，优劣显然，何须致疑。今观释迦佛在世之时，大有众生见佛，不得圣果者恒沙，弥勒出世亦尔。何如弥陀净土，但生彼国，悉得无生法忍，未有一人退落，为生死业缚者也。又《西国传》云：有三菩萨，一名无著，二名世亲，三名狮子觉。此三人发愿，同生兜率

见弥勒，若先亡者，得见弥勒，誓来相报。狮子觉先亡，一去数年不来。后世亲临终之时，无著语云：汝见弥勒，必来相报。世亲已去，三年始来。无著问曰：何意如许多时始来？世亲云：至彼天中，听弥勒说法，一坐旋绕，即来相报，不晓此处，已经三载。又问：狮子觉今在何处？世亲云：狮子觉为受天乐，在外眷属，从去已来，总不见弥勒。诸小菩萨生彼，尚在五欲，何况凡夫？为此愿生西方，定得不退。不求兜率也。

第八疑。问：众生无始已来，造无量业，今生又复无恶不造，云何临终十念成就，即得往生，出过三界法业之事？答：释云：众生无始以来，善恶业种，多少强弱，并不得知，但能临终遇善知识。若恶多者，知识尚不可逢，何况十念成就？又汝以无始来恶业为重，临终十念为轻者，今以三种轻重较量，不定在时节多少。云何为三？一者在心；二者在缘；三者决定。在心者，造罪之时，从自心虚妄颠倒生此心，初不知其为罪业也。念佛者从善知识闻说阿弥陀佛，真实功德名号，生此心，方知其为胜因，实福也。一虚一实，岂可相比？譬如万年暗室，日至而暗顿灭，岂可以久来之暗，遂不灭邪？在缘者，造罪之时，从虚妄痴闇心，缘虚妄境界颠倒生。然真心未尝不惶愧，有时而掩饰也。念佛之心，从闻佛清净真实功德名号，缘真实觉悟，踊跃奋迅心生，唯恐其不得一旦见佛也。一真一伪，岂可相比？譬如人被毒箭中，箭深毒惨，伤肌破骨，一闻灭除药鼓，即箭出毒除，岂肯以箭深毒惨，而不去乎？决定者，造罪之时，初不信其有佛也，及至念佛之时，又唯恐其有罪也。念心猛利，如日再明。又譬如十围之索，千夫莫制，童子挥剑，须臾两分；如千年积柴，一豆之火，少时即尽。故一心念，佛灭八十亿劫生死之罪，为念佛时心猛利，故伏灭恶业，决定得生，不须疑也。

第九疑。问：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凡夫劣弱，云何可到？又《往生论》云：女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当知女人及根缺者，必定不得生彼。答：为对凡夫肉眼生死心量，说西方去此十万亿佛刹耳。但使众生净业成者，临终在定之心，即是净土受生之心，动念即生净

土也。《观经》云：弥陀佛国去此不远。又云：业力不可思议。一念即得生彼，不须愁远。如人在梦，身虽在床，而心意识，遍至他方，一切世界。生净土亦尔，动念即生，不须疑也。女人及根缺二乘种不生者，但论彼国无女人，及无盲聋瘖哑人，不道此间女人根缺人不得生彼也。即如韦提夫人，是请生净土主，及五百侍女授记，悉得往生。但此处女人及盲聋瘖哑人，一心念阿弥陀佛，悉生彼国已，更不受女人身，亦不受根缺身耳。二乘人但回心愿生净土，至彼更无二乘执心。故《无量寿经·四十八愿》云：设我得佛，十方世界。一切女人，称我名号。厌恶女人，舍命之后。更受女身者，不取正觉。况生彼国，更受女身，复有根缺邪？

第十疑。问：欲决定求生西方，未知作何行业，以何为种子？又凡夫俗人，皆不断淫欲，未知得生彼否？答：决定生西方者，具有二种行：一者厌离行，二者欣愿行。厌离行者，凡夫无始已来，为五欲缠缚，轮回五道，备受众苦。不起心厌离，五欲未有出期。为此常观色身脓血屎尿，一切恶露，不净臭秽。故《涅槃》云：如是身城，愚痴罗刹，住止其中。谁有智者，当乐此身？又经云：此身众苦所集，一切皆不净。上至诸天身，皆亦如是。行者若行若坐，当观此身，唯苦无乐，深生厌离。纵使妻房不能顿断，渐渐生厌作不净观。若能如此观身不净者，淫欲烦恼，渐渐减少。又发愿：愿我永离三界五欲男女等身，愿得净土法性生身。此谓厌离行。二名欣愿行者，观彼净土庄严等事，欣心愿求，常不离佛，得无生忍。此谓欣愿行也。（《释藏》起□，《国清百录》□）

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疏序

夫乐邦之与苦域，金宝之与泥沙，胎岳之望华池，棘林之比琼树，诚由心分垢净。见两土之升沉，行开善恶；睹二方之粗妙，喻形端则影直。源浊则流昏。故知欲生极乐国土，必修十六妙观；愿见弥陀世尊，要行三种净业。然化因事渐，教藉缘兴。是以闍王杀逆，韦提哀请，大圣垂慈，乘机演法，曜玉相而流彩，耸珍台而显瑞，虽广示眇域，而宗归安养。使末俗有缘，遵斯妙观。落日悬鼓，

用标送想之方；大水结冰，实表琉璃之地。风吟宝叶，共天乐而同繁；波动金渠，将契经而合响。观肉髻而瞻侍者，念毫相而睹如来。及其瞑目告终，上珍台而高踊，文成印坏，坐金莲而化生，随三辇而横截，越五苦而长骛，可谓微行妙观，至道要术者哉。（《释藏》法字十号）

立制法序

夫新衣无孔，不可补之以缕；宿植淳善，不可加之以罚。吾初在浮度，中处金陵，前入天台，诸来法徒，各集道业，尚不须软语劝进，况立制肃之？后入天台，观乎晚学，如新猿马，若不控锁，日甚月增，为成就故，失二治一，蒲鞭示耻，非吾苦之。今训诸学者，略示十条。后若妨起，应须增损。众共裁之。（《释藏》起□□《国清百录》□）

唱法华经题赞引

法门父母，慧解由生。本迹宏大，微妙难测。辘斤绝弦，于今日矣。

听无量寿竟赞

四十八愿，庄严净土。华池宝树，易往无人。（《续高僧传》三十一）

训知事人

吾少婴勤苦，备历艰关，游学荆、扬、雍、豫，唯著一纳，三十馀年，冬夏不释体，上至天子，下至士民，虽有所施，受而不私，一果一缕，人众已后，尚不希念，况故侵之。所以然者，众宝尊重。若能增益，名甘露苑；若有减损，即痰梨国。自饱自伤，因倒因起，可以意得，何俟多言！夫人发心，随有所作。为读诵听学讲说经行忏悔供养舍力，未有首尾，慎莫中止，中止者违本心。若再有所作，至前止处，留难即起。修业不成，今生现障，后弥障道。此行人大忌，应须竭力，善始令终。业既坦然，报亦圆满。此亦可意得。昔有一寺，师徒数百，昼夜禅讲，时不虚过。有净人窃听说法，闻已用心，每扬簸洮汰，系念有习，谓以净心扬簸不善，以禅净水洮汰不尽，随

有所作，念念用心，一时执爨观火，烧薪念念，就尽无常，迁逝复速。于是蹲踞灶前，寂然入定，火灭汤冷。维那惧废众粥，以白上座。上座云：此是胜事，众宜忍之，慎勿惊触，听其自起。数日方觉。往上座所，具陈所证，叙法转深。上座止曰：尔向所言，皆我境界；而今所说，非我所知，勿复言也。因而顾问：颇知宿命不？答云：薄知。又问：何罪为贱，何福易悟？答云：此贱身者，前世之时，乃是今日徒众老者之师，亦是少者之祖师。徒众所学，皆昔所训。尔时多有私客，恒制约不敢侵众。然有急客，辄取小菜，忘不陪备，由此谴责。今为众奴，前习未欠，薄修易悟，宿命罪福，其事如是。一众闻此，悲不能胜。鉴镜若斯，岂可不慎？同学照禅师于南岳众中，苦行禅定，最为第一。辄用众一撮盐作斋饮，所侵无几，不以为事，后行方等。忽见相起，计三年增长至数十斛，急令陪备，仍卖衣资，买盐偿众。此事非久，亦非传闻，宜以为规，莫令后悔。吾虽寡德行，远近颇相追寻。而隔岭难为徒步，老病出入，多以众驴迎送。此是吾客私计功酬直，令彼此无咎。吾是众主，驴亦我得，既舍入众，非复我有。我不合用，非我何言？举此一条，馀事皆尔。（《国清百录》）

发愿文

吴县维卫迦叶二像，愿更聚合修复。

鄞县阿育王塔寺颓毁，愿更修治。

郟县十丈弥勒石像，金色剥坏，愿更庄严。

右三处功德乞修，沙门某敬白稽首和南。三世诸佛，伏惟法身无像，随机显现，净土不毁，人众见烧，沪淩浮来，灵塔地涌，剡山天乐，通梦陆咸，三处尊仪，表代三世，慈根善力，利益斯土。但年深岁曩，圣迹凌迟，诸佛影像若沦，众生善根无寄。讳宿世有幸，忝预法门，德行轻微，功业无取，谬为道俗所知，顾影羞躬，无以自处。上惭三宝，无兴显之能；下愧群生，少提拔之力。刻骨刻肌，将何所补？幸值明时，栋梁佛日，愿藉皇风，又承众力，将劝有缘，修治三处。先为兴显三世佛法，次为拥护大随国土，下为法界一切

众生。若塔像庄严，则绍隆不绝，用报佛恩；若处处光新，国界自然，殊特妙好，则报至尊水土之泽；若见闻者，发菩提心，则利益一切，种出世业。但久域此心，缘障未果，此际赴期西出，气疾增动，毒器坏瓶，固非保惜。先以身命，奉给三宝，谨听威神。若形命停留，能生物善，不污佛法者，伏听使乞早除差，行愿速圆。若命虽未尽，方多魔障，损物善根，污乱佛法者，岂须停世，愿早灰灭。灭后以诸誓愿，付嘱后人。使经纪修立，乞三宝加建，速得圆满。前于佛陇金光明道场，已发此愿。今重于石尊，再述愚诚。伏愿圣凡，重垂摄受。谨疏。开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全隋文卷三十三

释 氏

释彦琮

彦琮俗姓李，赵郡柏人人。初名道江，齐武平中为都讲。入周，更今名。隋开皇中，召住大兴善寺，又住日严寺。大业六年，卒。

福田论

昔在东晋，太尉桓玄议令沙门敬于王者。庐山远法师，高名硕德，伤智幢之欲折，悼戒宝之将沈，乃作《沙门不敬王者论》。设敬之仪，当时遂寝。然以缉词隐密，援例杳深，后学披览，难见文意。聊因暇日，辄复申叙，更号《福田论》。云：忽有嘉客，来自远方，遥附桓氏，重述前议。主人正念久之，抗声应曰：“客似未闻福田之要，吾今相为论之。夫云福田者何耶？三宝之谓也。功成妙智，道

登圆觉者，佛也；玄理幽寂，正教精诚者，法也；禁戒守真，威仪出俗者，僧也；皆是四生导首，六趣舟航，高拔天人，重逾金石，譬乎珍宝，劣相拟议。佛以法主标宗，法以佛师居本。僧为弟子，崇斯佛法，可谓尊卑同位，本末共门。语事三种，论体一致，处五十之载，弘八万之典，所说指归，唯此至极。寝声灭影，尽双林之运；刻檀书叶，留一化之轨。圣贤间起，门学相成，和合为群，住持是寄。金人照于汉殿，像法通于洛浦，并宗先觉，俱袭旧章。图方外而发心，弃世间而立德，官荣无以动其志，亲属莫能累其情，衣则截于坏色，发则落于毁容，不戴冠而作仪，岂束带而为饰？上天之帝，犹恒设礼；下土之王，固常致敬。有经有律，斯法未殊，若古若今，其道无滞。推帝王之重，亚神祇之大，八荒钦德，四德〔“德”，《广弘明集》作“海”〕归仁，僧尼朝拜，非所闻也。如怀异旨，请陈雅见。”客曰：“《周易》云：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老子云：域中有四大，王居一焉。窃以莫非王土，建之以国，莫非王臣，系之以主，则天法地，覆载兆民。方春比夏，生长万物，照之以日月之光，润之以云雨之气，六合则咸宗如海，百姓则共仰如辰，戎夷革面，马牛回首。蛇尚荷于隋侯，鱼犹感于汉帝，岂有免其编户，假其法门，忘度脱之宽仁，遗供养之弘造，高大自许，卑恭顿废，譬诸禽兽，将何别乎？必能驾御神通，得成圣果，道被天下，理在言外。然今空事剃除，尚增三毒，虚改服饰，犹染六尘，戒忍弗修，定智无取，有乖明海，不异凡俗。诂应特宣读之劳，而抗礼万乘；藉形容之别，而阙敬一人。昔比丘接足于居士，菩萨稽首于慢众，斯文复彰，厥趣安在？如以权道难沿，佛性可尊，况是君临，罔非神降，伯阳开万龄之范，仲尼敷百王之则。至于谒拜，必遵朝典。犹有沙门，敢为陵慢，此而可忍，孰可容乎？弊风难革，恶流易久，不遇明皇，谁能刊正。忽起非常之变，易招无信之讥。至言有凭，幸垂详览。”主曰：“吾所立者，内也。子所难者，外也。内则通于法理，外则局于人事，相望悬绝，诂可同年？斯谓学而未该，闻而不洽。子之所惑，吾当为辨。试举其要，总有七条：无

德不报，一也；无善不摄，二也；方便无碍，三也；寂灭无荣，四也；仪不可越，五也；服不可乱，六也；因不可忘，七也。初之四条，对酬难意；后之三条，引出成式。吾闻天不言而四时行焉，王不言而万国治焉，帝有何力，民无能名？成而不居，为而不恃，斯乃先王之尽善，大人之至德。同沾庶类，齐预率宾；幸殊草木，差非虫鸟。戴圆履方，俯仰怀惠；食粟饮水，饱满衔泽。既能矜许出家，慈听人道，断粗业于已往，祈妙果于将来。既蒙重惠，还思厚答。方凭万善之益，岂在一身之敬？追以善答，摄报乃深；征以身敬，收利盖浅。良以〔“以”，《广弘明集》作“由”〕僧失正仪，俗灭馀庆。僧不拜俗，佛已明言，若知可信，理当遵立。知谓难依，事应除废，何容崇之欲求其福，卑之复责其礼？即令从礼，便同其俗；犹云请福，未见其润。此则存而似弃，僧而类民，非白非黑，无所名也。窃见郊裡总祭，唯存仰福为尊。僧尚鄙斯不恭，如何令僧拜俗？天地可反，斯仪罕乖，后更为叙，是谓无德不报者也。法既渐衰，人亦稍末，罕有其圣，诚如所言。虽处凡流，仍持忍铠；纵亏戒学，尚谈智典。如塔之贵，似佛之尊，归之则善生，毁之则罪积。猛以始发割爱，难而能舍；弘愿终期成觉，迥而能趣。斯故剃发之辰，天魔遥慑；染衣之日，帝释遥欢。妓女聊被，无漏遂满；醉人暂翦，有缘即结。龙子赖而息惊，象王见而止怖，威灵斯在，仪服是同。幼未受具，对扬佛旨；小不可轻，光扬僧力。波离既度，释子服心；尼陀亦归，匿王屈意。乃至若老若少，可师者法；无贱无豪，所存者道。然后贤愚之际，默语之间，生熟相似，去取非易。肉眼分别，恐不逢宝，信心平等，或其值真。才满四人，即成一众。僧既弘纳，佛亦通在。食看沸水之异，方遣施僧，衣见织金之奇，乃令奉众，僧之威德，不亦大矣。足可以号良福田之最，为圣教之宗，是谓第二无善不摄者也。若论净名之功，早升云地，卧疾之意，本超世境，久行神足，咸叹辩才，新学顶礼，诚谢法施。事是权宜，式非常准，谓时暂变，其例乃多。则有空藏弗恭，如来无责，沙弥大愿，和尚推先，一往直观，悉可惊怪。再详典释，莫匪通涂，不轻大士，独兴

高迹。警彼上慢之流，设兹下心之拜，偏行一道，直用至诚。既非三慧，詎是恒式，因机作法，足为希有，假弘教化，难著律仪。大圣发二智之明，制五篇之约，废其爵齿，存其戒夏，始终通训，利钝齐仰。耆幼有序，先后无杂，未以一出别业，而令七众普行，不然之理，分明可见。昔妻死歌而鼓盆，子葬羸而衬土，此亦匹夫之节，岂概明王之制乎？况觉典冲邃，圣言幽密，局执一边，殊乖四辩。是谓第三方便无碍者也。且复周之柱史，久掌王役，鲁之司寇，已居国宰。宗归道德，始曰无名，训在《诗》、《书》，终云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鞠躬恭敬，非此而谁？巢、许之风，望古仍迈；夷、齐之操，拟今尚迥。焉似高攀十力，远度四流，厌斯有为之苦，欣彼无馀之灭。不系虑于公庭，未流情于王事，自然解脱，固异儒者之俦矣。是谓第四寂灭无荣者也。至如祭祀鬼神，望秩川岳，国容盛典，书契美谈，神辈为王所敬，僧犹莫致于礼，僧众为神所礼，王宁反受其敬，上下参差，翻为正法，衣裳颠倒，何足相方！令神拥护今来，在僧祈请之至，会开咒力，竟无拜理。是谓第五仪不可越者也。本皇王之奋起，必真人之托生，上德虽秘于净心，外像仍标于俗相。是以道彰缙服，则情勤宜猛，业隐玄门，则形恭应绝，求之故实，备有前闻。国主频婆，父王净饭，昔之斯等，咸已克圣，专修信顺，每事归依，纵见凡僧，还想崇佛，不以跪亲为孝，计非不孝之罪，不以拜君为敬，岂是不敬之愆？所法自殊，所法已别，体无混杂，制从于此。是谓第六服不可乱者也。谨案多罗妙典，释迦真说，乃云居刹利而称尊，藉般若而为护，四信不坏，十善无亏，奉佛事僧，积功累德，然后日精月像之降，赤光白气之感。金轮既转，珠宝复悬，应天顺民，御图握镜，始开五常之术，终弘八正之道。亦宜覆观宿命，追忆往因，敬佛教而崇僧宝，益戒香而增慧力。自可天基转高，比梵宫之远大；圣寿恒固，同劫石之长久。然则雷霆势极，龙虎威隆，庆必赖兼，共使怒及，出言布令，风行草偃。既抑僧体，谁敢鳞张？但恐有损冥功，无资盛业，竭诚尽命，如斯而已。是谓第七因不可忘者也。上已略引吾意，粗除子惑。欲得博闻，宜

寻大部。”客曰：“主人向之所引，理列频繁，仆虽庸暗，颇亦承览，文总幽明，辨包内外。所论祭典，尚有迷惑。《周易》云：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不测之谓神。窃以昧隐神路，隔绝人境，欲行祠法，要藉礼官。本置太常，专同太祝，纵知鬼事，终入神伍。真佛已潜，圣僧又灭，仰信冥道，全涉幽神。季叶凡夫，薄言回向，共规闲逸，相学剃剪。职掌檀会，所以加其法衣；主守塔坊，所以蠲其俗役。才触王网，即坠民贯；既同典祀，讵合称宝。朝敬天子，固是恒仪；苦执强梁，定非通识。宋氏旧制，其风不远。唯应相袭，更欲何辞？”主人曰：“客知其一，未晓其二。请听嘉言，少除异想。吾闻鬼者，归也；死之所入神者，灵也，形之所宗。鬼劣于人，唯止恶道；神胜于色，普该情趣。心有灵智，称之曰神；隐而难知，谓之不测。铨其体用，或动或静；品其性欲，有阴有阳。《周易》之旨，盖此之故。殊涂显于一气，诚言阙于六识，设教之渐，断可知焉。鬼报冥通，潜来密去，标以神号，特用兹耳。尝试言之，受父母之遗，禀乾坤之分，可以存乎气，可以立乎形。至若己之神道，必是我之心业，未曾感之于乾坤，得之于父母，识含胎藏，弥亘虚空，意带熏种，漫盈世界，去而复生，如火焰之连出，来而更逝，若水波之续转，根之莫见其始，究之岂覩其终？浊之则为凡，澄之则为圣，神道细幽，理固难详矣。神之最高，谓之大觉。思议所不得，名相孰能穷？真身本无迁谢，生育自不瞻睹，托想追于旧踪，倾心玩于遗法。若欲荷传持之任，启要妙之门，赖此僧徒，膺兹佛付。假慈云为内影，凭帝威为外力，玄风远及，至于是乎？教通三世，众列〔“列”，《广弘明集》作“别”〕四部，二从于道，二守于俗。从道则服像尊仪，守俗则务典供奉，像尊谓比丘、比丘尼也，典供谓优婆塞、优婆夷也。所像者尊，则未参神位；所典者供，则下预臣颁。原典供之人，同主祭之役。吾非当职，子何错引？由子切言，发吾深趣。理既明矣，勿复惑诸？在宋之初，暂行此抑。彼亦乖真，不烦涉论，边鄙风俗，未见其美，忽遣同之，可怪之极。”客曰：“有旨哉！斯论也。蒙告善道，请从退归。”（《广弘明集》二十五）

通极论（并叙）

原夫隐显二途，不可定荣辱；真俗两端，孰能判同异？所以大隐则朝市匪喧，高蹈则山林无闷。空非色外，天地自同指马；名不义里，肝胆可如楚越。或语或默，良逾语默之方；或有或无，信绝无有之界。若夫云鸿震羽，孔雀谢其远飞；净名现疾，比丘惮其高辩。发心即是出家，何关落发；弃俗方称入法，岂要抽簪？此即染净之门，权实而莫晓；倚伏之理，吉凶而未悟。遂使庄生宗齐一之论，释子说会三之旨。大矣哉！谅为深远，实难钩致。窃闻阴阳合而万物成，咸淡和而八珍美，何废四时恒序，五味犹别？以此言之，岂真俗之混淆，隐显之云异？或有寡闻浅识，则欲智凌周孔；微庸薄宦，便将位比帝王。强自大以立身，谓一人而已矣。不信有因果，遂言无佛法。轻毁泥□，贱憷沙门。愚袭腐儒，戏招冥祸。或有始除俗服，状如德冠天人；才挂僧名，意似声高海域。傲然尊处，详为极圣。岂知十缠犹障，三学靡闻？不随机而接物，竟抱愚而自守。悲夫！二子殊途，一何踳驳；高怀达士，孰可然哉？冀欲解纷控锐，假设旗鼓，虽复俱有抑扬，终以道为宗致。其犹五色绮错，近须弥而会同；万像森罗，依虚空以总集。归根自芸芸之物，吞谷实茫茫之海。斯诚光赞于佛道，述奖于玄门。庶令无我无邪，允谦允敬，式贻后进。论之云尔。

有梵行先生者，高屏尘俗，独栖丘壑，英明逸九天之上，志气笼八紘之表，藉茅枕石，落发灰心，粪衣殊羊续之袍，绳床异管宁之榻，自隐沦西岳，数十年矣。确乎不拔，澹然无为。每自〔“自”，《广弘明集》作“而”〕叹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但苍生扰扰，繫以爱罗，不可自致清升，坐观涂炭，复须弃置林藪，分卫人间。于是屈迹暂游，方践京邑，次于灞上。有行乐公子者，控龙媒于流水，飞鹤盖于浮云，绣衣侯服，薰风合气，璁勒金鞍，争光炫日。定知掷果之爱，是属潘生；割袖之宠，已迷汉帝。接軫城隅，陪曹王之席；连鑪池侧，追山公之赏。道逢先生，怪而问曰：“先生貌若燕、赵之士，发如吴、越之宾，容色似困陈、蔡，

衣制不关楚鲁。徐行低视，细语蹙眉。瓦钵恒持，无异颜回之瓢器；锡音乍振，何殊原宪之藜杖。此地未之睹，我尝所不闻，敢问先生，何方而至？”先生静默良久，徐而对曰：“观子驰骋于名利，荒昏于色声，戴天犹不测其高，履地尚不知其厚。吾闻坎井之内，本无吞舟之鳞；榆枋之间，讵有垂云之翼。吾非子之徒欤？其可识乎？试当为子言之，幸子暂留高听。吾师也，德本深构，树自三祇之初；妙果独高，成于百劫之末。总法界而为智，竟虚空以作身。宁应〔“应”，《广弘明集》作“唯”〕气禀二仪，道周万物而已？斯故身无不在，量极规矩之外；智无不为，用绝思议之表。不可以人事测，岂得以处所论？将启愚夫之视听，须示真人之影迹，其犹谷风之随啸虎，庆云之逐腾龙，感应相招，抑为〔“为”，《广弘明集》作“惟”〕常理。于是降神兜率之宫，垂象〔“象”，《广弘明集》作“像”〕迦比〔“比”，《广弘明集》作“毗”〕之域，氏曰瞿昙，种称刹利，俗名悉达，道字能仁，乃白净王之太子也。家世则轮王迭袭，门风则圣道相因。地中三千，既殊于雒邑；国朝八万，有逾于稽岭。宗亲藉甚，孰可详焉？暨吾师生也，坤形六动，方行七步，五净雨华满国，二龙洒水遍空，神瑞毕臻，吉征总萃。观诸百代，曾未之有。然复孕异尧轩，产殊禹偃。至如黑帝入梦之兆，白光满室之征，徒曰嘉祥，讵可拟议。身边则金色一丈，眉间则白毫五尺。开卍字于胸前，蹶千轮于足下。大略以言，三十有二，非可以龙颜虎鼻，八采双瞳，方我妙色。校其升降者也，虽复吕公之相高帝，世谓知人；若譬私陀之视吾师，未可同日。于是崇业大宝，正位少阳。甲观洞开，龙楼迴建。至如多才多艺，允文允武，非关师保，自因天骨。或于太子池临泛之辰，博望苑驰射之际，力格香象，气冠神功。试论姬发、曹丕，莫之与拟；汉盈、夏启，宁足涉言？父王宿卫甚严，喻视弥笃。九重禁闼，声闻则四十里；三时密殿，姬丽则二万人。然以道性恬凝，志愿冲固，虽居三惑之境，不改一心之节。历王城之四门，衰老病之三苦，乃自嗟曰：人生若此，在世何堪？脱屣寻真，其于斯矣。于时桃则新花落雨，青春始仲；月则半轮低阁，永夜方

深。观妓直之似横尸，悟宫阙之如败冢。天王捧白马而逾城，给使持宝冠而诣阙。虽复秦世萧史，周时子晋，许由洗耳于箕山，庄周曳尾于濮水，方兹去俗，何其蔑如。是以仙林始抽簪之地，禅河起苦行之迹。沐金流之净水，游道场之吉树。食假献糜，座因施草。于是十方智圆，六通神足，魔兵席卷，大业克成，独称为佛。是吾师也。法轮则奈国初转，僧侣则侨陈始度。至于迦叶兄弟，目连朋友，西域之大势，东方之遍吉，二十八天之主，一十六国之王，莫不服道而倾心，餐风而合掌。于是他化宫里，乃弘十地，耆闾山上，方会三乘，善吉谈无得之宗，净名显不言之旨。伏十仙之外道，制六群之比丘，胸前则吐纳江河，掌内则摇荡山谷，论劫则方石屡尽，辩数则微尘可穷。斯乃三界之大师，万古之独步。吾自庸才，谈何以尽。纵使周公之制礼作乐，孔子之述《易》删《诗》，予赐之言语，商偃之文学，爰及左元放、葛孝先、河上公、柱下史，并驱驰于方内，何足道哉！自我含灵福尽，法王斯逝，遂使北首提何，春秋有八十矣。应身粒碎，流血何追。争决最后之疑，竞奉临终之供。呜呼！智炬消，慈云灭。长夜诸子，诚可悲夫！于是瞻相好于香檀，记筌蹄于贝叶。三藏受持，四依补处。而我师风无坠，特恃斯乎？但世道纷华，群情矫薄。人代今古，暨于像运。既当徂北，稍复东渐。所以金人梦刘庄之寝，摩腾仁蔡愔之劝。遗教之流汉地，创发此焉，迄今五百馀年矣。自后康僧会、竺法护、佛图澄、鸠摩什继踵来仪，盛宣方等，遂使道生、道安之侣，慧严、慧观之徒，并能销声挂冠，翕然归向缙门，繁炽焉可胜道。吾少长山东，尚素王之雅业；晚游关右，慕黄老之玄言。俱是未越苦河，犹沦火宅。可久可大，其唯佛教也欤！遂乃希前代之清尘，仰群英之远迹。归斯正道，拔自沉泥。本号离欲之逸民，摧邪之大将，吾之俦党，其谓此乎？”公子蹙頞而言曰：“观先生之辩，虽可谈天，然其所说，何太虚诞？窃寻佛本启化之辰，当我宗周之运，自云娑婆总摄，靡所不归。或复光照无际，声振有顶；或复八部云臻，十方辐凑。计天竺去我十万里馀，俱在须弥之南，并是阎浮之内，那忽此间士庶，无至佛所？如来亦何

独筒，不赐馀光，弗生我秦汉，靡载我坟籍？详此二三，疑惑逾甚。仆闻贞不绝俗，隐不违亲。所以和光于尘里，披莲于火内。至若束带垂纓，无妨修德；留须长发，足可闲居。且道本虚通，触无不是，何必绝弃于冠簪，专在于锡钵？窃以不伤遗体，始著孝心。莫非王臣，终从朝命。今既赭衣髡发，未详其罪。不仕天子，无乃自高。敢谏先生，请当辩〔“辩”，《广弘明集》作“辨”〕析。”先生曰：“吾闻大音不入于俚耳，其验兹乎？犹欲以寸管窥天，小螺量海。而我法门复出，非吾子之能极。吾且仰凭神力，更为言之。吾师化道含弘，灵钧远被。但众生缘薄，自为限碍耳。何关佛威之不大，圣泽之无均。其犹日月垂象丽天，雷霆发音动地，而简于聋瞽，岂光微声小者哉？然佛游舍卫，有馀二纪。三亿之家，犹不闻见。何怪边地十万里乎？窃以周、孔之生，本惟华夏之邑，夷狄不信其理何邪？至于东方朔之升天，淮南王之入策，然乘鸾排雾，世有其人，欲不长于神仙，犹密之而弗载，宁解味吾师之道术，书之于惇史乎？况值秦皇焚典，经籍不全。何容守此局文，遂无大见？然有感彼正真，甘兹随俗，未悟身之非洁，岂达命也无常？服玩则数重不止，慳贪则一毛难落。屑屑顽民，可悲之甚！吾已无保于形骸，谁有营于炫好。须发既剪，我心自伏；衣惟坏色，爱情何起？所以五缀而持想，六时而系念，萧然物外，是曰逆流。窃闻夏禹疏川，则有劳手足；墨翟利物，则不吝顶踵。杀身以成仁，饿死而存义，此并有违于大孝，然犹盛美于群书。吾养性栖玄，立身行道，方欲广济六趣，高希万德。岂学子拘之于小节，顾在肤发之间哉？扇逐荣名馀事，从北面之朝也。其若效浅禄微，唯劳诺走无暇。功高位极，常惧危溢不安；千仞弃珠，一何贱宝。但火内之莲，非吾所发；染而不染，何尔能知？”公子曰：“先生强夸华以饰非，护墙茨而不扫。请听逆耳之笃论，略条其弊也四焉。仆闻玉树不林于蒹葭，威风不群于燕雀。先生道虽微妙，门人独何庸猥？或形陋族微，或类卑神閤。无三端可以参多士，无十亩可以为匹夫。堕王事之不间，耻私门之弗立。寄逃役于佛寺之内，才容身于法服之下。见人不能叙寒温，读经不解立正义，空知高心于

百姓。背礼于二亲，非所以自荣。其弊一也。仆闻采椽土阶之俭，唐尧之所以字民；琼室玉台之盛，商辛之所以败俗。况如来行惟少欲，德本大悲，只应宴坐于冢间，经行于树下。何宜饰九层之刹，建七宝之台，不愍作者之劳，不惭居者之逸，非所以自约。其弊二也。仆闻无自伐功，老聘之极教；不赞己德，唯佛之格言。劳谦则君子终吉，克谦则圣人尚〔“尚”，《广弘明集》作“上”〕美。必若内德充盛，自然外响。驰应宾侣，坐致揄扬。岂况佛心澄静，亡诸得失之咎？如何独许世尊之号，不欲推人？然彼群经莫二之宗，各谈第一之称，自生矛盾，将何以通？非所以自逊。其弊三也。仆闻情存两宝，心慎四知。方曰通人之雅怀，廉士之高节。或散之于宗族，或弃之于山水。况玄道清静，反俗沙门？而复纵无厌之求，贪有为之利，劝俗人则令不留髓脑，论赙施则便无让分毫。或胜贵经过，或上客至止，不将虚心而接待，先陈出手之倍数。此乃有识之同疾，海内之共知，非所以自廉。其弊四也。仆直言虽苦，可为药石。惟先生高见，览以详之。”先生曰：“吾子不肖〔“肖”，《广弘明集》作“笑”〕，何谓道邪？子但好其所以同，宁知其所以异。徒欲圯毁，未损金刚。吾道弘邃，岂可轻矣？吾闻万机斯总，圣皇所以称大；百川是纳，巨壑所以为深。王则不耻于细民，海则无逆于小水。况吾师大道，旷无不济。有心尽摄，未简怨亲。自当品戒德之小大，混族类之高下。故有除粪庸人，翻涉不生之位；应书贵士，倒坠无间之狱。内秘难识，外相孰知？子何自擅为铨衡，吾未相许为水镜。若但以貌取人，失之远矣。遂使叔向伏馘蔑之语，长者悟沙弥之说。且复穷通有运，否泰无恒。或始荣而后辱，或初微而后盛。异辙纷纶，可略言也。至如立锥无地，非慕尧舜之德；馀苗不绍，岂传汤武之圣。诘知吞并六国，其先好马牧人；约法三章，则唯亡命亭长；樊、灌起贩屠之肆，伊、吕出厨钓之间。历代因循，高门相袭，遂为四海强族，五陵贵氏，冠冕陵云，风流盖世。暨若朝阳晞露，羨皂隶之难留；宿草负霜，混蝼蚁之莫别。是知用与不用，虎鼠何常？寻末穷本，人伦一概。那忽轻以乘轩，蔑兹瓮牖。虽复才方周旦，亦何

足观。尝试言之，朝市虚烦，身心空弊，智者同弃，贤人共鄙。但觉斯怀之可入，所以避地而归来。吾则厌来苦而知昨非，子便耽往欲而惑今是。宁自安贫乐道，少贱多能？奚用太庙之牺牲，竖子之烹雁？吾今素质自居，默念无杂，不假导于仁义，岂乱想于繁华？固亦骑遗牝牡，自忘寝膳，讵守寒温之小才，音义之薄伎。修心可以报德，何局定省之仪？弘化可以接引，宁止俯仰之事？此吾所谓一胜也。吾师空闲乐处，不唯聚落；轻微务纳，岂独珠璣？是以栖形五山，游神三径。或受童土，或餐马麦。赞净心之小施，讥杂相之多舍。庶令藉此而建善根，因兹而表诚信。斯自束修大体，供养恒式。岂佛身之欲须，乃含生之达志。便以凡俗难悟，侨嫉未除，竞献名宝，利收多福。所以玉槃高刹，掩日耸于半天；绣栴飞甍，连云被于宇内。争名好尚，善将焉在？著相寡识，遂及乎斯。虽乖至真之理，足感荣华之乐。生民唯此为功，如来亦何抑说。此吾所谓二胜也。吾闻谈无价之奇宝，冀欲拯贫；赞不死之神香，只将愈疾。但众生信邪巫之狂药，舍正觉之甘露，困毒已深，怀迷自久。吾师之出世也，本许救济为功。知我者希，无容緘默。使物识真以回向，何是非而自取？若夫二佛不并于世，两日不共于天，厥号无等，庶弘至教，非如君子之小圣，事谦让之风者已。然至理同归，逐情异说，是经称最，各应宜闻。此吾所谓三胜也。吾闻不趋四民之利，莫致百镒之金。但大患未亡，有待须养。吾称乞士，则受之以知足；子名施主，则倾之以国城。何容责我之贪非，不自揣己之慳蔽？是验分财相得，独应管、鲍乎？吾闻天王武库，出给尚不由臣下。况吾师福物，取与宁独任凡僧？本虽四辈而来，今属三宝而用，为道兴供，义乖行福。既为十方常住，非曰私拟诸己。自专则法律不许，请众则和合无由。不知子何德以能销，吾何情而敢擅？只惧我之同咎，岂欲贪利者哉！窃以粒重七斤，投水则烟火腾沸；饭馀一钵，与人则群类充满。佛犹无吝于饥犬，宁有惜于饿鸟？是知辄用固以招愆，回施许而获益，真是众生之薄福，则非吾师之褊心。至如饿鬼不睹川流，病人弗觉美味，罪关于饿病，岂流味之无也？窃闻功臣事主，粟帛不次而酬勋，

明主责躬，苍旻不言而效德。子弗能自慨之无感，专谤吾师之不惠，持此饕餮，何以为人？至若郑侯倾产于交游，田君布心于宾客，空规豪荡之声势，诂拟福田而推扬。此吾所谓四胜也。吾虽言不足，而理有馀。子但惊所未闻，惑于所不见。吾之所说，子可悟矣。”公子曰：“先生虽高谈自雪，终类守株。所论报应，何其悠眇。仆闻开辟混元，分割清浊，薄淳异稟，愚圣派流。至如首足之方圆，翔潜之鳞羽，命分修短，身名宠辱，莫非自然之造化，诂是宿业之能为。窃见景行不亏，夭身世而婴祸；狂勃无礼，竟天年而享福。遭堕若斯，因果何验！且气息则聚生散死，形神则上归下沉。万事寥廓，百年已矣。何处天宫，谁为地狱？庸人之所信，达士未之言。先生犹或系风，请更量也。”先生曰：“公子辩士哉，见何庸浅！所谈不逾百世，所历无越八荒，诂能晓果报之终期，察因缘之本际？不可局凡六识，罔圣三明者也。吾闻播殖百谷，非独水土之功；陶铸四生，诂止阴阳之力。既有根于种类，亦无离于集起。窃见或体合夫妻，子孙不孕；或身非鳏寡，男女莫均。至于萤飞蝉化，蜂巢蚁卵，非构两精之产，岂从二藏之妊？若但稟之于乾坤，人亦奚赖于父母？一须委运，慈孝何归？是知因自参差，果方环互；支分三报，星罗万品。或今身而速受，或来世而晚成。此理必然，亦何而朽？窃以赏罚不滥，王者之明法；罪福无舛，业道之大功。政治则五刑罚禄位赏，幽祇则三涂罪人天福。目前可以为鉴诫，岂伊、吾之构虚论哉！子未陷囹圄，谁信有廷尉？不游岱宗，便谓无鬼府。但善恶积成，则殃庆有馀。被之茂典，尔所未悉。至如疏勒涌泉之应，大江横石之感，羊公白玉，郭巨黄金，驄标鲍宣之马，珠降唵参之鹤，爰及宣王之崩于杜伯，襄公之惧于彭生，白起甘死之征，李广不侯之验，陆抗殃则遗后，郭恩祸则止身，斯甚昭著，孰言冥杳？虽有知无知，六经不说，然祭神祭鬼，三代攸传。必也死而寂寥，何求存以仁行？无宁弃儒、墨之小教，失幽明之大理。子可惜良才，大甚愚僻，早须归悔，体我真言。”公子曰：“先生虽悬河逸辩，犹有所蔽。仆闻天生蒸民，刚柔为匹，所以变化形器，含养气灵。婚姻则自古洪规，嫁娶则列代恒礼。罪

应不关于子胤，道亦无碍于妻妾。遂使善慧许卖华之约，妙光纳施珠之信。众香六万，尚曰法师；毗邪二千，犹名大士。何独旷兹仇偶，拥此情性？亢龙有悔，其欲如之。品物何以生？佛种谁因续？此先生之一蔽也。仆闻猛兽为暴民之业，毒虫含伤物之性。所以顺气则秋猕，除害则夏苗，天道之常，何罪而畏？至如牛豕充牺，羔雁备礼，运属厨人之手，体葬嘉宾之腹，本天所生，非此焉用？然复鸟残自死，虎听内律，如何阙养形命，空作土尘？此先生之二蔽也。仆闻天列箕星，地安泉郡。酒之为物，其来尚久。销愁适性，独可兹乎？所以嵇、阮七贤，兴情于斗石之量；勋、华两圣，盛德于钟壶之饮。管则藉此而谈玄，于则因兹而断欲〔“欲”，《广弘明集》作“狄”〕。闻诸往哲，未尝不宴。但自持之于礼，何用阻众独清？此先生之三蔽也。仆闻八政著民天之食，五味资道器之身。降兹呼吸风霞，饵饮芝露，敢为生类，罔弗由之？自可饱食用心，无废于道业，何假持斋倦力，有乏于勤修？此先生之四蔽也。先生若改斯蔽，仆亦慕焉。”

先生曰：“吾闻刚强难化，固当尔耳。子之蔽乎，自不知其蔽；吾之通也，子岂识其通？由此观之，未可与言道也。窃以鄙言无逊，尚避至亲；邪行不仁，犹惭先达。然其男则才离襁褓，羨双飞以求娶；女则仅辞乳哺，怨空房而感情。苟贪小乐，公行世礼，积习生常，混然谁怪？此而无耻，尤类鹑鷄。勿将群小之制婚，敢非高尚之敦雅。且婚者，昏也。事寄昏成，明非昌显之裁范，谅是庸鄙之危行。独有展禽柳下之操，可以厉淫夫；彭祖独卧之术，可以养和性。斯固播之于良书，美之于方策。况乃吾师之成教也，弘净行之宗经。岂复顺彼邪风，婴兹欲网？将出六天之表，犹无携妓妾；既超四空之外，焉可挟妻孥？唯有二果白衣，系业通许；一床居士，精而难混。但品物之生，自有缘托，何必待我之相配？方嗣于吾师，独不闻同一化生，士无女业，咸屏四大，法喜资形。此吾所谓一通也。吾闻生死去来，本方步履；显晦上下，无异循环。业之所运，人畜何准？是以卫姬、蜀帝之徒，牛哀、伯奇之类，狐为美女，狸作书生，抑亦事归难思，岂易详也？窃以持戒无畏鬼龙，含德不惧蜂蚕。怖鸽投

影，猛虎越江。我善则报之以明珠，人恶则应之以毒气，谅由息之生杀，岂禽兽唯害物邪？虽复飞走别形，惜身莫异，轮回无始，谁非所亲？恕已为喻，亦何不忍！讵可宰有生之血肉，充无用之肌肤。至若死而归土，物我同致，所以黄不食鼯，孔犹覆醢。况吾仁慈之隐恻，孰甘美于肥鲜？但五律渐开，双林永制。此吾所谓二通也。吾闻酒池牛饮，著乎在昔。虽百六数穷，亦乱国斯起。三十五失，抑有由之？但令身酩酊，是焉可验？来生幽暗，将复何已？至如文举之樽不空，玄石之瞑难悟，盖惟耽酒之狂客，曷可以论至道哉！但使深酣则过多，微宴则愆薄，欲言饮而无失，未之有也。往贤之所严戒，良以此乎？纵不关物命，亦无宜举酌。此吾所谓三通也。吾闻戒自禁心，斋唯齐志，可谓入道之初行，教民之本法。但支立而已，身亦何知？若纵情嗜欲，终为难满。所以节限二时，足充四大。觉翳螳之附后，见野狼之对前。危亡之期既切，饥渴之情遂缓。自忻道胜而肥，何嗟食短而倦！窃以帝王之祠宗庙，夫子之请伯阳，犹须绝味辛荤，清居斋室，况吾欲亡身而访道，宁复留心于美膳者哉？此吾所谓四通也。莫谓子所不能，谓吾为蔽。吾之所辩，幸子择以从之。”公子于是接足叩头，百体皆汗，魂飞胆丧，五色无主。既如料虎，复似见龙。恍焉若狂，莫知所对。先生摩顶劳曰：“吾唯愍物，子何怖邪？”公子稍乃自安，泣而对曰：“仆本生下邑，无闻大觉之名，稟性疏野，翻踵外邪之见，不遇先生，几将祸矣。比承下风之末，精义入神，仰恃大慈，追收前失，请容剃落，受业于先生之门也。”先生曰：“子悟迷知返，善矣哉！”（《广弘明集》四）

辩正论

弥天释道安每称：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三不易也。一者，胡言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丁宁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词，寻检正〔“正”，《续高僧传》作“向”〕语，文无以异，或一千，或五百，今并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以合成，将

更旁及，反腾前词，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智经三达之心，覆面所演，圣必因时，时俗有易，而删雅古，以适今时，一不易也。愚智天隔，圣人叵阶，乃欲以千载之上微言，传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难出经，去佛未久，尊大迦叶，令五百六通迭察迭〔“迭”，《续高僧传》作“迭”〕书，今离千年，而以近意量裁，彼阿罗汉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是，岂将不以知法者猛乎？斯三不易也。涉兹五失经、三不易，译胡为秦，诘可不慎乎？正当以不关异言传令知会通耳。何复嫌于得失乎？是乃未所敢知也。余观道安法师，独禀神慧，高振天才，领袖先贤，开通后学，修经录则法藏逾阐，理众仪则僧宝弥甚，世称印手菩萨，岂虚也哉！详梵典之难易，铨译人之得失，可谓洞入幽微，能究深隐。至于天竺字体，悉县声例，寻其雅论，亦似闲明。旧唤彼方，总名胡国。安虽远识，未变常语。胡本杂戎之胤，梵唯真圣之苗，根既异殊，理无相滥。不善谙悉，多致雷同。见有胡貌，即云梵种，实是梵人，漫云胡族，莫分真伪，良可哀哉！语梵虽讹，比胡犹别。改为梵学，知非胡者。窃以佛典之兴，本来西域；译经之起，原自南〔“南”，《续高僧传》作“东”〕京。历代转昌，迄兹无坠。久之流变，稍疑亏动。竟逐浇波，鲜能回觉。讨其故事，失在昔人。至如五欲顺情，信是难弃，三衣苦节，定非易忍。割遗体之爱，入道要门；舍天性之亲，出家恒务。俗有可反之致，忽然已反；梵有可学之理，何因不学？又则〔“又则”，《续高僧传》作“又且”〕发蒙草创，服膺章简。同鸚鵡之言，放邯郸之步，经营一字，为力至多。历览数年，其道方博。乃能包括今古，网罗天地，业似山丘，志类渊海。彼之梵法大圣规谟，略得章本通知体式，研若有功，解便无滞。正〔“正”，《续高僧传》作“匹”〕于此域，固不为难。难尚须求，况其易也！或以内执人我，外惭咨问，枉令秘术，旷隔神州，静言思之，愍而流涕。向使法兰归汉，僧会适吴，士行佛念之俦，智严宝云之末，才去俗衣，寻教梵字，亦沾僧数，先披叶典，则应五天正语，充布阎浮，三转妙音，普流震旦。人人共解，省翻译之劳；代代咸明，

除疑网之失。于是舌根恒净，心镜弥朗。藉此闻思，永为种性。安之所述，大启元门。其间曲细，由或未尽。更凭正文，助光遗迹。粗开要例，则有十条：字声一，句韵二，问答三，名义四，经论五，歌诵〔“诵”，《续高僧传》作“颂”〕六，咒功七，品题八，专业九，异本十。各疏其相，广文如论。安公又云：前人出经，支讖、世高，审得故本，难继者也；罗叉、支越，斫凿之巧者也。窃以得本关质，斫巧由文，旧以为凿，今固非审。握管之暇，试复论之。先觉诸贤，高名参圣，慧解深发，功业宏启，创发元路，早入空门，辨不虚起，义应雅合。但佛教初流，方音鲜会，以斯译彼，仍恐难明。无废后生，已承前哲，梵书渐播，真宗稍演。其所宣出，窃为〔“为”，《续高僧传》作“谓”〕分明。聊因此言，辄诠古译。汉纵守本，犹敢遥议；魏虽在昔，终欲悬讨。或繁或简，理容未适；时野时华，例颇不定。晋、宋尚于谈说，争坏其淳；秦、凉重于文才，尤从其质。非无四五高德，缉之以道；八九大经，录之以正。自兹已后，迭相祖述，旧典成法，且可宪章。展转同见，因循共写，莫问是非，谁穷始末？僧鬘惟对面之物，乃作华鬘；安禅本合掌之名，例为禅定。如斯等类，固亦众矣。留支洛邑，义少加新。真谛陈时，语多饰异。若令梵师独断，则微言罕革；笔人参制，则馀辞必混。意者宁贵朴而近理，不用巧而背源。悦见淳质，请勿嫌烦。昔日仰对尊颜，瞻尚不等。亲承妙吼，听犹有别。诤论起迷，豫晒涅槃之记；部党兴执，悬著文殊之典。虽二边之义，佛亦许可。而两间之道，比丘未允其致。双林早潜，一味初损，千圣同志，九旬共集。杂碎之条，寻讹本减；水鹤之颂，俄舛昔经。一圣才亡，法门即减；千年已远，人心转伪。既乏泻水之闻，复寡悬河之说，欲求冥会，讵可得乎？且儒学古文，变犹纒繆。世人今语，传尚参差。况凡圣殊伦，东西隔域，难之又难，论莫能尽。必殷勤于三复，靡造次于一言。岁校则利有馀，日计则功不足。开大明而布范，烛长夜而成务。宣译之业，未可加也。经不容易，理藉名贤。常思品藻，终惭水镜。兼而取之，所备者八：诚心爱法，志愿益人，不憚久时，其备一也；将践觉场，先

牢戒足，不染讥恶，其备二也；筌晓三藏，义贯两乘，不苦闾滞，其备三也；旁涉坟史，工缀典词，不过鲁拙，其备四也；襟袍平恕，器量虚融，不好专执，其备五也；耽于道术，澹于名利，不欲高衒，其备六也；要识梵言，乃闲正译，不坠彼学，其备七也；薄阅苍雅，粗谙篆隶，不昧此文，其备八也。八者备矣，方是得人。三业必长，其风靡绝。若使精搜十步，应见香草，微收一用，时遇良林，虽往者而难俦，庶来者而能继。法桥未断，夫复何言！则延铠之徒，不回隆于魏室；护显之辈，岂偏盛于晋朝？或曰：一音遥说，四生各解。普被大慈，咸蒙远悟。至若开源白马，则语逐洛阳，发序赤乌，则言随建业，未应强移此韵，始符极旨，要工披读，乃究元宗。遇本即依，真伪笃信。案常无改，世称仰述。诚在一心，非关四辨。必令存梵，讵是通方。对曰：谈而不经，旁惭博识；学而无友，退愧寡闻。独执管锥，未该穹壤。理绝名相，弥难穿凿。在昔圆音之下，神力冥加；满字之间，利根回契。然今地殊王舍，人异金口，即令悬解，定知难会。经旨若圆，雅怀应合，直餐梵响，何待译言。本尚亏圆，译岂纯实；等非圆实，不无疏近。本固守音，译疑变意。一向能守，十例可明。缘情判义，诚所未敢。若夫孝始孝终，治家治国，足宣至德，堪宏要道。况复净名之劝发心，善生之归妙觉，奚假落发剪须，若违俗训。持衣捧钵，顿改世仪。坐受僧号，详谓是理。遥学梵章，宁容非法？崇佛为主〔“主”，《续高僧传》作“王”〕，羞讨佛字之源；绍释为宗，耻寻释语之趣。空睹经业，弗兴敬仰。忽见梵僧，倒生侮慢。退本追末，吁可笑乎？像运将穷，斯法见续。用兹绍继，诚可悲夫！（《续高僧传》二）

沙门不应拜俗总论

夫沙门不拜俗者何？盖出处异流，内外殊分，居宗体极，息虑忘身，不汲汲以求生，不区区以顺化，情超宇内，迹寄寰中，斯所以抗礼宸居，背恩天属。化物不能迁其化，生生无以累其生，长揖君亲，斯其大旨也。若推之人事，稽诸训诂，则所不应拜，其例十焉。至如望秩山川，郊祀天地，欲其利物，君罄乃诚。今三宝住持，

归戒弘益，幽明翼化，可略言焉。斯神祇之流也。为祭之尸，必叶昭穆。割牲荐熟，时为不臣。今三宝一体，敬僧如佛，备乎内典，无俟繁言。斯祭主之流也。杞宋之君，二王之后，王者所重，敬为国宾。今僧为法王之胤，王者受佛付嘱，劝励四部，进修三行。斯国宾之流也。重道尊师，则弗臣矣。虽诏天子，无北面焉。今沙门传佛至教，导凡诱物，严师敬学，其在兹乎？斯儒行之流也。《礼》云：“介者不拜，为其失于容节。”故周亚父长揖汉文也。今沙门身被忍铠，戡剪欲军，掌握慧刀，志摧心惑，斯介胄之流也。蕃代筮宾，尊先冠阼，母兄致拜，以礼成人。今沙门以大法为己任，拯群生于涂炭，敬遵遗躅，祖承嫡胤，斯传重之流也。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今沙门高尚其事，不事王侯，蝉蜕鬻埃之中，自致寰区之外，斯逸人之流也。犯五刑，关三木，被捶楚，婴金铁者，不责其具礼。今沙门剃毛发，绝胤嗣，毁形体，易衣服，甚刑之流也。又诏使虽微，承天则贵。沙门纵贱禀命宜尊，况德动幽明，化沾龙鬼，静人天之苦浪，清品庶之炎氛，功既广焉，泽亦弘矣。岂使绝尘之伍，拜累君亲；闲放之流，削同名教而已。余幼耽斯务，长颇搜寻。采遗烈于青编，纂前芳于汗简。重以感沦晖于佛日，罄爇火以兴词，庶永将来，传之好事。又古今书论，皆云不敬。据斯一字，愚窃惑焉。何者？敬乃通心。《曲礼》称无不敬，拜唯身屈，周陈九拜之仪。且君父尊严，心敬无容不可；法律崇重，身拜有爽通经。以拜代敬，用将为允。故其书曰：不拜为文。远公有言曰：“渊壑岂待晨露哉！”盖自伸其罔极也。此书之作，亦犹是焉。达鉴通贤，愧无讥矣。（《广弘明集》二十五）

合部金光明经序

《金光明经》者，教穷满字。金鼓击于梦中，理极真空；宝塔涌于地上，三身果备。酬昔报之无亏，十地因圆，显曩修之具足，所以经王之号，得称于斯。将知能弘赞人，其位难量者也。大兴善寺沙门释宝贵者，即近周世道安神足。伏膺明匠，实曰良才。玩阅群经，未尝释手。□谓瞿昙身子孔氏、颜渊者焉。然贵睹昔晋世沙门

支敏度，合《两支》、《两竺》、《一白》、《五家》、《首楞严》五本为一部，作八卷；又合《一支》、《两竺》、《三家维摩》三本为一部，作五卷。今沙门僧就，又合《二讖》、《罗什耶舍》、《四家》、《大集》四本为一部，作六十卷。非止收涓添海，亦是聚芥培山。诸此合经，文义宛具。斯既先哲遗踪，贵遂依承，以为规矩。而《金光明》见有三本。初在凉世，有昙无讖译为四卷，止十八品。其次周世，耶舍崛多译为五卷，成二十品。后逮梁世，真谛三藏于建康译三身分别业障灭陀罗尼最净地依空满愿等四品，足前出没为二十二品。其序果云：昙无讖法师称，《金光明经》，篇品阙漏。每寻文揣义，谓此说有征。而讖校无指，永怀寤寐。宝贵每叹此经秘奥，后分云何，竟无嘱累。旧虽三译，本疑未周。长想梵文，愿言逢遇。大隋馭宇，新经即来。帝敕所司，相续翻译。至开皇十七年，法席小闲，因劝请北天竺犍陀罗国三藏法师闍那崛多，此云志德，重寻后本，果有嘱累品。后得银主陀罗尼品，故知法典源散，派别条分，承注末流，理难全具。赖三藏法师慧性冲明，学业优远，内外经论，多所博通。在京大兴善寺，即为翻译。并前先出合二十四品，写为八卷。学士成都费长房笔受，通梵沙门日严寺释彦琮校练。宝珠既足，欣跃载深。愿此法灯，传之永劫。（《释藏》卷一）

法纯像赞（序）

昂少所慈育，亲供上行，为之碑文，广陈盛事。兼以立性闲穆，识悟清爽，文藻横被，闻于京室。（《续高僧传》，纯住西京禅定寺，仁寿初卒。弟子慧昂等图其仪质，饰以丹青，琮为之叙赞。）

全隋文卷三十四

释 氏 (三)

释僧灿

灿，徐州人。高齐时，以白衣谒二祖慧可，祝发传衣，是为三祖。终于隋。

信心铭

至道无难，唯嫌拣择。但莫憎爱，洞然明白。毫厘有差，天地悬隔。欲得现前，莫存顺逆。违顺相争，是为心病。不识玄旨，徒劳念静。圆同太虚，无欠无馀。良由取舍，所以不如。莫逐有缘，勿住空忍。一种乎怀，泯然自尽。止动归止，止更弥动。唯滞两边，宁知一种。一种不通，两处失功。遣有没有，从空皆空。多言多虑，转不相应。绝言绝虑，无处不通。归根得旨，随照失功。须臾反照，胜却前空。前空转变，皆由妄见。不用求真，唯须息见。二见不住，慎莫追寻。才有是非，纷然失心。二由一有，一亦莫守。一心不生，万法无咎。无咎无法，不生不心。能随境灭，境遂能沈。境由能境，能由境能。欲知两段，元是一空。一空同两，齐含万象。不见精粗，宁有偏党。大道体宽，无易无难。小见狐疑，转急转迟。执之失度，必入迷路。放之自然，体无去住。任性合道，逍遥绝恼。系念乖真，昏沈不好。不好劳神，何用疏亲。欲取一乘，勿恶六尘。六尘不恶，还同正觉。智者无为，愚人自缚。法无异法，妄有爱著。将心用心，岂非大错。迷生寂乱，悟无好恶。一切二边，良由斟酌。梦幻虚花，何劳把捉。得失是非，一时放却。眼若不寐，诸梦自除。心若不异，万法一如。如如体元，兀尔忘缘。万缘齐观，复归自然。泯其所以，不

可方比。止动无动，动止无止。两既不成，一何有尔。究竟穷及，不存轨则。契心平等，所作皆息。狐疑净尽，正信调直。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非思量处，识智难测。真如法界，无他无自。要急相应，唯言不二。不二皆同，无不包容。十方智者，皆入此宗。宗非促延，一念万年。无在不在，十方目前。极小同大，意绝境界。极大同小，不见边表。有即是无，无即是有。若不如是，必不须守。一即一切，一切即一。但能如此，何虑不毕。信心不二，不二信心。言语道断，非去来今。（《历代佛祖通载》）

那连提黎邪舍

那连提黎邪舍，北天竺乌苾国人。高齐时，至邺。历周入隋。终西京大兴善寺。

法胜阿毗昙心论序

今欲解释阿毗昙心，利益弟子故。问曰：“不须解释，所以者何？古昔论师已释阿毗昙心，利益弟子，故不须释。”答曰：“不然，应须解释。所以者何？古昔论师虽释阿毗昙心，太广太略。彼未学者，迷惑烦劳，无由能取。我今离于广略，但先显修多罗自性，是故须释。”问曰：“何故释毗昙心，利益弟子邪？”答曰：“彼中已说不颠倒法相，释不颠倒法相，令彼觉悟真实，是故离诸过恶，生诸功德，得勇猛第一义利。”问曰：“若如是者，随意解释。”答曰：“我当解释。但诸师造论，以吉为初。一切吉中，三宝最胜。是故本师，为显三宝，少分功德。故于论初，先说此偈。”（《释藏》承五）

释宝贵

宝贵，周时住中兴寺，师事道安。入隋，住大兴善寺。

新合金光明经序

昙无讖法师称：“《金光明经》，篇品阙漏。”每寻文揣义，谓此说有征。而雠校无指，永怀寤寐。梁武皇帝愍三趣之轮回，悼四生之漂没，泛宝舟以救溺，秉慧炬以照迷。大同年中，敕遣直后张汜等送扶南献使反国，仍请名僧及大乘诸杂华经等。彼国乃屈西天竺优禅尼国三藏法师波罗未陀梁言真谛，并赍经论，恭膺帝旨。法师游历诸国，故在扶南，风神爽悟，悠然自远，群藏渊部，罔不研究。太清元年，始自京邑引见殿内。武皇躬伸顶礼，于宝云殿供养。欲翻经论，寇羯凭陵。大法斯舛，国难夷谧。沙门僧隐，始得咨稟法师译经，经目果阙三身，分别业障、灭陀罗尼、最净地、依空满愿等四品，全别成为七卷。今新来经二百六十部内，其间复有银主陀罗尼品及囑累品，更请崛多三藏出，沙门彦琮重复校劝，故贵今合分为八卷。品部究足，始自乎斯。文号经王，义称深妙。愿言幽显，顶戴护持。（《释藏》，《大唐内典录》）

释智永

智永俗姓王，会稽人。本名法极，晋右军将军羲之七世孙。陈时，住吴兴永欣寺。入隋，住长安西明寺。

与某人书

承足下还来已久，子欲参慰，为染患不能得往问。眷仰情深，岂此委具？一两日少可，寻冀言展。若因行李，愿存故旧。今遇贤弟还，得数张纸劳动，幸不怪耳。谨代申不具。释智永。（《淳化阁帖》七在右军书中，今移正。）

献岁将终，青阳应节。和风动物，丽景光辉。翠柳舒鳞，红桃结绶。想弟优游胜地，纵赏嘉宾，酌桂醕以中心，玩琴书而写志。无令披聚，叙会何期？谨遣一介，希还数字。（陆友仁《砚北杂志》）

书右军乐毅论后

《乐毅论》者，正书第一。梁世摸出，天下珍之。自萧、阮之流，莫不临学。陈天嘉中，人得以献文帝。帝赐始兴王。王作牧境中，即以见示。吾昔闻其妙，今睹其真。阅玩良久，匪朝伊夕。始兴薨后，仍属废帝。废帝既没，仍属余杭公主。公主以帝王所重，恒加宝爱。陈世诸王，皆求不得。及天下一统，四海同文，处处追寻，两载方得。此书留意运工，特尽神妙。其间书误两字，不欲点除，遂雌黄治定，然后用笔。陶隐居云：“大雅吟《乐毅论》、《太师箴》等，笔力鲜媚，纸墨精新。”斯言得之矣。释智永记。（张怀瓘《法书要录》）

释智果

智果，会稽剡人。住吴兴永欣寺，受书法于智永。入隋，住东都慧日寺。

太子东巡颂（序）

智果振衣出俗，慕道游梁。感昔日之提奖，喜今晨之嘉庆。（《续高僧传》卅一）

心成颂

回展右肩，长舒左足。峻拔一角，潜虚半腹。间开间合，隔仰隔覆。回互留放，变换垂缩。繁则减除，疏当补续。分若抵背，合如对目。孤单必大，重并仍促。以侧映斜，以斜附曲。覃精一字，功归自得。盈虚统视，连行妙在，相承起伏。（宋苏霖《书法钩玄》。案：此颂有注称钟、王、欧、虞。欧、虞隋时已有重名，然非智果自注也，故单录正文。）

释真观

真观字圣达，俗姓范，吴郡钱唐人。陈时，住泉亭光显寺。

入隋，住灵隐山天竺寺，大业中卒。

愁 赋

若夫愁名不一，愁理多方，难得覩缕。试举宏纲：或称忧愤，或号酸凉。蓄之者能令改貌，怀之者必使回肠。尔其愁之为状也，言非物而是物，谓无像而有像。虽则小而为大，亦自狭而成广。譬山岳之穹隆，类沧溟之滉漾。或起或伏，时来时往。不种而生，无根而长。或比烟雾，乍同罗网。似玉叶之昼舒，类金波之夜上。尔乃过违道理，殊乖法度。不遣唤而辄来，未相留而偃住。虽割截而不断，乃驱逐而不去。讨之不见其踪，寻之靡知其处。而能夺人精爽，罢人欢趣，减人容颜，损人心虑。至如荆轲易水，苏武河梁，灵均去国，阮叔辞乡，且如马生未达，颜君不遇，夫子之咏山梁，仲文之抚庭树，并恹恹于胸府，俱赞扬于心路。是以虞卿愁而著书，束皙凭而作赋。又如荡子从戎，倡妇闺空，悠悠塞北，杳杳江东，山川既阻，梦想时通，高楼进月，倾帐来风，愁眉歇黛，泪脸销红，莫不感悲枕席，结怨房栊。乃有行非典则，心怀疑惑，未识唐、虞之化，宁知禹、汤之德。雾结铜柱之南，云起燕山之北。箭既尽于晋阳，水复干于疏勒。（《续高僧传》三十一）

梦 赋

昨夜眠中，意识潜通。类庄生之睹蝴蝶，如孔子〔“子”，《广弘明集》作“氏”〕之见周公。虽梦想之虚伪，亦心事而冥同。尔乃见一奇宾，傲岸惊人，无名无姓，如鬼如神，姿容闲雅，服玩光新，入门高揖，诣席夸陈。余乃问曰：“夫邪不干正，恶无乱善。清浊异流，升沉各践。吾身披法铠，心游妙典。六贼稍降，四蛇方遣。大乘已驾，小魔宜剪。君是何人，欲来何辨？”客乃对曰：“久承名行，未遑修敬。常深注仰，每軫翘咏。忽睹光仪，良有嘉庆。欲伸咨请，愿垂高命。夫人生假借，一期如掷。倏红〔“红”，《广弘明集》作“虹”〕电之惊天，迅白驹之过隙。岂不及年时之壮美，取生平之欢适？或走名骥于长阡，或驾飞轮于广陌，坐西园而召友，敞南斋而对

客。出野外而操琴，入闺中而抚石。或复合樽促坐，传觞举白。重之以笑歌，伸之以燔炙。至如学富门昌，德重名扬。江东独步，日下无双。心为义窟，身是智囊。貂金仕汉，佩玉游梁。高车驷马，桂户兰房。列燕姬而满侧，凑秦女而盈堂。闻弦管之寥亮，听丝竹之铿锵。何则一生之快乐，亦千载而流芳？岂能栖栖独处，傍无笑语。剃发除须，违亲背主。形容憔悴，衣衫蓝缕。既阙田蚕，复无商估。等碎缙之百结，似破袄之千补。至如玉露朝团，金风夜来〔“来”，《广弘明集》作“寒”〕。老冉冉而行至，岁忽忽而将阑。床空帐冷，覆薄眠单。绝子孙于后胤，罢宾从之来欢。欲以斯而为道，亦得道之量难。”余乃听然含笑，略陈心要，徐而答曰：“省来说之矫张，遂引诱于邪方。欲以井蛙共海鲲而论大，燭火与日月而争光，无异鹪鹩之比鹏翼，培塿之匹昆岗。尔既昏懵于生死，亦耽染于元黄，唯知酣酒嗜欲，峻宇雕墙，岂识多财之被害，宁信怀璧而为殃。佳味爽口，美食烂肠，贪淫致患，渴爱成狂。人生易尽，物理无常。朝歌暮哭，向在今亡。欣欢暂有，忧畏延长。且世间纷攘，竟无闲赏。五苦竞来，百忧争往。妻子翻为桎梏，亲爱更如罗网。私里恒弊瓿，公事徒劳鞅掌。荣华有同水沫，富贵实如山响。然自沉沦倒惑，恒怀疹毒。不孝不慈，无道无德。胸襟怵悚，心腑谗贼。自大骄奢，志能苛克。诂识仁义，谁论典则。无趣损伤，非理贪戢。见利争往，临财苟得。失位失名，亡家亡国。命绳湔断，身城倒匍。业系其头，鬼穿其肋。冰池向践，火山方冒。忍痛自知，衔悲谁告。尔乃刀林拥笋，剑树嵯峨。炉飞猛焰，镬涌惊波。棱屑〔“屑”，《广弘明集》作“层”〕铁网，碌礧灰河。头逢锯解，骨被磨摩。举身星散，合体滂沱。凡诸苦难，次第经过。一朝钟此，万恨如何？若夫正法宏深，妙理难寻。非生非灭，非色非心。浩如沧海，郁似邓林。随机即赴，逐感便临。内宣万德，外启八音。威降醉象，影摄惊禽。形如满月，色似融金。遂令尼捷脱屣，梵志抽簪。然而出家之为道也，则萧散优游，无欲无求。不臣天子，不事王侯。似无瑕之璧，如不系之舟。声乐不能动，轩冕不能留。无为无欲，何惧何忧。戒忍双

习，禅慧兼修。天人师范，豪庶依投。若夫为学日益，为道日损，损之则道业逾高，益之则学功逾远。故形将俗人而永隔，心与世情而悬反。所服唯是三衣，所餐未曾载饭。从师则千里命驾，慕法则六时精息。濯虑于八解之池，怡神于七净之苑。至如道安、道昱，慧远、慧持，赤须法主，青眼律师，宏经辩论，讲《易》谈《诗》，开神悦耳，析滞祛疑，并皆扬名后代，擅步当时。或与秦王而共辇，乍将晋帝而同舆。遂使桓元再拜而弗暇，郗超千斛而不〔“不”，《广弘明集》作“无”〕辞。尔乃行己以正，方享馀庆。四梵争邀，六天俱聘。封畿显敞，国土华净。宝树琼枝，金莲玉柄，风含梵响。泉流雅咏，池皎若银，地平如镜。妙香纷馥，名花交映。近感乐身，远招常命。若夫六度修成，十地圆明。灵智既湛，种觉斯盈。寂寥虚豁，皎洁澄清。非起非作，无造无营。法眼不窥其色，天耳不听其声。恶言不能加毁，美誉无以为荣。质非质碍之质，名非名相之名。水火冲天而不惧，雷霆震地而不惊。双林现灭而不灭，王宫示生而不生。既穷天下之至妙，谁敢与之抗衡？”于是前来君子，闻斯语已，合掌曲躬，敛眉弹指，魂飞气慑，神萎志否，踉跄无颜，逡巡惊起，自陈孤陋，未知臧否。追用感伤，实怀惭耻。今日奉教，敬从一命矣〔此句《广弘明集》作“谨从命矣”。（《广弘明集》三十七）

与徐仆射领军述役僧言

泉亭光显寺释真观致书领军檀越：窃闻四依开士，匡正法于将颓；十地高人，秉元文于已绝。能使崛山遗迹，无亏冥坐之风；祇树馀留〔“留”，《广弘明集》作“苗”〕，得肆经行之道。伏见今者皇华，奉宣严宪。挂是僧尼之类，不书名籍者，并令捐兹净戒，就此黎民，去彼伽蓝，归其里闾。既普天〔之〕〔据《广弘明集》补〕下，莫非王臣。正当僬俛恭承，鞠躬祇奉。但愚情所谓，窃或疑焉。自佛法肇兴，千有馀载，流传此地，数百年间，济济生〔“生”，《广弘明集》作“僧”〕徒，一何为盛！虽复市朝亟改，风化顿移，慧炬常明，戒香恒馥。其为福利，难可胜言。所现灵祥，闻诸史传。至如浮图和上，曜彩邙中，高坐法师，流芳巩洛。或复昆明池内，识

劫烧之馀灰；长沙寺里，感碎身之遗阴。道开入境，仙人之星乃出；法成去世，绀马之瑞爰浮。乃有青目赤髭，黄眸白足，连眉表称，大耳传芳，莫不定水渊澄，义峰山竖。汪汪道望，类迦叶之高踪；肃肃威仪，似额鞞之清行。顷年讹替，乃日浇漓，而法正〔“法正”，《广弘明集》作“正法”〕洪基，犹应未殄。忽复违其本志，夺彼前心，莫不仰高殿而酸伤，辞旧房而凄楚。依依法座，重反何期；恋恋禅门，再还无日。乃非歧路，而有分袂之悲。虽异河梁，遂结言离之痛。若以不继名籍，为其深罪，延兹咎累，亦可哀矜。夫出俗之人，务应修道，许其方外之礼，不拘域中之节。或有不贯名籍，无关簿领，并皆游方采听，随处利安。望刹为居，临中告饭，或头陀林下，或兰若岩阿，如此之流，宁容继属？若胜业不全，清禁多毁，宜应休道。此事诚然，而持犯难知。圣凡相滥，譬庵罗之果，生熟难分；雪山之药，真伪难辨。忽使昆峰之上，玉石同焚，大泽之中，龙蛇等毙，何期惜也！吁可伤哉！又其割爱辞亲，披缁剪发，既无仆使，永绝妻孥。或老病之年，单贫之士，皆凭子弟，还相养卫。如其一朝而散，溘死沟渠，遂有赴峻壑而投身，缁长绳而殒命。虽复汨罗之痛，匹此犹轻；荒谷之悲，方斯未重。且复奇才绝学，并寄后生，听讲诵经，咸资晚秀，所以须陀得戒，犹是幼童，身子扬名，差非耆老。如斯之类，若并翻缁，恐此法门，便无绍继，梵轮绝矣，精舍空焉。若八阵未休，四郊多垒，前房所寄，后殿斯凭。愚谓此人，殆诚无用。若必有拔距投石之能，索铁伸钩之力，则并从军幕，久预长驱。悦复尚服缁衣，犹居寺宇，则是习勇心薄，乐道情深。若非卫玠之清羸，便同孟昶之浮怯，既不便弓马，徒劳行阵。虽复身披甲冑，还想法衣；手执干戈，犹疑锡杖。必当遥闻战鼓，色变心惊，远望军麾，魂飞气慑。将恐有阻都护之威，无益二师之勇。若谓不输王课，靡助国储，所以普使，收其赋敛。但浮游之属，萍迸蓬飞，散诞之流，且贫终窆。乡里既无田宅，京师又阙主人。纳屣则两踵并穿，敛襟则双肘皆现。观董生之百结，尚觉轻华；见颜子之一簞，更疑丰饱。求朽壤以为药，宁识紫丸；服粪埽而为衣，岂

逢黄绢？货财之礼，此则无从；怀璧之愆，信哉应免！若令其在道，犹可分卫自资，遂使还民，便是糗粮莫寄。伏惟皇朝御历，齐圣钦明，继踵轩羲，比肩炎昊。握镜之风弥远，垂衣之化方深。兼复梁栋三宝，敷宏十善。昔汉明灵感，止〔“止”，《广弘明集》作“上”〕梦金人；晋武复修，才招玉像。用今方古，彼有惭焉。或深经是护，等仙预大王；宝塔斯成，类无忧国主。明扬仄陋，信巢父之清虚；征聘渔叟，许严君之高尚。愚谓挂预今者，俯首僧尼，若已离法衣，无过道业。或常居邸肆，恒处田园，并依民例，宜从策使，如其禅诵知解，蔬素清虚。或宣唱有功，梵声可录。或缮修塔庙，建造经书，救济在心，听习为务。乃至羸老之属，贫病之流，幸于编户，无所堪用，并许停寺，仍上僧籍，必望十城之宝。或出荆山，百步之中，时逢芳草。于是寺断流俗之僧，众无铺糟之客。六时翹请，常以国界为心；三业精修，必用君王为本。岂不幽明踊跃，人鬼欣欢，冥力护持，善缘扶助。然后二仪交泰，六气调和，征马息鞍，军旗卷旆。边荒入附，无待丹水之师；玉帛来朝，还想稽山之集。何其乐矣，实可欣哉！倘复疆场不虞，军资有阙，薄须费计，伏听征求。仰惟领军檀越，外则探赜典坟，内则钩深经论，才高帷幄，寄重盐梅，必愿降意刍蕘，留心正法。微惠研详，薄垂观览。如其一毫可采，深希曲为矜论，无使兰艾同锄，薰莠俱剪。庶得仙人苑里，更转法轮，长者园中，还铺讲席。则匡维之德，比恒岱以齐高，拥护之功，似沧溟而共广。横此忤烦，弥增悚惕。（《释藏》轻九，《广弘明集》二十七）

因缘无性后论（并序）

泉亭令德有朱三让〔“让”，《广弘明集》作“议”〕者，非唯外学通敏，亦是内信渊明，常自心重大乘，口诵般若，忽著自然之论，便兴有性之执。或是示同邪见，或是实起倒心，交复有损正真，过伤至道。聊裁后论，以祛彼执。虽复辞无足采，而理或可观。若与余同志，希共详览也。

请疑公子致言于通敏先生曰：“夫二仪始判，则庶类是依；七曜

既悬，则兆民斯仰。但生前死后，系象之所未明；古往今来，贤圣于焉莫究。而希元君子，互聘钻求，慕理名人，竞加穿凿。寓兹所说，则盛辩自然；假氏所明，则高陈报应。虽自然锋颖，克胜于前，报应干戈，败绩于后，而愚心难启，暗识易迷，二理交加，未知孰是？”通敏先生乃抵掌而对曰：“省二君之清论，实各擅于偏隅。自然则依傍于老、庄，报应则祖述于周、孔，可谓楚则已失，而齐亦未为得也。今为吾子扬榷而陈之：夫《三坟》、《五典》，善恶之理未彰；《八索》、《九丘》，幽明之路犹拥。况复漆园傲吏，恍惚狂生，独称造化之宗，偏据自然之性，乃为一时之矫俗，非关契理之元谟。今请问自然之本，为何所趣，有因果邪？无因果乎？若谓自然，尚论因果，则事同矛盾，两言相食，愚人所笑，智者所悲，直置已倾，不烦多难。若谓永无报应，顿绝因果，则君臣父子，斯道不行，仁义孝慈，此言何用？便当为〔“为”，《广弘明集》作“造”〕恶招庆，为善致殃，亦应钻火得冰，种豆生麦，未见声和响戾，形曲影端者也。若以放勋上圣，而诞育于丹朱，重华至德，而生于瞽叟，便为自然而然者，窃为足下不足焉。夫至亲之道，乃曰天性。而各随行业，曾不相关。尧舜树德于往生，故禀兹灵智；瞽叟兴恶乎前世，故致此顽黠。而复共结重缘，还相影发。乃欲因凡显圣，以智化愚，若非〔“非”，《广弘明集》作“无”〕瞽叟之凶，岂知克谐之美？自非放勋之圣，谁化慢游之恶？故阿难、调达，并为世尊之弟；罗睺、善星，同是如来之胤。而阿难常亲给侍，调达每兴害逆，罗睺则护珠莫犯，善心〔“心”，《广弘明集》作“星”〕则破器难收。以此而观，谅可知矣。若云各有自性，不可迁贸者，此殊不然。至如鹰化为鸠，本心顿尽；橘变成枳，前味永消。昔富今贫，定性之理难夺；先贵后贱，赋命之言何在！吕望屠牛之士，终享太师；伊尹负鼎之人，卒登丞相；戴渊四邻所患，后著高名；周处三害之端，晚称令德。闾王无间之罪，翻然改图；育王莫大之愆，忽能尊善。若依自性之理，岂容得有斯义？善人唯应修善，不可片时造恶；恶人恒自起恶，无容一念生善。是则荣枯宠辱，皆守必然；愚知〔“知”，《广弘明

集》作“智”〕尊卑，永无悛革。岂其然乎？决不然也。又若以修德之人，翻感忧戚，行善之者，反致沉沦，以为自然之命，亦不然也。若行善而望报，去善更遥；修德以邀名，离德逾远。若必挺圭璋之性，怀琬琰之心，本无意于名闻，曾不欣乎富贵。而英声必孱，雅庆方臻。或可未值知音，便同散木；不逢别玉，遂等沉泥。暂且龙潜，无亏凤德。岂容区区于天壤，扰扰于世间？自可固穷，无烦陨获。至如太伯高让，而流芳千古；仲尼穷厄，而传名万代；颜称早世，特是命业不长；冉致斯疾，当由病因未断；二子伏诛，弥显卫灵之恶；三仁受戮，方见殷纣之愆；首山之饿，不免求名之责；汨水之沉，尚贻怀怨之咎。且夫决定成业，非神力之所救；必应受报，岂圣智而能禳？并起昔因，非今所造也。若谓屠割为务，而永寿百龄，盗窃居怀，而丰财巨亿，以为定性而然者，亦所未喻也。斯由曩生片善，感此命财，今世受〔“受”，《广弘明集》作“重”〕殃，未招果报，以其为罪既大，受苦宜多，所以且缓其诛，宜纵其恶，一朝祸盈衅积，则便覆巢碎卵，长归隔〔“隔”，《广弘明集》作“鬲”〕子，泥犁永处，无间地狱。故《书》云：‘恶不积，无以灭身。’此之谓矣。亦有见招果报，事接见闻。至如王莽篡逆，则悬首渐台；董卓凶残，则曝尸都市；晋侯杀赵朔，感陷厕之悲；齐主害彭生，有坠车之痛。夏祚颠覆，桀之罪也；殷宗殄丧，纣之过焉。故知因果之义，陆离难准；业报之理，参差不定。所为〔“为”，《广弘明集》作“谓”〕生报见〔“见”，《广弘明集》作“现”〕报及其后报也。”请疑公子曰：“若以自然之计，于义不可，则报应之辨，在言为得。而前旨复云：二君所述，皆非契理。未知此意，可得而闻邪？”通敏先生曰：“子既殷勤屡请，余亦僂俛相答。但自省庸陋，未伸其要妙耳。寻法本非有，非有则无生。理自非无，非无则无灭。无生无灭，诸法安在？非有非无，万物何寄？荡乎清静，推求之路斯断；夷然平等，取舍之径无从。岂有报应之理可求，善恶之相可得？直以凡品众生，未了斯致。故横兴诤论，强生分别。所为渴人逐焰，水在何池；眼病见华，空曾无树。但为引接近情，祛其重惑，微示因果，略显业缘，

使定性执除，自然见弭。若达乎正理，悟此真法，亦复何所而有，何所而无哉！”于是二三君子，相视心惊，欣然领悟，退席敬伏而言曰：“今者所〔“所”，《广弘明集》作“可”〕谓朝闻夕死，虚往实归。积滞皆倾，等秋风之落叶，繁疑并散，譬春日之销冰。谨当共舍前迷，同遵后业矣。”（《广弘明集》二十五）

安国寺碑

花砖锦石，更累平阶；夏藻秋莲，环庄竦塔。月临月殿，粉壁照于金波；云映云台，画梁承于玉叶。（《续高僧传》十一《慧弼》）

释道林

道林俗姓李，同州郃阳人，出家入太白山。开皇初，选隶公府，苦辞，遁还太白。唐武德初终。

上文帝乞归启

贫道闻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气，独结林泉。望得追踪既往，故应义绝凡贯。陛下大敞法门，载清海陆。乞以此名，遗虚仰者。（《续高僧传》）

释智洗

智洗字惠成，益州成都人。开皇初入都，蜀王秀奏请还蜀，住法聚寺。寻辞入龙居山。秀复延请，辞疾不出。至唐武德元年终。

答某携书

辱使至止，并以诚言，披阅循环，一言三复。文清淥水，理破秋毫。贫道戒行多阙，化术无方，宅身荒谷，四十餘载。狎鱼鸟，侣樵歌，习禅那，思般若，以此卒岁，分填沟壑，不谓耆年有幸，运

属休明。伏惟相王殿下，德隆三古，道振百王。公攘臂而归旧里，衣锦而还本色，百姓有再生之期，万物起息肩之望。搢绅君子，捧玉帛而来仪；慷慨丈夫，委干戈而伏道。昔长卿返蜀，徒擅清文；邓艾前来，未能偃武。公华阳甲族，并络名家，捧日登朝，怀金问道，剑南长幼，并俟来苏。岂藉微风，自然草靡。当劝诸首领，越境欢迎。（《续高僧传》）

释昙迁

昙迁俗姓王，博陵饶阳人，初住扬都道场寺，终西京禅定寺。

奏请检括破故佛像

比经周代毁道，灵塔圣仪，填委沟壑者，多蒙陛下兴建，已得修营。至于碎身遗影，尚遍原野，贫道触目增恻，有心无事。（《续高僧传》二十二。文帝幸岐州，敕蜀王行猎，逐一兽入故窰，既失踪迹，但满窰破落佛像，具以事闻。迁因奏。）

己是非论

夫自是非彼，美己恶人，物莫不然。以皆然故，举世纒纒，无自正者也。斯由未达是非之患，乃致于此。言至患者，有十不可：一是非无主，二自性不定，三彼我俱有，四更互为因，五迭不相及，六隐显有无，七性自相违，八执者偏著，九是非差别，十无是无非。初明无适主者，此云我是，彼云我是，彼此竞取；乃令是非无定从。彼云此非，此云彼非，彼此竞兴，遂使非无适趣。或者必欲以是自归，以非属彼者，此有何理，而可然邪？理不然故，强为之者，莫不致败耳。物岂其然哉？（《续高僧传》二十二）

全隋文卷三十五

释 氏 (四)

释昙延

昙延俗姓王，蒲州桑泉人，住京师延兴寺，开皇八年终。

临终遗启

延逢法王御世，偏荷深恩。往缘业浅，早相乖背。仰愿至尊，护持三宝，始终莫二。但末世凡僧，虽不如法，简善度之，自招胜福。（《续高僧传》十□□）

释法藏

法藏，开皇中济法寺沙门。

答晋王施灵寿杖书

王殍幼子，长就法门。藏策灵寿，何敢辄忘？（《续高僧传》□□）

慧 文

慧文，开皇中住蒋州奉诚寺。

与智颢书论毁寺

奉诚寺慧文、龙光寺法令、光宅寺智胜等稽首和南：伏见使人

齎符，坏诸空寺。若如即目所睹，全之与破，及有僧无僧，毁除不少。伏惟大王菩萨植信崇明，兴建三尊，慈仁化物，岂不弘护佛法，留心塔寺？但此处僧徒，忽见毁废，咸怀忧恐。大王虽照同朝日，而圣德高远，众情倾仰，无因简彻。伏惟智者禅师道俗归止，有所言劝，悉善为先。文等不揆庸微，驰来奉告。必愿运大慈悲，垂为申达，冀未坏之寺，庶得安全。敢藉护持，辄此祈仰。谨和南。开皇十二年二月八日。（《释藏》起二，《国清百录》二）

昙 暹

昙暹，开皇中长安法师。

与智顓书

开皇十三年九月十三日，京师兴国寺昙暹和南，天台山禅师足下：仰惟声高道迈，疑和上之来仪；德远智深，想弥天之再托。言思顶礼，申接足于丹诚；仁望东山，恋光仪之若渴。时来寒重，愿善起居。众生难调，化弘劳念。仰承远游荆镇，利物弘多。栖思青溪，足畅怀抱。冀德光迴被，用展翘诚；化导周行，蒙沾胜益。愿珍道德，续结祇承。谨和南。率奉醍醐，愿领微意。（《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惠 岳

惠岳，开皇中住荆州导因寺。

致书智顓

窃以妙理冲玄，隔言象之外，应机济物，寄真俗之谈。自鹄树潜仪，金棺晦迹，微言托于传授，密教假于宏通。故有五种法师，四依开士。尔后连踪继迹，数百年中，虽复慧炬潜辉，而法流恒泻。加

以专思硕学，并愿穷性穷源。然性不可穷，源何易尽？鹿羊之文既惑，兔马之说犹疑。若不假以大心，终归永蔽。仰惟禅师盛德清高，跨众流之表；奇才内密，越词人之上。虽不衣锦还乡，且见还珠反本。属以天清地肃，王道康夷，四众倾心，民庶欣仰，各愿谘受，咸思采听。幸以慧云之润，忘秘吝于未闻；师子之音，广宣扬于渴仰。暂移狼迹之步，权启灭定之门。俯就群心，哀怜祈请。书云朝闻夕殒，法说一句染神，必不累月经年，繁劳视听。庶曾闻一实者，决了衣珠，未发菩提心，并知回向，贤愚喜跃，凡圣欢愉。岂不弘法栋梁，含生舟楫？不任引领，谨遣十住寺臻法师归依座下，普述众心。鹤望泉涌之资，侧迟洪钟之响，辄以尘闻，咸怀喜跃。（《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保 恭

保恭，开皇中住蒋州栖霞寺。

请智顛住栖霞寺疏

栖霞寺众保恭等和南：窃以瞻慕明德，灰管屡迁。展覲以来，炎凉甫隔。伏餐至法，用禀教门。定水澹而无涯，询峰高而不极。至如止观、方等之义，龙树、马鸣之文，莫不殚其理窟，究其冲妙。恭虽不敏，少游讲席。窥玩南北经论法师三十馀年，求其奥旨不悟，观诸法海，寄在馀生。所冀倾囊，犹欣饱腹。然道安之遇澄上人，便称北面；惠永之逢远上首，即创东林。是知得奉胜人，须安胜地者也。恭虽疏薄，窃钦往彦。但所居栖霞寺，寺宋代明征君宅，僧绍之所建立也。镌山现像，疏岩敞殿，似若飞来，无惭踊出。若其林泉爽丽，房宇紫纒，桂岭春芳，云窗昼歇，自昔高行，是用游写。故寺众齐诚，请延威德。惟愿傍观曩哲，爰降彼居，依经受用，必垂纳处。所有园田基业，具在别条。谨共开府士柳顾言证成斯誓，庶金刚之域，与鹫岭而长存，法宝斯传，等鸡山而不灭。谨疏。开皇

十五年八月六日保恭等疏。（《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吉 藏

吉藏，开皇中住会稽嘉祥寺。

与智顓启

吉藏启，景上至。奉旨：伏慰下情，薄热，不审尊体何如？伏愿
~~信后定善胜学 信后下及上相 信后对善随合善相出期 伏愿尊体~~

财访道。敢缘前迹，谛想崇诚。谨共禅众一百馀僧，奉请智者大师，演畅《法华》一部。此典众圣之喉襟，诸经之关键。伏愿开佛知见，耀此重昏，示真实道，朗兹玄夜。庶以三千国土，来禀未闻；百劫后生，奉遵大义。筑场戒节，析木将临。摇落山庄，玄黄均野。桂岩玉蕊，菊岸华荣。弥切声闻之心，颇伤缘觉之抱。吉藏仰谢前达，俯愧询求，兢惧唯深，但增战悚。谨请。开皇十七年八月二十一日。（同上）

智 越

智越，开皇中住天台修禅寺。

谢晋王遣使吊天台众启

天台沙门智越一众启：司马王弘至，僧使灌顶普明还，奉正月二十九日教，赐垂慰问，并宣口教，优访殷勤。谨对龕门，焚香跪读。言理哀切，痛绝魂心。遣嘱累从，亡存戴荷。师在之日，常有海云：“今得寺基，为王创造，非尔小僧所辨，别有力势人，后当成就，恨吾不见寺成。”尔时莫测所由。今蒙缮造，方醒前记。冥相符合，不可思议。经藏法宝，出世舟航。诸佛所师，众生津导。永镇佛陇，依止受持。钟幡香等，施安供养。法鼓警悟，利益人祇。千僧法会，功德圆满。伏想幽灵，慈悲远鉴。谨于斋日，披读愿文。法席悚心，求入愿海。蒙赉斋粮，恩给田地。基业无尽，施命无穷。有待多烦，隆恩难答。教旨经是现前僧，不令张散。伏惟弘护事重，精舍将圆，同学门人，方凭依止。龕室俨然，何心违离？况垂严教，益惧丹诚。谨当克厉，倍加心力。但一众失荫，永远慈愿。追庆夙缘，还蒙覆护。欣悲交至，临启涕零。谨启。开皇十八年二月十五日。（《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谢晋王为师智颢设周忌启

天台沙门智越一众启：典签吴景贤至，奉教为先师亡日设斋，僧

众五百，一时云集。冥途虽隔，感应道通。越等不能灰灭，奄及讳晨，追慕慈颜，悲哽稽首，拭泪衔餐，不胜荷戴。谨启谢闻。谨启。（同上）

贺晋王正位东宫启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伏惟殿下睿德自天，恭膺储副，生民庆赖，万国欢宁。凡在道俗，莫不舞抃。况复越等，早蒙覆护，曲奉慈惠，不任悦豫之诚。谨遣僧使灌顶智琰等奉启以闻。谨启。（同上）

谢皇太子造天台山下寺成启

仁寿元年十月三日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伏闻龙树迁化，天竺为立伽蓝；宝志云亡，梁国盛修开善。良由菩萨本誓，互相显发。凡是声闻，但知称赞。伏惟亡师和尚，具难思之德，作天人之师，安禅涅槃，示希有事。披案经律，千载一闻。妙德昭彰，兴于圣世。伏惟尊师重道，爰缮伽蓝。建立之所，甚得山相。先师尝言其地，必待良缘。追寻此记，弥会今日。即寺居五峰之内，夹两涧之流，堂殿华敞，房宇严秘，方之净土，用集神仙。成就已来，先师恒垂影迹。圣境虽遥，有感斯应。既兴塔庙，故现灵奇，爰示诸佛，咸同懃受。越等庸薄，谬齿门徒，仰惭栋宇，俯励心力。常于寺内，别修斋忏，恒专禅礼，庶藉熏修。奉酬圣泽，不任喜荷！谨遣使灌顶智琰奉启谢闻。谨启。（同上）

谢皇太子施香炉铜钟等物启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使人兼通事舍人张乾威至，谨领前件，物等并皆完净。仍即陈罗先师舍利龕前，具宣来令，并唱施物，又千僧法斋。伏惟弘护殷勤，慈泽周至。香炉微妙，天匠庄严。洪钟和雅，震集凡圣。胜幡舒旆，疑悬梵宫。酥粢盐桃，请同香积。法衣净饰，无著离尘。毡物丰多，惊眩视听。千僧云集，布满山庭。爰降王人，光显林谷。奉对灵龕，必神通摄受，标拟众圣，冀愿海庄严。越等凡微，谬当恩沐。慈润重沓，难可克胜。合众虔虔，如履冰刃。不任戴荷之至！谨启谢闻。仁寿二年正月六日。（同

上)

谢皇太子施胜幡法衣等物启

天台寺故智者弟子沙门智越一众启：慈泽隆重，喜舍频烦。僧使后还，复垂恩贲。杂彩胜幡，庄严殿宇。绫罗法服，光洽众僧。猫酥五瓶，充身去患。光明一斛，药食兼浓。越等山野，粪埽分卫。今则被服温华，食味珍甘，不自度量，弥增战惧。不胜敬悚，谨启谢闻。谨启。仁寿二年四月十五日。（同上）

贺场帝登极启

天台寺沙门智越一众启：窃闻金轮紺宝，奕世相传，重离少阳，时垂御辨。伏惟皇帝菩萨圣业平成，纂临洪祚，四海万邦，道俗称幸。越等不任喜踊之至，谨遣僧使智瓌奉启以闻。仁寿四年十一月三日。括州临海县天台寺僧智越等启。（同上）

谢敕施物启

天台寺沙门智越等启：使智瓌还，奉宣正月十三日敕旨，并施物五百段，谨即集众佛前，敬对使人，如法咒愿。越等有幸，喜逢圣世。伏蒙慈敕，喜惧已隆。复领厚贲，恩赐弥重。窃惟轮王地水，已觉难消；况天府妙物，宁恭受用？庶藉敕慈，又承佛力。罄竭心膂，导师遗训。专修礼诵，上答天泽。不任悚荷之至！谨附。扬州使奉谢以闻。谨启。大业元年三月十七日。（同上）

輿驾幸江都宫参问起居启

天台寺沙门智越一众启：仲秋已冷，伏惟皇帝陛下起居万福。越等早蒙垂覆，曲荷慈恩，山众常得安心，奉国行道。伏闻輿驾巡抚江都，寺众欣踊，不任驰恋之诚。谨遣僧使智瓌奉启以闻。大业元年八月三十日。（同上）

谢敕贲国清寺名并施物度僧启

天台山国清寺沙门智越一众启：兼通事舍人卢政力至，奉宣十月二十九日敕，云天慈训海，贲寺瑞名，施物二千段，米一千斛，熏陆香二斛，千僧法斋，度四十九人出家，修治寺宇，即聚众烧香宣唱。仰惟圣治，德合乾坤，子养万邦，抚安四海，助佛教化，度脱

众生。光大之恩，诚无等等。越等虽披法衣，行不称照，乃侍先师，每乖宗范，日夜克责，无地启处。伏奉敕旨，顶戴受持。但凡庸小劣，不识菩萨大智。昔陈世之时，亲闻师说，三国为一，有大力势人，当为造寺。寺若立，国土即清，必为国清寺。于时车书未一，不识何言。自尔以来，抱疑弗晓。奉敕赉寺国清之名，还符本瑞。山僧山民，载欣载喜。始知诸愿菩萨，更相启发。或作五品，或统万机。光显三尊，利益国土。庆此含情，幸闻休瑞。仰瞻寺额，即如悟道。但慈恩普被，日下同沾。而天台一方，偏感弘泽。名衣上服，相次光临；妙物粳粮，前后降集。越等三学无功，一餐难受。况米物盈积，岂可恭弘？深惧不堪，虑延罪过。庶藉慈宥，展竭愚诚，奉酬宸极。但天台幽远，自昔以来，单僧独行。今泰平在运，国清寺立，四十九人，一日出家，发落障消，实为希有。冀其心力增进，学业日新。念念功熏，奉资皇国。又千僧结斋，凡圣云集。日色华朗，僧徒欣戴。仰惟先师妙德，不可思议。感应神通，必当鉴降。午后对使人开发灵龕，希有圣瑞备是，使人等公私道俗共见。越等悲喜交至，谨以启知。谨启。大业元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括州国清寺沙门智越等启。（《释藏》起四，《国清百录》四）

智 璩

智璩，开皇中住天台修禅寺。

天台山寺名启

昔陈世有定光禅师，德行难测。迁神已后，智者梦见其灵云：“今欲造寺，未是其时。若三国为一家，有大力势人，当为禅师起寺。寺若成，国即清。必呼为国清寺。”伏闻敕旨，欲立寺名。不敢默然，谨以启闻。谨启。（《释藏》起三，《国清百录》三）

释灌顶

灌顶字法云，俗姓吴，义兴人。师事智顓，终天台国清寺。

国清百录序

先师以陈太建七年岁次乙未初隐天台，所止之峰，旧名佛陇。询访土人，云游其山者，多见佛像，故相传因而成称。至太建十年岁在戊戌，降陈宣帝敕名修禅寺，吏部尚书毛喜题篆榜送安寺门。到大隋开皇十八年其岁戊午，太尉晋王于山下为先师创寺，因山为称，是曰天台。王登尊极，以大业元年龙集。乙丑敕江阳名僧云：“昔为智者创寺，权因山称；今须立名。经论之内，有何胜目，可各述所怀，朕自详择。”诸僧表两名，一云禅门，一云五净。居其表未奏。而僧使智璨启国清之瑞，敕云：“此是我先师之灵瑞，即用即用。”敕取江都宫大牙殿榜，填以雌黄，书以大篆，遣兼内史通事舍人卢政力送安寺门。国清之称，从而为始。先师神光而生，结跏而灭，处证妙法，出作帝师，备是渚宫法论会稽智果国清灌顶等三传所载。又沙门智寂，編集先师遣迎信命，搜访未周，而智寂身故。笔墨之功，与气俱弃。余览其草本，续更撰次诸经方法等，合得一百条，呼为《国清百录》，诒示后昆，知盛德之在兹。（《释藏》起一，《国清百录》）

释法经

法经，开皇中翻译沙门。

上文帝书进呈众经目录

大兴善寺翻经众沙门法经等敬白皇帝大檀越：去五月十日太常卿牛弘奉敕须撰众经目录，经等谨即修撰，总计众经合有二千二百

五十七部，五千三百一十卷。凡有七卷，别录六卷，总录一卷。缮写始竟，谨用进呈。经等又敬白：仰惟无上法宝，道洽无穷。像运中途，缘被兹土。昔方朔睹昆明下灰，令问西域取决。刘向校书天阁，录载已见佛经。方知前汉之世，正法久至。非为后汉，始流此地矣。但自道淡情华，真伪玄隔；人鲜宗敬，虽有若亡。又致明帝梦感，金容亲应者，当是圣道凭藉皇王，大启弘奉之端耳。于是发使西域，专求佛经。缘此摩腾、法兰创出《四十二章》，世高、支谦广译诸经部。是后通道之士，相寻而至。爰暨魏晋京洛之日，虽有支谦、康会，骤宣于金陵，竺护、竺炬，飞译于雍洛，然而信敬尚简，奉行固微。比逮东晋、二秦之时，经律粗备。但法假人弘，贤明日广。于是道安法师创条诸经目录，诠品译材，的明时代，求遗索缺，备成录体。自尔达今，二百年间，制经录者十有数家。或以数求，或用名取，或凭时代，或寄译人。各纪一隅，务存所见。独有扬州律师僧祐撰《三藏记录》，颇近可观。然犹小大雷同，三藏杂糅。钞集参正，传记乱经；考始括终，莫能该备。自外诸录，胡可胜言！僧众既未获尽见三国经本，校验异同，今惟且据诸家目录，删简可否，总摽纲纪，位为九录，区别品类，有四十二分，九初六录三十六分，略示经律三藏大小之殊，粗显传译是非真伪之别。后之三录，集传记注。前三分者，并是西域圣贤所撰，以非三藏正经，故为别录。后之三分，并是此方诸德所修，虽不类西域所制，莫非毗赞正经。发明宗教，光辉前绪，开进后学，故兼载焉。又法经等更复窃思，诸家经录，多是前代贤哲修撰。敬度前贤，靡不皆号一时稽古，而所修撰不至详审者，非彼诸贤才不足而学不周，直是所遇之日，天下分崩，九牧无主，名州大郡，各号帝畿，疆场艰关，并为战国。经出所在，悉不相知；学者遥闻，终身莫睹。故彼前哲，虽有才能，苦不逢时，亦无所申述也。当今经等识学，诚不及古，而宿缘多幸，运属休辰，四海为家，六合清泰，殊方异俗，宛在目前。正朔所颁，书轨无外。又皇帝大檀越，虽复亲综万机，而耽道终日，兴复三宝，为法轮王，永开四趣之门，大启天人之路，在域群生，莫

不蒙赖，而况经等，夫复何论！所限识慧无长，猥参嘉运，不能尽获三国经本及遗文逸法，造次修撰，多有暗昧，进思退省，惭愧良深。敬白。（《释藏》百一，《众僧目录》）

释海顺

海顺俗姓任，河东蒲坂人，住仁寿寺。

致书释道杰

敢稽首大师门下：每欲理静摄心，山泉毕志，但以无明大夜，非慧炬不辉，故栖寄法筵，听览玄旨。至于人物聚集，颇劳低仰。况乃大限百年，小期一念，恍从风烛，前路奚凭？所以策驽骀之疲，想千里之远。定门玄妙，辄希趣入。逆其不逮，益用盘桓。伏愿开含养之怀，退人以礼。（《续高僧传》）

三不为篇

我欲偃文修武，身死名存。研古通道，祈井流泉。君肝在内，我身处边。荆轲拔剑，毛遂捧盘。不为则已，为则不然。将恐两虎共斗，势不俱全。永存今好，长绝来怨。是以返迹荒径，息影柴门。

我欲刺股锥刃，悬头屋梁。书临雪采，牒映萤光。一朝鹏举，万里鸾翔。纵任才辩，游说君王。高车反邑，衣锦还乡。将恐鸟残以羽，兰折由芳。笼餐讵贵，钩饵难尝。是以高巢林藪，深穴池塘。

我欲銜才鬻德，入市趋朝。四众瞻仰，三槐附交。标形引势，身达名超。箱盈绮服，厨富甘肴。讽扬弦管，咏美歌谣。将恐尘栖弱草，露宿危条。无过日旦，靡越风朝。是以还伤乐浅，非惟苦遥。（《续高僧传》）

释道杰

道杰俗姓杨，河东安邑人，住蒲州栖岩寺。

报释海顺书

促路非骐驎之逸辔，灌木岂鸾凤之栖息？故当引水而沐枯鱼，戢翼而朋寡鹤耳。脱其不尔，幸无略光阴。（《续高僧传》）

阙 名

缘生经并论序

原是一心，积为三界。痴流漫远，苦树郁高。欲讨其际，难测其本。理极实相之门，茎穷假名之域。五因七果，十有二分。缘生之法，总备于此。凡则迷而起妄，圣则悟以通真。下似兔浮，上如象度。大哉妙觉，渊乎洞尽。十地与双林俱畅，闻域共稻芋咸敷。至若此经，独包彼例。彼所未说，此乃具演。攀缘为首，对治为末。总则一十一门，别则百二十问。其旨微而密，其词约而隐。经之纲目，摄在兹焉。并有圣者郁楞迦，附此经旨，作论显发。其论也，遍取三乘之意，不执一部之茎，先立偈章，后兴论释。偈有三十，故亦名三十论也。大业二年十月，南贤豆国〔旧名“天竺者”，讹也〕三藏法师达摩笈多，与故翻经法师彦琮，在东都上林园，依林邑所获贤豆梵本，译为隋言。三年九月，其功乃竟。经二卷，论一卷。三藏师究论闲明，义解沈密，琮法师博通经论，兼善梵文，共对叶本，更相扣击。一言靡违，三覆逾审。辞烦简质，意存允正。比之昔人，差无尤失。真曰法灯，足称智藏。愿穷后际，常益世间云尔。（《释藏》教三，又华四）

众经目录序

佛法东行，年代已远，梵经西至，流布渐多，旧来正典，并由翻出。近遭乱世，颇失原起，前写后译，质文不同，一经数本，增减亦异，致使凡人，得容妄造。或私采要事，更立别名，或辄构馀辞，仍取真号，或论作经称，疏为论目，大小交杂，是非共混，流滥不归，因循未定。将恐陵迟圣说，动坏信心，义阙绍隆，理乖付嘱。皇帝深崇三宝，洞明五乘，降敕所司，请兴善寺。大德与翻经沙门及学士等，披检法藏，详定经录，

随类区辨，总为五分：单本第一，重翻第二，别生第三，贤圣集传第四，疑伪第五。别生疑伪，不须钞写。已外三分，入藏见录。至如法宝，集之流净。住子之类，还同略钞，例入别生。自馀《高僧传》等，词参文史，体非淳正，事虽可寻，义无在录。又勘古目，犹有阙本。昔海内未平，诸处遗落。今天下既壹，请皆访取。所愿仁寿长延，法门具足，群生有幸，方益无穷。合成五卷，显之于左。（《释藏》百六）

妙法莲华经添品序

《妙法莲华经》者，破二明一之指归也。降神五浊，宏道三乘。权智不思，大悲难极。先设化城之迹，后示髻珠之本。车虽有异，雨实无差。记以正觉之名，许以真子之位。同入法性，归之于此。昔敦煌沙门竺法护，于晋武之世，译《正法华》。后秦姚兴，更请罗什，译《妙法莲华》。考详二译，定非一本。护似多罗之叶，什似龟兹之文，余检经藏，备见二本。多罗则与《正法》符会，龟兹则共《妙法》允同。护叶尚有所遗，什文宁无其漏？而护所阙者，普门品偈也。什所阙者，药草喻品之半，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提婆达多品普门品偈也。什又移囑累在药王之前，二本陀罗尼并置普门之后，其间异同，言不能极。窃见提婆达多及普门品偈，先贤续出，补阙流行。余景仰遗风，宪章成范。大隋仁寿元年辛酉之岁，因普曜寺沙门上行所请，遂共三藏崛多笈多二法师，于大兴善寺重勘天竺多罗叶本。富楼那及法师等二品之初勘本，犹阙药草喻品，更益其半。提婆达多通入塔品。陀罗尼次神力之后，囑累还结其终。字句差殊，颇以改正。倘有披寻，幸勿疑惑。虽千万亿偈，妙义难尽，而二十七品本文且具。所愿四辨梵词，遍神州之域；一乘秘教，悟像运之机。聊记翻译，序之云尔。（《释藏》盖一，又《开元释教录》）

药师如来本愿功德经序

《药师如来本愿经》者，致福消灭之要法也。曼殊以慈悲之力，请说尊号；如来以利物之心，盛陈功业。十二大愿，彰因行之宏远；七宝庄严，显果德之纯净。忆念称名，则众苦咸脱；祈请供养，则诸愿皆满。至于病士求救，应死更生，王者攘菑，转祸为福，信是

消百怪之神符，除九横之妙术矣。昔宋孝武之世，鹿野寺沙门慧简，已曾译出，在世流行。但以梵宋不融，文词集糅，致令转读之辈，多生疑惑。矩早学梵书，恒披叶典，思遇此经，验其纰缪。开皇十七年，初获一本，犹恐脱误，未敢即翻。至大业十一年，复得二本，更相讎比，此方为楷定。遂与三藏法师达摩笈多，并大隋翻经沙门法行、明则、长顺、海馥等，于东都洛水南上林园翻经馆重译此本。深鉴前非，方惩后失。故一言出口，三覆乃书，传度幽旨，差无大过。其年十二月八日，翻勘方了，仍为一卷。所愿此经深义，人人共解；彼佛名号，处处共闻。十二夜叉，念佛恩而护国；七千眷属，承经力以利民。帝祚遐永，群生安乐。式贻来世，序之云尔。（《释藏》惟一，案：此序裴矩撰，非阙名也，当入唐。）

全隋文卷三十六

仙 道

李 播

播，中山人，一云太原人。徙岐州雍县，为高唐尉。弃官为嵩阳观道士，号黄冠子，即唐太史令淳风之父。有《集》三卷。〔案：《李淳风传》作十卷〕

天文大象赋

垂万象乎列星，仰四览乎中极。一人为主，四辅为翼。句陈云云。（苗为注）

鬼神

天台佛垄山神

送释智晞疏

香炉峰，桧柏树，尽皆舍给经台。（《续高僧传》，智晞姓陈氏，颖川人。居天台佛垄，创造伽蓝。唯经台未构，众议香炉峰、桧柏木，可共取之，以充供养。晞以山神护惜，不可造次。夜梦人送疏，即便营办采伐。）

先唐文一卷

胡安道

安道，爵里未详。（案：《御览》列于朱超石之前，当是晋人。）

愁霖赋

冀连阴之时退，想云物之见微。（《文选·谢朓在郡卧病呈沈尚书诗注》）

黄甘赋

越魏郡之赤杏。（《御览》九百六十八）

襄阴大橙，江阳巨橘。（《御览》九百七十一）

董子晓

子晓，爵里未详。（案：《御览》在晋李充后、宋颜延之前，当是东晋人。）

乘舆驳马赋

躯观若斯，气势云披。衔金镳，著玉鞵。（《御览》三百五十八）

朱彦时

彦时，爵里未详。（案：《初学记》编于晋刘谧之后、刘思真前，疑是晋人。）

黑儿赋

世有非常人，实惟彼玄士。禀兹至缁色，内外皆相似。卧如驱牛馮，立如乌牛跼。忿如鸚鵡斗，乐如鸬鹚喜。（《初学记》十九，《御览》三百八十二）

刘思真

思真，爵里未详。（案：梁刘之遴，字思贞，未闻有丑妇。此作思真，非即之遴。）

丑妇赋

人皆得令室，我命独何咎。不遇姜任德，正值丑恶妇。才质陋且俭，姿容剧嫫母。鹿头狝猴面，推〔“推”，《初学记》十九作“椎”〕额复出口。折颞厌〔“厌”，《初学记》十九作“靨”〕楼鼻，两眼颞如白〔《艺文类聚》作“折颞厌黑面，楼鼻两眼颞”〕。肤如老桑皮，耳如侧两手。头如研米槌，发如掘埽帚。恶观丑仪容，不媚如铺首。暗钝拙梳髻，刻画又更丑。妆颊如狗舐，额上偏独〔“偏独”，《初学记》十九作“独偏”〕厚。朱唇加〔“加”，《初学记》十九作“如”〕踏血，画眉如鼠负。傅粉堆颐下，面中不遍有。颌如盐豉囊，袖如常拭釜。履中如和泥，爪甲长有垢。脚鞞可容箸，熟视令人呕。（《初学记》十九，《御览》三百八十二）

吴 氏

吴氏，失其名。

虎 赋

盖其状也，诞节缓腕，续背连骸，细腰鼓胸，方口大鼻，似黼组杂间，若锦绣相连。（《御览》八百九十二）

七 矜

春梧湘濡，于味东隅；秋醞夏发，素虬连珠。（《书钞》一百四十八）

臧 彦

彦，字道颜。

驂牛赋

若乃豪宗威胤，公侯王后。乘轻御肥，貂蝉耀首。翟翟华貂，铄铄云母。良特擢足于双岛，名骏叠迹于左右。贵游踊跃于绝伦，观者嗤妍其好丑。遂慕骏驂以相高，精彼奇选之希有。仪体既美，特资高足。名参飞兔，价齐骥驥。（《艺文类聚》九十四引臧道颜《驂牛赋》）

乃有超群独出，驂毛文角，玷班凝白，鲜纤蜎曲。（《初学记》二十九引臧彦《驂牛赋》，据知彦字道颜。）

殊相允备，名不虚假。伟质魁梧，骨奇形雅。竦若惊鹿，驂若奔马。（《御览》八百九十九引臧彦《驂牛赋》）

吊驴文

夫征祥契于有感，景行表于事迹。故铨才授任，必求之卓越；考能核用，亦存乎望实。以（面）〔《初学记》二九无“面”〕貌定名，

则称谓有擢；声色位号，则由焉而授。爰有奇人，西州之驰驱者，体质强直，禀性沈雅，聪敏宽详，高音远畅，真驴氏之名驹也。（《初学记》二十九引作臧道颜，《御览》九百一引作臧彦。）

宋 韬

韬，爵里未详。

遗 教

吾死，敛以时服，不得造新白袷单衣。（《御览》五百五十）

卫 歆

歆，爵里未详。

奏 事

武皇帝之时，后宫食不重肉，衣不锦绣，茵席不缘，物无丹漆，用能平定天下，遗福子孙。（《御览》四百三十一。案：武皇帝，盖魏武或晋武也。卫歆当是魏晋人，未能定之。）

王 著

著，晋陵曲阿人。（案：《吴志》有王著，附兄蕃传，庐江人，非即此。）

与杜康绝交书

王著，晋陵曲阿人，其笃好酒五年矣〔一作“三年”〕。康字仲宁，或曰黄帝时宰人也。始造酒，时人号曰酒泉太守。（《书钞》一百四十八引三条，又见《文选·魏武帝短歌行注》）

孔 珠

珠，爵里未详。

与王佐长史书

朝不著鞶囊，不知为可不。（《御览》六百九十一）

王 佐

佐为长史。

答孔珠书

寻此鞶囊，是内则施鞶之遗像。此为箴线之属，非朝服所宜著。
（《御览》六百九十二）

被徒元

被徒元，未详。

被徒元书

宜修田农，作园圃，织纴纺绩，为坐作之本利，常令供养之物有兼副。（《御览》八百二十六引《被徒元书》，其为姓名、书名、篇题，皆不能知。）

王乐道

乐道，未详。

与穆四书

出师颂妙绝古语，借书一甌，还书一甌。（梅鼎祚《梁文纪》引《唐韵》，古之借书盛酒瓶，名曰甌。王乐道与穆四书云云。案《唐韵》今无传本，《广韵》六脂甌字注云：酒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之借书盛酒瓶，不引王乐道书，或梅氏尚见《唐韵》也。）

綦毋氏

綦毋氏，失其名。（案晋惠帝时鲁褒隐姓名作《钱神论》曰：有司空公子顾见綦毋先生，则綦毋氏犹言无是公也。此文盖鲁褒已后人所作。）

钱神论

黄铜中方叩头对曰：仆自西方庚辛，分王诸国，处处皆有。长沙越隼，仆之所守。黄金为父，白银为母。铅为长男，锡为少妇。天性刚坚，须火终始。体圆应乾，孔方效地。伊我初生，周末时也。景王尹世，大铸兹也。贪人见我，如痛得医。饥殍太牢，未之逾也。（《初学记》二十七，《御览》八百三十六）

朱元微

元微，一作元微。

火不热论

朱先生游于河洛之间，将舍逆旅，遇逆旅之火。有主人翁夷焉，先生褰裳下车，环而窥之，则喘喘然死矣。先生曰：“嘻！火之盛物，一至此哉！”弟子孔琨进曰：“异乎〔“乎”，《初学记》二十五作“哉”〕先生之谈也。夫火之热，在群形则焚燎销铄，在肌肤则灼烂湮灭，奚言物之盛矣？”（《初学记》二十五）

柴子大

子大，爵里未详。

七 折

兰包馥郁，粉以五香。（《北堂书钞》一百三十五）

下莞上簟，华镂之床。（《御览》七百六）

锦衾内设，罗罽绩帐。（《御览》六百九十九）

卫 洪

洪，爵里未详。（案：《御览》列于桓麟后、皇象缪袭前，疑汉人。）

七 开

馨羹芬臙，凝色生华。（《御览》八百六十一）

孔 炜

炜，一作伟，爵里未详。

七 引

龙胁之肪，凤趾之筋。麋髓鹿肠，鹤舌麟脰。秋熊柔蹯，□雉□□。
（《书钞》一百四十二）

伊尹奏饌术，易牙调甘辛。诡齐殊芳，越俗通神。（同上）

森足走切，龙刀电舒。随浮脍鲜，附驰割腴。（《书钞》一百四十五）

芳梗雕胡，缥柜出身。甜和方颡，绝域累臻。（《书钞》一百四

十二)

拭粉游红，熨黛扬蛾。（《书钞》一百三十五）

长袖随腕而遗耀，紫镊承鬓而聘〔“聘”，《北堂书钞》作“聘”〕辉。（《书钞》一百三十六，《御览》七百十八）

弄幻之士，因时而作。殖瓜种菜，立起寻尺。投芳送臭，卖黄售白。麾天兴云露，画地成江海。（《御览》七百三十七引孔伟七引）

夏侯阳

阳，爵里未详，赵宋封平陆男。（《宋史·礼志》载《算学祀典》，案戴东原考为晋人。）

算经序

夫博通九经，为儒门之首；学该六艺，为伎术之宗。若非材性通明，孰能与于此也？然算数起自伏羲，而黄帝定三数为十等，隶首因以著九章。逮乎有虞，乃同律度量衡。孔子曰：“谨权量，审法度。”汉备五数，纪于一，协于十，长于百，大于千，衍于万。度长短者，不失毫厘；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权轻重者，不失黍累。五曹孙子，述作滋多；甄鸾刘徽，为之详释。稽之往古，妙绝其能。储校今时，少有闻见。余以总角，志好其文。略寻古今，备览差互。其如明数造术，詎晓端倪。寻考遗言，颇知梗概。且计课租庸调，无术可凭，步数奇残，若为销尽，永变米谷。经旨未贖，正耗共升，何由剖析？三分、五分取一，法理为明焉。况今令式，与古数不同，奚能测定？代相沿革，互议短长，经术尤深，难可意测。是以跋涉川陆，参会宗流，纂定研精，刊繁就省，祛荡疑惑，括诸古法，烛尽毫芒。谨录异同，列之于左。

张丘建

丘建，清河人，赵宋封信成男。（《宋史·礼志》载《算学礼典》）

算经序

夫学算者，不患乘除之为难，而患通分之为难。是以序列诸分之本元，宣明约通之要法，上实有余为分子，下法从而为分母，可约者约以命之，不可约者因以名之。凡约法，高者下之，耦者半之，奇者商之，副置其子及其母，以少减多，求等数而用之。若乃其通分之法，先以其母乘其全，然后内子母不同者，母互乘，子母亦相乘。为一母，诸子共之，约之通分而母入者，出之则定。其夏侯阳之方仓，孙子之荡杯，此等之术，皆未得其妙，故更造新术，推尽其理，附之于此。余为后生好学，有无由以至者，故举其大概而为之法。不复烦重，庶其易晓云耳。清河张丘建谨序。

冯植

植，爵里未详。

竹杖铭

杖必取材，不必用味。相必取贤，不必所爱。都蔗虽甘，犹不可杖。佞人悦己，亦不可相。（《御览》九百七十四。案《书钞》一百三十三引崔瑗《杖铭》，《艺文类聚》六十九引刘向《杖铭》，并同冯植。不见于传记，疑有误。）

萧 翊

翊，爵里未详。

天目山碑铭

于维天目，信不高矣。到岳霞上，标峰雾里。（《湖录金石考》四，《吴兴艺文补》云：此铭载谈志，不详何代人。味其语，当是六朝手。）

壶居士

壶居士未详，或云即壶公。

食 忌

苦茶久食羽化，与韭同食，令人身重。（《御览》八百六十七）

列 女

汲太子妻李氏

李氏，未详。

与夫书

并致纳一端。（《御览》八百十九）

阙 名

书 仪

六月三伏日，昔贾谊在湘南。六月三庚日，有鸩鸟来。时以南方毒恶，以助太阳销铄，万物故损。人因避之。（《御览》三十一）

杂 帖

既移屋近西墙，微援里地成大宽。援里起小三架，如步廊。政可一丈梁，得使二家通出入，作门闾也。此屋之东，故应作墙。宜步廊一壁太单，空园中弥宜移三间，故当不甚难。重复粗画图如别耳。（《淳化阁帖》五）

足下既有意适间旷，亦当恶暑邪？游瞩疏数慰对古今少吾今年病垂耳。一始小瘥，大小会始病惜忽移日耳。每每深望远言，慰尚賒，慨然。玄过□之〔姜作玄日具问可与〕音介勿勿书复。既与直人理略绝，何缘复有周旋理？长史断阔亦不憾卿，唯公事时相瞻望耳。吾面信遂至今不著，不可解。计至故应必有香，但不知好恶云何耳。须得。（《淳化阁帖》五）

三辅黄图序

《易》曰：“上古穴居而野处。后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盖取诸《大壮》。”三代盛时，未闻宫室过制。秦穆公居西秦，以境地多良材，始大宫观。戎使田〔“田”，《三辅黄图序》作“由”〕余适秦，穆公示以宫观，由余曰：“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则古〔“古”，《三辅黄图序》作“苦”〕人矣。”是则穆公时秦之宫室已壮大矣。惠文王初都咸阳，取岐、雍巨材，新作宫室，南临渭，北逾泾，至于离宫三百，复起阿房，未成而亡。始皇并灭六国，凭藉富强，益为侨〔“侨”，《三辅黄图序》作“骄”〕侈，殫天下材力，以事营缮。项羽入关，烧宫阙，三月火不灭。汉高祖有天下，始都长安，实曰西京，欲其子孙长安都于此也。至孝武皇帝承文、景菲薄之余，恃邦国阜繁之资，土木之役，倍秦越旧，斤斧之声，畚插之劳，岁月不息，盖骋其邪心以夸天下也。昔孔子作《春秋》，筑一台，新一门，必书于经，谨其废农时夺民力也。今哀采秦汉以来，宫殿、门阙、楼观、池苑在关辅者，著于篇，曰《三

辅黄图》云。东都不与焉。

玉匮针经序

吕博少以医术知名，善诊脉论疾，多所著述。吴赤乌二年，为太医令。撰《玉匮针经》，及注《八十一难经》，大行于代。（《御览》七百二十四）

千金序

沙门支法存，岭表人。性敦方药。自永嘉南渡，士大夫不袭水土，多患脚弱，惟法存能拯济之。（《御览》七百二十四）

仰道人，岭表僧也。虽以聪慧入道，长以医术开怀。因晋朝南移，衣纓士族，不袭水土，皆患软脚之疾，染者无不毙踣，而此僧独能疗之，天下知名焉。（同上）

僧深，齐、宋间道人，善疗脚弱气之疾，撰录法存等诸家医方三十余卷。经用多效，时人号曰深师方焉。（同上）

弹棋经序

弹棋者，仙家之戏也。昔汉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鞠者，盖衒其便捷跳跃，帝好而为之，群臣不能谏。侍臣东方朔因以此艺进之，帝就舍蹴鞠而上弹棋焉。习之者多在官禁中，故时人莫得而传。至王莽末，赤眉凌乱，西京倾覆，此艺因官人所传，故散落人间。及章帝御宇，好诸技艺，此戏乃盛于当时。（《御览》七百五十五）

弹棋经后序

自后汉冲质已后，此艺中绝。至献帝建安中，曹公执政，□闾幽密，至于博奕之具，皆不得妄置官中。宫人因以金钗玉梳，戏于妆奁之上，即取类于弹棋也。及魏文帝受禅，宫人所为，更习弹棋焉。当时朝臣名士，无不争能。故帝与吴季重书曰：弹棋，闲设者也。（同上）

弹棋者，雅戏也。非事乎千百擲之数，不游乎纷竞诋欺之间，淡薄自如，故趋名近利之人，多不尚焉。盖道家所为，欲习其偃亚导引之法，击搏腾掷之妙，以自矜耳。（同上。案《御览》此下尚有又曰一条，言唐顺宗及长庆之末事。疑后序为唐文，今姑录之，俟

考。)

四十二章经序

昔汉孝明皇帝夜梦见神人，身体有金色，顶有日光，飞在殿前，意中欣然，甚悦之。明日问群臣，此为何神也？有通人傅毅曰：“臣闻天竺有得道者，号曰佛，轻举能飞，殆将其神也。”于是上悟，即遣使者张騫、羽林中郎将秦景、博士弟子王遵等十二人至大月支国，写取佛经四十二章，在十四石函中，登起立塔寺。于是道法流布，处处修立佛寺。远人伏化，愿为臣妾者，不可称数。国内清宁，含识之类，蒙恩受赖，于今不绝也。（《释藏》迹六）

列仙传序

《列仙传》，汉光禄大夫刘向所撰也。初，武帝好方士。淮南王安亦招宾客，有枕中鸿宾之书，先是安谋叛伏诛。向父德，为武帝治淮南狱，得其书，向幼而读之，以为奇。及宣帝即位，修武帝故事，向与王褒等，以通博有俊才，进侍左右。向又见淮南铸金之术，上言黄金可成。上使向与典尚方铸金，费多不验，下吏当死。兄阳成侯安民乞入国户半赎向罪，上亦奇其材，得减死论，诏为黄门侍郎，讲五经于石渠。至成帝时，向既司典籍，见上颇修神仙事，遂修上古以来及三代、秦汉，博采诸家言神仙事。（《御览》六百七十二）

灵宝五符序

北方有夜光玉女，服灵林之翠罗，驾鹿辇于天河，获二仪而轻□，保群命于永和。（《北堂书钞》一百四十）

会稽先贤像赞（《隋志》有五卷无名氏）

綦毋文后为交趾刺史，诏赐高山冠。（《御览》六百八十五）

穀城门石人腹铭

摩兜鞬，摩兜鞬，慎莫言。（《艺文类聚》六十三引盛弘之《荆州记》，穀城穀伯綏之国，城门有石人焉，刊其腹云云，疑此亦周太庙金人緘口铭背之流也。）

大兴善寺钟铭序

皇帝道叶金轮，示居黄屋，覆焘万方，舟航三界，欲使云和之乐，共法鼓而同宣，《雅》《颂》之声，随梵音而俱远。乃命臯氏，范兹金锡，响合风雷，功侔造化。腾骧猛虓，负箕业而将飞，宛转盘龙，绕乘风而如动，希声旦发，捷槌夕震，莫不倾耳以证无生，入神而登正觉。圆海有竭，福祚无穷；方石易销，愿力无尽。（《广弘明集》二十八上）

玉清刻石隐铭

佩玉帝隐文者，得为上仙。（《御览》六百六十一）

宋华元墓石铭

睢阳土地高，竹木可为壕。若也不回避，奉赠二金刀。（《开河记》）

上虞县东南冢砖文

居在本土厥姓黄，卜葬于此大富强。易卦吉，龟卦凶。（《御览》五百六十引《会稽郡十城地志》，上虞县东南，有冢二十余。宋元嘉之初，湖水坏其大冢，初坏一冢砖题文云。）

释 氏

胜光王

白僧众书

今有少缘，欲见圣众。（《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

胜音城仙道王

与影胜王书

敬览来信，并受国珍。未面相亲，深惭远意。彼有须者，我当为办。（同上）

送影胜王宝甲书

今赠宝甲，五德圆备。若念我者，幸当自著。希招远意，勿惠余人。（同上）

报影胜王请苾刍尼书

我赖仁恩，知有三宝。悟缘生理，得见真谛。苦海沧溟，彼岸可期。拔足淤泥，欢庆何极！然我欲得亲见苾刍，为作方便。令来至此。（同上）

宫内女人，乐欲闻法。颇有方便，得令苾刍尼来不？（同上）

摩羯陀国影胜王**以世尊像送仙道王书**

虽未相见，使至览书。蒙赠宝甲，世所希有。今画世尊形像，三界最尊合使持将，冀申供养。既至彼已，可去王城，有两驿半，平治道路，严饰城隍，躬领四兵，幢幡华盖，于广博处，张设尊仪，殷勤供养，获大福德。（同上）

又报仙道王书

承悟缘生，得豫流果。复于苾刍，乐欲相见。佛令五百苾刍，远赴祈请。仁可殷勤，同大师想。去城两驿半许，修治道路，严设香华，治整四兵，自来迎接。又于城内闲寂之处，造一大寺，营五百房，床榻卧具，无令阙乏，饮食所须，悉皆豫办。若作如是供养事者，获福无量。（同上）

侨闪毗国说忧事人**诈白邬陀延王书**

我是某国大王，惟有一子，被死将去。我今求死来至此国，欲以象马，乃至金宝，将赎子命。若允者善；若不得者，我当共战。愿王助我！（同上）

嗚逝尼城猛光王

与頻婆娑罗王书

白影胜王，可令侍縛迦大医，暂来相见。欲有所疗，幸不见违。若不来者，当须多贮草谷，兵众相迎。（《根本说一切有部毗那邪杂事》）

报得叉尸罗国圓胜王书

知识既解来封，笃好情深。事虽实然，能无犹豫？两国同聚，各致狐疑。虽逆来心，我无遑出。然此太子，名曰牛护，是我所生，令出相见，共申欢意，随情去留。（同上）

飞 鸟

与医王侍縛迦书

仁是医王，合得重赏，何故逃走？信至可来，受王赏赐。（同上）

侍縛迦

报飞鸟书

我籍皇恩，珍财靡阙。王若于我生欢喜者，诸所赐物，并回与彼侍医童子。（同上）

嗚逝尼城长者

与妻书

汝可安隱。我望不久，当至本乡。（同上）

得叉尸罗圆胜王

与嚩逝尼国猛光王书

知识事已去者，更不可追。宜暂出来，希欲相见。自余胜负，并不须论。望得促膝交襟，共申莫逆。事同平昔，我方归故。（同上）

鞞提醯国臣大药

与毗舍佉书

四概可成衣，少一不能织。如其杙有阙，械足可令输。（《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杂事》）

半遮罗国王

与女妙药书

我怀忧闷，汝岂不知？可细寻求，谁传此事？食和毒药，欲害彼王。（同上）

复报妙药书

通此消息，皆由鸚鵡。察知事已，往还相报。遂致纷披，丧乱家国。彼之鸚鵡，可缚将来。（同上）

又与妙药书

由北鸚鵡，烧我宫室。必须牢缚，急送将来。（同上）

健陀罗国药叉半遮罗

与王舍城婆多药叉书

闻君生女，情甚欢悦。今送衣服，愿垂纳受。（同上）

报娑多药叉书

许作交亲，今皆遂愿。各待成立，共作婚姻。（同上）

娑多药叉**与半遮罗书**

闻君诞子，庆喜交怀。聊寄衣瓔，用申欣贺。幸当为受，冀表不空。（同上）

欢喜弟**与半遮罗书**

我姊欢喜，年既长成，宜可为亲，当速来此。（同上）

舍卫国大臣**报宝德长者书**

王及王子，二俱不来。汝等须作计议，拥塞弥伽，令水却泄，无令一滴顺河而过。（《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破僧事》）

瞻波城诸人**报舍卫国宰相书**

王频附书，敕云王来，复言子来，复令拥塞弥伽却流。读此书已，又得报云：“王与王子，俱亦不来。”王欲见宝德之子，汝等速当遣来。是要。（同上）

中印度秣菟罗国王

秣菟天赐灵书

夫生死无涯，流转无极，含灵沦溺，莫由自济。我以奇谋，令离诸苦。今此王城，周二百里，古先帝世，福利之地。岁月极远，铭记湮灭。生灵不悟，遂沈苦海。溺而不救，夫何谓欤？汝诸含识，临敌兵死。得生人中，多杀无辜。受天福乐，顺孙孝子，扶侍亲老，经游此地，获福无穷。功少福多，如何失利？一丧人身，三途冥漠。是故舍生，各务修业。（唐释玄奘《大唐西域记》，引《西土先志》。昔五印度国二王分治，欲决兵战，有梵志造作灵书，王托梦天赐，求得诸山林之下。于是人皆兵战，视死如归。）

迦湿弥罗国众贤论师

谢世亲书

如来寂灭，弟子部执。传其宗学，各擅专门。党同道，疾异部。愚以寡昧，猥承传习。览所制阿毗达磨俱舍论破毗婆沙师大义，辄不量力，沈究弥年，作为此论，扶正宗学。智小谋大，死其将至。菩萨宣畅微言，抑扬至理，不毁所执，得存遗文。斯为幸矣，死何悔哉！（《西域记》引《西土先志》）

毗末罗蜜多罗论师

临终裁书

夫大乘教者，佛法之中究竟说也。名味冥绝，理致幽玄，轻以愚昧，驳斥先进，业报皎然，灭身宜矣。敢告学人，厥鉴斯在。各慎尔志，无得怀疑。（《西域记》引《先志》，毗末罗蜜多罗，唐言“无垢”，友迦湿弥罗国人也。制论令诸学人，绝大乘称，灭世亲名语，已心乱血流。知命必终，裁书自悔。）

南印度德慧菩萨

与摩揭陀国摩沓婆书

敬问摩沓婆，善安乐也。宜忘劳毙，积习旧学。三年之后，摧汝嘉声。（同上）

重裁书

年期已极，学术何如？吾今至矣，汝宜知之。（同上）

僧伽罗国王

下令讨罗刹

吾先商侣，在罗刹国，死生莫测，善恶不分。今将救难，宜整兵甲。拯危恤患，国之福也；收珍藏宝，国之利也。（同上）

瞿萨旦那国大臣

旃檀鼓函书

大王不遗细微，谬参神选。愿多营福，益国滋臣。以此大鼓，悬城东南，若有寇至，鼓先声振。河水遂流。（同上）

阙 名

摩揭陀国无忧王石柱记

无忧王信根贞固，三以贍部洲施佛法僧，三以诸珍宝重自酬赎。（同上，摩揭陀国佛迹精舍侧有大石，柱书记。）

又摩诃菩提僧迦蓝铜记

夫周□□私诸佛至教，惠济有缘，先圣明训。今我小子，丕承王业，式建迦蓝，用旌圣迹。福资祖考，惠被黎元。唯我国僧，而

得自在。及有国人，亦同僧例。传之后嗣，永永无穷。（同上。摩揭陀国菩提树北门外摩诃菩提僧迦蓝，其先僧迦罗国王之所建也。刻铜为记云。）

